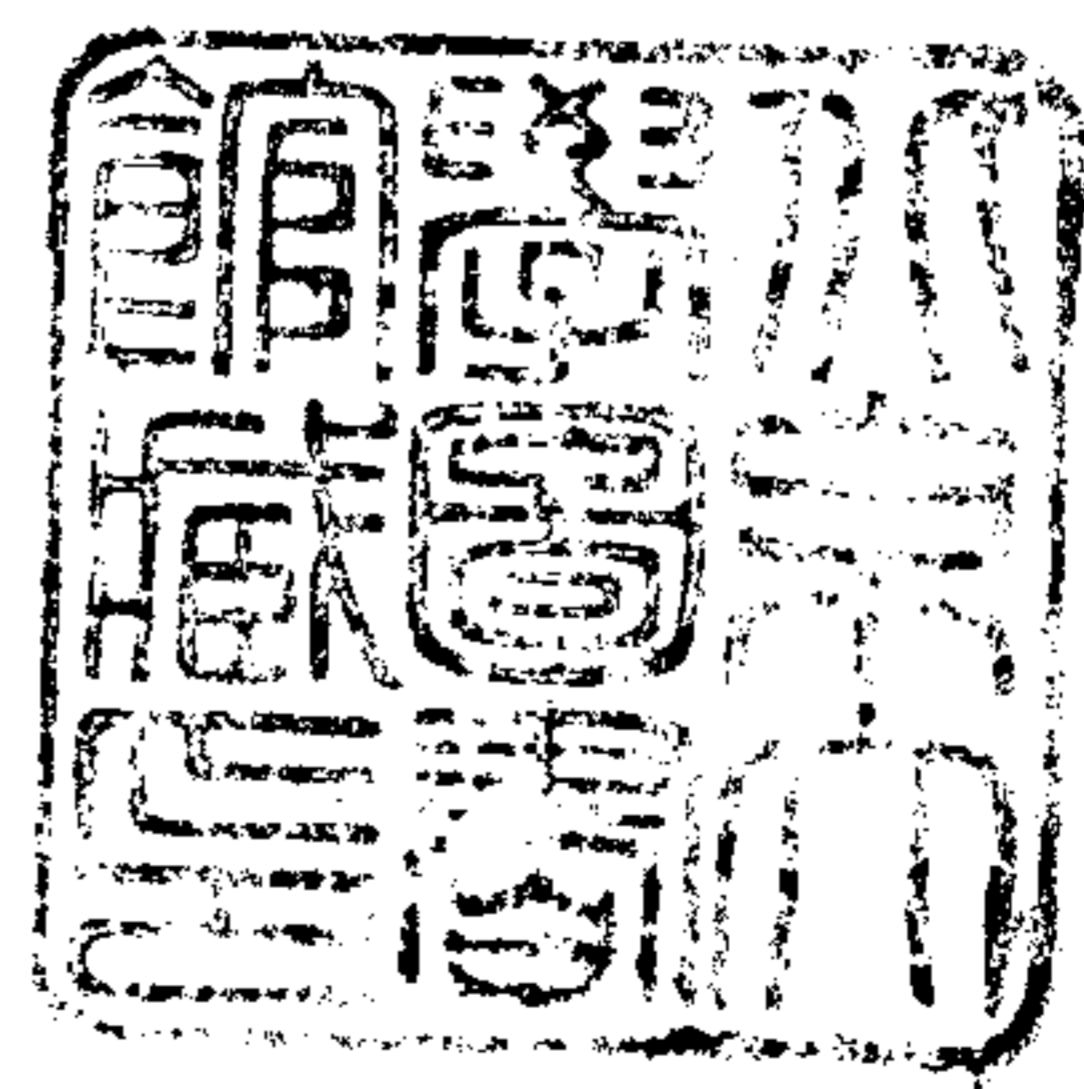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九三・子部・雜家類

昨非庵日纂二十卷二集二十卷三集二十卷

〔明〕鄭瑄輯

……………

昨非菴日纂序

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不
勝喁喁矣一竅日鑿渾
沌且不能保七日之有

昨非菴日纂

一序

而況標季乎故今世之
仁人君子蒿目而憂世
之患剗灑拯救誠非餘
食贅行以中物忌也蓋

鈎繩規矩削性者不可
語於正繩約膠漆侵德
者不可語於固所以古
之人淡過齋卷儉囊而

昨非菴日纂

二序

亂天下者職此試維其
道莫若揭德性之情使
天下無失常然之樸放
風而動總德而立而後

庶幾哉鄭黼伯一麾出

守政悶悶而民淳淳知

無欲也然簡髮數米竊

竊無足濟世者弗之取

非非卷之六

三序

有所以振之俾目擊而

道存在乎排纘夫簿書

填委猶證彙今故寧惟

是大知觀於遠近掇而

不跂扶進之功始莽乎

大荒兮其未央也管老

莊之言曰太上立德其

次立言與語仁義忠信

非非卷之六

四序

恭儉推讓為脩為平世

之士教誨學者之所好

此物此志也方今

聖人在上弘敷經術靡非

曲折响俞以慰天下之
心得是集助其引翼步
亦步趨亦趨斷未有瞠
若乎其後者行填填視
顛顛企於吾身親見之
矣語不云乎與善人居
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
聞其香卽與之化何也

昨非庵集卷六

五序

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
同於性者性亦樂得之
無他常然已耳故知善
救人者無棄人善救物
者無棄物若夫求馬唐
肆扣盆拊瓶之徒如輪
扁之釋推鑿而上師金
之昧芻狗於前非善讀

昨非庵集卷六

六序

書者尤非善讀書以善
救世者余將張口而不
能噤矣

蜀昌元喻思恂題於

昨非菴序

七序

撫署之忠敬堂



昨非菴日纂序



鄭子漢奉昨非日纂成
亟示余余受讀之既曰
此鄭子之書而天下後

昨非菴序

首序一

世德行之門也夫夫古
先王教明道行詩書禮
樂爲人經中正仁義爲
人行上育其民士厲其

俗罔弗若也世下而經
行不迪民廼用戾大人
先生其能以善及人者
譬如卿雲瑞露之以時
見而器車海觀之不世
出也况夫一行作吏簿
書短其目力錢穀亂其
心志則又以宇內之人

昨非春纂

首序二

心爲逖不及計者邪鳴
呼天下其奚繇以治也
余近觀世變竊以爲內
外之訐異不足定而無
教化爲大憂食貨刑獄
瑣細不足詰而人心之
褊靡險競爲至慮無教
化則不順倫而覲史冊

昨非春纂

首序三

未有之悖事人心褊靡
險競則不審自立不知
止足而爲一日無關名
教之小人故鄭子之書

昨非卷集

首序四

不可不讀也鄭子視事
南庾籬扒概量日不暇
給能於此中便以千秋
百世之人心爲已任其

識量可謂遠矣二十類
具在扶頽俗醒凡心以
此起教化而正人心庚
庚乎易知而易行也詩

昨非卷集

首序五

書禮樂求其所驗中正
仁義取其可表蓋無若
斯所載之爲明矣故鄭
子修其謙以爲是今古

之成文吾則纂之而余
斷以爲是鄭子之書而
天下後世德行之門也
余以甲子之役得鄭子

昨非春纂

首序六

已知其有安治天下之
材今其夙夜秉塞又若
此然則鄭子之壯猷伊
始稱是以行之余之爲

世變而憂之慮之者得
鄭子而可以大匡矣鄭
子之友有光衷顏子者
其迪吉錄諸書與鄭子

昨非春纂

首序七

同旨而異目訓誡未俗
深厚惟均余也亦得以
一日長序而行之今顏
子以兼經登用於

明時矣然則余何文文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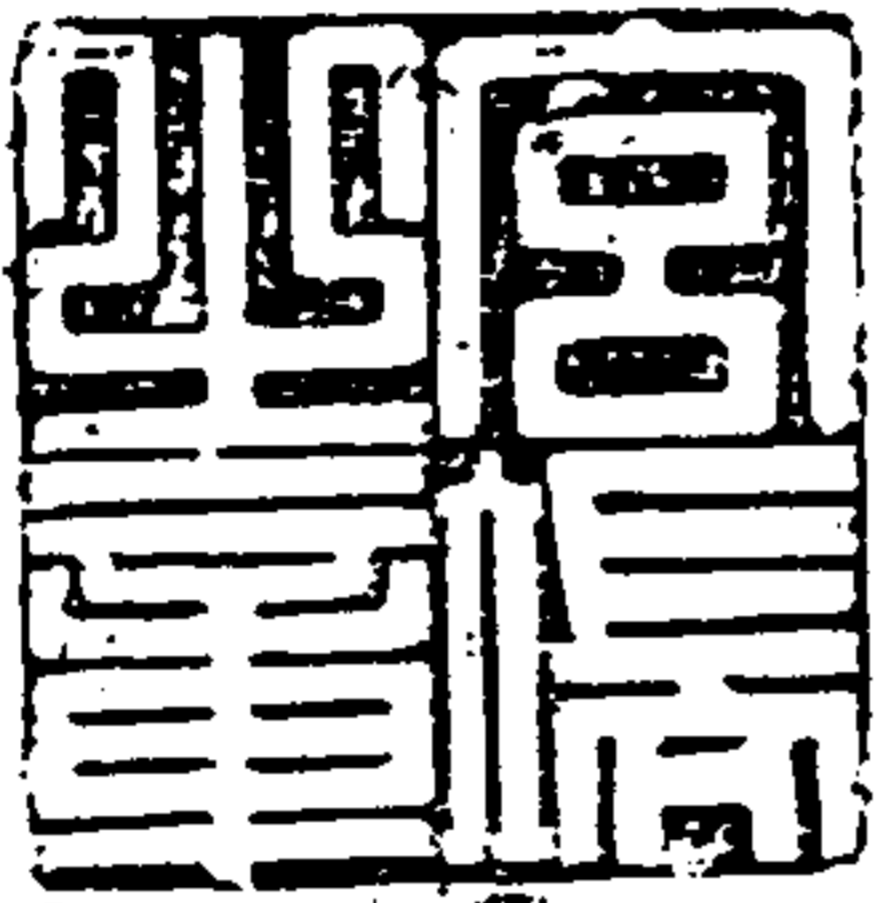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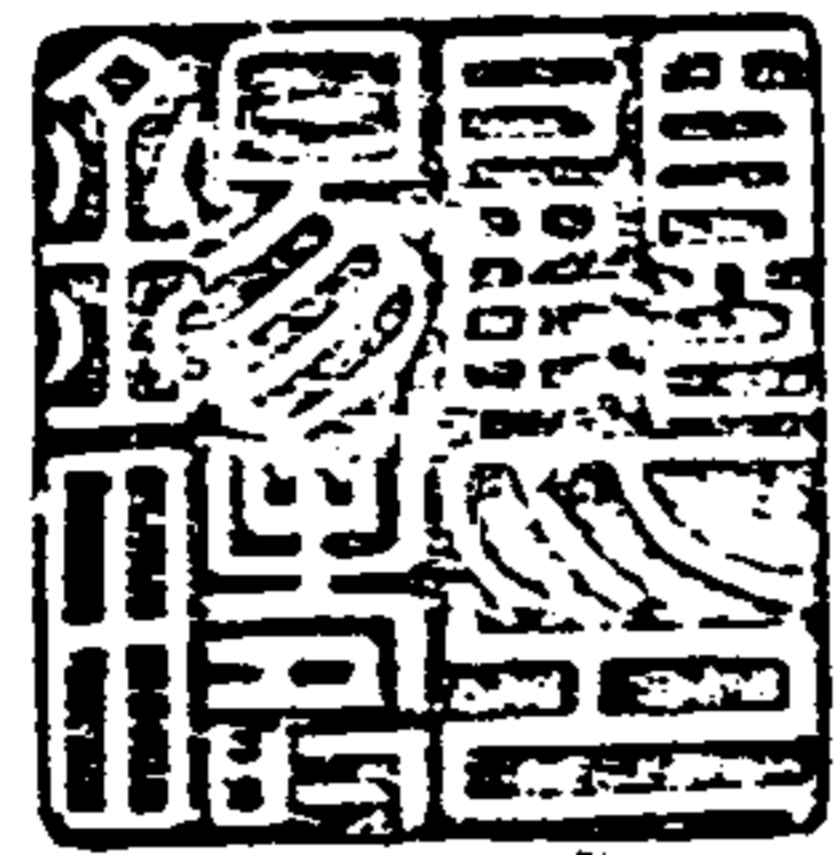
二子焉爾

鹿城友生顧錫疇

題

昨非菴纂

首序八



昨非菴日纂序

范文素自說仕未嘗釋卷入或勉之
文素曰昔有異人嘗與吾言他日必為
大任苟如此言無學術何以處之甚哉
其言之闊達也士人一頂進賢不知者
謂黃葉謂叩門磚子讀書之債已矣

序

昨非

試問伏軾受事以來入性命出事功
途萬波披融震灼畢竟得力知在
何處其間有得有失再披法帙毫
釐早恐乃始悔未極羣書恨古人見
我晚也人稱然而事過輒已其所
乾稱快博惟托拾函異矣法系系

如搜神雜俎輯耕諸錄誕繁辨說云
資談柄猶可以適于用若輩慨然同
年鄭漢奉氏腹笥行祕文譽夙脛
四方辛未夏初余兩人寓于燕之蒲寺
披帷人在手自刪營及與商略輒遂
無不以砥礪名行為務余已知其致

序

許序二

力在此視曹陪庾傍藻凜然鴻雁無
若鼠雀無耗行突之不黔時告西園
書呻哦之外園不暇窺索非昨非菴
日纂廿卷遠函徵序未益儀渾在
之情你而見越也夫使渾奉索白于
鍾阜虎恆宅能抵漢流徽歷元白

而倒之昂與燕魚爭食祕冢洗剔奇
畫若信屈教牙者綆脩以汲當復赤
幟別壇漢奉固以燕益而不出乎此
也漢奉非言其兩言正言其仁行言
其所言雖渾奉之言而皆古人之言
言其匠行雖古人之行而實渾奉

序

許序三

之行昔人不云乎讀子卷不如此行倚一
字於則茲編也謂漢奉現身說法
可矣

年社弟許彥損首題于席暇

之清綠堂



昨非菴日纂序

儒丁丑正八十矣少而失教
長而失學俛俛然如無燭而
夜行也每照鏡嘆曰吾其訖
于此乎已讀昨非菴日纂而

陳序一

嘆鄭大夫乃我導師耳鄭大
夫漢奉自辛未起家視度陪
京出守嘉郡卓然端冕而有
德威不肯爲錢穀簿書所埋
沒俯而讀仰而思有得輒拾

片牒手署之以資學古入官
之助自古豪傑必有老者爲
之師如張畱侯之黃石公曾
平陽之蓋公諸葛武侯之龐
德公皆龐眉黃髮明炳幾先

陳序二

所謂逐麋鹿搏虎豹則不足
而定猶豫決嫌疑則有餘也
若欲尋昨人於今人中舍此
焉徃惜其一行作吏唯輿臺
幕客之與俱下牀履地註誤

初不及微塵而久之積僇崇
於丘山澗於坑塹雖吞刀刮
腸洗以純灰三百斛嗟何及
矣坐無導師勢必至鹵莽杜
撰有志者莫若退而索之于

陳序三

書凡平生尤悔不必待夜氣
清明亦不必待旁人指摘而
讀書既多卽纖悉瑕疵照臨
可以自見但俊辨高才生強
半入於花草能言之言而非

關繫世教立言之言也立言
如鄭大夫讀書不大畜不休
不貫串不休不提醒人心不
休不歷歷見之行事不休若
蜂釀花若醫采藥若婦績麻

陳序四

凝水爲冰卽可泮冰而爲水
放拳爲手卽可握手而爲拳
張弛合闢運之於四通八達
之衢沛如矣夫圯上膠西鹿
門諸老人與鄭大夫日對於

昨非菴中步步趨趨而心形
不與之俱肅神情不與之俱
化有是理乎嗟嗟日遑月來
天道也送遑迎來人情也田
竇之客朝聚而暮散不必怪

陳序五

也孔門之弟子三盈而三虛
亦不足訝也乃魏武遺令于
銅雀李太尉痛戒于平泉腐
儒襲前輩之陳言年少翻先
朝之故局孫興公云今日之

跡明復陳矣奈何哉試拈鄭
大夫昨非菴日纂讀之豈惟
救時克亂之豪傑且將弘悟
而得道焉故樂為之序

華亭野史陳繼儒頓首撰

陳序六



昨非庵日纂序



李延平先生有云讀書者
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
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

序

余序一

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
而進矣此論最為切實我
輩讀古人書所學何事內
以為身心性命外以為天

下國家舍此皆糠粃也苟

其書不足以資體用之學
是書負學者苟學者不以
體用求之於書是學者負

序

余序二

書古風既邈時習滋澆求
所謂兩不相負者而憂之
乎其難之又况實以其言
求之于身而勉聖賢之所

至乎哉余讀

鴻逵鄭使君昨非庵日纂
兩集而不勝嘉歎焉夫昨
亦何窮使君之意蓋未有

序

余序三

今是也以是之心讀書則
讀愈多而聖賢愈遠切磋
琢磨皆非局也人日處於
非之中不自覺于是轉迷

謬為矜驕轉矜驕為忿悻
古今來刻意厲行之士不
少而究至于敗名損德者
大約皆從是之心生也使

序

余序四

君司度、治守嘉、治今
分藩越東越治使君亦焉
得有昨非就是即延平先
生所謂知其所言莫非吾

事而即吾身以求之者也
今其書具在語不取與事
不取奇止取其切近于身
心性會實之可見諸施行

序

余序五

舉而措之天下國家者每
見當世學人摘新標異組
織為文而究于實用了無
關涉煌竊惑焉今試淨几

焚香夷心靜氣取使君書
諷誦數則有欣然若跂者
有歎然若負者有慙然面
發赤者有瞿然矢席不自

序

余序六

容于天地者屋漏即在大
庭雞鳴不必平旦奇莫奇
于此與莫與于此彼新聲
艷采不過驚炫耳目能使

人至是孰使君以之操心
育德即以之善世淑人昔

高皇帝命國子生兼讀劉向

說苑以其有關於世教是書

序

余序七

也豈特與說苑埒哉吾願
讀是書者口誦心推孰為
已能孰為未能孰為可能
孰為不可能不以其已能

可能者自矜而以其未能
不可能者自勉則使君立
言之意庶幾與延平先生
俱不朽矣

序

余序八

崇禎庚辰閏正月通家治
生余煌題于鳳山阡之廬



昨非菴日纂自序

自昔雄奇穎異之士學靡所不
探識靡所不窮筆可爲塚墨可
爲池門可爲龍舟可爲仙風流
標韻濶步橫睨而於寸掬靈明
反茫不爲較勘二六時中凡服

昨非菴日纂

自序一

官齊家提躬接物調神塞兌理
明質幽種種對勘蕩軼不知凡
幾始則不知其非自以爲是旣
則知其非而姑任焉久則途徑
日熟且以是爲非以非爲是而
望溟適越悵岐路其何之認主

作奴裏衣珠而行乞嗟乎日展

轉於非中而誰一悟也予賦性
莽趨事每過銳以故履錯恒多
然旋錯旋悔知非一念猶幸未
甚泯沒視事南庾凡酷燄嚴凍
無刻不奔走篩曬之場晴幾枯

昨非菴日纂

自序二

而腕幾脫而吾鼎自愛一書一
琴而外厨煙屢絕每當蕭然岑
寂之時輒欣欣自幸曰此政吾
輩做工夫時節也橫按典籍旁
逮稗野以至名公之訓誡時賢
之著述其中懿行嘉言芳規覆

轍睹記不一反而自鏡皆已事
之韋茲因採其得失攸關者編
爲二有十類曰昨非菴日纂夫
烏之黑不以染鵠之白不以洗
鋼石之堅不以鍊薑桂之辛不
以和此至是無非得於性者也

昨非菴集

自序三

金非鍛不精劍非磨不銛馬非
調不良虎非養不馴此芟非得
是澡於習者也習與時更性隨
習轉晷移刻換睫異瞬殊今視
昔後視今每一迴光恍然如昨
倘不痛自猛省而飾非自文何

異冒雨而疾行聞雷而掩耳若
猶是知其非而旋去焉旋留焉
此如以石壓草石去草生非根
仍盤踞而未已固予所對卷而
猛然汗下者也而或者曰此皆
習聞習見者耳曷不按其新奇

昨非菴集

自序四

可喜者以竦聽聞予曰拾遺記
石鼓文山海經响嘯撰碑非不
玄也課事或遠劉向傳仙張華
博物鄒衍談天任昉述異非不
富也反已或支夫尚輦悅不尚
躬行非予志也或又曰若然則

錄其可法而傳者足耳乃善否
雜陳將無薰蕕竝器余日而未
瞻岳氏之祠乎範武穆以泥而
鑄檜高且以金後世之欲存檜
高更甚於欲存武穆耳夫溪流
之澄映也上可鏡鬚髮下可數

自序五

游鱗寸苔拳石纖毫莫遁提吾
清夜之靈而法戒陳於前罪福
儼於後有不肅然懼翻然惺者
必讀陳情出師二表而不下淚
者耳蘧大夫五十知四十九年
之非趙清獻每夕焚香告天不

昨非庵日纂 自序

可告者不敢為昔賢省心砥行
孳孳不及若此使余而知昨之
為非也余則益矣使余而令非
之猶昨也余滋懼矣雖然即使
非不能遽異於昨而何可使昨
不知為非也若謂昨非而今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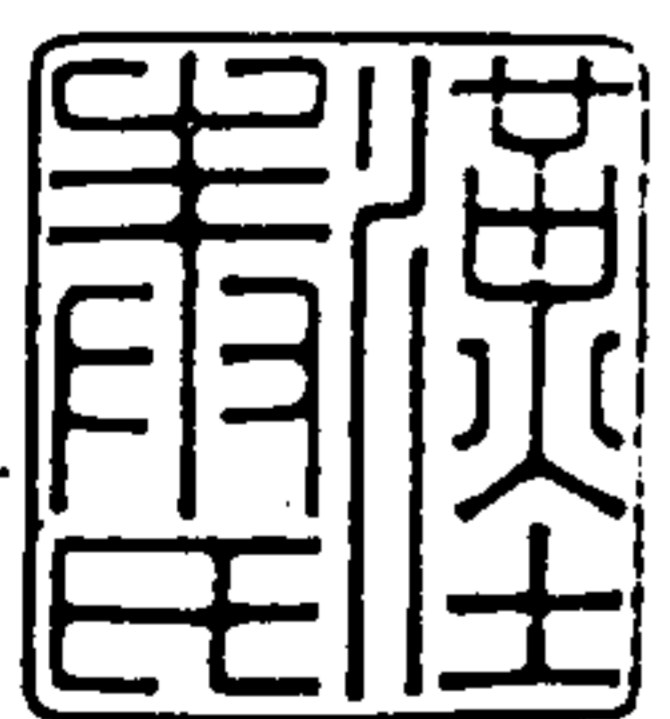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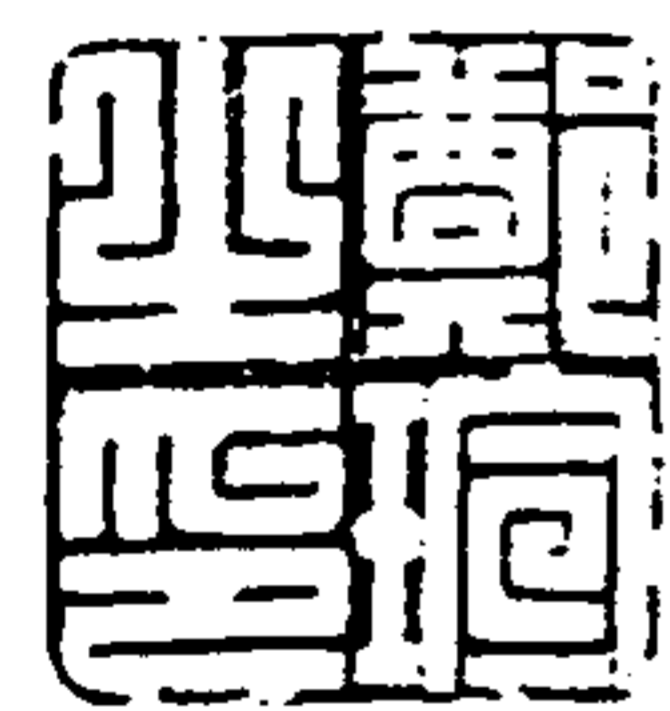
昨非庵日纂

自序六

焉則余豈敢

昨非菴居士鄭瑄漢奉甫題

於白下公署



日纂凡例

一茲編事不炫奇辭語不求綺奧取其有關世教倫常修德釋回足當迷津一筏者即習聞習覩不妨錄存

一孔孟道德夔稷經綸揭日月而行者已史不勝書只就往昔前修中擇其吾儕可學而至可勉而及者奉為型典

一歷代典冊時賢著述或行可為師或言堪作佩者隨展隨閱隨閱隨抄以故有先秦於周後漢於晉甚而先今於古者位置不拘世序

一每類中媿慙並列法戒兼存佩蘭借石兩路夾攻無非欲人思省靈光無可閃遁處

一管窺蠡測耳目疎庸其於身世出處天人問學之故何啻九牛一毛海內名公按覽所窮屈耳目所親嘗嘉言美行凡可以扶

類俗醒凡心者不拘古昔近代笥中定多秘錄無吝郵示以嗣續刻

古岡鄭 瑄漢奉甫謹識

凡例二

非菴日纂官澤卷之二
每見史冊內顛連宦下幾變掌劃事權在握
可任入井頻呼。思到漢唐間晚季。枕上如切
溺焚。痛毒親嘗。得謂噓枯非我。古之仁人。
事定。太平一念。生白骨。一語。奏膚功。不得謂
異人任也。纂官澤第一。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史弼為平原相。詔舉鈞黨。諸郡承旨。株至數百。

昨非菴纂

官澤一

唯弼無所上。詔責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
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
分境。水土異齊。風俗異尚。他郡自有平原。自
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平原之
民。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

唐張全義治東都。明察人不能欺。而為政寬簡。
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
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

呼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
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有田
荒穢者。則集眾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
鄰里責使助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比戶豐
實。遂成富庶焉。

齊人攻魯。由單父。單父父老請曰。麥已熟矣。請
任民出穫。可以益糧。且不資寇。三請而宓子
不許。俄而齊寇攘麥。季孫使人讓之。宓子感

昨非菴纂

官澤二

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穫。是
使民樂有寇也。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而
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於救世似
迂於持世甚大。

虞允文知太平州。舊制民舉子必納添丁錢。歲
額百萬。貧不能納者。生子皆溺死。允文惻然
為措。蘆荻稅以補添丁錢。百姓鼓舞。生子皆
舉。戶口日增。

武后革唐為周廢中宗為廬陵王以豫王旦為皇嗣狄仁傑力爭之后怒罷議他日又問曰朕常夢雙陸不勝何也仁傑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微陛下乎且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萬歲後廟食無窮未聞姪為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后意稍寤張易之嘗問自安之計仁傑曰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二張果乘間為太后言由是召還廬陵王

昨非卷三 官澤三

漢武帝時汲黯為謁者值河內失火使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已矯制持節發倉粟以賑之請伏罪上賢而釋之匈奴王降漢發車迎之貸民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主降漢何至罷中國以事之乎上默然

宋世良守清河郡遇赦無一囚率羣吏拜詔而已獄戶生桃蓬蒿亦滿衙中虛寂謂之神門張子紹僉書鎮軍判官在僉廳究心吏事胥曹建白不能有所欺嘗大書於壁曰此身苟一日之附百姓惟無涯之苦

宋孝宗時近習梁俊彥請稅淮民沙田以助軍餉上喜行之葉子昂為相奏曰沙田乃江水出沒之地水激東則沙漲於西水激西則沙漲於東百姓於沙漲之東西而田焉未可為常也且辛巳兵興兩淮田租並復至今未征況沙田乎上大悟即詔罷之子昂退至中書令人逮俊彥責曰汝言利求進萬一淮民怨咨為國生事雖斬汝萬段豈足塞責俊彥惶汗免冠謝久乃釋之

昨非卷三 官澤四

朱勝知吳郡事廉靜寡欲勤政愛人嘗曰吏書貪吾詞不付房隸卒貪吾不妄行杖獄卒貪

吾不輕繫囚

王安石有青苗者。田未熟而貸錢。田已熟而收利。彼嘗行於一邑甚善。然猶躬通下情。隨其願與不願也。至當國。遂欲繫行天下。而守令者又阿重臣意。旨以多散錢。多得利為稱職。不問貧富。緩急強與之。且寄權人役出納之際。輕重為奸。而民遂怨。容載道。國脈日削。宋因以亂。夫安石自家廉儉。實欲為國興利。但

耶非春集

官譯五

太立法而必行之。又身居尊位。不知下情。堅持至死。居官者可不虛謙。審物乃以善心行惡事哉。

宋道州推官吳輔。會蠻獠騷動。郡僚欲毀橋梁。以便城守。輔曰。自橋而南。皆吾民也。安可先棄民。以求自全。耶。聞者壯其言。而寇卒不至。錢若水為同州推官。有富民失女奴。父母訴於州。委之錄叅。錄叅舊與富民有求不獲。遂劾

富民父子共殺。誣服具申。覆覈無異。獨若水

遲疑。錄叅罵曰。汝得賄欲出之乎。若水笑曰。父子皆坐重辟。豈不容某熟察。一日若水詣州所。屏人告曰。某密訪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遂引富民父子破械縱之。泣謝曰。非使君某滅門矣。知州曰。此推官之賜。非我也。富人請若水謝閉門。不納。富人遠垣而哭。歸飯萬僧。為若水壽。知州以若水雪冤功多。欲上奏。若

耶非春集

官譯六

水辭曰。止。欲報冤。非圖爵賞。萬一敷奏在某。固好於錄叅。何如。知州嘆服。錄叅知之。詣若水叩頭謝罪。

末鄭剛中為温州通判。歲饑。民流乃出俸勸糶。守曰。恐實惠不及。饑者答曰。已有措置。乃以萬錢。每錢押一字。夜出坊巷。遇饑者給一錢。戒曰。勿拭去押字。翌日憑錢給米。饑者無遺。盛吉為廷尉。決獄無冤滯。每至冬。罪囚當斷。妻

執燭吉持丹筆。夫妻相對垂泣。妻語吉曰。君為天下執法。不可使人濫罪。殃及子孫。視事十二年。世稱平恕。

西門豹為鄴令。鄴三老廷掾。歲斂民錢。為河伯娶婦。巫視良家女好者。即聘取。洗沐張絳帷。浮河而沒。俗言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溺。豹欲變其俗。乃曰。至期。吾亦往送。豹至河上。官屬豪長父老皆會。豹曰。呼婦來視其好醜。婦

非非卷集 官澤七

至。豹曰。是女不好。煩巫。入報河伯。更為求之。即令吏抱巫嫗投河中。有頃曰。何久也。復以巫弟子投河中。凡三。豹曰。是皆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人白之。復投河中。豹簪筆立待良久。曰。彼皆不來。奈何。復欲使廷掾豪長。趣之。皆叩頭流血。豹曰。河伯畱客之久。可皆罷去。自此吏民驚恐。不敢言為河伯娶婦矣。豹因開其河為十二渠。以溉田。

張詠知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詠捕犯者數百。悉寬罰而遣之。官屬以請。詠曰。錢塘十萬家。饑者十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為盜。則患深矣。

東漢賈彪為新息長。民貧多不舉子。時城南有盜劫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驗。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北行。按致其罪。數年間。人養

非非卷集 官澤八

子者以千數。曰。此賈父所生也。唐何易于為益昌令。刺史崔樸汎舟春遊。出益昌。索百姓挽絙。易于自為引舟。樸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即桑。惟易于無事。可以代勞。刺史不安。乃以跡去。王烈器業過人。善教誘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彦方知也。烈聞而使人遺布一端。或問故。烈曰。盜懼吾聞

是有耻心。故與布以勸爲善也。後有老父遺劍於路，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之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

針芒刺手，茨棘傷足，舉體痛楚，刑慘百倍於此。可以喜怒施之乎？虎豹在前，坑穽在後，號呼求救，獄犴何異於此？可使無辜坐之乎？已欲

昨非卷一

宦澤九

安居則不當擾民之居，已欲豐財則不當廢民之財。

人命關天，誣賴一節極爲慘酷。下輩恃此放刁，至奴僕脅主人，頑佃梗業主，妻妾制夫，長一有不虞，則鄉族乘而攘臂，縉紳因而磨牙，搶家私辱婦女，縛屍灌汁，以求賄賂。則有子激死，母妻氣殺，夫恃多男爲賴，死之根指富家爲甘脆之貨，則有虐屍燒骨，踏門破屋，貧冤

對袖手旁觀，富親戚遭殃，坐罪種種未易殫述。世之官長，獨謂屍場一檢，足以辨冤稱快，而孰知魚糜肉爛，鯨吞虎噬，已至此也。此弊不革，不惟啓人自殺，且令父子兄弟以死爲利，暴屍滅法，揣其情由與手刃無異。今旣難槩置不理，但嚴誣告加等之法，凡藥死、縊死、投水死，而不卽首明者，擬問如律。其係親人逼死，以爲圖賴之本者，勘明重處。有乘亂索

昨非卷一

宦澤十

騙冒認挾打者，嚴究號令，庶親戚無利死之心，風俗無搬搶之害，其保全不旣多乎？

梁徐勉爲三公，武帝委以國事，每月三兩次歸家，畜犬見吠之，勉嘆曰：吾憂國忘家，以致如是。

宋汪待舉知處州，爲政曲盡下情，民有爭訟呼之使前面，定曲直不以屬吏。百姓以詩頌之，曰：官舍却如僧舍，靜吏人渾似野人。

趙清獻公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踴貴。饑死相望。諸州皆榜衢路。禁人增米價。公獨榜通衢。令有米者增價糶之。於是米商輻輳。米價更賤。凡物多則賤。少則貴。不求賤而求多。真曉人也。

咸寧大司徒雍公秦。巡鹽兩淮。見竈丁貧而餓者。幾二千人。比及二年。具與完室。既去。淮人詠曰。客邊檢索。渾無硯。海上遺民。盡有家。又

昨非卷集 官澤十一

曰。了却四十兒女願。春風解纜去朝天。

官府簿書如麻。下情阻隔。或乘其聰明。或乘其火氣。或乘其忙錯。種種皆能任人。及文案既定。則有明知枉而無如何者矣。昔彭惠安詔居官立身。無愧古人。只誤殺一孝子。遂至不振。甚矣居官之難也。其難其慎。政不在依違。二。三。而在虛心觀察。

楊德幹為萬年令。高宗朝。有宦官恃寵放鷓。不

避人禾稼。德幹杖之二十。悉拔去。鷓頭宦者涕泣。袒背以示帝。帝曰。情知此漢。律何須犯他百姓。

王安期作東海郡吏。錄一犯夜人來。王問何處來。云從師家授書還。不覺日晚。王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安豐芍陂。孫叔敖所創。為南北渠。溉田萬頃。民因旱多侵耕其間。雨水溢。則盜決之。遂失灌

昨非卷集 官澤十二

溉之利。李若谷知壽春。下令陂決不得起兵。夫獨調濱陂之民。使之完築。自是無盜決者。宋姚坦為益王府翊善。王嘗作假山。召僚屬置酒觀之。眾皆褒美。坦獨俛首不觀。諫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對曰。臣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父子兄弟。鞭笞苦楚。流血滿身。此假山。皆民租稅所出。非血山。而何有以坦言告太宗者。上曰。傷民如此。何以山為。亟命毀

之

吳中大饑。范文正公縱民競渡。太守日宴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大興土木。又新厥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無節。公乃條敘。所以宴遊興造之故。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民也。由是兩浙間。惟杭民不流徙。

楊志堅學而貧。妻索書求離。志堅以詩送之。妻

昨非庵日纂 官澤十三

因持詩詣官請牒。時顏魯公為內史。以其敗壞風俗。決二十任。改嫁。因憐志堅清貧。贈絹及布米。署為軍官。令遠近知悉。於是江左十數年。莫有敢棄其夫者。

凡奸猾吏胥。不利無事。無事則法行。令熟。何所生。爨故。往往以為國興利之說。慙諛官長。而增下。覈餉及稅。亦丈量種種而起。上開一孔。下鑽百竅。納賄一身。叢謗上人。城郭富家。猶

能支吾。若山谷僻陋。目不識文。告耳不辨官音。舌不解敷陳。見里長。則面色青黃。望公門。則心膽戰驚。稍有桀驁。皆得望風索騙。於是獄訟日滋。愁怨日積。而太平索然盡矣。吁。豈無有心人而坐此者哉。

王質嘗攝江陵府事。或訴民約婚後期。民言貧無貲以辦。故違約。質問費幾何。出私錢予之。吏捕盜人衣者。盜叩頭曰。平生不為盜。迫饑

昨非庵日纂 官澤十四

寒至此。質命取衣衣之。遣去。

熙寧中新法方行。州縣騷然。邵康節閒居林下。門生故舊仕宦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康節。答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鮮于侁為利州路轉運副使。部民不請青苗錢。王安石遣吏詰之。侁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強之。東坡稱侁上不害法。中

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為三難仕途當以為法
張士遜轉運江西見王旦求教旦曰朝廷權利
至矣士遜遵其言不求美利人稱士遜識大
體薛奎發運江淮辭行旦無他語但云東南
民力竭矣奎退嘆曰真宰相之言也

葉夢得在武昌歲值水災京西尤甚浮殍自唐
鄧入境不可勝計令盡發常平所儲以賑惟
遺棄孩兒無絲得之詢左右曰民間無子者

昨非卷集 一八 官澤十五

何不收畜曰患既長或來識認葉閱法例凡
傷災遺棄小兒父母不得復取遂作空券數
千具載本法即給內外廂界保伍凡得兒者
皆使自明所從來書券給之官為籍記凡全
活三千八百人

魏主以有罪徙邊者多逋亡乃制一人逋亡闔
門充役光州刺史崔挺諫曰一人有罪延及
闔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

之誅豈不哀哉魏主從之

紹興中虜趨京所過城邑欲立取之會天大寒
城池大凍虜藉冰梯城不攻而入張魏公在
大名聞之先弛濠魚之禁人爭出魚冰不得
合虜至城下睥睨久之歎息而去

傳僧祐及于琰琰于翺為令並著奇績時云諸
傳有治縣譜相傳不以示人劉玄明甚有吏
能歷建康山陰令政為天下第一傳翺代為

昨非卷集 一八 官澤十六

山陰問玄明日願以舊政告新令尹荅曰我
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唯日食一升飯而不
飲酒此第一策

唐韋溫為陝虢觀察使當輸租而麥未熟吏白
督之溫曰使民貨田中穗以供賦可乎為緩
期而賦辦

五代蕭結令祁陽不畏疆禦方暮春時有州符
下取競渡船刺史將臨觀結怒批其符曰訣

何巧唐言
唐言唐言
唐言唐言

開五葉營長三暇人皆忙迫好甚閒船守漸
而止

當官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
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不能害人前輩常
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蓋詳處之則
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

葉公南巖刺蒲時有羣鬪者訴於州一人流血
被面腦幾裂公見惻然時家有刀瘡藥公入

昨非菴纂

宦澤十七

內自擣藥令昇至幕廨委謹厚廨子及幕官
曰善視勿令傷風此人死汝輩責也其家人
不令前乃略加審覈收仇家於獄而釋其餘
友人問故公曰凡人爭鬪無好氣此人不即
救死矣此人死即償命一人寡人之妻孤人
之子又于證連繫不止一人破家此人愈特
一鬪毆罪耶且人情欲訟勝雖骨肉亦甘心
焉吾所以不令其家人相近也未幾人愈而

訟遂息保全數十人焉

天順中朝廷好寶玩命中貴至兵部查王三保
至西洋水程時劉大夏為郎項尚書公忠令
都吏檢故牒劉先檢得匿之都吏檢不得項
詰曰署中牒焉得失劉笑曰昔下西洋費錢
穀數十萬軍民死者亦萬計此一時弊政廢
即存尚立毀之以拔其根猶追究其有無耶
項聳然再揖而謝指其位曰公達國體此不

昨非菴纂

宦澤十八

久屬公矣

已已之難達虜將犯京城聲言欲據通州倉舉
朝倉皇無措議者欲遣人舉火燒倉恐敵之
因糧於我也時周文襄公忱適在京因建議
令各衛軍預支半年糧令其往取於是肩負
者踵接不數日京師頓寬而通州倉為之一
空

劉昆令江陵值火災向火叩頭天輒降雨止風

遷弘農太守。峭。龜道鄉多虎。行旅不通。見為政三年。虎皆負子渡河。帝異之。徵為光祿勳。問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何德政而致是。昆對曰。偶然耳。帝嘆曰。此長者之言。顧命書諸策。

都御史韓公雍。征大藤峽。出令五鼓戰。將領聞賊已覺。恐遲失事。二更即發。大破之。公賞其功。而問以違令之罪。軍法當斬。乃具聞請釋。

昨非卷纂 宦澤十九

曰。萬一不用命而敗。奈何。人謂公得將將之體。

張南軒曰。為政須先平心。不平其心。雖好事亦錯。如抑強扶弱。豈非好事。往往只這裏錯。須如明鏡然。妍自妍。醜自醜。何預吾事。若先以其人為醜。則相次見此人。無往而非醜矣。君子處世。貴有益於物。耳不徒高談虛論。左琴右書。以費人君祿位也。吾見文學之士。品藻

古今若指諸掌。試用多無所濟。居承平之世。不知有喪亂之禍。處廟堂之安。不知有戰陣之急。保俸祿之資。不知有稼穡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勞役之勤。故難以應世經務。明道先生攝邑。盛夏塘堤大決。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然後計工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如是苗稿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得太熟。

昨非卷纂 宦澤二十

富弼鎮青州。適河決。八州之民奔入京東。公勸民出粟十餘萬斛。隨處貯之。以濟。罈者且括公私閑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使便薪水。明年麥熟。計遠近受糧。使歸。活者五十餘萬。朝歌賊數千屯粟連年。及虞詡為朝歌長。設三科募壯士。攻劫者為上。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為下。收百餘人。悉貫其罪。使誘賊劫掠。乃伏兵待之。遂殺賊數百。又潛遣能縫者備

作賊衣以采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

自河隴沒於吐蕃西域使在長安者歸路既絕人馬皆仰給鴻臚委府縣供之市肆爲疲李泌知胡客久長安者皆有妻子買田宅乃命檢括有田宅者四千人皆停其給胡客詣訴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使者留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回紇遣歸不願

昨非卷三

官譯三十一

者令自陳授職給俸爲唐臣人生不乘時展用乃終身客死耶於是胡客無一願歸者泌皆分領神策兩軍爲散兵馬或押衙餘皆爲卒旅鴻臚所給纜十餘人歲省度支五十萬申屠嘉爲相鄧通方愛幸嘉見通在上旁有倨意罷朝乃坐府中檄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當使人召若通詣府免冠徒跣以謝嘉責曰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

不敬戲殿上令推斬之通頓首出血不解上度嘉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通既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袁安爲楚郡守楚王英謀逆下郡覆考英連及數千人吏案急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

昨非卷三

官譯三十一

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卽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

西魏韋孝寬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雨輒毀孝寬當堠處勒植槐樹旣免修復又便行旅宇文泰歎曰豈得一州獨爾於是令諸州夾道皆計里種樹

裴行儉爲行軍總管先是嗣業餽糧數爲虜掠

行儉因詐為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齋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車羸兵悉險賊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大軍次單于北暮立營已畢行儉更命徙營高岡吏白士皆安堵不可動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營所水深丈餘衆嘆服因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

年未卷三

官澤二十三

母問我所以知也

延安東北有故寬州种世衡請因其廢壘築城為備世衡董役膽勇過人與兵民暴露數月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始至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世衡曰過石而下將無泉邪爾其屑而出之凡一畚償爾百金工復致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朝廷因署為青澗城焉

王濬為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肯養濬乃嚴其例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及發兵伐吳先前在巴郡所全育者皆堪供軍矣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

李愬雪夜入蔡州取吳元濟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鵝鴛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登城殺門者開關留持柝傳夜自如黎明入駐元

年未卷三

官澤二十四

濟外宅吏白城陷元濟尚不信曰是洄曲子弟來索褚衣爾及聞號令曰常侍傳語始驚登牙城田進誠兵薄之元濟請罪檻送京師二萬衆皆降愬不戮一人其為賊執事帳內廚廩廝役悉用其舊乃屯兵鞠場以俟裴度度至愬以橐鞬見度將避之愬曰此於廢上下分久矣請因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謂蔡人聳觀

狄仁傑爲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二千人。皆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爲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表成復毀。自不能定。然此皆非本惡。詿誤至此。有詔。悉謫邊戍。囚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邪。相與哭。碑下齋三日乃去。

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丙吉擇謹厚女徒保養。後望氣者言獄中有天子氣。

昨非春集

宣帝二十五

武帝詔繫獄者。槩殺之。內謁者到獄。吉閉門。不納。曰。皇曾孫在。曾孫病危者。屢吉加致醫藥。以私財給其衣食。宣帝卽位。吉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及霍氏誅。掖廷宮婢自陳有阿保之功。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不言。大賢之。封爲博陵侯。

宣徽五坊小使。按鷹犬畿甸。所在暴橫。至張網羅於民家門首。及井。不令出入。汲水。白驚我。

供奉鳥雀。又羣聚酒家。肆情飲啖。將去。啣一篋。誠之曰。吾以此致供奉鳥雀。可善飼。無使饑渴。主人賂而謝之。乃肯携去。元和初。故態未絕。藉裴度極言於憲宗。暴橫始輯。道路以安。

宋太宗疾大漸。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謀立楚王元佐。及崩。李皇后命繼恩召呂端。端知有變。卽給繼恩使入書閣。檢太宗先賜墨詔。

昨非春集

宣帝二十六

遂鑲之。而入。后曰。宮車宴駕。立長爲順。端曰。帝立太子。正爲今日。豈可遽違命邪。真宗旣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

向敏中在西京。有僧暮過村。求宿。主人不許。權宿主人門外。夜有盜踰牆。扶一婦人。囊衣而出。僧念不爲主人所納。今主家亡婦及財。必執我因亡去。忽墮背井。則婦人已爲盜殺在。

井中矣。主人按得之。執詣縣。僧不能辨。自誣。張獄成。言府。府皆平之。獄中。以賊不獲。致送。密使吏出訪。吏食村店。店廛聞屬府差。問僧獄何如。吏給曰。已答死矣。媪曰。今獲賊何如。曰。已誤決獄。雖獲賊亦不問也。媪曰。言之無傷矣。此婦實村中少年某所殺也。吏就掩捕獲之。案問具服。并得贓。僧始得出。

王尊為東郡太守。河水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

昨非未集

官譯二十七

走。尊親執圭璧祀水神。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隄上。吏民數萬爭叩頭止尊。尊終不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漸却。

張詠知崇陽縣。民以茶為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榷之。命民拔茶植桑。民始以為苦。其後榷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歲至為絹百萬疋云。

秦中饑。范純仁擅發常平粟賑之。僚屬咸請待奏報。而後發。純仁曰。報至無及矣。果有詔遣使按視。民謹曰。公活我。我安忍累公晝夜輪納常平。迨使者至。已無所負矣。劉錡之破金人也。戒甲士人帶一竹筒。其中實以煮豆。入陣則割棄竹筒。狼藉其豆。虜馬聞豆爭低頭食。又多為竹筒所滾。脚下不得以。故士馬俱斃。

昨非未集

官譯二十八

陸九淵知荆門軍。荆門兩縣置壘藏庫。空竭調度。倚辦商稅。先是日差使臣伺商人於門。檢貨給引。務唯據引入稅。出門又覆視。官收無幾。而出入之費已多。禁物亦或通行。商苦多由。辭途務入。日縮。九淵罷去之。即日揭示。俾徑至務。是日稅立增。

歐陽修曰。治民如治病。有一等醫人。僕馬鮮明。進退中度。案醫書。述病証。口辨如傾。而病者

服藥不效一貧醫無僕馬舉止生疎不能應對然病兒服藥即效治民之吏猶是也但民稱便即為良吏矣

昨非卷二

直澤二十九

昨非菴日纂水操卷之二

錢布薰心之場節倣峨眉絕頂冰澗暑不銷一片嚴凝透骨品高崑岡千仞玉纖埃弗染連城溫潤無瑕昔岳武穆有言文臣不愛錢天下太平噫微斯人吾誰與歸纂水操第二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楊震孤貧好學稱關西孔子大將軍鄧騭舉之累刺史郡守門生王密懷金夜饋震以四知

昨非菴集

水操一

辭密愧而出震于孫蔬食步行或勸令開產震曰使後世稱清白吏于孫所遺不既厚乎吳隱之刺廣州山海郡二十里許有泉曰貪泉言飲者必貪也隱之徑酌飲之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清操彌厲歸無餘貲為尚書遷太僕以竹蓬為屏風家人并日而食晏如也嘗嫁女只牽一犬出賣蕭然無營

盧懷慎清儉。不營產業。雖隆貴。得祿賜。散親故。輒盡。妻子猶然寒餓也。既屬疾。宋璟等候之。見弊簣單席。門不具。惟箔。風雨至。舉席自障。日晏。食蒸豆二器。酒數杯而別。及治喪。家無留儲。老蒼頭請自鬻以舉喪。明年帝校獵。鄔杜間望見慎宅。環堵庳陋。若有行營者。馳使問焉。報曰。懷慎大祥也。帝泣然為罷獵。賜縑帛。過其墓碑。表未能立。停蹕流涕。令蘇頌為文。帝自書之。

昨非叢書

水滸二

石璞歷官四十餘年。清介如一日。鄉人有為典史歸者。璞往省之。几上陳銀器。列金杯十餘。璞問曰。汝宦幾年。曰未滿考。曰胡歸乎。曰刁民訟吾貪奪職。璞曰。嗟。夫使我治汝。汝安得歸哉。拂衣出。

楊繼宗守嘉興。去日。張寧送之。曰。楊伯起清白著聞。猶有金可欲。公治郡始終無一足敢暮。

夜及門者

彭淵材遊京十餘年。家餽粥不給。以書召歸。布囊皆卦絆。親知慶曰。可脫凍餒矣。淵材喜。見鬚鬣曰。吾富可埒國。既開囊。乃李廷珪墨一塊。文與可墨竹一枝。歐陽公五代史草藁一巨束。

楊誠齋退休南溪。數椽僅蔽風雨。長鬚赤腳。纔三四人。徐靈暉贈詩云。清得門如水。貧惟帶

昨非叢書

水滸三

有金

唐陸龜蒙家姑蘇。門有一巨石。乃遠祖續為鬱林守。罷歸。無裝舟。空難以越海。乃取一石以壓舟。人號鬱林石。

宋凌冲知合山縣。一毫不妄取。秩滿歸。裝有一硯。冲視之曰。非吾來時物。命還之。

宋張之才知陽城縣。清謹愛民。及去任。辭湯廟詩云。一官來此四經春。不愧蒼天不愧民。神

道有靈應信我去時猶似到時貧

齊劉懷惠爲齊郡太守有餉新米一斛者劉出麥飯示之曰食有餘幸不煩此

梁甄彬嘗以一束紵就長沙寺庫質錢後贖紵還於紵中得五兩金彬送還僧驚以金半酬之彬堅不受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耶

曾子衣敝衣以耕於野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

昨非卷集 水滸四

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使者曰不求自獻奚爲不受曾子曰參聞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

張奐擊南匈奴左莫鞬等破降之羌豪遺奐馬二十匹金錄八枚奐以酒醑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還之

張思光給假東出世祖問卿住在何處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非水後日上以問其從兄思

曼思曼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任

寇萊公出入宰相三十年不營私第處士魏野贈詩曰有官居鼎鼎無地起樓臺公南遷時北使至內宴歷視諸宰執語譯者曰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

東漢劉寵爲會稽太守桓帝延熹中徵爲將作大匠有父老數人龐眉皓髮從山谷間出人

昨非卷集 水滸五

齋百錢以送寵曰他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明府下車以來犬不夜吠民不識吏今聞棄去故自扶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耶勤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梁東陽太守謝護秩滿去官人送錢一萬止畱一石答曰數多劉寵更以爲愧

宋何隨爲安漢令去官時巴士饑送吏取民芋以自給隨卽以綿繫其處償直後民視芋見

綿相與語曰聞何安漢清廉必此人也

公儀休相魯客有遺魚者休不受客曰聞君嗜

魚何故不受休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

能自給魚若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

宋太祖聞中丞劉温叟清介遣吏賜以錢五百

千叟受封於西舍次年重午送角黍統扇所

遣吏即前送錢者見西舍封識宛然

甬令袁毅賄朝臣以營譽嘗遺山濤絲百斤濤

昨非卷集 水滸六

不欲為異受之納於梁上後毅事發濤於梁

上取絲付吏絲已數年塵埃黃黑封印如初

顧常侍清介特操為廷尉正時冬服單薄寺卿

蔡子度謂人曰我欲解身上縑與顧郎恐顧

郎難衣食者竟不敢遺之

北魏高允拜中書令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

年魏主幸其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縑袍厨中

鹽菜而已賜以粟帛拜其子悅為郡守允固

鮑帝重允常稱為令公而不名

商則任廩丘尉性廉令丞多貪因宴會舞令丞

舞皆動手則但回身令問故則曰長官動手

贊府亦動手尉一箇更動手百姓何容活邪

劉公大夏自戶部侍郎予告歸構草堂傍先壘

讀書其中作東山賦以見志平生不通請託

薄田僅供衣食里鄰或肆侵奪任弗與爭公

言財貨須務農服賈凡力得者獲用其餘易

昨非卷集 水滸七

致之物終非已有子孫視之亦不甚惜况官

貨悖入者乎後起大司馬歸仍居草堂再著

東山後賦戴笠乘驢往來山水間

吳公琳入吏部以致仕家居上嘗遣使察之使

者潛至公旁舍見一農人坐小兒拔秧布田

貌甚端使者問曰此有吳尚書家何在公斂

手對曰琳是也使白狀上重之復召為原官

黃公卷解絃歸驅家衆田作與妻操杵曰作飲

食躬荷而儲之。嘗假農具鄰舍。鄰舍欲舛送之。公曰：假我具甚幸，奈何？又妨汝務，遂自肩如田。公性故孤介，而甚好客。客至座，已徐起，臨庖服，饋鼻衣治具，治畢，乃盥手，更衣出，率以為常。耿先生一日偕周元孚候公，公與縱談名理，因及疆場時事，奮然有請纓之志。移日不輟。已有婢從屏間稟曰：烹雞熟矣，請割時劇談。方適，公曰：少需如是者三，而公談益

昨非菴集

水滸八

劇乃命婢曰：汝姑自割，既供饌出，截肋狼藉，不為意也。先生退，謂元孚曰：吾與子游義皇世矣，相與嗟嘆不置。

軒輒為浙江憲使，四時一布袍，蔬食不厭。天順間，擢大司寇，請告陞辭，上問公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是汝乎？公頓首謝。晏嬰豚肩不掩豆，狐裘三十年，身處湫隘而待以舉火者三百餘家。范仲淹恩隆九族，遍及

親疎而罷官之日，不能具還裝，至鬻一罷馬以行。

房瑄、楊縉、裴休、李沆、范仲淹、趙抃、司馬光，雖為相，猶清約如寒士。今縉紳一登籍，轉盼富盛，良田華屋，僮奴百千，習以為常。利厚官高，則是能品寒儉，有官猶免姍笑。公廉翫，儻官與利兩喪，則稱大拙。妻孥尤之，親朋笑之，殆無以自託於鄉里。自非天挺孤標，鮮不從風而靡矣。

昨非菴集

水滸九

諸葛孔明為相，惟城都八百桑。唐元載為相，及其敗也，籍其家胡椒八百斛，嗚呼！人以百年之身，天假以年，不過八十九十，計其得志，不過三、四十年而已。豈有三、四十年之閒，能食胡椒八百斛之理，亦愚矣哉！自古居相位者，何嘗死於饑寒而常死於財貨可笑也。

劉公球事兄甚謹，同居舍食，始終無間言。從弟

玘為莆田令。奉夏布一疋。即日封還。貽書戒
一曰。守清白。以光前人。此非所望於賢弟者。其
家法如此。

定庵曹先生居廣富林。年九十四。將終時。郡守
孔公送米一石。使者失辭云。太守敬老。大人
米不佳。責鋪換送。先生云。平生不害百姓。今
垂歿。乃以我故害百姓耶。因手書辭云。老夫
不食三日矣。恐虛大人之賜。謹辭。

昨非春集卷一 水滸十

李之彥云。嘗玩錢字。旁上着一戈。下着一戈。真
殺人之物。而人不悟也。然則兩戈爭。豈非
賤乎。

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舉而措之一家
之人。謂之產業。舉而措之害天下之民。以利
一家之人。謂之冤業。以產業作事業。人怨之
以產業作冤業。天殛之。

錢癖者。只為子孫計。久遠不知多少。疑豪而滅

門。多少清白而發跡。矧福祿有數。多得。不義
之財。留冤債與子孫償。非福也。至於立廟祀
瞻宗族。救窮親。固是美事。然有欲速盡美之
心。則恃入必甚。何如積德。凝祥。官久自富之
為綿遠哉。

左丞相李廩有清德。其妹劉晏妻也。晏方秉權。
嘗造廩。延至寢室。見其門簾甚敝。迺令人潛
度廣狹。以鹿竹織成。加緣飾。將以贈廩。三携
至門。不敢發言而去。

昨非春集卷一 水滸十一

楊誠齋司漕江東。有俸給萬緡。留庫中棄之。而
歸于東山。帥五羊。以俸錢七千緡。代下戶輸
租。其家短椽土階。如田舍翁。三世無增飾。史
良叔守廬陵。官滿來訪。入門升堂。目之所見。
無非可敬可仰。可師法者。因命畫工圖之。而
去。

楊文貞公縉。拜相制下。士相賀於朝。御史中丞

崔寬本豪侈城南別墅池館堂皇爲當時第一。即日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駟馭百數。省損才留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他聞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

羅景倫曰。士大夫若愛一文不值一文。陳簡齋詩云。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楊伯子東山先生嘗爲予言。士大夫清廉便是七分人了。

蓋公忠仁明。皆自此生也。

僉事王奇居官清白。家無擔石之儲。衣敝以紙補。隙大。稔朝夕不給。冬暮大雪連旬。僵臥不能出門。戶人有饋者。非故舊不受。故舊饋數亦却之。

唐朱敬則爲冉祖雍誣。奏貶涪州刺史。既明其非罪。改廬州。代還無淮南一物。所乘止一馬。子曹步從以歸。

張嘉貞雖貴。不立田園。有勸之者曰。吾嘗相國矣。未死豈有餓憂。若以譴去。雖富田產猶不能。有也。

趙司成永京師人。一日過魯學士鐸邸。魯公曰。公何之。司成曰。憶今日爲西涯先生誕辰。將往壽也。魯公曰。吾當偕往。公以何爲贄。司成曰。怕二方。公曰。吾贄亦應如之。入啓笥。索怕無有。躊躇良久。憶里中曾餽有枯魚。令家人

昨非庵日纂

水滸十三

取之。家人報以食。僅存其半。魯公度家無他物。卽以其半載與趙公。俱往公所稱祝。公烹魚沽酒以飲。二公歡甚。卽事唱和而罷。

毛玠爲吏部尚書。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嘆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吏部用心如玠。風俗之易不難。

王修齡嘗在東山。甚貧乏。陶胡奴爲烏程令。送一船米遺之。却不肯取。直答語王修齡。若饑

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袁聿修為尚書郎十年未嘗受斗酒之遺尚書

邢邵每呼為清郎及邵為兗州聿修以太常

少卿巡省邵送白紬為信聿修不受邵答曰

弟昔作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

魏孟康為弘農太守有所按行皆預勅督郵不

遣送迎探候又不欲煩吏人所在自刈馬草

不宿傳舍露宿樹下

水滸十四

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

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賜而受之

子罕曰子以玉為寶我以不受為寶

王合作廬江郡甚貪濁王敦欲護其兄故於衆

坐稱其佳謂廬江人士咸稱之時何充為敦

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

敦默然

范史雲遭黨錮推鹿車載妻子以楮拾自資見

嘗拾得五斛麥鄰人尹臺遺之一斛囑兒不

得通史雲後知即令併送六斛還尹言麥已

雜誓不肯受

潘師正居嵩山逍遙谷高宗召問所須師正對

曰臣所須者茂松清泉山中不悉

王悅之少厲清操為吏部郎時鄰省有會同者

遺之餅一既辭不受曰所費誠復小小然少

來不欲當人之惠

水滸十五

孔顛在都弟道存為江夏內史時東土旱儉都

下米貴道存慮中丞貧乏遣吏載五百米餉

之中丞呼吏語曰我在彼三載去之日不辨

有路糧郎至未幾何緣得有此米可載還吏

白自古無有載米上水者中丞不聽竟載還

江夏

溟滓子為政未嘗受民一尺帛食民一雞子以

錢易筍百錢當得筍十斤守門者取十一斤

漢淳子召還賣筍者而杖守門者自後無賤
直買者矣守藏吏告公費且竭備已貲二十
八金漢淳子處償之或曰守藏吏先後盜千
金伏法而使君又償之彼不愈得志乎漢淳
子曰吏盜官錢自當伏法我奈何以二十八
金累吏是使之虧損而取償於盜也

永樂間有人納銀於瓜以餽刑部主事劉寧者
寧妻安氏發而奏之詔褒寧平日廉信於妻

昨非菴纂

水滸十六

妻能佐夫以義特賜白金二百兩綵幣八表
裏

福建廉使陶屋仲劾方伯薛大方貪暴大方誣
許屋仲至京事白大方得罪詔屋仲還官閩
人迎拜語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
無皮

吏科陳諤一日率同列奏事忤旨落職罰使修
葺象房同事者先畢工降職去諤貧不能倩

人乃躬自爲之值

文皇駕至問治屋者誰也諤前俯伏陳其故
上念諤憊且憐其貧命復官

漢時苗爲壽春令初乘黃犢車之任歲餘生一
犢及去謂父老曰是爾土所生非我有也留
之而去

水滸十七

昨非菴日纂種德卷之三

胸次是良田。廣植善根。百尺蓮臺。隨地建心。頭饒穀種。多飛法雨。大千金界。自中生。雖勢有偏全。未必觸水盡波。乃心無慈忍。所能印川。皆月耳。纂種德第三。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狄仁傑為并州法曹。同府參軍鄭崇質當使絕域。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復使有

昨非菴集 種德一

萬里之憂。詣長史蘭仁基請代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相協。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

蘇東坡卜居陽羨。士人邵民瞻為公買一宅。緡五百。公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將入居。夜與邵步月至村落。聞一嫗哭甚哀。公與邵推扉入問故。嫗言。吾有居傳百年。子不肖。舉以售人。數世舊居。一旦訣別。所以泣也。坡愴然問所

在。即公以五百緡易者。因再三慰撫曰。此居乃吾所售。不必深悲。當以還嫗。即命取屋券對嫗焚之。呼其子迎母。還不索其直。公遂還毘陵。不復買宅。

孫叔敖為嬰兒時。出遊。還憂而不念。母問故。泣對曰。偶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母曰。蛇安在。曰。吾恐他人又見。已埋之矣。母曰。汝不死矣。吾聞有陰德者。天必報以福。及長。為令尹。

昨非菴集 種德二

未治而國人信之

范文正守邠州。暇日帥僚屬登樓置酒。未發觴。見緣經數人。管理喪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於邠。將出殯。賸斂棺。鄒皆所未具。憮然即徹宴席。厚賜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嘆。有泣下者。

唐張道原拜大理卿。何稠得罪。籍其家屬。賜羣臣。道原曰。禍福無常。安可因已之泰。利人之

否。取其子女以爲僕妾。豈仁者之心。皆捨之。更資以衣食遺焉。

唐從事崔郊有婢端麗。郊嘗私之。既貧鬻於連帥于頔家。郊思慕不已。因贈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濕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有嫉郊者。寫詩於于公座。公觀詩。召崔曰。詩係公作。耶。命婢與生同歸。

昨非卷三

德三

唐郭震少有大志。十六歲入太學。家送資錢四十萬。適有喪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震舉以與之。亦不質其姓氏。

趙清獻家於三衢。所居甚隘。弟姪以厚直易鄰屋。公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爲鄰矣。忍棄之乎。命亟還翁居。而不追其直。

吳次魯年五十餘。僅一子國彥。已受室。彥自念孱弱。欲父更舉子。以爲宗祧。請於母。母語

昨非庵日纂 卷三

次魯魯曰。貧家有子足矣。安用多。爲母子乃私罄衣飾餘贏。置一妾。比入門。羸然病婦。醫云不治。但亟賣。猶可得值。母子乃令原媒改遣。議已成。次魯知之曰。我既爲人。誤安可復誤他人。且此妾在吾家。猶可望生。一出吾門。萬無生理。所得不過十金。安忍棄之。竟留其妾。且實以告買者。還其直而去。妾自是病愈。平復如舊。

昨非卷三

德四

陰鏗與賓宴飲。見行觴者舉酒炙授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侯景之亂。鏗爲賊禽。或救之得免。卽前所行觴者。

曹武惠王討蜀。初克成都。有獲婦女者。悉閉一第。竅以度食。且戒左右曰。是將進御。當審衛之。洎事罷。訪其親還之。無者備禮嫁之。

劉師文明州人。成都楊氏納爲壻。楊死數年方

四五

婚既而謀歸江南。妻晨起與母兄議事。師文竊窺見其母兄立文書反覆再三有不豫色。妻至問故曰。父遺議以田四十畝為嫁貲。約銅錢二千緡。邇來多故。鬻之殆盡。今貨居室之半。僅得千緡而已。適立券也。劉曰。豈有為壻而令人賣屋以畀者。取券焚之。携妻竟歸。嗚呼。今人有無嫁貲而不納其婦者。何相去遠也。嫁娶責貲。若償宿負。然真夷狄之道。使

禮德五

貧家殺女。皆是故也。又則有翁壻相忤於訟者矣。姻婭相對如仇者矣。安得如師文者以轉移一世也。

魏子都暮行。逢一書生。心痛路道左。子都下馬撫摩。俄頃卒。囊有一卷素書。十餅黃金。子都賣其二。辦葬事。餘枕其腦下。素書置其傍。後數年有從子都問者。子都引至墓下。發棺。金書具在焉。

元沈仲說年四十無子。妻為置一妾。姿色美麗。說詢所自。知為范復初之女。父喪家貧而母鬻之者。仲說惻然。淚下語妻曰。此女之父吳中名士。亦吾故人。豈忍以為妾。即召其母令擇壻。且為具奩遣之。

曾公亮布衣遊京師。聞旁舍泣聲甚悲。詰之。旁舍生欲言而媿。久之曰。僕向用官錢若干。吏督急莫償。乃以女鬻商人。得錢四十萬。行與父母訣。所以泣也。公亮曰。商人轉遷不常。且無義。愛弛色衰。即棄為溝中瘠矣。吾士人也。曷與我。旁舍生曰。君愈商人數倍。然已書券納直。不可追矣。公亮曰。償直索券。不可則訟於官。即與四十萬錢。約後三日。以其女俟於水門之外。旁舍生如教。至期携女往。公亮舟行已三日矣。

禮德六

南陽李文達大父家種綿花。載湖湘間。邸舍有

三商議值三百兩交訖。即忽失火燒罄。三商抱哭。欲自盡。李慰之曰：汝貨未及舟。尚爲我物。物失值存。我應還汝。汝夫此貨本無以爲生。我尚能力業。即還其價。

東漢梁商常曰：多藏爲子孫累。所得俸錢及兩宮賞賜。悉分與昆弟。中外年凶穀貴。多有饑者。輒令蒼頭以牛致米及鹽菜錢於四城門外。乞貧民不告以姓名。

昨非卷七

人種德七

朱冲多買敝衣。擇市嫗之善縫紉者。成衲衣數百。當大寒。雪盡以給凍者。

司馬君實新第一日步行。見牆外暗埋竹簽。問之曰：此非人行之地。將防盜也。公曰：吾篋中所有幾何。且盜亦人也。命去之。

魏公一日至諸子讀書堂。枕邊有一劍。公問何用。儀公云：夜間以備緩急。公笑曰：使汝果能擊賊。賊死於此。何以處之。萬一奪入賊手。汝

不得爲完人矣。

范文正公少貧。依睢陽朱氏家。嘗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呼公告曰：吾善鍊水銀爲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即以其方與其所成白金一斤。納公懷中。公方歸。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公爲諫官。術者子長呼告之曰：而父有神術。昔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還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識宛然。

昨非卷八

人種德八

李約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固邀相見。託以二女。皆絕色。又遺一珠。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寶數萬。約悉籍其數。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驗商胡時。約自以夜光合之。人莫知也。後有親屬來理資財。約請官司發掘。驗之夜光果在其密行如此。

周武帝微時。事漢隱帝。爲孔目官。見一小軍。跣足於雪中。行憫之。脫已靴。賜焉。後帝奉命征

契丹在軍中幾危得一小軍救之乃賜靴之
人也

宋查道淳化中赴試貧不能上親戚哀錢三萬
遺之道出滑州過父友呂翁家貧無以葬母
將鬻女以襄事道傾囊與之又嫁其女

孔寺丞牧所居園圃近水有夜涉水盜蔬菓者
孔曰晦夜涉水或有陷溺即為製橋盜慚不
復渡

昨非春集

八種德九

顧覲之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債覲
之禁不能止及為本郡誘綽出諸券書一樹
覲之悉焚燒宣語遠近負三郎債皆不須還
江南有縣令鍾離君與鄰縣令許君結婚鍾離
君女將出買一婢從嫁一日婢執箕箒至堂
前熟視泣曰幼時我父於此地充為毬窩導
我戲劇也鍾離君曰汝父何人曰父即前令
身死家破流落民間令詢實以書抵許令曰

吾買婢得前令之女憐而悲之義不可久
當輟吾女嫁資先為求婚更俟一年別為吾
女營奩以歸君子可乎許荅曰蓬伯玉耻獨
為君子願以前令女配吾子君別求良媒以
嫁君子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

陸孟昭送客出門見丐者於道熟視令人引進
語夫人曰絕似吾少時友詢姓名果然公即
持其手曰子何貧至此耶遂令浴更衣與共

昨非春集

八種德十

飲食者旬餘友感謝去公親送至一室曰吾
為子置此矣器用俱備又米十石金十兩語
之曰以此為生毋浪費也

曹州于令儀市井人也長厚家頗豐一夕盜入
楡之乃鄰舍子也令儀曰爾素寡過何苦為
盜因詰所欲遂予十千以資衣食又恐為邏
者所獲留至明使去盜感愧卒為良民

浙有揮使延師訓子師病寒令其子取被母以

臥被與之。悞捲母鞋一隻。病已還。被而鞋墮。牀下。師徒皆不及知。使來視疾。見鞋。疑妻與通。令婢詭以妻命邀之。已持刀伺其後。師問何事扣門。婢告以主母招師。怒曰。是何言。欺明辰告主人罪。爾使復強妻親往。師固拒曰。某蒙東君延居西塾。敢以冥冥墮行哉。門終不啓。使怒稍輟。然疑終未釋。明日師辭去。使始釋然。謝曰。先生真君子人也。始述昨夕始

昨非菴纂

種德十一

未謝其悞。師後登第。

吳全琮父柔為桂陽守。使琮齎米數千斛。至吳交易。琮皆賑士大夫之貧者。空船而返。柔怒對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故因便賑。給不及啓也。柔奇之。

高密東岡李昆。撫甘肅時。偶視都司獄牆。隈白骨堆積。詢之。乃遠年罪人死者。公感然曰。死已償其罪矣。遺骸暴露何也。遂於城外作塚。

塚埋之。肅地邊夷婚多論財。軍貧未娶者。公查各衛得千餘人。量給銀布助之。後公還。送者携妻孥。伏道而泣。皆昔之獲配者。尚書張悅操履純潔。雖自律嚴。而待物不苛。有為四川監司者。請公請教。公曰。川行甚險。州縣小官。携妻孥往者。實以軀命博升斗之祿。脫有不測。舉家葬魚腹矣。君輩幸毋以微罪而去。其前程也。聞者感服。

昨非菴纂

種德十二

陳眉公云。余二十年前。聞蓬頭許余學道。令讀許真君太陽元精論。自是即大暑。能坐臥赤日中。來年懶習此法。頗以炎蒸為苦。即啟堂匡池。高梧修竹。陰暎翳然。往往移榻卷簾。遷徙不常。如絕無養者。內甚愧之。因思此時田野耕耘。道塗推挽。其劬劬狀。殆不可言。又思獄中人。無寬閒澡浴之樂。而但增穢雜疫疢之苦。轉視此等。又如天上人。耶。京師每年奉

明旨熱審他未有行者。若得仁人君子請定爲
例。未減者清理一番。重囚在繫者務遣的當
幕官掃圖。圖滌枷杻。以廣 聖主好生之仁。
暑月無得濫受詞。無得輕羈候。不時吊監簿。
查囚數。以爲治狀。高下務使眼前。火坑化作
清涼世界。此只在當路者念頭動。舌頭動。筆
頭動。一霎時耳。

庚公乘馬有的盧。或語令賣去。庚云。賣之必有

昨非菴纂 卷八 種德十三

買者。即復害其生。寧可不安已而移於他人
哉。昔孫叔敖殺兩頭蛇。以爲後人。古之美談。
效之不亦達乎。

章仔鈞太傅妻練氏。素有賢德。章得象之高祖
母也。太傅出兵。有二人得罪。欲斬之。練氏密
使亡去。後二人俱奔南唐。爲將攻建州。州破
之時。太傅已死矣。練氏居建州。二將遣使以
金帛遺練氏。且以一白旗授之。曰。吾將屠此

城。夫人植旗於門。吾戒士卒勿犯也。練氏返
金帛。並旗不受。曰。君幸思舊德。願全此城之
人。必欲屠之。吾家與衆俱死。取不願獨生。二
將感其言遂罷。

張知嘗在上岸。日有白金十兩。藏在篋中。同舍
生伺公出發篋取之。學官集同舍檢索。因得
其金。公曰。非吾金也。同舍生感激。夜袖以還
公。知其貧。以半遺之。夫遺人以金。人所能也。
倉卒得金。不認人所不能也。

昨非菴纂 卷八 種德十四

晏平仲敝車羸馬。桓子以爲隱君之賜。晏子曰。
自臣之貴。父族無不乘車者。母族無不足衣
食者。妻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舉火者
三百餘人。此爲隱君之賜。彰君之賜乎。
杜正獻公自布衣。至爲樞衣服。飲食無所加。雖
妻子亦有常節。家故饒財。諸父拆產。公以所
得悉與昆弟之貧者。俸祿所入。給宗族。則人

急難至其歸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驛舍者久之

尹師魯洙以貶死其子朴方襁褓既長韓魏公聞於朝命官教之如子朴少年有才所為或過舉魏公掛師魯之象哭之

徐孝祥居吳江隱居好學布衣草履泊如也一日後園徐步見樹根一坎墻陷諦視有石甕啓之皆白金也亟拚之一毫弗取人無知者

昨非卷第... 德十五

幾三十年值歲大歉民不聊生孝祥曰是物當出世耶迺啓穴日取數錠收糴以散貧人全活不可勝計物盡乃已女將適人惟荆布遺之而於藏中之物錙銖無犯

戴封字平仲年十五謁大學師事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道經其家父母以封富還豫為娶妻封暫過拜親不宿而去仍還京師卒業封後遇賊財物悉被掠唯餘縑七匹跋

不知處封追與之曰知諡君之故并相送賊大驚曰此賢人也

東川節度使楊師立叛高仁厚圍之為書射城中遣其將士曰仁厚不忍城中玉石俱焚為諸君緩師十日使諸君自成其功若十日不送師立首者晝夜兼攻城陷必矣諸君圖之數日賊將楊君雄大呼於眾曰天子誅元惡他人無預也眾呼萬歲大譟突入府中師立

昨非卷第... 德十六

自殺君雄挈其首出降賊平

隋李士謙有粟數千石以貸鄉人值年穀不登債家無以償士謙悉召債家為設酒食對之燔券曰債了矣明年大熟債家爭來償拒之一不受或曰子多陰德矣士謙曰人所不知謂之陰德今吾所為皆子所知何為陰德馮道為人能刻苦儉約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為一茅菴不設牀席臥一束芻而已

所得俸祿與僕厮同器飲食諸將有掠美女遺道者道皆寘別室訪其上而還之居父喪遇歲饑悉出所有以周鄉里而退耕於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道夜潛往爲之耕武后置制獄於麗景門內入是獄者非死不出王弘義戲呼爲例竟門朝士人人自危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法官競爲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

昨非菴纂 種德十七

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

曹彬下江南金陵受圍凡三時吳人樵採路絕彬每緩師冀李煜來歸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來問彬曰余疾非藥石能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公許諾其焚香爲

誓明日城陷李煜既歸凱旋入見刺稱奉敕江南幹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

崔篆當王莽時爲建新大尹所至獄犴填滿篆垂涕曰陷人於寘彼皆何罪而至此遂理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固爭篆曰邦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

昨非菴纂 種德十八

趙鼎爲秦檜所害得旨歸葬鼎之子汾護喪歸葬衢州守臣章傑知中外士大夫是日皆携酒來會葬陰遣縣尉翁蒙之以控私釀爲名欲馳往掩取之以爲奇貨而不知蒙之固正人也蒙之急書片紙走僕自後垣出密以告汾令盡焚篋中書以及弓刀之屬比官兵至控索悉無所得鼎之一家賴以紓禍蒙之力也

元世祖發宋諸陵取其金寶以諸帝遺骨瘞於

第... 冊... 卷... 第... 4... 反... 王... 內...

杭之故宮。築浮屠於其上。以壓之。又截理宗頂骨。為西僧飲器。天下聞之。莫不傷心。

太祖歎息久之。謂危素曰。宋南渡諸君。無大失德。與元又非世仇。元既乘其弱。取之何乃復肆酷如是耶。即命北平守將吳勉訪頂骨所在。果得諸西僧廬中。命有司厝於京城之南。至是紹興府以永穆陵圖來獻。遂勅葬於故陵。

昨非菴纂

種德十九

鄭建中貲鏹巨萬。徙安陸城中。居人多舍客。每大雨則戴瓦以行。間有屋漏則補之。若客舍自為之屋。亦為繕治。

昨非菴日纂教本卷之四 江西江石

身不託空桑。自家佛不供養。及時迫至。廢棄我而已。晚性豈甘燃豆同根生。不滋培置力。能無歌蟬。解以生慙。古人急象賢。施幹蠱咏棠棣。賦鶴鶴。每一開函。泫然淚下。纂教本第四。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王祥事後母甚謹。家有一李樹。結子。母使守之。風雨忽至。祥抱樹而泣。祥在別牀。母往問所之。值祥私起。空所得。被既還。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請死。母於是感悟。愛如已子。

孔北海被收時。男方九歲。女纔七歲。以幼弱得全。寄住他舍。主人遺以肉汁。男飲之。女曰。今小之禍。何能知肉味乎。或言於曹操。收之。將加戮。女謂兄曰。若死而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

燕泰肅王。輕施厚費。常預借料錢。多至數歲。仁

宗詔給者屢矣。御史沈邈謂不可以常典奉無厭之求。上曰：御史誤矣。太宗子八人，今惟王爾先帝之弟，朕之叔父也。每恨不能盡天下以爲養，數歲之祿何足計焉。

朱百年家貧，母以冬月亡，衣無綿絮。百年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孔頭宿，衣悉袂布，顛覆以臥。具百年初不知，既覺引去，謂思遠曰：綿定奇温，因流涕悲慟，思遠亦爲感泣。

吳郡陳遺母好食，鑊底焦飯，遺作郡主簿，製一囊，每煮飯輒貯焦飯，遺母後值孫恩賊出吳郡，袁崧即日便征，遺已斂焦飯數斗，未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於滬瀆，敗，軍人竄山澤，多饑死，遺獨以焦飯得活，人謂純孝之報。

汜毓家世敦睦，客居青州，逮毓七世，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

李瓊娶妻有子，而移居母之室，夜常十餘起，母

每諭之曰：汝年來筋力頗憊，盍求婢以侍我。瓊曰：凡母所欲，不親經手，意如有失，其母遂不之強，以是家人無敢怠惰。

巴郡杜季少失父，以至孝稱。後在成都，母喜食生魚，季乃截大筒盛魚二頭，塞以草，投中流，呪曰：我母必得此魚。後婦出汲，見筒觸岸，取視，有二魚，笑曰：此吾夫所記也。熟而進之，聞者嘆異。

非夫春暮

教本三

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此此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

蔡京專政，子攸勢與父軋，父子各立門戶，攸別居。賜第一日詣京，遽握父手爲切脈狀，曰：大人脈勢舒緩，得無恙乎。京曰：無之。攸卽辭去，客見以問京，京曰：此兒欲以爲吾疾而罷我耳。越數日，果以魯國公致仕。長州一丐兒，每詣沈孟淵處請丐，所得多不食，沈異之，問所

往至野岸一舟雖陋頗潔中有老母可出物
陳母前傾酒跪奉伺母持杯方起跳舞唱山
歌嬉戲以娛母常日如之母死可不再見夫
攸亦人子可亦人子與其為攸也父孰若為
可也母哉

王祥孝事繼母人所知也祥弟覽即繼母所生
勞苦與祥俱母以酒毒祥覽先取飲之母驚
覆酒覽娶婦亦與祥婦均服役卒能調和母

昨非庵纂

教本四

子如一人知祥之孝而不知覽之慘乃所以
為孝也呂虔有劔相其文佩者至三公以奉
祥曰非君莫可當者祥薨解以與覽後九代
公卿噫使覽而阿親意則象耳可為孝子乎
五刑莫大不孝王法誅之冥律禁之其特甚者
則有四等父母待孝尤切曰老曰病曰鰥寡
曰貧乏父母當壯盛起居猶能自理至龍鍾
鵠立扶杖易仆寒夜苦寂鐵骨難挽又如偏

風久病坐臥不適遺洩叢穢席薦可憎子所
難奉惟此時親所賴子亦惟此時又如老境
夫耦寒煖誰問丈夫猶可妾婦奈何就使兒
孫滿前耦者耦稚者稚人人軒睡去箇箇樂
事歸漏聲長處不可問枕邊淚濕與誰同有
孝兒孫頗娛晚景不幸而母我者乘憤激潑
姑我者橫面阻絕祇護半點骨血空博一世
淒涼又有撫字財匱婚娶力竭健少年經營

昨非庵纂

教本五

肥煖老窮人搔首躊躇望一味以垂涎可三
食而忍氣吁嗟身從何來而長養若是此數
老冤氣猶足動天子孫倍當行孝勸化者於
斯更喫緊云

歐公池嫡母所生兩兄皆庶出父以公屬嫡欲
厚之公妻馮氏請於舅曰嫡庶為父母服有
差等否舅曰無馮曰均子也服無差產其可
異乎舅大悅從之後累世尊饗

張翁用川。邦奇公父也。公為學憲時。廳僅二楹。上官過訪不便。旁一楹。迺其叔居。叔有窮。願售公。倍價買之。將重構焉。告於翁。翁知其倍也。甚悅。已忽。潛然淚下。曰。吾想至日。拆彼屋。以豎我柱。其夫婦何以為情。公惻然。曰。兒當還之。遂抽身取券。翁曰。其價計已償人矣。公曰。併價不取可也。翁欣然曰。若然。慰我甚矣。

昨非錄卷一 教本六

侍郎梅溪王公。見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

崔沔有至性。母失明。傾家求醫。不脫冠帶。奉者三十年。每美景良辰。必扶持宴笑。母忘其所苦也。母卒。瘠形吐血。茹素終身。愛兒姊。幾於母慈甥姪。甚於子。所得俸。於奉蒸嘗。調親族。盡之一。不以自奉也。

趙彥霄與兄彥雲。同癸十二年。彥雲游浪廢業。

霄諫不聽。遂求折箸。未幾。兄蕭然。逋負盈門。除夕。霄置酒迎兄。嫂曰。弟無分。爨意以兄不節。敬為守先業之半。亦足給伏臘。請歸仍主家政。即取分券。火之。付以筦鑰。更出所蓄債。諸負者。兄慚受而易轍焉。

昨非錄卷一

教本七

薛包好學篤行。父娶繼母。憎包。分出包。日夜號泣。不得已。廬舍外。旦入灑掃。父母又逐之。乃廬里門。晨昏問安。積歲餘。父母悟而命還。及

父母亡。哀痛成疾。諸弟求異居。包不能止。任弟所欲。奴婢引其老弱。者曰。與我共事。久使令所熟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田產取其荒蕪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諸弟不能自立。致破家產。包復賑給。安帝聞其名。徵拜侍中。不受。賜穀千石。胡寔桂為鉛山主簿。時私醋之禁甚嚴。有婦訴姑私釀者。寔桂詰曰。汝事姑孝乎。曰。孝。曰。既

孝可代汝姑受責以私醋律笞之政化大行
不孝習成有四一曰私財財入吾手便爲吾有
而在父母手者又謂吾得有之也財足則忘
親財乏則覬親求財不得則怨親甚且以單
父隻子而爭財囉咆者有矣少長互推而棄
親不養者有矣不知身誰之身我亦帶一財
來而襁哺無缺以至今日誰爲者乎二曰戀
妻子妻子習狎而父母嚴重也美味錢財欲

非手書集

教本八

娛妻寵子佳會良辰欲擁妻抱子而寧親之
念遂微也不思子爲我子而我爲誰子親念
我不顧則我亦何賴有子哉夫妻故聚樂然
當呱呱待哺時豈解戀妻卽妻能擁我生活
耶辛勤字我指望有婦得稱成人代勞貽燕
乃有婦而親反不得有子耶三曰嫖蕩欲火
正熾客誘如狂有倚盧傷心者不解也家業
浪費婦姑勃蹊有激聒誚讓者不辨也懷子

不寐風雨淒長夜之魂垂白無歡菽水冷半
生之奉吁嗟狂興幾何忍令有此四曰爭妬
天地之大人猶有憾父母之子衆子也情豈
無偏乃攘臂爭分側目奪寵或兄弟而觭觔
或姊妹而計較護短爭長分曹伐異相讒蠱
而象道睽積嗔喜而孝情薄矣此四者人之
常情人子不免其流遂至大不孝吁可惕哉
興盛之家長幼多和蓋所求皆遂無相爭也破

非手書集

教本九

蕩之家妻孥無過家長每苛求積鬱無所洩
惟可施於妻子也知此則父兄當保家而子
弟處此倍須孝敬矣高年人動靜恍惚嬰兒
喜得微利喜受服食小惠喜與孩童玩狎子
孫體此不難盡致其歡

宋元嘉中吐谷渾王阿柴有子二十人疾病命
諸子各獻一箭以一箭授弟慕利延使折之
利延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利延不能折

乃諭之曰汝曹知之乎孤則易折衆則難摧戮力同心然後保國

原毅有祖年老父母厭憎欲棄之毅年十五諫不從作輿舁祖棄於野毅隨收輿歸父曰爾何收此凶具毅曰他日父母老不能更作此具是以收之父感動乃載祖歸養

設義塚以葬宗族之無地者立義祠以祭宗族之無後者置義田以贍宗族之無養者皆美

事也饒裕之家當力為之

浙有孝子事母有至性薄業俱廢以養母其從

父一日飲諸姻貴饌甚腆呼孝子侍孝子時時左右瞻伺賓所不顧急摘諸甘脆裹納袖

中酒酣主人出金卮勸客客不勝酒卮置樓

簷間逃歸俄侍者報失卮衆客請局戶令人袒搜孝子捫袖中至羞澀也卽謬曰由我無

何逃客憶前卮乃折簡以語主人主人檢得

急呼孝子至孝子猶謬對如初從父曰癡兒吾已得卮矣何苦自誑孝子始以實告淚淋漓下曰某苦不能勉奉母氏惟而兒女態若此設令貴客把我袖我且重為叔父羞故寧爾爾從父大感悟乃遍語前客曰是子如是吾不忍使孝子無以悅親分產令終養焉

昨非齋集 教本十一

杜五郎所居屋兩間前空地丈餘卽為籬門不出門者三十年黎陽尉孫輪訪問其生計對

曰昔有阪田與兄同耕迨兄子娶婦度不足贍乃盡以與兄而携妻子至此做屋居之與人擇吉醫藥聊供飢粥有時不繼云

何宇新母死廬墓家無三尺童畜一黃犬三五日輒候墓所每有所需卽書片紙繫其頸家人見之具備繫使負還

家不和多因婦以言激夫非丈夫有遠識則為其役而不覺於是有骨肉至死不相往來者

有無子而不肯以猶子爲後有多子而不肯
與其兄弟者有不恤兄弟之貧必欲供膳如
一寧棄親而不顧葬親必欲均費寧留喪而
不恤者有爲小姑則諧嫂於母爲嫂姪則諧
姑於夫者事難殫述不知我既入人家同穀
同穴長與此家傳世待舅姑處卽是兒婦待
我樣子待叔伯妯娌處卽是我兒婦相處家
法日與人親厚好恩情豈不快活赤面相向

三本十三

有甚佳趣要不過忍此氣破此零錢而已我
饒人必知一時不知後亦自知縱彼人不
知旁觀諸親感我盛德無不周知而彼亦終
於知也吁和氣致祥刑于之風可少哉

家不和多繇婦構其原又多出婢妾蓋彼輩愚
賤無識以言他人之短失爲忠於主母稍一
聽信必日造虛妄使主母與人深仇而彼始
揚揚得志自暱處於心腹也惟僕隸亦然主

翁聽信則族戚故舊皆失歡而善良佃僕反
致譴責矣

嗣部尚書蔡廡奉兄軌如父家事大小皆諮而
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悉就典
者請焉從武帝在彭城妻郝氏書求夏服時
軌爲給事中廓答書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
應相供無容別寄縣使廓從妻言乃乖離之
漸也

三本十三

秦母柴氏秦閏夫繼室也生一子與前妻一子
俱幼閏夫病且死以前妻子囑之柴氏鞠育
無異心辛勤紡績遣二子就學至正中有惡
少殺張福家屬者福訴於官連柴氏長子法
當誅柴氏引次子詣官泣訴曰殺人者吾次
子非長子也次子曰我之罪可加於兄乎鞠
之至死不易辭官反疑次子非柴所出訊之
他囚始得其情官義柴氏之行歎曰妻割愛

以從夫言子趨死以從母志此天理人情之至也遂併二子俱釋之有司上其事旌其門而復其家

張氏二難者孟仁妻鄭妙安仲義妻徐妙員也徐富而鄭貧皆敦義睦貧者不諂富者不驕恒於一室紡績尺帛寸絲不入私房徐父家時有所饋必納於姑所用則請而取之不問孰為已物也鄭歸寧徐乳其子徐歸寧鄭乳

非非卷集

教本十五

其子不問孰為已子雖諸兒亦不知其孰為已母也家畜一猫一犬猫為人所竊犬取猫子乳之人以為和氣所感太平間表其門為二難

顏氏家訓曰二親既歿兄弟相顧當如形之與影聲之與響愛先人之遺體惜已身之分氣非兄弟何念哉兄弟之際異於他人望深則易怨地親則易狎譬猶居室一穴即塞一隙

卽塗則無類毀之處如雀鼠不防風雨不備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婢之為雀鼠妻妾之為風雨甚哉

王密上郡人也嘗與弟儁子元直於涼州路中糧匱密留儁元直於途乞丐民間比還儁為賊所掠元直逃免密乃將元直追賊叩頭求哀曰人情自愛其子但此弟未生家君見昔孤遺相長以至於今請以元直易儁賊相謂

教本十五

曰以子易弟義之大也以儁元直授密而去密後亡儁勺水不入口者七日雖服喪葬年而心喪六載

陳蕃為樂安太守時有趙宣者親既葬而不閉塋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皆以禮敦請蕃就而訪之見其五子皆自服中產因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故祭不欲數以其易黷故也況乃寢

宿冢藏。孕育其中。乎誑時惑衆。莫此爲甚。遂致之罪。

阮孝緒於鍾山聽講。母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還。

廣漢姜詩妻者。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沂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詩見母渴。責妻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時時

教本十六

教本十六

以意自遺。其姑久之。姑怪之。鄰母具以對。姑感而慙。乃卽呼還。詩有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一時不在。

殷陶汝南人。年十二。遭父憂。有長蛇帶其門。舉家奔走。陶以喪柩在。獨居廬。不動。

平王爲太子。製爲長枕大衾。日與諸王臥。起於宮西南。置樓。西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上時登樓。聞諸王作樂。則召升樓。

相與同榻而坐。或就而幸之。賦詩燕飲。賜與金帛。極歡而罷。諸王日朝側門。旣歸。卽具樂歡讌。或擊毬。或時鬪雞。馳逐鷹犬。所至上。輒遣使勞賜。相踵也。世謂天子友愛。古無有者。張敷生母亡。數歲聞之。雖童蒙。便有慕感之色。至十歲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惟得一畫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思。輒開筭流涕。

教本十七

教本十七

高羸瘦。謂其父子產曰。昨見羅兒。傷其憔悴。使人惻然。便是不墮家風有子矣。

太子弘爲武后長子。受春秋左氏於郭瑜。至楚世子商。臣弒其君。喟而廢卷。曰。聖人垂訓。曷謂書此。瑜曰。聖人作春秋。要使惡名不得滅於後世耳。弘曰。然所不忍聞也。願讀他書。瑜拜曰。里名勝母。曾參不入。殿下睿孝。天性如此。臣聞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請改受禮。太子

曰善

漢趙至蚤起誦書聞父嘒叱牛聲釋書而泣師問之荅曰自傷不能致榮華而使老父不免勤苦

胡惟庸既敗四方有仇怨告訐者率指為胡黨坐重獄及是有訴鄭湜兄弟交通惟庸者湜兄弟六人吏捕之急諸兄弟欲行湜曰弟在其恐使諸兄罹刑律獨請吏請行仲兄濂先

昨非菴纂

數本只

有事京師弟至迎謂曰吾家長當任罪弟無與焉湜曰兄老吾往辯之萬一不直弟當服辜二人爭入獄

太祖聞之俱召至廷勞勉之謂近臣曰有人如此而肯從人為非耶即宥之詔賜酒食擢為參議賜冠帶襲身

昨非菴日纂詒謀卷之五

粉壁璇題居停主曾有幾時五更燈火為孫謀誰來禡奪銅山金穴田舍翁終無百世半畝心田承祖澤那箇墜傾昔賢謂積書以遺猶非遠計顧令納邪長傲甘祇饋以忝厥先猷乎纂詒謀第五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唐太宗謂侍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

其飯則曰汝知稼穡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不竭其力則常得乘

矣見其乘舟則曰水以載舟亦以覆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直君從諫則聖

宋杜孟遊太學因童貫蔡京用事憤然而歸嘗訓子孫曰忠孝吾家之寶經史吾家之田時號為寶田杜氏

廣受歸賣金置酒與族戚娛樂或勸為子孫立

業廣曰。吾豈不念子孫哉。顧有舊田廬。令勤力其中。足供衣食。復增以贏餘。祇教其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怨之府也。吾既無以教子孫。不欲益其過。而招怨。且此金者。以惠老臣耳。吾與族黨共饗。以盡餘年。不亦可乎。

李景讓為浙西觀察。因杖殺一左都押衙。軍中憤欲為變。其母出坐廳事。立景讓於庭。責之。

昨非庵日纂

一語謀二

曰。天子付汝方面。豈得妄殺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負天子。且愧先人矣。命左右禡衣。欲撻其背。將佐皆泣拜為請。至久乃釋。軍中遂定。

程大中公。响性寬而斷。夫人謙順自牧。治家有法。不喜鞭扑奴婢。諸子或加呵責。必戒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公或有怒。必為寬釋。唯諸子有過。則不掩也。曰。子所以不肖。由母蔽過。

而父不知耳。

朱文公居家四本。讀書起家之本。勤儉治家之本。和順齊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

顏氏家訓曰。士夫子弟。耻農商。羞工伎。射既不。能穿札。筆則纒記。姓名飽食醉肉。以此終年。或因世家餘緒。得一官半級。便自為足。全忘修學。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識旁觀。置身無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愧辱哉。

昨非庵日纂

一語謀三

溫公與姪帖近。蒙聖恩。除門下侍郎。舉朝忌者無數。而獨以愚直處其間。如一黃葉在烈風中。幾何不墜。是以受命以來。有懼無喜。汝輩常識此意。倍須謙恭退讓。不得恃勢作不公不法。擾官司。凌小民。使鄉人厭苦。則我禍皆起於汝輩。而汝輩亦不免也。

魏王昶為書戒子姪曰。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智。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愛之親之。不願兒子為之。北海徐偉長不沽名。不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意。吾欽之重之。願兒子師之。唐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子幼。自教之。宅後牆陷。得錢盈船。母視之曰。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如以先君餘慶。矜貧而賜之。則

肝非卷三 一 語謀四

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命。掩焉。景讓宦達。髮已斑。曰。小有過。不免捶楚。

溫公曰。光幼時弄胡桃。女兄欲脫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以湯脫之。女兄來問。光曰。自脫也。先公適見之。呵曰。小子何得謾語。光自是不敢謾語。

陳顯達為江州刺史。自以門寒。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諸子猶

事豪侈。顯達曰。塵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取而燒之。

顏氏家訓云。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多無學術。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躡高齒屐。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求第則僱人。答策公燕。則假手賦詩。當爾之時。亦快士也。及離亂之後。朝市遷革。銓衡無業。日之親當路。非昔時之黨。求之身而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被

唐李勣寢疾。謂弟弼曰。我見房杜。平生勤苦。僅立門戶。遭不肖子。蕩覆無餘。吾以諸子付汝。謹察視之。有志氣不倫。交游非類者。當先撻殺之。然後以聞。

王文正公曰。以儉約勵子弟。使富貴不為驕侈。兄子睦欲求舉進士。公曰。吾嘗以太甚為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

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

養子弟如養芝蘭既積學以培之又積善以潤之父子間不可溺小慈自少律以嚴繩以法則長無不肖之悔

韓億知亳州次子爲西京判謁告省覲公喜置酒召僚屬俾諸子隅坐忽問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得遂索杖大詬曰汝倅貳一府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尚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必欲捷之衆賓力

解方已

胡安國子弟或出宴集雖夜深不寢以俟其歸驗其醉否且問所集何客所論何事有益無益以是爲常

柳玘戒子弟曰凡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有失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人地下此所可畏也門高易驕族盛招忌懿行人未之信少有疵隙衆指乘焉此所不可恃也故嘗

梁子弟學加勤行加勵僅得比他人爾

陸象教家每晨揖三過鼓子弟一人唱云聽聽聽勞我以生天理定若還懶惰必饑寒莫到饑寒方怨命虛空自有神明聽又唱云聽聽聽聽水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貪多折人壽經營太甚違天命

曾子之妻戲子以殺彘而烹彘以實其戲孟子之母欺子以啖肉而買肉以明不欺古人養

蒙之法如此

裴晉公常訓其子云凡吾輩但令文種無絕間有成功致身萬乘則天也

富貴統袴之子少而聰穎援筆立賦睥睨千秋心滿氣盈已不勝骯髒之習而食客遊士又從而諛之一文出奴僕班揚一詩成伯仲李杜夜郎王何知漢大富貴凌人而以才俊濟之角蛇翼虎釀成淫毒至覆國傾家而罔悔

反不如推魯無文者之猶能自存也余嘗與貴豪言見其縱衡飄忽日無所不空口無所不擊自三教聖人而下不能免推言又岸然自謂手金剛杵所當亡不碎者而方盛有時名雙睫如炬電光其舌傷人雖欲與一語柝不得入嗟乎富貴之為害至此余願士大夫教子先坊以禮義教以謙抑而後課以藝文責以古今一事之能無輕獎一語之俊無妄

昨非卷八 語謀八

誇是真能愛子弟者也

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性之者也孔子家兒不識罵曾子家兒不識鬪習之者也丹朱不應乏教甯越不聞被箠語其變也北齊安德王延宗幼為文宣所養甚愛之年十二猶騎置腹上令溺已臍中抱之曰可憐止有此一箇封定州刺史於上大便使人人在下張口承之後為周武帝見擒誣反以椒塞口

而死芒山有盜臨刑母與訣盜對母云願一吮母乳死且無憾母與乳盜嚙斷乳頭血流母死盜告刑者曰吾少也盜一菜一薪吾母見而喜之以致有今日也嗚呼教子嬰孩豈虛語哉

鄭奕嘗以文選教子其兄曰何不教以孝經論語免他學沈謝嘲風咏月汗人行止

昨非卷九 語謀九

本應旨畢退戒其子曰吾少讀書屬詞今以

丹青躬廝役之務辱莫大焉爾宜深戒韋誕奉帝命書匾以籠盛之輓轡而上去地二十五丈寫竟鬚眉盡白戒子孫勿學此法犁牛之子山川不舍犁牛以為不肖山川以為肖也為父者令人以肖己為不肖則父為何如人哉厲人夜半照子惟恐其似己也此一念能還自照矣

顏延之見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常乘羸牛敝車逢竣鹵簿卽屏往道側嘗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大宅延之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

朱文公與卓夫人書云聞尊意欲爲五哥經營幹官差遣某竊謂不可子弟生長富貴本不知艱難一旦仕宦便爲此官無不傲慢縱恣

昨非菴集

詒謀十

觸事情然愚意管一稍在人下執事喫人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就之

劉宋徐湛之武帝長女會稽公主之子也帝微時貧甚有衲布衣襖皆敬皇后手作帝既貴以此衣付公主曰後世有驕奢者以此示之及文帝欲殺湛之主以錦囊盛衲衣示上曰我母爲汝父作此衲衣今日有一頓飽飯便欲殺我兒耶遂得免

柳世隆盛事墳典安貧守分張緒曰君當以清名遺子孫耶答曰一身外何所須子孫不才將爲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

祝氏訓子有云憶昔吾兄弟丁爾兄弟之年方且頂斗笠向赤日中採山灌圃形容黧醜吾十有九歲始授書爾叔受書更後吾兩人夏無葛冬無爐朝夕不輟以有今日而爾兄弟乃得垂髻就傅把舊書向北窗下披風而哦

昨非菴集

詒謀十一

免於樵圃之苦是爾兄弟受享過吾兄弟遠甚而或劬勤少避可不可乎警吾言勿等於過耳蚋也

余嘗見取富室之女者驕奢淫佚動笑夫家之貧務逞華靡以圖勝人一切孝公姑睦妯娌惠戚獲置弗預聞曾幾何時而奩橐俱罄怨天尤人譟擾萬狀其夫雖沾餘沫而舉動受制笑啼不敢至於愚昏沮喪甘爲人下而不

辭者未必不由此也

陳了翁日與家人會食男女各為一席食已必

舉一話頭令家人答一日問曰並坐不橫肱

何也孫女方七歲答曰恐妨同坐者

壽昌胡彥持家子弟不得自打童僕婦女不得

自打婢妾有過則告之家長為之行遣婦女

擅打婢僕則撻子弟此賢者之家法也

祖宗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享富貴則賤詩書

昨非卷集

論謀十三

矣祖宗家業自勤儉中來子孫得家業則忘

勤儉矣此所以多衰門也戒之

顏氏家訓曰讀書總不能大成就猶為一藝得

以自資父兄不可常依鄉國不可常保一日

流離無人庇廕當自求諸身耳

秦和羅文莊公兄弟叔侄先後相繼咸登高第

公歸家宰歸養庭訓甚嚴仲子謁選乞書貽

當路圖仕南方以便省問公曰數字不足惜

惜認義命二字欠確耳平生訓汝謂何而有
是言竟不與書

沈氏衷言有云吾嘗茅茨而今大屋吾昔僅一

夫之田而今連數井之壤吾昔猶奔走衣食

而今則安享富厚吾分已踰吾又何求惟知

止知足守理守法以上培先德下啓後人即

神祐可延家聲不墜若猶復貪得未已競進

不休居已侈而猶快田已多而務廣強之需

昨非卷集

論謀十三

不出其本心與之直不合乎公道或逼債以

傾人之產或牽牛以蹊人之田或縱牙瓜於

通衢或逞報復於私忿諸如此類猶自多端

總之我漁利下人亦乘機以規利我行惡下

人更借勢以助惡乃遂使孤獨鰥寡忍氣吞

聲道路里隣旁觀側目顧猶且揚揚得意自

矜謀畧豈知神目如電法網不疎衆指交加

不推自仆當斯之際悻入不免悻出多藏亦

復厚亡室雖廣而不得寧居川雖多而不能安享累及妻孥玷及祖父欲益反損欲進反却得乎失乎利乎害乎

柳公綽治家嚴肅晨省昏定子弟皆束帶以見遇饑歲則諸子皆蔬食曰昔吾兄弟侍先君為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忍忘也姑姊妹姪有孤嫠者雖疎遠必為擇婿嫁之皆用刻木為粧奩額文絹為資裝常言

昨非菴集

論謀十四

必待資裝豐備何如嫁不失時

閨門之中少丁箇禮字便自天翻地覆百禍千殃身亡家破皆從此起

顏氏家訓曰愛子不均古今通弊也不知賢固可愛愚亦可憐有偏寵者雖欲以厚之實所以禍之共叔之死母實為之趙王之戮父實為之劉表之傾宗覆族袁紹之地裂兵亡可為明鑒也

柳玘述家訓以戒子孫曰壞名災已辱先喪家

其失尤大者五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薄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說古道惜前經而不耻論當世而解頤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已厭之佞已悅之聞人善嫉之聞人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廝養何殊其四好優游嗜麴藥以銜杯為高致以勤事為俗流覺已難悔其五急於名宦匿近權

昨非菴集

論謀十五

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衆怒羣猜鮮有存者于見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成立難如升天覆墜易於燎毛言之痛心爾宜刻骨

王荆公教元澤求館賓須博學善士或謂發蒙何必爾公曰先入者為之也

蘇子瞻生十歲而父洵宦學四方母程氏嘗讀東漢史至范滂傳賦時侍側曰賦若為滂夫

人亦許之乎母曰汝能為滄吾顧不能為滄
母邪

杜暹藏書皆自題跋曰清俸買來手自校子孫
讀之知聖教奮及借人為不孝

孫權召顧雍父子及其孫譚飲譚時為選曹尚
書見任貴重是日孫權飲極權譚醉三起舞
舞又不止雍內怒之明日召譚呵責之曰君
王以舍垢為德臣下以恭謹為節何有舞不

昨非卷集

語錄十六

復止雖為酒後亦由恃恩損吾家者必汝也

劉安世初除諫官入白母母曰諫官天子諍臣
汝父欲為而弗得汝今幸得居此當捐身以
報國若得罪流放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故安
世在職累廷爭或帝盛怒則執簡却立何怒
稍解復前抗辭旁觀者蓄縮悚汗咸曰為殿
上虎

王長史騫太尉儉之子騫至性凝簡不狎當世

嘗語諸子曰吾家門戶所謂素族自可隨流
平進不須苟求

楚王英逆謀事發株連以千計吳郡太守尹興
亦被株及乃徵典及掾吏五百餘人詣廷尉
考掠死者大半唯門下陸續主簿梁鴻功曹
史駟勳備受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
自吳來雒陽作食以饋續續雖見考辭色不
變而偶對食悲泣不自勝獄使問故續曰母

昨非卷集

語錄十七

一來不得見故悲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母截肉
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故也使以聞上
乃赦典等

徐勉戒子書曰吾清明門宅西邊既施與宣武
寺不復方幅常怪時人謂是我室古往今來
豪富繼踵脫其死矣知是誰室

昨非菴日纂坦游卷之六

驚濤駭浪。賈豎色變。漁父視若安。淵峭壁懸。巖行客車回。樵夫步同平地。噫。忘機以遊。鷗鳥且自親人。從未有福。乘而怒。飄瓦者。慕坦游第六。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唐時山東豪傑。多殺長吏。以應黑闥。上下相猜。田留安獨坦然無疑。白事者皆令直入臥內。

昨非菴集卷之二

坦游一

謂吏民曰。吾與爾曹為國禦賊。固宜同心協力。必欲棄順從逆。但斬吾首去。吏民相戒曰。田公推至誠待人。當竭死力報之。卒收其肝。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密使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將士請束甲以從。子儀曰。我國之大臣。彼無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為。乃從。家僮數人。而往朝恩。驚問故。子儀以所聞告。且曰。

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剖去胸中荆棘。以便人我往來。是天下第一件寬閒快活世界。

不作好。不作惡。隨地是選佛之場。應以馬。應以牛。到處有遊倦之樂。

默默無限神仙從此得。饒饒千災萬禍一齊消。忍忍債主冤家從此隱。休休休蓋世功名不自由。

昨非菴集卷之二

坦游二

功名不自由

太一真人曰。予有經三部。共只六字。儒誦之成聖。道誦之成仙。釋誦之成佛。但夏體認奉行。一字經曰。忍二字。經曰。方便三字。經曰。依本分。

必有容德乃大。必有忍事乃濟。一毫之拂。即勃然怒。一事之違。即憤然。是無涵養之加。薄福之人也。故曰。覺人之詐。不形於言。有無限。

餘味

面○前○的○田○地○要○放○得○寬○使○人○無○不○平○之○嘆○身○後○
的○惠○澤○要○流○得○遠○使○人○有○不○置○之○思

苦惱世上悲衆生意氣須温嗜欲場中對諸緣
肝腸欲冷

好醜太明則物不契賢愚太明則人不親士君
子須是內精明而外渾厚使好醜兩得平賢
愚共受益纔是生成的德量

昨非卷三

坦游三

黃山谷贈張叔和曰我提養生之四印君家所
有更贈君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
如一默無可揀擇眼界平不藏秋毫心地直

郝大通坐橋下不語小兒輩戲累瓦磚爲塔於
頂囑以勿壞頭竟不側

唐于鵠鄰居詩巷僻鄰家少茅簷喜並居蒸梨
常共竈澆蕪亦同渠傳屐朝尋藥分燈夜讀
書雖然在城市還得似樵漁

乘舟而遇逆風見揚帆者不無妒念彼自處順
於我何關我自處逆於彼何與究竟思之都
是自生煩惱天下事大率類此

曇藏師遇蟒長數丈毒氣熾然侍者請避之師
曰死可逃乎彼以毒來我以慈受毒無實性
激發則起慈苟無緣寃親一揆言訖蟒按首
徐行倏然不見又有羣盜至師曰茅舍有可
意物一任將去盜稽首而散

昨非卷三

坦游四

聞謗而不怒雖讒焰薰天如舉火焚空終將自
息聞謗而怒雖巧心力辨如春蠶作繭自取
纏綿

郭子儀與李光弼俱爲安思順牙門將不相能
雖同席不交言後儀代爲將弼恐見誅乃跽
請曰死所甘心但乞貸妻子子儀趨堂下握
其手曰今國亂主辱非公不能定僕豈敢懷
私念哉因涕泣勉以忠義薦爲節度使以搗

賊於是弼權日盛同居將相無纖毫猜忌
多栽桃李少栽荆便是開條福路不積詩書偏
積玉還如築箇禍基

好察非明能察能不察之謂明必勝非勇能勝
能不勝之謂勇

士處世視富貴利祿當如優伶之爲參軍方其
据几正坐羣優拱而聽命戲罷則已矣見紛
華盛麗當如老人之撫節物當上元清明少

昨非李纂

坦游五

年晝夜出遊若恐不暇燈收花暮輒悵然移
比老人則不然未嘗置欣戚於胸中也觀金
珠珍玩當如小兒之弄戲方雜然前陳疑
若可悅卽委之以去了無戀想遭橫逆機穽
當如醉人之受罵辱耳無所聞目無所見酒
醒之後所以爲我者自若也

見人有得意事便當生忻喜心見人有失意事
便當生憐憫心皆自己真實受用處忌成樂

敗何預人事徒自壞心術耳

有角求齒則終身憂不如馬而不知已有觸虎
之資有翼求足則終身憂不如獸而不知已
有凌霄之樂故鳳不慕鶴竹外無餐鶴不慕
鳳得魚而止

胡存齋折節下士賓至如歸南北士大夫經其
地無不願見者每患關人不爲通是日苟不
出卽懸一牌於門曰胡存齋在家

昨非李纂

坦游六

人有才能未必損我之才能人有聲名未必壓
我之聲名人有富貴未必妨我之富貴人不
勝我固可相安人或勝我亦非奪我所存卽
奪我所有亦或其命應得之操心毀壞必得
所欲而後已於汝安乎

世人破綻處多從周旋處見指摘處多從愛護
處見艱難處多從貪戀處見故涉世之加惟
有直道以事人而虛衷以御物

唐特盜發于儀父塚捕之不獲人疑魚朝恩修隙于儀入朝朝廷憂其變及上語及之子儀流涕曰臣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塚今日及此乃天譴非人事也朝廷乃安

有德卽是有福無機卽是無禍因事卽是處事讓入卽是勝人

呂文靖教馬子山云事不要做到十分子山初弗喻其後語人云一生只用此一句不盡李

昨非春集 一八 坦游七

若谷教門生云清勤和緩門人曰清廉勤瘁和同則聞命矣緩安可爲也李公云天下甚事不是忙後壞了

逆我者只消寧省片時便到順境方寸寥廓矣故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

攻人之惡毋太嚴要思其堪受教人之善毋過高當使其可從

陸遜籌無不中嘗謂諸葛恪曰在吾前者吾必

奉之同升在吾下者吾必扶持之君今氣陵其上意蔑乎下恐非安德之基也恪不聽卒見殺

不善飲而喜人善飲蘇長公深得酒仙三昧雖能詩而忌人能詩隋煬帝徒爲詞客修羅

邵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各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且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杯微醺卽已興至成詩自詠出遊城中則

昨非春集 一八 坦游八

乘小車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稚皆驩相謂曰安樂先生至也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俟其至名曰行窩

青天白日。和風慶雲。不特人多喜色。卽鳥鵲且有好音。若暴風怒雨。疾雷閃電。鳥亦投林。人亦閉戶。乖戾之感。至於此乎。故君子以太和元氣爲主。

顏之推云。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蹶何哉。為其傷無餘地也。君子之立。已亦如之。或問呂居仁天下歸仁如何。居仁作韻語答曰。面前徑路無。令窄窄時無過客。無過客時徑亦荒。眼前滿地生荆棘。彼立已於峻。可以警矣。

傅大士云。寬着肚皮。須忍辱放。開着眼睛。任從它處世。而欲人感恩。便為歛怨之道。遇事而為人

昨非卷集

坦游九

除害即是謀利之機

孔子遊泰山。見營啓期。鹿裘帶索。抱琴而歌。問所為樂者何也。對曰。萬物唯人為貴。吾為人。一樂也。男尊女卑。吾為男。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吾年九十五矣。三樂也。貧士之常。死人之終。處常得終。吾何憂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寬者也。

沾泥帶水之累。病根在一戀字。隨方逐員之妙。

便宜在一耐字

甌甌子每教人。養喜神。止菴子每教人。去殺機。是二言。吾之師也。

天下事無不可做。惟戒夫利已損人。世間言無不可談。但惡其論長數短。

不盡人之情。豈特平居時。即患難時。求人救援。亦當常味此言。

涉世應物。有以橫逆加我者。譬猶行草莽。荆棘在衣。徐行緩解而已。彼荆棘亦何心哉。如是。則方寸不勞。而怨可釋。

昨非卷集

坦游十

待富貴人。不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賤人。不難有恩。而難有禮。

醴肥辛甘。非真味。真味只是淡。神奇卓異。非至人。至人只是常。

管寧避地遼東。廬山為室。避亂者多從之。居鄰有牛暴田。寧為牽牛。着涼處牧之。牛主大慚。

里中男女共汲一井爭先有鬪者寧多買汲器置井傍待之既聞乃各自悔責

水流雲在。想于美千載高標。月到風來憶堯夫。

一時雅致

徑路窄處留一步與人行滋味濃的減三分讓

人嗜

韓魏公曰。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之理。知其為小人。以小人處之。更

昨非卷第

八坦游十一

不可較。如較之。則自小矣。

古今藥石云。人好剛。吾以柔勝之。人用術。吾以誠感之。人使氣。吾以理屈之。天下無難處。之人矣。

郭元振為安西大都護。西突厥酋烏質勒款塞。願和。元振即其牙帳計事。會天雨雪。烏質勒

已老。數拜伏不勝寒凍。會罷即死。其子婆葛

以元振計殺其父。謀勒兵來襲。或勸元振夜

遁。元振不聽。堅臥營中。明日素服往弔。道逢婆葛兵。婆葛不意元振自來。乃託言奉迎。振遂至。其帳修弔。贈禮哭之。甚哀。留數十日。為助喪事。婆葛感悅。更遣使獻馬五千。駝二百。牛羊十餘萬。

心誠色溫。氣和詞婉。必能動人。若人未已知。不可急求。其知人未已。合不可急求。其合。覺人之詐。不形於言。有無限餘味。

昨非卷第

八坦游十二

賊將徐廷光據長春城。馬燧挺身至城下。見廷光曰。公等朔方士。自祿山以來。功高天下。奈何棄之。為族滅計。若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遂也。廷光未對。燧曰。爾謂吾欺耶。今不遠數步。可射我。披而示之。腹廷光感泣。一軍皆流涕。遂率眾降。

尉遲敬德尋相。舉介休降。秦王得敬德甚喜。以為統軍使。將其舊眾八千。與諸營相參。而并

州果復後尋相等復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秦王遽命釋囚引入臥內與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已而秦王被王世充圍敬德翼之而出困天下之智在愚窮天下之辯在訥服天下之勇在怯少言不為人忌少行不為人短少智不為人勞少能不為人役人知三在四少遊世有餘矣

昨非卷三 坦游十三

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陳寔乃獨往弔焉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寔所活人者多也鄭紫為廬州刺史黃巢自嶺表還經淮南剽掠祭移黃巢文牒請無犯郡界巢笑而從之一郡獨不被寇罷郡羸錢千緡寄州帑後郡治數陷盜終不肯犯鄭使君寄庫錢

昨非庵日纂 卷六

孔旻曰怒氣劇炎火焚燒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

光武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擊銅馬賊破降之封其渠帥為列侯降者猶不自安光武知其意勅令各歸營勒兵乃自乘輕騎案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悉將

昨非卷三 坦游十四

降人分配諸將眾遂數十萬故關西號光武為銅馬帝云種世衡徙知環州有牛家族奴訛素崛強郊迎世衡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勸不可往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邪遂冒雪赴之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乃不我疑邪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由是緣邊諸城

七七

獨環不增兵不益糧而武力自振

羊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常稱祜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抗病祜饋之藥抗即服之人有止抗者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邪

擇之勞先生人事之繁答曰大凡事只得耐煩做將去纔起厭心便不得

薛宣為太守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其縣長昨非卷集 坦游十五

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宣歸恩受戒者

謝宣歸恩受戒者

張齊賢為布衣時倜儻落魄有羣盜攻劫聚飲逆旅居人惶恐竄匿齊賢獨徑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就一飽盜曰秀才肯自屈耶齊賢曰盜者非齷齪兒所為皆世之英雄耳乃取大杯滿酌而飲取侷肩瓜分為數段啗之

若狼虎羣盜相視咨嘆曰真宰相也他日宰制天下當念吾曹競以金帛相遺齊賢皆受不讓重負而返

虞允則在軍中得謀釋縛厚遇之謀言燕京大王遣來因出所刺緣邊金穀兵馬之數允則曰若所謂謬矣呼主吏按籍書實數與之謀請加緘印因厚賜以金縱還未幾謀遽至還所與數緘印如故反出彼中兵馬財力地里委曲實數以對坦游十六

昨非菴日纂願真卷之七

心如朗月連天淨。養到後名。輕利鎖慾海。愛河總還烏有先生。性似寒潭止水。同悟來時。玉洞金丹。交梨火棗。不借白衣童子。昔黃帝內視三月。而道成家。有真金無用。殮霞餌藥也。纂願真第七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人生百年為限。節護可至千歲。如膏之小炷。與

昨非菴纂

願真一

夫取人大言。我小語。人多煩。我少記。人恠怖。我不怒。淡然無為。神氣自滿。此長生之藥。

有人見三叟。年各百餘。鋤禾莠。拜問何以得此。上叟曰。室內。姪。麤醜。二叟曰。量腹。接所。受。下叟曰。暮臥。不覆首。要哉言也。

余觀萬物。生老病死。為陰陽所摩。如膏在鼎。火下熬之。斯須而乾。如燭當風。搖搖然。淚枯燼落。頃刻而滅。如斷梗在大海。前浪推之。後浪

疊之泛泛。莫知所屆。又況七情見狀。聲色見

伐。憂喜太極。思慮過勞。無百年之命。而作千

秋之期。坐膏火之中。而營天地之外。及血氣

衰而神明散。安得不速壞乎。

柳公度年八十九。或問之曰。吾不以脾胃。煖冷

物。熟生物。不以元氣。佐喜怒。氣海常溫。卑

破除煩惱。二更山寺。木魚聲。見澈性靈。一點雲

堂優鉢影。

昨非菴纂

願真二

辟穀咽津為上。咽氣為次。咽津者。腎中之水上

通舌底。二竅大有真味。如小兒咯乳。滾滾不

止。雖酬應交際。而終日忘饑。若咽氣。則閉口

住息。身心俱寂。然後可。此不可歲月效也。

蔡季通睡訣云。睡側而屈。覺正而伸。早晚以時

先睡心。後睡眼。晦菴謂未發之妙。不知本於

千金方云。半醉酒。獨自宿。軟枕頭。暖蓋。也能

息心自冥目。

蝶交則粉退蜂交則黃退故詞云蝶粉蜂黃渾退了司空圖詩云昨日流鶯今日蝶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窅更忍乘危自着鞭楊誠齋戲色者云閻羅未曾相喚子乃自求押到何也

思慮之害甚於酒色思慮多則心火上炎火炎則腎水下涸心腎不交入理絕矣

萬病之毒皆生於濃濃於聲色生虛怯病濃於貨利生貪饕病濃於功業生造作病濃於名譽生矯激病噫濃之為毒甚矣吾以一味藥解此曰淡

人誰能無慾但始則淡薄次則念雖起而不留次則雖有念如嚼蠟而無味又次則棄念斯為工夫耳古箴曰不怕念起只怕覺遲了得便非貧身外黃金何足羨能閑即是福世間白髮不相饒

眼非春集 八 願真三

從靜中觀物動向閒處看人忙纔得超塵脫俗的趣味遇忙處會偷閒處鬧中能取靜便是安身立命的工夫無事而憂對景不樂即自家亦不知是何緣故這便是一座活地獄更說甚麼銅床鐵網刀山劔樹也

多少歲不知何人所作詞云少飲酒多飯粥多茹葷少食肉少開口多閉目多梳頭少洗浴

昨非春集 八 願真四

少羣居多獨宿多收書少積玉少取名多恐辱多行善少干祿便宜勿再往好事不如無天薄我以福吾厚吾德以迓之天勞我以形吾逸吾心以補之天阨我以遇吾亨吾道以通之莫言婚嫁益婚嫁後事不少莫言僧道好僧道後心不了惟有知足人軒軒直到曉惟有偷閒人憨憨直到老

腎間動氣金丹大藥也。腎雖屬水，然居于位一陽生於子，卽真火也。至人端坐，閉目靜心，存想升腎，空氣上蒸，脾土勿令下泄，脾土溫和，中焦自治，膈開能食，而生血氣，榮衛一身，人生根本，實係於此。

省費醫貧，彈琴醫躁，安分醫貪，量力醫歸，恭禪醫想，獨寐醫淫，痛飲醫愁，讀書醫俗，此之謂國手。

昨非卷集

八 願真五

多疾病，則學道宜；多憂患，則學佛宜；以肉食無公卿福，以血食無聖賢德，然則何居而可？曰：隨常而已。

恬養一日之法：鷄鳴後醒睡，以兩手呵氣一二口，以出積毒，搓熱擦兩鼻，傷及熨兩目，五七遍。更將兩耳揉捲向前後五七遍，以兩手抱腦，用中食二指彈腦後，各二十四。左右聳身，舒臂作開弓勢，五七遍。後以兩股伸縮五七

遍叩齒，漱津滿口，作三次，以意送下，使五臟邪火不炎，少息。因寒溫酌衣服，起服平和健胃藥數十丸。少頃進薄粥一二甌，壓以蔬菜。起步房中，鼓腹行五六十步，或禮佛誦經，作西方事，或課兒業，或理家政，就事歡然，勿以小過動氣。杖入園林，令園丁種植蔬菜，芟草灌花，採花插瓶，以供清玩。歸室閉目定神，午餐量腹而入，毋求厚味香燥之物，以燂五內。

昨非卷集

八 願真六

食畢飲清茶一杯，起行百步，以手摩臍，又轉手摩腎堂，令熱使水土運動，或就書室，或接客談玄，毋論是非，毋談權勢，或共客享粉麪一二物，啜清茗一杯，起送客行，或共步三二百步，歸或晝眠，起或行吟古詩，以暢幽情。能琴者撫琴一二操，時乎晚餐，量腹饑飽，飲酒三五杯，以和百脈。篝燈冬月看詩，更闌始就寢。主人晏臥，可理家庭火盜，生發睡時當服

消痰導滯藥一劑湧泉二穴精氣所生之地
常令童男稚女摩擦千遍心頭勿想過去未
來人我惡事惟以一善為念令人不生惡夢
榻前時焚蒼朮諸香勿令穢污以辟不祥
讀書已覺眉稜重就枕方歎骨節和睡去不知

天早晚西窗殘日已無多
眉上幾分愁且去觀棋酌酒心中多少樂只來
種竹澆花

昨非卷集 八 願真七

荒壤悉付家奴兒女悉付內政齋內不衫不履
頽然自廢禁予之足聞予之目舒予之額寬
予之腹酒微飲而興酣書開函而少讀超然
禮法之外怡然長生之谷

有酒方開顏無肉不舉筋顛倒自戕賊擬將血
肉補棄却囊中金反收路上土不見富貴家
未死神先去

林英以引年致仕如壯者或問何術致此英曰

但平生不會煩惱日無飯喫亦不憂事至
則遣之適然不留胸中

有三人皆冒重霧行一病一死一無恙或問故
無恙者曰我飲酒病者食死者空腹

一友曰人生譬如一場筵席飲酒多少不同同
時而散欲事多少不同同時而死于應曰獨
不見有逃席者乎

口中言少心頭事少肚中食少自然睡少依此
昨非卷集 八 願真八

四少神仙可下

會做快活人凡事莫生事會做快活人省事莫
惹事會做快活人大事化小事會做快活人
小事化無事

胃為水穀之海脾居中央磨而消之化為血氣
以滋一身滯五臟故修生者不可不美飲食
非水陸畢備異品珍羞為美也要在生冷勿
食麪硬勿食勿強食勿強飲先饑而食食不

過飽先渴而飲飲不過多以至食體而餒魚
餒肉敗等皆損胃氣致疾傷生欲希長年此
宜深戒

一老人年七十三壯如少者人問所養無他術
平生不習飲湯水耳人日飲數升吾日減數
合只沾唇而已脾胃惡濕飲少胃強氣盛液
行自然不濕或冒遠行亦不念水可謂至言
不煩

昨非卷九

願真九

善攝生者行住坐臥一意不散固守丹田默運
神氣冲透三關自然生精生氣形可壯老可
耐矣

髮宜多梳齒宜多叩液宜常嚙氣宜清鍊手宜
在面此為修崑崙之法

坐忘銘曰常默元氣不傷少思慧燭內光不怒
百神和暢不惱心地清涼不求無諂無媚不
執可圓可方不貪便是富貴不苟何懼公堂

或問慧海禪師修道何功師曰饑來吃飯困來
眠日人皆如此何得言功曰不同他吃時不
肯吃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

別業是勝事稍營戀亦市朝奇玩是雅事稍貪
癡亦商賈杯酒是樂事稍拘攣亦苦海花木
是清事稍拮据亦業障

世事惟偶然者最佳偶有醇醪適心知聚首偶
有餘錢適書畫來售偶欲登涉適伴侶相約

昨非卷九

願真十

真乃快心事

太醫孫景初號四休居士云麤茶淡飯飽即休
補破遮寒暖即休三平四滿過即休不貪不
妒老即休山谷曰此安樂法也四休家有三
畝園花木鬱鬱客來煮茗談人間可喜事或
茗寒酒冷賓主相忘作詩遣僮歌以侑酒茗
詩曰太醫診得人間病安樂延年萬事休
目觀耳聽鼻息口氣大小便俱從前降順也反

觀內聽納息滅舌返精鍊便俱從後升逆也
人人皆順能逆者有幾易曰良其背其義玄
矣

中牟有趙三翁人問養生之道荅曰生爾處乃
殺爾處至言也

每覓高僧投野寺竹院松門却得偷閒半日偶
畱佳客坐山房園蔬家醞且來行樂一時
懶可臥不可風靜可坐不可思悶可對不可獨

昨非春集 八 願真十二

勞可酒不可食醉可睡不可淫

客喜養魚或咲曰若有童心乎客曰正以養吾
童心也每讀倦凭欄靜觀不覺塵火俱銷
隨宜飲食聊充腹取次衣裘亦暖身未必得年
非瘦薄無妨長福是單貧老龜豈羨犧牲飽
蟠木寧爭桃李春隨分自安心自斷是非何
必問閒人

寄空吾實以典籍屋漏吾潤以琴書腹餒吾飽

以義理貌瘠吾肥以精神體病吾醫以陰德
子孫愚吾教以義於

鄭尚書紳告老堂聯云世多君子扶皇極天放
閒人養太和喻尚書茂堅致仕壽登九十三
堂聯云帝賜閒身居缺畝天畱老眼看兒孫
程中丞鵬堂聯云徒有寸丹懸帝闕竟無尺
素達權門王中丞璣堂聯云偶爾謝上天富
貴歸來作平地神仙又有天上有人扶日月

昨非春集 八 願真十二

山中容我老漁樵之句

暑中嘗默坐澄心閉目作水觀肌髮灑灑似有
爽氣須臾觸事前境頓失故知境惟心造也
悠悠無役老人懷春日烘門晏始開遊衍太平
初試杖安排樂事且拈杯世情花黨富家發
公道燕均貧戶來識字不多強不識小軒聊
與物追陪余行年六十萬念俱灰故賦此詩
熱不可除而熱惱可除秋在清涼臺上窮不可

遣而窮愁可遣春生安樂窩中

香粉骷體膿血皮袋步步促人見閻羅及至四

大分離不過憑棺長號數聲而已明朝淚乾

粉漚又抱琵琶過別舟矣

俗情濃醞處澹得下俗情苦惱處耐得下俗情

勞擾處閒得下俗情牽纏處斬得下斯為學

問得力處

景物何常惟人所處耳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

昨非卷集

八 願真十三

已原是極淒涼物事一經點破便作佳境彼

鬱鬱牢愁出門有碍者即春花秋月未嘗一

伸眉頭也

李巖老好睡眾人食飽下碁巖老輒就枕閱數

局乃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君幾局矣

未嘗不重裘也而有懼心則股為之慄矣未嘗

不列鼎也而有戒心則食不下咽矣未嘗不

袒褥也而有憂心則達旦不寐矣

人能從慾怒過後時作想神自清氣自平

邵康節吟曰年老逢春雨乍晴雨晴况復近清

明天低宮殿初長日風暖林園未啣鶯花似

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東君見賜何

多也况復人間久太平

鹿養精龜養氣鶴養神那箇先生傳授精為術

氣為輿神為馬直由元始周流

范甯患目痛就張湛求方湛嘲曰古方宋陽里

昨非卷集

八 願真十四

子得術以授魯東門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

傳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冲

諸賢並有目疾得此古方用省讀書一減思

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

六凡六物熬以神六下以氣蕪蘊於胸中七

日然後納諸方寸近能數其目睫遠見牆壁

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

脣之上何以曰人中若以為人身之中則當在

臍腹間蓋自此而上目耳鼻皆雙竅自此而下口及二便皆單竅上三畫陰下三畫陽合成泰卦也

四十從政五十懸車耳目未衰筋力尚健玩山水酣文酒以保天年足矣乃桑榆已逼宦術彌濃未嘗享一日之樂徒為僕妾圖輕肥子孫作牛馬耳白樂天所謂官爵為他人者皆哉言也

昨非春集 八 願真十五

杜牧之詩把酒直須拚醉酌逢花莫惜暫淹留
假如三萬六千日半是悲哀半是愁

祝石林曰生人通患髮短心長石火易陰河清難俟如欲住世出世須是知機息機不與造化爭權造化權還之造化即與兒孫種福兒孫福付之兒孫抽討物外之間身夷猶眼前之清事尋花問月兩兩三三淪茗焚香魚魚雅雅會不必約禮不必文詩不必工奕不必

勝凡事只求日減此心直與天遊不守庚申都忘甲子此亦塵世丹丘震旦淨土

康節詩云老年軀體索溫存安樂窩中別有春萬事去心閒偃仰四肢由我任舒伸庭花盛處涼鋪簟簷雪飛時軟布裯誰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

韓魏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一日盡厚遺之同列多勸且留為暮年

昨非春集 八 願真十六

歡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吾簡靜之樂也

張安道每晨起食粥一大盃空腹胃虛穀氣便利所補不細又極柔膩與腸腑相得最為飲食之良又吳子野勸東坡食白粥云能推陳致新利膈養胃飯無令少於麪

洪州廉使問馬祖曰喫酒肉即是不喫即是祖曰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

衛生歌云。欲求長生先戒性。火不出兮神自定。木若去火不成灰。人能戒性還延命。

予鄉有老人九十餘矣。而啖氣不減。少年予問以服餌之法。荅曰。喫食須細嚼。細嚥以津液送之。然後精味散於脾。華色充肌。粗快則祇為糟粕。填塞腸胃耳。

劉幾善養生。年七十餘。精神不衰。其術惟煖外腎。其法以兩手掬而煖之。默坐調息。兩腎融

昨非庵集 卷七 八 願真十七

液如泥。淪入腰間。其法至妙。

眼觀心動。耳聽神移。口談氣散。予自約日用有四句云。善惡事都莫思量。出入息渾無拘礙。常常傾耳。凝空照默。默垂簾。仔細觀勤而行。之。不知老之將至。

人若於日間。閑言語。省得一兩句。閑人客。省見得一兩人也。濟事若渾身都在鬧場中。如何得進。

每片弦望晦朔。海水隨為消長。亦如人身。每一日一夜。血氣一朝於顛門。遇其朝時。即默默靜坐。凝定神思。但聞血氣自踵至頂。奔走湊理。蔌蔌之聲。如羣蟻相緣。五臟六腑。轉動聲響。內外相應。見乎四體。達於聽官。久之。又徐徐散去。間寂無聲。此亦修行之大端也。

康仲俊年八十六。極康寧。自言少時。讀千字文。有悟。謂心動。祇疲四字也。平生遇事。未嘗動

昨非庵集 卷七 八 願真十八

心。故老而不衰。

秋聲賦云。奈何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為槁木。黧然黑者。為星。星此士大夫通患也。予嘗有多思多憂之患。方壯遠老。方老遠衰。坐此故耶。

心無機事。案有好書。飽食晏眠。時清體健。此是上界真人。

恩愛牽纏不自由。利名縈絆幾時休。放寬些子。

留餘福免致中年早白頭

文潞公致仕歸洛人對時年八十矣神宗見其
年力康強問卿攝生有道乎對曰無他臣但
能隨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
事上以為名言

昨非卷集

願真十九

昨非卷日纂靜觀卷之八

金張謝而許史乘轉盼無不銷冰雪衛霍炎
而竇田冷回頭皆倏換滄桑子齒奪臍豐足
殺翼吾子枉費機心此公只憑記性纂靜觀
第八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魏徵為僕射有二典事之徵適寢二人窗下平
章一日我官由此翁一日總由天上徵聞之

昨非卷集

靜觀一

作書遣由此翁者送至侍郎處云與此人好
官其人不知出門心痛轉付由天上者送往
明日引注由天上者得留徵問知故嘆曰由
天信不誣也

崔杼弑君劫羣臣盟於郭外皆脫劍入晏子曰
可以回求惡乎直刃摧之曲兵鉤之嬰不革
矣杼將殺之或勸免趨出僕夫將馳嬰撫其
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山命

懸於厨吾命有所制矣

登高山下觀城市如蟻垤不知幾許人往來奔
走如蜂釀蜜如蠅爭血從高望之真可一笑
山高於城市幾何已自如此真仙在太虛下
視塵土又何翅蟻垤乎

楊國忠為相公卿皆願指氣使或勸張彖往謁
彖曰人倚泰山吾謂冰山耳日出失所恃也
又曰此曹皆向火乞兒火盡裂膚溝中矣

昨非卷二

靜觀二

武后欲圖革命御史傅遊藝揣知之帥百姓請
改國號為周立武氏七廟遊藝期年而累遷
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恰一週
有告其謀反者下獄自殺冷眼觀之四時殆
識語也

劉伯芻所居巷有鬻餅者過戶必聞謳歌召與
萬錢令多其本日取胡餅償之後過戶不聞
聲呼問何故曰本領既大心計轉粗不暇唱

滑城矣

人生舉眼動步無非愛着一宿在外已念其家
一僕未歸已憂其失種種無不掛懷大限到
來即有天大未了之事只得拋去雖此身亦
棄物也靜言思之恍如一夢

賈似道竄葉李及似道有罪而葉李召用相遇
於道李贈詩曰君來路我歸路天理章章胡
不悟雷司戶崖司戶客中邂逅欠蒸羊聊贈

昨非卷三

靜觀三

一篇長短句

有盜三人發古塚獲金二人設計令一人買飯
俟其至推於崖下一人置毒飯中謀死二人
而享其貲飯至一人墮崖二人中毒俱死吁
使均分之皆得享富險賊互圖竝致凶死世
蹈此豈少哉

梅詢為翰林學士一日書詔苦多操觚循塔而
行忽見一老卒隊日中欠伸甚適梅嘆曰暢

哉徐問曰汝識字乎曰不識梅曰更快活也
魏官者符承祖用事親姻爭附以求利從母楊
氏獨否嘗謂祖之母曰姊享一時之榮不若
妹有無憂之樂與以衣服不受曰貧人美衣
服反招禍與以婢則曰家無食不能飼也符
氏內外號為癡姨及祖敗有司執二姨至殿
庭其一姨伏法魏王聞癡姨貧特赦之

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問曰大雀不
得何也羅者曰大雀善驚黃口貪食黃口從

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黃口亦不得子顧弟子
曰善驚遠害利食忘憂自其心矣而以所從
為禍福故君子慎所從

曼疑杯底弓蛇雙眉且展得失夢中蕉鹿兩脚
空忙

仕途雖赫常思林下的風味則權勢之念自輕
世途縱艷常思泉下的光景則利欲之心自

淡

始皇并六國東游會稽渡江謂子孫萬世之固
不知項籍已窺其旁劉季起喟然之嘆於咸
陽矣曹操芟羣雄定海內日夜伺鼎不知司
馬懿已入幕府矣梁武帝殺東昏侯覆齊祚
而侯景以是年生於漠北唐太宗殺建成元
吉登位而武后已生於并州宣宗之世無故
而復河隴戎狄既衰藩鎮順命而朱溫生矣

冷念靜觀智謀其得與乎

休怨我不如人不如我者尚衆休誇我能勝人
勝如我者更多

謝承祐游京師見勢利烜赫怏怏不樂歸過寶
雲山中見野鳧飲啄沙岸悠然自得語人曰
人生如輕塵依弱草乃以儒冠拘繫良可耻
也

宋太祖受周禪朝班已定未有禪詔學士陶穀

出袖中遂用之。然心薄其為人，終身不遷官。穀一子登第，帝曰：聞穀不善訓子，何能登第？令覆試之。逢旨而適取薄，陳平所謂陰禍也。薛文清云：天下事巧拙相半，未許有智力者爭此。

權在手時弄風雨，推山嶽自謂誰何。豈知炭愈焰愈易滅，饒君願指呼喝盡是天地間輪流物事。借來使用大限到時依然隻身向時性。

昨非卷六

氣祇增來業耳。故曰得意濃時正好休。

李斯臨刑顧其子曰：吾欲與汝復牽黃犬臂蒼鷹，出上蔡東門逐狡兔，其可得乎？

小兒發願云：願明月長圓如畫，余曰：使人終無。期矣。詩不云乎：白日若不落紅塵，應更深。纔忙今日轉盼已，是明朝一到今朝。昨日已成陳迹，筭閭浮之壽誰登百年生，晷刻之中勿營千歲。

物莫大天地日月，而子美云：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事莫大揖遜征誅，而康節云：唐虞揖讓三盃酒，湯武征誅一局棋。人能以此眼界吞吐六合事，來漚生大海，事去影滅長空，自萬變不動一塵矣。

有村人乘舟採薪，忽有數錢流下，尋至山半樹邊，有大甕錢滿其中，而甕少缺，故流出。於是推正以石措之，先取五百以歸，後率人再往。

昨非卷七

竟忘故處。夜夢人曰：錢有主，詎可妄取。向甕款以五百，催爾正之耳。

唐嗣聖中禁屠殺，拾遺張德生男，私殺羊會同僚杜肅懷一餒上告，明日太后謂德曰：卿生男何從得肉，德叩頭服罪。太后曰：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舉，朝欲唾其面。

白居易卜居詩云：莫嫌地窄林亭小，莫厭家貧活計微。大有高門空鎖宅，主人到老不曾歸。

有書生貧居鄰官庫因穴入而取錢有金甲神叱曰汝要錢可取尉遲公帖來書生訪至鐵冶所有尉遲敬德蓬首而綴書生乞錢五百貫公怒曰安得錢侮我耳生曰第賜一帖公笑而浪書與之生持至庫中神覽曰是也繫梁上命如數取錢後敬德立殊功歸里勅賜錢一庫閱簿缺五百貫將罪主者忽於梁上得帖視之乃打鐵時書也阿堵有分限若此

昨非春集 八 靜觀八

郭璞自為卦知其凶終嘗脫一絲布袍與一少年後遭王敦之難乃此人行刑嘗入廁欲作法攘禍為人見而破壞數不可逃如此美味八珍一飽外無加焉美錦千襲六尺軀不能勝也廣廈萬間容膝外皆空室也秦娥越姬列屋分房終歲不能遍遍且病瘵死矣田連阡陌而埋骨一丘金珠玳瑁不盡可為舍也吾嘗飲濁酒三杯飯一盂菜一筋飽煖而

嬉從貴介食鮮聽瑟歸則腹膨膨終夜不寧夫有金沽酒召客夜燃蘭膏歌白苧此蒙吝之極也客退而焚香讀書語燕窺人流螢度席此清貴之至也彼阿堵銅臭竟何為哉嘗見將相大臣家累萬而惜一錢經營以遺子孫令子孫不檢不再傳而湯沃雪矣如世世賢而師吾儉子傳孫孫傳曾玄此田廬金帛將竟屬誰氏哉

昨非春集 九 靜觀九

嘗與高僧登城望一大家歎曰可惜蒲團上數十年坐來底如此斷喪盡了郭汾陽治第謂工人曰好築牆勿令不牢築者釋錘對曰數十年來京城達官牆皆是某所築今某死某亡某敗某絕人自改換牆固無恙公聞而惕然動心即日請老噫賢哉工人之言達哉令公之見也精巧愈甚則人瞰之也愈急是速其敗也價值

愈高則人市之也愈難是益其累也況致富多不以道速敗自是常理冷眼旁觀可爲嘆息

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此八字受用一生否極泰來福過灾生此八字閱歷一生

范文正公在杭時子弟以公有退志請治園第爲逸老地公曰年踰六十來日有幾乃謀第圖顧何時而居乎吾患位高難退不患退而

昨非卷八

詩觀十

無居也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有諸已而後爲樂耶

王旦從東封回過陝魏野寄詩云聖朝宰相年年出公在中書十二秋西祀東封俱已了好來相伴赤松遊且袖此詩求退寇準自永興被召野亦以詩送云好去上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仙寇得詩不悅後二年貶通州每

題前詩於窗朝夕吟哦

客有稱富貴家者荅曰富貴如何便稱家也富貴如以我爲家不應走向他家矣富貴有時走向他家是以我爲逆旅耳我亦逆旅一客也不如暫借一宿經宿分手空此旅舍還主人

司空表聖預爲壙故人來者引置內對酌人或難之表聖曰非止暫遊此中公何不廣耶

昨非卷八

詩觀十一

大編如山大航如雲乘長風而江行宴坐嘯歌千里一息至快也俄焉風雲四合電雷怒布舟師無人色相與顛頓號呼以祈免於蛟龍之吻回顧岸旁漁艇方且依徊葦柳之間濁酒自勞醉臥船底看婦結網稚子吹短笛亦自適也世途何莫不然可以一悟

東坡謫昌化軍郊行遇雨借農家箬笠戴之着屐歸婦人小兒相隨而笑邑犬羣吠又嘗負

歌野間有老婦謂曰內翰昔富貴今如一
場春夢里人呼老婦為春夢婆

沈酣世味渾如酒。蠶尋酸苦。懸火坑一似燈蛾。
赴談爛鼻底一副皮袋說俊說美。名為糞裏
鑽香好險的兩字功名說富說貴。真是刀頭
話蜜。

王果謫雅州刺史泊船巖下仰視有一棺臨空
半山乃緣崖觀之得銘云欲墮不墮逢王果

莊子齊集 八 辭說十三

五百年後重收我果嘆曰吾謫雅州固命也
遂收窆而去

天雨透夫見飯車息於高蹊者指謂徒曰是車
不久覆矣行數步聞譁聲顧其車已覆徒曰
何以知之透夫曰以人事知之夫天雨道濘
而蹊獨不濡又狹而高是衆人所趣也而車
不量力端狹擅高久留不去以妨衆欲能無
獲乎噫禍固有鉅於此

唐趙璟為入蕃副使既行謂二張曰前幾里合
有河河邊木下合有一官着膝立既而果然
二張問何以知之趙曰某年三十已夢此行
亦不當怨時相也

非灾橫禍世人常嘆無因分付安排皇天必什
有說

鵝蚌相持兔犬共斃冷觀來令人猛氣全消鷗
鳧共浴鹿豕同眠閒觀去使我機心頓息

莊子齊集 八 辭說十三

瀛水有二鳥一類鵠色蒼喙長終日凝立水際
不動聽魚過取之名曰信天緣一類鷺不問
水腐泥沙必奔走盡索無一息休名曰謾盡
信天緣若無能者乃與謾盡均度一日視謾
盡加壯呀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宋郭進建第落成日列諸匠坐於子弟右或謂
不可公指匠曰此造屋者指子弟曰此賣屋
者何得越序識者謂名言

王侯將相甲第如雲。平日開門。賓客擁入。日昃張宴。粉黛成行。道人過之。呵聲雷鳴。不敢仰窺。後數十年。又過之。則蔓草瓦礫。日冷風淒。放牛牧豕之場。皆疇昔歌舞地也。方其盛時。寧知今日。出郭登丘隴。鬱鬱繁繁。王侯邪。廝養邪。英雄邪。駃子邪。是烏可辨。吾想生時爭名射利。孰不規其所難圖。而獵其所無益。一朝長寢。萬慮俱寂。余嘗宿官舍。送往迎來。不知更幾主也。余嘗閱朝籍。去故登新。不知更幾名也。水陸畢陳。始亦甚甘。及彫腴滋苦。不如青蔬白飯。殊有餘味。妖姬嬖童。極妍盡態。始亦甚樂。及興盡生悲。不如焚香攤書。久而益遠。

鳴騶阿殿歌兒。挈傀儡於場中。揭地掀天。童子弄形影於燈下。

鄒智年十六發解。迎宴日。嘆羨如堵。嗇智馬上。

昨非卷八

靜觀十四

占云龍泉山下一書生。偶占三巴第一。咎世上許多難了事。市兒何用喜相驚。富貴天不甚惱。惟清福斬焉。猶軟之夫。終身福澤。肥羊美肫。恣所厭飫。體質日腴。屠肆日近。清虛好修者。時加推排。名高則物敗。道精則魔試。惡與福會。善與禍期。卒之福盡。遂致沉淪。道亨終爾超越。是造物微權也。

劉生居衡嶽。問之市。從人丐錢。則市鹽酪歸。盡

則更出。富人偶貽一袍。劉受而去。越數日。故褐如初。問之云。吾幾爲子所累。吾嘗日出巷。有門不掩。既歸。就寢。門亦不扃。自得袍後。不衣而出。則繫念因而鎖之。或夜出。則牢關焉。數日營營不自適。因悟以一袍使方寸如此。脫以與人。此心坦然如初。吾幾爲子累矣。文帝夢欲昇天。有黃頭郎推之。乃得昇。後見鄧通。類夢中所見。遂幸之。或相通。應誠死帝曰。

昨非卷八

靜觀十五

能富通者我也於是許通自鑄錢至景帝時被收卒餓死或相周亞夫餓死後下獄憤惋不食而卒通以天子富之亞夫身為大將而皆不免餓命其可逃哉

張延賞節度西川韋臯以門婿被逐後延賞乞休而韋臯代其官韓侂胄治第一貴戚方為木工為之作室後侂胄籍沒而木工居其第為卑官則恨不享大位及位高而顛躓傾危回

昨非卷集 八 辭觀十六

想卑官而受清寧之福天上矣布衣糲食妻子相保則恨不富貴一旦禍患及身骨肉離散回想布衣糲食妻子相保時天上矣人聰明強健則恨欲不稱心一朝疾病淹纏呻吟痛苦回想聰明強健天上矣古人云上方不足下方有餘是自在法門也

王章為諸生病甚無被臥牛衣中向妻垂涕妻呵曰朝廷貴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

自勵而涕何鄙也後章至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

飛章不聽書上而下廷尉妻子皆收章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日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死

功名大小天已安排了何用百般機巧榮枯喜辱休惱開先謝蚤此理人知少萬事筭來由

昨非卷集 八 辭觀十七

命聽自然真箇好榮枯得失天已安排畢何苦勞心力得一日過一日泰來否極機巧終何益萬事付之一嘆前程事暗如漆

林守終身必不損吾命所在蠅營狗逐豈能增吾命所無

恩我為仇仇我為恩損益之故孰知其門嚴霜皓雪草木怒生人自不見歸德春明

中峰老衲咏雪云凍雲四合雪漫漫誰解當機

作水看只爲眼中花。未嘗啓窗猶看玉玗環。
漢張允家富而吝。不委妻子。自繫衆鑰。聲如環。
珮。郭威入京師。允匿佛殿藻井之上。板壞而
墜。凍餒而卒。

秦皇能築萬里城。不能使秦作萬世帝。萬世之
帝。咸資秦萬里之城。萬里之城。止護秦二世
之帝。

乘勢作威者。如大人裝鬼臉。以駭小兒。背地則

昨非卷八 靜觀十八

收下。因事矯廉者。如妓女當筵不肯舉筋。回
家則亂吞。

趙尚書家與常省元園相近。百計謀之。常立契
作詩於後曰。乾坤到處是吾亭。機械從來未
必真。覆雨翻雲成底事。清風明月冷看人。藟
亭。楔事。今非晉。桃洞神仙也。笑秦園是主人。
人是客。問君還有幾年身。
女色多瞞人。人惑總不見。龍麝暗薰衣。脂粉厚

塗面人呼爲牡丹。佛說是花。箭射人入骨髓。
死而不知怨。

有蔣孝廉。屢試不第。遂效龔斷之徒。執籌數緡。
算入骨髓。雖至親。不拔一毛。不數年。稱高貴。
矣。錢神作祟。盜斯劫之。申入寅出。罄卷一空。
盜喜携貲。縛牲載酒。賽愿於小雷山。神在
湖中。斷岸數十里。惟荒祠一區。羣盜泊其下。
悉登祭焉。祭畢。酣飲大醉。自恃邏兵莫能蹤

昨非卷八 靜觀十九

跡也。不虞舟師截纜。以去。揚帆長往。盜醒覓
舟不見。時值嚴冬。凍斃無一存者。夫蔣之財。
爲盜積盜之禍。以祈來舟人。偃有之。亦不知
所終也。螳螂捕蟬。雀併啄之。雀未下咽。而彈
射及矣。明眼一觀。毛髮爲豎。

得歲凡延歲。凡得歡悅。且歡悅萬事乘除。總在
天。何必愁腸千萬結。金谷繁華。眼裏塵淮陰。
事業鋒頭血。陶潛籬畔菊花黃。范蠡湖邊

花白時來頑鐵有光輝運去良金無艷色麤
衣淡飯足家常養得一生一世拙

稱詩者譚征戍羈旅則佳譚王侯卿相則俗繪

畫者寫柴門野店則清寫丹楹紺殿則穢人

去其清且佳者求其俗且穢者則物蓋之也

海魚有吐黑水上庇其身而遊者人因黑而漁

之嘻肩鎖固盜賊喜用明者蔽善敵者死

地下無衣食之身而臨絕者猶勤囑付林下無

字子不奉 八 許說二十

冠裳之用而既休者尚事誇張

漢老人富而膏惡衣蔬食卯起戌臥管斂無厭

而不肯輕用有向之乞者不得已入內取錢

十自堂而出隨步輒減至外纔餘半尋復囑

云傾囊贍君慎勿他說相效而來後老人竟

二 餓死

非分之福無故之獲非造物鈞解即人世機阱

切須猛省

楚有習操舟者其始折旋疾徐惟舟師是聽聊
試洲渚間所向皆如意遂謂盡操舟之術遠

謝師椎鼓犯大險乃四顧膽落墜槳失柁召

今日之危者豈非前日之倖乎

紀訓存賞云前輩樊知縣教王司訓輔余少時

聆其言樊曰吾歸囊貲僅五千耳金縉不及

一千王曰勿謂學官貧吾積俸併諸生餽遺

亦有六百金樊意恨六千為少而王且喜六

字子不奉 八 許說二十

百為多迨其後也樊三子不相容分異六千

金買田築室悉與三子子疑父有遺藏輒不

顧養樊取田數畝自衣食焉未穀而糶未絲

而賣門無五尺童客至老婢供茶恒戚戚焉

愁比卒葬不成禮今諸孫皆凌替不振王四

子伯仲治生叔季居庠同居養父甚懼暮年

惟花竹為樂客至留飲盡懽乃已無日不開

口咲也今子若孫皆置通顯家聲駸駸未艾

夫樊財十倍於三。而王受用。顧十倍於樊子。孫賢不肖。又不啻十倍。然則居官者。身且不謀。況能謀子孫乎。靜言思之。可以一悟。

東漢折像父爲鬱林守。多貨財。像感多藏。厚亡之義。盡散貲周親。故曰。吾門殖財日久。今勢將衰。子又不才。墻隙而高。其崩必疾也。智者服其識。

一杯酒。留萬世名。不如生前一杯酒。身行樂耳。遑恤其他。百年人。做千年計。至今誰是百年人。一棺戢身。萬事都已。

若想錢而錢來。何故不想。若愁米而米至。人固當愁。曉起依舊貧。窮夜來徒多煩惱。貪人之有。有則爲人所貪。濟人之無。無則爲人所濟。

盧杞遇馮盛於道。各携一囊。杞發盛囊。只墨一枚。杞笑盛正色曰。烽煤和針魚腦。入金溪子。

昨非庵日纂 卷八

手中錄離騷。古本比公。日提綾刺三百爲名。利奴當孰勝已。而搜杞囊中。果有三百刺。蘇掖仕至監司。家富而嗇。每置產。吝不與直爭。一文至。失色尤喜。乘人窘急。嘗置別墅。與售者反覆甚苦。其子在傍曰。大人可增少金。吾輩他日賣亦得善價。

省祭孫邦華謁選。有姊夫亦以省祭當選。挈子偕行。比選得太原府倉官。而華以期遠且歸。不意姊夫暴卒。華私語甥曰。爾父辛勤已矣。顧文憑見在。盍使我冒爲之。有所得。與爾均分。任滿再考。則以爾父作逃。而我可另選。豈不兩利。甥從之。華甚謂得計。後逃入京。自投文聽選。乃恰補其姊夫之缺。而勢不可復往。遂泣歸。向使不爲僥倖。則太原倉官自在。且不必分所有以予人也。小人巧於爲謀。而造物更巧於制命。華雖黠。何爲哉。

昨非庵日纂 卷八

昨非庵日纂 卷八

貧賤一無所有。及臨終脫一厭字。富貴無所不有。及臨終帶一戀字。脫厭如釋重負。帶戀如擔枷鎖。

史彌遠卒久。忽魂氣白晝回家。作詩引咎有云。早知泡影須臾事。悔把恩仇抵死分。

子瞻謫儋州。以儋與瞻字相近也。子由謫雷州。以雷字下有田字也。黃魯直謫宜州。以宜字類直字也。此章惇狎侮三公。有術士曰。儋從

昨非卷集 靜觀二十四

立人尚能北歸乎。雷雨在田上。承天澤也。其未艾乎。宜與直有益棺之義。其不返乎。後悉如言。奸臣播弄亦似天假之者。

賈似道母嘗設齋。有道士齋罷覆鉢於案而去。眾取鉢不動。啓似道親舉之。有詩二句云。得好休時便好休。收花結子在綿州。後為虎臣殺木綿菴。

五夜清霜收拾盡。許多生意三春麗日放開來。

無限殺機

一衲子對羅近溪云。你官人家常有。好光景。便不好光景。等待在俺出家人。只這等。

鄴人王叟積粟萬斛。而夫妻儉嗇。常粗糲充腸。偶見一客盤飧頗盛。叟問卿有幾財。客云。惟有本五千。叟大悟。歸語妻為美飲食。夜夢神責曰。何得妄食軍糧。後官軍討安慶。緒盡發。叟積餉軍。

昨非卷集 靜觀二十五

白居易刺居處奢。詩開府之堂將軍宅。未造成時。頭已白。逆旅重居。逆旅中身。是主人心。是客君不見馬家宅。尚猶存宅門。題作鳳城園。君不見魏家宅。屬他人。詔贖賜還五代孫。儉存奢失。今在目。安用高牆圍大屋。

趙普將營西宅。遣人於秦隴市良材數萬。及宅成。普時為西京留守。已病矣。詔詣闕。將行乘小車。一遊第中。遂如京師。竟至捐館。不復再。

來矣。陳升之治第潤州。極闊壯。宅成。公已疾甚。唯肩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三不得居。不得賣。不得修。不得

麝之香在臍。逐麝者。麝急則決臍。投諸莽。逐者趨焉。麝因得逸。令尹子文聞之曰。是獸也。而人有弗如者。以賄亡身。何智不麝若耶。

蚤發者。驟受不苦之甘。只安心享福。晚發者。備嘗甘前之苦。方勞心造福。

耳字本卷

解觀二十六

雨將至必熱。雪將作必溫。事有激而成也。火將滅而焰反明。木將枯而盛反增。人將死而精血反盛。不如是不足以耗其生也。治亂安危之理可睹矣。

索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嘆曰。會見汝在荆棘中。

有買物必求堅牢者。客咲曰。若物比我更堅牢。則物見我壞。若我比物更堅牢。則我見物壞。

與其物見我也。曷若我見物乎。

張永嘉當國時。有一教諭入辭。誤用折簡。張怒。召文選。以折簡與之。而未言。會客至。忘之。文選出。誤謂相君知厚也。踰格轉郡判。一日。張忽記臆。召文選問而去之。其人已抵任三年矣。高相署銓部。大比羣吏。有典史為高相故舊。高與諸長吏對簿。見其注老病。曰。甚矯健。呼典史上。典史喜而疾趨。失足仆地。諸長吏

解觀二十七

聞聲曰。卽此見是老病。高相語塞。遂去。典史漢恩平侯許伯入第。蓋寬饒賀之。酒酣。仰屋嘆曰。富貴無常。忽則易人。如此傳舍所閱多矣。嚴分宜誕晨。宜春令劉巨塘往賀。有僕嚴辛者。乘間謂劉曰。他日望臺下垂目。劉曰。汝主正隆赫。我何能為辛。曰。日不常午。願臺下無忘今日之托。不數年。嚴相敗。劉守袁州。辛方以賊滯獄。劉公憶昔語。為減其贓。始得戍嚴氏。

父子智不如僕滿朝縉紳皆不如此僕也紀訓存賞云正德三年吾鄉旱顆粒無收獨吾村賴堰水大稔州官檄申灾得蠲租明年又大水田禾滄盡吾村頗高又獨稔租又得免且得買各鄉所鬻產及器皿價廉利三倍於是諸家無日不戲劇宴飲揚揚然樂也余謂家人曰吾村當有奇禍問何也余曰無福消受耳家人不謂然未幾村大疫男婦死無孑

靜觀二十八

遺噫余言豈無稽哉大凡越利鬼神所忌而禍福倚伏亦乘除之數況又暴殄天物邪家人問曰然則大富貴家獨永享安樂何歟余曰渠根深福厚耳雖然亦須善加培植適可不然自撥其根將漸銷鑠百年後能保常如今日哉貧富無定勢田產無定主有錢則買無錢則賣買產之家當知此理不可苦抑賣產之人詩

曰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出土後人收後人收得休歡喜還有收人在後頭

瑞安高世則墓有穹碑一通吳中太湖石也宣德間永嘉黃少保淮葬父鋸其半為神道碑鋸且盡高有裔孫曰相公取之薄矣黃問故高曰恐後人復欲鋸耳黃默然松江錢尚書治第多役鄉人而磚甃亦取給焉一日有老傭後至錢責其慢對曰某擔自黃瀚墳墳遠

靜觀二十九

故違耳錢益怒老傭徐曰黃家墳故某所築耳磚亦取自舊塚中無足怪者夫方其富貴也塚人之碑以為碑毀人之墓以為宅既其衰也轉而授之人豈直二氏為然哉股鑿不遠試靜而思之

天機至巧儘你如何算計那算計處恰爾曲投其機躲避他不得人眼至尖儘你如何彌縫那彌縫處忽已早落其眼哄騙他不得

景帝時。鼂錯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錯父聞之。從穎川來。謂錯曰。上初卽位。子爲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何爲也。錯曰。不如此。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子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

李郤爲漢中太守。吏時大將軍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郡亦遣使。郤進諫曰。竇將軍椒房之親。專權驕恣。危亡可翹足而待。願明

靜觀三十

府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郤不能止。請求自行。遂所在留遲。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果就國自殺。凡交通憲者。皆免官。唯漢中太守不與。

富人羅冲者。問嚴君平何以不仕。君平曰。無以自發。冲爲具車馬衣糧。君平曰。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何云有餘。君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

人定而後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吾以卜爲業。不下牀。而錢自至。猶餘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邪。君平因歎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玄石圖有牛。繼馬後之讖。故司馬懿深忌牛氏。爲二楹共一口。以貯酒。懿先飲佳者。而以毒酒鴆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

靜觀三十

宋太祖欲察羣情向背。頗爲微行。或諫曰。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萬一有不虞。其可悔乎。上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殺之。我終日侍側。亦不能害。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

翟莊少以弋釣爲事。及長。不復弋。或問漁獵。同是害生。而止去一何哉。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鈞。豈

我哉時人以爲知言

張甯爲蔡京塾客師道甚善一日呼諸生曰汝曹學走乎諸生曰先生教但緩行未聞學走也甯曰天下被汝翁作壞了旦夕賊發火起先到汝家若學得走可以逃死

鳥以山爲巢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爲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貴戚願宅吉而制爲令名欲門堅而造作鐵樞卒所以敗者非苦

耳
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

諸葛亮以張裔爲參軍裔嘗北詣亮諮事送者數百車乘盈路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

李林甫有堂如偃月欲排大臣卽居之于岫嘗從游後園見輦重者跪而涕曰大人居位久

枳棘滿前一旦禍至欲比若人得乎

昨非菴日纂惜福卷之九

江西汪石

殿上刻耕夫一著半餐念夏哇幾番揮汗屏
中繪織女寸縑尺帛思寒窗無數拋梭昔人
示儉有草戒侈有銘無非為此身留餘地勿
謂布被皆詐也纂惜福第九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宋仁宗嘗語近臣曰昨因不寐而饑思食燒羊
近臣曰何不索取曰恐遂為例寧忍一夕之

昨非菴

惜福一

饑不可啓無窮之殺或獻蛤蜊三十八枚枚
千錢日一下筋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遂不
受獻

元世祖每思太祖創業艱難俾取所居地青草
一株置大內丹墀前謂之示儉草蓋欲使子
孫知勤儉之節也

宋虞愿為散騎常侍明帝起湘宮寺費極侈又
起莊嚴刹十層不可立分為兩刹各五層帝

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曰
陛下起此寺皆百姓賣兒鬻婦之資佛若有
知當悲哭哀愍罪高浮屠何有功德

王旦晚年官尊每家人賀壽立止之因語曰遭
遇如此愈增憂懼何可賀每賜祿見家人置
於庭瞑目嘆曰生民膏血安用許多每見家
人服飾即瞑目曰吾門素風一至如此故家
人有一衣稍華必就庫易之不敢令公見

昨非菴

惜福二

乖崖為令嘗坐城門外見有負菜歸者問安得
此曰買之市公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
何惰邪答而遣之

家坐無聊不念食力擔夫紅塵赤日汝官不達
尚有高才秀士白首青襟

齊虞玩之為少府躡屐造席高帝取屐視斷處
以芒接之玩之曰初釋褐時買此已三十年
矣帝賜新屐不受曰遺簪敝席不忍棄也

宋廢帝賜沈慶之几杖給三望車慶之每朝賀乘犢鼻無憾車履行田園無人從行遇者不知為三公嘗曰我每行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時與馬成二乘此車安之乎并所賜几杖固讓不受

李若谷為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即止東坡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用不盡者以竹筒貯待客嘗云口腹之欲何窮每加節儉亦

非非香集 惜福三

惜福延壽之道

石崇僭擬王者庖膳窮水陸後房百數皆統綉金翠而絲竹盡一世之選竟以懷寶取禍及見收謂曰奴輩利吾財耳收者曰早知財能取禍何不散之崇無以對斬於市

鄭亨仲日以數十錢懸壁間椒桂葱薑皆約一二錢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時齏鹽風味

甚長久也

李德裕每一杯羹約費錢三萬集珠玉寶貝雄黃味砂煎汁過三沸即棄其滓後汰如此崖州之行豈可專咎牛奇章來

漢明帝馬后既正位愈自謙肅常衣練裙不加綠朔望諸姬謁望見以為綺殺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

非非香集 惜福四

口腹何常之有石虎食蒸餅必以乾棗胡桃瓢為心使圻裂方食及為冉閔所篡幽廢思不裂者而無從致之唐貴家子炊食必用煉炭不爾便嫌烟氣及亂離市脫粟飯之不啻八珍豈口腹前貴而後賤哉彼棟擇精好皆矯奢使然非天生而然也吾見南方膏梁子弟必擇甘毳溫柔調以酥酪恐傷其胃而疾病正自不少北方嬰兒臥土炕噉麥飯十餘歲不知酒肉而疆壯自如若乞丐之子生即受

凍忍餓日一文錢便果其腹人生何常幸處
富貴贏餘時時思及凍餒無令過分物無精
粗隨遇而安此亦動心忍性之一端也
世東僧得一青磁碗携歸折花供佛前明日花
滿其中置少米經宿米亦滿錢及銀皆然自
是院中富盛院主年老一日取碗擲於江弟
子驚愕師曰吾死汝輩寧能謹飭乎棄之不
使汝增罪也

昨非卷五

借福五

東坡硯銘或謂居士吾往端溪可為公購硯居
士曰吾兩手其一解寫字而有三硯何以多
為曰以備損壞居士曰吾手或先硯壞
荆南孫儒之亂米斗四十下持金寶換易纔得
一撮謂之通腸米言饑人忌他食惟煎米飲
之可稍通腸胃

宋王允良旦寢暮興燃燈治事飲食宴樂達旦
始罷人以爲疾余以爲此驕癖非疾也每見

純袴子弟常有日午始興雞鳴始寢者然貧
賤之家無之也賢子弟無之也勤以治生者
無之也驕奢淫佚反天地之性不祥莫大焉
溟滓子居鄉見枵腹終日者皇皇求一飽而不
得也冬月單衣敗而不蔽體也農夫終歲力
田莫給租稅富商大賈鮮衣怒馬田連阡陌
傭保胼胝作勞日僅錙銖官人坐堂皇事敲
扑而囊鉅萬貧民日饜糟糠純袴子厭常味

昨非卷六

借福六

而廣求珍羞以競豪華賤婦荆布不足貴家
姬耻常服而盛購新奇以誇美麗廣廈細旃
侍者不稱苦而坐者稱苦安車遠道負者不
言勞而乘者言勞擁重裘坐煖室猶然畏寒
而山中之樵手足皸於冰雪揮羽扇臨水亭
猶然怯暑而道上之旅流汗浹於背肩嗟嗟
孰非屬毛離裏者乃苦樂霄壤若此也溟滓
子則然欲請於帝而均之夫均之上帝之力

能矣能而不均必有說乎然溟滓子不忍見也

呂蒙正為相有士藏古鑑能照二百里欲獻以求知公曰吾面不過楮子大安用照二百里聞者嘆服以為賢於李衛公

東坡云吾借王叅軍地種菜不及半畝而吾與子過終年飽菜夜半解酒輒擷菜煮之味含土膏氣飽霜露雖梁肉不能及也人生須底

昨非春集 惜福七

物而乃更貪耶乃作詩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菔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豚余題其廬曰安蔬

陶侃為荊州刺史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何為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怒曰汝既不田復戲賊人稻執而鞭之

唐乾符初有豪士錦衣玉食嘗謂門僧聖剛曰凡以炭炊飯先令燒熟謂之煉炭不然猶有

煙氣難餐及被寇財產標盡昆仲數人與聖剛同竄餓伏山草中賊退買脫粟飯以土杯同食美於梁肉僧笑曰此非煉炭所為豪士慙而無對

宋張九成初年貧寒衣衾不備有送襲衣者却不受曰士處貧苦正是做工夫時節若不痛自砥礪則貪心生廉耻喪矣工夫何在

雪峰巖頭欽山至吳山下濯足澗側見菜葉而

昨非春集 惜福八

喜指謂二人曰此山必有道人可沿流尋之雪峰恚曰汝智眼太濁他日如何辨人彼不惜福如此住山何為哉入山果無名衲

東坡投荒時答程大侔云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大率皆無耳余擁山居公所無者盡有之不省何德享此惟目拈瓣香向古佛懺罪耳

溟滓子布衣時無負郭田一畝就屋而居今猶

汝也。一日謂婦曰：某官拙如此，若輩應餓死矣。婦笑曰：君爲布衣，不餓死，今有俸，安得餓？或得數金，置春衫，買筍魚，進太夫人，揚揚稱富。則又笑謂婦曰：子無輕視數金，吾昔以教授，自給卽數金，坐冷氈，終歲今揚揚坐公府，而且暮得之於某足矣。

永寧公主嘗衣鋪翠襦，宋主謂曰：自今勿爲此飾。公主笑曰：所費幾何？宋主曰：不然，主家服

昨非卷九

惜福九

此宮闈戚里，必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傷生浸廣，實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

趙孝以父田禾將軍，任爲郎，每告歸，常白衣步擔，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灑掃待之。孝既至，不白名，長不肯納，因問曰：田禾將軍子，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

甘綏梅先生通五經，從學甚衆，有其徒御史謝先生於家，留之饌，唯葱湯麥飯而已。因口界一詩云：葱湯麥飯丹田煖，麥飯葱湯也可憐。試向城樓高處望，人家幾處未炊烟。噫，意深矣。

儉與慳原是二種。漢文帝衣不曳地，露臺惜百金之產，至百姓租稅動輒蠲免，此真儉也。若夫急於聚斂，廣田宅，遺子孫，至應酬交際，草

昨非卷九

惜福十

惡酸齋，此直貪而鄙耳。夫儉不奪人以奪爲儉，得乎？

王旦居家有貨玉帶者，弟謂佳甚，呈公命繫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公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亟還之。

宋王沂公曾與孫冲同榜，冲子京往謁沂公，留云：喫飯了去。飭子弟云：已留客，安排饅頭饅頭，時爲盛饌也。食後盒中送數軸簡紙，開作

皆是他人書簡後截紙

宋太祖見蜀王孟昶寶裝溺器即碎之曰汝以寶飾此當以何物貯食所為如此不亡何待

唐肅宗為太子嘗侍膳有羊臍臠上顧太子使

割肅宗既割餘汚漫刃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憚肅宗徐舉餅啗之上大悅曰福當如是惜

范文正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

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克也今得厚祿欲

非非卷十一

養親不在矣汝母又已早逝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

漢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

中人十家之產何以臺為

盧懷慎儉約嘗留客論內人曰爛蒸去毛勿切

拆項客疑是鵝鴨少頃出粟米飯蒸瓠而已

盧遜父億性儉素告老歸洛棋酒自放及多遜

參大政服玩漸侈億嘆而泣曰家本寒素今

富貴驟至不知稅駕地矣

前番語曰忽聞貧者乞聲哀風雨更深去復來

多少豪家方夜飲食懽未許暫停杯此聞巧

作也嗚呼富人一盤足供貧人七日飽者有

矣一宴足供窮人兩歲食者有矣同託生為

人何忍擁肥自恃半錢不予乎寇萊公好聲

歌以綾帛賞妓有詩云一曲笙歌一束綾美

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機窗下幾度拋梭

非非卷十一

織得成又云風動衣單手屢呵幽窗軋軋度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字

字愷切引而伸之凡可約已施貧當無不至

矣

石介為舉子時讀易南都王濟聞其窮因餉客

授以盤食不受曰今日固好明日如何

虞氏起高樓臨大道日夕宴博於上博勝掩口

而笑適三客過樓下飛鳥啣腐鼠墮巾客舉

面值其笑。二客志曰：虞氏富樂久矣，我不侵犯，何為辱我？乃聚眾滅其家。

荆川公少時，即厭華靡，任宜人衣以鮮衣，赧不出門。衣亦輒污，後雖貴，未嘗製一紵衣也。居

一，家惟着一青布直裰，巾履十餘年，往來鄉郭，

乘小舟，盤膝以坐。見者不知為公，往往凌侮。

家中臥處一板門，冬則置艸為溫，有懷翁見

之，淚下買一牀，與之。公始睡，牀仍無厚褥，嘗

病羸，借軟褥於親識，愈即還之。

飲食於人，日月長，精粗隨分，塞饑腸，繞過三寸

成何物，不用將心細較量。

下璉為寧波守，自奉儉約，嘗見魚肉兼饌，撤而

塵之，世號埋羹太守。

范仲宣公將娶婦，或傳婦以羅為幃幔，公不悅

曰：羅綺豈幃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安得亂吾

家法，敢持至當火於庭。

昨非卷第 八 惜福十三

元英宗嘗御大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以練

木綿為之，重加補綴，嗟嘆良久，謂侍臣曰：祖

宗創業艱難，服用節儉如此，朕敢頃刻忘之。

寇準為樞密學士，賜帛甚多，公乳母泣曰：太夫

人，不幸時求一縑，作衾襖不可得，豈知有今

日哉？公聞慟哭，盡散金帛。公外奢，內儉，無聲

色之娛，寢處止一青幃，二十餘年，有破壞，命

補葺，或以公孫弘事斬之。答曰：彼詐我誠，雖

笑，何傷？斬者愧焉。

杜衍食惟一麪，或言太儉，公曰：衍本措大，名位

福祿皆國家所存，一旦去身，復為措大，何以

自奉。

衡公岳知慶陽，僚友諸婦嘗會飲，在席者金綺

爛然，公內子荆布而已。既罷，不樂，公曰：汝坐

何處？曰：首席。公曰：既坐首席，又要服飾華好，

富貴可兼得耶？至今人為美談。

昨非卷第 八 惜福十四

富者田連阡陌金滿箱囊飮甘饜濃踏繡鋪錦
狼籍之餘猶足嘔僮僕而飽狗彘乃耕夫織
婦早作夜勤得腹攢兒穉女鬻終歲如馬
牛而衣食如乞丐又瞽目殘廢鶉衣菜色爲
道邊殍者在在有之彼驕奢安逸之性豈與
我殊哉財止此數富貴既於我獨偏貧憂自
於彼獨苦我既不樂施以益彼不足又不能
崇儉以惜已有餘天何親何私爾何功何德
而令久享此乎

昨非卷集

借福十五

范忠宣公純仁平生自奉養無重肉每退食自
公易衣短褐自少至老自小官至大官如一
親族子弟有請教者公曰惟儉可以助廉惟
恕可以成德

人家造屋太大者必凶昔智囊子爲美室土苗
曰高山峻原不生艸木松柏之下厥土不肥
今土禾勝臣懼其不友人也室成三年而智

氏凶

富貴於人造物所甄人至晚景得富貴者未免
置第宅售妓女以償平生所不足者如白樂
天詩云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未曾歸
司空曙詩云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
少年讀此二詩使人悽然

楊東山守吳其母羅太夫人嘗於園圃種芋躬
紡績以爲衣東山月俸分以奉母夫人忽小

昨非卷集

借福十六

疾既愈出所積俸曰此長物也自吾積此意
不樂果致疾今宜悉以謝醫則吾無事矣平
居首飾止於銀衣止於布絹生四子三女悉
自乳曰饑人之子以哺吾子是誠何心哉
嘗聞尚衣縫人云上近體衣俱松江三梭布
所製本朝家法如此 太廟紅紵絲拜褥立
脚處乃紅布其品節又如此今富貴家佛達
子弟乃有以紵絲綾段爲裋者其暴殄過分

亦已甚矣。

王起敬歷省寺三任節鎮而昧於理家俸入盡為僕妾所有耄年寒餒至與伶人分月俸以自給議者曰祿仕之不能樽節稍豐則既及狗彘及歎則困彼妻孥晚節苟得盡棄其平生者多矣以王相國德望名品而有此累人可不思儉以足用乎。

顏氏家訓曰生民之本要當稼穡而食桑麻以

昨非卷九

惜福十七

衣蔬菓之畜園場之所產雞豚之善疇園之所生爰以棟宇器械樵蘇脂燭莫非種植之物也能守其業者閉門而為生之具已足但家無鹽井耳。

張子韶手執一扇過數夏破即補之一皮履汗弊闕裂亦不易頭上烏巾以疏布為之漬以墨汁夏間汗出或致墨汁流面亦不問筆用秃筆紙用故紙以至衣服飲食皆不揀擇或

問于詒此是性耶抑愛惜不肯妄用耶子詒曰汝且道我用心每日在甚處若一日頭至足理會此形骸却費許多工夫我不被他使且要我使他世人往往以我為鄙吝以我為迂僻我見世人役役然為此身所擾自早至夜應付他不暇特可發笑。

白圭治生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卒以致富索襲好學不應辟命棄眾人所收收眾

昨非卷九

惜福十八

人所棄卒以成德趙盾晉卿而食魚殮晏子相齊一狐裘三十年趙咨令東海雙枯魚噉之二年不盡人衣食每如是寧至有寒饑之患貪林之恥乎。

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未敢失禮有一幹吏寄錢數千緡并氈車一乘直于緡使者於宅門候伺累日未敢送適有與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縑縷使者聞知是相公夫人遽歸以告。

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

隋煬帝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於端門街盛陳百戲胡客每過酒食店悉令邀延醉飽不取其直給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人皆驚其黠者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無衣者不以與之纏樹為何市人不能答

唐莊宗使人問郭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於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爲勞今居深

昨非菴集 惜福十九

宮陰廣厦反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爲心今以一身爲意艱難逸豫爲慮不同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煩暑坐變清凉矣

李沆性直諫寡言笑時以爲無口匏其自奉甚薄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大祝廳事已寬矣

昨非菴日纂汪度卷之十

清弗漫澄弗清納斯世入山藪矣止容卿百輩喜不形怒不見等此身如蕉鹿任他過客頻來倘唾面愧婁公嘔菌慙丙柎天下事其可淺衷辦耶纂汪度第十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李沆秉鈞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公遜謝曰俟歸詳覽狂生隨馬後訕曰居大位不

昨非菴集 王度一

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路能無愧乎公於馬上踉蹌再三曰屢求退奈上未允耳

仁宗嘗春日步苑中屢回顧皆莫測聖意及還宮顧嬪御曰渴甚可速進熟水嬪曰官家何不外面取水致久渴耶仁宗曰吾屢顧不見苟則之卽有抵罪者故忍渴而歸左右皆稽顙動容呼萬歲聖性仁慈如此

韓琦帥定武夜作書令卒持燭卒誤燃琦鬚以袖揜之作書如故少頃視其人已易矣恐主吏鞭卒急呼曰勿易我命別燈故致焚鬚幸書不燃何罪之有嘗以百金酬一玉盞珍之史誤碎於地坐客驚愕吏伏地待罪琦笑曰物破有定數汝非故也奚罪

劉寬仁恕人失牛就寬車認之寬即解與下車徒步後數日其人得牛謝曰慙負長者寬曰

昨非卷二

物有相類幸見歸何謝之有

孔守正侍宴北園大醉與王榮論邊功於駕前忿爭失儀侍臣請以屬吏上弗許明日請廷請罪上曰朕亦大醉漫不復省

王文正弟傲下可訓一日遇祠家廟列日壺室前弟擊破之家人惶駭公忽外入見流滿路不可行並無一語但攝衣步入堂其弟感悟為善

狄仁傑入相妻師德實薦之而傑不知意頗輕德太后嘗謂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與同僚未嘗聞其知人太后曰朕知卿乃德所薦也傑出嘆曰妻公盛德我為所包容久矣裴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裴飲酒自如頃復曰於故處得印度亦不應或問故度曰此必吏盜以印書券取急則投諸水火緩之復還故處人服其量

昨非卷三

宋富韓公致政歸嘗跨驢出郊逢水南巡檢前卒呵騎者下公舉鞭促驢卒聲愈厲又唱言不肯下驢請官位公舉鞭稱名曰弼卒不曉將聞而悟曰乃相公也下馬伏謁道左公舉鞭徑去

梁張率遣家僮載米三千石及至耗其半率問故谷曰鼠雀耗率笑曰此哉鼠雀不復問呂叔簡云初開口便似煞尾語初下手便似蓋

頭着此人大無含蓄大不濟事

楚莊王宴羣臣日暮燈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
援絕其冠纓趣火視之王曰奈何顯婦人之
節而辱士乎令曰今夕飲不絕纓者不懼羣
臣皆絕冠纓乃出火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
人常在前五合五獲晉君卒得勝詢之則向
絕纓者也

夏原吉冬出使至館命館人烘襪誤燒其一館

昨在春集 王度四

人懼不敢告索襪甚急左右請罪公笑曰何
不早白并棄之而行在戶部時吏污精微文
書肉袒以候公曰汝何預焉明日入使殿請
罪云臣不謹筆污精微文書

楊守陳以洗馬乞假觀省行次一驛其丞不知
楊公為何官與坐抗禮卒然問曰公職洗馬
日洗幾馬公漫應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俄
報一御史且至丞乃促令讓上舍處之公曰

待其至而讓未晚比御史至則公門人也踞
而起居丞乃蒲伏乞憐公揮不之較
沈麟士嘗行路鄰人認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
屐耶即跪而反鄰人得屐送而還之麟士曰
非卿屐耶笑而受之

宋元豐六年冬祀羣臣導駕即進輦輦中忘設
衾褥遽取未至上覺之乃指顧問他事少選
褥至遂升輦以故官吏無罪聖度如此

昨在春集 王度五

管幼安在遼東鄰人有牛暴幼安田幼安牽牛
着涼處自與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大慙若犯
嚴刑

上和甫守金陵荆公退居半山路遇和甫入編
戶家避之老姥見公帶藥籠告之病公即給
以藥姥酬麻線一縷語公曰相公可將歸與
相婆荆公笑而受之

楊玠致仕歸舊居多為鄰所侵子弟欲詣府訴

玠批狀尾云四鄰侵我我猶伊畢竟須思未
有時試上舍元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
弟不敢言

柳公權嘗貯盃盃一筭滕緘如故而所貯物皆
亡奴妄言不知公權笑曰銀盃羽化矣不復
詰

韓魏公駐兵延安忽夜有人携七首至臥內魏
公問誰曰來殺諫議又問誰遣汝曰張相公

昨非卷六

汪度六

魏公復就枕曰取我首去其人曰某不忍得
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去公竟不治此事

向敏中寇準並加僕射麻下帝以卽位未嘗除
左僕射意敏中應甚喜賀客必多使人密覘
之云敏中方謝客門闌悄然問其庖中亦寂
無一人帝大笑曰向敏中太神官職

彭思永就舉時貧無餘貲獨持數金釧旅舍中
同舉者過之出釧相示客有私其一於誦者

公知不言衆皆驚求之公曰數止此耳將去
袖釧者揖而釧墜衆始稱服

劉綜欲候司馬徽先使人問在否徽方鋤園見
人問曰我是徽頭面醜陋使者罵曰汝何等
田奴而稱徽徽更刷頭飾服而出左右叩頭
謝之

寇準數短王旦於帝而且專稱準帝謂旦曰卿
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臣在相位久缺

昨非卷七

汪度七

失必多準忠直無隱臣所以重準也帝由是
益賢旦中書有送密院違詔格準以上聞旦
被責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吏
欣然呈旦旦送還之準大慙謝及罷準托人
語旦求爲相旦驚曰將相豈可求耶吾不受
私請也準憾之已而除準平章事準入謝曰
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準
愧嘆謂不可及

襄陽土俗凡鄰居必種桑為界韓係伯以桑蔭妨他地遷開數尺鄰人隨侵之係伯輒又改種鄰人慙還所侵地

呂文穆初參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文穆佯為不聞而過同列令詰姓名文穆止之曰若知其人則終身難忘固不如無知也

宋沈道虔有盜屋後笋者令人止之曰惜此笋昨非卷一欲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笋送之入庄度八盜慙置門內而去

宋明帝賜王景文死勅書至景文方與客圍棋看訖復置局下神色不變爭劫竟歛子納奩徐曰奉勅賜死方以勅示客因舉鳩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仰飲而絕

東漢羅威鄰家牛數食其禾乃為斷芻置牛家門牛家知之相約檢積不復侵威禾

漢丙吉為丞相有吏嗜酒嘗從吉出醉嘔丞相車中西曹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人將復何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過污車裊耳後因邊塞事更得此吏之力

東漢陳重在郎署有同舍郎負錢數十萬債主迫求重密以錢還其主同舍郎知之將厚謝重曰非我之為恐是同名姓者

凡人語及不平則氣必動辭必厲唯韓魏公不昨非卷一然說到小人忘恩負義欲傾已處辭氣和平入庄度九如道常事

隋牛弘弟弼酌酒醉射殺兄駕車牛弘自外還妻迎謂曰叔射殺牛矣弘無所怪直云可作脯

唐陽城嘗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臥於路城怪其不還與弟迎之未醒乃自負以歸及醒謝罪城曰天寒而飲何責焉

富弼語子孫曰。恐字衆妙之門。若清儉妙。更加一忍。何事不辦。少時人有罵者。佯爲不聞。旁曰。罵汝弼曰。恐罵他人。又曰。呼君名姓。豈罵他人。弼曰。恐同名姓者。其人聞之大慙。

劉寬常坐客。遣蒼頭市酒。去久大醉而還。客不堪。罵曰。畜產寬遣人視奴。無恙否。顧左右曰。罵畜產辱莫甚焉。吾懼其自殺耳。

兩程夫子赴宴。有妓侑觴。伊川拂衣起。明道盡

昨非卷一

注度十

歡而罷。次日伊川愠猶未解。明道曰。昨日座中有妓。吾心中却無妓。今日齋中無妓。汝心中却有妓。伊川自謂不及。

陳寔平心率物。見盜夜入止梁上。呼子孫訓曰。人當自勉。性本無惡。饑寒遂至。爲非如梁上君子。是矣。盜驚投地請罪。寔曰。君狀貌不似惡人。宜克已反善。遺絹二疋以歸。

屠浦位冢宰。有鄉人假稱屠公子。沿途騷動人。

以白公意。公加譴。公但呼告曰。汝爲我兒。亦不辱。但難爲若翁耳。自今慎無爲此。

羅可性度寬宏。嘗有竊其園蔬者。適遇見。避草間。以俟其去。又有攘殺其雞者。可攜壺就之。曰。與子同里閭。不能烹雞以待子。我誠自愧。呼其妻孥環坐。盡醉而歸。

則天朝宰相楊再思。晨入朝。值一重車將牽出。西門道滑。牛不前。馭者罵曰。一羣癡宰相。不

昨非卷一

注度十一

能和得陰陽。而令我。匪行如此。辛苦再思。徐謂之曰。爾牛亦自弱。不得喚他宰相。

魏文靖公驥奉命往南都時。官舍止一蒼頭。乃舉所積俸貲。召同鄉子付之。其人請封鑰。公怫然曰。後生何待。先輩薄乎。時同鄉子有壻。如其輕重款識。以僞銀易之。比公歸。出前銀令工碎之。則僞也。工私言於蒼頭曰。某人嘗爲此物。出于手。將無是乎。蒼頭以告公。戒

之曰慎勿洩彼將不安矣已事稍露同鄉攜
貲以償公駭曰誤矣予銀故在未有以偽易
者

王旦謚文正平生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潔者
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塵埃投羹中
公惟啖飯問何不食羹曰偶不喜肉一日又
墨其飯公視曰偶不喜飯可具粥子弟訴於
公曰食肉為庖人所私可治之公曰汝輩料

三三三三三 王度十三

食肉幾何曰一斤今只得半耳公曰此後人
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類此

楊鐵崖避地松江嘗有一貴遊子破產流落數
踵門一日竊其倪雲林畫去左右欲發之先
生曰吾哀其困使往見一達官以書畫為介
耳非盜也其務掩人過如此

晉謝玄等既破苻堅有驛書至謝安方對客圍
棋看書既竟默然無言圍棋如故徐客問淮

上利害答云小兒輩遂以破賊

宋范純仁謫永州夫人在患難中每遇不如意
事則罵章惇曰陷正人至此公付一笑舟行
過橋州大風雨中船破僅得及岸公負夫人
以登燎衣民舍公顧曰船破亦章惇所為耶
陳器與民紀伯為鄰伯夜拔籬竊器地自益器
見之密拔其籬一丈以地益伯伯覺慙懼既
還所侵又却一丈太守高器德義刻石旌其

昨非錄 王度十三

問號曰義里

馮道在中書有人於市中牽一驢以片幅大署
其名於面親知白之道曰天下同名姓何限
慮是失驢訪主

沈心松為袁黃姑夫黃敘之云公性慈祥十六
而孤里中陷以糧長之役恐破家匿焉後聞
人報叔代之心松曰我逸而叔受困乎即自
出認役生平不道人過怒詈不加婢僕一日

赴燕夜深僕醉公自操舟歸命諸僕婦扶夫安寢及旦公未起吾姑袁夫人促之曰何晏也公曰恐諸僕見而慚俟其下田吾徐起未晚也不斥人過如此吾姑亦厚德予偶坐片晌見三事不愧古人表兄有疾姑携盃好酒置卓上僕誤而覆之姑曰汝坐不知後事當仔細干粒米成一滴酒也有小童持盤盞覆厨下其母責之姑急止曰非故意何責焉但

昨非庵日纂

汪度十四

勿留碎以傷人足可也一田保問病姑送舟金復度所送物加答之語予曰問病是好心豈可令折本吁片時所見皆中倫慮如此予見婢僕有拂意事思及吾姑輒怡然解慍今二十餘年無大怒矣

只許公有子數人皆知當貴而未定其孰可相一日令婢以筐盛玉甌茶齊餉之使詐跌碎於地諸子鬪然有自責之者有馳語父者獨

公著凝然不動許公乃曰真宰相也後果然王屹開府淮揚有單指揮不檢公嘗抑之尋公免官歸單慙懃具餼公嘉其誠受數年以爲醜醬也此發之則皆糞穢已復有表公忠節者命下還官單乃詐死家人發喪以愚里人有仇家跡其所在執訟於公竟平而遣之人之福急有絕可笑者王述名士觀其食雞子事非復人情近代士人勑左右逐蠅一節大

汪度十五

堪捧腹其母與一戒板令戒暴怒怒發輒以板擊人福急難除如此

陳白沙訪莊定山莊携舟送之中有士人滑稽肆談無忌定山怒不能忍白沙則當談時若不聞其聲及既去若不識其人定山大服

史良佐南京人爲西城御史而家住東城每出入怒里人不爲起執數輩送東城御史詰之首者對曰民等總被倪尚書悞問何故曰尚

書亦南京人在兵部時每肩輿過里門衆或走匿輒使人諭止曰吾不能過里門下車乃勞爾曹起邪民等愚意史公猶倪公是以無避不虞其怒也御史善其言悉解遣之倪尚書謂文毅也

王子敬夜齋中臥有羣偷入室盜物都盡王徐曰偷兒青。種我家舊物可特置之

薛文清公曰辱之一事最所難忍自古豪傑多

昨非卷六

汪度十六

由此敗者竊意辱之來也察其人何如彼小人耶則直在我何怒之有彼君子耶則直在彼何怒之有世人不審辱所自來一以怒應之此所以相讎而相害也與

寇萊公之貶雷州也丁謂遣中使齋敕往授之以錦囊貯劔揭於馬前既至公方與郡官宴飲驛吏言狀公遣郡官出迎之中使避不見人傳舍中久之不出問所以來之故不答上

下皆皇恐不知所為公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中使不得已乃以教授之公乃從錄事參軍借綠衫著之短纓至膝拜受於庭升階復宴飲至暮而罷

狄青嘗設宴宴韓魏公客有劉易者與焉適堦下伶人以儒為戲易勃然大怒曰黥卒敢如此詬罵不絕口至擲樽俎而起公意氣自若語意益溫翼日詣易謝罪又公面有黥字仁

汪度十七

宗命去之自謂面黥足以勵士卒

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陸遜枉取人民所在愁擾遜詣都言次獨稱式佳孫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耳權曰此長者之事也

御史舒亶疏奏蘇軾作為歌詩譏切時事陛下發錢以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羣吏則曰讀書

萬卷不讀。德致君堯舜。終無術。陛下與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知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上竟置不問。宰相王珪亦言。蘇軾不臣。因舉軾詠檜詩曰。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螿龍知。陛下飛龍在天。而軾求之地下。之螿龍。其不臣如此。上曰。彼自詠檜。何預朕事。

昨非卷八

汪度十八

唐長孫皇后之異母兄安業。素無行。父喪。逐后居外。及后貴。擢爲衛將軍。後與李孝常等謀反。將誅后。叩頭請曰。安業罪應死。然向遇妾。不以慈人共知之。今論如法人。必謂妾釋憾於兄。無乃爲帝累乎。安業遂得減。長流越巂。上濟自以功大。而爲王渾所抑。每進見。陳其功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出辭不遜。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謂濟曰。卿功則

美矣。然恨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絕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如此。王渾能無愧乎。濟謝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身。不得無言。終不能遺諸胸中。是吾福也。

梁鴻牧豕於上林苑中。誤失火。延及它舍。鴻尋訪燒者。問所去。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曰。無它財。願以身居作。因爲執勤不懈。

昨非卷八

王度十九

鄰家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

長孫德順受人餽絹。事覺。太宗乃復於殿庭。賜絹數十疋。以媿之。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其於受刑。如不知媿。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武后謂仁傑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爲過。臣當改之。以爲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后歎其長者。

韓康遁霸陵山中。桓帝備玄纁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乘柴車。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為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與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呂蒙正嘗問諸子曰。我為相。外議如何。諸子云。大人為相。方無事。蠻夷賓服。但人言無能。為有一能。能用人耳。

昨非卷七

王度二十

張安世為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邪。郎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誣汗冠裳告署。適奴其隱人過失。皆此類。

鄧綰帥淮東。言者斥之不已。范純仁言。臣嘗為綰誣奏。坐黜。今日所陳。為綰已左降。不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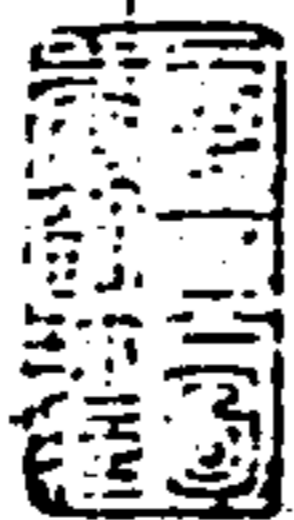
人之過太深。宣仁后嘉納。因下詔。一無所問。卓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之曰。子此馬幾何時矣。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非是。解以與之。而自挽車去。將去。顧而謂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人馬乃詣丞相府歸馬。

太祖嘗以事詰責丞相李善長。劉基謂善長勳舊。且能和輯諸將。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

昨非卷七

王度二十一

為之地耶。



昨非庵日纂廣慈卷之十一

廣厦十歡娛。曾念露宿風殮之苦。華堂供膳。唉。誰憐釜中砧上之呼。彼厮丐性豈殊。乃。蝨蟻原是佛子。恤孤問疾。渡蟻濟地。其在吾胞吾與者乎。纂廣慈第十一。

昨非庵居士鄭 道識

宋仁宗時京師大疫。帝出犀角二株付太醫局。和藥賜貧民。其一通天犀也。內侍請留為御

昨非庵纂

廣慈一

帶帝曰為帶孰若療民立命碎之

真宗祀汾陰日見一羊自躑道左怪問之左右對曰今日尚食殺其羔真宗不樂自是不殺羊羔

齊景公時雪三日公衣狐裘晏子入公曰怪哉雨雪三日不寒晏子曰古賢君飽而知人饑温而知人寒公曰善乃脫裘發粟以與饑寒者

彌勒佛曰刀割畜生身上肉自家面上要添肥

與你黃金千萬兩誰肯將刀割自皮蘇子瞻曰為鼠長留飯憐蛾不點燈至人好生如此宋世於郡縣立慈幼局凡貧家子棄不育者許抱至局書生年月日局置乳媪鞠視他人家或無子女却來局取養之歲祿道無拋棄者信仁澤之周也

太上感應篇十種利益一收街市遺孩倩人看

昨非庵纂

廣慈二

養俟長願識認者歸父母團圓二每冬收老稚乞丐貧人入本家養濟院日給錢米滿一年令自便求赴三普施應驗湯藥救人疾苦四施棺木周無力之家五女使長大不計身錢給衣資聽其適人六專一戒殺遇飛走物命買贖放生七每遇荒年賞糶賤糶八修寺觀損壞者裝聖像剝落者治橋梁道路溝渠不通者九客旅流落者量遠近助糧還鄉十

居推司凡遇冤枉必與辯明

骨肉貧賤雖有過而不諱他人富顯縱無嫌而莫厚婚喪凍餒量力陰厚病老艱危推誠急助埋枯骨祭孤魂憐饑寒乞予憫殘廢蒼生或禽獸雁檻穿繫足倒懸或魚鳥掛網羅穿腮反翼彼顧盼而哀鳴求救我施財而贖命放生既隨物而廣施利益更逢人而普勸淨因

非非亦真

廣慈三

割會獸血肉以肥己身血肉靈蠢何分以生者肺腸而納死者肺腸顛倒彌甚藜藿不饜者得一飽已覺有餘羅列滿前時過三寸竟復何用

田子方道見老馬詢知為家畜而鬻於人者嘆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曠而畜之

眉州鮮于氏因合藥礫一蝙蝠為末及和劑有

數枚小蝙蝠圍聚其上目皆未開蓋識母氣而來也一家為之灑淚

奴婢亦人子少於我惟錢取以乏財故離父母委身主人業已指使惟命矣又從而忍之虐之責所不堪已又饑寒之錮閉之使窮愁無話不思一脫出世我得如是彼竟如是使我投入窮胎得免此景邪試設身思之

非非亦真

廣慈四

瞿詞興路遇遺物即訪其人還之寒士竈突無煙瞿持錢二十緡投窗隙不告姓氏歲歉有貧人糴粟衣不及脛興受錢五百佯忘曰汝錢十百邪倍與之里人有疾親調粥藥賴以全活自少至老慈愛未嘗少怠

世界之慘莫甚有冤而無言世界之冤莫甚就死而無罪余少時見童子執蝦蟆以繩縛兩足懸籬間急鞭復緩緩鞭復急以為樂余心惻惻動若繫余足而鞭之也長入市見屠縛

豕刀尖從項刺其心盤旋數四鮮血噴出聲
乃徐絕余更惻惻動如刀在余腹中盤旋而
刺也既偶經厨下庖人置兩足於豕腹努出
其頸斫之驚頸不能入而四足與俱出仰天
而顛嗟嗟此何景象何獨予之頭與手足乃
得無恙也靈蠢不同怖死無二譬一二歲兒
女無知無言父母何不烹食之蝦蟇為童子
童子為蝦蟇豕驚為屠庖屠庖為豕驚冤冤

昨非卷五

廣慈五

相對呼吸間事爾

有人因客至主人將殺雞為黍旋覓雞不見欲
殺一鴨轉眼間鴨復逃匿索之見雞伏深處
鴨以口扯雞翅甚力主客感悟遂戒殺

晉劉弘為荊州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嘆甚苦
呼問蓋一兵年老羸疾無襦遂給以韋袍複
帽

羅夫人楊誠齋妻年七十餘寒月黎明即起詣

厨作粥令奴婢遍飲然後服役其子曰天寒
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
冷須使腹有火氣乃堪從事

五代之亂賊聚人為糧頭會以當升斗老羸者
并骨舂之如破糠殼掃皮押乳誇為美羹嬰
兒無知貫糊為戲至今談者魄悸魂搖而當
時恬不知怪鳥獸視今人何異今人視亂寇
乎夫雞鴨魚蝦生之既無害於人螻蟻蠱蛾

昨非卷六

廣慈六

殺之又無利於已嗚呼可止矣

宋歐陽文忠歲時祭祀必泣曰祭而豐曷如養而
厚常夜治爰書屢廢書嘆妻問故曰此死獄
也我求其生而不得耳

虎狼性至惡猶知有父子人為萬物靈奈何不
如彼生男與生女懷抱一而已我聞殺女時
其苦狀難比胞血尚淋漓有口不能語伊嚶
盆水中良久乃得死吁嗟父母心殘忍一至

此我因勸吾民。母為殺其女。荆釵與裙布。未必能貧。汝女性最柔慈。愛親甚於子。男子多出外。女常守父母。男子多違拗。女常順父母。男子少伏事。女常近父母。男子少悲哀。女常哭。父母女有孝順心。每每救父母女。有好夫子。每每顯父母。

有業屠者。將宰一犝牛。偶以事他往。其犝蹶無人。銜刀藏舍後。灰堆中。鄰人見之。不論其處。

昨非卷七

遍索得諸灰中。屠怒。將併殺犝。石泉翁見之。

貸穀數石。乃免。

趙善應。夏不去草。冬不破垣。懼百蟲之游。且螫者。失其所也。

今人。已子。珍惜如珠。義男女等。土芥鞭撻。已子膏梁肥甘。義男女等。粗惡饑餓。已子綺紈錦繡。義男女等。破衲寒凍。彼亦父母所生也。何不公。至是乎。

不淨之慈。多起於華貴。以浚削之。費要福。空門又罔念劬勞。寡情手足。一切痛癢。悉成秦越。乃偏放生茹素。為無漏功德。緩急倒持。福罪已轉業矣。

范仲淹少貧。勤日食。蓋粥一。角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已任。嘗謁相士。問云。能作宰相。不相士曰。否。問能作名醫。不相。訝曰。何前高而今卑也。仲淹曰。惟兩者可救人。相士讚曰。仁心如

昨非卷八

此真宰相也。

憐兒之鹿。舐瘡。瘻而寸斷柔腸。畏死之猿。望彎弓而雙垂悲淚。恃我強而凌彼弱。理恐非宜。食他肉。以補已身。心將安忍。

祈禳不宜殺生。人有疾。殺牲祀神。以祈祐。不知已欲求生。反殺他命。以活我命。神有靈。其來饗乎。

生子不宜殺生。人無子則悲。有子則喜。胡為慶。

我子生令他子死。嬰孩始生不爲造福而反造業乎。

畜人過宿一費。足救十命。師巫一費。足救二百命。千金子粒十損一焉。歲月服食十盞一焉。足救千命。甚易舉也。若得數人共結此會。置一空屋。積草薦。使貧病者居其中。則調養易愈。第須得一善人掌之。蓋人當病時無揪無抹。則益一病。吹風暴露。則益二病。空乏憂危。

昨非卷九

廣志九

則益三病。重以腹亂衣穢。拖逐展轉。豈有再生之望哉。設身處此。痛苦何如何。惜損太倉一粒。不以惠此。且均人耳。我若托生非地。便這等樣子。幸得自足。又爲子孫計。長久而眼前一文不捨。不知水火盜賊疾病橫災。皆能頓傾家業。豈儉嗇所能留哉。一旦無常。祇供後人浪費。一擲足救千命者有矣。何如廣惠。推恩之爲愈也。

今世我所殺之衆生。彼皆作殺業而得報我。今殺衆生爲食。又自作殺業而待債人有百金。產而負千金。逋則臥不貼席。今人逋殺生之債。雖百千其身不勝償矣。可無懼乎。費千金結客。孰若傾半粟以濟饑民。搆千楹招賓。孰若葺數椽以庇寒士。

魯鐸爲舉人時。遠行遇雪。夜宿旅舍。憐馬卒寒苦。令臥衾下。因賦詩云。半破青衫弱稚兒。馬

昨非卷十

廣志十

前怎得浪驅馳。凡由父母皆言子。小異問問。我却誰事在世情。皆可笑。恩從吾幼未難推。泥途還藉來朝力。伸縮相加莫漫疑。今貴介鞭撻童僕。不知輕重視疾苦。猶秦越。獨何心哉。

孫覺知福州。民有欠官錢者。繫獄甚衆。適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請葺佛殿。覺曰。汝輩施錢願得福耳。佛殿未甚壞。孰若以錢爲獄囚償官。

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卽佛亦應含笑垂慈。獲福不更多乎。富人遂輸官。囹圄以空。

余讀書南湖園中。每飯必施鳥童子。遂於施食處。張羅待之。余謂門生云。憐人氏教民火食。而秦始皇以之烹儒。焚書。闢立本。吳道子畫地獄變相圖於寺壁。蓋將化導愚頑。而酷吏倣其刑具。以恣羅織。自古好事。嘗被惡人弄壞。卽鳥食一件。所施未幾。而童子之殺心動。

昨非卷十一 廣慈十一

矣。善哉古人之言曰。好事不如無。

座右銘。凡使童僕耳聾。其半先顧饑寒。後從呼喚。置腹推心。合離萃渙。情恕才原。人子可念。得使且庸。可疑則換。勿施鞭撻。致生他患。烏鵲哺雛時。萬分心愛護。一啄十餘呼。一飛十餘顧。辛苦養長成。暮被罟師捕。哀鳴及追逐。我不忍聞視。

陳遂爲盧信中傷繫獄。遘劇疾。弟琛入侍。因感

疾卒。遂哀之。然未嘗歸怨。盧晚年家貧。益急於行義。嘗戒諸子。遇貧者宜隨力賑之。不必計多寡。若待富後行。恐終無濟人之斯。

有泄泄爲善而駕詞曰。善在心耳。奚必論事。不知憫人死而袖手不救。與極力救者孰功。如天好生。去仁政。能平治乎。有妻妾而處室者。夫借妻眠。妻恨曰。身在此。心却在彼。夫曰。然則身在妾邊。心來汝處。如何。吁。此可爲善在。

昨非卷十一 廣慈十二

心者致朝

有一等沮善者。見放生則曰。人爲重。見助喪則曰。生者食爲重。見施濟則曰。賑窮親爲重。果爾。則親親仁民愛物。必完一件。而後做一件。耶。夫施因當厄。事就易舉。心隨偶觸。逐處可行。多方難人者。必非實心。周急可知也。

玄宗西幸。車駕自延英門出。楊國忠請由左藏庫而去。上從之。望見千餘人持火炬以俟。上

駐蹕曰何用此爲國忠對曰請焚庫積無爲盜守上斂容曰盜至若不得此當厚斂於民不如與之無重困吾赤子也命撤火炬而後行聞者皆感激流涕迭相謂曰吾君愛人如此福未艾也雖太王去幽何以過此乎

金人睨蜀東南之勢甚急吳玠坐鎮其衝嘗負手步出與軍士立語幕客謂曰大敵不遠萬一或有刺客豈不上負朝廷下孤軍民之望

非非春纂卷十三

玠謝曰誠如君言然國家不知玠之不肯使爲宣撫玠恐軍民之冤抑而無告者爲門吏所隔無由自達也

韓琦爲經畧招討副使時欲五路進兵以平夏仲淹守延州堅持不可尹洙歎曰公於此不及韓公矣凡用兵宜置勝敗於度外乃區區過慎邪仲淹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可度外置乎琦遂舉兵全師陷沒亡者父兄妻子數

千人呼號馬首皆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琦不勝悲憤掩泣仲淹歎曰當是時難置勝敗於度外也

武后盛開告密於是來俊臣萬國俊等撰羅織經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酷作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死豬愁求破家反是實等名號或以椽關手足而轉之謂之鳳凰曬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驢

非非春纂卷十四

駒拔楸或使跪捧枷累斃其上謂之仙人獻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枷尾向後謂之玉女登梯或倒懸石縋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鐵圈轂其首而加楔至有腦裂髓出者嗟乎誰非父母骨血之軀乳哺提携恐其不壽而乃以供賊臣之碎磔死之日至不得比鳥獸之刀俎猶得以頃刻畢命也或曰此皆切運耳吁嗟造物豈不仁至是乎

慕容恪攻段龕燕諸將請急攻之恪曰龕今憑阻堅城上下戮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旬可拔然殺吾士卒必多自有事中原兵不整息吾每念之夜不能寐奈何輕用其死乎要在取之不必求攻之速也於是高牆深塹以守之龕嬰城自守樵採路絕乃降恪撫安新附悉定齊地

楊玄感戰敗隋主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

非非卷八

廣意十五

知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為盜爾不盡加誅無以懲後於是又殺三萬餘人百姓凡受玄感賑發者皆坑之感所善文士俱坐徙遣捕誅及自太原還東都顧盼街衢謂侍臣曰猶大有人在○意謂○曩日○平楊玄感○殺人尚少○故也○迨至引鏡自照謂好頭頸誰當斫之且曰貴賤苦樂迭為之亦復何傷嗟夫天道好還彼固已明知之矣○殺人以逞誠為何心

全斌之伐蜀也屬汴京大雪上設氈帷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偏及也

宋神宗有意於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詣曹太后白其事太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鎧仗士卒精乎帝曰已辦之矣太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

非非卷八

廣意十六

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係未易言也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

馬后病劇不肯服藥上強之終不肯曰死生有命雖扁鵲何益使吾服藥而不瘳陛下寧不以愛妾之故而殺此諸醫乎妾不忍其無罪而就死地也上曰第服之縱萬一無效吾當為汝貸之耳后終不服藥而崩

文皇御奉天門錄囚既多矜宥尚慮有枉抑者
復召錦衣衛鴻臚寺等官諭曰囚皆久於獄
而初至朕前久於獄則雖枉而不求辯初至
朕前則畏威而不敢言有此二者刑法豈能
皆當爾等更以朕言從容察之果尚有冤卽
來白

處富貴之地要知貧賤的痛癢當少壯之印須
念衰老的辛酸居安樂之場當體患難人景

况處旁觀之地要知局內人苦心

昨非菴集

廣德十七

昨非菴日纂口德卷之十二

攻隱慝造蜚譎舌底逞龍泉須防鬼腳詆潛
修揚中霏腹間藏蜂蠆自取數窮彼一語與
戎曷如片言挾纒吾輩當渾默精深勿徒效
仰天之唾也纂口德第十二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孔子觀周見太廟古階前有金人三緘其口因
銘其背曰古慎言人也戒之哉毋多言多言

昨非菴集

口德一

多敗毋多事多事多患勿謂何傷其禍將長
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
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
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扎將尋斧柯誠能慎
之福之根也勿謂何傷禍之門也

嚴君平買卜與子言依於孝與臣言依於忠與
弟言依於弟雖終日譚學而無講學之名士
大夫不可不味此意也

李文正公為相人有求進用者必溫語却之或問其故曰既失所望又無善語取怨之道也論人之過當原其心不可甚其迹取人之善當據其迹不必誅其心

凡人於小人欺已處必明以破之韓魏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於言也

耳雖聞目不親見者不可從而言之流言可以惑眾若文其言而貽後世恐是非邪正失實

韓非作說難而卒斃於說所謂多言數窮者非耶

語人之短不曰直言人之惡不曰義元城先生於不妄語三字力行七年而後成是以君子貴謹言

浮論難憑聖賢多謗試問釋迦於移山之口佛云乎哉叩宣尼於伐木之夫何聖之有

善謔浪好詼諧吐語傷於過綺取快佐噤亦無大害揚隱微談中霽為德母乃太涼積愆消福吾黨戒之

胡文定公家至貧然貧之一字於親故間非惟口不道手亦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

願卦慎言語節飲食然口所入者其禍小口所出者其罪多故鬼谷子云口可以飲不可以

言 非非恭慕 口德三

程明道為御史告君曰使臣拾遺補過則可若按索臣下短長以沽直名臣不能也

賀若弼父敦為宇文護所害臨刑呼弼謂之曰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誠以慎口

司馬徽有人倫鑒識居荊州知劉表性暗害人乃括囊不談有以人物問徽者不辯高下每

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辯論。而一皆言佳，豈人谷君意乎？微曰：如君所言，亦復佳。其婉遜如此。

凡議論要透，皆是好盡言也。不獨言人之過。

俗語近於市，纖語近於娼，諱語近於優，士君子

一涉此，不獨損威，亦難迓福。

狄仁傑一言而全人之社稷，穎考叔一言而全

人之母子，晏子一言而省刑。

昨非叢纂 卷四

伊川先生見人論前輩之短，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歐陽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蔡君謨不言政事，而喜論文章，各不矜所能也。

好談閨門及好談亂者，必為鬼神所怒。非有奇

禍，則有奇窮。

葉道卿自浙漕罷，以母老求養。長子經臨江軍

修謁方入，客次聞衆賓聚首，言道卿被罪去。

位問得報耶？賓曰：傳聞耳。曰：道卿乃某家君，以祖母老求便寔，無過衆賓負赧幾失所措。信知稠人中不可妄談是非也。

聞暖語如挾纊，聞冷語如飲冰，聞重語如負山。

聞危語如壓卵，聞溫語如佩玉，聞益語如贈

金，口耳之際，倍為親切。

何遠言不虛妄，蓋其天性。每語人曰：卿若得我

一妄語，則謝卿一縑，衆共同之，終莫能得。

昨非叢纂 卷五

祝期生為人儂薄，見智愚貧富，皆輕侮之。評品

之官，則發其陰邪；士則發其隱曲，無可擬議

者，則巧求其短以毀之。晚年病舌黃，每作須

刺，血數升，乃已。復作又刺，一歲五七次，痛苦

難言。舌枯而死。此等人，孰不畏其口者？亦豈

不豪傑自命而無識小人，孰不從而和者？然

而影射誣人不少矣。祝舌猶存，當任他快而

已。道士章齊一好嘲諷人，後亦嚼舌而死。

對官長而言清則不清者見怒對朋友而言直則不直者見憎

傅獻簡公曰以帷箔之罪加人最爲暗昧萬一非辜則令終身被惡名至使君臣父子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訶乎

捏造歌謠不惟不當作亦不當聽徒損心術長浮風耳若一聽之則清淨心田中亦下一不淨種子矣

昨非卷集 八 口德六

朱子口銘云病從口入禍從口出此語最好

余得古書校過付抄抄後復校校過付刻刻後復校校過卽印印後復校然魯魚帝虎百仍二三夫眼眼相對尚然況以耳傳耳其是非毀譽寧有真乎

玉真先生云凡人本來福積不厚肆口又無忌憚愈見薄福要見薄福證驗若平生數奇多忤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是也故潛人翩翩齋

夫喋喋非有冥禍則有奇窮

有好談閤門者吾曹當引避之況據無影之事形於奏牘之間褻至尊辱士類此小輩詭刃祇自傷耳一刻三洗耳一日三易腸惟恐不及况可褻裳蹈之哉

楊天年弱冠與周翰朱昂同在禁掖二老時已皤然楊每論事侮之曰二老翁以爲如何翰不能堪正色謂曰君莫欺侮我老老亦終留

昨非卷集 八 口德七

與君昂曰莫留與他免得後人又欺侮他厥後楊不及五旬卒求爲老翁不可得也

或問人於議論多直無含容是氣不平否程子曰亦是量狹喜時之言多失信怒時之言多失體

徐司空名陟文貞公弟也初宦都下南歸張江陵爲文貞門生與諸君具酒送之臨別各上馬去而陟醉甚追至江陵聯騎而行以扇叩

之云去時還有張老送來時不知張老死和存張大衙之王元美公為郎時適有客席而嚴世蕃亦與世蕃久不至眾待良苦已入問何故來遲世蕃云忽病傷風耳元美笑云參居相位怎說得傷風眾大笑而亦有為公咋指者顧小川為徐文貞婿謁見太守方公適有坐客問此君何人方云當朝宰相為岳丈三事皆用蔡伯喈調謔一時機鋒到自難禁

昨非庵日纂

八口德八

未免貽輕詆之譏

一時教人以口百世教人以書

劉貢父滑稽善謔酷甚矛刃而晚得惡疾景王亮結社相嘲號猪嘴關而舉社蓋粉故知口業之報人非固多鬼責尤重

多言最使人心志流蕩而氣亦損少言不惟養得德深又養得氣完

輕言戲謔最害事蓋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

之苟輕言戲謔後雖有誠實之言亦弗之信矣

古人謂怒於室者色於市方其怒時與他人言必不卑遜他人不知所自安得不怨故盛怒之際與人言語尤當自警

傅獻簡公以言事謫知和州通判楊洙問曰公以直言斥居此何為言未嘗及御史時事公曰前日言職也豈得已哉今日為郡守當宣

昨非庵日纂

八口德九

朝廷美意而反咕咕言前日之闕政與誹謗何異

薛文清公曰切不可隨眾議論前人長短要當已有真見乃可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則易處古人之位為古人之事則難

敦家要畧曰今人一聞抵觸忿謗蠟興豈忠厚存心者哉至於聞門事所繫尤重孔子謂人所信者日月亦有不足信者凡傳聞之言尤

聲畫影豈可挈清白之人而置之腥穢之坑
塹乎萬一有之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假
若厚誣其人使抱終身不滌之耻由是夫棄
其婦父逐其子口舌紛擾骨肉殘夷者多矣
可不戒哉

劉穆之貧時好往妻家乞食其妻江嗣女江氏
每有慶會妻囑令勿往穆之故往食畢又求
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何須此
及穆之為丹陽尹召妻兄弟宴飲至醉乃以
金杵貯檳榔一斛遺之

罪非香具

卷八 口德十

苗晉卿數薦元載李揆輕載地寒謂晉卿曰龍
章鳳姿士不見用麀頭鼠目子乃求官邪載
聞銜之及秉政奏揆試秘書監江淮養疾揆
家百口貧無祿丐食取給牧守稍厭惡則去
之流落凡十六年

孔光事成帝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

上有所問據經而對不希指苟合如或不從
不敢強諫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
藁以為章主之過以許忠直人臣大罪也有
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
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
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它語其不泄
如是

罪非香具

卷八 口德十一

耶律德光嘗問馮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
為俳語以對曰此時佛出也救不得惟皇帝
救得人皆以謂契丹不至滅夷中國之人者
道一言之力也

後唐莊宗皇后劉氏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山
人劉氏性悍與諸姬爭寵常自耻其家世寒
微莊宗乃為劉叟衣服自負著囊藥笈使其
子繼岌提破帽隨造臥內曰劉山人來省女
劉氏大怒笞繼岌而逐之

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在交
 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
 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
 長短妄是非政法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
 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
 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
 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
 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

昨非庵日纂 卷二

仁宗天性寬仁言事者競為繳訐至汚人以帷
 薄不明事范鎮獨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
 民利疾則不言宰相陳執中有嬖妾殺婢御
 史奏逐去之鎮言陰陽不和財匱民困執中
 當任其咎今御史捨大責細暴揚燕私欲以

一婢逐宰相非所以明等級辨堂陛也識者
 避之

諸葛瑾與孫權談說諫喻未曾切愕微見威承
 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舍而及他徐復託事
 造端如物類相求於是權意往往而釋

昨非庵日纂 卷二

昨非菴日纂內省卷之十三

千聖示心燈三省九思教我津中覓岸寸腔
懸膽鏡畏衾羞駭盡人衣裏藏珠刻刻提防
念念返照過於閃電中天何止聞鐘清夜纂
內省第十三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范文正公云吾每就寢即計一日奉養之費及
所為之專果相稱則熟寐不然終夕不安眠

昨非菴集

內省一

明日必求以稱之者

趙清獻公帥蜀時有妓戴杏花公偶戲曰髻上
杏花真有幸妓應聲曰枝頭梅子豈無媒逼
晚公使老兵呼妓幾二鼓不至令人速之公
周行室中忽高聲呼曰越拈不得無禮旋令
止之老兵自恭後出曰某度相公不過一時
辰此念便息實未嘗往也

纔舒放便思收斂纔言語便思簡默不可乘喜

而多言不可乘快而多事須有包含則有餘
味發露太盡恐亦難繼

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雷震而不驚履平地而恐
涉風波而不懼

過惡深重者亦有效驗或心神昏塞轉頭即忘
或無事而常煩惱或見君子而消阻或聞正
論而不樂或施惠人而反怨或夜夢顛倒甚
則妄言失志皆作業相也苟一類此即須奮

昨非菴集

內省二

發

言行擬古人則德進功名付天命則心閑敬應
念于孫則事平受享慮疾病則用儉

趙抃任成都一琴一鶴自隨及再任屏琴鶴止
有蒼頭執事日所為事夜必冠冠掛香告天
不可告者不敢為也

居高位而施乞丐作奸宄而活數魚已自煦煦
而假手殺人者不悟善亦累累而未流種毒

者不知此謂顧指失頭殺牛放蟻

執初者福輕而負融之人其祿必厚操切者壽

天而寬厚之士其年必長故君子不言命養

性卽以立命亦不言天盡人自可回天

無事便思有襟念否有事便思有粗氣否得意

便思有驕矜否失意便思有怨望否時時檢

點到得從多入少從有入無纔是學問得力

處

昨非卷三

內省三

管寧浮海大風幾覆舟舟中人呼天懺罪至管

寧云嘗一朝科頭三晨晏起及一次不冠如

廁過必在此耳後同行諸舟盡沒獨寧舟有

燈導而前獲濟

士君子濟人利物宜居實不宜居吝居其名則

德損士大夫憂國爲民當有心不當有語有

其語則毀來

梁武帝身爲帝王年五十遂斷房室第五倫子

病不往視通夕不寐猶子病一夕十往退而

安寢而自以爲有私管寧渡海遇風自訟生

平罪過而止於一日科頭三晨晏起幸靈遇

道路欽仄者正之禾稼偃仆者扶之終身不

役使臧獲薩守堅渡野航無人留渡直而去

古有道者省察精嚴如此今人二六時中存

心制行無適非罪戾奈何譚道

人爲五陰濁障不能見虛空中聖賢聖賢無一

昨非卷三

內省四

處一刻不了然見我切宜慎獨

事當快意處能掉不特此生可免寂寥且能駕

馭造化言當快意處能任不特終身自少尤

悔且覺趣味無窮

人能捐百萬錢嫁女而不肯捐十萬錢教子寧

盡一生之力求利不肯輟半生之功讀書寧

竭貨財以媚權貴不肯捨些微以濟貧乏總

未反而思耳

情室貞邪誰見忽而萬口喧傳自心善惡炯然
凜於十王考校

為善如負重登山志雖確而力猶恐不及為惡
如乘駿走坂雖不加鞭策而足亦不能制

莫作心上過不去之事莫萌事上行不去之心

陳文帝起自布衣知民疾苦每難人伺滿傳籤
殿中者令投於堦石上鎗然有聲云吾雖眠
亦令驚覺

昨非集卷一 內省五

天若棄絕人則差容悅者以驕其氣天若教道
人則差橫逆者以練其心彼奉天差而我不
聽則我悍矣彼代天教而我不領則我愚矣
校天所差之橫逆又一橫逆也人可橫逆於
我我可橫逆於天哉

阮光祿裕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皆給有人葬母
欲借不敢言阮聞而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
敢借何以車為遂焚之

居處必先精勤乃能閒暇凡事務求停妥然後
逍遙平時只自悠然遇境未免擾亂
一味見人不是則兄弟朋友妻子以及童僕雞
犬到處可憎故云每事印反真一帖清涼散
也

處世須耐煩居官尤甚能耐煩便有識量着一
急性不得蓋事多在忙中錯也至讀書交友
當戶涉世無不皆然不惟涵養德性亦足占

昨非集卷一 內省六

後來造就使憧憧往來鹵莽裂滅即讀書亦
不能咀嚼作事交友必有始無終此無恒之
人也况於居官不如意事舉目皆是若以忿
惰躁競處之惟有投河赴海而已噫此雖人
世之千古亦宇宙缺陷世界宜爾也故士必
知命而後能樂天

與其燒香求福不如為善與其念佛免禍不如
去惡與其妄取施惠不如勿取與其濫費干

人不如省費

晉王珣王珉捨宅爲寺唐賀之章捨宅爲千秋
觀龐蘊沉家產於洞庭湖而與女靈照同修
梵行裴休爲宰相而送子出家胸中無戀如
此乃於道可冀耳今人侵閭閻以益宅獵市
利以增貲爲錙銖而破顏爭尺寸而連訟擁
膏腴以奉軀殼竭心力以營妻孥如是雖日
窮四部口吐蓮華何益哉

昨非庵日纂 內省七

有人教富翁打坐坐中忽憶數十年前人負宿
債乃深歎坐功之有益固知道不在蒲團上
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可惜此日閒過可惜此
身一敗可惜

眉睫纔交夢裏便不能張主眼光落地死去又
安得分明故學道之法無多只在一心不亂
喫菜而生揀擇則喫菜不異喫葷作善而求勝
人則作善還同作惡

問祖宗之澤吾享者是當念積累之難問子孫
之福吾遺者是要思傾覆之易

持論無鬼神見怪魂驚平居詆仙佛遇病齋懺
儒者可笑如此稱柴數米時翻名理廣筵媚
竈乞墦日掛山林齒頰高人其可信乎
小人營幹多從黑地欺心豪傑作爲何怕青天
有眼

昨非庵日纂 內省八

吾傳玄銘席之左端曰閑居勿極其歡右端曰
寢處勿忘其患左後曰居其安無忘其危右
後曰惑生於邪色禍成於多言

觀察使李綬立身甚嚴所居在報慈寺西一日
火作延及家人慌徙綬叱曰此室皆清俸所
建卽焚香拜祝曰若李綬有枉法之跡苞苴
之污愿速焚以彰不德旣而四面皆焚惟李
宅獨存常大書屏間曰布施不如還債作福
不如省非真格言也

祈雨疏有云。旱既太甚。神謝人求。默譴示曰。我觀下土。富不澤貧。貴不澤賤。甚者親不澤親也。在在誰非旱境。我觀衆生。貧難求富。賤難求貴。甚者親難求親也。人人誰肯應求。平等相求。尚多不應。汝去天不啻萬里。乃望有求立應。耶。汝但反求。常作澤物。想汝雨及人。吾雨及汝矣。

陸天池有寓言曰。某帝時。宮人多懷春疾。醫者

曰。須救數十少年藥之。帝如言。後數日。宮人皆顏舒體胖。拜帝曰。賜藥疾愈。謹謝恩。諸少年俯伏於後。枯瘠蹣跚。無復人狀。帝問是何物。對曰。藥渣。

縱才情不減。相如何必效。臨邛之竊。若事功未齊。少伯奚堪。傲五湖之游。青衫濕淚。事雖美而未必。槩司馬生平。紅拂扣門。遇誠奇而豈足。盡衛公俊偉。我願世人。寧甘朴拙。莫羨多。

情縱有機緣。且思陰報。

人思火體熱。思水體寒。怒則髮豎。驚則汗滴。懼則肉顫。愧則面赤。悲則淚出。慌則心跳。言酸則涎。言臭則唾。又日有見。夜必夢。擾日有思。夜必譫。語夢交。則泄精。氣怒則發狂。皆因心而生者也。人自省靈。君可一刻不在。絳宮以統百屬。

段希堯使吳越。過海遭大風。左右恐怖。希堯曰。吾平生不欺汝等。恃吾可無恐也。已而風止。

倚高才而玩世。背後須防射影之虫。飾厚貌以欺人。面前恐有照膽之鏡。

恩裏由來生害。故快意時須早回頭。敗後或反成功。故拂心處莫便放手。

陶文懿公以差出還朝。慨然嘆曰。吾儕居官。卽令事事濟人。不能掩罪萬一。况此間局未得親民。將何修而可憶。余簡差出京。往還幾千。

里役夫不知若干人。彼彭彭林林皆人子也。炎蒸汗喘若雷。嚴寒跋踣衝雪。由此而踏道路。委溝壑。何可勝數。此等罪業。皆由我作我。無勞以享之。果報不誣。能無惕然乎。

仇邊。努易。避恩。裏戈。難防。苦時。坎易。逃樂。處阱。難脫。

無事如有事。提防。纔可弭意外之變。有事如無事。鎮定。方可消局中之危。

與善人交。有終身了無所得者。與不善人交。動靜語默。悉從而似之。人性如水。爲不善。如就下。可不擇交。

程伊川自省云。農夫。祁寒暑雨。深畊易耨。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爲天地間一靈。婚而論財。究也。夫婦之道。喪葬而求福。究也。父

子之恩絕。婦凌其夫者。恃於富也。子露其父者。惑於地也。

做秀才如處子。要怕人。既入仕。如媳婦。要養人。歸林下。如阿婆。要教人。

有橫逆於此。逆來必不順受。非君子不能自反。有橫財於此。逆來恐不再來。雖君子不必自反。惟聖人誅天下之橫人。又能散鹿臺之橫財。無所不自反也。誰能視橫財若橫人。粲然不肯受乎。

炎涼之態。處富貴者。更甚於貧賤。嫉妒之念。爲兄弟者。或狠於外人。

有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切須檢點。心曰木。心性曰本。性分曰本分。原不計利息也。實業備持。本換利。幾束菜。幾文錢。左手交右。斤斤不爽。故談及報應。夫子不答。蓋不教舉。

世作賣菜傭也。世提一雙空手，要圖僥倖去拿錢，曾傭不若。

草太玄者，乃作逐貧賦，不耐貧而欲逐，便非守玄矣。諫佛骨者，乃作送窮文，不堪窮而欲送，便是脆骨矣。

王丞相名位隆重，百僚欲為降禮。馮太常以聞，顏光祿顏曰：公雖重禮，無偏敬。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

昨非卷三 內省十三 其有邪德乎

貧賤生勤，勤儉生富，貴生驕，奢驕生貧，賤六道輪迴。

天非私富一人，蓋托以眾貧者。天非私貴一人，蓋托以眾賤者。貧賤人食力營業，自家血汗自家消受。天之鑒察，反寬富貴人，擔爵食祿，萬民血汗一人消受。天之督過，更重。

伊川先生有云：士大夫相聚，未仕者不過論科。

月之進取已仕者，不過及官職之差。余下此者，計資財多寡，角生理巧拙，比嗜欲勝負，無所不至焉。其有彼善於此，言語文字之末，剪綵為花，象龍救旱，抑竟何得哉。嗚呼！君子求益於師友，不苟然矣。然則世無其人，歸而求諸吾書可也。

有人患好色，問王龍谿先生。先生云：有人設帷帳，指謂中有名娼，汝可褰帷就之。汝從而入。

昨非卷三 內省十四

視乃汝妹，汝女也。此時淫心亦頓息否。曰：息矣。先生曰：然則淫本是空，汝自認作真耳。

謝顯道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仔細檢點來，病痛盡在這裏。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

晦菴先生曰：人若着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

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為何至於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

象山先生曰。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已。勝出一言。做一事。便道全是。豈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今各自執已。是被人點破。便愕然。所以不如古人。

昨非庵日纂 卷一三 內省十五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曰。不足。子賢足恃乎。曰。不足。兄弟賢足恃乎。曰。不足。臣賢足恃乎。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一以為不足者何也。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蔡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

明道先生曰。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箇麤礪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侵凌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豫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欲做精金美玉的人品。定從烈火中煅來。思立揭地掀天的事功。須向薄水上履過。

融得性情上偏私。便是一大學問。消得家庭內

昨非庵日纂 卷一三 內省十六

嫌隙。便是一大經綸。

一念錯。便覺百行皆非。防之當如渡海洋。囊勿容一針之罅。漏萬善全。始得一生無愧。修之當如凌雲寶樹。須需眾木以撐持。

象山先生曰。世人只管理會利害。皆自謂惺惺。及他已上事。又却只是放過。怎知名利如錦。覆陷。弄使人貪而墮其中。到頭只贏得一箇大不惺惺去。

或問張無垢處事當如何先生曰遠不如思便不如當用意不如平心又問當官臨事如何先生曰切戒躁急躁急則先自處不暇何暇治事加以猾吏姦民窺伺機便以乘其非特害人於已甚害

晦庵先生曰延平先生常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靜坐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法做去真是不同

昨非本集 內省十七

韓延壽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為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

復爭

蔡京毀司馬光等書奸黨為大碑頒於郡縣令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愚人不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

唐韓休骨鯁不阿帝常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甚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帝時引鑑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權何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蕭

嵩每啓事必順旨我退而思不安寢韓林敷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寢必安吾用韓休為社稷非為朕也

太宗謂蕭瑀曰朕少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木心不正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以弓矢定四

方識之。猶未能盡。况天下之務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以御史大夫杜淹。參預朝政。

文天祥美哲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燁然。自為童子時。見學宮所。嗣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成祖時。濟縣蝗蝻生。知縣王士廉。以失政自責。齋戒。率僚屬耆民。禱於八蜡祠。越三日。有烏

昨非菴日纂 卷一四

數萬食蝗殆盡

皇太子聞而嘉之。顧侍臣曰。此誠意所格耳。

昨非菴日纂守雌卷之十四

時事如半局殘棋。妄鬪雌雄。局更何分。勝負世途。直一場幻夢。強爭頭角。醒後那見輸贏。袴下與劉臥薪。返越易所以戒。觸籬也為腹不為毘。猶龍氏其我師乎。纂守雌第十四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商容張口問老子曰。吾舌存乎。曰。存。曰。吾齒存乎。曰。亡。知之乎。老子曰。非剛亡而弱存乎。容

昨非菴日纂 卷一四

曰。嘻。天下事盡矣。

雷隱翁業進士。再試即棄去。嘿坐終日。或謂其癡。翁曰。終不以吾疑易汝點。

梁大夫宋就為縣令。與楚鄰界。兩亭皆種瓜。梁人劬力數灌。其瓜美。楚人窳而稀灌。其瓜惡。楚令忌梁瓜美。夜竊搔之。梁瓜有焦者矣。梁亭欲報搔楚瓜。宋就曰。是分禍也。令人竊為楚亭夜灌。瓜楚亭每旦往瓜。俱已灌。日以美。

矣。察之則梁亭為也。楚令大悅以聞楚王。楚王悅梁之陰讓也。謝以重幣而交好於梁王。漢蕭何買田宅必居窮僻不治垣舍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母為勢家所奪。

拙之一字免了無干罪過閒之一字討了無萬便宜。

霍食艸衣淒涼窮巷安吾拙亦安吾愚銀黃金紫馳騁康衢是其才亦是其命。

非非卷二 守雌二

淮陰忍辱於袴下卒以興漢勾踐含羞於石室終能沼吳石勒彊盛乃奉表王浚以盈其氣唐公雄長乃推獎李密以驕其心。

楊再思鳳閣侍郎恭慎畏忌未嘗忤物或曰公名高位重何屈折如此再思曰世路艱難直者受禍苟不如此何以全身。

漢北海王睦少好學光武以上皆愛之嘗遣大夫詣京朝賀召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

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敢不以實對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大夫具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乃為相愛耳其智慮畏慎如此。

處世讓一步為高退步能進步的張本待人寬一分是福利人實利己的根基。

有分有限耗星臨宮顧我論萬事總不如人無慮無憂天喜坐命贏人只一籌至要在我。

非非卷三 守雌三

留七分正經以度生留三分癡呆以防死王昶謹厚名兄子曰默曰沉名子曰渾曰深戒

之曰吾以四者為名欲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

州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凋是以君子戒闕黨也夫能屈以為他謙以為得弱以為

彊鮮不遂矣。

聖人亦是退一步法。易經一書，每到盛滿便思
悔吝。故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聖人灼見事
理，定當如此。

東陽少年起兵，欲立令史陳嬰爲王。嬰母曰：暴
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封侯，不成非
世所指名也。嬰乃不受。

魏晉多故名士，鮮有全者。阮藉托志酣飲，不與
世事。司馬昭欲爲子炎求婚於籍，籍一醉六

昨非卷三

一八守雌四

十日，昭不得言而止。鍾會數訪以時事，欲因
其可否致之罪，竟以酣醉不答，獲免。

宦情太濃，歸時過不得，生趣太濃，死時過不得，
甚矣有味於淡也。

蕭穎士恃才傲物，嘗携壺逐勝，憇於逆旅。風雨
暴至，有紫衣翁領二童子避雨於此。穎士頗
侮之，雨止，老人上馬呵殿而去。始知爲吏部
侍郎王丘也。明日造門謝罪，引至廡下坐而

責之，復曰：子負名傲物，其止於一第乎？果終
於揚州工曹。

吳文肅公子璟，素以堅挺有氣節。韓魏公亦稱
之。及幕府有闕，門下有以璟爲賢者。公曰：此
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
以此敗置而不言。不踰年，璟敗，皆如其言。

王建平東川，諸將爭功。王宗裕立枯樹下，未嘗
自伐，時號枯松。太保子謂可對大樹將軍。

昨非卷三

一八守雌五

家索鉅萬，恨不掛一命之榮，策名通籍，恨不登
三事之貴，拜將封侯，恨不蒙九錫之命，黃屋
左纛，恨不享萬歲之期。臨食浩歎，登臺飲飲，
牛山爽鳩，一何不達。夫人情何厭之有？苟知
足，隨地皆可安閒。不知足，一生無非。火宅
人騎，我笠人，錦我，褥人，肉我，菑人，守我，穴人，若
咲，我是不知我，我若羨人，是不知天。
常想病時，則塵心漸滅，常防死日，則道念自生。

風流得意之事一過輒生悲涼清真寂寞之鄉愈久轉增意味

甄宇建武中以青州從事徵拜博士每臘詔博士羊人一頭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分肉宇曰不可又欲投鈞宇復耻之因先取最瘦者後上召問瘦羊博士何在京師因以為號

忍之一字最難能忍時德量必大到不能忍已

是驕貴氣溢矣韓淮陰以辱袴下而王以羞絳噲而亡飲到滿量自然增益不得耳

廉頗既老飯斗米肉十觔被甲上馬以示可用致困郭開之口漢武帝大擊匈奴李廣數自請行卒有東道失軍之罪光武時五溪蠻夷畔馬援已老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於是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曰矍鑠是翁遂用為將果有壺頭之厄李靖為相以足疾就第會

羊羊卷集 八 守雜六

吐谷渾寇邊既老尚可請一行迨平其國而有高甌生誣罔之事幾於不免噫諸公皆人傑也猶昧於退步若此况其下者乎

張子房欲辭封爵第曰昔與陛下遇於留封臣留侯足矣辭尊居卑猶且委曲其詞名迹俱掩古人至德如此

人能知足則隨地可以自安若復無厭則求望苟其有極富堪敵國嘆一命之不法貴極人

羊羊卷集 八 守雜七

臣恨九錫之未至為子之造物不亦難乎

李沆夫人請治第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固可營辦但佛家以此為缺陷世界我安得皆圓滿如意

即命當榮顯常作落窶想即命當順利常作拂逆想即現頓足食常作貧窶想即人相愛敬常作恐懼想即家世望重常作卑下想即學尚類優常作淺陋想

李文靖公乞去題六和塔云經從塔下幾春秋
每恨無因到上頭今日始知高處險不如歸
去臥林丘

司馬溫公為西京留臺每出前驅不過三節後
官宮祠乘馬不張蓋持扇障日程伊川謂曰
公出無從騎市人不識有未使者公曰某惟
求人不知識耳

王僕射于恢之被召為秘書郎僕射為求奉朝
請語恢之曰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
無競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太祖嘉而許之

張垂崖几案有絕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閒
殺老尚書蕭楚見之改恨作幸字張觀藁曰
誰改吾詩蕭曰與公全身公功高位重姦人
側目之秋天下一統公獨恨太平耶張曰蕭
楚一字師也

康節云牡丹含蕊為盛爛漫為衰蓋月盈日午

有道之士所不處焉

火麗於木石者也方其藏木石之時取木石而
投之水水不能克火也一付於物即童子得
而撲滅之矣故君子貴翕聚而不貴發散

侍郎潘炎德宗時恩渥極異妻劉晏女有京兆
謁見不得賂關者三百緡夫人知之謂潘曰
為人臣而京兆尹願一謁見遺奴三百緡其
危可知也勸潘公避位

鯤鵬六月息故其飛也能九萬里仕宦無息機
不撲則蹶故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貴極徵賤賤極徵貴凡事皆然至極重而不可
復加勢必反趨於輕居局內者常留不盡可
加之地則伸縮在我此持世善術也

王通教授於河汾之間弟子賈瓊問息謗通曰
無辯問止怨曰不爭通常稱無救之國其刑
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貧又曰聞謗而怒者

讒之因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因去媒，讒佞遠矣。

客氣增長，橫奔亂發，一言不合，抽戈而鬪，一事相激，衝冠而起，爭勝爭強，名不列英雄之數，戟手嗔目，無非是市井之心。范雎喜而須賈懼，蘇秦榮而張儀辱，張耳興而陳餘亡，田蚡勝而竇嬰敗，劉季帝而項羽虜，吾以為總是一場閑氣也。

昨非卷纂 守雖十

或問希夷求持身之術，希夷曰：得便宜事不可再作，得便宜處不可再往。

高而怙權，足以殺身；胡惟庸、石亨是也。才士不遜，足以殺身；盧柟、徐渭是也。積而不散，足以殺身；沈秀、徐百萬是也。恃才妄作，足以殺身；林章、陸成叔是也。異端橫議，足以殺身；李贄達觀是也。不然者，幸而免耳。

東海錢翁以小家致富，欲卜居城中，或言某房

者，眾已償價七白金，將售矣，亟問之。翁閱房竟，酬以千金，子弟曰：業有成議，今驟增三百，得無溢乎？翁笑曰：非爾所知也。吾儕小人，彼違眾而售，我不稍溢，何以塞眾口？且欲未屢者，爭端未息，吾以千金獲七百之舍，彼之望既盈，而他人亦無利於吾屋，歌斯哭斯，從此為錢氏世業，無患矣。已而他居多，以價虧求貼，或轉贖，往往成訟，惟錢氏帖然。

昨非卷纂 守雖十一

民有甘露降告縣者，縣令出接之，有道人笑焉，令怒，道人曰：譬如人身，精液流通，可至六七十年，若其壽短促，則漏泄於未死之前矣。此木益將槁，故耳，倘不信，請留我，以待明春，縣令如其說，果驗焉。然則後生宜洩太盡者，蓋甘露類也。客曰：功名亦然。

曹時中家居，有林向陽者，謁公公留飯，因問曰：賢輩何字？對云：字茂春，公悚然曰：予不見朱

文公名熹號晦庵乎。子名向陽。又號茂春。覺專在旺處。一邊不可不思也。

道不負人。人自負道。日月不速。人算自速。勇猛剛強。不如低心下氣。遊歷高遠。不如安靜養素。圖名逐利。不如窮居自適。說古談今。不如緘口忘言。逞技誇能。不如抱元守一。趨炎附勢。不如貧窮自樂。悔怨記讐。不如洗心悔過。較長量短。不如安心自怡。道炁綿綿。行之得

昨非卷集

守難十二

仙得意忘言。自超太玄。

孔子觀欬器。喟然嘆曰。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何如。孔子曰。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

胡文定公語楊訓曰。人家最不要事事足意。常

有些不足處。便始人家好。事事足意。便不好。事出來。亦消長之理。然也。

尹彥明從學於伊川。聞見日新。謝顯道謂之曰。公既有所聞。如服烏頭。苟無以制之。則藥發而患生矣。顯道之言。誠可為淺露者之戒。虞翻與弟書曰。長子容當為娶婦。須遠求小姓。使足生子。天之福人。不在貴族。芝艸無根。醴泉無源。

昨非卷集

守難十三

王參政伯大號留耕。嘗著四留銘。云。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還子孫。

張耳陳餘。魏之名士。秦聞此兩人名。購求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二人變名姓之。陳為里監門。里吏嘗笞餘。餘欲起耳。躡之。使受笞。吏去耳。引餘之系。下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

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耳之見過餘遠矣餘卒敗死泚水上而耳事漢富貴壽考福流子孫非偶然也大智大勇必能忍小恥小忿彼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與瑣瑣者較乎趙長玄曰楊吉諫議愛韓非一語土木偶人耳鼻欲大口目欲小蓋耳鼻先大則可小口目先大人或非之則不可為矣諫議以為百凡欲留後着不為一切之政耳

昨非卷第

十四

教清江曰金溪胡九韶從吳康齋學易造詣潔修家甚貧課兒力耕僅給衣食每日晡焚香九頓首謝天賜一日清福其老妻常笑之曰一日三餐菜粥何名為清福九韶曰吾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骨肉飽煖無饑寒又幸爾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予為童子時聞長者談此事輒笑之逮正德辛未披華林之冠己卯遭宸濠之變避難山中

饑渴顛踣至無所容身始信九韶清福之言良然

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也當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鞵解顧謂張釋之為我結鞵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讓王生獨奈何廷辱張廷尉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抑使結鞵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

昨非卷第

十五

之

太宗初伐遼命房玄齡留守許以便宜從事有男子上急變玄齡詰狀曰我乃告公玄齡遂驛送行在上聞留守送告密人使人持長刀於前問告者為誰曰房玄齡上大怒斥令腰斬下詔謂玄齡曰公何以不自信更有如是者可專決之

陳希反上自將至邯鄲呂后用蕭何計誅韓信

上已聞誅信使使拜丞相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封君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其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曰爲上在軍拊循勉百

昨非表集 二十八 守雌十六

姓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又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贖貸以自污上心必安於是其計上乃大說後唐明宗李嗣源即位年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爲衆所推願天早

生聖人爲生民主在位八年年穀屢豐兵革罕用較於五代粗爲小康

河間王德景帝子修學好古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得書多與漢朝等異日入朝問五策輒對無窮孝武帝艷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卽縱酒聽樂因以終

昨非表集 二十八 守雌十七

陰與爲光烈皇后母弟時后尚爲貴人帝召與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與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之不奪其志貴人問故與曰大凡外戚之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聘脫公主富貴已極人當知足故不願也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漢任永逢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命皆託

青肯以避世任承妻淫於前匿情無言見于
入井恐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述
誅皆盪洗更視曰世適平日即清淫者自殺
蔡澤說應侯有曰翠鶴犀象處世非不遠死也
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
以辟辱遠死也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
商君為秦明法禁奸威諸侯無敵天下功已
成矣而遂以車裂白起戰鄢郢并蜀漢攻疆

非非卷八

守卷十八

趙所復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死於杜
郵吳起收楊越并陳蔡兵震天下功已成矣
而卒肢解大夫種為越王深謀遠計報夫差
之仇功已成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四
子者功成不退禍至於身所謂伸而不能詘
往而不能返者也唯范蠡知之超然辟老長
為陶朱公

上翦攻荆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

翦行請美田宅園地甚眾始皇曰將軍何憂
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
及大王之嚮臣請園地為子孫業耳始皇大
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
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
怛中羸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
我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
王坐而疑我邪

非非卷八

守卷十九

宋祁臨卒自為誌銘及治棺用襍木漆其四
會三塗即止使數十年足以腊骸朽衣巾而
已母以金銅襍物置吾家且吾學不名家文
章僅及中人為吏在良二千石下勿請謚勿
受贈典

馬援既平交趾牛酒饗士從容言曰吾從弟少
游常哀吾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
澤車御款段馬鄉里稱善人可矣致求盈餘

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蒸薰，仰視飛鷲，跼蹐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喜且慚矣。

稽康採藥於汲郡北山中，見隱者孫登，欲與之言。登默不應，踰時將去，復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昨非香集

守雖二十

東漢肅宗即位，尊馬后爲皇太后，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者皆謂不封外戚之故。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吾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封雨之應。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奈何以馬氏比陰氏乎？」固不許。帝省詔悲嘆，復重請之。太后報曰：「吾嘗觀富貴之家，祿位重，豐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

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飲食則蒙御府之賜，斯豈不足而必欲得一縣與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晝夜不安，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拳拳乎？」

范鎮銘司馬光墓，言熙寧姦朋淫縱，險詖儉狷，賴神宗洞察其奸云云。光子康，屬蘇軾書之。軾曰：「軾不辭書，懼非三家之福，乃易他銘。」

昨非香集

守雖二十一

曹丕禁錮宗王，法既峻急，伺察者益衆，故諸侯王過惡日聞。獨北海王邺，謹身好學，未嘗有過。監國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王有過，當奏。有善亦宜以聞，遂共表陳之。邺聞大驚，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足以增其負累也。」

張良嘗問步遊下邳，地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躐其履，絕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

愕然欲毆之。為其老，強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

渤海大治，上遣使者徵龔。遂議曹王生從至京師，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故。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

謝萬為豫州都督，羲之遺書誡之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誠難為意。然所謂通識，正在隨事行藏，乃為弘達。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為美談，濟否所山，實在積小以

昨非菴纂 守雖二十二

致高大君其存之

馮異朝京師，光武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蕪蕪，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矜自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

郭子儀有病，百官造省，不屏姬侍及盧杞。至即屏去，隱几而待。家人怪問其故。子儀曰：彼外陋內險，左右見之必笑，使得權吾族，無煩矣。

昨非菴纂 守雖二十三

昨非菴日纂解紛卷之十五

江西江石

爭、柔、起、二、國、之、兵、釁、以、挑、而、成、鉅、受、爵、致、斯、
亡、之、禍、事、無、激、而、不、乖、彼、儉、人、樂、敗、利、蓄、唯、
端、正、息、爭、排、難、或、纓、冠、抹、鬪、或、微、言、解、頤、要、
使、毒、醱、肝、腸、化、作、清、涼、世、界、其、造、福、非、鮮、淺、
也、纂、解、紛、第、十、五、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人於倉卒顛沛之際善用一言解救者上資祖

昨非菴集

解紛一

考下蔭兒孫

高鳳居鄉有爭財者持兵而鬪鳳往解之不已
乃脫巾叩頭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之爭者
投兵謝罪

齊有得罪於景公者公大怒召左右肢解之敢
諫者誅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而問曰
古者明王聖主肢解人不知從何處始公離
席曰縱之非在寡人

丁崖州雖險然亦有長者言真宗嘗怒一朝士

再三言之謂稍退不答上作色曰如此臣耐
輒問不應謂進曰雷霆之下臣若更加一言
則齏粉矣真宗欣然嘉納

裴度為相時憲宗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度
從容言國家建別都本備巡幸但自艱難以
來宮闕署屯荒圯弗治必假歲月完新然後
可行倉卒無備有司且得罪帝悅曰羣臣諫

昨非菴集

解紛二

朕不分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安用往耶因止
不行

屠漸山一日欲治僕罪怒甚僕求解於夫人夫
人咲謂置一大魚來莫測其指漸山嗜魚見
而詫其肥夫人從傍微哂曰但水寬耳僕以
此獲免夫微言談咲可以解紛不謂閨閣中
諳此機緘也

高宗出獵遇雨因問谷邪律曰雨衣若為不漏

對曰以形爲之必不漏上因此不復獵

王武恭公知定州是時契丹主在燕京朝廷發

兵屯定州者幾六萬人一旦給糧軍士以米

黑誼譁監官懼逃公入倉視之乃召專副問

曰昨日我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汝何

不先白後黑彼輩見米腐黑以爲所給盡如

是故誼耳專副對曰然某之罪也公叱從者

杖二十又呼四卒謂曰黑米亦公物不給與

昨非卷三 解紛三

汝曹則棄之乎汝何誼乃爾四卒相顧曰向

不知有八分白米耳某等死罪公亦人杖二

十召指揮罵曰衙官不戢士使如此欲求決

配乎指揮百拜流汗乃捨之倉中肅然

韓晉公有乳母與外相通卜射求事公持法欲

殺闔宅莫敢言密令人言於顧况令救之况

乃詣公所問故公曰乳母犯法况對曰三尺

兒亦知公法何宅內人而違犯然公幼年時

讀書早起夜臥看待即要乳母今年長爲公

相侯伯乳母焉用哉誠宜殺之也公悲悟捨

之

唐莊宗嘗收中牟踐民稼中牟令當馬諫曰陛

下爲民父母奈何毀其所食使轉死溝壑乎

唐主怒叱去將殺之優人敬新磨率諸伶追

擒其令至馬前責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吾

天子好獵奈何縱民耕種以妨天子馳騁乎

昨非卷三 解紛四

汝罪當死因請行刑唐主笑釋之

魏太祖欲易太子問於賈詡詡默然不對太祖

曰言而不答何也詡曰適有所思耳太祖曰

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大

笑於是太子遂定

張詠在蜀一日軍士忽擁馬首大呼萬歲公徐

下馬北面叩頭亦呼萬歲者三軍士氣沮遂

帖然以寧公之倉卒應變亦神矣大抵天下

事出於熟計深思。常才可辦。惟變起急猝。飄風迅雷。手足易亂。自非英雄蓋代才。應之未有不顛謬者。此在平居澄神養氣乎。

薛簡肅公帥蜀。一日置酒門外。城中有戍卒作亂。既而就擒。都監走白公。公命只於擒獲處斬決。民間以爲神斷。不然妄相攀引。旬月未能了。非所以安其徒反側之心也。

晉文公欲伐衛。公子鋤笑之。問故。對曰。臣笑臣

昨非卷集

解紛五

鄰人也。鄰人有送妻歸家道。見桑婦悅而與語。顧視其妻。已有人招矣。公乃引師還。未至。已有伐其北鄙者。

有尤翁者。開錢典。歲終聞外闕聲。出視則鄰人也。可典者前訴曰。某空手來索質。反出言言。有是理乎。其人悍然不遜。翁徐諭之曰。汝不過爲新年計耳。小事何爭。命檢原質。得衣帷四五事。翁指絮衣曰。此禦寒不可少。又指道。

袍曰。與汝爲拜年。用他物非急務。姑可留也。其人得二物。嘿然而去。是夜竟死於他家。涉訟經年。蓋此人因負債多。已服毒。知尤富可詐。既不獲。則移他家耳。或問翁何以預知而恐之。翁曰。凡非理相加。中必有所恃。小不忍。禍立至矣。人服其識。

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或爲中期說。秦王曰。彼適遇明君。故也。向

昨非卷集

解紛六

遇桀紂。必殺矣。秦王因不罪。

景公有馬。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擊。晏子曰。彼不知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於是舉戈臨之。曰。汝爲君養馬而殺之。罪當死。汝使君以馬之故。殺人罪。又當死。汝使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鄰。諸侯罪。又當死。公曰。釋之。勿傷吾仁也。

孫卞亮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

漬梅蜜中有鼠矢。亮問主藏吏曰：黃門從汝求蜜耶？曰：向求之。實不敢與。黃門不服。左右請付獄。推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裏燥。亮曰：若久在蜜中，當濕透。今裏燥，必黃門所為。於是黃門首服。

趙豫守松江。每見訟者非急事，則諭之曰：明日來始皆笑之。故有松江太守明日之謠。不知訟者乘一時之忿，經宿氣平，或衆為譬解，因

昨非卷集

解紛七

而息者多矣。比之鉤鉅為名者，所存何啻霄壤。

徐文貞為浙督學，有二生爭貢。講堂下，公閱卷。自若已，而有二生遜貢。講堂下，公亦閱卷。自若頃之，召謂曰：我不欲人爭，亦不使人讓。諸生未讀教條乎？連我也在教條裏，作不得主。諸生但照教條行事而已。由是讓者爭者皆自息。

南昌祝守以廉能名。寧府有鶴為民犬，昨死。府卒訟之，云：鶴有金牌，乃出御賜。祝公判云：鶴帶金牌，犬不識字，禽獸相傷，豈干人事？竟縱其人。又兩家牛鬪，一牛死，判云：兩牛相爭，一死一生，死者同辜，生者同耕。

宋澤知掖縣時，戶部着提舉司科買牛黃，以供在京合藥。用急如星火，百姓競屠牛取黃。既不登所科之數，相與歛錢以賂吏，祈免澤獨

昨非卷集

解紛八

以狀申提舉司，言牛遇歲疫，則多病有黃。今太平日久，和氣充塞，縣境牛皆充牣，無黃可取。使者不能詰，一縣獲免。

富民張老無子，貧壻於家。後妾生子，名一飛，甫四歲而張卒。張病時，謂壻曰：妾子不足任吾財，當畀汝夫婦。爾但養彼母子，不死溝壑，即陰德矣。於是出券書云：張一非吾子也。家財盡與吾壻，外人不得爭奪。壻乃據之不疑。後

妾于壯告官求分壻以券呈官遂置不問他日奉使者至妾子復訴壻仍前赴證奉使者因更其句讀曰張一非吾子也家財盡與吾壻外人不得爭奪曰爾父翁明謂吾壻外人爾尚敢有其業耶詭書飛作非者慮彼幼為爾害耳於是斷給妾子人稱快焉蜀先主嘗因旱儉禁酒刑吏於人家檢得釀具欲令與釀酒者同罰時簡雍從先主遊見一男子行道雍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同先主大笑命原欲釀者

昨非卷五

解紛九

至正已懶

正德中秦藩請陝之邊境益其封朱寧江彬輩皆受其賂助之上亦許促大學士草制楊廷和蔣冕私念草制恐為後虞否則忤上意俱引疾獨梁文康公儲承命草之曰昔太祖著令曰此土不俾藩封非吝也念此地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必富而驕姦人誘為不軌不利社稷今王懇請朕念親親昇地與王王得地母收聚姦人母多蓄士馬母聽狂人

昨非卷五

解紛十

道為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親親不可得也王慎之母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可虞其勿與事遂寢

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太宗甚喜召寇準與之謀準欲斬於保安軍北門外以戒凶逆宰相呂端請曰昔項羽欲烹太公高祖曰願遺我一杯羹夫舉大事者不顧親況繼遷胡夷悖逆之人哉且陛下今日殺繼遷之母繼遷可

擒乎若不然徒召怨而益堅其反心耳上曰然則奈何端曰以臣之愚謂宜置於延州使善視之以招徠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生死之命在我矣上撫髀稱善曰微卿幾誤大事即用端策

賈詡以疾去官西還至汧道遇叛氏同行數十人皆為所執詡曰我段公外孫也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之時太尉段熲久為邊將威震西土故詡假以懼氏氏果不敢害與盟而送之

非非卷之三

解紛十一

程顥為鄆縣主簿民有借兄宅以居者發地得藏錢兄子訴於縣令莫能決顥曰此易辨爾先問其兄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曰四十年彼借宅幾何時曰二十年即取錢視之謂借宅者曰此錢皆爾未借宅前所鑄何也其人遂服鄆縣有稅官曾盜官錢然怙力自恃監

司州將皆憚之而未發顥至其人曰新主簿若發某某勢窮必殺人顥笑曰人言一至於此足下食祿詎肯為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不取言卒私償其所盜以去

非非卷之三

解紛十二

朱暉蚤孤有氣決年十三王莽敗而天下亂與外氏家屬從田間奔宛城道遇賊刃劫諸婦掠奪衣物昆弟賓客皆惶迫伏地獨暉拔劍而前曰財物可取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見其小笑曰童子內刀因捨去呂惠卿雖儉然排難解紛之才實優紹聖中復知延州道出西都時程頤居里中謂門人曰吾聞呂吉甫未識其面且經吾門且一覘之迨旦了無所聞詢之則過去久矣頤嘆曰從者數百人馬數十能使悄然無聲馭眾如此可謂整肅立朝雖多可議其才亦何可掩也

夏人復入寇。將以全師圍延安。惠卿、修、米、脂諸若以備寇。寇至欲攻城。則城不可近。欲擄掠。則野無所得。欲戰。則諸將按兵不動。欲南。則懼腹背受敵。留二日。卽拔柵去。

陸九淵嘗夜與僚屬偕坐。吏白有老者訴甚急。呼問之。體戰言不可解。俾吏狀之。謂其子爲羣卒所殺。九淵判翌日呈僚屬。難之。九淵曰：子安之。不至是。凌晨追究其子。蓋無恙也。

昨非庵日纂

解紛十三

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戰死。議者以朝廷委宦者監軍。帥不得專制。故失利。請罷監軍。仁宗以問呂夷簡。夷簡曰：不必罷。願詔都知押班。以後舉有不稱者。與同罪。可也。仁宗從之。翌日。都知叩頭乞罷。諸監軍宦官。

羌寇武都。虞詡見羌衆我少。卽宣言上書。請兵日夜兼行。二百餘里。且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若增。

之。兵法日行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我寡。速進則彼不測。且見吾竈日增。必懼。郡兵來迎。曠示弱。吾示強。勢不同。故也。詡兵不滿三千。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

昨非庵日纂

解紛十四

曹彬之子瑋。沈勇有謀。爲定州總管。在軍得人死力。平居甚暇。及用師。出入若神。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觀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

蘇軾自杭徙密。密有盜未獲。安撫司遣使臣領悍卒入境捕盜。卒凶暴。反以禁物誣民。爭鬪至殺。民訴於軾。軾投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悍卒聞之。頗用自安。不知軾已使人招出戮之矣。自密徙徐。時河決曹村。匯於城下。富民爭。

出避水。軾曰：吾在是，水決不致壞城。驅使復入，而自杖策入武衛營，呼其卒長告之曰：事急矣，雖禁卒且為我盡力。卒長應曰：太守不避塗潦，吾儕敢不效命。乃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隄，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民乃安。

宗澤識量過人，時有降寇趙海者，屯板橋，輒塹路以阻行人，芻者八人過其壘，海怒而齧之。

解紛十五

胡事者以告澤，澤遣人召海，海以甲士五百自衛而入，澤方對客，海具狀，即械送獄。客曰：彼甲士甚眾，姑徐之。澤笑謂其次將曰：領眾還營，明日誅海於市。見者皆慄。統制官楊進屯城南，王善屯城北，二人不相下，各率所部相拒於天津橋。澤出片紙以諭之，曰：為國之心固如是，邪當戰陣立功，時勝負自見，何自苦為？二人相視慙沮而退。

荊州未定，張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火起，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曰：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即得首謀者，斬之。

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王鳳以為太后與

解紛十六

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王商獨曰：此必謠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謬言。

余玠為四川宣諭使，有都統王夔者，素桀驁，不受節度，所至掠劫，蜀人苦之。又悉歛部將俸馬以自入，將戰乃高其估賣與之。朝廷雖知其不法，不能詰也。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

謁才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水爲沸，聲止，圓陣即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彌望若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戰棹，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徐命吏以差次班賞。夔退，謂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耶玠後卒，誅夔。

昨非卷纂

解紛十七

唐太宗長孫皇后性約素，服御取給則止，喜觀書。後庭有被罪者，帝怒，后亦怒，請繩治如法。俟意稍解，乃徐爲開譬，以故多所全宥。

漢田叔爲魯相，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財物，訟王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二十餘，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汝主，耶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慚，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於

是王乃盡償之。王好獵，相常從。王輒休相出，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我獨何爲？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

王世充與李密戰，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戰方酣，使牽以過陣前，諜曰：已獲李密矣。士皆呼萬歲。密軍亂，遂潰。

宋曹后武惠王彬孫女也，衛卒作亂，夜越屋叩

昨非卷纂

解紛十八

寢殿門，帝聞變，遽起欲出，后閉閣，趣呼都知王守忠，使引兵入，后度賊必縱火，陰遣人挈水踵其後，果舉火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髮，以賜之，曰：明日行賞，以此爲驗。故人爭盡力，賊遂擒滅。

契丹來請，別假錢幣。王旦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彼以此探朝廷耳。止當以歲給三十萬銀，緡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西夏趙

德明求糧萬斛。旦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大慚乃止。

田單相襄王。有老人涉菑而寒。田單解裘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若早圖之。嚴下有貫珠者。進曰。王不如因以爲已善也。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饑。單取而食之。寡人憂民寒。單解裘而衣之。單有是善。而王善之。單之善。卽王之善矣。王曰。

解紛十九

善。乃賜單牛酒。嘉嘆而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廷。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因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相與語。曰。田單愛人。乃王之教也。

張齊賢爲相。時戚里有分財不均者。更相訟。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臣請自治之。齊賢坐相府。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分財多。汝分少。

乎。曰。然。命具款。乃召兩吏。令甲家人乙舍乙家人甲舍。貨財無得動。分書則交易。明日。秦聞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也。

郭崇爲刺史。壽春縣人苟奉。有子三歲。遇賊亡。失。後見在同縣趙奉伯家。二家各言已子。並有鄰證。郡縣不能斷。崇令二父與兒各禁別處。經數旬。乃告之。曰。君兒。昨不幸遇疾暴死了也。苟奉聞之。悲號不自勝。奉伯但咨嗟而已。

解紛二十

崇遂以兒還泰。奉伯乃欵引。

張詠在成都。民有訴主帥帳下卒恃勢嚇取民財者。其人聞知。縋城夜遁。詠差衙校往捕之。戒曰。爾生擒得。則渾衣撲入井中。作逃走投井申來。是時羣黨訥訥。聞自投井。故不復言。

宋太祖一日大宴。雨驟至。上已不悅。雨又不止。左右皆恐。趙普因奏言。外間百姓正望雨。時雨難得。可令樂官就雨中奏樂。上大悅。乃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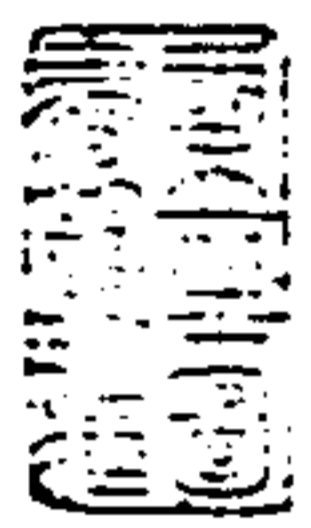
宴焉

宋虞允則嘗宴軍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飲酒
不輟少頃火熄悉瘞所焚密遣吏持檄瀛州
以茗籠運器甲不浹旬兵器完足人無知者
樞密院請劾不救火狀真宗曰允則必有謂
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微火甚嚴方宴而焚
必姦人所為若舍宴救火事當不測

王方慶居相位以子為眉州參軍天后嘗問曰

解紛二十一

君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
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世以比倉唐之
對



昨非菴日纂悔過卷之十六

勿謂鏡無驚垢去依然驚在共知月有兔雲
開仍見兔肥昔阿羅漢半出綠林而大豪傑
曾班蛟虎乃知放刀成佛只在念頭一轉間
慎無以一肯棄終身也纂悔過第十六

昨非菴居士鄭 瑄識

梁君出獵見白雁羣下將發弩射之道有行者
梁君咄止之行者不止白雁羣駭而飛梁君

昨非菴集

悔過一

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曰此人宜殺之蓋
雁難得人易得孰謂人為貴哉梁君悟乃與
龍上車歸因歡呼曰樂哉人獵惟得禽獸吾
獵得善言而歸

晉周魴之子處膂力過人不脩細行鄉里患之
處嘗謂父老曰今時和年豐而人不樂何邪
父老嘆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
曰南山白額虎義興長橋蛟并子為三矣處

曰若害止此吾能除之乃射虎殺蛟遂從陸機陸雲受學篤志讀書砥節礪行比及暮年州縣交辟終為忠臣孝子

上詔以取熙河功致位樞密晚年悔之嘗遊金山寺以因果問眾長老皆言以王法殺人如舟行壓死螺蚌自是無心詔猶疑之時有刁景純者前輩學佛忽一日逢於寺座中詔復舉前話眾答如前刁獨無語詔曰十八丈以

非非卷第廿

悔過二

為何如刁曰但打得賢心下過便自無妨詔曰今是打得過否刁曰打得過時自不問也詔益不自安後數歲疽發背終日闔眼醫者欲看眼色令其開眸詔曰安敢開斬頭截脚人有許多在前月餘病劇遂死語云勸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得已而佳兵鮮不坐此

陳正為大官進炙有髮貫炙光武令斬正正曰

臣有三罪請言畢而後死曰山出炭炎燔不能焦髮臣罪一也匣出佩劍日低嚙不能斷髮臣罪二也臣與庖人六目同視之曾不如黃門兩目臣罪三也光武憬然悔悟乃罪黃門而釋正

沛國周氏有三子瘖瘖不能言有一人就門乞飲聞其兒聲問之具以實對其人曰君有罪可還內思之否日記為小兒時當窗有燕巢

非非卷第廿

悔過三

中有三子母出取食因取三羨藜各與之吞即死母還不見子悲鳴而去常自悔責其人曰此即是也君既自知悔罪今除矣兒即皆能言

蓋世功勞常不得一箇矜字彌天罪過常不得一箇悔字

常想其自悔之時行事必多斟酌常畏及人尤之口應酬定少乖張

古教云我見他人死我心熱如火不是熱他人
看看又到我似此等說話那箇不得知只是
不肯修緣有三種累第一無問僧俗男女各
各爲身口所累其次爲眷屬所累爲家火所
累天下人遭這三種累忙了一世鬧了一世
苦了一世乾弄了一世空過了一世何況又
因這三種累起了無量貪嗔癡造了無量大
小惡業只是不悟耳

昨非庵日纂 梅過四

王安石立新法引用小人卒致宋室南渡其禍
烈矣而初不過起於執拗不悔之一念所謂
訑訑距人千里者當時亦但快一時之意而
不虞害至此極也
宋太祖一日罷朝倦首不言久之內侍王繼恩
問故上曰早來前殿指揮一事偶有悞失史
官必書之所以不樂也又一日後苑挾弓彈
雀有臣欲扣殿稱有急事上急出見之及奏

乃常事太祖曰此事何急對曰亦急於彈雀
上怒以鉞斧柄撞口兩齒墜焉徐伏地取齒
置懷中上怒曰汝將此齒去訟我也對曰臣
豈敢訟陛下自有史官書之上怒解賜金帛
慰勞而去

靜坐然後知平日之氣浮守默然後知平日之
言譟省事然後知平日之費閒閉戶然後知
平日之交濫寡欲然後知平日之病多近情
然後知平日之念刻

賈淑性至險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喪淑來修
弔既而孫威直後至見林宗受惡人弔不進
而去林宗遽追謝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
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後淑
感愧終成善士

戴淵少時遊俠不治行檢常江淮間攻掠商
旅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使少年掠劫

淵在岸上。據胡床。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峰穎。雖處鄙事。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邪。淵便泣涕投劍歸機。辭厲非常。機彌重之。定交作筆薦焉。過江仕至征西將軍。

王子敬病篤。道家上章應首過。問子敬由來有何異同得失。子敬云。不覺有餘事。唯憶與鄰家離婚。

昨非卷六 每過六

一日無常到。方知夢裏人。萬般將不去。惟有業隨身。

文清先生曰。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福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麤當矯之以細。察其偏而悉矯之。則氣質變矣。

王藻為獄吏。每日持金歸妻。疑其鬻獄所得。因遣婢餽猪蹄十爵。及歸給云。送十二爵。藻怒。

婢所竊酷掠之。不勝痛。誣伏。遂杖逐之。妻曰。君日持錢歸我。疑鍛鍊成獄。姑以婢事試汝。夫刑罰之下。何事不承。願自今勿以一錢來。不義之物。死後必招罪咎。藻覺然大悟。汗流浹背。因題壁曰。枷拷追求。只為金轉增冤債。幾何深。從今不願顧刀筆。放下歸來遊竹林。即罄所有散施。棄家學道。後飛昇。賜號保和真人。

昨非卷七 每過七

陽明先生曰。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忿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大勇者不能。

張延符少不拘檢。肆意遊畋。父思曼請假還吳。始入西郭。延符正獵。左手臂鷹。右手牽犬。遙望見思曼。乃放鷹。繼犬向舟而拜。思曼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延符跪對曰。充閒二十而。

立今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終身折節。思曼曰：過而能改，乃顏子矣。明年翻然易操，尋師就學，博覽古籍，鬱為名士。

辛京杲以私杖殺部曲，有司奏京杲罪當死，上將從之。李忠臣曰：京杲當死久矣，上問故。忠臣曰：京杲諸父兄弟皆戰死，獨京杲今日尚存，故臣以為久當死。上憫然垂涕曰：非卿幾成殘忍刻薄之舉矣。立左遷京杲。

昨非春纂

悔過八

徐存齋由翰林督學浙中，年未三十一，士子文中用顏苦孔之卓。徐批云：杜撰置四等。此生將領責執卷，請曰：苦孔之卓，出揚子法言，實非生員杜撰也。徐起立曰：本道僥倖太早，未嘗學問，今承教多矣，改置一等。一時翕然稱其雅量。

人之有子，多於嬰孺之時，愛忘其醜，恣其所為，無故叫號，不知禁止，而以罪保母，凌轢同輩。

不知戒約，而以咎他人，或言其不然，則曰：小未可責，日漸月漬，養成其惡。此父母由愛之過也，可不悔思。

出畫與鄒浩善。元符間，畫監廣利門，浩除言官，浩諫廢孟后，立劉后事，得罪，二人留連三日。臨別，浩出涕，畫正色責之曰：使君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外能死人哉。願君無以此自滿，士所當為，未止此也。

昨非春纂

悔過九

浩茫然自失，歎曰：君之贈我厚矣。薛居正卒，太宗親臨其喪，居正子惟吉素無行，帝存問其家，因曰：不肖子安在不克，負荷先業，奈何。惟吉伏喪側，懼報不敢起，自是盡革故態，讀書親賢士，其後帝數委以大藩，所至稱治。

仇覽為陽遂亭長，好行教化。有陳元不孝，其母詰覽言元，覽呼元責以子道，與一卷孝經，使

讀之元深自感悟到母床前謝罪曰元少孤為母所驕諺云孤犢觸乳驕子言母乞今自改母子相向而泣於是元遂修行孝道便成佳士

顧涇陽曰李延平初間是豪邁人後來琢磨得與田夫野老一般這便是一箇善涵養氣質的樣子呂東萊少褊急一日誦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平時忿悃渙然冰釋這便是一

朱子集

海過十

箇善變化氣質的樣子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人嘆善難而惡易也攀躋分寸不得上失勢一落千丈強學者不可不畏朱子云要做好事則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只在把住放行之間耳楚莊王有愛馬病肥而死欲以大夫禮葬之曰有敢以馬諫者死優孟聞而仰天大哭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

而以大夫禮葬之薄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為棺文梓為椁梗楠豫章為題湊發甲卒為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優孟曰請為大王六畜葬之以壘竈為椁銅歷為棺齋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稷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

非非集

海過十一

馬屬太官曰無令天下久聞也

太宗欲修洛陽宮張玄素諫曰陛下初平洛陽凡隋宮室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上曰吾思之不孰可即罷之後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賜玄素綵二百疋

韓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勅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門李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

車問之。李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致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日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出。母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無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與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李。李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李。延壽遂待用之。

昨非菴纂

悔過十二

章惇妻張氏賢。惇之入相也。張病且死。囑之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既祥。惇語陳瓘曰。悼亡不堪。奈何。瓘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臨絕之言。

李廣數不封侯。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功取侯者。何啻數十。而廣竟無尺寸功。得封邑者。豈吾相不當侯邪。且

因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虞詡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獲罪於天。已可知也。

昨非菴纂

悔過十三

唐玄宗入斜谷。天尚早。烟霧甚晦。給事中韋嗣於墅中得熱酒一壺。跪獻馬前。數四不爲之舉。偶思乃注於他器。自滿。引於前。玄宗曰。卿以我疑耶。始吾御宇之初。嘗大醉損一人。吾悼之。因以爲戒。迄今四十餘年矣。未曾嘗酒。味指力士近侍曰。此皆知之。非給卿也。

昨非菴日纂方便卷之十七

路逢險處為人關。一步周行便覺天。空海濶
遇到窮時使我留。三分撫恤自然理。順情安
蓋甘苦唯易地。周知而痛癢以設身。立見有
能廣開便門。隨見蓮生火宅。纂方便第十七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宋王均李順之亂。官於蜀者多不挈家。張詠知

益州。單騎赴任。官屬憚其嚴峻。莫敢畜婢。公

庫奉奉集 一方便一

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櫛。自此官

屬稍置。姬侍在蜀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母

出。賁嫁之。仍處女也。

任迪簡為天德軍判官。飲酒吏誤以醪供。迪簡

以李景略令酷發之。必死。乃強飲之。吐血而

歸。軍中人聞皆泣感。

李琮為湖南觀察使。漁者獻巨鯉。琮命家人烹

之。腹中得印一面。文曰衡山縣印。琮因索衡

山縣近日文書。視其印篆分明。似新鑄者。乃

召衡山令携印。閱之。果新鑄也。琮屏人詰之。

令伏罪曰。舊印為人竊去。某與吏竝受刑戮。

乃潛命工人為之。今唯俟死命也。琮為秘其

事。碎新印。令齋舊印歸縣。罕知者。

范文正公淮上遇風。詩云。一棹危於葉。傍觀欲

損神。他年在平地。無忽險中人。

肅宗宴於宮中。時有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

庫奉奉集 一方便二

掖庭。因隸樂工。是日為假宮之長。上及侍宴

者笑樂。政和公主獨俛首不視。上問故。公主

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此人。使阿布思真逆

人。其妻亦刑人。不合迫至尊之座。果冤邪。豈

恐使其妻與羣優雜處。妾深以為不可。上亦

憫。側為之罷戲。

齊貧女徐氏。與鄰婦李氏。合燭夜績。徐貧而燭

不屬。或謂李曰。徐燭數不屬。請無與夜績。徐

曰妾以貧故起常先臥常後掃室陳席以待來者坐常處下為貧故也今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為益明去一人燭不為益暗何愛東壁餘光莫之能應遂復與夜績

鄭曉為文選時里中士宦有餽金首飾承匪以將而上覆以茗公直謂茗也受之入夫人手撥茗知之擊柝語公公不動聲色第整理其茗覆匪如初出召其人謂曰吾初以家適之

昨非卷集

方便三

茗故拜君惠頃入內詢家尚有餘茗心謝尊意已授之令持歸

王元寶每至冬月大雪合僕夫自本家巷日掃雪為逕路躬立巷前迎揖賓客就本家具酒炙宴之為煖寒之會

梅少司馬衡湘初仕固安令固安多中貴狎視令長稍強項則與之爭公平氣以待有中貴操豚蹄餉公乞為徵負公為烹蹄設飲使召

負者前訶之負者訴以貧公叱曰貴人債敢以貧辭乎今日必償徐之死杖下矣負者泣而去中貴意似惻然公覺之乃復呼前感額曰吾固知汝貧甚然無如何也亟鬻而子與而妻持鏹來雖然吾為汝父母何忍使汝骨肉驟離姑寬一日夜歸與妻子訣此世不得一相見矣負者聞言愈泣中貴亦泣辭不願徵為之破券

昨非卷集

方便四

有穿麻服白衣者道遇吉祥善事相與牽而避之勿使相值其事雖小其心則厚

楊翥少孤貧與兄成武昌為鄉校師楊文貞公于奇漂寓武昌偶憇翥館以無資告翥遂讓其塾自教授他所日往返十餘里不厭隣人作室簷溜落翥家人不能平翥曰晴多雨少何必校也隣人產子翥恐所乘驢鳴驚之即齋驢步入廟文貞公落新第亟邀登堂曰舍

初成須得吉人首臨之。

孔鏞為諸生時家赤貧。饗殮不給。每詣學。則買

二餅充饑。五聖閣有道媪。見其旦晚經門。一

日迎入問故。公以實告。媪心憐之。謂曰。吾家

晝則有齋。夜則有燈。秀才肯僑居此乎。公從

之。遂得肆志於學。後舉進士。歸媪已卒。公斬

衰冠送葬焉。

謝公時兵廝。逋亡多近竄南塘下。諸舫中或欲

昨非卷集

方便五

求一時搜索。謝公不許。云若不容置此輩。何

以為京都。

夏翁江陰巨族。嘗舟行過市橋。一人擔糞。傾入

其舟。濺及翁衣。其人舊識也。僅輩怒欲毆之。

翁曰。此出不知耳。因好語遣之。及歸閱債籍。

此人乃負三十金無償。欲因以求死。翁為之

拆券。

魏太祖馬鞍懸於庫柱。為鼠嚙。吏懼死。鄧哀王

冲以刀故穿單衣。如鼠嚙者。謬為愁色。太祖

問之。冲曰。俗以鼠嚙衣為不吉。太祖曰。妄言

耳。俄庫吏以嚙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而

嚙。况鞍懸柱乎。遂不罪之。

吳中饑。范仲淹縱民競渡。日出宴湖上。又召諸

寺僧諭之曰。饑歲工賤。可興土木。於是諸寺

興工。至倉廩吏舍。日役千夫。杭得不饑。凡出

遊者。必力足以遊者也。遊者一人。而賴遊以

昨非卷集

方便六

活者。不知幾十人矣。向時吾郡大荒。當事者

以歲儉禁遊船。富家兒率治饌。僧舍為樂。而

遊船數百人。皆失業流徙。不能隨時。方便者

類如此。

江南計吏止傳舍。及就路。以馬踐草瀉井中。謂

不復再過。不久復由。此飲遂為昔時莖刺。喉

而死。後人為戒曰。千里井不瀉莖。

曹彬知徐州。有吏犯罪。立案逾年。杖之人皆不

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舅姑必以婦為不利。朝夕呵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救也。

王去非家居教授。束修有餘。輒分惠於人。比隣有喪。忌東出西北。又皆人居。南則去非家也。乃壞蠶室。使之南出。

張忠定公視事退後。有一廳子熟睡。公詰之。汝家有甚事。對曰。母久病。兄為客。未歸。訪之。果

昨非集卷一

人方便七

然公翌日差場務一名給之。且曰。吾廳豈有敢睡者耶。此必心極幽懣。使之然耳。體悉人情。至此誰不願為之死乎。

陸平泉先生勸方便十則云。尋方便在濟貧。饑寒良可憫。推解莫厭頻。尋方便在敬老。光景迫桑榆。居食須安飽。尋方便在息爭。羣小喜相。搆和調。仗端人。尋方便在申枉。鑒彼覆盆冤。周旋脫羅網。尋方便在憐才。美哉後來傳。

勿惜齒牙。推尋方便在矜憐。昏柔莫輕侮。啓翼須勤渠。尋方便在撫孤。伶仃無依。顛危亟相扶。尋方便在撫下。僕役皆人子。百事從寬大。尋方便在掩骸。白骨雖已朽。游魂實堪哀。尋方便在除惡。寧獨忍斯人。惡除良民樂。

去其臣也。必可使復仕。去其妻也。必可使復嫁。暴容農曰。尊不迫人於險。當人危極之時。其操縱之勢。在我。此寬一分。則彼受一分之惠。若

昨非集卷一

人方便八

扼之。不恕。控之。不已。鳥窮則攫。獸窮則搏。反噬之禍。將不可救。

熊恭簡公平生清節。一介不取其巡撫雲南。平蠻公宴之日。乃受金花彩段。或者疑焉。次年公還京。召有司領金花彩段貯庫。始知公不肯以清病人也。不然。當日公不受。誰敢受。此與張乖崖納侍女之事頗相類。太尉楊彪與袁術婚。曹操惡之。欲誣以圖廢立。

收彪下獄使滿寵按之孔融與荀彧囑寵曰
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不報考訊如法數日
見操言曰楊彪考訊無他辭此人有名海內
若不明加罪必大失民望操於是即日赦彪
初彧與融聞寵考掠彪皆大怒及因是得出
乃反善寵之曲全

侯君集等平高昌還有告薛萬均私通高昌婦
人者命出胡婦付大理與之辯對魏徵諫曰

非非卷九 方便九

臣聞使臣以禮今遣大將軍與亡國婦人對
辯惟簿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甚重
昔秦穆公飲盜馬之士楚莊王赦絕纓之臣
陛下曾二君不逮乎乃止

羌合兵伐胡校尉鄧訓擁衛稽胡令不得戰議
者謂以夷攻夷縣官收利不宜禁護鄧訓曰
不然自張紆失信衆羌大動屯兵二萬轉運
之費空竭府帑涼州吏人命懸絲髮今因其

迫急以德懷之庶能為我用遂令開城及所
居園門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無
所得因解去由是諸胡皆言鄧使君待我恩
信內我妻子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羌
胡俗耻病死每病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
困疾者輒拘持縛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
愈者非一訓病卒羌胡旦夕臨者數千人戎
俗父母死耻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

非非卷九

方便十

不吼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
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

龐統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稱述多過其才人
怪問之統荅曰當今雅道陵遲善人少惡人
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將為善者
少矣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使有志者自勵
不亦可乎

劫盜張海將過高郵知軍臯仲約度不能禦喻

中富民出金帛牛酒迎勞之事聞朝廷大怒富弼議欲誅約仲淹曰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賂之法所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也且小民之情得贖出財物而免於殺掠必喜仁宗乃釋之弼有愠色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奈何欲輕啓之他日手滑恐吾輩亦未可保也

昨非卷十一

方便十一

杜衍爲政不以威刑督吏然吏民亦憚其清整自言歷知州轉安撫未嘗壞一官其間不職者委以事使之不暇惰不慎者諭以禍福俾令自新其有文學政事者雖不識面未嘗不力薦於朝

梁王使人陰刺袁盎天子使田叔等治梁事叔至悉燒梁獄辭空手來見帝曰其事安在叔曰上毋以梁事爲問也梁王不伏誅是漢法

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白太后曰梁王不知爲之者獨幸臣羊勝之屬耳已伏誅死梁王無恙也太后聞之立起坐餐氣平復

昨非卷十一

方便十二

曹操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而亡者猶不息操欲更重其刑并及其父母兄弟高柔啓曰士卒亡軍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以誘其還心復重之柔恐自今軍士見一人逃亡誅將及已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操稱善久之

李漢超在關南民有訟其強娶已女爲妾及貸

民錢不償者。宋太祖召謂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曰。歲苦。侵暴。今復爾。耶。曰。無也。上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為之妾。不猶愈於農婦乎。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所有貨財乎。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貴汝勿復為也。

朱雋少孤。母常販繒為業。雋以孝養名。好義。輕財。時同郡周規。辟公府。當行。假郡庫錢百萬。以為冠纓費。而後倉卒督責。規家貧無以備。雋乃竊母繒帛為規解對。母失產業。深恚責之。雋曰。小損當大益。初貧後富。必然理也。

曹參為齊相。國治尚清淨。及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搜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相舍後園。

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患之。無如何。乃請參遊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而反取酒張坐。飲大歌呼。與相和。參見人之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

蘇轍殿試策問。引漢昭發武帝法度事。哲宗震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眾不敢仰視。范純仁從容言。武帝雄才大略。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視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何。此奴僕哲宗曰。人謂秦皇漢武。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哲宗為之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

卓茂為密令。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從汝求乎。抑汝有事囑之受乎。或汝自以恩意遺之也。人曰。吾遺之。茂曰。遺之更何言。人曰。竊聞賢聖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往遺。遺而受。

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民矣。鄰里長老歲時尚致餽遺，况吏與民哉！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禮義以相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既如此，律何故禁？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將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

昨非庵日纂

方便十五

范仲淹每患諸路監司不才，取班簿視不才監司，皆一筆勾之。富弼謂仲淹曰：六丈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矣。

薛宣爲太守，及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一笑相樂，扶慙愧，官屬善之。郡中清靜。

唐桂州督李弘節沒後，其家賣珠。太宗聞之曰：此人宰相，言其清。今既賣珠，舉者豈得無罪？魏徵曰：在朝諸臣，清貞不渝者，屈突通、張道源而已。通子三人來選，共坐一匹羸馬。道源兒子至，不能存立。陛下皆未曾問，及今弘節爲國立功，前後未蒙賞賚，自不爲貧。妻子賣珠，有何罪而責其舉者乎？太宗撫掌曰：造次不思，遂有此語。

昨非庵日纂

方便十六

宋真宗時，日者上書言官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占吉凶之說，帝怒，欲付御史。王旦曰：此人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因自取占問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真宗曰：事已發，何可免？旦曰：臣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也。帝意稍解，旦乃悉焚所得書，已而帝復悔，馳取之，已焚矣。

黃霸治潁川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蟹
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
一起送迎即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或問故霸曰
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甚多所易新吏又
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凡治道去太甚都取

宋時輦運卒有私質市者上聞之曰倖門如鼠
穴何可盡塞但去其尤者可也篙工楫師有
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蒙正對曰水至

年非奉纂 方便十七

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曹參不擾獄市者
以其能兼愛善惡也若窮之則姦慝無所容
故告以慎勿擾耳

寇準在藩鎮生辰造山棚大宴排設如聖節儀
晚衣黃道服簪花為人所奏帝怒謂王旦曰
寇準每事欲效朕且微笑徐對曰準許大年
紀尚駿邪真宗意解曰然此正是駿爾遂不
問

太祖行後苑見巢鵲翼哺之勞曰禽鳥且爾况
人母子之恩乎令羣臣有親老者許歸養

成祖特廣東布政徐奇入覲載嶺南藤篋將以
餽廷臣選者獲其單日以進上視之無榜

士奇名乃獨召之問故士奇曰徐奇自都給

事中受命赴廣時衆皆作詩文送之故有此
餽臣時有病無所作不然亦不免今衆名雖
具受否未可知且物甚微當亦無他上意

年非奉纂 方便十八

解即以單目付中官令燬之

昨非菴日纂徑地卷之十八

此心開百代之祥。金鎖玉鈎。豈必問平陂。於馬鬣寸地。造無疆之福。牛眠龍舫。何嘗恃推步。於雞丸從來。智營力競。誰甘以尺土讓。人而陵谷忽遷。豐碑頽琢。物若留以有待也。人其清夜一捫心乎。纂徑地第十八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古人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之心。重親

昨非菴集

徑地

遺體。使他日不為城邑道路溝渠耳。世人惑郭璞之說。有貪求吉地。至數年不葬親者。有既葬不吉。一掘未已。至三四次者。有因爭地致訟未入土。而寧已蕭條者。有兄弟惑於各房風水之說。至骨肉化為仇讐者。語不聞乎龍穴。非遙。只是貯藏方寸地。牛眠在邇。空勞踏破龍頭雲。

宋丞相鄭昭先之祖弟嘗殺人抵死。祖奮曰。吾

弟未有子。吾當代死。自首於官。囚死獄中。而

釋其弟。弟出不德其兄。反凌其孤寡。其子子

乃携母賣酒嶺上。母死于。遇一仙人。指山下

地曰。白羊眠處。鷓鴣啼。此貴穴也。葬之。五世

出宰相。於是奉柩。遍覓至一處。有鹿起。鷓鴣

鳴。因停其柩。天忽大雨。湧沙擁其棺。五世果

生昭先。至平章事。

蘇軾祖端正道人。樂善好施。有一異人。頻受施

昨非菴集

徑地二

捨。因謂曰。吾有二穴。一富一貴。惟君所擇。道

人曰。吾欲子孫讀書。不願富。於是借往眉山

指示其處。命取一燈。燃之。於地。有風不滅。道

人遂以葬母。道人生老。泉生軾。轍文章。震

天下。惟積善。故異人至。吉地得矣。世之爭地

致訟。因而殺人。及圖謀侵佔。掘墳利已者。知

此義否。

晉陶侃母將葬。未得葬地。忽失一牛。未知所在。

遇一老父謂曰前岡見一半眠處其地若葬位極人臣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母後侃果為三公

河南吳雄至孝少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巫者皆言當族滅雄後致位司徒子孫三世廷尉

浙有士人館富家歲暮得束金八兩至渡口見貧民夫婦赴水士止之民言歲暮債迫欲賣

非非香集 卷之三

婦婦不肯行故相率併命士惻然盡捐金與之民泣謝代負擔送士歸家妻問所得上言遇貧民赴水事妻曰胡不周之士曰已與之矣妻欣然除夜與妻治蝦酒和以糟戲口占云紅蝦糟汁煮清酒水來澣夜夢至瓊樓玉宇有聯云門關金鎖鎖簾捲玉鈎鈎士覺而記於柱宗人哂曰薄命漢得銀輕以予人復為夢語欺人乎明春赴館主人延地師葬母

士以二親未葬常嗟嘆焉主人囑師為卜穴至一處見鹿臥其地人至奔去師曰此金鎖玉鈎形吉地也士憶與夢合但未知為誰地適前與金民至見士曰先生得非某乎自得金完債夫婦稍溫飽未能報德今為何來此士言求葬地曰此山一帶皆我有如可用當奉獻士指鹿眠處民曰正吾業也即邀至家厚款書契以獻士葬之後登第官至憲副

非非香集

卷之三

唐智興微時為徐州門子有道士居門側智興每旦掃道必掃道士門智興母死道士善審墓地引智興立一竹策以表其處曰若定此地兩世方伯智興他日再往視竹策叢生遂葬焉果為方伯

富春孫鍾奉母至孝種瓜為業忽有三少年來乞瓜鍾為設食出瓜禮敬甚愍三人臨去曰我等司命郎感君厚意示君葬地地速世封

侯數世天子出門化成白鶴而去後鍾生權
權生亮亮生休

羊公雍伯洛陽人性篤孝父母歿葬無終山遂
居焉山上八十里無水公汲水作義漿於阪
頭行者皆飲之三年有一人就飲以石子一
斗與之使至高平善地有石處種之當生美
玉聘得好婦公如言種之數歲玉子果生有
北平著姓徐氏者女甚有名公試求之徐氏

一八 匿地五

戲云以白璧一雙來當聽爲婚公至種石中
得白璧五雙爲贅徐氏大驚遂以女妻公後
各種石地爲玉田

六合尹林克正延地師仰思忠營地其姻方氏
父爲知縣未葬因薦思忠卜其窀穸連日尋
求得吉地矣方點穴開雨驟下而止約天晴
再往是夜思忠夢一老者曰此地切勿與之
此人爲考官賣三舉子常有陰禍若葬此地

法當榮其子孫非天意矣覺而問克正曰昨
大尹居官何如曰先爲教諭轉此官不久遽
卒聞爲考官時關節得賄鄉評頗少之思忠
惕然因托故歸家越二三年遇其鄉人問方
大尹葬未人曰因與勢家爭墳致死人命官
司牽纏至今未葬家業亦漸凋落云

一八 匿地六

皇陵初建時量度界限將築周垣所司奏民家
墳墓在傍者當外徙
高皇云此墳墓皆吾家舊隣里不必外徙至今
墳在陵域者春秋祭掃聽民出入無禁可見
帝王氣象包含徧覆自異尋常萬萬也

曹操疑塚七十二在漳河上宋俞應符題詩生
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塚人生用智
死即休何有餘機到丘壟人言疑塚我不疑
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須發盡疑塚七十二必
有一塚藏君死京鐘詩疑塚多留七十餘謀

身自謂永無虞。不知五馬同槽。夢曾為兒孫遠慮無。

宣城沈少叅卜葬地。啓土乃古塚也。有誌乃先朝名公之墓。沈命掩之。懼復有發掘者。立碑識之。少叅夜夢一官。戴冠博帶。來謝曰。君掩吾塚。蒙德已厚。况又立碑無以報德。當送一讀弱冠及第。

非非集卷一 徑地七

楊少師榮。建溪人。世以濟渡為生。久雨溪漲。衝毀民居。溺死者。順流而下。他舟皆撈取貨物。獨少師曾祖及祖。惟救人。而貨物一無所取。鄉人嗤其愚。逮少師父生。家漸裕。有神人化為道者。語之曰。汝祖父有陰功。子孫當貴顯。宜葬某地。遂依其所指而定之。即今日兔墳也。後生少師。弱冠登第。位至三公。大興劉公機。父卒於任。公時為學宮弟子。徒步

往護喪歸。遂卜葬。族人泥陰陽家言。各以生年與葬期相值。久不克葬。公獨曰。願以某生年所值。月葬父。於是力葬之。後公官至大司馬。贈官保。則葬日吉凶。真無謂矣。

馮商延一堪輿先生。往祖塋相視。將至。忽拉其人。同返。其人問故。商曰。適望見祖塋。有賊踞樹巔。盜斫大樹。倘吾輩徑前。恐被驚跌。致損其命。不若且回。堪輿曰。君心如此。牛眠鹿臥。不足道也。後子舉大魁。世世簪纓弗絕。

非非集卷一 徑地八

若富貴是一家私物。則前富貴。久據之。不及我矣。若富貴非一家私物。則後富貴。人雖欲堅留之。旋且及彼矣。未富貴家。原從已富貴家分過來。已富貴家。仍聽未富貴家分將去。今地師祝主人曰。吾能使主人萬代富貴。夫富貴止此數。若此家萬代富貴。則彼家必萬代貧賤矣。天於彼家。有何冤仇。而令之世世貧

賤哉地。卽有此理。天未必有此心。只福地本心地。則天地人不能外者也。

余嘗見孤寒之夫。棄祖宗骸骨於曠野。而或生賢子孫。崛起窮巷。大其門戶。此寧得地理之助邪。公卿大夫。殫心力以求善地。而或生不肖子孫。驕奢淫泆。墜其家聲。地靈又安在邪。范文正公得一宅基。堪輿家相之曰。此當世出卿相。公曰。誠有之。不敢以私一家。卽捐其基念者乎。

建學。今蘇州府學是也。風水家言。尚有繫公或問風水。空同子曰。有哉。無哉。風氣聚則靈異。自發。何謂無。富貴可遇而不可求。天之秘。非人之能爲也。何謂有。故吉以善獲。非善之家。雖遇弗遇矣。曰。若是則廢之乎。雖然。曷可廢哉。卜其安馬。平焉者可矣。

袁安砥德修行。其父沒。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

三書生。問安何之。安爲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爲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盛隆。

秦始皇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鴈。又多殺宮人。生理工匠。計以萬數。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

宇住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求羊。失火燒其藏。梓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

太祖嘗與學士陶安登南京城樓。聞焚屍之氣。安曰。古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於枯骨。近世狃於胡俗。或焚之。而投骨於水中。於心何

忍

七日此王道之言也。自是王師所臨，見枯骸必掩之，而後去。至是乃令天下郡縣設義塚，凡民貧無地以葬者，命所在官司擇近城寬闊地爲之，敢有狗習元人，焚棄屍骸者，坐以重律。吁。

聖恩之博厚若此。

嗣孫文祥自浦城道經霍童鄉，日暮忽見山旁

有屋，遂投宿焉。夜半聞哭聲，問故，有夫婦曰：

吾子不肖，鬻此屋，明日當徙去，不禁悲傷耳。

文祥曰：子雖不肖，吾當爲汝謀之。至旦視其

處，乃荒塚也。候至日午，果見衣縕袍者同豪

右僕從持畚鍤至，文祥詰之，對曰：家貧將祖

墳遷葬，鬻地以度活耳。文祥惻然，因傾囊與

之，不告姓名而去。後數夜夢寄宿夫婦拜曰：

向日厚恩莫報，今幸獲得二鳳雛，相謝遂孕。

向曰厚恩莫報，今幸獲得二鳳雛，相謝遂孕。

二子先後並登科第，噫！觀此則毀人之塋以葬其先，斷人之龍以利乎己，人謀卽工，泉壤其肯瞑目乎？

劉洵之祖世業醫，忽有徒犯病臥門首，饑瘠顛連，劉母詢之，知其誣，罄奩飾代爲贖罪。時母方懷妊，將產，夜夢神云：受地之人，明早生看地，先生明晚至。次日果生洵，晚地師至，引觀此地，卽前徒業，因買葬之。洵後舉會魁，仍出

甲科六人。

吳都憲誠，其父濟人利物，孳孳不倦。同里一百

戶欠官銀無措，議出妻以償。翁聞而嘆曰：伉

儷中道相背，彼夫妻子母間何以爲情？吾幸

不至饑寒，且力尚能輾轉措辦，願袖手以觀

人離拆乎？遂曲處代爲完官。百戶感泣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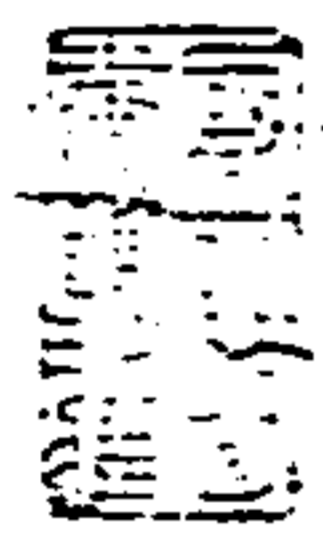
後數年尋地葬親，地師擇一穴，詢之，正百戶

產也。翁復備價買葬，當時尚葬高一穴，後雷

雨送下一穴卽生都憲公兄弟四五人皆地
科人咸謂陰功所致

古人云求地爲致福之基積德爲求地之本未
得地當積德以求之既得地當積德以培之
是以後代鼎盛綿遠李近吾咏心地有云俯
仰乾坤何處佳人人有地盡英華性由天命
真龍祖道衛吾身輔峽砂脈到靈臺方是正
穴尋華蓋不曾差須認四端爲四應莫將虛
受作虛花若還損壞全無用保得完時福愈
加自古只爲君子宅至今不作小人家雖然
說破無難認一爭毫髮隔天涯

昨非卷十九 徑地十三



昨非卷日纂輯類卷之十九

踏層冰而伺禁城曉漏何如紅日三竿頻夢
烟霞來往冒炎日而候貴客寒暄曾似村醪
一斗任他宦海風波山色水光鑑烟茗梳野
老漁翁倘得以閒身作此中主人其視刀尖
餽蜜者何若纂輯類第十九

昨非卷居士鄭 瑄識

楚王持金百鎰聘於陵仲子其妻曰夫子左琴

昨非卷十九 新編一

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
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
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
不保命也於是謝使者逃去爲人灌園

求萬頃不樂仕進以薦者召爲司直在朝賦詩
云新築書堂壁未乾馬蹄催我上長安兒時
只道爲官好老去方知行路難千里關山千
里念一番風雨一番寒何如靜坐茅簷下

竹蒼梧仔細看遂促歸

梁陶弘景脫朝服挂神武門自號陶隱居梁武

帝與之遊及即位屢聘不至唯畫兩牛一牛散放水草間一牛着金籠頭有人執鞭驅之獻於帝帝笑曰此人欲效曳尾之龜豈可致

之

唐張志和白稱烟波釣徒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肅宗嘗賜奴婢各一人志和配為夫婦名

唐書卷一百一十八 雜類二

漁童樵青曰漁童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柁樵

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烹茶

唐孔極侍郎朝回避於一叟廡下延入廳事叟

烏帽紗巾逢迎甚恭孔公借油衣叟曰某寒

不出暑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置油衣也

孔公不覺頓忘宦情

新宅落成市聲不入取俗執不至門客至共坐

青山當戶流水在左談及世事便以太白浮

之

青山秀水眼到即可舒嘯何必居籬落下後為

之物

歐陽公示謝道人種花詩云深紅淺白宜相間

先後仍須次第栽我欲四時携酒賞莫教一

日不花開

東漢韓康採藥名山賣長安市有女子從康買

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

不貳價康曰本欲逃名乃女子皆知何用藥

為遂遁入灞陵山中

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塔落花滿

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

汲泉煮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

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

山徑撫松竹與麋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

歸竹簷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

歸竹簷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

一飽出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穠
稻量晴校雨。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
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牛背笛聲。兩兩
來歸。而月印前溪矣。

趙抃退居於衢。有溪石松竹之勝。與山僧野老
游。不復有軒冕志。故詩曰。軒外長溪溪外山。
捲簾空曠水雲間。高齋有問如何答。清夜安
眠白晝閑。

昨非庵集

八 雜韻四

陶弘景性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詠
盤桓。不能自己。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
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
此難立止。自恒欲就之。又愛松風。庭院皆植
松。每聞響。欣然為樂。

客過草堂。叩余岩棲之事。余倦酬荅。但拈詩句
以應之。問何感慨。而甘棲遯。曰。得閒多事外。
知足少年中。何功課。而能遣日。曰。種花春。

雪看籙。夜焚香。何利養而獲終老。曰。研田無
惡歲。酒國有長春。何往還而破寂寥。曰。有客
來相訪。通名是伏羲。

冬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
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亦未寢。相與步中
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蘋藻交橫。蓋竹柏
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
兩人爾。

昨非庵集

八 雜韻五

真寥子為吏困世法。與人吐匿情之譚。行不典
之禮。何謂匿情之譚。主賓長揖。寒暄外不敢
多一語。平生無斯須之舊。一見握手。動稱肺
腑。掉臂去之。轉盼胡越。而頌盛德。則夷也不
旋踵。而背語。雖也。燕坐間。寔辨有口。迺託簡
垂身。有機行。謬為清言。懼裏言漏。實莊語觸
忌。則一切置之。而別為浮游。不根之譚。甚而
毀優伶之謳歌。以亂之。即耳目。口鼻。悉非我。

有頃喜笑罵總屬不真何謂不典之禮賓客
不意無論尊貴輩平交終日若若竟言可譬
於天而日與之遠何親於地而日與之近貴
人纔啓口諾聲如雷一舉手而我頭已搶地
矣彼此相詰絕不欲見而下馬到門終日僕
僕夫往來通情非行故事也先王制禮固如
是乎褒衣束帶縛如檻猿虱嗜膚癢甚而不
可捫跬步閒行輒恐淪官守馬上以目注鼻

非非卷六 一八 雜類六

視越尺中人即從旁偵之溺下至不可忍而
無故莫敢駐足其大者三尺在前清議在後
寒暑撼其外得失煎其中豈惟繩墨之夫哉
雖有豪傑快士通脫自喜一涉此途不得不
俛就其籠絡冥寥子將縱心游於澹澹之鄉
矣

山鳥每夜喧起五次謂之報更蓋山中真率漏
聲也余憶曩居小崑山下梅雨初霽座客飛

鷓鴣過庭埽請以節餼因題聯云花枝送客
三徑鼓竹簾宜林鳥報更可謂山史實錄
疎簾清簟消白晝惟有棋聲幽徑柴門印蒼苔
只容屐齒

宿雨初晴小溪新漲泛米家船載揚子酒浩歌
一聲好風送響素琴三弄淡月偏宜敢云烟
水幽人不作風波險客

杜五郎居去縣三十餘里有屋兩間前空地丈
許非非卷七 一八 雜類七

餘不出籬門三十年矣黎陽孫尉訪問何以
不出杜指門前一桑曰十五年前曾此下納
涼但無用於時偶不出耳問日何所為曰端
坐耳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曾觀淨名經極
愛其議論今已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孫尉
是時方有軍事夜半未臥疲甚聞此不覺酒
然

燕市帶面衣騎黃馬風起飛塵滿歸來下馬

兩鼻孔黑如烟突人馬屎和沙土雨過淖淖
沒鞍膝百姓競策蹇與官人肩相摩大官
傳呼來則疾竄避委巷不及狂奔流汗此中
況味如此遙想江村夕陽漁舟投浦返照入
林沙明如雪花下曬網罟酒家白板青帘掩
映垂柳老翁挈魚提甕出柴門此時借三五
良朋散步沙上絕勝長安騎馬衝泥

卓彥恭嘗過洞庭月下有漁舟掉其旁卓問有

魚否答曰無魚有詩乃鼓枻歌曰八十滄浪

一老翁蘆花江水碧連空世間多少乘除事
良夜月明收釣筒問其姓氏不答

陳恭公判亳州遇生日親族多獻老人星圖姪

世修獨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

霸越平吳名隨身後扁舟五湖公即日納節

倪文節云閑居勝居官其事不一最便者尤於

暑月見之暑月居官非我見人則人見我衣

昨非庵日纂 卷一九

冠履屨未嘗敢去體正熱坐轎始如蒸焙客
坐偏窄臭氣薰襲正使達官免於請謁不能
不受人謁也正使恬退簡於造請不能不報
請也至造朝蒞政其禮尤重公裳靴帶與嚴
冬無異扇不可揮傘不可張渴不可遽得水
飲食不能以時往往傷暑者多矣閑居則不
然自早燒香食罷便可脫巾衩袒裙鞞從事
藤牀竹几展轉北窗清風時至反患太涼挾

策就枕困來熟睡晚涼浴罷杖履逍遙臨池

觀月登高乘風採蓮剝芡剖瓜削梅日醪三
盃取醉而適其樂殆未可一二數也

口隱者多躬耕余筋骨薄一不能多釣弋余禁

殺二不能多有二頃田八百桑余貧瘠三不

能多酌水帶索余不耐苦饑四不能乃可能

者唯嘿處淡飯著述而已然著述家切弗批

駁先賢但當拈已之是不必証人之非

垂楊小橋紙窗竹屋焚香燕坐手握道書一卷
客來則尋常茶飯本色清言日暮乃歸不知
馬蹄為何物

宣和酒店壁間有詩云是非不到釣魚處榮辱
常隨騎馬人

河陽釋法常酷嗜酒無寒暑風雨常醉醉即熟
寢覺即朗吟嘗謂同志曰酒天虛無酒地綿
邈酒國安恬無君臣貴賤之拘無財利之圖

無刑罰之避陶陶蕩蕩樂不可得而量也

長亭烟柳白髮猶勞奔走可憐名利客野店溪
雲紅塵不到逍遙時有牧樵人

今所稱名公卿者往往疏泉執石鏤山雕林窮
壯麗極竇窳而猶未愜然金鋪繡澁苔痕染
其扉門柳合抱可藏鴟矣而主人不得歸歸
則向風欲偃背風欲仆鶴髮龍鍾真可憫也
宋管師復自號臥雲先生仁宗召問曰卿所得

何如對曰滿塢白雲耕不盡一潭明月釣無
痕臣所得也竟不受爵命

予夙夜在公不曾漫遊華胥國意欲於洛陽買
水竹處作蝶庵謝事居之庵中以莊周為開
山祖陳搏配食若忙者難為主籍供職

莊周語楚大夫曰子不見郊祭之犧牛乎衣以
文綵食以芻菽及其牽入太廟欲為孤豚其
可得乎

長松怪石去墟落不下一二十里烏徑綠崖涉
水於草莽間數四左右兩三家相望雞犬之
聲相聞竹籬茅舍蕪處其間臨水時種梅柳
霜月春風自有餘思兒童婢僕皆布衣短褐
以給薪水釀村酒飲之案有雜書莊周太玄
楚詞黃庭陰符楞嚴圖覺數十卷而杖藜
蹠屐聽流水鑿澄潭步危橋探幽壑顧無樂
而死乎

白居易對策直言無隱宰相嫌其出位貶江州
司馬喜曰匡廬在念久矣今得青山綠水中
為風月主人乃築草堂於香爐峰以自適
楚國龔舍隨楚王朝未央宮見赤蜘蛛大如栗
四面羅網有蟲觸之不得出而死乃歎曰仕
宦者人之羅網豈可久淹邪即挂冠去人謂
蜘蛛隱

三徙成名笑范蠡碌碌浮生縱扁舟負却五湖

昨非卷集

新韻十二

風月一朝解綬羨淵明飄飄遺世命中車歸
來滿架琴書

朱桃椎澹泊絕俗披裘曳索人莫能測長史竇
軌見之遺以衣服逼署鄉正委置不服更結
廬山中夏則羸冬則緝木皮葉以自蔽贈遺
一無所受嘗織十芒屨置道上見者曰朱居
士屨也為鬻米茗易之置其所輒取去終不
與人接

住山須一小舟朱欄碧幄明櫺短帆舟中雜置

圖史鼎彝酒漿葺脯近則峯泖而止遠則北
至京口南至錢塘而止風利道便移訪故人
有見留者不妨一夜話十日飲遇佳山水處
或高僧野人之廬竹樹蒙茸草花映帶幅巾
杖履相對夷然至於風光淡爽水月空清鐵
笛一聲素鷗欲舞斯亦避喧謝客之一策也

宋孫集賢冕守蘇莦年大書詩於壁拂衣去及

昨非卷集

新韻十三

詔下已歸矣詩曰人生七十鬼馬隣已覺風
光屬別人莫待朝廷差致仕早謀泉石養閒
身去年河北曾逢李今日淮西又見陳奇語
姑蘇孫太守也須抖擻老精神

三徑竹間日華澹澹固野客之良辰一編窗下
風雨瀟瀟亦幽人之好景

有客謂山居眷屬難山隣難山友難山僕難余
謂如此則山堂前草深一丈矣不如初斷

事擇二三童子自隨其強幹者以備烹爨樹
藝文弱者以備洒掃抄寫子孫相體者則送
供養賓朋相念者則通餽問此外靡知其它
晉張薦隱居順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張於竹中
為屋常居其中右軍造之張逃避竹中不與
相見

士大夫得交朋書問有懶傲不肯即荅者記白

樂天一絕云豈是交親向我疎老慵自愛閑

昨非卷八

門居近來漸喜知聞斷免惱稽康索報書

淮陰起徒步拜將封王富貴已極壁軍一奪雲
夢再禽禍幾已在眉睫矣不以此時急返淮
陰垂釣處而空送九族於呂雉之手赤松子
之徒不笑人乎

四月有新笋新茶新宛荳新合桃綠陰一片黃
鳥數聲乍晴乍雨不煖不寒老夫非雅非俗
半醉半醒爾時如從鶴背飛下

貧賤不如富貴俗語也富貴不如貧賤矯語也
貧賤奔走衣食妻孥交謫親不及養子不能
教何樂之有惟是用園租足丘壑可怡水侶
魚蝦山友麋鹿咩雲釣雪誦月吟花同調之
友兩兩相命食牛之兒戲着鄰間或兀坐一
室習靜無營或命駕扶藜留連忘反為樂不
減真仙何尋常富貴足云

傳堯俞過清遠峽詩巖頭風急樹欹斜江畔漁

昨非卷八

樵十數家老盡往來名利客年年秋水映蘆
花

三商而眠高春而起靜院明窗羅列圖史琴樽
以自娛有興則汎小舟吟嘯覽古於江山之
間清茶野饌足以消憂尊鱸稻蟹足以適口
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絕勝家有林園珍花
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

韓持國遇穎士自郊居來因問郊居涼乎日涼

野人無修簷大厦。且起不畏車馬塵埃之役。胸中無它念。露形挾屣。投足木床。視木陰東。搖則從東。西搖則從西。語未竟。持國曰。汝勿言。吾心亦涼矣。

聞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壽永。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俱廢。安能捨所樂而從所懼哉。

呂微之居芳山中。綜博述詠。漁以自給。一日羣

昨非卷纂

編類十六

貴游子弟。因雪霽。覓而訪之。唯草屋壁立。忽。米桶內有人。乃微之妻也。以天寒無衣。坐爲障耳。因問先生何在。荅曰。溪上捕魚。乃至彼見之。微之隔溪謂曰。少需之。得魚易。酒飲諸公也。俄頃携魚酒至。盡歡散別。翼旦復躡其蹤。則微之已行矣。

何必深山蕭然大寂門外。卽市廛喧囂。百丈短垣。辟荔限之。如隔萬里。人世是非。絕不入。

人耳。卽偶入耳。亦不得入我丹元府。輒有梧風吹之而去。

山居勝於城市。蓋有八德。不責苛。禮不見。生容不混酒肉。不競田宅。不問炎涼。不鬧曲直。不徵文通。不談仕籍。如反此者。是飯僧牛。店販馬。驛也。

眉公云。閉戶卽是深山。嗟乎。應接稍畧。遂來帝鬼之譏。剝啄無時。難下蕨蕤之鎖。言念及此。

昨非卷纂

編類十七

入山惟恐不深。

蕭嵩爲相。與韓休不協。因乞骸骨。玄宗曰。朕未厭卿。卿何庸去。嵩曰。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首領不保。又安得自遂乎。

王冕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楚淮。歷覽名山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卽呼酒共飲。慷慨悲吟。指舊都曰。不滿十年。此中狐兔遊矣。

隱九里山。種豈三畝粟。倍之樹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為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屋三間。自題為梅花屋。

哥鳳年老。執志不倦。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為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得不仕。

蘇雲卿。廣漢人。來豫章東湖。結廬以居。人稱為蘇翁。藝圃織屨。為活。有暇。則閉門高臥。或危

非非卷一 八 語類十八

坐終日。莫測識也。少與張浚為布衣交。浚為

相。馳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漕。曰。余鄉人蘇

雲卿。管樂流亞。幸親造其廬。必為我致之。帥

漕密物色。曰。此獨有。漕園蘇翁。無雲卿也。帥

漕乃屏騎從。更服為游士。入其園。翁運鋤。不

顧。進而揖之。翁曰。二客何從來也。延入室。土

銜竹几。地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二冊。二客

恍若自失。默計此為蘇雲卿也。既而汲泉煮

茗。意稍款洽。遂扣其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

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又問德遠何

如人。曰。賢人也。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

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曰。

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此恐怕他未

便了。得在。二客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致公

共濟大業。因出書函金幣。寘几上。力請與之

共載。雲卿辭以詰朝。上謁。及期。遣使迎。同則

局戶。聞然。排闥入。則書幣不啓。家具如故。而

翁已遁矣。

魏桓。安陽人。桓帝時。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

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官千數

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

可去乎。乃慨然嘆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

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昨非菴日纂卷之二十

果報影投形。種蘭得香。布棘得刺。定盤星。爽
過幾分。功曹聲應響。惡淪諸趣。善證菩提。明
鏡臺。放着誰氏。即身。前身。後。或。俟。片。時。而。造。
福。造。業。不。磨。永。劫。所。願。乘。風。破。浪。者。牢。定。枕
竿。普。告。勒。馬。臨。崖。人。急。收。韁。勒。纂。冥。果。第。二

七

昨非菴居士鄭 瑄識

直日功曹是箇有。記人據善惡簿子裏。直書定

昨非菴集

冥果一

盤星分文不爽。閻家老子是箇無情漢。儘罪
福業鏡中照出。至公堂。毫髮難容。

元自實恨繆君負德。雞鳴。嚙刃。往殺之。道過一
小菴。菴主軒轅翁者。見有奇形兇狀之鬼。握
刀。乘。劍。數十。從之。少頃。回。則。金。冠。玉。珮。擊。旛。
擁。蓋。百。十。相。隨。翁。意。其。死。也。明。往。問。無。恙。翁
曰。本日何往。又何遽歸。自實言繆君負德。晨
將殺之。及至門。思彼雖負吾妻子。何尤。且有。

老母安可殺之。遂隱忍歸耳。翁賀之曰。子將
有厚祿。神明已知之矣。

朱文公患足疾。有道人為針。熨。旋覺輕便。公喜
贈以詩曰。幾載相扶藉瘦筇。一針還覺有奇
功。出門放杖兒童笑。不是從前勃率翁。道人
得詩去。數日足病大作。追尋莫知所往。公歎
曰。非欲罪彼。但索前詩。恐持此誤人耳。是夜
夢神曰。公一念動天矣。足疾旋瘳。

昨非菴集

冥果二

周與秉性殘酷。與崇元禮來。俊臣等撰羅織經。
網羅無辜。枉殺數千家。未幾有告。與不軌。太
后怒。命俊臣鞫之。時俊臣與與方共推事。謂
與曰。囚多不承。奈何。與曰。此甚易耳。取大甕。
以炭火四圍炙之。令囚入其中。何事不承。俊
臣乃索大甕。火炙如法。起謂與曰。奉內狀。推
兄請。兄入甕。與戰慄叩頭伏罪。流嶺南。在道
為讐家所殺。詔捕其罪。曰宜加赤族之誅。以。

善蒼生之憤士民賀曰今日眠始帖席

崔煒見一乞嫗足蹶覆人酒甕被當爐者毆擊

煒脫衣代償老嫗不謝而去異日遇諸途曰

蒙為解難吾有越井艾少許相贈若遇贅疣

一灼立愈後遇一僧贅垂於耳依法愈之僧

因引至一大富家主人有贅一灼立愈自是

知名致富一日遇一人告曰老嫗是鮑姑乃

鮑靜女葛洪妻也行此灸於南海有日矣

非非林集 冥果三

張易之為鐵籠置鵝鴨於內中起炭火銅盆貯

五味汁鵝鴨遠火走渴即飲汁表裏皆熟乃

死昌宗活欄驢於小室中起炭火置汁如前

昌儀取鐵板釘入地縛狗足於板上放鷹鷂

活按其肉肉盡狗猶活號不已易之曾過昌

儀憶馬腸取從騎破脇取腸良久方死後誅

易之昌宗百姓齎其肉肥白如猪肪煎炙而

食昌儀打折雙脚扶取心肝斬首通都

吳越時有一僧戒行精嚴遇道人與相知契及

分袂命之曰子有急難可來某處相尋後僧

為吳越王講經升沉香座未幾發一人而癰

痛不可忍乃尋道人指亭前水使洗之既掬

水癰乃言曰且緩之汝讀史記曾識袁盎害

鼂錯乎子袁盎吾鼂錯也子害吾全家棄市

償債未了以子九世出家道行精嚴吾不得

報汝近坐沉香座享用過豐故吾得以害之

非非林集 冥果四

今真人解我以太乙甘露不復為冤矣於是

洗之痛輒心肝絕久復蘇癰漸枯

鎮江靳翁五旬無子訓蒙金壇夫人嚮釵梳買

隣女為妾翁歸夫人置酒於房以隣女侍曰

吾老不能生育此女頗良或可延嗣翁報然

夫人謂已在而翁報也出返局其戶翁踰窗

出曰汝意良厚但此女幼時吾嘗提抱之恒

願其嫁得所吾老矣又多病不可以辱遂請

隣而返其女踰年夫人自受妊生子貴登第
爲宰輔

吳曦祖父有大功世守四川至曦謀據地而王
僚屬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一朝掃地矣不
聽時有拆曦名者曰三十一日我乃被戈果
一月安丙誅之初曦未叛時校獵夜歸垂鞭
四視仰見月中一人騎馬垂鞭與已維肖問
左右見皆符嘿自念曰我當貴月中人其我

昨非卷五

冥果五

也揚鞭揖之其人亦揚鞭乃大喜遂反夫妄
心一萌異形踵至祇自狂惑尋死耳

燕相薛瑗持重權不能平心見人有得如已有
失見人有失如已有得未嘗薦一賢士有可
稱者疾之如仇使不得進晚年一子死於獄
餘皆盲聾啞啞僂僕顛覆

鄭叔通定夏氏女爲婚後女病啞人勸別求叔
通曰某若不娶此女無所歸矣未啞定婚既

啞棄之人理也哉啞女遂歸鄭鄭後登進士
官至朝奉大夫啞女生二子皆顯

杜凝納一妾年貌兼美寵愛特甚妾得父書倚
簾讀之凝外還而妾自以新來羞以聞凝乃
嚼吞之凝謂是情人所寄命剖腹出書妾氣
未斷而書已出凝看嘆曰吾不意忽忽如此
傷天下和氣其能久乎夜見妾訴冤旬日而
死

昨非卷六

冥果六

郭景章豪富因醉以酒注于打貧民趙安注于
嘴入腦而死安有一子景章厚賂隱之人莫
知也後景章腦上忽生瘡可深三四分見骨
膿血不絕迨瘡透喉遂死造化手裏却使不
得買命錢

孫泰有隱德姨老以二女爲託曰妙損一目汝
可娶其幼姨卒泰娶其妙曰彼有廢疾非泰
何適乎嘗買鐵鎗臺磨之乃銀也卽持還之

嘗置別墅用錢二百緡人將他徙聞老嫗長
慟奉驚詰之嫗曰老婦嘗逮事吾姑於此今
為他人有故悲耳泰憮然因給曰吾適得京
書已別除官所居且命爾于掌之言訖而去
不復返矣他日泰夢一神人紫衣象簡謂之
曰汝平生德行不虧名知天府奉帝命增汝
壽而昌汝後壽九十子及第世顯官

荆溪有二人相善一豐一窶窶于妻美豐于設
昨非卷第 八 冥果七

謀謂有富家乏主計人令往投之窶于感謝
豐于具舟并載其妻以行將抵山曰留汝妻
守舟吾與汝先往詢之偕上山豐于宛轉引
溪林寂處出鉞斫死佯哭下山謂其妻曰汝
夫死於虎婦大哭偕上山至溪林寂處擁而
求淫忽虎出叢柯間嚙豐于去婦驚定念夫
果落虎口也哭還遙望山中一人哭來駭以
為鬼也至則其夫相携大哭各道故曰彼圖

淫汝汝未淫圖死我我未死我何恨婦曰吾
苦汝死汝固不死圖報賊賊固自報我又何
恨於是轉悲為慰而歸

蜀地歲荒有客負米五斗過村落中投宿主人
與妻謀夜殺之子不之知與客同宿更闌客
起如廁主人持錘至臥所黑中見一人睡熟
即碎其首呼妻曰喜五斗米屬我矣妻舉火
照之則其子也遂大慟客自外聞之驚逸去

昨非卷第 八 冥果八
次早聞官執主人真於法

周才美娶婦令理家政付斗斛秤尺各兩等論
以出輕納重大小長短之法婦不悅即刻拜
辭舅姑美愕然曰家薄有田產可供伏臘何
遽辭去婦曰翁所為逆天妾他日生子定不
肖人謂妾所生恐被累美曰如汝言當悉除
毀婦問用此幾年美曰約二十餘載婦曰必
欲留妾許以小斗量人大斗量出小秤短尺

買物大秤長尺賣物二十年以酬前日欺瞞之數才美感悟欣然許諾聽其所爲婦後生二子皆登第

歲旱有龍昌裔者家米數千斛糶未旣而有雨米價稍賤昌裔爲文禱於神剛廟祈更一月不雨焚訖還憇道亭俄有黑雲自廟後出雷雨大至昌裔震死亭外官司簡視髻中得一紙書則禱廟之文也

若芳香集

冥果九

江右舒翁館楚二年借鄉里同舟歸登岸散步聞一婦哭甚哀問故曰夫負官銀十三兩將鬻吾以償幼兒失哺必死故悲耳翁曰舟中皆塾師每人一兩足完汝事矣返告同行皆不應翁遂捐兩年束修盡與之未至家三舍糧竭衆爭非之亦有憐而招之食者翁不敢飽及抵家語婦云吾恐饑二日矣速炊飯婦云安得米乎翁云借之隣云借已頻專候汝

歸償耳翁告以捐金之故婦云如此則尋常家飯可覓同飽也遂携籃往山中採苦菜和根煮爛同食一飽夜寢婦夢人呼云今宵食苦菜明年產狀元遂促翁告之翁曰此神告我也

李德裕謫朱崖題望闕亭云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歸去百匝千遭繞郡城因遊禪院見壁上掛十餘葫蘆問

冥果十

冥果十

僧曰是何藥物僧曰皆人骨灰也乃太尉當軸時爲釋憾死者焚骨貯此俟其子孫來取耳公恻然如失返走心痛是夜卒

楊自懲爲縣吏有心仁厚家貧餽遺一無取遇囚乏食多方濟之一日有新囚數人待哺家又缺米給囚則家無食自顧則囚乏糧商之婦婦曰囚從何來曰自杭來菜色可掬婦因撤已之米煮粥以食囚後生二子守陳守陞

俱為名臣

河南婦人養姑不孝姑兩目盲婦以蚯蚓為羹食之姑怪其味藏一罍示兒兒見號泣俄雷雨暴作失婦所在少頃從空墮地身及服玩如故而頭變為白狗夫斥去之後乞食而死元郭思承為司理居官慈厚有法司元珍枉法虐民郭與元合舟還里元讓前艙與郭裝家屬元人在後至中流忽風起晝昏眾見水中

非非志卷

一八 冥果十一

鬼使鑿船為兩截前艙郭船浮江面順流徑到岸側元後船人口行囊即時沉沒同舟異報如此

茅季偉詩云欺誑得錢君莫羨得了却是輸他便來往報答甚分明只是換頭不識面多置田庄廣修宅四隣買盡猶嫌窄雕牆峻宇無歌時幾日能為宅中容造作田庄猶未已堂上哭聲身已死哭人盡是分錢人口哭元來

心裏喜

馬恭敏公森之父年四十誕于甫四歲眉目如畫保若拱璧偶婢抱出門失手跌傷左額死封君呼婢奔避自抱死兒入曰吾自誤跌死婦驚痛撞封君倒死者數四索婢撻之無有婢歸母家言其故感泣額天願公蚤生貴子次年果生恭敏左額宛然赤痕

年非非志卷

一八 冥果十二

新城鎮屠潘其者多行不義教人鬪訟攘人錢物姪人女婦小拂意則怨謔神天忽死經晝夜復蘇呼妻子集親隣曰吾見閻君閻君謂死者受報生者不知以故受者方苦作者仍熾即宣之大聖金口載之龍藏寶函尚疑而不信良可悲愍今潘其惡極暫假此人以告萬眾遂操刀自割其陰曰此宣淫報自割出雙目瞳子曰此嗔視仙佛父母及目成男女報自斷其舌曰此欺妄罵詛報自斫其手曰

此屠宰衆生報自剖腹剗心曰此陰險殘賊報遠近觀傳妻子耻之捍外人勿入其呼曰吾受命閻君示衆汝捍何爲宛轉六日體無完膚乃死

周狀元旋之父多子而貧館富翁家翁無子欲令妻求種召飲酒半佯入睡令妻出陪曰君多男妾冒耻求種某愕然遽起而門閉不得出以指書空云欲借人間種恐妨天上人妻

啓門放之是秋中鄉榜太守夢迎狀元幡上寫欲借人間種二語明年大魁報至太守往賀因詰所夢諱之而不言

龍山數軍人修築茶園白蛇大如拱競鋤擊之一余姓者勸勿殺衆不從攫斃之來旦有白衣女子携一籃下嶺衆往奪余亦不隨其籃內盛一顆葷光嫩玉色女戟手曰清平時有盜垂泣而去軍人烹食余忽頭痛就寢夢女

子云此輩有毒君不害我我豈害君余驚覺衆已食訖皆嘔血死惟余存焉

新安士人入黃山讀書恒喜捕獼猴食之人稱爲黃山天子宰割諸侯後三年歸家值婦產甚艱竟產一獼猴而死

台州應尚書習業山中一夕聞鬼語某婦人夫久客不歸翁始逼嫁明夜縊此吾得代矣公潛賣田得銀四兩即僞作其夫之書寄銀還

家父母見書疑手跡不類既而曰書可假銀不可假想兒無恙婦遂不嫁後子歸夫婦如初公又聞鬼語曰吾當得代奈此秀才壞吾事傍一鬼曰何不禍之曰上帝以此人心奸命作陰德尚書矣吾何得禍之應果官至尚書

周存喜放生嘗作放鯉詩末云倘若成龍去還施潤物功後入試題爲白雲向空盡詩成若

無結忽憶經詩因改云倘若從龍去還施潤物功遂得通籍

蕭懷武為中國院使蓋軍巡職也捕盜年多官位甚隆積金巨萬所管中國百餘人每名各私養十餘輩或聚或散人莫能測呼之曰狗至於深坊僻巷馬鑿酒保乞丐傭作及販賣童兒輩並是其狗民間有偶語者官中罔不知又有散在州郡及勳貴家當庖看廐御車

昨非卷五

冥果十五

執樂者皆是其狗公私動靜無不立達於懷武殺人不知其數蜀破之初有與已不協及積金藏錕之夫皆捕逐殺之冤聲載道後郭崇韜入蜀人有告懷武謀變者一家無少長盡戮於市

富人王冠習房中術自置婢妾十餘恣意淫毒俟有娠將產以藥攻孩提入臼中和藥杵爛為丸或購別生幼孩烹之慘酷不忍言事終

屬刑部比擬採生折割凌遲處死唯類無遺而家墟矣咄咄像獍殺人求生能逃天刑乎豈知好生為長生訣也

呂琪春日郊行遇一已故府隸出紙示曰我充東岳役夫今承批提人汝亦有名汝當以家事幹畢伺我提完將一月即至矣琪歸語子曰吾平生三事未了某五喪未舉欲殯未能一也某女二十未嫁欲嫁未能二也某路經

昨非卷六

冥果十六

年傾圮欲葺理未能三也亟出囊畢此繼治後事杜門候死歷數月無異諸子謂妄也後除夕復遇前卒揖曰前有免提牌至云汝陽世有三善得釋加二十年壽琪後果越二十年始卒

王宗黯貪賄壽日部下皆獻貨為賀獨巫山令裴垣以民貧無獻宗黯大怒召裴至誣以他事生沈澗瀕堆水中三日尸不流宗黯遣人

挽尸而下。經宿復上。卓立波面。正視衙門。黯不自安。竟得疾暴卒。

譚峭字景昇。因遊三茅。過金陵。見齊丘子曰。子化書之變化無窮。願子序而傳之。齊丘以酒虐景昇。醉。裹以革囊。投之深淵。漁人獲剖之。一人鼾睡正濃。大呼乃覺。曰。我譚景昇也。齊丘奪我化書。沉我於淵。今化書將無行乎。漁人曰。行久矣。曰。化書已行。吾不復人世矣。吾睡囊中。得大休歇。煩再縫投之。漁者如言。齊丘後爲唐相。成大功。然不得令終。

昨非卷十七

八 冥果十七

徽商王志仁。三十無子。其姑夫風鑑多奇。中一日見仁。愀然曰。汝冬當大難。奈何。王素神其術。亟往蘇斂貲。歸旅肆中。晚霽散步。見一婦抱子投水。王亟呼漁船。曰。救此與二十金。漁舟競救之。遂如數。與金。問其故。婦曰。夫傭工度日。畜一豕以償租。昨估來。值夫他出。遂鬻

之。不意皆假銀也。夫加箠楚。且無聊生。不如死耳。仁倍價。周之。婦歸泣告於夫。夫意其誑也。與婦同請質焉。至則仁已就寢。夫令婦扣門。曰。投水婦。特來致謝。王厲聲曰。汝少婦。吾孤客。昏夜豈宜相見。其夫始悚然曰。吾夫婦同在此矣。仁乃披衣出見。纔啓戶。忽聞倒墻聲。臥榻已壓碎矣。夫婦感歎。仁歸家。姑夫大駭。曰。子氣色異常。必行大陰德。非獨免難。且能獲福。勿憂無子也。果生三子。登第。享富貴二十餘年。

昨非卷十八

八 冥果十八

卞三萑博學善詩。館於懷氏。有女常窺之。卞不顧。一日。曬履於庭。女作書納其中。卞得卽託故歸。或以詩讚曰。一點貞心堅匪石。春風桃李莫相猜。卞答書辨其無此事。其子諶及曾孫錫皆登進士。

洪武中有校尉與隣婦通。一晨校尉夫出。卽入

門登床夫復歸校伏床下婦問夫何故復回夫曰天寒思爾熟寢恐傷冷來添被耳乃加覆而去校忽念彼愛妻如此乃忍負之即取佩刀殺婦去有賣菜翁常供蔬婦家至是人叫無人即出隣里為夫告累執賣菜人抵之獄成將棄市校出呼曰婦是我殺奈何累人監決人引見

上備奏其事願就死

非律卷十九 冥果十九

上曰殺一不義生一無辜可嘉也即釋之

常村一媪老而盲其婦一日炊未熟子呼往田所婦囑姑畢其炊媪盲無睹飯成誤捫溺器貯之婦歸不敢言先取中潔者食姑次以餉夫其親器臭惡者乃以自食良久天忽晝瞑覩面不相見婦暗中若為人攝去俄頃開明乃在近舍林中懷腋得小布囊貯米三四升適足供朝哺明且視囊米復如故竇之至終

身

泗州蔣成屠沾於鴨嘴湖有客以竹荷包袱宿其店成斃之匿金致富既十餘年逢端午宴客成忽舉青絲繫粽汨羅江裏弔忠魂屬諸客對一人號古澗者先夕夢人教云明日當對紫竹挑包鴨嘴湖邊謀客命叮嚀曰能言之管取獲利古澗舉以荅成失色席散以一十金滅口古澗亦不深求歸以語妻妻曰此

非律卷二十 冥果二十

冤鬼假于雪耳不言將有禍首之州成遂服辜取客屍於湖如生

羅倫領鄉薦北上宿旅舍僕拾一金釧匿不以告行兩日倫謂僕曰路費不足奈何僕曰無慮出金釧告以故倫大怒欲親齎付還僕屈指曰如此往返會試無及矣倫曰此物必婢僕失遺萬一主人考訊致死是誰之咎吾寧不會試不可令人死非命也竟返至其家果

係一婢潑洗面水。釧在水中。誤投於地。主母疑婢鞭笞流血。幾次尋死。夫復疑妻私匿。辱罵無休。妻亦憤怒。欲投繯。公至。出釧還之。全此兩命。一家感激。街隣觀歎者如堵。急復趨京。已二月初四。倉皇投卷。是科狀元及第。

陸平泉謂余云。造物是房子主人。我們是借房子居住的。若限定幾年。便不許住了。此謂大限。余曰。不盡然。若借房人安分守法。不得罪

下非庵日纂 卷二

二八 冥果三十一

主人。彼此相得。容再住數年。亦有此理。

紀訓存賞云。正德己卯。余北上。至王家渡。同泊數舟。皆同輩也。俄舟人與土人毆。猝至。乃余家僮焉。薄責之。諭遣土人去。同年某。遽赫然怒曰。咄爾何人。敢集多人。上官舟行劫。反語舟人。毆邪。縛之。其人叩首哀乞。移時始叱去。在坐。咸嘖嘖稱其才。而某亦揚揚有矜色。語余曰。兄何迂哉。為官須智略。人心天理四字。

用不得矣。余憮然不答。後其人除紹興推官。果惟恣胸臆。煅煉羅織。合冤無數。後陞刑部主事。仍加甚焉。竟以考察謫佐河陽。無何疽發背。洞胃而死。無子。其身後事。問其鄉士。夫咸舉。感不忍言也。吁。人心天理四字。詎可置哉。

下非庵日纂 卷二

二八 冥果三十一

善惡之報。有速有遲。遲者人不及見。即見之。其尋常順逆。既謂常事。不察其大逆。吉大逆凶。真聳動人者。是可信矣。又接他事。不盡驗者。以自眩。自疑。沉豫不反。就使閱歷既久。覺悟或生。而人已老。習已成矣。少年豪氣。政熾。又復不信。此世所以多迷途也。

浦江義門鄭氏。先世嘗列十木櫃。五櫃貯經史。訓族子。五櫃貯兵器。備不虞。中榜孝友堂。乃建文君筆也。永樂初。或誣建文君匿其家。遣使廉之。使者未至。三日前。堂榜因索朽墜地。

撤之。使者至。莫可踪跡。及發櫃。惟見經史。遂不盡發。事聞。乃斬誣者。噫。使當時堂榜不墜。不撤十櫃。盡發而兵器見焉。則鄭之禍。叵測矣。於以見孝友之家。鬼神實陰隲之也。

董卓嘗至郡行塢。施帳幔。飲設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中殺之。先斷其舌。次斬手足。次鑿其眼。日以鑊煮之。未及得死。偃轉杯案。間會者戰慄。亡失匕箸。而卓飲食自若。及為呂布

下

冥果二十三

尸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燃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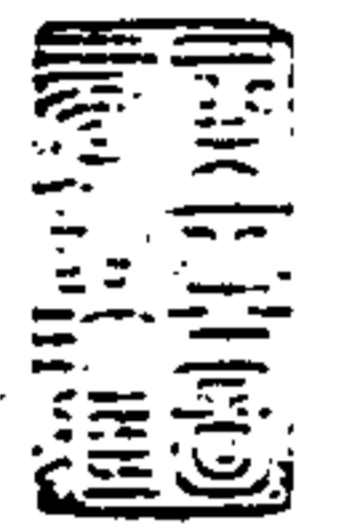
崔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誦讀。浩怒取而焚之。捐灰廁中。及浩幽執。被置檻內。送於城南。使衛士數千人。溲其上。呼聲嗷嗷。聞於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劉安世守正不阿。數觸章惇蔡卞等。惇與卞必欲真之死。因使者入海島。諷令過安世。勸使

自裁。又擢一豪吏為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未至。梅守先遣其客來。安世所勸其善。自為計。安世不動。對客飲酒談笑。徐書數紙。付其僕。曰。我死。依而行之。客密從僕所竊視。皆經紀。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判官未至。而中途嘔血死。故安世得免焉。

冥果二十四

題詞

江西汪石
琴家藏本



士稽古服官而更出其
餘以涵濡其有獲而末
之倦非具大過人之蘊

首序一

者不能也而君子於是
觀所暨焉暇則裕裕則
不匱蓋洞觀古今上下
之故而鎔綜其間一旦

履之若素出之若馭輕

然固先天下而立其大

矣鄭子漢奉之有昨非

菴日纂也在司度支時

日纂二集 首序二

度支天下之衝漢奉茹

葉飲冰更留心大計幾

幾乎泉行地上矣此在

他人將日不暇給而漢

奉乃能研朱濡墨以著
述傳微言析天人顯言
亦參伍於政事之大如
儉歲之穀襦灼然可以
衣食而更寓言於昨非
之名也思深哉天下之
真是非未有不準於學
者也蒙莊之言是非似

上卷二集

首序三

幻而堅白異同之祖不
外幾希下此而伯玉之
覺元亮之悔皆潛心於
理道之深而淵乎其有
以自持也漢奉今綰二
千石綬治大郡出其餘
以涵濡其有獲將是編
為權輿矣而所謂觀所

上卷二集

首序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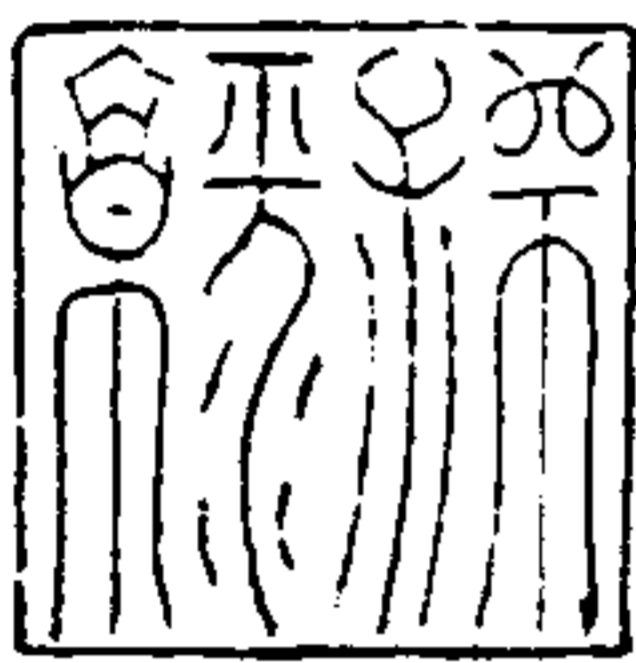
暨以展其暇裕之蘊者
正日新月異而無有窮
殫則轉昨非之名爲今
是也又誰曰不宜哉

日纂二集

首序五

乙亥季夏友人芝岳

何如寵題



昨非菴日纂二集序



今天下苦兵革之役勢亦
漸以困矣士抱救時之慮
者每慷慨而論以爲必得
弘毅博洽之士起而任焉
庶幾內安而外攘爾予嘗
心儀其人於朝野交游之
間久之得鄭君漢奉漢奉
之視事南儲也以清慎聞
而其才宏氣靜雖處簿書

日纂二集

二序一

囂雜之中日手一編攻苦
如諸生此昨非菴日纂二
集所繇成也刻成予流覽
再四而歎漢奉之志蓋欲
使今天下之人皆優游於

日纂二集

卷二

道德上企黃虞三代之風
斯所謂君子長者之心也
夫士在諸生時博稽閱覽
多所不暇及旣成進士精
力務於所職能復汲汲於

學問者蓋亦鮮矣又或讀
其書矣而未能達其用使
仕與學竟殊塗者比比哉
今漢奉仕則著其清節學
則徧乎羣書凡古今之嘉

日纂二集

卷三

言懿行可爲則倣者旣畢
擇焉而裨官野史及二氏
之笈有足備勸戒資性命
者亦罔有遺逸雖卷帙不
繁而出世用世之需已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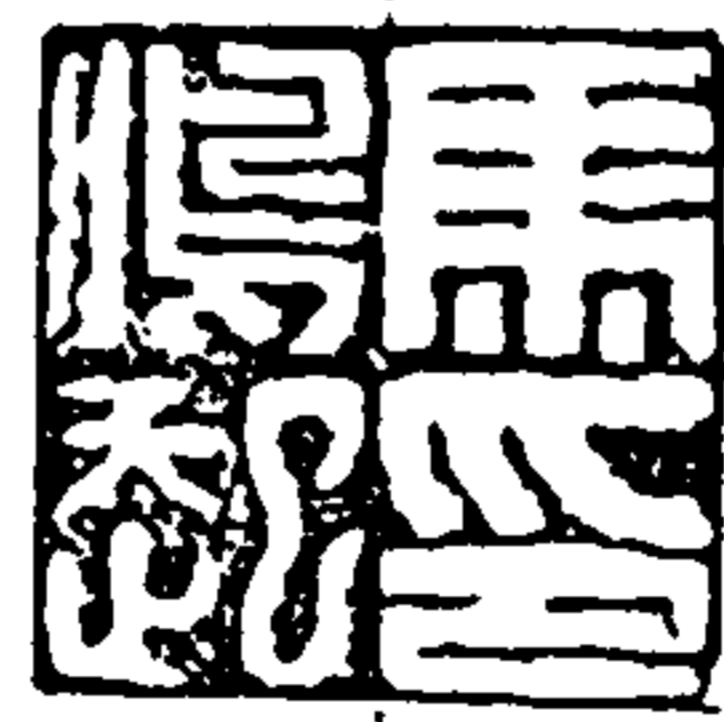
具矣漢奉之學誠不可及
哉以今天下苦多事而東
南民力困竭滋甚比者執
政大臣有知漢奉者請以
爲嘉禾守予聞嘉禾壤腴
而俗侈邇年虞芮之訟質
成無期今漢奉往矣儻東
南隱憂不動聲色而消弭
之天下益以徵漢奉之學
之可大用徐起而圖安攘

日集二集

二序四

之烈予日夜望之矣則斯
纂也益其左券云

漳馬鳴起撰



日集二集

二序五

序言



鄭漢奉昨非菴前纂余
既序之行世茲踵前加
廣焉余欲言之其無以

昨非菴集

三序

一

異於前之說昭矣雖然
余周覽之其迪吉之志
何其堅且密也方漢奉
在南庾料量出入無寧

時繼拜

命出守積案稠疊不可為
刪能於敬勤職事之中
標舉劄記使天下後世

昨非菴集

三序

二

知人心之準風尚之歸
德行攸宜經綸所式是
漢奉敬勤一人之職事
固將

君父臨之神明邀之而敬

勤天下後世之職事亦

將

君父臨之神明邀之也是

昨非卷集

三序

三

故美其廸世之心堅且

密也方今海內少寧綠

林赤犢之徒充斥郊輒

原厥所因循政鮮舉故

得一良牧有加勝師十

萬余觀漢奉於當官福

德孳壘不休以斯知其

所盡心也以斯知其力

昨非卷集

三序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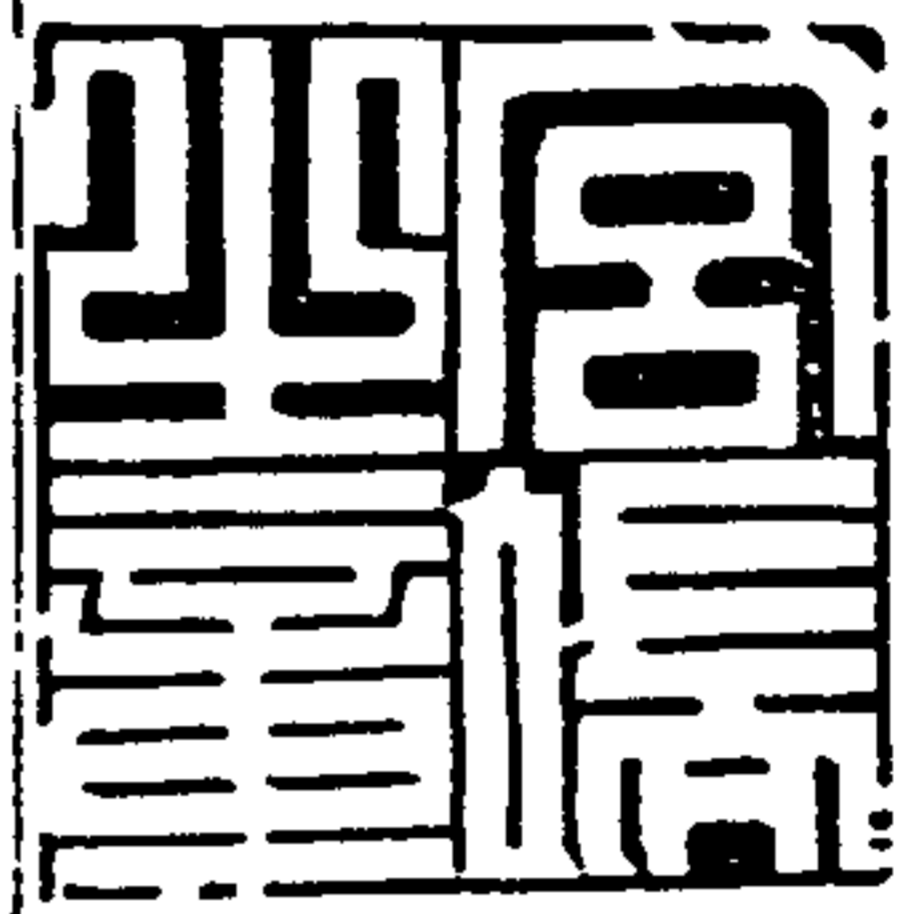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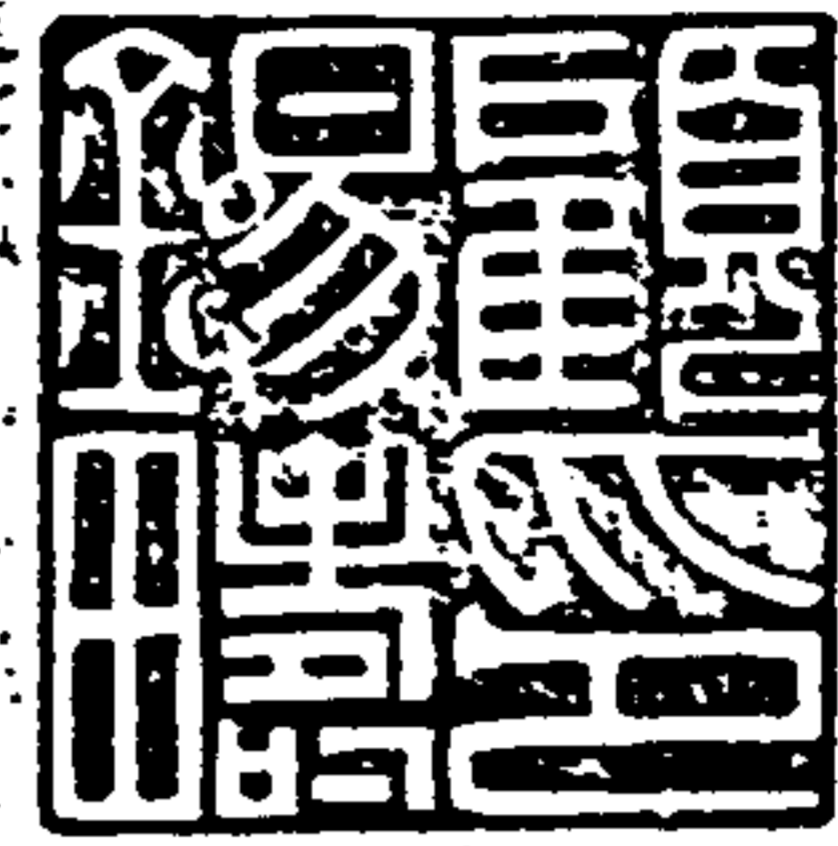
求安治無窮也夫將以

其堅且密者盡徵諸實

事世難其何以不除與

漢奉勉乎哉

鹿城友生顧錫疇題



昨非菴集

三序

五

叙

照歲仲冬赴官下聞謗客
曰民部鄭鴻達氏其提履
其政初今人中之古人也余
亟往謁焉退而攷其行事

侯序一

歎曰誠然哉其天資之道耶
抑學問使然歟既獲讀其
日纂一編鑑往昭來揚芳表
德又作而歎曰此乃鴻達氏
之所以為古人也問余輯以

年則皆自其日夜盤斲日
霜雪矣以批糠眯目而退
名之暇丹黃擊然以去奉
新編典名郡行李而還矣
續編又成於後云鴻達氏

侯序二

用志勤而會心遠也士節
此受書日與聖賢對面豈
第不供腹笥資後柄龜
有子總了所減懸之身
之辨哉深性高性善矣

前人先後一揆顯晦一致故
易後前言往行書或殷
鑒不遠韓大傳之說待也
曰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
以知今也而唐文皇亦謂以

侯序三

人為鏡可鑒得失春秋之
義事所以昭監戒者當世
引為典章則是上下千古
年與夫昭代目前之人
事皆証備一大龜鏡也而

後博自命者惟心荒於後
予則恠論理已鍊學人分
馳又惠以理為理以事為
事，不準法理猶搬錢
無貫而理不儼諸於予廉

侯序四

如既自終未得飽余又嘗
稽纂錄之舉昉於新序
况苑在末已分類也區分
部目至世說廣記盛矣要
不免清言譎瑣物以類宗

趙善璿氏自誓編恒置
棄頭以為庶幾事理雜陳
切實有味而惜也一代止
耳孰如此編世不於久也
於禪事不於壽平期

侯序五

於可利如問之經之路曰善
去險道多者康莊如指已
試，才曰善者移寒多此
條執既非若述異揆神
至闕理道而又豈必阜比

鐘堂橫徑玩理迂而不切
於用哉然味君大指所摩
切者尤在富貴一塗夫窮
燕多敗義王便駟日政之
人典席蔭子弟均當提

侯序六

耀故新息動禁之畫馬
之喻僧虔鼎甚之茂社
之嘆之味乎甘言之美抑
我
高皇嘗集省躬錄戒諸

昨非庵日纂 二集叙

臣昭鑒錄戒宗藩
威祖以孝順事實為善陰
隲勸吏民

率帝以正鑒夙有位琬
瑛輝煌光於日月然非

侯序七

言之難行之難君能見諸
事又能廣其言亦可謂弘
南
予聖之德素而贊
今天子好問好察之善心

二二五

矣記云多鄉有先正君
鄉於宗得二鄭焉漁仲以
閱博負經綸亦公以清貞
陳得失君真其苗裔耶
將守郡而樹藩建牙

侯亦小

則是編之見於行也為卷
遠稽以余言券之

乙亥六月朔吳嚳友弟侯
炯曾題於白下之梅松堂



日纂引言

噫此鄭使君說苑也
初不識使君識之於
吏自盟五六則蓋闕然



自課之言與翹然嚳矣
者有間矣曰語同列劉
驗部驗部曰論萬乎何
許余曰盡俟之以券吾

言維時余部中痛衡鑿
竅驗部南太宰陰以乙
亥計相屬故益謁耳目
觀聽諸賢不少休不若

麟稍暇即捷兩扉勳
寤也驗部乃輿而訪之
寸五里外已復益得其
理庾狀與所盟合若券

歸而謂余曰子之言也
信時麟即竊然顧得
奉以君戒未顧格於資
弗敢輕也無幾何選部

竟以公上請君戒未矣
臨發之際使君出其篋
中所存日纂付之梓示
不佞麟序夫使君公餘

暇固不廢編摩若斯哉
其所紀如干卷或拾訓
言或標行事或類名物
或辨經濟或理情性或

徐四

吐膈臆大率要歸於例
仁讓義務本節用夫居
深而挹注者予性善動
而閑存者予事提性遺

事索月認指故廣庸學
官紀載所述不廢說部
以志數也今使君既已
所纂者力行無斁爰揆

徐五

以訓治戒未矣豈未雖
小固忠孝之區而文獻
之藪習於使君之書而
觀廟其行事則例仁讓

義敦本節用之良必有
油然動於中者矣例仁
讓義敦本節用之良既
油然動於中則六逆不

徐六

在都鄙而三空不在郊
遂著杖之士塞途哀甫
之聲噴耳寧屑一數五
鳳神爵間治效哉麒以

原盟測使君既驗詠辛
粟也寧難以日纂測治
未用敢僭記於錦衣官
署

徐七

且月上辛治生徐石
麒拜手



昨非菴日纂二集宦澤卷之一

江西汪石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徐武功入翰林不屑詩文凡軍旅行役水利之類無不講求或曰公職在文字事此何為公曰此孰非儒者事使朝廷有事用我雖欲學無及矣

魏冀州刺史源賀上言今北虜遊魂南寇負險疆場實須防戍除大逆殺人外餘賊盜及過

日全卷二集

宦澤一

誤應死者皆宥之謫使守邊則已斷之體得受更生徭役之家暨蒙休息魏主從之久之謂羣臣曰吾用賀言歲活不少增兵亦多人如賀朕何憂哉會人告賀謀反魏主曰賀竭誠事國朕為卿等保之訊驗果誣乃誅告者因謂左右曰以賀忠誠長者猶不免誣謗人言其足信哉

唐樂部焦德從幸禁苑上指花竹草木以詢其

名德曰皆芭蕉也上詰之對曰花竹皆取四方道里跋涉巴至上林已焦矣上笑而止之司馬溫公來京師都人競觀即以相公目之左右擁塞馬至不能行及謁時相於私第市人登樹騎屋窺之曰願一識司馬相公至屋瓦為碎樹枝為折斃之日京民罷市往弔鬻衣致奠巷哭者以萬數民畫其像飲食祝焉四方皆遣人購畫京師畫工有致富者蔡京南

日全卷二集

宦澤二

遷道中市飲食之類知為京皆不肯售至於詬罵無度吏卒驅之不息居官賢不肖人心德怨一至於此誰謂夫婦愚可逆施乎

嘉熙間峒丁反黃安宰黃炳鳩兵守備一日五更報寇至即遣兵迎敵皆日空腹炳日第速行飯即至矣乃率吏役携竹籬木桶浴市門日知縣買飯時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熱飯熱水厚鬻以往士皆飽餐一戰破寇

宋仁宗李宸妃所生。劉太后取爲己子。無敢言者。帝雖長不知也。妃薨。后欲葬以宮人禮。呂夷簡奏宜從厚。后怒曰。欲離吾母子耶。夷簡曰。太后尚念劉氏。則喪禮斷宜從厚。后悟。殯以一品禮。夷簡又曰。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太后許之。至太后崩。人言帝乃宸妃所生。死以非命。帝號勸。易梓宮。親啓視之。妃以水銀故。顏色如生。冠

日纂二集 八 官澤三

服如皇后。嘆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宋王博文爲政平恕。常語諸子曰。吾平生決罪。至流刑。未嘗不陰擇善水土處。汝曹志之。

辛公義爲岷州刺史。岷俗畏疫。一人病。闔家避之。病者多死。公義命皆輿置廳。事暑月。廳廊皆滿。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以秩祿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既愈。乃召其親戚論之曰。死生有命。若能相溱。吾死久矣。皆慚謝而去。後

昨非庵日纂 二集卷一

遷并州。下車先至獄中。露坐。驗問十餘日間。決遣咸盡。還領新訟。事皆立決。有須禁者。公義卽宿廳。事曰。吾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於家乎。後有訟者。父老曉之曰。小事何忍。勤勞使君多兩讓而止。

爲吏忌作俑。古有以土物獻貢。貽地方無窮之害者。交趾貢生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奔騰。有毒蛇猛獸之害。唐羗上書言狀。和

日纂二集 八 官澤四

帝止之。我朝常熟知縣郭南。上虞人。虞山出軟粟。民有獻者。南亟命去其種。云異日恐爲常熟害。其爲民遠慮如此。

隋高穎僕射。每以盤盛粉。置臥側。思得一公事。輒書其上。至明錄以入朝行之。

唐裴耀卿勤政。夜看牘。晝決訟。養一雀。每初更有聲。至五更則急鳴。耀卿呼爲知更雀。廳前一大桐樹。曉則羣鳥翔集。以此爲出廳之候。

二二二

呼為報曉鳥時人美焉

王安石立保甲鄉民驚擾至有截趾斷腕以避

丁者司馬光上言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

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閑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今二丁取一

授以弓弩農半為兵矣又令三路置教場每

五日一教一丁在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

保正以泥糊除草為名聚之教場得賂則縱

日纂二集

八 官譯五

否則畱之是耕耘盡廢也力言其公私勞擾

有害無益得詔罷之

劉闢有二妾皆姝色監軍請獻之朝高崇文曰

天子命我討平凶豎當以撫百姓為先獻婦

人求媚豈天子之意耶崇文義不為此乃以

配將吏之無妻者

危嶽為吉安府推官屬邑安福苦虛糧如水火

嶽閱籍嘆曰綺羅坐享其粟藜藿日削其肉

三尺之謂何於是行文量法禮庶士而告之

曰孺子入井矣爾各宣其力焉願無吐剛無

茹柔萬物一體之學與諸君共之復列疏於

大吏及僚友曰請無二於浮言無搖於橫議

以壞於垂成於是分野授任三其籍以防奸

四其壤以定則十其衆以同好惡五其會以

廣耳目獄以匹馬從二吏往覈之陟巖壑犯

風雨冒炎蒸弗避也既而內于歿殮之復來

日纂二集

八 官譯六

孤稚呱呱乳之復來躬咳且疢也療之復出

體國恤民可謂斃而後已矣

虜酋阿魯台遣使納款且請約束女直吐蕃諸

部成祖以問侍臣多請許之黃淮獨曰此

虜狼子野心使各為心則易制若併為一則

難圖矣此舉實其奸謀也 上顧左右曰黃

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諸人如處平地所見

惟目前耳乃却阿魯台之請

蘇良嗣。高宗時爲荊州長史。帝遣宦者採怪竹。江南蔣上苑。所過縱暴。至荆。良嗣囚之。上書言狀。帝詔慰獎。取竹棄之。武后時。遷文昌左。相遇薛懷義於朝。懷義恃勢。偃蹇不爲禮。良嗣怒叱。左右批其頰。曳去。武后聞之。戒曰。第向北門出入。彼南衙宰相。往來毋犯他。

水縣典史曾泉。以御史謫任。蒞事勤能。勸學興禮。督農事。稽女工。尤恤貧窘。無牛具者。貸與。日纂二集 宦澤七

耕種無木綿者。借與紡績。時歷鄉村。察其勤惰。又率民墾荒田。以收穀麥。樹材木。以備營造。通商賈。以納逋稅。官有儲積。民無科擾。又以其羨餘造船。以備僦運。置棺槨。以助死喪。歷任三年。家給人足。然考其所以治民者。不過用民力。因地利。以阜財。厚生而已。司馬光勤親庶政。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引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爲戒。光曰。生死命也。爲。

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皆朝廷天下事。

第五倫守會稽。妻自炊爨。臨發。老幼攀車。號曰。捨我何之。廉范守蜀。除火禁。百姓便之。曰。來時我單衣。去時重五袴。張霸守會稽。舉賢與學。四野皆書聲。民語曰。城上烏鳴。哺父母。府中諸吏皆孝友。邵擘知廣州。鑿河通舟。颺不爲害。陳世卿代之。奏免廣南口鹽。廣人歌曰。

日纂二集 宦澤八
邵父陳母。除我二苦。羅衡爲萬年令。路不拾遺。人家牛馬。皆繫道邊。曰。此屬羅公者。閭憲爲綿竹令。夜行有得遺布錦者。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敢負化。田元均治成都。有儒弱不能伸冤者。必委曲盡其情。蜀人謂之照天燭。吳越僮鎮永嘉。政化翔洽。後移姑蘇。溫人有携家從者。謂之隨使。戶噫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陽城爲道州刺史。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離無所進。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州人感之。以陽名子。

德宗令王叔文直東宮。太子欲言官市之弊。人皆贊美。叔文獨無言。有間進曰。太子視膳。問安外。不合預他事。如小人離間。謂殿下收取人心。安能自解。太子悚然曰。無先生安聞此。

言。居官無過廉勤。廉分內事也。物交勢逼。浸不自由。素貧賤。有妻子啼號之撓。素富貴。有口體

參養之需。喜聲譽。則飾厨傳。以娛賓務。結託則厚苞苴。以通奸。甚則男婚女嫁。囊帛櫃金。皆此是資。雖欲廉得乎。故要莫如崇儉。淮民之時。無異處家之時。用官之財。不常用已之財。斯可矣。勤職當然也。聰明有限。事機無窮。

竭一精神。以防衆奸。慝已非易事。而耽延。嗜杯恣情。漁色賦詩。品奕。遂致獄訟。經年是非。易位詞訴。愈多。事機愈夥。方虞息肩之無期。幸吏牘已備。俛首涉筆。終歸苟道而已。故要莫若清心。鷄鳴聽政。家務盡屏。勿以酒色自困。勿以荒樂自戕。某事當決。某牒當報。某賦當辦。某繫當釋。時時察之。汲汲行之。毋謂姑俟。來日則事無不理。而此心亦寧矣。

章景駿爲肥縣令。縣界漳水。連年泛溢。景駿審其地勢。增築隄防。遂無水患。後遷趙州長史。路經肥鄉。人吏驚喜。競來餽餞。留連彌日。有童幼數人。年甫十歲。亦在其中。景駿謂之曰。計吾北去。此時汝輩未生。旣無舊恩。何慙慙之甚也。咸對曰。比聞長宿傳說。縣中廨宇學堂。館舍堤橋。並是明公遺跡。將謂古人不意得瞻覩。不覺欣戀。倍於常也。

馬胤孫爲相。無所建。豎時號三不開。入朝不開。印行事。見客不開口。議論歸宅。不開門。接見。王珪爲相。諛順取容。時號爲三旨相。公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噫。蘇味道以糶稜。詒譏於朝。端李愚以粥飯。僧取輕於愍帝。居相位者。寒蟬之譏。維鵜之誚。其可一刻去懷乎。

兗州舊多劫盜。及李崇爲刺史。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爾擒送。由是盜絕。

宋真宗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爲貴妃。李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

漢時有男子詣闕。自謂衛太子。詔百官識視。俱莫敢言。聚觀者數萬。雋不疑後到。叱吏縛收。

或曰是非未定。不疑曰。昔蒯瞶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此罪人也。遂送詔獄。上與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當用。議書人。後廷尉驗治。乃貌似太子。冀誑得富貴者。要斬之。

馬人望爲度支判官。會簡括戶口。人望未兩旬而畢。同知蕭保先怪問之。望曰。民產若括取無遺。他日必長厚。歛之弊。大率十得六七足矣。保先謝曰。公慮遠。吾不及也。

蓋苗爲濟寧判官。會歲饑。白郡府。郡府遣苗身至戶部。躬請戶部難之。苗伏中書堂下。出糠餅以示曰。濟寧民率食此。况不得此者尤多。豈可坐視不救。因泣下。時宰大悟。凡被災者咸獲賑焉。

國朝平樂太守周祈。因給餉稍遲。官軍遽殺人。行劫。上欲重處祈。申文定疏曰。餉遲誠有。

罪。但。官。軍。應。訴。府。司。設。處。豈。可。行。叛。蓋。此。輩。皆。烏。合。適。聞。廣。東。餉。厚。遂。欲。叛。歸。而。以。稽。餉。為。名。耳。若。重。處。太。守。則。軍。士。謂。上。官。在。其。掌。握。稍。不。如。意。動。輒。噪。呼。天。下。自。此。多。事。矣。且。九。邊。軍。數。十。萬。餉。支。遲。速。不。等。此。聲。一。傳。各。邊。效。尤。督。撫。務。姑。息。以。幸。無。事。如。唐。末。之。將。帥。畏。偏。裨。偏。裨。畏。士。卒。豈。不。深。可。慮。哉。

王克敬為江浙行省有松江一大姓歲漕米萬

石獻京師其人既死子孫貧且行乞有司仍

歲徵弗足則雜置松江田賦中令民包納克敬曰匹夫妄獻米微名爵以榮一身今身死家破不可使一郡均受其害國家寧乏此耶具奏免之

宋太宗謂宰臣曰朕何如唐太宗眾皆曰陛下堯舜何太宗可比李文正獨無言徐誦白樂天詩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

太宗曰朕不如也

裴諤為河東鹽鐵使時關輔旱儉諤入計召至便殿問權酤之利歲出納幾何諤久不對帝復問諤曰臣有所思帝問何思諤曰臣自河東來涉三百里而農人愁嘆穀菽未種誠謂陛下軫念元元先訪疾苦而乃責臣以利故未即對帝曰微公言朕不聞此

真宗將立明肅后令丁謂諭旨於楊大年令作

冊文下云此段不愛不富貴大年荅曰如此

富貴亦不願得

陳東權州事因斷流罪命黥其面曰特刺配某州牢城黥畢幕中相與白曰凡言特者罪不至是而出於朝廷一時之旨非有司所得行東大恐即改特刺字為準條字再黥之後有薦東之才於兩府者石叅政聞而咲曰得非人面上起草者乎

詞訟到官。類是增撰。被毆曰殺。爭財曰劫。入家
謂行竊。侵界謂發屍。一人訴詞。必牽引其父
子兄弟。甚至無涉之家。偶有宿憾。亦輒扯入。
意謂未辨是非。且得追呼一擾。耗其錢物。辱
其婦女於憤洩耳。則反坐之法。宜嚴。果涉虛
妄。斷以其罪罪之。庶衆知儆。而無飾辭乎。鄉
民視縣官如神明。一至公門。吏卒禁呵。答朴
交錯。已不勝魂消氣沮。固有畏懼刑繫。覬欲
早出而妄自誣伏者。有吏務速了。強加拷訊。
逼令招認者。有長官自恃已見。妄行臆度。吏
輩承順旨意。不容不以為然者。嗚呼。一人坐
獄。闔戶並啼。一罪爰成。妻孥典鬻。爰書數語。
其得潦草從事乎。欲通下情。莫若大啓門庭。
屏去吏卒。躬呼凡席之前。康色詰問。以盡所
欲言。有壅不得達者。則懸鑼門外。俾自扣控。
使無不盡之隱。其有微隱難明者。必訪於衢。

卷一集

官律十五

謀於邑。輾轉於寤寐。卽鬼神亦將來告矣。然
更有法焉。訟期宜少。宜緩。蓋彼有一時忿激。
便欲投詞。需日稍久。怒解事定。必有和勸而
不復來者。此亦聽訟之第一義也。
前輩盡心職事。仁廟朝有爲京西轉運使者。一
日見監竈官。問日所燒柴凡幾。竈曰十八九。
竈曰吾所見者十一。竈何也。竈官愕然。蓋轉
運使者晨起望竈。中所出烟幾道。知之其盡
心如此。
明道中江淮薦饑。王隨爲安撫使。素無才術。不
能設策以活流殍。但令人負糶以散。丐者每
出則前後擁塞。趨導者不能呵隨。沾沾矜問。
示恩識者嗤之。
唐李曾爲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并州丁零數爲
山東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不敢入境。賊於
常山界得一死鹿。賊長懼謂趙郡地也。責令

卷一集

官律十六

送鹿放處郡為謠曰詐作趙郡鹿翁勝常山粟

西蜀有兄弟訟財者畢構侍郎為廉察呼其兄弟三人以人乳食之訟者感泣而止又馬恭敏公作守有兄弟老而爭產不休公取庫中一大鏡令兄弟同照之見面龐相似鬚髮各皓然悟泣交相讓而出

宋檀道濟伐魏食盡自歷城還士有亡走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資糧有餘以降者為妄而斬之道濟兵少魏兵甚盛道濟命軍士皆被甲已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以為有伏兵不敢逼稍稍引退道濟全軍而返

韋仁壽性寬厚為蜀郡司法所論囚至市猶西向為仁壽禮佛然後死

廣濟蔡河有不逞之民不治生業專以脇取舟人物為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程顥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處之使以挽舟為業且察為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

永樂間韃虜來降者多安置於河間東昌等處生養蕃息驕悍難馴方也先入寇皆乘機騷動幾至不可收拾至景泰時發兵征湖廣及

廣東西諸寇于謙奏遣其有名號者厚與賞犒隨軍征進事平奏留於彼於是數十年積患一旦潛消

蒲陽一寺建大塔工費鉅萬或告陳正仲曰當此荒歲興無益土木公盍白郡禁之正仲笑曰寺僧能自為塔乎莫非備此邦人也歛於富家散於窶輩是小民藉此得食而贏得一塔也當此荒歲惟恐僧之不為塔耳

後漢侯霸爲淮揚太守。帝使徵詣都。百姓號哭。遮使車。臥於轍中。乞留霸一年。乃戒其乳婦。棄其子。以侯君當去。不能全也。

員半千調武陽尉。值歲旱。勸令殷子良發粟賑民。子良不從。及子良謁州。半千悉發之。下賴以濟。刺史大怒。囚半千於獄。會薛元超持節河南。讓太守曰。君有民不能恤。惠出一尉。尚何罪耶。半千始得釋。

日纂二集

官澤十九

孫夢得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爲御史。或問君未與二人相識。何爲薦之。孫曰。昔人耻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耶。後二人以風力稱。孫晚年執政。嘗歎曰。吾無功輔政。唯薦二臺官。爲無愧耳。

孔文舉爲北海相。有一人遭父喪。哭泣墓側。色無憔悴。文舉刑之。又一人母病瘥。思食新麥。家中無有。乃盜鄰家熟麥以進。文舉特加賞。

異曰。無有來求。勿復盜也。

韓魏公初年。便以天下爲己任。勳業崇隆。晚作閱古堂。嘗爲八詠。其疊石藥園溝泉三篇。卒章云。主人未有銘功處。日視崔嵬激壯懷。吾心盡欲醫民社。長得憂民病不銷。誰知到此幽閒地。多少餘波濟物來。其意氣所懷。固已見於造次賦咏之間矣。

日纂二集

官澤二十

免便就其間。求其所以便民省力。不使重爲民害。其益多矣。不與人爭者。常得利多。退一步者。常進百步。取之廉者。得之常過其初約。於今者。必有垂報於後。不可不思也。

吾鄉有第奉常而歸。饋者送者。往來觀者。闕路駢陌。旣而族媼交賀。卽讐者亦茹耻愧謝。獨鄰居一室。扁鎖遠引。若避寇然。余怪問之。愀然曰。所貴錦旋者。謂其得時行道。庇吾鄉里。

今或竊一名得一官。卽起朝富暮貴之想。名愈高。官愈穹。而用心愈謬。武斷者有矣。庇姦慝。持州縣者有矣。是榮一人。增一害也。其居日以廣。鄰居日以蹙。吾入山避之。不暇。何以賀爲。吾聞而異其言。因默識而謹書之。凡交遊間。必道此語。相訓切。

張士誠據有吳中。獨楊廉夫不爲依附。一日士誠使人要廉夫於路。相見間。適元主以龍衣

日基二集 官澤二十一

御酒賜士誠。士誠卽命飲以御酒。酒未半。廉夫作詩曰。山中歲歲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士誠得詩。知廉夫不可屈也。

曲端爲涇原都統。張魏公按視其軍營。中間無一人公異之。謂欲點視。端以所部五軍籍進。公命點一部。端於廷間開籠。縱一鴿以往。而所點之軍隨至。張爲愕然。旣欲盡閱。乃悉縱

五。鴿則五軍頃刻而集。戈甲煥燦。旗幟精明。公大加獎異。

元兵大入。賈似道以去。要君時度宗呼爲師相。至涕泣拜留之。江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爲。下殿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爲千古罪人。

漢司部灾蝗。臺召三府驅之。司空掾梁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審使臣驅蝗。何之灾以

日基二集 官澤二十一

德消。不聞驅逐。時號福爲直掾。

劉忠宣公大夏。明識治體。如賈太傅。通達國事。如陸敬輿。質直不阿。如汲長孺。廉潔不私。如包希仁。忠誠懇切。如司馬君實。吳公廷舉。謂古人有言。憂民如有病。見客似無官。唯公足以當之。

李果遷洛陽令。嚴毅公正。有進士劉兼者。過

其境宿於村邸。夜聞戶外語曰：李令行事令人破膽。我輩可於他縣血食。啓戶寂無影響。遂書壁云：狡吏畏威，縣妖破膽。好錄政聲，聞於御覽。

呂蒙正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有何人才。客去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薦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其爲相。文武各稱職。

官澤二十三

寶儀籍滁州。太祖遣親吏取藏中絹，儀曰：公初克城時，雖傾藏取之，無傷也。今旣籍爲官物，非有詔書，不可得。太祖由是重儀。無名氏石刻云：筠山高極入穹蒼，人道虎爲殃。行人過此不曾傷，咸陽宮闕在平地。高鹿食人無數計，吁嗟苛政猛於虎。斯言垂萬古。武宗在南京時，寇天敘以府丞署府尹，每日帶一小帽穿一撤坐堂，自供應。朝廷之外一

毫不妄用。江彬有需索，每差人來天敘伴，爲不見。直至堂上方起坐立語，呼爲欽差。語之曰：南京百姓窮倉庫，又沒錢糧，無可措辦。府丞所以只穿小衣坐衙，專待拿耳。每次如此。江彬知不可動，後不復來索。

阿魯圖爲相，議除一人爲刑尚書。或曰：此人柔軟，不可用。圖曰：選僧子耶尚書，詳讞刑獄，不枉人。壞法卽是好官，何用強壯爲？其治知體如此。

官澤二十四

少府監裴匪躬善營利，嘗奏賣苑中馬糞，歲可得錢二十萬緡。上以問劉仁軌，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非佳名也。又匪躬在司農寺，按諸苑鬻果蔬，儲利佐公。蘇良嗣判曰：公儀休一諸侯相，尚拔葵去織，未聞天子賣果蔬與人爭利，事得不行。鄂懋卿以總理鹽法巡行部邑，勢甚張，其妻從

行。裝五綵輿。以十二女舁之。令長膝行蒲伏。至以文錦飾廁。白金飾溺器。淳安知縣海瑞。供帳疏簡。抗言貧邑不能容軒車。慙卿怒甚。然素聞其強項。亦歛威去。

羊祜職典樞要。凡謀議皆焚其草。世莫得聞。所進之人。皆不知所由。常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吾不取也。及卒。民間之罷市巷哭。祜好遊峴山。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歲時祭祀。望

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碑。

張詠知益州。城中屯兵三萬。無半月糧。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詠度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糧運。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吾無憂矣。

趙鼎在潮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掛口。及移吉陽軍。有謝上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

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秦檜見之曰。此老倔強猶昔。

荆公罷相。出鎮金陵。時飛蝗自北而南。劉貢父書一絕以寄云。青苗助役兩妨農。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蟲偏感德。又隨台旆過江東。田錫為諫議大夫。疾亟。進遺表。真宗宣御醫。責上藥馳往。已無及矣。俄召宰相。袖其表示之曰。朕閱是表多矣。非祈澤宗族。則希恩子孫。

未有如錫生死以國家為慮者。與歎久之。命優其贈典。

王旦在中書。祥符末。內帑災。縑帛幾罄。三司使林特請和市於河外。草三上。旦悉抑之。頃而特率屬僚訴於宰府。旦徐曰。瑣微之帛。固應自至。奈何彰國弱於四方。居數日。外貢併集。受帛四百萬。蓋旦先以密符督之也。

王欽若母賓古。同伴三司。一日賓古曰。天下宿

一逃之財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亡族破家疵
民大矣。俟啓而蠲之。欽若卽命吏理其數。翌
日上奏。真宗大驚曰。先帝豈不知耶。欽若曰。
先帝非不審其弊。蓋留與陛下收天下心。真
宗。霑泣久之。遽詔有司。俾盡釋焉。欽若自此
宸眷之厚。

宋仁宗初蒞政。問輔臣。四方奏獄。不知所以裁
之。如何則可。呂夷簡進曰。凡奏獄。必出於疑。

官譯二十七

疑則從輕。可也。帝深以爲然。故終仁宗之世。
疑獄一從於輕。

李允則守雄州。匈奴不敢南牧。朝廷無北顧之
憂。一日出官庫錢千緡。復歛民間錢。起浮圖。

卽時飛謗至京師。真宗遣中人密諭之。允則
謂使者曰。某非留心釋氏。實爲邊地起望樓
耳。蓋是時北鄙方議寢兵。罷斥埃允則不欲
顯爲其備。然後謗毀不入。畢其所爲。

劉矩遷雍丘令。以禮讓化民。民有爭訟。矩引於
前。提耳訓告。以爲忿。逮可忍。縣官不可入。使
歸。更尋思訟者感之。

王沂公曾知審刑院。初違制之法。無故失。率坐
徒二年。公請分故失。非親被制書者。止以失
論。上不悅曰。如是無復有違制者。曾曰。如陛
下言亦無復有失者矣。自是違制遂分故失。
李文靖爲相同年。馬亮責之曰。外議以公爲無

官譯二十八

口。瓠公笑曰。吾居政府。無長才。但中外所陳
利害。一切報罷。聊以補國耳。今國家防制。纖
悉密若。疑貽苟循所陳。一行之所傷實多。
儉人苟一時之進。豈念於民邪。

韓魏公當國。遣使諸道。寬恤民力。旣而悔之。每
見外來賓客。必曰。寬恤使者不擾郡縣否。無
幾皆罷去。王荆公行新法。使者背項相望於
道。荆公常言。小雅第二篇。便言皇皇者華。故

遣使臣為先務。二公意見得失如此。

昨非菴日纂二集水操卷之二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隋趙軌為齊州別駕。被召入朝。父老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不敢以杯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飲之。

刺史韋詵休沐日登樓。見人於後園有所瘞藏。訪之羣吏曰。此參軍裴寬宅。寬義不以苞苴汙家。適有人以鹿為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

日纂二集

水操

李仲謙廉介自持。每休沐則閉戶讀書。俸祿不給妻紡績。以益薪水之費。仲謙止有一布衫。或須浣濯。補紉必俟休暇日。若賓客見訪。則使其子致謝曰。家君治衣不可出。

白樂天仕宦從壯至老。俸祿多寡之數悉載於詩。廉無餘貲。亦可槩見。為左拾遺。日月慚諫。紙二千張。歲愧俸錢三十萬。為蘇州刺史。日

十萬戶州尤覺貴。二千石祿敢言貧。爲河南尹。曰：厚俸如何用。閒居不可忘。爲太子少傅。曰：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僱我作閒人。其致仕曰：全家遁此曾無悶。半俸資身亦有餘。其將下世。有達城行曰：先賣南坊十畝園。次賣東郭五頃田。然後兼賣所居宅。髣髴獲緡二三千。但恐此錢用不盡。卽先朝露歸夜泉後之君子。試味其言。雖日飲食泉。亦知所斟酌矣。

集二集

水滸二

供奉官羅承嗣。住州西隣。人每夜聞擊物聲。穴隙視之。乃知寒凍齒相擊。贈之氈。不受。妻母來見其女。方食。其枕中豆。贈之米。麪亦不敢納。遂挈其家居州南。聚贍窮親四十口。嘗辭水路差遣云。法官舟載私物。過千斤。有罪。某恐罹此。乞換陸路差遣。

溫公一日過獨樂園。見創一厠屋。問守園者何

從得錢。對曰：積遊賞者所得。公曰：何不留以自潤。對曰：只相公不要錢。

盧坦爲河南尉。杜黃裳爲尹。召坦語曰：某宦子狎惡人破產。公盍捕之。坦曰：凡居官多積。皆剝下所致。如子孫善守。是天祐不道之家也。不若仍聽不道。以歸於人。

王恭從會稽還。王大見其坐六尺篔簹。因語恭以一領及我。恭卽舉所坐者送之。已坐薦上。大

集二集

水滸三

聞而驚曰：吾謂卿多故求耳。對曰：恭作人從無長物。

魏裴潛爲兗州刺史。作一胡床。及去。任留。柱間。梁簡文曰：不學胡威緝。寧挂裴潛牀。李白云：去時無一物。東壁挂胡床。

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見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古人詠錢如此。余觀錢之爲物。人所共愛。勢所必爭。骨肉緣之

啓。曩。縉。紳。因。以。敗。名。商。賈。因。以。捐。軀。市。井。乘。而。鬪。侈。乍。來。乍。去。倏。富。倏。貧。其。籠。絡。一。世。者。大。抵。福。於。人。少。而。禍。於。人。多。嘗。熟。視。其。形。模。金。旁。着。戈。真。殺。人。之。物。而。人。不。悟。也。吁。錢。乎。錢。乎。以。我。之。貧。求。汝。活。我。而。不。可。得。我。固。無。奈。汝。何。以。我。之。不。貪。汝。欲。殺。我。而。不。可。得。汝。亦。無。奈。我。何。

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

日集二集

水標四

諫曰。大人遠在海濱。舊多珍怪。此書若成。則載之兼輻。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間。先賢所慎。恢撫其背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歐陽文忠公與姪通理書。昨日書中言欲買硃砂來。吾不闕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水外。不曾買一物。可視此為戒也。

御史杜暹因按事至突騎施。突騎施饋之金。暹固辭。左右曰。君寄身異域。不宜逆其情。乃受之。埋於幕下。出境移牒。令取之。虜大驚。追之不及。

蔣希魯延盧仲甫於後圃。希魯曰。亭沼粗適。恨林木未就。仲甫曰。亭沼譬爵位。時來則有之。林木譬名節。非素修弗成。

汪一麟以知州陞刑曹。給俸銀十兩。令州民趙

日集二集

水標五

鍰修船北行。修完。公携家登舟。見繕治堅好。問所費幾何。鍰以十兩對。密喚各匠細查。實用二十兩。乃取銀六兩。扇三十把。墨三觔。二物值四兩有餘。喚鍰曰。吾知爾陪十兩。今以三物償爾。鍰勉受之。退。其夫人語公曰。既知十兩即當償足其數。而以扇墨酬其勞。可耳。公亟補銀四兩。鍰愈不敢受。公面頰發赤。曰。是則使我不如一婦人矣。必不許辭。

張以寧不營財產所居蕭然其奉使也襍被而往垂橐而歸臨終有詩云覆身惟存黔婁被垂橐都無陸賈金

宋之盛時有位於朝者以饋遺及門爲辱受任於外者以苞苴入京爲羞及其季代端揆以賕賄爲論思臺諫以珍玩爲獻納或以金珠而克脯醢或以契券而作詩文甚者如倪僕售妹於侂冑而得府蘇師且獻妻於侂冑而

二集

冰標六

人閣噫黑頭宰相紅鉛夫人後視今亦猶今視昔也

宋范公稱過庭錄云先君初仕平恩啓行右丞曰爾行裝幾擔先君時新娶實應之曰有十擔右丞曰初仕如此久宦奈何我昔赴遂州只三擔罷官仍舊不惟緩急易於去就亦免張外醜也夫楊誠齋立朝不市一物恐累歸擔范右丞赴任只携三擔思便行裝去就若

此取予安有不廉者乎

唐介倅潭州一巨賈私藏蚌胎爲關吏所按太守而下輕其估悉自售焉分珠獄發仁宗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案覆之果然

光武召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仁以惠下威能討奸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

二集

冰標七

已

鄭愔掌選賦污狼籍有選人繫百錢靴帶上愔問故荅曰銓選非錢不行愔愧而不言

鍾離意爲尚書太守張恢坐賊籍沒詔以賜羣臣意得珠璣不拜賜帝問故對曰孔子忍渴於盜泉曾參回車於勝母惡其名也此穢物臣不敢拜帝嘆曰清乎尚書之言也

國朝劉公仁乃大夏公之父令瑞昌與高安令

嚴某同入覲時楊溥當國與劉嚴皆隣邑有
媿遣一价往賙价還白曰嚴富貴雅稱官也
劉藁席布被瓦盆煤竈猶然窮人耳公心識
之嚴賣劉特先見贄以金幣公麾之劉嗣見
具茗一袋蜜一缶耳公嘉納尋擢為御史方
劉為御史時六七十人共一馬更迭出入除歲
享同僚一枯魚而已後楊公展墓還朝便道
造劉問其子大夏曰父在否曰在道中母安

貝集二集 水滸八

在日適隣家磨麪迺視家中詣寢室見床上
唯蒲席布被喜曰可稱御史矣嗚呼劉公奉
鄉先達則茗蜜三色款同寅則枯魚一罇价
視之則瓦盆煤竈親視之則蒲席布被夫人
攻苦不辭并曰於鄰家忠宜尚齷不諱朴陋
於私室一門清風真可欽仰近世為官者行
詣日薄受用日豐聲價日損勢燄日張民生
日以憔悴矣豈不悲哉

杜衍嘗言作官第一清然無求人知苟欲人知
同列不謹者眾必譖已為上者又不加察適
足取禍耳但默而行之無媿於心可也
王恕撫雲南不挈僮僕惟行竈一竹食籬一日
給乳豆二塊菜一束醬醋水則取主家其告
示有云欲携家僮隨行恐致于民嗟怨是以
不恤衰老單身自來意在潔已奉公豈肯縱
人壞事人皆錄辭而焚香禮之

貝集二集 水滸九

范栢年謁宋明帝因言及南海貪泉帝問年云
卿里中有此水否對曰臣漢中唯有文里武
鄉廉泉讓水
國朝山襄毅公雲深沉有將略而廉正無比廣
西帥府一鄭牢者老隸也性鯁直敢言公詢
之曰世謂為將不計貪矧廣西素尚貨利我
亦可貪否牢曰公初到如一新潔白袍一沾
污點墨則終不可湔也公又白人云土夷饋

送之物苟不納彼必疑且忿奈何牢言居官
贖貨則朝廷自有重法不畏朝廷反畏蠻子
耶公笑納之公鎮廣西十年廉操始終不渝
固不由牢而牢亦可尚云

唐蔣沈歷四縣令美政流行郭子儀軍出其縣
敕麾下曰蔣沈令縣供億當清素去得蔬飯
足矣毋撓其清也

魏源懷爲行臺使持節行邊賑貧乏考殿最之

日纂二集

水滸十

得失先決後聞鎮將元尼須與懷舊交貪穢
狼籍置酒謂懷曰命之長短繫卿之口懷曰
今日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鞠獄之所也
明日公庭始爲使者簡鎮將罪狀之處耳竟
案抵罪

楊爵爲御史嘉靖中以直諫繫獄數年雖處憂
抑而忠端正直獄卒咸敬信之方得釋而尚
書熊浹有陳論上大憲曰我固知釋爵諸

妄言歸過者立至矣命復逮爵時抵家方一

日忽緹騎至曰若復來乎騎素敬爵慰之曰

吾欲他往特一省公爵笑曰吾固知之與校

同飯飯糲校不能堪爵啗茹自若也食已曰

行乎校曰可一人爲別爵立屏前曰朝廷有

旨見逮我行矣卽攬袂行復踰再年乃出

昔有京尹忘其名不携家惟弊篋一擔每晨起

則撒帳捲席食畢則洗鉢收箸以拄棒撐弊

日纂二集

水滸十一

篋於廳事之前常若逆旅人將行者故擊搏
豪彊拒絕宦寺悉無所畏

楊誠齋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費貯以一篋

鑰而置之臥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

擔日日若促裝者

宋王質王文正公之姪以貧爲質文正爲舍人

時家虛貸金贍昆弟過期不入輟乘馬償之

質得其券曰此前人清風又得顏魯公爲尚

書時乞米帖刻石遺親友雅尚如此故所至有冰蘖聲

宋孔覲為司徒二弟東還輜重十餘船皆錦絹紙席覲命置斨側焚之曰泰預士流何至東還作賈客邪後魏封回為度支尚書鄭雲以諂得安州刺史問安州興生何事為便回曰卿位為方伯宜思方略以濟百姓乃問興生封回不為商賈何以相示嗟夫今之世不為

卷二集 八 冰蘖十三

賈客興生者幾人哉侈輦載於鄉閭盛誇稽古之力詢地產於知曲冀充宦橐之資間有飲泉不食敝車羸馬者則嗤之曰惡用是拙官為哉好官不過多得錢爾噫吾亦見多得錢者矣沒不數年而子孫以爭奪敗又不再世而子孫以淫蕩廢其尤惑者志在溫飽術工攘剝聞人稱其有十乘之富則艷然怒聞人譽其無擔石之儲則欣然喜其子孫求人

狀其祖父之行也詆之於季孫陶朱之儔亦艷然怒等之公儀伯起之列亦欣然喜是明知多錢之可醜而拙清之足貴也乃所志非所貴所遺多所醜獨何哉是以君子寧為拙清無為姦富寧使吾子孫憾無所遺不可使子孫艷有所詆

姚察自居顯要一不交通有門生不敢厚餽送南布一端花練一疋察曰吾所衣着止麻布

卷二集 八 冰蘖十三

蒲練此物於吾何用

居官誠廉即大臣無厚藏布被亦不易得余為三品堂卿幾六年矣芋幃布衾製自微時間欲更葺亦不易措吾未敢以平津為詐也

晉胡威父質為荊州威自京師省之停舍中十餘日告歸質賜絹一疋威跪曰大人清高於何得絹質曰吾是俸餘姑以與汝耳

漢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身出按行見民家

皆除雪出至袁安門。獨無有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看之。見安僵臥。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

裴始安在郡還。甚貧罄。世祖曰。裴昭明罷郡歸。遂無宅。我不諳書。不知古人中誰比。

雲南大理府出石屏官其地者。每勞民傷財。載以饋人。有李邦伯獨寓意於送行詩。有云。相思莫遣石屏贈。留刻南中德政碑。河南土產。

卷二集

水滸十四

磨菰線香。宦遊者每取以饋當路。于蕭愨公巡撫其地。絕無所取。有詩云。手帕磨菰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爲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閒闈話短長。嗟夫。土有產土之災也。微瘠郡爾。廷珪墨龍尾硯。至今爲累多矣。留刻德政。清風滿袖。是所望於司牧。

李沂公爲嶺南罷鎮歸。行到石門。停舟。悉按家人。犀象投江中而去。

曹克明在湖廣行省。日有主簿致書問訊。寄辰砂一函。未及啓。封漫置篋中。後有一憲官言製藥苦無好辰砂。公曰。有故人見惠。尋當奉送。及取視。乃有砂金三兩雜其內。公驚歎曰。彼以我爲何如人。耶。時主簿已歿。呼其子歸之。

李敬文爲高陽內史。河間守崔謀恃其弟暹權勢。從敬文乞麋角翎羽。敬文荅曰。翎有六翮。

卷二集

水滸十五

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手足遲鈍。不能逐飛。追走遠事。佞人。

宋進士鄭俠。辭騰仕。就監門。上書力言新法。敝民安石不報。會亢旱。民物嗷嗷。乃以本門所見三路流離之民。質妻鬻兒。啼饑號寒。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者悉盡。一鬪發馬。遞以進。當事者以是罪之。浩然而歸。歸囊只一拂。因自號一拂居士。嘗語人曰。無功。

於國無德於民若華衣美食與盜何異公少讀書清涼山閩人因就其地祠之葉文忠公向高榜其聯曰諫草數千言自信丹青能悟主歸裝惟一拂可知琴鶴亦妨人

沈瓚之在丹徒廉潔不事左右浸潤日至遂鎖繫尚方瓚之言願一見天子齊高召問復欲何陳荅曰臣坐清無以承奉要人上問要人為誰瓚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

日集二集 米標十六

是上知無罪復除丹徒令吏人候之瓚之戲語曰我今重來常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不立

華子魚從會稽還都賓客贈遺累數百金子魚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臨去悉聚諸物語眾人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無以懷璧為罪願諸君為之計眾乃各留所贈

柳元景為尚書令有數十畝菜園園人得賣菜錢三萬送宅元景曰此園種菜以供家中啖可耳乃復賣錢奪百姓利耶以錢與守園者官訊一盜曰爾試自言盜狀盜佯不省曰何名為盜官曰汝盜那得不自知胠篋竊財是為盜爾盜乃笑曰如公言余何能盜若官人真盜也儒生吾伊帖括曾不考古今究天人思經濟皇輿惠澤黔首日夜望事權入手借以

日集二集 米標十七

攫取大利父師所以教友朋所以學習盜也薦賢書登公車隣里羨親戚賀所慶何事富貴到矣公服手板而高坐堂皇胥吏旁列與臺下擁尊嚴如天帝官繇利出政以賄成原郭巨豪白晝殺人苞苴一入三尺安在黃金有權白日無光又出而揚揚豪里中矣問左賤氓罰贖貧苦被髮剝膚室廬不保鬻及妻孥赴海填壑莫之省憂神怒人怨錢神通天

官譽大起。甲第連雲。歌鐘撲地。僮奴如蜂。粉黛塞房。真天下之大盜也。夫穿窬穴地。破雷竊人。一錢卽以盜論。刑官人高坐拱手。搜括鉅萬。而猶不失官譽。冠裳大盜。不問而問。民間乞兒小偷。於是官人立釋。此盜盜亦黠獷矣哉。夫飲水懸魚。羔羊冰蘖。何代無之。翠毛象齒。貪婪無行者。時亦不乏。卽盜言可畏哉。古云。竊鉤者誅。竊國者侯。非一日矣。

日纂二集

水滸十八

李京兆有叔嘗爲博守。忘其名。其人極廉介。一日迎監司於城門。吏報酉時守。亟命閉關。已而使者至。不得入。語於門隙。曰。法當閉。鑰請以詰朝奉迎。又京遞至。發緘視之。中有家問。卽令滅官燭。取私燭。閱書。閱畢。然後再秉官燭。當時故有閉關迎使者滅燭看家書之句。雖其矯枉過甚。然介行清標。大不移而小不忽。節取以勵俗可也。

羊續爲南陽太守。妻與子秘俱往郡舍。續閉門不納。妻自將秘行。其資藏唯布衾弊調鹽麥數斛。

唐嚴昇期巡察江南。性嗜牛肉。所至烹宰極多。事無大小。入金則弭。凡到處金銀爲之踊貴。江南人呼爲金牛刺史。

于謙籍其家。惟上賜盛甲袍帶。裕陵追悔。秦紘籍其家。止黃絹一疋。英宗動色。此清

日纂二集

水滸十九

之鑒。主上也。魏驥見王振。惟帕一方。振不之較。張秦遺劉瑾。止土葛。雖銜之而不整。此清之感宵人也。

王旦居第甚陋。真宗令官爲營。公頓首曰。此先臣舊廬。當日止蔽風雨。臣今完葺已過。每思先臣常有愧色。豈敢更煩朝廷。

楊萬里爲零陵水。以弟子禮謝張魏公。時公以遷謫杜門。謝客。敬夫爲之介紹。數日乃得見。

因跪請教公曰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
惟鄒志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楊得此
語終身勵清直之操

後漢孟嘗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
寶與交趾比境先是守宰貪穢詭人採取珠
遂漸徙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
嘗到官革退前弊曾未逾歲去珠復還商貨
流通稱為神野

日纂二集

水標二十

裴俠為河北郡守躬履儉素所食惟菽麥鹽菜
而已俠常與諸牧謁周文帝帝命俠別立謂
諸守曰裴俠清貞為天下最眾中有如俠者
可與之俱立眾皆默然號為獨立使君
衛人釣於河得鰈其大盈車曰吾下一魴之餌
鰈過而不視益以豚之半則吞矣于思曰噫
鰈貪以餌死士貪以祿死
宋江湛為吏部尚書無兼衣餘食常為上所召

植澣衣稱疾經日衣成後進

國朝李遠菴居官清苦常俸外不取一毫鄭澹
泉迺公得意門生也宦南京數年歲時只寒
温而已一旦侍坐最久有一布鞋在袖邊巡
不敢出遠菴問袖中何物鄭曰曉之妻手製
一布鞋送老師遠菴遂取而着之生平受人
物僅此而已

日纂二集

水標二十一

陳無已性清介傳堯俞憐其貧懷銀往見欲以
周之坐間聽其議論遂不敢出銀而去噫夜
光之珠無因至前必其有珠色耳如無已者
孰得而玷之

五代趙在禮令宋州貪暴逾制百姓苦之後移
鎮永興百姓忻賀曰眼中拔釘矣在禮聞之
仍求復任宋州每歲戶口不論主客俱徵錢
一千號曰拔釘錢南唐張崇帥廬州所為不
法嘗入覲廬人曰渠伊想不復來矣崇歸乃

計口索渠伊錢。明年又入覲。盛有罷府之議。人不敢實指。道路相見。皆捋鬚相慶。崇歸又徵捋鬚錢。噫。婪吏所爲。前後一律如此。千載聞之。猶堪捧腹。不知彼時何面目對人。

陸長源爲汝州太守。清白自將。後去州。送車二乘。乃嘆曰。吾祖罷魏州。有車一乘。而圖書半之。不及先人遠矣。

閩賈郁仙遊。令有邑客遺果。辭之。客曰。某家新

水滸二十二

果人衆未知。郁曰。君有弟子否。曰。昆弟三人。豚犬數輩。郁曰。古人畏四知。今君兄知弟知。子知。携來者知。是倍於古人也。客慙而退。

出膺民社。置生靈。休戚不問。而汲汲潤囊橐。廣田廬。以軟猾媚勢要。以掩飾買虛聲。厚利既收。嘉譽不失。其下憤爲盜。而其上愛爲龔。黃受其欺。掩卽貪殘。不覺也。喜其承奉。卽覺亦不甚惡也。其家已致大富。其官更得美遷。

間有清白自將。善拊黔首。耻奉上官者。咸笑爲迂怪。而孤立無援。大家媒孽。必使敗。而後已。自非薑桂之性。百煉之鋼。有不戒而改轍者哉。

眉州刺史申貴。殘虐聚斂。諭獄吏令賊徒引富民爲黨。以納其賂。常指獄門曰。此吾家。錢窟。被訴下獄。謫維州司戶。至犀浦。賜死。民家相賀。

水滸二十三

水滸二十三

居官以清士君子分內事。清非難。不見其清爲難。不恃其清而操切陵轢人。爲尤難。

國朝汪汝達。令黃巖捐俸築城。寇至而民不驚。歷官二十餘年。清操嶒然。去浙之日。屬吏致罰錢。曰。此例所應得。汝達驚曰。居官自常俸之外。尚有應得者耶。竟不受。家甚貧。至無以供朝夕。舉棲身數椽。鬻之。黃巖士民知其貧。醵八千金。聞於官。郵致之。適遇病卒。遂以爲

公儀休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

國朝金九成廉介不受私謁初令定海增葺捍海堤至今賴之號曰金公塘居官十年妻子不免藜藿病且革會有富家求釋罪以千金為賄九成不可郡侯自抵其榻撫之曰獨不

為妻子喪殮計乎九成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面壁臥不復語郡侯嘆息而去

國朝劉麟擢守紹興漢劉寵故處也在郡精核廉敏甫五旬郡聲大治逆瑾銜公出守不修謁猶掇部郎時瑣細廢為編氓郡人爭致贖公曰吾治不逮前劉敢蒙一錢惠耶既去越人肖其像為小劉祠

此世但除君父外平生不受一人恩每清夜誦

此未嘗不懼然披衣起也人生於世君恩父恩無日不受受之而報其報周極若他人恩報之易失身不報則負德故斷不宜受也予嘗記先輩之訓曰諸君無輕受恩於人異日恐妨自立至今三復終身

後漢王良為大司徒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鮑恢過其家夫人布裙曳柴從田中歸吏嘆息而還

國朝邵士廉秀才時見門前地有鈔一張特往拾之乃是荷葉一片行路者拾起却是鈔也邵思一鈔何足重輕尚不可妄得况民之脂膏乎自入仕以至僉事刻意清苦常俸外一毫不取都人至今稱之

國朝顧橫涇先生罷河內副使歸家環堵若懸磬客過從鄰家乞火供茗取酒無所具樽鼎而止

顯皇帝卽位。劉璟以侍講頒詔交南。詔既讀。宴畢。卽行。王致金珠犀象珍玩甚多。劉悉不顧。復令陪臣要於路。劉示以初入關詩云。咫尺威。誓。肅。將。寸。心。端。不。愧。蒼。蒼。歸。裝。若。有。關。南。物。一。任。關。神。降。百。殃。

國朝都憲剛峰海公卒於官舍。同鄉蘇民懷簡其宦囊。竹籠中俸金八兩。葛布一端。舊衣數件而已。王鳳洲評之云。不怕死。不愛錢。不立

日纂二集 八 沐標二十六
黨此九字。斷盡海公生平。

伏。軀。爲。新。安。太。守。時。人。賦。稅。不。登。者。輒。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麻。苧。家。人。至。無。以。爲。繩。

近世士大夫有外釣功名。內營產業。廣厦千間。膏田萬頃。僮奴如蟻。婢妾如雲。而開口高談性命。自負清虛。雖復舌吐五色寶蓮。吾不信也。夫積富累貴。匪由一朝一夕。卽未必自攘奪。朘削得之。第用計然之策。以勤儉起家。乃

其經營畜聚。勞精費神。爲有生之累。亦多矣。

日纂二集

八 沐標二十七

昨非菴日纂二集種德卷之三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楊廷和每宦遊歸則為鄉人建一惠局初歸通

水利灌涸田萬頃鄉人德之號為學士堰再

歸捐建牌坊費以修縣城城成而賊至全活

數萬後歸置義田於城西北以贍族人蓋三

歸而修創利業三焉

李沆有一僕通金十千一夕遁去其女十歲有

二集二

種德一

姿自繫一券於帶願賣宅中以償丞相祝夫

人曰當如已子育之俟長求夫嫁之請夫人

親為結禡務在明潔夫人如教及笄擇一婿

具奩歸之後僕歸女白之感公刻骨公病夫

婦割股作羹及薨服衰三年

明山賓臨青州歲儉啓倉贍貧後刺史簡州曹

失去簿書以山賓為耗冒追籍其宅入官山

賓默不自理更市地造宅

駱公緒少時鄉里饑困游客或多窘乏公緒為

之飲食衰少其姊哀而勸之公緒曰士大夫

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

張文節公在政府國封歲時入見莊獻后見其

二侍婢老醜勅妙年二婢服飾華麗賜之公

歸知后意從容指二婢曰此乃夫人媵也出

無所歸但二妹齒未踰笄令守一老翁甚無

謂也雖太后慈憫志豈可渝入見當懇奏遠

二集二

種德二

召宅老呼其父兄對之折券并予服飾為資

嫁

徐鉉市宅以居歲餘見故宅主貧甚鉉召謂曰

得非售宅虧價以致是乎予近撰碑獲潤筆

二百千可償爾矣故主堅辭不獲亟命左右

輦以付之

國朝楊承芳為憲長時有倉官數輩以虧糧監

禁歲久鬻子女未即完公憫之莫喻其故適

送月俸外餘五斗他衙亦然始悟倉官虧糧之故愀然曰常俸食之不能盡職尚有天殃數外食之是食其子女也於心安乎欲奏聞衆懼因捐俸設法補之以釋其罪俱得赴部轉選

王廷禮與陸某交陸貧甚向人貸金五十券中詭書廷禮姓名未幾索金者至廷禮知之曰陸吾故人也卽以妻簪珥爲償不令家人知之

日集二集

種德三

之

宋舊制配崖州人例止三百溢數則投先到者於海有南海太守奏云所以不殺而宥之遠方者欲生之也推之海復殺之矣不若移先到者入內地以彰朝廷不殺之德帝感悟可其奏

周世宗性躁急果於殺戮有忤旨者魏仁溥皆歸罪於已以管救之賴全活者十七八

李文靖拜參政胡秘監啓賀歷詆前呂部辛陳四參政以譽公公愀然不樂封置別篋曰吾豈真優亦適遭逢耳乘人後而議其非吾所不爲况欲揚一已而短四人乎

金將郃斌守會州元命按竺邇往取之斌食盡城破驅妻子聚一室焚之已而自投火中有女奴自火中抱兒出泣授人曰將軍盡忠汝忍使絕嗣幸哀其兒而收之言畢遂投火死

日集二集

種德四

竺邇聞之惻然命保其孤

宋尚書沈誥寬厚慈祥有卒患背疽公親爲合藥藥內用酒公時適從祀員壇恐其貪酒不治藥必親治與服然後往傳舍被隣子罄盜廳吏執付有司公往語有司曰此亦宦子弟迫貧至此惟寬恕之隣子歸公又勞以錢米致政歸家每歲歉卽發租平糶公自執斛斗每倍量與人見貧甚者必以錢密置米中鄉

人不識公但云彼着青布衫道人量得米好
肅宗嘗與李泌語及李林甫欲發其塚焚骨揚
灰泌曰陛下方定天下奈何讐死者彼枯骨
何知徒示吾德之不弘耳且方今從賊者皆
陛下之讐也聞此恐阻自新之心事乃寢

宋京樊樓畔有茶肆生意極盛有士人李氏就
肆遺金一袋歸始覺李以肆中往來如織定
無覓處置弗詢後數年李復過此因憶謂同

一集二集

種德五

侶曰往年失金於此狼狽幾不能回主人聞
而揖曰官人彼時着毛衫裏邊坐乎此係某
拾得當即追還奈官人行速特權收之今說
塊數稱兩相同即取去隨招登小樓中皆貯
人遺失之物如傘屐衣服器皿各有標題曰
某年月日某色人所遺者或僧道婦人或似
商賈官員各識之就樓角尋小袱封記如故
中間塊數稱兩與李言同遂舉以還李分其

半主人辭曰某若重利輕義匿不以告耳所
以然者恐有愧於心也時肆中五十餘人皆
以手加額咨嗟嘆息嗚呼卻一介畏四知何
以加此惜名不附於國史也

宋靖康之變金人欲盡得京城宗室有獻計者
謂取宗正寺玉牒取之則無遺矣虜酋立命
取牒牒至會虜以事暫還戶部邵澤民遠索
視之每揭二三板則掣一板投火爐中嘆曰

一集二集

種德六

苦力不能遍存耳俄頃虜按籍取宗室因葵
而獲免者十有四五而澤民不自言人多不
知

張寧晚年無子禱於家廟曰寧何陰禍至辱先
人傍一妾云誤我輩即陰騭耳公即日嫁者
數人

李日知為大理丞武后肆誅戮太卿胡元禮承
旨陷人今日知改斷再三不從元禮使謂李

日胡元禮在此人莫覓活李起謂使日李日知在此人莫覓死

元和中。有湖州錄事未赴任。遇盜罄劫。誥勅文簿俱無。遂於旅舍行乞。舍近裴晉公第。晉公在。假偶微服。出店細詰其事。對曰。數載候得此官。遇寇盪盡。且某將娶而未親迎。妻名黃娥。遣郡牧獻於上。相裴公矣。公時衣紫袴衫。謂之曰。某即晉公親。校當爲子偵作別而去。

集二集

種德七

翌日忽傳令公召糾往竊視。即昨紫衣者。因謝過再三。公曰。昨見君語。一夜惻然。今聊以慰樵悴。授以官。詰已再除。湖糾矣。又曰。黃娥可于飛之任也。行裝具備。送與偕赴任所焉。釋曇遷與范蔚宗遊。款後蔚宗被誅。門有十二喪。交知無敢近者。曇遷迺貨衣物。悉營送葬。宋孝武聞而嘆賞。語徐爰曰。卿著宋書勿遺此士。

王大將軍旣亡。王應欲投江州。世儒王舍欲投荆州。王舒合問。應曰。大將軍素與江州云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迺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彊盛時。能抗同異。及覩衰厄。必與懸割。荆州守文。豈能作意表行事。後舒果沈。舍父子於江。彬聞。應當來。密具船以待之。前輩有上書時相者云。依附相公者。他時必不得力。作諷相公者。日後定不忘本。名言哉。

集二集

種德八

唐閻敞爲郡掾太守。第五嘗被徵。以俸錢百三十萬寄敞。後嘗舉家病死。惟餘孤孫九歲。嘗未死間。曾聞說有錢三十萬寄敞。及長大。試向敞問之。敞一見。悲喜不勝。悉取還。孫曰。祖惟言三十萬。無百三十萬。敞曰。府君病困。謬言耳。郎君勿疑。

孫蜃川祖淳厚正直。偶貨物得假銀二兩。念此銀旣不可用。亦不可別誤人。至東湖之濱。復

於水中走數十步投之深處

張昉家居時有同里寄絲五萬兩而他適俄昉

家被火貨用悉焚昉力護所寄絲付同里

暢師文任大平路總管收米盈屋曰我家幾人

能盡食此呼貧士及細民恣其取去

胡宿在郡日丁晉公為遊客見之胡待甚厚丁

因投詩索米明日胡延晉公所用樽皿悉屏

但陶瓦而已丁失望以為厭已遂辭去胡即

丁集二集 八種德九

出銀一篋遺丁曰家素貧惟此飲器願以贖

行丁始諭設陶器之因其後晉公極力推挽

胡至顯位

明山賓家貧嘗貨所乘車中牛既受錢語買主

曰此牛經患漏蹄治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

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阮孝緒聞而嘆曰此

言足使還淳反朴激薄停澆矣

王義方舉明經詣京師客有徒步疲於道者自

言父宦遠方病且革欲往省覲困不能前義

方解所乘馬遺之不告姓名而去

房景遠重然諾好施與歲儉分贍宗親又於通

衢作粥食餓者存濟甚衆平原劉郁行經充

境忽遇劫賊已殺十餘人次至郁郁曰與君

鄉近何忍見殺賊曰若言鄉里親親是誰郁

曰齊州主簿房陽是我姨兄陽是遠小字賊

曰食其粥得活何得殺其親遂還衣服蒙活

丁集二集 八種德十

者二十餘人

李善為李元蒼頭元家疫死垂盡惟孤兒續始

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謀殺續分其財產

善潛負續逃瑕丘山中親自哺養乳為生漣

推燥居濕備嘗艱勤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

長君有事輒長跪請自然後行之問里感而

修義績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

婢於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為瑕丘令薦

善行狀。光武屢擢。日南太守。往任。道過李元
家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待鈕去草。拜墓。哭
泣甚哀。身自炊爨。執鼎俎。以修祭祀。垂泣曰。
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
王義方爲御史。買宅數日。忽對賓朋。指庭中青
桐樹。一雙曰。此無酬直。親朋言樹當隨宅。別
無酬例。義方曰。吾只買宅耳。樹何所載。召宅
主。付之錢四千。

一集二集

一八種德十一

鍾離意爲堂邑令。初到無屋。意乃出俸錢作屋。
民賣柱。趣作。浹日而成。畢焚香爲民。士祝曰。
典功役者。令也。如有禍祟。令當之。無以及民。
庾詵嘗乘舟還家。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
四十石。及至宅。寄載者曰。君四十斛。我一百
五十斛。詵默然不言。恣其取足。隣人有被人
誣執爲盜者。詵見矜之。乃以書質錢二萬。令
門生詐謂其親代之。酬隣人。獲免。詵曰。矜

天下無辜。豈期謝也。

司馬昭既誅鍾會。會功曹向雄。收葬會尸。昭召
而責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
問。今會爲叛逆。又輒收葬。如王法何。雄曰。昔
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計其功罪。
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
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
物。不亦可乎。昭悅而遣之。

一集二集

一八種德十二

王叔文之黨。皆爲遠州刺史。柳宗元得柳州。劉
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
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欽以柳。易
播。禹錫得改連州。

唐珏山陰人。元世祖甲申年。浮屠楊璉真珈。怙
寵奉詔。發宋帝諸陵。寢至斷殘肢體。焚其齒
路。棄草莽間。珏具金酒。邀里中少年。取四郊
暴骨。潛易而藏之。斷文本爲函。覆黃絹爲囊。

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浮屠肆虐陵骨亡恙
又林德陽當楊總統發陵時故為杭丐者背
竹籬手持竹夾投籬中鑄銀作兩許小牌百
十繫腰間取賄番僧曰餘不敢望收其骨得
高冢孝冢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朝
骨為兩函貯之歸葬東嘉

顏杲卿子泉明為史思明所虜得歸求其父尸
於東京得之遂并袁履謙尸棺歛以歸遇父

日纂二集 卷十三

時將吏流落者皆携歸凡五十餘家均減資
糧一如親戚袁履謙妻疑履謙衣衾儉薄發
棺眎之與杲卿無異乃始慙服

貧而好施功倍於富富而好聚惡倍於貧

樓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
呂媼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
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
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

夫不知有秋之獲者見人投種則怪曰奈何以
可食之物棄之淤泥不知福田之道者亦然
語曰臨淵羨魚不如結網清中人士業已知
之慎無惜種

徐陵性清簡祿俸與親族共之太建中食建昌
邑邑戶送米至水次陵親戚有貧匿者皆令
取之數日便盡陵家尋至乏絕府僚怪而問
其故陵云我有車牛衣裳可賣餘家有可賣
不

日纂二集 卷十四

戴就為郡倉曹掾刺史歐陽參誣奏太守賊罪
遣部使薛安按倉庫收就於錢塘縣獄幽囚
拷掠五毒備至就直辭不變安又燒鉛芥使
就挾於肘腋就語獄卒可熱燒芥勿令冷肉
焦毀墮地者掇而食之主者窮竭酷慘無復
餘方乃臥就覆船下以馬通薰之一夜二日
皆謂已死發船視之就方張眼大罵曰何不

益火而使滅絕。又復燒地以大鍼刺指爪中。使以爬土爪悉墮落。主者以狀白安。安呼就謂曰：太守罪穢狼籍，君何故以骨肉拒抵？就據地荅言：太守剖符大臣，當以死報國。卿雖啣命，固宜申斷。寃毒奈何誣枉忠良？令臣誦其君子證其父，就拷死之日，當白於天與羣鬼殺汝於亭中。如蒙生全，當手刃相裂。安奇其壯節，卽解械更與美談，表其言辭，解釋郡守。

集二集

種德十五

宋黃州董助教富而好施，歲歉爲飯以食饑者，又爲糶餌飼小兒輩，饑人如墻而進，不可復制。董仆於地，被踐，家人咸咎之。董不介意，連日不倦。黃岡村氓丘十五多積谷，每幸凶歲，卽騰價細民苦之。老病不復飲食，但食羊屎，家人憐之，以米餌作羊屎狀給之，入手便投去，必食真者數月方死。

范喬當臘夕盜斫其樹有告者，喬佯不聞，邑人愧而歸之。喬曰：取柴欲與父母相權耳，何以愧爲。

蕭復爲太子僕射，廣德中連歲不稔，穀價翔貴，家貧將鬻昭應別業，行賑時宰相王縉聞其林泉之美，心欲之，乃使弟絃誘焉。日以別業奉家兄，當處足下於要地，復對曰：僕以家貧鬻業將拯濟孀幼耳，儻以易美職於身，令門內凍餒，非鄙夫之心也。縉憾之，乃罷復官，沉廢數年，復處之自若。

集二集

種德十六

韓琦在政府時以三十萬錢買女婦張氏，姿色美麗，券成張忽潛然曰：妾本修職郎郭守義妻也，部使者挾私劾以敗官，今秋高歲晚實恐盡室餓死，京師願沒身於人以活守義兒。女琦惻然憫之，遣張持錢還舍，令語守義敗官果非辜，可訴之朝事，白汝却歸我家。郭後

得辯雪。張來如約。琦不使至前。曰。吾位宰相。豈可妾士人妻。向者錢費用。應盡取前日券。包金二十星。助汝之官。善視兒女。張涕泗感。激。百拜而去。

歸崇敬。充新羅冊立使。至海中流。濤波迅急。舟船壞漏。眾咸驚駭。舟人請以小舟載崇敬。曰。舟人凡數十百。我何忍獨濟哉。少頃風息。

張浚屯兵秀州。夜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

日纂二集 卷八 種德十七

此苗傅。劉正彥。募賊公賞格也。浚問欲何如。客曰。僕河北人。蠶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為賊。用特見為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浚翊日斬死囚。徇於眾。曰。此苗劉刺客也。私識其狀貌物色之。終不遇。

范元琰灌園自給。嘗出行。見人盜其菜。元琰遽退。還母問盜者為誰。荅曰。向退走者。正畏其

愧恥耳。今啓其名。願勿洩也。於是母子秘之。段秀實為營田官。涇原大將焦令謨強占民田。歲旱復索民債。民往訴。秀實秀實署牒免之。謨怒曰。我畏段秀實耶。以牒置農背。大杖二十。與致庭中。秀實泣曰。乃我困汝。即自裂裳。裹瘡。注藥。賣已馬。以代債。淮西將尹少榮。罵令謨曰。段公廉仁。惟一馬賣而市。殺入汝。汝取之不恥。何能為人。令謨大愧。流汗曰。吾終不可見段公。

日纂二集 卷八 種德十八

王義方為魏徵所知。徵欲妻以夫人之姪。王辭不取。俄而徵薨。王乃取。女人問其故。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已故也。

司馬德操。盛德絕倫。有人臨蠶。求簇箔。德操自棄其蠶。而與之。或言凡損已贍人。謂彼急我。緩。今彼此正等。何緣如此。德操曰。人求而不與。將慙。何有以財物令人慙者。

張必太宗朝爲史館家多食客一日太宗問曰
卿何食客之多必曰臣親舊多客罷下貧乏
絕糧臣累輕而俸有餘常過臣飯亦不過菜
羹已爾一日上遣人伺其食時突入取容食
以去果糲飯菜羹上嘉其不欺時號爲菜羹
張

晉桑虞家瓜園熟有人踰園盜之虞見園籬多
刺荆使人爲開道及盜負出見道通知虞使

一集二卷

種德十九

除之乃送瓜叩頭請罪

趙瑾好善喜施孤貧無歸婚嫁失期殮葬不具
者皆資給之景泰乙亥饑疫死者多棄原野
瑾買棺置通衢縱取不問閭義塾教訓鄉閭
子弟有鬻田者匿其券將構訟券遺道傍犬
啣置瑾前遺券者詣瑾謝瑾曰實未有券也
成化間王三原公去官抵家見子侄易隣居爲
業公呼而讓之曰此皆我故舊豈宜奪其居

仰之遠去乃召各還居給以原券不問價

宋邵靈甫儲穀數千斛歲大饑或請乘時糶之
曰是急利也或請捐直糶之曰是近名也或
曰將自豐乎曰有成畫矣乃盡發所儲僱傭
除道自縣至湖鎮四十里浚蠡河橫塘等水
道八十餘里通輦盡溪入震澤邑人爭受役
皆賴全活而水陸又得俱利

何隨家養竹園人盜其筍隨行遇見恐盜者覺
日集二卷

種德二十

怖走竹傷其足挈履輕步而歸

董奉居廬山爲人治病不取錢物使重病愈者
栽杏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計得十萬餘
株後杏子熟奉於杏林下作倉欲買杏者悉
照取杏之器易穀以賑貧窮人號曰董仙杏
林

薛戎悉俸廩賑濟內外親既病以所有分遺之
曰吾死矣可持爲歸資衆皆哭而去

沈介菴令順德有人毆母幾碎首父訴官定死矣後父更時時求解泣曰恨我此子無孫乞哀之介菴曰汝媳已嫁否對曰以見在未也曰第去吾知之是後令其妻朝夕饋食稱有小病亦令左右事之踰年而斯人遂有子

張詠在成都嘗感異夢召黃丞事兼濟問其有何陰德黃曰無他但每歲禾麥熟時以三萬緡收糴至明年民或艱食即照原價糴之在

卷二十一 德三十一

已無損於人頗獲濟幸崖嘉歎遂坐黃而拜焉嘗謂黃此事今士夫居鄉自可量力做為若有司以此施條格為惠不細

揚文貞公士奇敦敏嗜學以家貧為里塾師有鰥生携殘蠹帙數冊抵館下色悽甚詢之曰母老無為養也惻然曰嗟乎貧人孰無母分其徒之半資之姑氏疫庭無人迹走其家調治者浹旬愈乃去

宋有梵公為邑皂隸邑令刑峻公用葱貯血匿杖中行杖見血刑者多因得活一日令見公行不履地詢知其陰德大異之公亦遂去修煉山中功成以石曰千斤為冠登仙岡山羽化

孫一謙為南都司獄故事重囚米日一升率為獄卒盜去飯以不給又散時強弱不均至有不得食者囚初入獄獄卒驅穢地索錢不得

卷二十一 德三十二

錢不與燥地不通飲食而官因以為市一謙一切嚴禁手創一秤秤米計飯日以卯巳時持秤按籍以次分給食甚均見囚衣敝時為醉補視輕繫之尤餓者予囚飯之半囚得不死獄卒無敢橫率一錢者每曹郎視獄問囚有苦欲言者乎皆對曰幸甚孫君衣食我謙滿三載轉靈山吏目王司寇世貞贈以詩曰青衫白馬帝城西祖道無人日欲低猶有若

盧方畝地。赭衣能作數行。帝蓋紀實也。

韓絳曾布建議復肉刑。詔輔臣議。呂公著曰。後世禮教未備。而刑獄繁。肉刑不可復。將有踊貴履賤之譏。王珪欲取死囚。試剗刑之。公著曰。不可。刑而不死。則此法遂行矣。議遂寢。韓魏公琦為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者。必手自封記。不令人見。

韓億執政。每見有攜拾官吏小過者。輒不憚曰。

天下太平。雖昆蟲草木。皆欲使得所。今仕者大望為公卿。次望為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師。幕官奈何錮之於盛世。

沈特貶筠州。售一切妾。携與俱行。七年後歸。呼妾父母使嫁。其女仍是處子。有獻詩云。昔年單騎向筠州。覓得歌姬共遠遊。去日正宜供夜直。歸來渾未識。春愁禪人向。有香囊愧道。士猶懷炭婦。羞鐵石心腸。延壽藥不風流處。

却風流

顧潤之嘗從俞觀光學。觀光無子。當寢疾。潤之侍湯藥。情若父子。醫為感動。弗忍受金。觀光卒。潤之奉歛於家。衰經就位。士人競為潤之來弔。明年葬。顧氏先塋之旁。享祭。惟謹。或問歛於家。禮與潤之曰。吾聞師哭。諸寢。又曰。生於我乎。養死於我乎。殞也。生服其訓。死而委諸草莽。仁者其為之乎。

玄宗過峭谷。道隘不治。欲免河南尹。及知頓使官宋璟曰。陛下以此罪二臣。恐將來民受其弊。帝遽命釋之。璟曰。陛下以臣言免之。是臣代陛下受德也。請令待罪朝堂。而後赦之。帝從之。

道民家有江上斥鹵田五十畝。秋收得稿稼。雜稗子。不滿十鍾。屑以為糜。人啜一孟。而骨肉嗷嗷相向者。不下數十口。又門下翳桑之夫。

四方襍被之客時時在座脫粟將入口分以
啗人人各一匙亡不飽滿懽忻而去不飽其
飯飽其意道民活一日則為世上人作一日
緣斃而後已雖然令道民得據要津呼順風
便可使此世界苦惱衆生皆有控告奈上帝
不許也

念菴羅公清介歸囊無一文道經蕪湖病亟抽
分項東甌為調醫藥有揚賈犯重辟願獻千

種德二十五

金求解項欲以此為公壽公力卻事乃寢既
而思曰是大賈不活矣項君必以我故而不
脫之獄乃貽書謝項因潛為解之賈得生不
知為公力也

宋朱軾家貧教學里中歲暮得束脩歸途遇田
夫械繫悲慘問故曰欠青苗錢無償行且死
矣軾憫之盡以束脩完官其人得釋

盧度世以崔浩事逃在高陽鄭罷家罷匿之使

者達罷長子罷誠之曰君子殺身成仁汝雖
死勿言其子奉命大被拷掠乃至火焚其體
以死卒無所言

郭憲曹操時為郡功曹以仁篤為一郡所歸韓
約失衆從羌中還依憲衆欲取約以徼功憲
怒責曰人窮來歸我云何欲危之擁護備至
後約病死而田樂陽達等就斬約頭欲條疏
憲名憲不肯在名中言我尚不肯生圖之豈

種德二十六

忍取死人以要功乎時曹操在武都達等送
約頭到操宿聞憲名及視條疏怪不在中以
問達等達具以情對操歎其志義乃并表列
與達等並賜爵關內侯

去歲不登入春連雨三月菜麥俱萎斗米一錢
有奇村落山澤之間草無留根樹無完皮城
市衣冠子女牽連行乞甚或度不能活雉經
於梁畢命河伯而富貴豪右自多其困廩深

藏高價言之使人酸鼻。道民家僅有穀數十
鍾。諸兄姊及子姓中表。枵腹而待哺者。相聚
一室。共啖此脫粟。脫粟有限。人饑無窮。生平
故舊。窮交復時時相向。道民義不忍獨飽。誓
與衆生分苦惱。富家坐視生靈之窮。而惟思
乘時射利。道民目擊時艱。若處鍼氈之上。而
智計莫可如何。獨不念五濁衆生。諸苦皆從
自身惡業而生。現在之貧窮而餓死。悉過去

集二集

蓮德二十七

之富貴而怪貪者也。目今得意。曾不剎那轉
盼之間。溘焉消滅。墮爲焰口。生爲餓夫。鑿鑿
如此。若曹且不信。有今生來世之理。快意目
前。則亦無如之何矣。

葉仁魯。周太祖之故吏也。坐賦絹萬五千疋。錢
千緡。賜死。帝遣中使。賜以酒食。曰。汝自抵國
法。吾無如之何。當存恤。汝母仁魯感泣。

王騫有墅在鍾山。良田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

舊共佃之。常謂人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
百頃。而食常不周。以此爲媿。

天台宋氏家本富。後貧。鬻廬於隣。價成作詩曰。
自嘆年來刺骨貧。吾廬今已屬西隣。殷勤說
與東園柳。他日相逢是路人。富者見詩惻然。
卽以券還之。亦不索其直。

知制誥韓綜。通判天雄軍。會河水漲。金隄民依
丘冢者。凡數百家。水大至。綜出令。能活一人

集二集

蓮德二十八

者。予千錢。民爭操舟筏。盡救之。已而丘冢潰。
蔡卞章惇。同肆羅織。遷謫元祐諸公。卞率惇以
奏乞發司馬光墓門。下侍郎許將。獨無言。卞
等退。哲宗留將問曰。卿不言何也。將曰。發人
之墓。非盛德事。哲宗曰。朕與卿同。乃不從。
耕堯田者。有水處。耕湯田者。有旱憂。耕心則者
無憂。無慮。即豐年。

昨非菴日纂二集敦本卷之

四西江石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元紫芝事母至孝母亡廬於墓所食無鹽酪藉

無茵席刺血畫像寫佛經貧時兄早亡有遺

孤暮月其嫂又喪紫芝晝夜哀號抱其子以

已乳舍之涉旬潼流兄子能食其乳方止

太上皇居長安深宮悽愴不樂漢高祖密向

右問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餅

一集二集 敦本一

鬪雞蹴鞠今皆無此故不樂高祖乃作新豐

移諸故人實之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

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鴨於通塗

亦競識其家以此娛上皇之心

李勣貴為僕射姊病必親為粥釜燃輒焚其鬚

姊曰僕妾多矣何為自苦勣曰姊年老勣亦

年老雖欲久為姊粥復可得乎

李崇幼以父賢功拜爵親族相賀崇獨泣下賢

問之對曰無動於國幼受列侯當報主恩不

得終孝養是可悲耶

宋劉潛知鄆州一日與客飲驛亭左右報太夫

人暴疾潛馳歸已不救矣潛抱母一慟而絕

其妻見潛死復撫潛尸大號而卒時人傷之

曰子死於孝妻死於義孝義之美併集一家

御史章溢當元季兵起與從子存仁俱避山中

已存仁為寇所執溢心計曰吾兄止一息不

一集二集 敦本二

可使無後挺身出曰兒幼無知我願代之賊

素重溢邀上坐問計溢正色曰君等皆有父

母妻子奈何為此赤族事邪

余齊民為邑書吏父在家亡家人只以父病報

之便歸四百里一日而至至門方知父死號

踊慟絕問父何遺囑母曰臨終只恨不見汝

齊民曰相見何難於是號哭殯所須吏便絕

詔表其里為孝義蠲租布賜其母穀百斛

韓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笞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得笞常痛，今母力不能使痛，是以泣也。

魏楊津楊椿兄弟義讓相事，有如父子。且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椿年老，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仍假寢閣前，承候安否。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初，津爲肆州，椿在京，每

一集二集

教本三

四時佳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凡一家之內，百口無間言。

國朝李步行賣菜傭也。父嗜酒，步行鬻菜，必市酒歸飲。父又間送時物，體無完衣，而父便身之物，嘗給。里中有不順之子，父母諭之，必曰：何不學李步行。

柳僕射族子爲水部員外郎，求公爲市宅，公止之曰：爾以寒素進身，便造新宅，不若做居爲

善也。鄭還古弟齊古，好博戲，還古恣其所用，每出行必封管鑰付家人，曰：留待二十九日，儻博勿使別取債息爲惡人所陷也。弟感其言而易轍，噫！今人市宅益過者有矣，肯勸之，做居以養廉乎？布粟春縫者有矣，肯恣之取博，以免息乎？中養不中，才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

一集二集

教本四

李令伯嘗聘吳，吳主與羣臣汎論道義，因言寧爲人弟，令伯曰：願爲人兄，以供養之日長也。吳主及羣臣稱善。

吳猛夏日常，手不驅蚊，懼其去已而噬親也。王僧虔爲太守，携子姪到郡，兄子儉中塗得病，僧虔爲廢寢食，曰：昔馬援子姪之間，一情不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亡兄之胤，豈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

僞蜀拔山軍卒李夢旗經敵，擒歸岐陽，老母悲

泣。因瞽雙目。夢旗在岐陽。虔祈切至。願見慈母。三載方還。夢旗刺股血點母眼。即時如故。廣漢汝婦者。汝敦之妻也。居世殷富。兄弟早孤。而嫂貪恠。敦以所受田宅奴婢三百餘萬悉讓於兄。裁留園地數十畝。起舍耕作。土中得金一器。敦以示妻。妻曰。本言讓先祖所有也。此獨非其有邪。敦曰。固吾意也。乃俱擔金與兄嫂。嫂初謂叔窮乏。來借貸。有不悅色。見金

而喜。兄乃惻然感悟。棄妻還金。

盧操事繼母張氏。以孝聞。張氏生三子。每命操為三子執勤主炊。操服勤不倦。張誨其子讀書。三子每出。張命操隨驢以催之。即執鞭引繩。如僮僕。三子曰。隨驢何如。我讀書。操曰。不讀書。所以逐驢。後明經擢第。

袁譚攻尚。譚敗。還欲更攻。尚問王脩曰。計將安出。脩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而斷其

右手。曰。我必勝。若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交鬪。其間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

徐孝克所生母恙。欲粳米為粥。不能常辦。母後亡。孝克遂常啖麥。有遺粳米者。孝克對而悲泣。終身不復食焉。

孫棘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薩應充行。坐違期不至。棘自詣郡辭引已為家長。令弟不行。罪

當。在已。乞以身代薩。薩又辭。自引。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薩各置一處。報云。聽其相代。

顏色並悅。甘心赴死焉。棘妻許氏。又寄語囑夫曰。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大家臨亡。以小郎囑君。今竟未婚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子。死復何恨。岱依事表上。孝武詔特原罪。

程堅居貧。以磨鏡給養。母喪。哀號極下。有馬。每聞堅哭。輒淚出。暫輟芻草。

月集二集 教本五

月集二集 教本六

趙宣子將之絳有翳桑之下有餓人宣孟與脯
二胸拜受不敢食問其故曰臣有母持以遺
之宣孟更賜之二束遂去

骨肉失歡有本於至微而終至不可解者止繇
各自負氣不肯先下爾朝夕羣居不能無相
矢相失之後有一人能先下氣與之話言則
彼此酬復遂如平時宜深思之

樂羊子遊學七年妻常躬勤養母又遠饋羊子

二集二集 八 數本七

嘗有他舍雞入園姑盜殺食之妻對雞泣曰
自傷居貧使食有他肉姑亦感悟棄去

昭明太子至性仁孝所生丁貴嬪亡水漿不入
口每哭輒絕高祖喻之曰毀不滅性有我在
那得如此太子乃強進數合自是至葬日進
麥粥一升昭明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
過半每入朝士庶見之莫不下泣

閭閻匹夫以錙銖之產傷孔懷之情吾以愚

無責也唐文皇戡建成宋太宗害廷美此兩
主者號稱賢明而喪失良心至甚於庸氓賤
隸天下大利昏之也

儲福洪武初隸燕山衛籍生平慕顏真卿文文
山之為人建文末挈母妻逃去 文皇卽

位 詔構成卒入伍福仰天哭曰吾雖賤卒

義不爲叛日夜號呼不食而死妻范氏年二

十奉姑甚謹每哭其夫走山谷中不欲聞之

二集二集 八 數本八

姑也然貧無以存一日往澗水浣衣見傍有

蓆草因織蓆養姑姑沒廬於墓側年八十餘

方卒范卒草不復生土人義之

國朝史元鎮宜興人年十六家失火欲投火救

母隣人阻之元鎮號泣突入與母俱焚火熄

見其兩手與母相握猶未釋也時人傷之立

像祀於周孝侯廟 詔旌其墓

杜林弟成物故隗囂聽林持喪歸葬尋悔令刺

客楊賢追殺之。賢見林身持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時，誰能行義？雖小人，何忍殺義士，遂亡去。」

國朝徐玩有至性。母歿，父構危疾，熟讀軒岐諸書，起父於沉痾，就養無方。從兄弟六人，視如同胞。撫孤壻如子，教二甥如孫。既以貢，當就試禮部，玩不赴，曰：「吾父在，吾出而歸，稍後，吾父倚問矣，奈何！」既衰，遺體跋涉三千里，博一官也。

日纂二集

敦本九

丁公著三歲喪母，七歲見隣媪抱子，哀感不肯食。父喪，貌力癯，見者憂其死。

倪萌字子明，兄為赤眉賊所得，賊欲殺啖之。萌詣賊叩頭言：「兄年老羸瘠，某肥健，願代兄。」賊義之不啖，命歸求豆來贖兄。萌歸，不能得豆，復自縛詣賊，賊遂放之。

華寶父戍長安，寶時年八歲，父臨別謂寶曰：

須我還，當為汝上頭。及長安陷，父沒，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輒號慟彌日。

狄武襄本農家子，年十六時，其兄素與里人號鐵羅漢者，鬪於水濱，至溺，救之，保伍方縛素，公適餉田，見之，曰：「殺羅漢者我也，人皆釋素而縛公。」公曰：「我不逃死，然待我救羅漢，庶幾復活。」若決死者，縛我未晚也。衆從之，公默祝曰：「我若貴，羅漢當蘇。」乃舉其尸出水數斗而活。

日纂二集

敦本十

孫清幼孤，母沒未葬，流賊入境，清守柩不去，親友勸之不從。賊兩經其門，皆不入。隣里有依而得生者。

明皇禁約諸王，不使與羣臣交結。駙馬都尉裴虛已與岐王範遊宴，私挾識緯，坐流新州。離其婚，帝待範如故，謂左右曰：「吾兄弟自無間，但趨競之徒，彊相託附耳，吾終不以此責兄。」

弟也。

廬江毛義。府檄為安陽令。義捧檄入。喜動顏色。張奉心賤之。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為親屈也。

馬皓父為南郡太守。坐事繫獄。皓袖小石至公卿門。輒出石叩頭流血覆面。父罪得免。

太液池岸有竹數十叢。牙筍交加。密密如繞。明皇與諸王閑步竹間。因謂曰。人世父子兄弟。

日纂二集

教本十一

尚有離心離意。此竹宗本不相疎。人有懷貳者。此可為鑑。因呼為竹義。

人子於親祭之厚。不如養之薄。俗每於歲節清明。一詣墳所。餘半載俱置親於荒墟。不問祭時候。大率與兄弟親友。放情遊覽。盡歡而歸。節歲非掃松也。祇賞梅耳。清明非省墓也。祇踏青耳。嗟夫。祿不及親。飽妻孥而何益。生虧菽水。沒列鼎以何為。

庾子與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用自苦。荅曰。孝德之本。何謂不多。

裴叔則營新宅。與兄共遊。牀帳儼然。軒櫺疎朗。兄心甚欲之。而口不言。叔則知其意。便推與。兄住。

宋任元受事母盡孝。母老多疾病。未嘗離左右。凡母致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溼。或以語話稍多。或以憂喜稍過。五臟六腑中。盡皆洞。

日纂二集

教本十二

見曲折。不待切脉而知。故用藥必效。雖名醫不迨。張魏公作都督。欲辟之入幕。元受力辭曰。使吾有神丹。可以長年。必持以遺母。不以獻公也。況能捨母而與公軍事耶。

邢原少孤。數歲時過書舍。而泣。師曰。童子何泣。原曰。凡得學者。有親也。一則願其不孤。一則羨其得學。中心感傷。故泣耳。師惻然曰。苟欲學。不須資也。於是就業。長則博物洽聞。金玉。

其行。

李克兄弟二人貧無擔石之儲妻謂克曰今貧如此妾有私財可以分異獨居克聞之跪白其母叱妻遣之。

唐潞丞相隨父死於虜隨方嬰襁迨十歲母謂隨曰汝還識父不隨嗚咽無言母曰視汝眉目宛若汝父隨遂覽鏡照之殞絕於地後終身不復臨鏡。

卷二十一集 教本十三

陳玄為陳侯太子七歲喪母父更娶周氏有子曰昭周氏讒玄侯將殺玄昭欲先死玄不聽引白羊誓曰孝者羊血逆上一丈三尺一如誓言周后又讒之侯怒令玄自殺玄投遼水有大魚負之玄曰我罪人也魚乃去昭從後來以問漁者云投水死矣昭氣絕良久曰吾兄也又投水而死。

佳巨倫之姊明慧有才行因患眇一目莫有求

者其家議欲下嫁之巨倫姑趙國李叔胤之妻聞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蚤世豈令此女屈事卑族乃為子翼納之時人歎其義識萬石君石奮長子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帚廁踰身自澣灑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為常。

卷二十一集 教本十四

劉師貞兄有疾經旬不愈師貞衣不解結日一食為讀道德經懺悔夢神人曰若兄苦風取胡王使者酒漬服即愈師貞求之藥肆皆不能曉忽夢見母曰胡王使羗活也覺而求之兄遂即愈。

唐賈直言父道冲得罪貶賜醪於路直言偽令其父拜四方辭上下神祇伺使者視稍息即取其醪以飲遂迷伏而死明日醪洩於足而復蘇代宗聞之減父死直言亦自此病瘳後

每話所結之事云。始飲醜志在必死。忽然覺毒。沁五內。至支節。其痛愈於鑽灼。摩頂旋踵。不可名狀。天陰則又甚焉。其胫及足脛。色皆如墨。傍攻出綠膿紫液。迄於臭敗。逆搶人鼻。達數十步外。唯食啖無減。

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日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有畜犬百餘。共一牢。一犬不至。諸犬爲之不食。建書樓於別墅。以延四方之士。

日纂二集

教本十五

張文道

肄業者多依焉。鄉里率化。獄訟希少。

女肱與二弟伯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友愛天至。常共臥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繼嗣當立。乃遁往就室。肱常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兄弟相爭死。賊遂兩什焉。但擄奪衣資而已。既至郡。郡守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話以他辭。終不言盜。盜遂感悔。後乃求見謝罪。還所畧物。肱不受。勞而

遣之。

陽城年長不肯娶。召羣弟曰。吾與若孤。憚相育。既娶。則間外姓。雖共處而益疎。我所不忍。羣弟義之。亦不娶。遂兄弟同處終身。

吳顧悌每得父書。常灑掃几席。舒書於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閱畢再拜。若父有疾。耗之間。則臨書垂泣。語聲哽咽。

許武舉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

日纂二集

教本十六

請分異。計財產爲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强者。二弟所得悉劣少。鄉里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後武會宗親。謂曰。吾爲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以推二弟。一無所留。郭原平。父母墓前有田。不欲人躒。體耕。藜慢。乃買家資。貴買其田。每當耕墾。必整冠束帶。謹

事

元呂思誠嘗寓景州李氏愬其弟匿羊思誠叱之退有王青者兄弟友愛思誠造其家取酒勸酬權其骨肉李之兄弟各悔過析居二十年復還同爨

吳隱之少有孝行遭母喪哀毀過禮時與太常韓康伯鄰居隱之每哭康伯母輒輟事流涕悲不自勝終其喪如此謂康伯曰汝後若居

日纂二集

徵本十七

銓曹當用此輩人後為吏部尚書乃進用之

陳彥廉有才名與名士黃子久親暱廉父齊於閩溺死海中廉痛自傷悼所居硤石東山終身不至海上以父溺海故也子久歲一詣之至則必到海上觀濤每拉廉同往廉涕謝曰陽侯吾父仇也恨不能如精衛以木石塞此何忍以怒眼相見子久亦為悲泣不看而返因作仇海賦以紀其事

昨非菴日纂二集詒謀卷之五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末甫輯士之登庸不繫世業履道則為衣冠夫緒則為匹庶來護兒兒作宰相虞世南男作木匠忠賢文武固無種也

北齊邢時以經授皇太子厨宰進食有菜曰邪蒿時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所宜食顯宗聞而嘉之太公望傳太子發發嗜

日纂二集

詒謀一

鮑魚太公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卒弗與

房太尉家無半爰崔樞夫人婦妾不許時世粧劉丞相摯家法儉素閨門雍睦凡冠巾衣服制度自先世以來常守一法不隨時增損故承平時其子弟雜處士大夫間望而知其為劉氏也前輩治家如此
崔玄暉為郎其母盧氏誠之曰吾見姨兄辛亥

馭云見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貨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常重此言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多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非理所得與盜賊何別孟母不受魚鮓之饒皆爲此也汝今坐食祿俸榮華已多若其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孔子云雖日殺三

言集二集

論謀二

牲之養猶不爲孝又曰父母惟其疾之憂特宜修身潔已勿累吾此意也玄暉奉母誠以清謹見稱

晉愍懷太子幼聰慧武帝愛之恒在左右嘗從帝觀豕牢言於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費五谷帝嘉其意即便烹之因拊其背謂廷尉傅祗曰此兒當興我家人之有子多於嬰孺之時愛忘其醜恣其所欲

恣其所爲無故叫號不知禁止而以罪保母凌轢同輩不知戒約而以咎他人或言其不然則曰小未可責日漸月漬養成其惡此父母曲愛之過也

姚崇先分其田園令諸子姪各守仍爲遺令曰比見諸達官身亡以後子孫既失蔭覆多至貧寒斗尺之間參商是競陸賈石苞皆古之賢達也所有預爲定分將以杜後爭吾靜思之深爲歎服

日集二集

論謀三

孟仁少從李肅學其母爲作厚褥大被曰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爲廣被庶得與氣類接也後除鹽池司馬作鮓以寄母母責之曰汝爲魚官而以鮓寄我何以遠嫌

李審諸爲御史臺中送祿米到宅其母量之贖三石問故曰御史例不祭又問車脚幾錢言御史例不還脚錢母怒送贖米及脚錢并責

審諸御史皆有慙色

宋藝祖受命三年密鑄一誓碑於太廟夾室門
鑰嚴封用黃縵蔽之勅有司自後歲享及新
君即位謁廟禮畢請讀誓辭只許小黃門不
識字者一人從餘皆遠立庭中即小黃門亦
只許驗封啓鑰設香燭揭幔畢亟出階下不
許仰視上至碑前跪誦訖仍封固如初列聖
相承即腹心大臣如趙韓王王魏公等亦不

日纂一集

詒謀四

知所誓何事靖康之變犬戎入廟取法物去
門皆洞開人得縱觀誓辭辭只三行一云柴
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
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云
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云子孫有
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其善後詒謀如此
起家之子生財富庶乃日夜憂懼慮不免於饑
寒破家之子生事日消乃軒昂自恣謂不復

可慮所謂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此其效
驗常見於已壯未老已老未死之前識者當
自默喻

宣武節度使劉玄佐有威畧每季納使至玄佐
厚結之故常得其陰事先為之備納憚之其
母雖貴日織絹一疋謂玄佐曰汝本寒微天
子富貴汝至此必以死報之故玄佐始終不
失臣節

日纂一集

詒謀五

盧多遜之為相也其子雍起家即授水部員外
後遂為常呂蒙正奏曰臣忝及第釋褐止授
九品京官况天下才能死於巖穴不霑天祿
者何限今臣男始離襁褓即膺此寵命恐罹
陰譴乞以臣釋褐時官補之自是宰相子止
授九品京官遂為定制

楚子反攻秦軍絕糧使人請於王因問其母母
問使曰士卒無恙乎曰分菽拉而食之又問

將軍無恙乎。曰：將軍朝夕芻黍黍梁，子反破秦軍而歸，母閉門不納，數之曰：而不聞句踐之伐吳邪？客有獻醇酒一器者，使人注上流，使士卒飲下流，味不加喙而卒戰自五也。有獻一囊糧者，使賜軍士分而食之，甘不踰嗑而戰自十也。今士卒分粒而食，子獨朝夕芻黍，悖至此邪？

司馬溫公無所嗜好，獨蓄墨數百觔，或以爲言。

日纂下集

詰謀六

公曰：吾欲子孫知吾用此物何爲也。

人有數子，飲食衣服之愛不可不均，長幼尊卑之分不可不嚴，賢否是非之迹不可不辨，幼示以均則長無爭財之患，幼責以嚴則長無悖慢之患，幼教以分別則長無匪類之患。

李襲譽性好讀書，居家以儉所得俸祿散給宗親，餘貲寫書數萬卷，每謂子孫曰：吾不好貨財，以至貧乏，京城有賜田十頃，耕之可以充

食，河南有桑千株，蠶之可以充衣，所寫得書讀之可以求官，吾歿後汝曹勤此三事，可無求於人矣。

宋劉幾死，其妻聚書千餘卷，指示諸子曰：汝父曾謂此爲墨莊，今貽汝輩學殖之具。

石奮歸老於家，子孫爲小吏來歸謁，必朝服見之，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爲便坐對案，不食，諸子相責，肉袒謝罪，迺已。子孫勝冠者在側，雖

日纂下集

詰謀七

燕必冠，申申如也。

溫公讀書堂，文史萬餘卷，晨夕披閱，雖數十年，皆新若手，未觸者嘗誡其子曰：賈豎藏貨，貝儒家惟此耳，當知寶惜，吾每歲初夏視晴明日，卽設案向日，側羣書其上，以暴其腦，至啓卷必先視几案淨潔，藉以茵褥，然後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卽承以方版，未嘗手汗沾漬，以觸其腦，每看竟一版，卽側右手大指面視其

治而覆以次指面然而挾過故得不至揉熟其紙每見汝輩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浮圖老氏猶知尊敬其書吾儒反不如耶汝曹念之

孟子少時問東家殺豬何為母曰欲啖汝既而悔曰吾聞胎教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豬肉以食之

一集

詒謀八

世廟時括天下廢寺田盡鬻民間士大夫往往藉是占業葉南巖家居宦篋蕭然直指按江右與葉有舊欲以百畝餉葉葉曰吾平生不妄取一錢乃因里僧破戒耶因詔子曰使我居官多積兒輩競為安逸計矣寧肯勤苦自立正以無可憑藉不得不加勉耳寺田何為又曰吾老不及見汝第觀之異日有以此獲累者不數年果下令清查增價復業紛紛而

出葉之子孫超然獨免

何無忌夜於屏風裏草檄文其母登櫬密窺之泣曰汝能如此吾復何憂問所與謀者曰劉裕母尤喜因為言玄必敗事必成以示之

楊愔四世同居昆季就學者三十餘人幼時學庭有李樹實落羣兒爭取惟愔頽然獨坐季父偉異之曰此兒恬裕不愧家風遂別葺一室處愔其中以銅盤具盛饌而飯焉因示諸

一集

詒謀九

子曰汝輩能如遵彥便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

和士開擅朝曲求物譽諸公因為子弟干祿世胄多處京官唯崔彥玄二子獨在外任玄弟請曰拱與擴幸不凡何為不在省府玄曰吾立身以來恥以一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

每見富貴者寧豐財多粟納好寵姬何嘗肯

禮厚幣延好師。席寵姬。辦首飾。則甚易。子弟買書冊。則甚難。蘭房用度。必是周緻。書院缺典。真之不問。行事如此。宜乎碩師去而庸師來。碩師有抱負。有見識。合則留。不合則去。庸師無學問。以自持。惟佞諛而媚主。庸師固棲身之謀。一年復留。一年子弟乏開導之益。一日昏鈍。一日及其長也。塊然一物而已耳。

論謀十一

楊宣懿察之母。教子義方。少不中禮。輒朴之。察省試榜。登第二人。報者至。其母睡未起。聞之大怒。轉面向壁曰。此兒辱我如此。乃爲人所壓邪。及察歸。亦久不與語。其年廷對。宣懿果魁天下。

劉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富貴子不肖。不過酒色賭蕩。破家之事而已。貴宦子孫不止此也。其居鄉也。親近羣小。使假

勢以凌人。侵害善良。多飾詞以妄訟。鄉人犯法。認爲已事。名曰擔當。鄉人爭訟。僞作父祖之簡。干瀆州縣。求以曲爲直。差夫借船。放稅免罪。以其所得爲酒色之娛。殆非一端。不卹誤其父祖陷於刑辟也。士大夫試歷數鄉。曲三十年前宦族。今能自存者。僅有幾家。皆前事所致也。爲父兄者。常關防。更常詢訪。或庶幾焉。

卷二集 論謀十一

秦嫖楊相妻也。相亡。教子動有法矩。長子元珍出醉歸。十日不見。曰。我在尚如此。我亡何以帥羣弟。次子仲珍請客。既至。無賢者。母怒。責之。兄弟遂爲名士。秦嫖之教。流於三世。宋呂微仲作相。其兄進伯自外郡還。相與坐東府堂上。夫人自廊下降。階趨。秦以二婢掖侍。而前進。伯遽曰。宰相夫人。不須拜。微仲解其意。叱二婢使去。而夫人獨拜於赤日中。盡禮。

而退。進伯畧不顧勞。聞者服其家法之嚴。

王文正公為相。退食必召諸子使之席地聚食。

乃語左右曰。剩與菜喫。此輩生長公相家。已

驕矣。不可使不知淡薄之味。公嘗陪祀東封。

有子侍行家。信至公發之。見所寄衣帶。以紅

為之。公怒曰。我在爾已好華。如此欲壞清風。

我死望汝輩純素難也。亟令送還而易之。

房彥謙為涇陽令。家有舊業。所得俸錢皆以周

日集二集 八 語錄十三

恤親友。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謂其子玄武

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

清白爾。

唐交河王兄昭少好學。常有鬻異書於市者。其

母將為買之。搜索家財不足。其價惟楮中有

金釵數枚。既而歎曰。何愛此物。令吾子不有

異聞。促令貨易。此書昭後以詩詠流譽。

人有子無不愛。而於兄弟如仇讐者。其子因父

之意。往往不禮於伯父叔父。殊不知已兄弟

即父之諸子。已諸子即他日之兄弟。我有兄

弟不和。則我之諸子能禁其不做。效邪子不

禮於伯叔父。則不孝於父亦其漸也。故欲諸

子和。同須以吾之處兄弟者示之。欲子孝已

須以其善事伯叔父者先之。

趙軌隋文時為齊州別駕。時年饑。隣有桑椹落

其第。軌遣人悉拾還其主。戒諸子曰。吾非以

此求名。意者非機杆物。不願侵人。爾等宜以

為戒。

閩文紹祖有子與柴公行議親。既聘柴女。忽中

風。紹祖欲更之。其妻曰。我有兒。當使其順天

理。自然久長。悖理傷義。是為速禍。仍娶柴氏

歸。

范鑲有子弟赴官。乞書詣見朝貴。不許。曰。仕官

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為立朝。

呂僧珍身都大官。遣其子弟亟還蕙肆。可謂千古賢達。王安石以其子雱舉進士。官經筵。近世張江陵。以諸子並登高科。列清要。無何覆敗。貽笑後來。亦愚矣。余見士大夫不務教其子弟。砥節修文。蜚英騰茂。汲汲焉請托有司。早發濫進。心不通乎文義。名已列於賢書。他日將何以辦國事。而紹家聲乎。祇速傾覆而已。斯皆起於父兄之多欲不達。誤之也。

一

一 詒謀十四

五代唐劉贊。父玘爲縣令。贊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每食則自肉食。別以蔬食。贊牀下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之。則勤學以得祿。吾食非爾之食也。由是贊力學。舉進士。

王僧孺爲南海太守。外國舶物。竝無所取。云昔人爲蜀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于孫。不敢攜粵裝。

國初鄭楚性至孝。爲陝西臬司副使。有聲。其父

家教至嚴。嘗以俸易一紅襦寄之。父大怒曰。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冤澤物。乃以此不義之物汚我邪。卽封還。以書責之。楚欲見其父。不可得。以父爲教職。居閒。因秋闈需典試者。謀於僚友。往聘其父。父怒。復以書誚讓。楚捧一書跪誦。惶恐無地。後爲府尹。益勵其操。歷進爲兵部尚書。卒。死於土木之難。

一

一 詒謀十五

宋節度使米信。儉嗇聚斂。積聚百萬緡。其子豪侈。浪蕩。以信故。不敢自專。但於富室厚利。貸錢自用。謂之老倒。還其詞。以若父死。鐘聲纔絕。本利齊還也。於是私募僕夫。飾鞍服。置於宅門左右。俟出門。卽擁掖去。其黨則京師搖唇舌。獵炮炙之徒。信甫卒。縱蕩殆盡。至假獄卒。搖鈴于夜軍之力。以糊口。吁。銖積寸累。竟爲誰乎。向使好施。以留餘植德。以遺後。卽家乏。擔石子孫。何遠至此。

魏曾不。定為太子。抱辛毗頸言曰。辛君。知我喜。否。其女憲英。嘆曰。太子代君主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不戚。主國。不可不懼。宜戚宜懼。而反。為喜。魏。其不昌乎。夫不之不足。與君也。一女。子。能知之。操詭智深謀。暗奸天位。顧遺之。不。可久之。子。智在婦人下矣。

趙簡子之子長伯魯。幼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

卷二一六 論謀十六

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悉。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簡子以無恤為賢。立以為後。

勤儉所以治家。敬慎所以保家。詩書所以起家。忠孝所以傳家。

父兄勞於官。子弟逸於家。一逸已過。分况乃事奢。華軒軒傲里閭。僕僕過形。衙不知禍。所伏方謂勢所誇。勢亦有時歇。禍來或無涯。不如

慎德善。庶幾永無譴。

鄭善果為景州母崔氏。通曉政事。每善果出聽事。母輒坐胡床於障後。察之。聞其決合理。則賜之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嗔怒。母乃還室。蒙袂而泣。終日不食。

曹璨。彬之子也。為節度使。其母一日閱宅庫。見積錢數千緡。召璨指而示曰。先侍中履歷中外。未嘗有此積聚。可知汝不及父遠矣。

卷二一七 論謀十七

大抵風俗壞時。自其子弟先做壞。下好尊卑。卑樂。諂怒。繩放縱。敗檢甚者。父兄只以聲色貨利。權威寵激。其讀書志意。而猶自以為善。故也。一朝得志。凌厲傲慢。能有極哉。善哉。柳玘之誠子曰。門第高者。可畏不可恃也。知可畏。而立身行已。增德惜福。得志則澤天下。不得志亦無愧。家庭鬼瞰之。而無隙。帝臨之。而有當矣。於以恭昌。恭熾。何有哉。

昨非菴日纂二集坦游卷之六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秦甫輯

邵康節接物與人一團和氣每遇春秋天色温涼之時乘安車駕黃牛出游諸王公家家無老少婦女良賤咸出迎問勞爭聽先生之言凡其家姑婦妯娌妾有爭競經時不決者自陳於前先生逐一分別人人得惟心冰釋攀留數日復游一家每一出月餘始得歸

坦游一

張子臺在魏以簡質聞杜恕著家戒嘗稱之曰張子臺視之似鄙朴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為美何者為好敦然穆然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然患禍當何從而來

白樂天詩曰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濶天地何濶達者自濶爾孟東野詩曰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天地何礙礙者自礙爾坦蕩蕩故常濶長戚戚故常礙

昨非庵日纂 二集卷六

莊子行山中見大木茂盛伐木者止其傍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終其天年如山舍訪故人故人喜令豎子殺鴈為具豎子請曰一能鳴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噫應世之道盡此矣

坦游二

人如成心畏懼則觸處畏途如滿奮坐琉璃屏內四布周密猶有風意陰岩積雨之奇險可以想為文章不可設為心術華林映日之綺麗可以想為才具不可依為世情

魏主使崔浩高允共撰國記浩乃刊石立郊壇書魏先老故實人譖浩為暴揚國惡魏主大怒按浩罪狀時高允授太子經太子召允謂

二八九

曰吾自導卿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入言
高允小心縝密且制出崔浩請赦其死魏主
問允曰國書皆浩所為乎對曰浩總裁而已
至著述則臣多於浩魏主怒曰彼曷可生太
子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魏主復
舉以問允復對曰臣罪當族滅不敢虛妄殿
下哀臣欲苟其生耳魏主顧謂太子曰直哉
此人臨死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貞也赦

卷二集 坦游三

其罪而旌之先是翟黑子受絹事覺謀於允
允教以勿欺黑子竟欺妄被誅至是謂人曰
我所以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也
東坡云元祐間余為中書舍人時執政患本省
事多漏洩欲於舍人廳後作露籬禁同省往
來余曰諸公應須簡要清通何必裁籬插棘
唐韓弘惡李光顏忠力思有以蠲之乃飾名姝
遺光顏光顏大合將校置酒使者引姝至秀

曼都雅一軍驚視光顏徐曰我去室家久以
為公憂誠無以報德然將士皆棄妻子蹈白
刃奈何獨以女色為樂厚賂使者遣之將卒
感激
才奇致疑品高招謗人棄常則妖興物過激則
亂起欲相安於無事之天當共游於庸行之
地阮籍醉臥墟婦之側笑殺魯男子閉戶匡
衡夜鑿隣壁之光焉用六丁神分火

日集二集 坦游四

當為天下必不可少之人莫作天下必不可常
之事
蕭邁與王鐸並居相位帝嘗召見鐸年高升階
足踣邁從旁掖起帝喜曰輔臣和衷朕之幸
卿善事長矣邁對曰不獨事長臣應舉時鐸
為主事臣亦中選門生也上笑曰王鐸選進
士朕選宰相於卿無負矣邁謝而退
李泌初平章事與李晟等俱入見上謂泌曰朕

與卿約。卿慎勿報讐。有恩者。朕爲卿報之。對曰。臣素不與人爲讐。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自斃矣。素有善者。率以顯達。或多零落。無可報也。臣亦與陛下爲約。願陛下勿害功臣。李晟馬燧有大功。陛下萬一行譖。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反仄。恐中外之變復生也。陛下誠不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不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以爲然。晟燧

日纂一集

坦游五

皆起泣謝。

孔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已。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以爲已過。海內咸信服之。

蘇子瞻泛愛。嘗自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悲田院乞兒。子由少許可。嘗戒子瞻。擇交于瞻曰。吾眼前見天下無一箇不好人。

郭子儀大啓其第。上至簪纓。下至里販。出入不

問夫人。方妝梳。對鏡。麾下將及郎吏。皆被召。令汲水持悅。不異僕隸。子弟屢諫。繼以泣曰。大人不自崇重。貴賤皆游。隊內雖伊霍不當如此。公笑謂曰。非爾所知也。吾官馬粟者五百匹。官餼者一千人。使崇垣高戶。內外不通一怨。將起構。以不臣有貪功。害能之徒。成就其事。則九族塗粉矣。今蕩蕩無間。四門洞開。雖讒毀無所加也。諸子皆服。

日纂一集

坦游六

宇宙之大。何物不有。使擇物而取之。安得別立宇宙。置此所舍之物。人心之廣。何人不容。使擇人而好之。安有別箇人心。復容所惡之人。故曰。山藪藏疾。川澤納汙。

局量寬大。卽住三家。郵裏光景。不拘智識卑微。縱居五都市中。神情亦健。心事無不可對人語。則夢魂俱清。行事無不可使人見。則飲食俱穩。

中行穆子圍鼓。鼓人有以城叛者。不許。軍吏曰：師徒不勤，可得城。奚故不受？曰：有以吾城叛者，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我獨奚好焉？賞以所甚惡，是失賞也。

辛潤好酒，常攜榼登人門，每家取一盞投之，號為簇酒。伊處士從衆人求尺寸之帛，聚而服之，名曰歛衣酒。可簇衣，可歛學問事功。豈必自巳出哉？多聞從多見識，是學問之簇歛也。

集衆思，廣忠益，是事功之簇歛也。訑訑拒人，欲廣學建功難矣。

物莫智於龍，龍智蟲也。宋孝宗問王季海：龍字何以從龍？從耳。對曰：龍聽以角，不以耳。然則謂龍為聾蟲亦可也。淮南子曰：任馬不觸木，雖聾蟲而不自陷。馬聾蟲也。齊桓公伐孤竹，迷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然則謂馬為智蟲可也。噫！聾智何常，龍馬自若，甯武子

有道智而無道愚。此以時為聾智者也。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此以地為聾智者也。若乃愛憎任情，毀譽無定，元祐為正，紹聖為邪，彼曰忠良，此曰姦黨，乍聾乍智，任衆雌黃，其何傷於龍馬之真性哉？

季羔避難而闢者室之子，胥出奔而漁父渡之，商君亡命而秦人拒之，項籍敗亡而田父給之，得人之與，夫人何啻千里。

眼淨有如空，但見青山推霧去，心平渾似水，不愁白浪捲天來。國朝湛甘泉、霍渭崖在南部尚書，同時府學訓導鄧德昌乃二公同社友，相見只論齒，不論爵，或途中相遇亦不回避。且策一蹇驢與之，並行後，鄧死，二公製朋友之服，經紀其喪，京中文武官無有不弔者。如此高風，可於今人中求乎？

呂東萊言凡事只須平心尋常犯權貴取禍者多是張大其事邀不畏強禦之名所以彼不能平若處得平穩安帖彼雖不樂視前則有間矣然所以不欲拈出者非以避禍蓋此適職分之常若特然看做一件事則發處已自不是矣

高士豈盡無染蓮爲君子亦自出於淤泥丈夫但論特操松作正人何妨犯以霜雪

牛本二集

坦游九

我施有恩不求他報他結有怨不與他校這箇中間寬了多少懷抱忍不過時着力再忍受不得處耐心且受這箇中間除了多少煩惱李愬取吳元濟還軍裴度以蔡卒爲牙兵或謂蔡人叵測不可不備度笑曰元惡旣擒蔡人卽吾人也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禁人偶語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除其禁蔡人始知有生之樂

燕翟斌恃功驕縱邀賞無厭又以鄴城久不下潛有二心太子保請除之燕主垂曰河南之盟不可負也若其爲難罪由於斌事未形而殺之人必謂我忌其功能吾方收攬豪傑以隆大業不可示人以狹失天下之望後斌密謀事覺而後殺之

風波肆險以虛舟震撼浪靜風恬矛盾相殘以柔指解紛兵銷戈倒

牛本二集

坦游十

溟滓子與人處記人之德忘人之怨衣食與人共之不問何從又好忘有時自忘其年中空洞爾人笑溟滓子疎或狎侮之溟滓子怡然昔齊桓公逐鹿入愚公谷問一老父此谷何以名愚公對曰臣畜犂牛生犢賣犢而買駒少年謂牛不能生駒遂持駒去旁隣聞之以臣爲愚故名溟滓子豈其人邪世不乏河曲智叟

照管皮毛與照管性靈大異。惜名簡養聲望。修廣庭。避爪李於事。可成而於名。有損事。不必成於物。有濟而於已。稍妨物。不必濟。此照管皮毛者也。廣善念。積陰功。畏上帝。念鬼神。心苟自信。不必顧其迹。已所欲為。不必問其人。此照管性靈者也。

曹彬性仁厚。未嘗言人過失。伐二國。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夫於塗。必

百集一集 坦游十二

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俸入給宗族。無餘積。平蜀回。太祖從容問官吏善否。對曰。軍政外。非臣所聞。固問之。唯薦轉運使沈倫。廉謹。可為帥而已。

李寶自楚來歸。韓世忠留之。寶痛哭願歸。岳飛

世忠以書來。諭飛復曰。均為國家。何分彼此。

世忠歎服。

溟滓子觀蠅觸紙窗。愈觸愈碍。迷途之人。何以

異此。今蜂蝶逐臭。蠅蚋尋香。有窟去爾。司馬溫公。回人簡。有云。草妨步。則難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間亦各欲遂其生耳。

王冷然上時宰書曰。公有文章時。豈不欲文章者見之乎。公未富貴時。豈不欲富貴者見之乎。今貴稱當朝。文稱命代。見天下有文章未富貴者。宜何如哉。

百集一集 坦游十二

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客坐稍久。則吏從傍唱相公尊重。客踧踏起。退及富鄭公為相。雖微官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

梁冀思中張綱。時值張嬰據亂廣陵。十年未輯。乃出綱為廣陵守。綱單車詣嬰壘門。謁嬰。諭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

相聚然公所爲實非義也。主上欲以文德服
叛故遣太守來。誠轉禍爲福之時。若負固不
服。荆楊兗豫大兵雲合。血嗣俱絕矣。利害公
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相聚偷生。若
魚遊釜中。知不可久。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
更生之辰。卽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
降。綱單車入壘。置酒爲樂。散遣部衆。人情帖
然。

日纂二集 坦游十三

余偶讀韋瞻贈商山僧詩云。商嶺東西路。欲分
兩間茆屋。一溪雲。師言耳重。知師意。人是人
非。不欲聞。余爲灑然會心。

七國懼橫議。暴秦所以令逐客。然而議固從。懼
起者也。乘其懼。益縱其橫。一聽之於自然。則
不攻而自消。客固從逐而生事者也。嚴其逐
何處不可游。一與之爲各適。則不逐而自安。
鄙吝一銷。白雲亦可贈客。渣滓盡化。明月自來。

照人

沈璋以禮部侍郎知太原尹。時張覺聚黨亡命
山谷。抄掠邑縣。招之不肯降。曰。前有降者。皆
見殺之。今猶昔耳。獨得侍郎沈公一言。我乃
無疑。於是命璋往招。覺卽日降。

張融陸慧曉二人宅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
何點見而嘆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
讓。

日纂二集 坦游十四

抱質見猜。平叔終疑。傳粉從中。打溷不疑。難白
盜金人。苟心迹自明。何妨形骸相索。

脚步雖寬。但可登山。涉水齒牙。雖利。只堪批月
評花。

歐陽公爲翰林。日常有空頭門狀數十紙隨身。
或見賢士大夫。稱道人物。必問其所居書填
門狀。先往見之。果如所言。便爲延譽。未嘗以
位貌驕人。

蔣侍郎家有楊文公與王魏公一帖用半幅紙有折痕其略云昨夜有進士蔣堂携所作文來極可喜不敢不布聞蘇子瞻日夜得一士且而告人察其情若喜而不寐者

人倫賢否相雜或父子不能皆賢或兄弟不能皆令或夫流蕩或妻悍暴少有一家之中無此患者雖聖賢亦無知之何譬如身有瘡癩疥贅雖甚可惡不可決去惟當寬懷處之能

善一集 坦游十五

知此理則胸中泰然矣

投好太過醜態畢呈效顰自憐真情反掩試觀廣眉爭為半額楚宮至今可憎請從所安母為誠者所鄙

神瓚禪師見蜂子投窗紙求出囑曰世界如許廣澗不出鑽他故紙

梁都后性妒武帝患之左右進言曰臣嘗讀山海經云以鶴鷓為膳可以療其病使不妒帝

從之却茹之妒滅殆半帝愈神其事左右復言曰願陛下廣羞儲以偏賜羣臣使不才者無妒於有才挾私者不妒其奉公濁者不忌其清貪者不忌其廉亦助化之一端也

天地之氣暖則生寒則殺春和氣融勿論盛卉茂木即枯木廢草亦發新枝故性氣清冷者面帶憂容受享亦涼薄即在富貴之家亦必不福以天下未有氣寒而不殺者

日纂一集 坦游十六

錢焜恬退高曠嘗以三不識自許謂誠心直道不識人世有機穢事淡食敝衣不識人世有嗜好事委心任運不識人世有徑竇事

燃犀照清水族尚且見噴吹毛求疵世類誰不作惡

陸慧曉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可卿人生何容一輕重於情抱此言頗合慈氏平等之旨

臺中疏有云。品待人言莫自言。余心折之。蓋品從三口。明以評。騰付輿論。必非一口所能自鳴。故韓非云。虜自賣裘而不售。士自辨譽而不信。諒矣。

宋學士濂。忠誠慎慤。在上前。陳說不爲文飾。卽家事有問。無隱。上嘗問。昨頗飲否。公以召客對。問客爲何人。饌何品。公具以實對。上喜曰。卿信不欺我。我昨遣人覘良信。

日纂二集

八 坦游十七

宋神宗令程顥詣中書議事。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爲之媿屈。勉爲高士。露出無限卑微。強作散人。博得無限拘束。

太丘長陳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嘆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楊賜陳耽每拜公卿。

羣僚畢賀。輒嘆寔未登大位。愧於先之。及卒。海內赴弔者約三萬餘人。

晏殊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朝召至。值御試進士。便命就試。公一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草尚在。乞命別題。上極愛其不隱。及爲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僚擇勝燕飲。市樓酒肆。往往爲侍從文學。供帳遊息之地。公貧甚。不能出。惟家居。與昆弟講習。一日東宮官缺。中

日纂二集

八 坦游十八

批除公衆莫喻。故次日進謁。上曰。近聞館閣臣僚無不日夕嬉遊。惟殊杜門讀書。如此謹厚。爲東宮官。正宜耳。公對曰。臣非不樂宴遊。直以貧無可爲之具。臣若有錢。亦須往耳。上益嘉其誠實。仁宗時卒。至大用。

高歡見爾朱榮。榮初以其憔悴。未之奇也。廐有悍馬。命歡剪之。歡不加羈絆而剪之。亦不蹄。鬻起謂榮曰。御惡人亦猶是矣。榮奇其言。

今士大夫好捐貲起塔施僧而助貧賑乏則甚
纖音此非真能輕財者不過求福利爾以求
福利而施舍陋矣又於仕進頗澹而于女財
帛不勝其戀愛此亦非真澹者以為聲望耳
恬愉之人何所不澹也貌和而心狼行穢而
言清藏裂背於嘻笑伏戈甲於尊疊利害太
明人我太重恩仇太分城府太深機械太巧
下者竊取大利最高者并盜賢聲此輩得志

日纂二集 一八 坦游十九

斷非國家之福也

毛伯溫巡河南時鎮守中人動以訐按吏得直
愈自恣而市猾倚此為奸伯溫至捕市猾治
之闍怒其辱已也誓與為難伯溫聞故徑詣
闍索飯曰我未朝食闍強具食曰必當宴樂
醉飽闍強為歡酒半曰外傳公有違言乃能
待我若此邪闍大慚謝伯溫笑曰吾固知公
無是也聞公向訐御史費金二萬乃得直而

御史令益有名公既失利渠乃得名又人人
切齒公固知公之有懲也闍謝不敢與大笑
痛飲而別

孟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論事言
人人異珙徐以片言折衷衆志皆慙謁士遊
客老校退卒一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
旗鼓臨將吏面色凜然退則掃地焚香隱几
危坐若蕭然事外

日纂二集 一八 坦游二十

唐德宗多猜忌朝士有過從者金吾伺察以聞
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元和時裴度奏今寇盜
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豈宜
禁私第見客帝許之

謝方明承代前人不異其政必宜變者則以次
漸更使無跡可尋其不欲彰人過如此
聞人談道德古今輒喧譁攪擾見人有才華聲
望隨嫉妒擠排其不肖可知矣眼觀富貴場

妄想自生，嗟嘆夢破，鴛鴦枕醒來，誤認綢繆，其愚可知矣。

余生平疎而忘機，人以為不利於官，余曰：不佞海鷗也。國家安得取海鷗而官之？雖然，世不乏鬼車破鏡，顧何如海鷗。

宋太祖事周世宗於澶州，曹彬為世宗掌茶酒，太祖嘗從求食，彬曰：此官酒，不敢相與，自治酒以飲。太祖及即位，語羣臣曰：世宗舊吏不

欺主者，獨曹彬耳，由是委以腹心。

中常侍黃皓用事，士大夫多附之，秘書令郤正久在內職，與皓比屋周旋，三十餘年，澹然自守，以書自娛，既不為皓所愛，亦不為所憎，故官不過六百石，而亦不罹其禍。

有僧住山，或謀攘之，僧掛草鞋一雙於方丈前，題詩云：方丈前頭掛草鞋，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從來澗，未必骷髏就此埋。士大夫

去就當如此。

自處超然，處人藹然，無事澄然，有事斬然，得意酸然，失意泰然，非盛養者不能與於此。燕居獨處，汨汨然羣居，類聚施施然，沒理沒會，鞦韆然，臨境上，毅悵悵然，志得意滿，揚揚然，困窮拂鬱戚戚然，是皆不學之故。

山舍肆優游，想當初着甚由。龍陽隊裏分妍醜，前魚漸去後魚漸收。如今鶴髮鷄皮皺，不須

羞葫蘆一咲，都付水東流。

山舍肆優游，轉輸王免去求。窮通貴賤憑他授，跳圈是猴拖犁是牛。蝶尋香氣蛆鑽臭，摸心頭未嘗為惡，不怕帖來勾。

凡世間一切好惡，甘苦事把來做喫飯，着衣安排本分，合做看便無事，稍有厭惡心，更無是處。

說人之短，乃護己之短，誇己之長，乃忌人之長。

皆由存心不厚。識量太狹耳。能去此弊。可以進德。可以遠怨。

佛語隨緣。最有意義。有多少自在安舒。世人欲享和平之福。終身受用此二字。不盡。

顧長孺有隱操。與顧景怡俱不就徵。景怡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

日纂二集

坦游二十三

昨非菴日纂二集顧真卷之七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軒

千金在橐。輕視浪費。一擲而盡。惜而節之。則差久。毀而藏之。則有餘。人之精神。光茫閃爍。如鉛易流。如火易發。播弄揚露。必竭而後已。埋光塞兌。沉默斂藏。則神完而精固。然收斂亦大難矣。內魔為祟。外境炫誘。一事不簡。則放佚一刻。不照。則沉昏。平居稍悟。遇境輒迷。乍

日纂二集

顧真一

起乍伏。漸耗漸減。身其銓幾。必如龍抱珠。如鷄伏卵。如領嬰兒入市。一步一顧。久之而熟。返於自然。渾成一片。免人生實難。流光駛疾。念之哉。

耳不聽。則坎水內澄。目不視。則離火內瑩。口不言。則兌金不鳴。三者既閉。則真人游戲於其中。

李政苦病既瘳。請謁韓魏公公。曰。子病中曾得

移心法。否。對曰。未也。公曰。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畏之。謹之。靜久自愈。郭伯康遇神人。授一衛生之偈云。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還將心自醫。心境靜時。身亦靜。心生還是病。生時。郭用其言。康強幾百歲。

人生死自坎離。坎離交則生。分則死。離為心。坎為腎。龍者汞也。精也。血也。出於腎。肝藏之。坎之物也。虎者鉛也。氣也。力也。出於心。肺藏之。

日纂二集

一八 願真二

離之物也。不學道者。龍常出於水。龍飛而汞。輕。虎常出於火。虎走而鉛枯。故真人曰。龍從火裏出。虎向水中生。人能正坐瞑目。調息以久。則丹田濕。而水上行。蒼然如雲。蒸於泥。丸火為水。妃熱必從之。所謂龍從火裏出也。龍出於火。則龍不飛。而汞不乾。旬日後。腦滿而腰足輕。常捲舌上。砥懸癱。久則汞下。入口。嚙送。直至丹田。久則化為鉛。所謂虎向水中生。

也。

太餓傷脾。太飽傷氣。蓋脾藉於穀。饑則水穀莫運。而脾虛。氣轉於脾。飽則脾以食充。而氣塞。故學道之士。先饑而食。所以給脾食。不充脾。所以養氣。

養性之士。唾不至遠。行不疾步。耳不極聽。目不極視。坐不久處。立不至疲。先寒而衣。先熱而解。先饑而食。先渴而飲。不欲甚。勞不欲甚。佚

日纂二集

一八 願真三

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飲酒當風。不欲。數數沐浴。不欲。規造異巧。冬不欲極溫。夏不欲極涼。大寒大熱。大風大霧。皆不欲。冒之。五味不欲偏多。酸多傷脾。苦多傷肺。辛多傷肝。鹹多傷心。甘多傷腎。此五行生剋自然之理也。

羲和走馭。趁年光。不許人間日月長。遂使四時都似電。爭教兩鬢不成霜。榮銷枯去無非命。壯盡衰來亦是常。已共身心要約定。窮通生

死不驚忙。

思慮太過。則神耗氣虛。血散而鬢斑。以子午二時。握固端坐。凝神絕念。兩眼合光。中黃內顧。追攝二氣。自尾間夾脊。升上泥丸。降下重樓。返還元海。憇息少時。自然神形俱妙。與道合真。

天日自長。吾日自短。三萬六千朝而外。吾不得而有也。天年自多。吾年自少。百歲而外。吾不

日集二集

願真四

得而有也。又况其所謂百者。所謂三萬六千者。人常不滿。而其間風雨憂愁。塵勞奔走。之日常多。良時嘉會。風月美好。胸懷寬暢。琴酒婆娑者。知能幾何。日月之行。疾於彈丸。當其轂轆而欲墮。西巖雖有拔山扛鼎之力。不能挽之。而東雖有蘇張之口。不能說之。而東雖有樗里晏嬰之智。不能偷取之。而東雖有觸虹陷海之精誠。不能感之。而東古今談此事。

者以為長恨。

不與老為期。因何兩鬢絲。纔應免天促。便已及衰羸。昨夜夢何在。明朝身不知。百憂非我所。三樂是吾師。閉目常閒坐。低頭每靜思。存神機慮少。養氣語言遲。行亦携詩卷。眠多枕酒卮。自慙無一事。少有不安時。

以養花之情。自養則風情日閒。以調鶴之性。自調則真性自美。

日集二集

願真五

空疎風清。兩耳聞世語。急欲敲玉磬。三聲九天涼。月淨初心。頌真經。勝似撞金鐘。百下讀書霞。漪閣上。目之清。享有六溪雲。初起山雨欲來。鴉影帶帆。漁燈照。江飛匹練。枯結干茅。遠境不可象。描適意。常如披畫。囹圄之人。一陷大戮。寤寐寐。寐惟脫。死是求。有一罅可直。不惜營營也。有賄可脫。居間可解。不惜傾囊。索鬻子女。赴之也。何則。信已之必。

死故也。茫茫衆生。誰不有死。墮地之時。死案已立。趨名騫利。唯日不足。頭白面焦。如慮銅鐵之不堅信。有死者。當如是邪。

人情處。羈生厭。必思逃於清虛。久寂生。淒必眷念舊日榮艷。何者。了悟不徹。心爲物轉故也。心苟能靜。觸境俱空。心苟不靜。觸境俱碍。遇榮艷。作榮艷想。遇淒涼。作淒涼想。雖深山窮谷。一草一木。一麋一鹿。皆足以動其心也。故

日纂二集

願真六

余以爲難境修行。不如卽境修行。于清風曰。靜處做好。丘長春曰。鬧處做更好。此之謂也。老去自覺萬緣都盡。那管人是人非。春來尚有。一事關心。只在花開花謝。

盈宇宙間物。皆有妙趣。一蛙鳴也。稚珪以爲鼓。吹一鶯啼也。戴顓以爲鉦。一蟋蟀也。道真以爲簫管。此物固不乏。只要有二君之胸次耳。

養氣者。行欲徐而穩。立欲定而恭。坐欲端而直。

聲欲低而和。種種施爲。須端詳開泰。當於動中習存。應中習定。使此身常在太和元氣中。收得放心。戒得忿怒。薄得世味。遠得嗜慾。這箇中間。養了多少精神。既不作。偏亦不好。事既不損人。亦不利己。這箇中間。消了多少灾厄。仲長統曰。王侯之宮。美女兼千。卿士之家。侍妾數百。晝則醇酒淋其骨髓。夜則房室輸其血。

日纂二集

願真七

氣耳聽淫聲。目樂邪色。生產不時。字育太早。或童孺而擅氣。或疾病而構精。精氣薄。惡血脉不充。既出胞。藏養護無法。又蒸之以五味。重重相生。病病相孕。國無良醫。醫無審術。會有一疾。莫能自免。當今少百歲之人者。豈非所習不純正也。

彭祖曰。道不在煩。惟能不思衣食。不思聲色。不思勝負。不思曲直。不思得失。不思榮辱。心無

煩形勿極而兼之以導引行氣不已可得長年。

導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保此三全是謂聖賢。

山林深遠固是佳境。獨處則勢孤。人稠則喧雜。必在人野相近。心遠地偏。背山臨流。氣候高爽。得十畝平坦處。便可構居。若有人力可二十畝。更不得廣。廣則營為關心。或似產業。尤

日纂二集 願真八

以擾吾真也。

家雖日漸貧。猶未苦。饑凍身雖日漸老。幸無急病痛。眼逢開處。合心向閒。時用既得安穩。眠亦無顛倒夢。

舉目陰淒。萬里晴明。渾是雨樓身。寥落一年風景。總如秋。

人惟知求清福。而不知享清福。故選勝怡神。未必逍遙閒曠。即屏塵絕俗。亦是切切波波。須

知能享。則眼前即為淨土。不能享。則世外亦是塵寰。

眼者神之牖。鼻者氣之戶。尾間者精之路。人多視則神耗。多息則氣虛。多嗜慾則精竭。務須閉目養神。調息養氣。堅閉下元。養精精充。則氣裕。氣裕則神完。是謂道三寶。

今歲中秋初夜。微陰不見月。吾與周子集。自山中還。時暑猶未退。相與散髮披衣坐溪上。三

日纂二集 願真九

更後雲始解。月色正午。溪面如鏡。平月在波間。不覺水流。天真瀟然。並溪居人樓閣相上下。時聞飲酒歌呼。雜以簫鼓。計人人皆以極欲為樂。然不過有狂樂淫聲。不失此時節耳。安知吾二人真有此月乎。咏李太白。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之句。意况爽然。目有病當存之。齒有病當勞之。不可同也。治目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民當如曹參之

治齊治軍當如商鞅之治秦

蟻穴知雨鳥鵲知風燕避戍已鵲背太歲魚聚
北道鍼浮南指葵知向日菊知隕霜此物之
靈也人有不節醉飽不謹寒暑孰謂人爲萬
物之靈因書爲座右銘

蓬戶掩兮三徑荒青苔滿兮屢蒸絕園種邵平
之瓜門栽先生之柳曉起急呼童子問山桃
落乎辛夷開未手抱甕灌花除去蟲絲蛛網

時不巾不履坐北窗披涼風焚好香烹茗
忽見五色異鳥來鳴樹間小倦竹林藤枕一
覺美睡蕭然無夢即夢亦不離竹坪花塢之
旁醒而起徐步數十步則霞光零亂月在高
梧妻孥來告詰朝厨中無米笑而答之明日
之事有明日在且無負梧桐月色也婦亦頗
領其意相共怡然

瓦枕石榻得趣處下界有仙木食草衣隨緣時

西方無佛

余嘗泊舟廣陵蚤起靜坐東方未明人聲兀兀
踉蹌奔迫至暮乃罷明日復然靜而觀之竟
不知其所吐何語所忙何事日復日歲復歲
一朝長寢蕩爲飛煙化爲冷風豈惟庸愚負
販卽世所稱英雄豪傑亦未免推盪於其中
蝸名蠅利所得幾何萬劫千生曾無解脫乘
業力而遷流隨情識而轉化亦可哀矣上焉

日集二集

願真十一

者悟無生之理涉不死之庭永脫遷流直超
三界乃若寡慾清心任真隨分逍遙以娛生
聽命以待盡則其次也舍此皆火宅矣

人平居眼中常存見青山白石丹霞紫煙亦能
令胸懷瀟灑或時煩躁起急須攝心大寂少
頃卽平

水下火上名曰間隔間隔則耗散而易盡水升
火降名曰交媾交媾則留戀而不離知其關

竅守以大志靜極而動真炁自生升降交媾皆自然造化

上土別床中士異被服藥百裏不如獨臥色使

目盲聲使耳聾味使口爽苟能節宣可以增壽一日之忌暮無飽食一月之忌暮無大醉

一歲之忌暮須遠內終身之忌暮常護氣

人性非合道者焉能無悶但須畜數百卷書易

老莊等悶來閱之殊勝閒坐衣服麤縷可禦

日集二集 願真十二

寒暑而已第一勤洗浣以香露之身數沐浴

務令潔淨則神安道勝左右供使之人得小

心謙謹者自然事閑無物相惱令人氣和心

平

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自使極爾體常動搖穀

氣得清血脉流通疾則不生流水不腐戶樞

不朽赤松彭祖之為導引蓋取諸此也

鄭子元由翰林補外十年餘不得賜環侘傺無

聊遂成心疾聞真空寺有老僧能治往叩之

老僧曰相公貴恙起於煩惱煩惱生於妄想

夫妄想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仇悲

歡離合及種種閒情此是過去妄想或事到

眼前可以順應乃畏首畏尾三番四覆猶豫

不決此是見在妄想或期望日後富貴榮華

皆如其願或期望功成名遂告老歸田或期

望子孫登庸以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

日集二集

願真十三

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來妄想三者妄想忽

生忽滅禪家謂之幻心能照其妄而斬斷念

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遲

此心若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又勸子元絕

內外二慾遣事理二障則水升火降病自去

體子元如其言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

餘心疾如失

山谷老人謂寒山子詩為沃業火之具東坡云

餌黃連飲子多者。多煩熱。二公言若此。以清涼煩熱。二相分別。生於識想。向清涼中起念。是生煩熱。不若真識想於兩忘。

耳目寬。則天地窄。事務短。則日月長。

當樂境而不能享者。畢竟薄福之人。當苦境而反覺甘者。纔是真修之士。

太素丹景經曰。一面之上。常欲得兩手摩之。使熱。高下隨形。皆使極。匪令人面有光澤。皴斑。

日纂二集 願真十四

不生行之五年。色如少女。先當摩切兩掌。令熱。然後以拭兩目。又順手摩髮。如理櫛之狀。

兩臂亦更互以手摩之。使髮不白。脉不浮。人之氣吹之則涼。呵之則溫。溫涼變於吹呵之間。是故夏可使冷。冬可使熱。行氣者。可以入。

瘟疫。可以禁蛇虎。可以居水中。可以行冰上。可以噓水。使之逆流千里。氣之變化無窮。

造物不斬人功名富貴。而獨斬於閒。高爵厚祿。

班朝廷列州縣。不知其幾。而樂恬退者。倒指不一。二日顛冥於仕途。姑托親戚。契識買田園。營第宅。不獲一見。而身亡。其有被劾之餘。安意家食。特迫於勢窮。力屈。非本心也。對賓客。方有築室返耕。高潔自許之清談。入私室。又作搖尾乞憐。干時求進之尺牘。囊篋鎖鑰。惴惴於手。收支簿書。介介於懷。一日十二時。無一隙得暇。而好山好水。風清月明。何嘗識。

日纂二集 願真十五

此意味。勞勞攘攘。死而後已。孰若安分清閒。願游天真之野。叟哉。故曰。身閒為富。心閒為貴。又曰。不是閒人閒。不得閒人不是等閒人。

余每觀歌舞。邇聲色。覺此中前後漸異。初時遇。輒喜。過輒思。久之。遇輒喜。過則不思。又久之。遇亦不喜。亦不避。如白雲丹霞。然來固欣然。

去亦何戀。馮京閉目不觀。只為此中打疊。不淨。故云。聖人除心不除境。凡人除境不除心。

歐陽公論琴帖為夷陵令時得琴一張於河南劉胤蓋常琴後作舍人又得一琴乃張粵琴也後作學士又得一琴則雷琴也官愈昌琴愈貴而意愈不樂在夷青山綠水日在目前無復俗累琴雖不佳意則自釋及作舍人學士日奔走於塵土中無復清思琴雖佳意則昏雜迺知在人不在器也若有心自釋無絃可也

卷一集 八 願真十六

田宅也珍寶也温飽僮奴也皆養生之具而生實不賴以養若賴以養何人成而數者不能着毛髮之力也乃耗精損氣積業隕根營營求之以為子孫子孫亦一時偶聚而况此臭穢之物乎

把自己光明只可深藏不顯若於萬緣萬境上散了一分無一分也

寒猶可禦而暑不可避涼亭水榭風車簟枕世

不多有縱有之遇流金燦石之時其為熱自若也食冷物恐生病食熱物汗浹如雨思之為人何益於事矧得喪利害不能理遣而心火熾盛妻孥累重支吾不暇而家火逼迫當此流火而心火家火為之俱焚錢湯爐炭一時頓現一年復一年髮白面皺催入死途不自知也觀此境界可不善護所生

日基一集 八 願真十七

古人云靜處做好不如鬧處做更好心要養得虛靜直是灰灰任他翻天覆地打動不得至塵囂喧擾事物匆忙中尤須回光內照還認得箇真我莫遂逐了這事物去事物衝過一番則心地平穩一番一夫橫語便分出是非生出煩惱假令萬境紛沓橫衝直撞如何試得過去試思楚漢劉曹不過一場鬧氣此悠悠之徒有何大事而以區區動我心地怒之亂性勝之不武着甚緊要一過清涼矣

一四二九三 丹黃參日集全書第 0 頁三三

非老亦非少年。過三紀餘。非賤亦非貴。朝登一命。初才小。分易足。心寬體長舒。充腸皆美食。容膝卽安居。况此松齋下。一琴數帙書。不求甚解。琴聊以自娛。夜直入吾門。晚歸臥吾廬。形骸委順動。方寸同空虛。持此將過日。自然多宴如。昏昏復默默。非智亦非愚。

王龍圖造食物。必至精細。食不盡一器。包子不過一二枚。年人旬。願頰白膩如少年。每語人

日纂二集

願真十八

云。食取補氣不饑。卽已飽。生衆疾。至用藥物。消化尤傷和也。蘇東坡亦嘗言。食少則臟氣流通。而少疾。故生平飲酒不服藥。每對客未飽。先捨七筋。

昨非菴日纂二集靜觀卷之八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塞上翁家有走馬。突入胡地。鄰人歎其失馬。翁曰。安知非福。居數日。其馬多引胡虜駿馬歸。鄰人賀之。翁曰。安知非禍。既得駿馬。其子墮馬折臂。鄰人又來拊問。翁曰。安知非福。居一年虜熾。丁壯皆控弦死戰。翁子以臂折得免。唐張宣赴調。夜夢一女子來謁曰。妾有十一口。

日纂二集

靜觀一

依在貴境。今特迎謁。宣問縣名。不對去。宣與所親言誌之。及補湖州安吉縣。宣以不便告退。親曰。前夕夢一女子。非安字乎。十一口。非吉字乎。陰騭已定。退亦何益。宣從之。及秩滿。又將選。又夢前女子。曰。明府。又當宰妾之邑也。宣曰。今從彼來。豈再往乎。女子曰。妾已遷居。往者家屬凋喪。略盡。今止三口。爲累耳。明府數月亦當辭去。言訖。似若悽愴。及唱官。乃

得杭州臨安縣。宣歎曰。三口臨字也。數月而去。吾其憂乎。到任半載果卒。吁。數不可移如此。

曹景宗既貴。謂人曰。我昔居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劈礮聲。逐麇射之。飲其血。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風生。鼻頭火出。此樂使人忘死。今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慢。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

上卷二集

評觀二

口新婦念此悒悒使人氣盡。

伶玄妾樊通德。有才色。頗能言。趙飛燕姊弟事。玄曰。彼俱灰滅矣。當時疲精力。驚嗜慾。盡惑之事。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顧視燭影。以手擁髻。悽然泣下。

楊國忠擅權。有婦人叫閻見曰。公何昧否。秦之道位極人臣。不能效前朝杜房蹤跡。乃納賄奢佚。以恩付兵權。以愛使民牧。欲社稷安而

家族保其可得乎。國忠怒曰。造次犯宰相。不懼死邪。婦人曰。公不知死。翻以我為死。我來白公。胡多事也。我今却退。胡有公也。公胡死也。民胡災也。言訖不見。後祿山變起。方悟胡字焉。

貧賤不如富貴邪。抑富貴不如貧賤也。人莫急温飽。華飾美矣。然補破遮寒。温則一也。盛饌美矣。然糲食充饑。飽則一也。委積愈厚。鞭算愈切。鬚髮愈白。計慮愈深。第宅田園。為子計。又為孫謀。飲膳失期。夜分莫寢。貧賤者無是勞苦也。肥甘乃致疾之媒。粉黛乃喪身之具。動由順境。少推挫。或飲氣而亡。素處秦養。見風霜。輒沉疴。莫起。貧賤者無是脆弱也。損人致富。召怨實多。官爵雖高。冰山更險。貧賤者無是驚危也。孰謂貧賤不如富貴邪。然則富貴傲貧賤。惑也。貧賤諛富貴。惑之甚也。

上卷二集

評觀三

貧賤不如富貴邪。抑富貴不如貧賤也。人莫急温飽。華飾美矣。然補破遮寒。温則一也。盛饌美矣。然糲食充饑。飽則一也。委積愈厚。鞭算愈切。鬚髮愈白。計慮愈深。第宅田園。為子計。又為孫謀。飲膳失期。夜分莫寢。貧賤者無是勞苦也。肥甘乃致疾之媒。粉黛乃喪身之具。動由順境。少推挫。或飲氣而亡。素處秦養。見風霜。輒沉疴。莫起。貧賤者無是脆弱也。損人致富。召怨實多。官爵雖高。冰山更險。貧賤者無是驚危也。孰謂貧賤不如富貴邪。然則富貴傲貧賤。惑也。貧賤諛富貴。惑之甚也。

出夷簡彈楊憑。貶臨賀尉。親友無敢送者。徐晦
謂從布衣時。受楊知獎。不忍坐視。獨至藍田。
與別。數日。夷簡奏爲御史。晦謝曰。向未望顏
色。何敢叨薦。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
乎。

陳述爲大將軍掾。甚見愛重。及亡。郭璞哭甚哀。
乃呼曰。嗣祖焉知非福。俄而大將軍作亂。如
其所言。

日纂二集

靜觀四

五十不造宅。六十不製衣。縱饒得受用。能有幾
多時。圓覺經云。諸苦所因。貪欲爲本。蓋貪欲
一字。壞盡世間人。得便宜處再往。得便宜事
再做。終有悔吝之時。今日進得一步。明日又
求進一步。恐是顛躓之兆。堆金積玉。來處要
明。越分過求。餘殃在後。明珠一百斛。更添百
斛也。只心不足。侯印十九枚。更添一倍也。只
眉不開。孔丘盜跖俱塵埃。少陵老子。今亦安

在哉。

中官金英奉使南京。公卿俱餞江上。獨薛文清
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瑄。
杜牧之阿房宮賦。今古絕唱。當時場中不取。以
名人先容。覆閱才置上第。若而文也。猶爾。偃
蹇。况其下乎。唐制科以詩。而李白杜甫皆不
及格。若而詩也。猶然黜落。况其下乎。陸宣公
主試。以不遷怒不貳過策士。韓愈卷黜不取。

日纂二集

靜觀五

次年復出是題。愈書舊一字。不易宣公。驚賞
首薦。文公文章山斗。誠爲自負。宣公藻鑑亦
非遽變於前出處。顯晦其自有司。命者存乎。
范文正守饒。有書生上謁。言生平未嘗飽。天下
寒餓。無如我者。時盛稱歐陽。率更薦福。寺碑
公具紙墨。爲打千本。使售京師。一夕雷擊。碎
其碑。韓魏公客郭注者。才而美。然求室則病。
五十未娶。魏公百爲求婚。將遂。其人輒死。公

賜以侍兒。未及門注死。噫。韓范功名富貴如泰山不能庇此兩客邪。

齊景公登牛山流涕曰。美哉國乎。若何去此而死也。晏子曰。使賢者不死。則太公桓公常守之矣。勇者不死。則莊公靈公常守之矣。吾君安得此位乎。

明僧智暕博洽有戒行。嘗指官人語客曰。此等秀才是討債的。客問故。曰。國初秀才做官。喫

日暮二集 靜觀六

盡辛苦。受盡驚怕。為朝廷出力。到頭善終者。才十有二三。這便是還債的。近來恩寬網濶。秀才做官。服食與馬宮室子女。儘日受用。然為朝廷幹得幾件事。到頭來全無一些罪過。這便是討債的。夫還債討債之說。固是佛家緒餘。然撫後追前。實為確論。噫。吾懼相循環而未有已也。

王叔文秉權時。御史竇羣謁之。因曰。事固有不可

可知者。叔文問故。羣曰。去歲李實怙恩挾貴。氣蓋一時。公當此時。遠巡路傍。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安知路傍無如公者乎。

梁祖思求直言之士。一日忽出憇高柳樹下。樹可數圍。梁祖獨語曰。好大柳樹。徧視賓客久之。客各避席。對曰。好大柳樹。祖又曰。大可作車頭。末坐數人起對。好作車頭。祖厲聲曰。柳

日暮二集 靜觀七

樹豈可作車頭。秦時指鹿為馬。有甚難事。悉撲殺。言作車頭者。吁。佞以殺身逢迎。何益。洞賓隨雲房同憇一肆。雲房起執炊。洞賓忽昏睡。夢以舉子赴京。狀元及第。歷官清要。兩娶貴家女。簪笏滿門。幾四十年。最後獨相十年。權勢薰炙。忽被重罪。籍沒家資。分散妻孥。流嶺表。路值風雪。僕馬俱瘁。恍然夢覺。雲房炊尚未熟。笑曰。黃梁猶未熟。一夢到華胥。洞賓

驚曰。君知我夢耶。雲房曰。子適來之夢。升沉萬態。榮悴多端。五十年一頃耳。得不足喜。喪不足憂。有大覺而後知。此世皆大夢也。洞賓感悟。遂拜雲房求度。

張江陵喪父。巡撫衰服往弔。自途中號哭抵喪次。曰。死了。老太師。何不死。了某。涕淚沾衣。嚴分宜當國。附者認爲乾兒。壽日。令其內子往嚴氏助厨。至。被世蕃拊肩呼嫂。亦不爲羞。噫。

日纂二集

靜觀八

此皆宿名之士。卽無攀附。亦能自致通顯。乃得失爲患。甘心無耻。卒之嚴敗。亦敗。張喪。亦喪。位與名而俱失也。悲夫。

阮居士外兄王晏貴顯。居士度其必至。顛覆。王笊管造門。居士穿籬。逃匿。不與相見。曾食醬美。問知是王家所得。便吐餐。覆醬。

甘露事敗。王璠舉家無少長皆死。初璠在浙西。繕城濠。役人掘得方石。上有十二字云。山有

石。石有玉。玉有瑕。瑕卽休。璠視莫知其旨。京口老人講之曰。此石非尚書之吉徵也。尚書祖名峯。峯生礎。是山有石也。礎生尚書。是石有玉也。尚書之子名瑕。休休絕也。庸作吉徵。果亦族。

桓温以雄武專朝。覬覦非望。時有遠方比丘尼。名有道術。於別室浴。温竊窺之。尼裸身。先以刀自破腹。次斷兩足。浴竟出。温問吉凶。尼云。

日纂二集

靜觀九

公若作天子。亦當如是。

世如郵官如寄。古人所甚誇者。揚州。吾壯而遨遊。而迷樓雷塘之盛。已襍蔓於墟丘。今人所競。委者。長安。吾老而盤桓。而山水風月之樂。不足以敵南之一端。然後知盛衰之相倚。而清俗之不能以相兼。

宋曹詠侍郎妻厲碩人。始嫁曹秀才。與夫反目。而歸。乃適詠。不數年。詠以秦會之媼。黨驟擢。

顯官元夕張燈曹秀才携家來觀見碩人服
用精麗供侍尊嚴歎謂其母曰渠合在此中
居享吾家豈能留後會之歿詠貶新州而亡
碩人領二子歸喪二子不肖家蕩至不能給
朝脯傲居親舊過故夫曹秀才家門庭整潔
花竹蒼茂顧老婢曰我當時能安此豈有今
日因泣數行下二十年間夫妻更相悔羨世
態不可料若此方詠盛時戚屬承附獨碩人

寒一集 靜觀十

之兄厲德斯不然詠百端脅治竟不屈及會
之歿遣介致書於詠啓封乃樹倒猢猻散賦
一篇洎詠貶新州又以詩贈行云斷尾雄雞
不畏犧憑依撥禍復何疑八千里路新州瘴
歸骨中原有幾時莫謂風塵中無曠識也
晉王衍口不言錢強名阿堵俗言冗底律貪之
謂也古語云少則樂無則憂多則累又曰牢
收長物金三品密寫虛名墨一行又曰須知

世上金銀寶借汝閒看六十年又曰饒君直
恁埋藏却煞有人曾作主來由此而觀積而
能散君子避之為富不仁古人深戒

韓侂胄携家宴西湖席間有獻牽絲傀儡為土
偶負小兒者名為迎春韓顧一族子曰汝能
詩可詠此即承命一絕云脚踏虚空手弄春
一人頭上要安身忽然綫斷兒童手骨肉都
為陌上塵韓大不樂不終宴而歸未幾禍作

日寒二集 靜觀十

有士人貧甚夜則焚香祈天益久不懈一夕聞
空中語曰帝憫汝誠問汝何所欲士荅曰某
非敢過望但願衣食粗足逍遙山澗水濱以
終其身足矣空中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樂
何可易從若只富貴可矣予因歷數古人極
貴念歸而終不能遂志者比比皆是始知天
之所靳惜固在彼不在此

薛逢晚年厄於宦途常策羸赴朝值新進士綬

行而出見逢斥令回避逢遣一介曰報道莫
乞相阿婆三五年少時也曾東塗西抹來

王播少貧嘗向木欄院隨僧飯僧厭之播至已
飯矣題字而返後來鎮是邦向題字已碧紗
幕其上播作詩曰二十年前此院遊木欄花
發院新修而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
頭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聞黎飯後鐘二十
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

日纂二集

靜觀十二

唐宗餌丹砂以求長年反以煩渴損壽高駢延
方士以祈仙道乃以妖妄促齡生其可法延
乎單豹奪氣養生而命盡於餓虎伊璠屢脫
賊鋒而卒戕於猛獸死其可僥免乎蚩尤神
姦絕力而竟殲於軒轅項羽舉鼎拔山而終
隕於漢祖利其可力爭乎始皇長城防胡而
祚盡於二世世宗悉剪所忌而漏網於藝祖
害其可智脫乎世人不知命故勞心焦思慙

火煎熬命盡須臾而心營千禩幾伏眉睫而
慮周八荒欲多取而厚藏則漁獵生人股膏
血而不顧壟斷一世營窟穴以自封將危人
而安已則所忌者悉殲九族盡於刀斧狐疑
者竝殺子孫安於泰山積萬世之業結屢劫
之冤乃或顯取於外而暗消於內智防於此
而禍發於彼造物之巧往往出於吾計算之
外夫命惡可以不知哉

日纂二集

靜觀十三

有人談美婦人如西施王嬙自鬢髮眉目口輔
以及腰肢弓彎無一不好者余曰只一事不
好死後與城南乞兒同臭穢
韓侂胄作南園中有所謂村莊者竹籬茅舍宛
然田家侂胄遊而喜曰撰得絕似但少犬吠
鷄鳴耳既出莊遊他所忽聞莊中鷄犬聲令
人視之則府尹趙師宰也侂胄大笑雖愛其
媚已而心實鄙其爲人靜言思之所謂枉了

做小人者非邪

宋孟昶末年忽命收官質庫。家家大署庫前云。奉勅限一月。召主收贖。未幾王師西征蜀平。召者趙也。贖者蜀也。時人始悟。召主收贖之義。昶固有先識哉。

宋畢漸為狀元。趙諗第二。初唱第。都人急於傳報。以蠟刻印。漸字點水。不着墨。傳者呼云。狀元畢斬。第二人趙諗。識者皆云不祥。而後諗

日纂二集 詩觀十四

以謀逆被誅。則是畢斬趙諗也。

張易之造一堂甚麗。紅粉泥壁。文栢帖柱。琉璃沉香為飾。夜有鬼書其壁曰。能得幾時。削去復書。前後凡六七易。乃題其下曰。一月即足。自是不復更書。經半年。易之籍沒入官。

王晞苦辭侍中。或勸勿自疎。晞曰。我聞要人矣。充。誦少時。鮮不顛覆。且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私恩。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

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灼耳。

郭弘霸為御史。時魏元忠病。寮屬省候。霸獨後。人憂形於色。請視。便液。卽染指嘗之。因賀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卽愈也。元忠惡其媚。暴語於朝。

廣桑子舟行。抵射陽湖。登鱸而嘆。左右問曰。何嘆也。廣桑子曰。是湖之今日也。波恬如鏡。隄平如掌。紅蕖青菱。葳蕤而澄。鮮鵝鵲。鷓鴣。上

日纂二集 詩觀十五

下而飛鳴。士女蕩漿。鼓棹嬉遊。詠唱一何驩也。昨日黑雲長風。帆檣簸蕩。蛟龍攫肉。鬼伯呼人。宋生傷楚。些之文麗。玉抱空侯之恨。詎不痛哉。此一湖也。當其悲來不悟。其懼當其懼來不悟。其悲今昨之間。如隔一世矣。豈維是哉。漢帝龍興於秦地。宋祖虎據於梁都。桓溫張譙於李勢之殿。擒虎置酒於叔寶之宮。代興代亡。人歌人哭。胡其變遷倏忽也。乃今

皆飛煙冷風矣。是余之所以歎也。

田邊野卉叢叢。偏自幽香襲袂。若在名園中。着意種植。恐未必如是鮮新。而倚雲和露。真時也。命也。地也。

周逢行爲武安節度。婦人所着裙。皆不縫。謂之散幅裙。或曰。裙周匝於身。今乃散開。是不周也。不周不縫。是姓與名俱去矣。且幅者。福也。福破散。其能久乎。未幾行逢卒。

日纂二集

靜觀十六

唐竇申宰相參之族子。參特愛申。每議除授。多詣於申。或泄之以招權受賂。每所至。人謂之喜鵲。參敗。申擬配流。德宗曰。吾聞申欲至人家。謂之喜鵲。今爲鴟梟。可乎。遂賜死。

武廟時。胡世寧。孫燧。王守仁。同舉於鄉。夜聞空中有神語曰。三人好。爲之宸濠之變。胡公發其奸。孫公死其事。王公平其難。三人竝好爲之大數。已定。神人預告之矣。

趙涓精爽。號爲國手。憲廟初。有二善奕者。充

供奉。上命二人與涓奕。以金合貯。賞勝者。涓連勝。叩首領勝。兩人夜叩涓曰。吾兩人無他長。徒以奕事上。今公連勝。吾兩人名成矣。脫再屈我。於公名不加增。而置吾兩人何處。今願以白金一笏爲公壽。明日對。佯北一局。小假吾兩人顏色。感公長者。涓許諾。明日果佯北一局。兩人叩首拜。開金合。則中貯錦衣。

日纂二集

靜觀十七

百戶空名御札。及一牙牌也。帝意本官涓。涓竟不得。帝歎曰。孰謂天子能造命哉。同居父子兄弟。賢否相半。若頑狠刻薄。不惜家業之人先死。則其家興盛未易量也。若慈善長厚。勤謹之人先死。則其家不可救矣。諺云。莫言家未成。成家子未生。莫言家未破。破家子未大。亦此意也。

治家最忌者奢。人皆知之。最忌者鄙。人不多不

知也。鄙吝之極，必生奢。男濟窮乏，一毛不拔，供浪耗一薊千金，唯儉以從，躬潔以及衆，方為達觀之道。

陶答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其妻抱兒而泣，姑怒其不祥，婦曰：「夫子能薄而官大，是謂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欲澤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遠害，犬彘不擇食以肥其身，坐而須

日纂二集

八 靜觀十八

死耳。今夫子不修德而家益厚，敗亡之徵見矣。期年而答子果以盜誅。

王椿字元壽，獻子也。於宅構起廳事，極為高壯。時人忽云：「此乃太原王宅。」豈是王太原宅椿往為本郡，世皆呼為王太原。未幾爾朱榮居椿之宅，榮封太原王焉。

楊炎自道州還，家人以綠袍木簡棄之。炎曰：「吾嶺外一逐吏，超登上台，此可常哉。且有非常

之福，必有非常之禍。安可棄是及再貶，果還所服。

王涯舒元輿為相時，涯有從弟沐，老而貧，跨驢依涯，因嬖奴以進。涯許以微官，日造門俟命。及涯被收，沐適在，第與涯俱腰斬。元輿族子守謙，愿而敏，元輿携以從。十年，一旦因僕譖以非罪，譖而逐之。夕至，昭應聞，元輿收族守謙，得免。夫沐之得通幸矣，而反以亡軀守謙

日纂二集

八 靜觀一

之被譖，不幸矣。而因以免禍，禍福之局大率如此。人慎無以得失為欣戚也。

洛陽振德坊皆貧民，例享糟糠之薄，賀知章目為糠市。光武皇后弟郭况家，工冶之聲不絕。人謂郭氏不雨而雷，東京號為金穴。嗟夫，衆人以糠為市，彼獨以金為穴，造物何不齊如是。雖然，糠市可常，而金穴未聞百世守也。

西湖傍近編竹筓，可專菱芡之利，而惟有勢力

者可得之。故杭人謠云：十里湖光十里色，編
筩都是富豪家。待他十載功名盡，只見湖光
不見筩。

赫赫炎炎他日冷，笑之其熙熙攘攘昔時痛哭
之資。

雷宣微有疾，因讀史廢書流涕曰：功名者貪夫
之釣餌，橫戈開邊，仗劍討叛，死生食息之不
顧其死也。一棺戰身萬事都已，悲夫。

日集二集 一 靜觀二十

宋人有累世行德，家無故。黑牛生白犢，孔子曰：
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
牛又復生犢，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居一
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丁
壯者皆乘城戰死。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
圍，解俱復明。禍福之轉而相生若此。

醒迷人甘淡薄，茅屋布衣心自足。布衣不破勝
羅衣，茅屋不漏如華屋也。若癡也若朴，一生

正直無私曲，終朝睡到日三竿。起來幾碗黃
齏粥，或彈絲或品竹。常笑他人徒碌碌，南北
奔馳為利名。為誰辛苦為誰蓄，夫妻鬪兒女。
育雨裏鮮花，風裏燭多少。烏頭送白頭，多少
老人為少哭。滿籬金滿堂玉，何能得免無常
促。臨危漸覺一場空，只有孤身無伴僕。嘆秦
公咲金谷，古今興廢如棋局。我今打破醒迷
關，迷者欲醒須常讀。

日集二集 一 靜觀二十一

李德裕南行，召一僧問休咎。僧曰：當還相公平
生當食萬羊。今食九千六百矣。積旬日，振武
軍節度使饋羊四百。公大驚，召僧告其事。僧
曰：萬羊將滿，公不還乎。公曰：吾不食，可免否。
曰：羊至此已為相公所有，後連貶崖州，竟沒
不還。

鄭注鎮鳳翔，請韋溫為副使。溫辭，或曰：拒必為
患。溫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貶從之有

不測之禍矣。

太宗嘗止樹下愛之。宇文士及從而譽之不已。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是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卒謚曰縱。

唐明皇教舞象。天寶之亂，祿山大宴胡酋，出象給之曰：此自南海奔至，以吾有天命，雖異類必拜舞。左右教之，象皆努目不肯拜。祿山怒。

日纂二集

靜觀二十二

盡殺之。明皇又教舞馬，四百蹄，分為左右部，皆衣以錦繡，絡以金鐸。每樂作，奮首鼓尾，縱橫應節。祿山取數十匹歸范陽，後為田承嗣所得，不知其伎也。一日大饗，樂作，馬聞樂而舞，廐人以為妖，擊之而斃。噫，象以不舞而死，馬以自舞而亦死，等死兩端，人殉節，其異宵人之死，利乎？

娶妻而不慰，饑寒痛癢，名為有室，鰥夫養子而

不修丘壠，蒸嘗不若出家僧道。

郭霸嘗來俊臣糞穢，俊臣鄙之。宋之問捧張易之溺器，易之輕之。閻朝隱為武后禱疾，以身代犧。後張元一畫代犧圖以進，后大咲鄙其為人。趙履溫褰衫為安樂公主背挽犢車，後遭慘，人割一脔，骨肉俱盡。成敬奇省姚崇疾，對崇涕泣，懷中置生雀數頭，而崇放而祝之。願令公速愈，崇惡其媚，曰：此淚何自而來？遂

日纂二集

靜觀二十三

不復接遇。竇懷貞諂事中貴，每見士人無鬚，誤謂中官，必曲加承接，卒不免放貶。玄宗時投水而死，噫，彼輩謂諂佞可悅人耳，乃輕則取厭，重則喪身，冷眼覷來，可不枉了。做小人長安富民羅會，以剔糞自業，里中謂之鷄肆。言若鷄之因剔糞而有所得也。會世副其業，家財巨萬。有士人陸景暘，會邀過所止，館舍甚麗，供具極鮮。景暘問曰：如此快活，何為不罷

惡事會曰。吾中間停廢一二年。奴婢死亡。牛馬散失。復業已來。家園稍遂。非情願也。分合如此。

中宗爲天后所廢。於房陵仰天而嘆。心祝之。因拋一石於空中曰。我復帝。此石不落。其石遂爲樹枝。勾掛至今尚存。

秦檜格天閣成。鄭仲爲蜀宣撫。遺錦地衣一片。檜命鋪上。廣袤合一。默然不樂。以爲探我陰

日纂二集 靜觀二十四
事。鄭遂得罪。

漢田蚡請考功地益宅。武帝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梁呂僧珍世居廣陵。宅前有督郵廳。或勸其徙以益宅。珍怒曰。豈可徙官舍拓私家。余曩見今時士夫。往往請官地及寺院。以爲私宅。不再傳而屬他人矣。噫。慶源堂。今作別。人室。請地者。竟何益哉。

董卓擅權。築塢於郿。積穀三十年。云事不成。守

此塢足以畢老。豈知一敗掃地。塢其爲汝守。邪。曹爽爲司馬懿所奏。桓範勸使舉兵。爽不從曰。我不失作富家翁。不知誅滅在。卽富翁可復得。邪。噫。二奸之癡甚矣。欲守此塢。不如勿築。築塢卽不能守。塢之萌也。欲作富家翁。不如勿積。積富卽不得富。家翁之胎也。

錢學士溥營第。役煩里旅。旅有惰者。錢譴之。對以病。問何病。對曰。往時黃提刑營第。老夫從

日纂二集 靜觀二十五

役傷脊。黃第今敗壞頽垣矣。老夫猶疾痛。不卽死。茲役之不力。何敢辭罪。錢謝遣之。

崔曙作明堂火珠詩。有曰。夜來雙月滿。曙後一星孤。當時以爲警句。及來年曙卒。唯一女名。星星。人始悟其自識也。

太監李廣。以左道招賄。建毓秀亭於萬歲山。旣成。而小公主患瘡。廣飲以符水。遂殤。未幾清寧宮又災。太后謂其犯煞。怒曰。今日李廣明

日李廣興工動土。致此灾禍。廣懼飲鴆死。上
猶意其有秘書。遍搜。只得一納。賄簿中載某
送黃米幾百。某送白米幾千。上詢左右曰。廣
食幾何。受許多米。對曰。黃米乃金。白米乃銀。
始悟廣濫賍如此。遂籍沒之。科道請出簿按
名究問。凡與名者。懼甚。星夜赴。戚。晚。壽。寧。侯
處。求。抹。月。下。轎。影。重。重。不。期。而。會。者。十。有。二。
人。事。雖。得。寢。而。納。賄。姓。名。一。一。傳。布。中。外。矣。

日纂二集

八 靜觀二十六

蔡京貶長沙。珠履盡散。有門人呂辨者。獨送至
貶所。乘間問蔡云。公高明遠識。洞鑒古今。知
國家事。必至斯乎。答曰。非不知也。將謂老身
可以幸免。

宣和末。蔡京病篤。人皆謂必死。獨晁叔用謂人
曰。未也。此老敗壞至此。若使晏然死。牖下備
極哀榮。豈復有天道哉。已而果然。

高材令黃巖執法不徇。有顯者奪民山田。民訟

之材批牘尾曰。一片青山。一片金。百年人有
萬年心。鴻溝未必常為限。倏忽浮雲變古今。
踏遍青山山轉峩。問山不語奈山何。若無山
下。累累塚。料得爭山人。更多其人。慙而還之。
伐木而寄生。枯。芟草而兔絲萎。蟹不歸而蛤敗。
木見斷而蠹殄。凡物有所附者。必與所附而
俱盡。奸臣盜國。國破而家亦旋亡。螿。蚶。盜人。
人死而蟲將安守。凡物有所盜者。必與所盜
而俱盡。

日纂二集

八 靜觀二十七

盧懷慎死而復生。言冥司有三十爐。為張說鑄
橫財。我無一焉。杜邠公。棕一殮。萬錢。有客見
人牧牛山。隴。凡幾萬口。云。供相公食者。指顧
問。人牛烏有。由此觀之。貪得者。亦天所授。寒
素者。實命使然。妄覲何為。雖然。盛衰循環。彼
張氏之爐。杜氏之牛。子孫能世守否也。

蔡攸嘗賜飲禁中。徽宗頻勸以巨觥。攸不勝。苦

辭上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司馬光。由此觀之。徽宗之薄。攸至矣。秦檜死。高宗謂侍臣曰。朕今日始得免於護膝裏藏尖刀耳。由此觀之。高宗之畏檜。至矣。小人卽忝獲恩寵。人主是非之明。其能掩乎。

高駢起延和閣於大廳之西。凡七間。高八丈。皆飾以珠玉。綺窗繡戶。殆非人工。每日焚名香。列異寶。以祈王母之降。及畢。師鐸亂。人有登

日纂二集

靜觀二十八

之者。於藻井垂蓮之上。見二十八字云。延和高閣上干雲。小語猶疑太一聞。燒盡降真無一事。開門迎得畢將軍。此詩謠也。

處籬落之下。布衣豆藿。夫婦相保。作此寂寂。無奈窮愁何。而恒思一旦富貴。伸其眉頭。及時運偶來。富貴入手。錦木玉食。曲房華堂。聲伎滿前。賓客願指。快心暢意。不復憶窮愁爲何物。轉盼呼吸之間。遭衆喙。觸主怒。輕則投荒。

竄遠。八口淒涼。重則伏鑽潤鼎。九族並坐。回想籬落之下。布衣豆藿。夫婦相保。豈不是天際真人哉。

僞周用王敬夫。蔡彥文。葉德新。三人謀國事。而抵於亡。丁未春於南京伏誅。風乾蔡葉之尸。於竿頭。一月先是民謠云。丞相做事業。專用黃菜葉。一朝西風來。乾煞後竟驗焉。

日纂二集

靜觀二十九

語有之。冉閔殺胡。高鼻者橫死。董卓誅閩人。無鬚者枉戮。若不原本宿生。則枉濫無故。明明上帝。豈應懵然若斯。就今生而觀。則似枉濫而不辜。究宿業而言。則有因由。而非枉。凡情罔測。達者知之也。

有富翁積金鉅萬。愛惜秋毫。病革。命取巨錠金。手摸。注視太息曰。美哉阿堵。奈何棄此而去乎。余聞而笑曰。胡不令與白骨同塋。每閒坐想古之人。無一在者。何念不灰。

夫人遇病而始知強之為寶也。遇亂而始知平之為福也。世有榮啓林類，則先知之矣。夫人遇禍而始知福之為因也。遇死而始知生之為累也。世有老聃莊周，則先知之矣。

檀特師周文時，忽著一白布帽，左右驚問之。檀特曰：汝亦著，王亦著也。至三月，而魏文帝崩。復取一白絹帽著之，左右復問：汝亦著，王亦著也。未幾，丞相夫人薨，後又著白帽，左右又

山集二集 靜觀三十一

問曰：汝亦著，王亦著也。尋丞相第二兒武邑公薨，其定如此。

人算百，天算一。繞牀欹枕，通夕。帝上窮天經，下絕地紀，何智不周，何計不到。比其清旦，跬步有礙，依然故吾。意念所須，不增毫末。彼方營營汲汲，而司命且從旁笑之矣。

李綱極善作事，苦不得君王。王安石極為得君，不善作事。孔明忠而蚤死，人恨其天。褚淵老而

失節，人恨其壽。是以謂之缺陷。

自古好清者多，濁報好靜者多，勞擾報好潔者多，污穢報好富貴者多，貧賤報好名譽者多，譖毀報此何以故。從來清福洪福，皆由於前世前緣，而一不出於自然。似與造物者爭衡，終為天地所忌，所以反是。

友人與余登鹽官城望海，友人曰：噫嘻，是浩浩森森者，當何窮際。余曰：安知千萬年前其上

山集二集 靜觀三十一

無九衢三市，朱門大第，玉塔金塔，王孫公子遊，女俠容車，輪馬蹄遺簪墜珥乎。

范雲為梁武帝屬官，帝九錫之命，且下。雲忽感疾，恐莫預慶事，召徐文伯診視，懇其即愈。文伯曰：即愈甚易，恐二年後不起耳。雲曰：數月猶可，何況二年。文伯乃以火燒地，布桃葉，設席置雲其上。頃刻汗解，裹以溫松，翼日而瘳。雲甚喜，文伯曰：不足喜也。越二年果卒，夫身

既死矣。安用榮之。若雲者。可謂大迷不悟者也。

程師孟嘗請於王介甫曰。公文章命世。願得公為墓誌。庶傳不朽。介甫問先正何官。師孟曰。非也。師孟恐不得常侍左右。欲豫求墓誌。俟死而刻之耳。及王雱死。有學正張安國被髮哭柩前。曰。公不幸未有子。今郡君妊娠。安國願死托生為公嗣。京師為之語曰。程師孟生。

日纂二集

一八 靜觀三十二

求速死。張安國死。願托生。又安石當生朝。光祿卿鞏申以大籠貯雀。詣客次。搢笏開籠。且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時有邊寨之主。妻病而虞。候割股以獻。時人又為語曰。虞候為縣君割股。太卿與丞相放生。噫。嘻。物議可畏。如此。彼諛者。所謂枉做小人非邪。

有人於此。斷頭以易冠。殺身以易衣。世必惑也。是何也。冠所以飾頭。衣所以飾身。今殺所飾。

而。要所以飾。則不知所以為矣。世之趨利似此。

王旦與內臣周懷政。公事偕行。或乘間請見。旦必俟從者盡。至冠帶出。見於堂皇。白事而退。後懷政以事敗。方知旦慮遠。

問人情何似。曰。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問世事何似。曰。馬上懸壺漿。刀頭分頓肉。

廣積聚者。遺子孫以禍害。多聲色者。殘性命以。

日纂二集

一八 靜觀三十三

斤斧。務名者。害其身。多財者。禍其後。善惡報。緩者。非天網疎。是欲成君子而滅小人也。

苗帝師困於名場。一年似得。復落第。春景暄妍。策蹇驢出都門。貰酒一壺。藉艸而坐。醺醉而寐。久之。既覺。有老父坐其旁。因揖敘。以餘杯飲。老父媿謝曰。郎君要知前事邪。苗曰。某應舉已久。有一第分乎。曰。大有事。但更問。苗曰。某困於窮變。一郡寧可及乎。曰。更向上。日廉。

察乎曰更向上。苗公乘酒猛問曰將相乎。曰更向上。苗公怒。全不信。因肆言曰。將相向上。作天子乎。老父曰。天子真者。即不得假者。即得。苗都以為怪誕。揖之而去。後果為將相。及德宗昇遐。攝冢宰三日。出處固裕定哉。

太子中舍柴餘慶。說其從叔內殿承制居蔡州。日掠房緡五千。其憂愁焦煎之貌。常如負人百千萬債者。常在病幾死。纔開目。問其子曰。

日基二集

靜觀三十四

今日費幾錢。噫。彼所謂天刑者。非邪。

唐王叡作昭君怨詩。莫怨宮人醜。盡身莫嫌明主遣。和親當時若不嫁。胡虜祇是宮中一舞人。會此可以處窮矣。凡人遭困窮。當反顧。回思。便自擺脫。馮瀛詩云。冬去冰自泮。春來艸自生。詩云。譬如農夫是穠。是藜。雖有饑饉。必有豐年。又云。富貴如將人力求。孔孟年少合封侯。世人不解青天意。空使身心半夜愁。

窮者玩此語。可舒鬱懷。

王琚為中書侍郎。母來京師。讓琚曰。爾家上世皆州縣職。今爾無攻城野戰勞。以誦佞取容。海內切齒。吾恐爾家墳墓無人復掃除也。琚卒不免。

太祖初受周幼主命。北討至陳橋。為三軍推戴。時太后以下。眷屬悉在定力院。設齋。有司來搜捕。主僧令登閣。而固其扃。鑰俄大搜索。僧

日基二集

靜觀三十五

給云。皆走散。不知所之矣。甲士入寺。升梯。且發鑰。見珠網布滿其上。而塵埃凝積。若累年不曾開者。乃相告曰。是安得有人。遂皆去。有頃。太祖已踐祚矣。

趙東山垂髫。有詩名。里中有二執友。其一投荒過家。其一磨勸需調。皆極極。柔偷。猶。惡。鷄。肋。一日同訪東山。見庭下解木。因以命題。東山曰。占絕句曰。一條黑路。兩人忙。傍晚相看。是。

有霜你去。我來何日。了。虧他。扯拽過時。卷二
執友知諷已。相與感嘆而去。

特觀三十六

昨非庵日纂二集惜福卷之

江西石

閩中昨非居士鄭直漢奉甫輯

齊明帝志慕節儉。大官嘗進粿。蒸明帝曰。我食此。不盡可。四破之餘。充晚食。又嘗用皂筴。以餘。深授左右曰。此可更用。

黃庭堅集云。余謫宜州。宿於城南所僦舍。雖上雨。芴風。市聲喧聒。人不堪其憂。念家本農桑。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可無處耶。夫

集二集

惜福一

方貴而逆思。爵祿之去。時既貴而追思。夫農桑之往。時雖欲不儉。不可得也。

人生天地間。語不可說盡。事不可做盡。心不可使盡。衣不可穿盡。飯不可喫盡。福不可享盡。留此不盡者。以貽子孫。蓋留有餘於後人。便。有不足於今日。善乎楊襄毅公父瞻之言曰。現在之福。積自祖宗。者不可不惜。將來之福。貽於子孫者。不可不培。又曰。現在之福。不可

燈隨點則隨竭將來之福如添油念添則愈潤非是父不生是子矣

高宗紹興十三年行郊禮進呈宿齋望祭青城幕上曰止是一宿不必枉費人力所有宿齋處望祭殿只隨宜絞縛用蘆席青布之類不得侈大有司簡舊兵合用珠子坐褥上曰不事此也為主若事華麗恐非事天之意

唐初公主封止三百戶太平公主至五千戶率以七丁為限開元以來皇妹千戶皇女半之以三丁為限或言太薄上曰百姓租賦非吾所有戰士出死力賞不過束帛女子何功而享多戶且欲使知儉嗇耳

寇萊公少富貴喜劇飲每宴客多間扉脫驟在鄧州不點油燈雖寢室亦燃燭達旦去後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淚成堆杜衍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對客清談而已

二人皆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衍壽考終吉準晚有南遷之禍雖其不幸恐亦豪侈之報也

呂公著當李文靖公秉政時自書舖中投應舉家狀敝衣蹇驢謙退如寒素見者不知也既去問書舖家知是呂廷平乃共驚嘆

馬亮典金陵於牙城艮隅掘地承數百斤鬻之以備供帳其地乃偽國德昌宮遺此鉛華之

灰積也李氏區區據江表而淫色奢縱如此欲國祚永長其可得耶

高力士於太宗陵寢宮見小梳箱一柞木梳一黑角篋一草根刷子一嘆曰先帝建義旗十餘載方致昇平隨身服用若此將欲傳示子孫永存節儉具以奏聞上至寢宮跪奉肅敬如不可勝曰夜光之珍垂棘之璧何以踰此即命史書於冊

幸賈至延州見弟孝寬寬以所乘馬與之賈惡其華飾笑謂弟曰昔人不棄遺簪墜履者惡與同出不與同歸也卒乘舊馬而歸

宗澤自奉甚薄方謫居時餽粥不繼吟嘯自如晚年俸入稍厚亦不異疇昔食不兼味衣敝不易常曰君父方臥薪嘗膽臣子乃安居美食耶

儉可養廉凡士大夫居官居鄉一味貪求者只

日纂子集

借福四

緣不儉官室欲美妻妾欲奉僕隸欲多交遊欲廣不貪何從給之噫與其寡廉孰若寡欲數椽以蔽風雨五尺以應門戶一裘一葛以禦寒暑蔬食菜羹以供親朋蓬頭垢面以操井臼俾天下稱為清白士也不亦可哉

王廣津作相日庭穿一井將天下寶王珍珠投置其中汲水供飲李昌夔在荊州打獵其妻獨孤氏亦出紅妝錦勒女隊三千人魚朝恩

有洞房四壁安琉璃板中貯江水及萍藻諸色魚蝦號魚藻洞段文昌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濯足謂酬生平所不足元載寵姬薛瑤英幼啗香肌肉皆香處以金絲却塵褥李德裕好飲惠山泉自京至常州置水遊虞孝仁伐遼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自給羊稚舒冬釀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使酒速成味美符朗使小兒跪而張口承唾于頓為襄州日點

日纂三集

借福五

山燈一上油二千五百石季倫廁有紗帳茵褥婢供香囊劉寶謂誤入其內劉琰侍妾數千悉教誦魯靈光殿賦韋陟羞備珍奇厨中所棄猶值萬錢宴公侯家雖極水陸不下箸噫天地生財只有此數彼嗟半菽而不飽獨非吾屬毛離裏而來者乎侈汰自彙究皆禍不旋踵豈特天道之惡盈抑亦人事之必至胡玄毓曰物力已殫俗性日奢延賓一席動至

數十品。昔人云：高堂一席酒，貧寒一歲糧。又曰：珍羞百味，無過一飽。若何以有限之財，作無用之費。

江湛無兼衣餘食，嘗為上所召，值澣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赴牛餼，馭人求艸，湛良久曰：可與飲。

鄒穆公令食鳧鴈者，必以秕毋得以粟。倉秕盡而求易於民，二石粟只得一石，秕吏請以粟

日暮二集 一八 惜福六

食之。公曰：非爾所知也。夫百姓煎牛而耕，曝背而耘，勤苦而不敢惰者，奈何其以食鳥也。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粟移於民，猶吾粟耳。但令鳥食，鄒之秕不害，鄒之粟吾心已慰。若粟之在倉，與在民，吾何擇焉。

范太史作司馬溫公銘曰：藜藿之飽，絺布之澣，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常安，綺繡之奢，膏粱之珍，權寵之盛，利欲之煩，若難

斯得禍辱，旋臻取易捨難，去危就安，至愚且知，士寧不然。

段文昌精饌事，庖所榜曰鍊珍堂。在途號行，珍館有老僕，掌其法，指授女僕，四十年。凡閱百婢，獨九婢可嗣。法文昌自編食經五十卷，時稱郇平公食憲，章吁一飽外，更復何須。乃營若此，彼突無烟者，何以處之。

唐李義琰宅無正寢，弟義璉為市堂材。義琰曰：事難全遂，物不兩興。既處貴仕，又廣居宇，非有令德，必受其殃。卒不許，其後木腐棄之。

日暮二集 一八 惜福七

宋王黼宅與一寺為鄰，有一僧每日於黼宅溝中流出雪色飯，顆漉取洗淨曬乾，不知幾年積成。一困靖康城破，黼宅絕食，此僧所困之米復用水浸蒸熟，送入黼宅，無饑嗟。嗟方，權勢熏灼，豈虞有絕粒之時。乃賴溝中，願以為命，暴殄者思之。

唐鄭澣尹河南。召甥姪會食。有蒸餅。鄭孫去其皮而後食。澣大怒。謂曰。皮之與中。何以異也。僕嘗病澆俗。驕奢自奉。奈何。器浮甚於五侯。統綺乳臭也。因手取所棄者。盡食之。

是儀字子羽。為人不治產業。造屋舍。纔容足。鄰家起大宅。孫權出望見。起屋左右曰。是儀家權曰。是子羽儉。必非也。令人親至。果是鄰舍。

唐太宗盛飾宮掖。大燃燈燭。與蕭后同觀之。因

日纂二集

惜福八

問朕施設。孰與隋主。蕭后曰。彼亡國之君。陛下開基之主。奢儉自是不同。帝問隋主何如。蕭后曰。每至除夜。殿前設火山數十。盡沉水香根。每一山。焚沉香數車。以甲煎簇之。焰起數丈。香聞數十里。一夜用沉香二百餘甲煎。二百石。房中不燃膏火。懸寶珠一百二十。以照之光。比白日。妾觀陛下殿前所焚。是柴木。殿內所焚。是膏油。但覺烟氣薰人。

夏侯直性節儉。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數十人。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樂。時呼簾為夏侯妓衣。

余妻嘗與親族婦女燕會。親族富家多盛飾。余妻獨舊衣襦。首無釵簪。或謂余曰。子中賢科。為京朝官。夫人何至若爾。余曰。猶勝呂徽之妻。天寒坐米桶中。

王涯居相位。有女適寶氏。欲求錢十七萬。市一

日纂二集

惜福九

玉釵。涯曰。於女何惜。此妖物也。必與禍相隨。後數月。女自婚會歸。告王曰。前時玉釵在馮外郎妻首飾矣。乃馮球也。王嘆曰。馮為郎吏妻之。首飾有十七萬錢。其可久乎。

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琉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袴褶。以手擎食。丞純肥美。異常。帝怪問之。荅曰。以人乳飲。純帝甚不平。食未畢。使去。

唐太宗幸洛陽宮官吏以缺儲被譴帝謂長孫無忌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飽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可猶嫌不足乎

韓滉性節儉堂先無接庶弟酒增福之滉撤去曰先君容焉吾等奉之常恐失墜安敢改作以傷儉德門當列戟以父時第門不忍壞故不請

梁魚弘語人云我為郡有四盡水中魚鱉盡山

日纂二集 卷八 惜福十

中麀鹿盡田中米穀盡村中人庶盡大丈夫生世如白駒過隙富貴在何時部曲數百悉衣錦袍赫奕當道噫安得此亡國之言

張文節公為相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或以布被規之公歎曰今日之俸雖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稍異家人久奢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居位去位身存身亡

如一日乎

胡太后使沙門靈昭造七寶鏡臺合有三十六戶每室別有一婦人手各執鑲才下一關三十六戶一時自閉若抽此關諸門皆啓婦人各出戶前

後周王罷鎮江東嘗有臺使至為設食使裂去薄餅緣罷怒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春爨造成用力不少爾之選擇當是未饑命左右撤

日纂二集 卷八 惜福十一

之使者大慚

唐明皇為虢國夫人創合歡堂費萬金堂成工人徵價外更邀賞授以絳羅五千段工人嗤而不顧曰平生能殫於此矣苟不知信願將螻蟻蜥蜴蜂蠶之類數其日而投於堂中使有閑隙得亡一物即不取工直也後曾有暴風拔樹委其堂上略無所傷既撤瓦觀之皆乘以木瓦其製作精緻皆此類噫羯鼓來而

堂爲離黍矣。容膝外皆餘地。浮暹將以何爲。昔賢有云。瑣窗秘閣。先埋地獄之根。曲沼方池。自沸苦海之浪。誦此悚然。

裴公美志操堅正。童亂時。兄弟同學於濟源別墅。公美經年不出墅門。晝講經籍。夜課詩賦。虞人有以鹿爲贄者。兄弟烹之。召公美共食。公美曰。我等窮生菜。食不充。今日食肉。翌日何繼。無宜改饌。獨不肯食。

日纂一集

情編十二

有人問某公何故富貴。溟滓子曰。是玉皇上帝債它。宿逋底然不宜。索子母息都盡。

宋有士人於京師買一妾。自云是蔡太師府包子厨中人。一日令作包子。辭以不能。詰之。對曰。妾乃包子厨中縷葱絲者也。噫。侈肆如此。不傾何待。

蔡君謨守福州。上元日。令民家點燈七盞。陳烈作大燈。題詩其上。曰。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

粟。貧家一盞燈。樞却心頭肉。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憾笙歌無妙曲。

范文正公讀書南都學舍。煮粟二升作粥。一器一經。宿遂凝。以刀畫爲四塊。早晚取二塊。斷莖數十莖。啖之。留守有子居學。歸告其父。以公厨食饋公。置之。既而悉已敗矣。留守子曰。大人聞公清苦。遺以食物。而不下筋。得非以相免爲罪乎。公謝曰。非不感厚意。蓋食粥安之。

日纂十集

情編十三

已久。今遽享盛饌。後日豈能啗此粥也。

蒙川蘇氏山林多鳩。賓客滿座。悉饜飮。一網數千百。咄嗟可具。或戲之曰。此君家肉寄生也。唐末劉訓者。京師富人。京師春遊。以觀牡丹。爲勝賞。訓邀客賞花。乃繫水牛數百頭。曰。此劉氏黑牡丹也。噫。以鳩爲寄生。不仁甚矣。以水牛爲牡丹。將無有力本之思乎。

汪信民嘗言。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胡度

侯聞之擊節嘆賞。

齊東昏侯製四種冠。五彩袍。一月中二十餘出。晨出三更歸。夜出清晨反。梁廢東昏。焚奢淫。異服六十二種於御街。後人號其所曰焚衣街。

國朝尚書劉南垣公請老家居。有直指使者以飲食苛求屬吏。郡縣患之。公曰。此吾門生當開諭之。俟其來款之。曰。老夫欲設席恐妨公

日集二集

借福十四

務特留此一飯。但老妻他往。無人治具。家常飯能對食乎。直指以師命不敢辭。自朝過午。飯尚未出。直指饑甚。比食至。惟脫粟飯豆腐一器而已。各食三碗。直指覺過飽。少頃佳餚美醞羅列盈前。不能下箸。公強之對曰。已飽甚不能也。公笑曰。可見飲饌原無精粗。饑時易為食飽時難為味。時使然耳。直指喻其訓。後不敢以盤飧責人。

熙寧間。故太師拱辰在洛營第甚侈。中堂起屋三層。最上曰朝元閣。時司馬君實亦在洛於私第穿地深丈餘。作壤室。二公各登處其中。邵堯夫見富鄭公公問洛有何新事。堯夫曰。近有一巢居一穴處者。富為發。啖裴坦子娶楊收女。裝資豐厚。坦聞之不樂。一日與夫人至新婦院。臺上視果碟。迺臥魚犀。遽拂袖出曰。破我家也。令撤回。

日集一集

借福十五

人生衣食財祿皆是定數。若儉約不食。則可延壽。奢侈過求。受盡則終。譬人有錢千文。日用百則可旬。日日用五十可二旬。日恣縱食侈。立見敗亡。則一千一日用盡矣。或謂人有廉儉而促。食侈而長者何也。曰。儉而命促者。當生之數少也。若更食侈。則愈促矣。侈而壽長者。當生之數多也。若更廉儉。則愈長矣。范文正公云。常調官。好做家常飯。好喫余謂人。

能甘於喫家常飯。然後甘於做常調官。

司馬溫公曰。吾代本清白。性不喜浮靡。自乳兒時。長者加以金銀華靡之服。輒羞棄去。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敝。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

成化間翰林陳希召。所乘盲馬。值錢六百文。李西涯以詩諗之。有斗酒杜陵堪再醉之句。蓋

日暮二集 一八 惜福十六

用子美三百青銅語也。刑部李若谷舊屋爲積潦所壞。數年不售。竟得價四兩。西涯亦諗之以詩云。詞林馬價知多少。卽用前希召事也。前輩居處乘騎如此。

天寶中御史大夫王鉷。有罪賜死。縣官簿錄鉷太平坊宅數口。不能遍。宅內有自雨亭。從簷上飛流四注。當夏處之。凜若高秋。又有寶劍井欄。不知其價。他物稱是。

宋哲宗御講筵畢。賜坐。例賜扇。路公見帝持一

紙扇。率羣臣降階稱賀。宣仁聞之。喜曰。老臣用心。終與人不。同。晚問哲宗曰。爾知大臣稱賀。意乎。紙扇是人君儉德。君儉則國豐。而民富。彼不獨賀官家。又爲百姓賀也。

唐德宗播遷。人多乏食。無醴酒者。後京師稍寧。有一醉人聚觀。以爲祥瑞。

蜀公與溫公同遊嵩山。各携茶以行。溫公以紙

日暮二集 一八 惜福十七

爲貼。蜀公用小木合子盛之。溫公見而驚曰。景仁乃有茶器也。蜀公聞其言。留合與寺僧而去。

儉爲美德。然怪而成恐者。卒致敗亡。唐柳慶器用食物。並致臥內。奴有取鹽一撮者。鞭之見血。夏侯彪暑中食飲。生蟲。不容厮役。瀝口奴盜食。醬肉捉蠅與食。令嘔出。鄭仁凱有小奴告履穿。凱喚門夫着鞋者。上樹取李。門夫脫

鞋而上。凱密令小奴着鞋以去。鄧祐巨富。只口腹自供。孫子私用一鴨。祐以擅破家資。鞭之。噫嘻。若輩可為儉乎。富人死入冥途。鬼卒向之索貲。富人摸袖中曰。家中廣有。惜未携些來也。嗚呼。若輩可發深省。

范正平勤苦學問。操履甚於貧儒。與外氏子弟結課於覺林寺。去城二十里。忠宣富國時。正平徒步往來。人不知為范丞相子。

卷二集 一八 借福十八

其夫好飲酒。其妻必貧。其子好臂鷹。其家必困。剩養一僕。日飯三甌。歲計千甌。率是則必告乏。而聚怨病在於增。不在於損。

陶侃練庶事。勤稼穡。戎陳武士皆勸勵之。有奉饋者。問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歡喜慰賜。若他所得。則呵辱。還之。是以軍民勤於農稼。家給人足。

查道以謹儉率已。為龍圖閣待制。每食必盡一

器度不勝。則不復下筯。雖蔬茹亦然。嘗謂諸親曰。福當如是惜。

宋太祖一日幸翰林院。時學士盧多遜獨直。上行與語。引入寢殿。因指所御青縑帳。紫綾褥。謂多遜曰。爾在外意朕豐侈耶。朕勝此猶常愧之。

卷二集 一八 借福十九

昨非庵日纂二集汪度卷之十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宋時蜀中一舉子獻詩太守把斷劍門燒棧閣

成都別是一乾坤守械其人奏之仁宗曰此

乃老秀才急於仕宦而為之不足治也可授

以司戶叅軍其人到任不一年慙恚而死

李昭德婁師德同行入朝婁體肥行緩李顧待

不即至怒曰耐殺人田舍漢婁聞之反徐

自纂二集

汪度

笑曰師德不是田舍漢更阿誰是

桓温大陳兵衛呼謝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

王入失厝倒執手版汗流沾衣安神姿舉動

不異於常舉目遍歷左右謂温曰安聞諸侯

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有壁間著阿堵輩温

笑曰正自不能不爾於是矜莊之心頓盡命

部左右促燕行觴笑語移日

楊翥德冠一時鄰家構舍其甬溜墜其庭公不

問曰晴日多雨日少也或又侵其址公有晉
天之下皆王土再過些見也不妨之句

謝太傅在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汎海風起浪

涌孫王諸人色遽便唱使還太傅神情方王

吟嘯不言舟人以公貌閒意悅猶去不止既

風轉急浪猛諸人皆誼動不坐公徐云如此

將無歸衆人即承響而回於是審其量足以

鎮安朝野

日纂二集

汪度二

鄭太穆為州牧致書於司空于頔傲睨無郡使

禮書曰閣下為南溟大鵬作中天一柱騫騰

則日月暗搖動則山嶽顛真天子之爪牙諸

侯之龜鏡也小郡俸薄衣食不給乞賜錢一

千貫絹一千疋器物一千兩米一千石奴婢

各十人且曰分千樹一葉之影即是濃陰滅

四海數滴之泉便為膏澤于公覽書亦不訝

謂使曰鄭公所須各依來數一半以戎費之

際不全副其所望也。

曹彬下江南。李煜面縛請命。彬謂之曰。國主可歸宮。厚收裝蓄。以備歸朝。煜深德之。諸將爭言不可。蓋懼其或自引決爾。彬徐曰。無畏。彼若死。豈復忍耻以見吾輩耶。畢如其言。衆皆服其雅量。

晉有韋虛者。其母使守稻。牛食之。虛見而不驅。牛去。乃理其殘。亂者父母怒之。虛曰。物各欲。

日集二集 王度三

食。牛方食。奈何驅之。父母愈怒。曰。卽如此。何。用理亂者爲。虛曰。此稻又欲得生。

趙槩與歐陽修同在館。趙重厚寡言。修屢輕之。趙不以屑意。會修甥女淫亂。事覺。語連修。云。與甥亂。上怒。獄急。羣臣無敢言。趙獨上言。修以文章近臣。不可輕。以閨房曖昧之事。臣與修踪跡素疎。修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

賈耽爲山南節度使。使行軍司馬樊澤奏事。行在澤。旣復命。方大宴。有急牒至。以澤代耽。耽內牒懷中。顏色不改。宴罷。召澤告之。且命將吏謁澤。牙將張獻甫怒曰。行軍自圖節鉞。事人不忠。請殺之。耽曰。天子所命。則爲節度使矣。卽日離鎮。以獻甫自隨。軍府遂安。

張齊賢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於懷。齊賢自簾下熟視。不問。後齊賢爲相。門下皆得班行。而此奴竟不沾祿。因乘間泣請曰。某事相公最久。乃獨相遺。何也。齊賢憫然曰。爾憶盜吾銀器時乎。我懷三十年。不以告人。雖爾亦不知也。吾爲相。宜激濁揚清。敢以盜薦。念事吾久。與錢三百千。汝去。別擇所安。蓋旣發。汝平日汝宜自愧。而不可留也。奴震駭。拜泣而去。

韓琦與仲淹議西事。不合。仲淹徑拂衣去。琦自後把其手云。希文事便不容商量。耶和氣滿。

日集二集 王度四

一面仲淹意亦解只此一把手間消融幾異同
任大事者若此

士大夫氣易動心易迷專為立界墻全體面六
字斷送一生夫不言堂奧而言界墻不言腹
心而言體面皆是向外事也

輔公祐據江東反命河間王孝恭擊之孝恭自
荊州趣九江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
為血在座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徐諭之曰

日纂二集 王度五

禍福無門唯人所召自顧無負於物諸公何
見憂之深公祐惡積禍盈今承廟筭以致討
盃中之血乃公祐授首之後徵遂盡飲而罷
時人服其識度而能安眾

崔暹好薦人言邢邵宜親重言論之際邵遂毀
暹文襄不悅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
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言子才長皆
是實事非癡也

昨非庵日纂 二集卷一〇

仁宗久病方差思見執政坐便殿急召兩府呂
夷簡移刻方赴同列贊公速行公緩步自如
既見上曰久病方平喜與公等相見何遲遲
其來公從容奏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日
忽召近臣臣等若奔馳以進恐人驚動耳

慶曆間有李京者為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
相與通家一日京為友人求薦鼎臣即其書
奏之京坐貶官將行京妻謁鼎臣妻取別鼎

日纂二集 王度六

臣妻慚不出京妻召吳僕語之曰我來既為
往還之久欲求一別亦為乃公嘗有數帖與
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為疑索火焚之而
去

國朝夏原吉天性寬平呂震嘗 上前短吉柔
奸震為子求官 上問吉吉稱震有守城功
陳瑄靖難初欲殺吉吉力薦瑄才總漕運嘗
有從隸汗所服金織賜衣懼欲逃吉曰汗可

三三九

浣何懼為吏壞所寶石硯。匿不敢見。吉召吏論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慰遣之。

朱郭進為山西巡撫。有告其陰通劉繼元者。太祖怒其誣。縛予進。使自處置。進謂曰。爾能為我取繼元一城。一寨。不止贖死。還賞爾一官。歲餘。其人誘其一城來降。進聞於朝。賞以官。陳重在郎署時。有同舍郎歸寧。誤持鄰舍郎袴。以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說。默市袴償之。

日纂二集

汪度七

後其人歸。以袴還主。其事乃顯。

楊復能詩。宣德間為大理少卿。其家僮嘗於玄武湖墻取萍藻食猪。時吳思菴掌都察院。以其密邇廳事。拒之。復投之以詩云。太平堤在後湖邊。不是君家祖上田。數點浮萍容不得。如何肚裏好撐船。

王沂公狀元還。郡守命父老張樂郊迎。公乃易服。乘小騎。由他門入。遽謁守。守驚曰。遣人奉

迎。門司未報。君至。何為抵此。公曰。不才幸忝科第。豈敢煩太守父老致迂。是重其過也。故變姓名。詐迎者與門司而上謁。守嘆曰。君真所謂狀元矣。

范文正一日見王沂公。言宰相當顯拔人物。自君當國。門下未見一人。沂公曰。司諫不思耶。若恩盡歸已。怨將誰歸。范公恍若自失。

李密據洛口。署李玄道為記室。密敗。為王世充

日纂二集

汪度八

所執。眾懼不能寐。玄道曰。死生有命。非憂能了。寢甚安。及見世充。辭色不撓。世充用為著作佐郎。

王文正家有控馬卒。歲滿辭。公問汝控馬幾時。曰。五年矣。公曰。吾不省有汝。既去。復呼。曰。汝乃某人乎。於是厚贈之。乃是逐日控馬。但見背。未嘗視其面。因去。見其背。方省是人。

靖安李少師雖貴不以威隔物與賓僚宴笑曲盡布衣之歡亦不記人過失嘗有人言昨飲大歡公曰今日言歡則明前之不歡無好惡一不得言

丁重有人倫鑒一日見于琮語路巖曰于侍郎風儀秀整禮貌謙挹如百斛重器所貯尚空其半安得不益於祿位苟踰月不居廊廟某無復更至門下矣淡旬果登台鉉

日集二集

汪度九

鄭善夫曰吾輩學問貴包荒韓魏公一生只是包荒故能成得相業吳遣二才士使蜀武侯甚偉之後二人伏誅武侯云此人只是黑白太分明

陸宰言嘗見沂公初登科報其父書曰曾今日殿前唱名遂忝第一皆先世積德大人不須過喜因言楚公登科時第四人張中在殿廷喜甚挈楚公手曰如何得鄉里知去楚公不

蒼及歸客謂親曰此殆非遠器也中為縣官坐私與高麗人朴寅亮倡和詩停官終身沉滯雖一時不幸坐法亦器宇非遠大也

房文烈性溫柔未嘗嗔怒為吏部郎中時霖雨絕糧遣婢糴米因以逃竄三四日方還文烈徐謂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竟無捶撻

劉訐家貧併日而食隆冬或無糴絮訐處之晏然人不覺其饑寒也自少至長無喜愠之色

日集二集

汪度十

每於可競之地輒以不競勝之或有加凌之者莫不退而愧服

趙德莊嘗宰餘干趙忠定是其猶子忠定初冠多士德莊語之曰慎勿以一魁先置胸中時以為名言

李文靖所居陋巷顏垣敗壁不以屑慮堂前藥欄壞夫人戒守舍者勿葺以試公公經月終不言夫人以語公公笑謂其弟曰豈可以此

動吾一念哉

婁師德在夏官注選選者就案閱簿師德曰容我擇之選者不去乃灑筆曰墨汗爾

呂嘉問竊從祖公弼訟新法奏稿以示王安石

公弼遂斥呂氏號為家賊及呂公著平章時

門下因語次或曰嘉問敗壞家法可惜公不

答客愧而退一客少留曰司馬尚能容呂惠

卿何況族黨此人妄意迎合可惡也公又不

日集二集

汪度十一

答既歸子弟請問二客之言何如公亦不答

國朝橙墩好客有愛妾蘇氏善持家一日譙客

失金杯諸僕噴噴四覓蘇氏誑之曰金杯已

收在內不須尋矣及客散對橙墩云杯實失

去尋亦不得公平日好客任俠豈可以一杯

故令名流不歡乎橙墩善其言

胡憲言授合浦縣丞居官廉介郡守重之令教

姪毀不為動俄令以墨敗守將廉其邸令陰

秦寄憲言憲言為護還之封識宛然令始悔泣

秦穆公有駿馬為盜殺食之公曰吾聞食駿馬

肉不飲酒必死遂賜羣盜酒既穆公與晉戰

被圍諸盜馬者出之圍中

蘭相如為趙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欲辱之相如

每出望見輒引車避人以為耻相如曰夫以

秦王之威而我廷叱之獨畏廉將軍哉顧念

日集二集

汪度十一

秦不加兵於趙者以吾兩人在今兩虎共鬪

勢不俱生當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頗聞

之負荆謝罪遂為刎頸之交

劉寬性寬洪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裝嚴

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汚朝衣婢遽收之寬

神色不異徐言曰羹爛汝手乎

國朝楊廷和入閣久無建白人易之武皇南

巡倖臣竊柄天下洶洶有狂生上書數其罪

公延禮生日久當不負良意已而武皇崩於豹房禁從兵悉屬江彬安危俄頃公密計擒之人始服公之才量

王韶知鄂州宴客出家妓坐客張績醉挽妓不前將擁之妓泣訴於韶坐客皆失色韶曰出爾曹以娛賓乃令客失歡命取大杯罰妓人服其量

或薦宋苜公兄弟可大用昭陵曰大者可小者

日纂十一集

汪度十三

每上殿來則廷臣更無一人是者已而苜公果作相而景文卒於翰長

劉仁軌爲左僕射戴至德爲右僕射人皆重劉而忽戴有老婦陳牒至德方欲下筆老婦問左右知是戴因急就前曰此是不解事僕射却將牒來至德笑而授之

王警平生不見喜愠家偶走失鷄家人言甚公戲作滿庭芳云平生澹泊鷄兒不見童子休

焦家家都有閒鍋竈任意烹炮煮湯的貼他三枚火燒穿炒的助他一把胡椒到省了開東道免教朝報曉直睡到日頭高家人咲而止

何隨著譚言十篇專言道德仁義嘗有屠者牽猪過隨門猪索偶斷失猪所在屠者強認隨溷中猪隨即牽與之

王夷甫嘗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於一處飲燕

日纂二集

汪度十四

因語之曰近屬尊事若何不行族人大怒便舉襖擲其面夷甫都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共去在車中照鏡曰汝看我眼光迺出牛背上

梁昭明太子食中頻獲蠅蟲之類密置柝邊恐厨人獲罪不令人見

魏文侯篋藏謗書孟嘗公削去怨牒光武不省王郎交關之章曹公盡焚軍中通紹之書道

規不發江陵內應之謀。皆庶幾撤疑府見赤心者。

蔣琬為尚書令。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拔處羣僚。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眾望大安。嘗與曹掾楊戲言。戲通不應。或曰。言而不荅。慢上不亦甚乎。琬曰。面從後言。古人所誠。戲欲贊吾。是則非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

日纂二集 汪度十五

國朝豐公慶以直諫著聲。風裁振郡邑。一日行部。有知縣簠簋不飭。懼無以解。迺以白金為燭。公初未之省也。既而廳子以告。次日從容謂知縣曰。汝燭不燃。盡出之以易可燃者。知縣大恐。輒棄印綬去。終亦不明其為銀燭事也。

史越王罷相歸里。經從慈溪。邑宰蔣鶉遠迎。相見後。邑吏皆羅拜庭下。越王荅拜。蔣宰獨不。

請免王曰。閣下與之有名分。某與之為鄉曲。宋錢惟演家上故事曰。先臣鎮東南日。嘗大會賓客。食鱉雁。而庖人因刀傷手。以紙濡血。紙墮食器中。先臣得之。遂藏於袖。且顧左右曰。無令掌膳者知。

謝太傅船行。小人引船。或遲或速。或停或待。又放船縱橫。撞人觸岸。公初不呵譴。人謂公常無嗔喜。

日纂二集 汪度十六

庾業家富。宴客必方丈。而為宗慤設。菜飯菜菹。曰。宗慤軍人。慣噉麤食。慤不辭。致飽而退。後慤為豫州。業為長史。慤待之加厚。

李翰林宗諤。其父文正公秉政時。遠嫌避勢。出入僕馬。與寒士無辨。一日途遇貴人。前駟不知為公子。遽呵辱之。是後每見斯人。必自引蔽。恐其知而自媿也。

晉桑虞宿逆旅。同舍客失脯。疑虞為盜。虞默然。

解衣償之。主人曰：此舍數失魚肉，多是狐狸。君何以疑人？乃至山冢間尋求，果得之。客愧還之，虞投之不顧。

范景仁與趙閱道不協。王介甫許景仁於上，曰：「問趙抃，卽知其爲人。」他日上以問閱道，對曰：「嘉祐初，仁宗不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實爲忠臣。旣退，介甫語閱道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閱道曰：『不敢以私害公。』」

一集二集

汪度十七

劉禕之賜死，旣沐浴而神色自若，命其子草謝死表。其子哀號將絕，不能書。監刑者催逼之，禕之乃自操紙，援筆卽成辭理，懇至。見者無不傷痛。

魏元忠微時，家止一婢。厨中方爨，出外汲水，還見老猿爲其守火。婢驚白元忠，元忠曰：「猿恐我乏，使能爲我爨，不亦善乎？」後亦無他。

王文正公嘗宅門壞，主者撤屋新之，暫於廊廡

下啓一門以出入。公至側門，門低，據鞍俯伏而過。都不問門，畢復行。正門亦不問。

宋元憲與弟景文未第時，貧甚，因依外家就學安陸。冬至，召同人飲。元憲語客曰：「至節無以爲具，獨有先人劔鞘，上裹銀一兩，麤以辦節。」乃笑曰：「冬至喫劔鞘年節當喫劔耳。」宴笑自若。

一集二集

汪度十六

漢劉寵累登卿相，家無貨積。嘗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灑掃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

宋太祖豁達，得天下後，時韓王屢以在微時所不足者言之。欲潛加害，太祖曰：「不可。若塵埃中總教識天子宰相，則人皆去尋也。自後韓王不復敢言。」

凡人之見而跳勃蕩漾，見事風生者，必涼德之夫也。一見而溫潛簡重，丰采不露者，必有

道之士也。譚景昇化書曰：有保一器畢生無
聖者，有挂一裘十年不敝者，斯人也可以親
百姓，可以司粟，帛可以掌符，蠶可以即清靜
之道。

唐臨寬於待物，嘗欲弔喪，令家僮自歸家取白
衫，家僮誤將餘衣懼未敢進，臨察知之，使召
謂曰：今日氣逆不宜哀，注向取白衫且止之
也。又嘗令人煮藥，失制，潛知其故，謂曰：陰闇

日集二集 汪度十九

不宜服藥，宜即棄之，竟不揚言其過，其寬恕
如此。

楊鐵崖在普門寺宿，盜罄竊所畜物，家人往白
之，先生賦詩不輟，語客曰：老鐵無恙，區區長
物又奚恤。

裴行儉嘗令醫人會藥，請犀角麝香，送香誤遺
失，已而惶懼潛竄，又有勅賜馬及新鞍，令史
輒馳驟，馬倒鞍破，令史亦逃，行儉委所親

到謂曰：爾曹豈相輕耶？皆錯誤耳。待之如故。
元絳知福州，日有吏白事，公問如何行遣，吏對
合依元降指揮，公曰：元絳未嘗指揮，吏棘而
退，終不加罪。

謝述好行善，能讓人，隣有侵其界者，輒自寬曰：
占得地，占不得天。

李日知在官，不行捶撻而事集，有令史受勅三
日不行，日知怒欲捶之，既而曰：我欲捶汝，天

日集二集 汪度二十

下人必謂汝能撩李日知，嗔受李日知杖，不
得比於人，妻子亦棄汝矣，遂釋之，吏感悅，以
後無敢犯者。

李昉好接賓客，嘗厚張洎而薄張昉，及昉罷相，
洎草制深詆之，而昉朔望必詣昉，或謂昉曰：
李公待君素薄，何數詣之？昉曰：我為廷尉，日
李公方秉政，未嘗一有請求，此吾所以重之
也。

大抵黑白善惡只宜在心不宜在口內存精明
外示渾厚此大豪傑之局量若靈臺無主一
味鶴突豈包荒之謂哉回光自照于胸中善
惡太分明遇有不平觸機輒發以此涉世難
矣請取此語爲終身之韋弦

李勉字玄卿爲江西觀察使人有父病以蠱道
爲木偶人署勉名位盛於其境或以告勉勉
曰爲父讓災亦可矜也捨之

日纂二集

江陵二十一

王旦在中書祥符末大旱一日自中書還第路
由潘氏旗亭有任生在其上指旦大呼曰百
姓困旱焦勞極矣相公端受重祿心得安邪
遂以所持經擲旦正中於首左右擒之將送
京尹旦遽曰言中吾過彼何罪哉乃命釋之
凝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又曰山勢崇峻則
草木不茂水勢湍急則魚鱉不留觀山水可
以觀人耳

宋田元均爲人寬厚長者其在三司干請者甚
多均雖不從然不欲峻拒日每溫顏強笑以
遣之常語人曰作三司使數年強笑多矣直
笑得面似靴皮

周謹言垂簾時一日早朝執政因理會事太皇
太后命一黃門於內中取案上文字來黃門
倉卒取至悞觸上幞頭墜地時上未著巾也
但見新髻頭撮數小角見黃門者震懼幾不

日纂二集

江陵二十一

能立旁有黃門取幞頭以進上凝然端坐亦
不怒亦不問既退押班具其事取旨上曰只
是錯太后命押班只是就本班量行遣

宋太宗一日寫書筆滯思欲滌硯中宿墨顧左
右咸不在因自俯銅池滌之既畢左右方至
上徐顧曰爾輩何處來

觀人無他術但作事神氣足者不富貴卽壽考
其次莫若觀其所受器窄易動意形於色得

少為足與好妄語者皆天折貧賤之兆升不
受斗不覆即毀此物理之不可移者

正度二十三

昨非菴日纂二集廣慈卷之十一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唐太宗見明堂圖五臟咸附於背怡然曰今律
杖笞奈何令髀背分受乃詔不得笞背貞觀
中有人妄為妖言張蘊古以狂病不當坐太
宗以有情令斬之尋悔無所及自後每決死
刑皆令五覆奏

桓公入蜀至三峽部伍中有得媛子者其母緣

日纂二集

廣慈一

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絕
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怒命黜其人

宋呂覺勘公事回奏臣衣緋已久乞改章服仁
宗曰待別差遣與卿換章服不欲因鞠獄與
人恩深慮刻薄之徒望風希進加人深罪耳
帝寬厚欽恤之德如此

宋舊制後苑有庫常貯毒藥川廣蜀每三歲一
貢外官一員監之藥有七等野葛胡蔓皆預

鳩猶居第三。其上者鼻嗅之立死。皆前代備以殺不廷之臣者。政和初。上謂臣下。果有不赦之罪。則明正典刑。豈宜用此。皆罷其貢。廢其庫。將見在毒藥。焚棄瘞於遠郊。仍表識之。母令牛畜犯焉。嗚呼。聖性仁慈如此。都區寶居父喪。隣人格虎。虎走趨其廬。卽以蓑衣覆之。隣人尋跡到寶。寶曰。虎豈有可念而藏之乎。此虎後送禽獸以助寶祭。

蜀青陽。夢炎在澧陽。置生老病死苦。庄責倖匠。司出入。專濟生而無依者。老而無子者。病而無藥者。死而無棺者。苦而無告者。五者有一。卽與之餽。後移節。常武再創。無恩庫。民皆德之。

五代以殺爲嬉。獨唐明宗稍有仁心。渾公兒奏有百姓二人。以竹竿習戰者。帝令石敬瑭殺之。次日安重誨敷奏。方知悉是幼童爲戲。下

詔自咎。失刑減膳十日。以謝幽冤。罰敬瑭一月俸。渾公兒削官杖流。仍賜小兒家屬絹五十疋。粟麥各百石。令如法埋葬。仍戒諸道州府。凡有極刑。並須仔細裁遣。

曹彬曰。吾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喜怒戮一人。其所居堂闕。敝壞。子弟請加修葺。彬曰。時方大冬。牆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如此。

國朝王竑巡撫兩淮。諸郡歲饑。死者相枕籍。竑盡救荒之術。旣而諸道流民。猝至竑。擅發官儲賑之。近者飼以粥。遠者散以米。流徙者給米爲糧。被鬻者贖還其家。擇醫四十人。空庾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死者給以棺。爲叢塚。葬之。有所委任。必至誠。誠論人爲盡力。或述其行事爲救荒錄。世傳焉。先是淮上大饑。帝於樓輦上閱疏。驚曰。百姓饑死奈何。後得

竑擅賑疏大言曰好御史不然饑死我百姓矣

霍洞嘗宿田舍見吏催科詩云北風吹晴屋滿霜翁兒赤體悲無裳閨中幼婦饑欲泣忍饑取蔭燈下緝一身勿暇私自憐鳴機軋軋明窗前織成五丈如霜布翁作襴裙兒作褲明朝官中催租急依然赤體當風立又歲饑見守者出游詩云朝來五馬去尋春誰信家家

日纂二集 廣意四

甌有塵枕席道傍宜細問恐非芳草醉眠人守聞爲之罷游

凡人見乞兒跪求殘炙則揮肱逐之貧士窮餓無歸則閉戶避之親故貸不滿數金則心疑而遠之於此甚慳而必欲狼籍物命以破除怪名是亦不可以已乎省一席費可果數人之腹分一日供可合數口之歡其究能使嫻朋益親非止養福養財而已

蘇昌容拜僕射當時拜官例許進食名爲燒尾昌容獨無所進宗晉卿曰拜僕射竟不燒尾豈不喜邪昌容奏曰臣聞宰相主調陰陽代天理物今粒食湧貴百姓不足臣見宿衛兵至有三日不食者臣愚不稱職不敢燒尾宋景公時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凡所以求雨者爲吾民也今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

日纂二集 廣意五

而天大雨千里

馬燧家猫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母死焉有二子飲於死母母且死其嗚嗚其一方乳子若聞之起而若聽之走而若救之銜其一置其棲又往如之反而乳之若其子若韓愈以爲感於所畜而爲猫相乳說

秦穆公伐晉及河將軍勞之醪唯一杯蹇叔曰一杯可以投河而釀也穆公乃以醪投河三

軍皆取飲之。

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軍竈未炊。將不言饑。與之安。與之危。故其衆可合而不可離。以其恩素蓄。謀素合也。

齊王敬則爲郡守。郡多剽掠。有數歲小兒於路取遺物。敬則殺之以徇。自此路不拾遺。孔琇之爲令。有小兒偷割隣稻一束。琇之付獄。曰：十歲便爲盜。長大何所不爲。噫。亦甚矣。立威。

日纂二集

廣卷六

警衆乃借童子爲先乎。

元旣滅宋。諭河南行省。於戍軍還塗。每四十五里。立安樂堂。疾者療之。饑者廩之。死者藁葬之。官給其需。

天寶末。沈氏畜一母鷲。將死。其雛悲鳴不食。母死。啄敗薦覆之。又啣芻艸列前。若祭狀。向天長號而死。沈氏異之。作孝鷲塚。

國朝林希元上荒政叢言。言救荒有二難。曰得。

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

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饘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旣死貧民急。墓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

繫囚急。寬恤。有三權。借官錢以糶糴。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糶。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上以其切於救。

日纂二集

廣卷七

民皆從之。

北齊王獻。盛暑監築長城。有送水者。獻曰。三軍皆飲。溫泉。吾何義。獨進寒水。遂至消液。軍中感勵。

方其困時。卑詞乞哀。惟恐人之不速拯也。迄其得釋。則揚揚得志。自謂天幸。投李之瓊。未報人室之戈。已操睫中所覩。蓋數數然也。雖然。魚舟之虎。銜絹以投。書生之龍。捐珠以報。異。

類知感恩。况於人乎。吾人不可以是而懈施德之心也。

漢尹賞為長安令。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以大石覆其口。名為虎穴。收囚內穴中。百人為輩。覆以大石。數日一發視。皆相枕籍死。人之無良。殘忍至是。

蠢動含靈。皆為物命。求絲煮蠶。鋤地殺蟲。念衣食之由來。皆殺彼以自活。至於手所誤傷。足

日纂二集

廣卷八

所誤踐者。不知其幾。皆當委曲防之。

宋南陽王取蠟五斗。置浴盆中。令人脫衣受螫。以為樂。叫號之聲徹於心肺。陳元光宴客。怒行酒者。殺之爛煮。以食客。後呈其二手。客懼攫喉而吐。周奧殘忍。時號牛頭阿婆。每榜於門。曰。被告時皆稱枉。斬決後何悉無言。李嵩。李全交。王旭。時號三豹。訊囚必鋪棘臥體。削竹籤指。方梁壓髀。碎瓦搯膝。被追者皆別妻。

子辭友朋。京中相要作呪。曰。若違心負教。橫遭三豹。嗟嗟。予讀史至此。夢寐間猶舌咋。魂搖。不知彼等冤孽。幾劫才銷。錄得了。

范文正公歸日。有絹三千疋。盡散與族戚。曰。親族鄉里。見我生長。幼學壯行。為我助喜。何以報之。祖宗積德百餘年。始發於我。今族眾皆一豚。我豈可獨享富貴。

買物放生。前放後取。動人殺機。益增罪業。當於

日纂二集

廣卷九

此心。時惕不忍。常存舒放。釋冤解芬。扶人。不以手利人。不以口與。臣言忠。與子言孝。凡天地間有萌可生。有氣可吹。必求長養。無使零落。大生廣生。在吾五內。是吾儒不殺生禪。

臧洪為青州刺史。為袁紹所圍。糧食已盡。初尚屈鼠煮筋角。後無可復食。厨有米三升。主簿啓進。內稍以為糜粥。洪嘆曰。吾獨食此。何為命。作薄粥與共啜之。

魏文侯出遊。見反裘負芻者。問之。對曰。愛毛也。文侯曰。爾不知皮盡而毛無所附也。明年東陽上計。其布十倍。大夫賀之。文侯曰。民不增而稅倍。亦何異。反裘負芻者。厚取於下。則上下不安。此自危之道也。子何用賀之乎。忝在人世。便好代天行化。不妨替佛接人。太祖諭都御史詹徽等曰。凡論囚。須原情。昨民有子犯死。其父行賄求免。御史欲并罪之。朕

日纂二集

廣志十

以子死。父救。係出。至情。但當論其子。而赦其父。自今凡有論決。必再三詳讞。覆奏而行。毋重傷人命。

蕭遙欣七歲出齋。見有彈落飛鳥爲戲者。遙欣曰。凡戲多端。柰何事此。且鳥自飛翔於人。何預殺此可憫。聞者輒罷此戲。

張元性仁孝。幼時村陌有狗子。爲人所棄者。元見收而養之。其叔父怒曰。何用此爲。對曰。有

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若天之生。殺自然之理。今爲所棄而死。非其道也。是以收養之。叔父感其言。未幾有狗母銜一死兔。置元前而去。

齊桓公微行。見有年老而自養者。問之。對曰。有子五人。家貧莫娶。使傭未反。管仲曰。畜有腐財。而民餓。宮有怨女。而民鰥。公曰。善。乃出宮婦嫁之。因下令曰。丈夫三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日纂二集

廣志十一

唐太宗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欲使委曲詳思耳。乃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又斷獄者。唯據律情。雖可矜。而不敢違法。間豈盡無冤乎。又嘗與侍臣訊獄。魏徵曰。煬帝時有盜捕而訊服者。二千餘人。大理丞張元濟尋其狀。唯五人嘗爲盜。餘皆平民。竟不敢奏。盡殺之。帝曰。君臣如此。不亡何待。公等宜

戒

南唐李后主。獵青龍山。一牝狙觸網。見主兩淚。稽顙。指其腹。戒虞人保守之。是夕誕二子。還幸大理寺錄囚。繫有大辟婦。以孕在獄。未幾誕一子。煜感狙事。罪止於流。

余過吳門渡楓橋。見男女之與者舟者走者。持炷香。雪片飛來。余怪之。揖居人而訊焉。云祝枝山公。曾夢乞袁小修江進之。建菴濠上。瑠

日集十一集

廣慈十二

璃金碧。游人稱勝。近有醉者。以火爆納彌勒口中。三舉而三不應。及還舟。三爆齊發。斷醉人之臂。而靈異遂著。其與者舟者走者。皆禮彌勒者也。余曰。是不然。聞彌勒之訓曰。扶人只是一雙手。陷人只是一張口。寧使扶人。手莫開。陷人口。夫佛慈悲。寬親平等。即遇唐捐。無數低眉。如是魔王。終為忍辱。况願世人。以手扶人。而乃斷其臂。若此乎。且舉世之奔走。

如狂者。莫不希冀善緣。而神威所擊。捷若雷霆。人亦何樂。而奉顏色於雷霆之下也。

夏原吉天性寬平。嘗夜閱文書。撫案歎息。筆欲下而止者。再其夫人問之。吉曰。吾適所批者。歲終大辟奏也。筆一下。死生決矣。是以慘沮而筆不忍下也。

刑部尚書開濟。議法巧密。上覽而惡之。曰。竭澤而漁。害及鯢鯢。焚林而畋。禍及麇豸。張密

日集十一集

廣慈十三

法以罔民。民其能免乎。

樂生惡死。寧獨人情。蟣虱逢擒。知避。蠅蚋被罾。求脫。牛羊將死。則敲棘。鷄豚臨命。而悲號。鳥雀能假夢而謝。魚鱉能化形而乞命。言有。人生日用。盡資萬物之命。以為養者。不過智。力足制其命。燔。剝。割。掩。殺。以恣貪饕。耳。假。如虎狼遇人。則食。天豈生人以養虎狼哉。今。夫蛇虺。蠱蝟之毒也。黃犢之臭也。蛆蚋之穢。

也。人則不殺以爲食。豈天以萬物供人而獨不以蛇虺蠱蝟黃鼠蛆蚶供人邪。海濱之人食蛭蛤蠃蚶而西北人往往不食。豈天獨以海錯養海濱之人。邪。人不食蛇而交廣之人多食之。豈天獨以蛇養交廣之人。邪。三寸之舌所需幾何。六尺之軀無過一飽。烹羊宰牛。狼籍饜飫。恣一日之貪饗而積千百劫之冤業。可爲痛哭流涕矣。釋氏有言。今日爲我所

川纂二集

廣慈十四

殺之。衆生前世多有爲我之眷屬者。念此能無悚然。

宋神廟欲平西北虜。一日被金甲。見皇太后曰。娘娘。臣著此好否。后笑曰。汝甲甚好。然使汝至衣此等物。則人民何堪矣。神廟心服。遂卸金甲。

釋迦昔爲螺髻仙人。常行禪。在一樹下兀坐不動。鳥以爲木。卽於髻中生卵。菩薩禪覺知頂

有鳥卵。卽自思維。我若起動。鳥不復來。卵必盡壞。卽還入定。至鳥生子。飛去。乃起。嗟乎。佛弟子捐身以爲物如此。今人乃廣殺物命以養此身。以四大而招無限罪業。良可愍已。

宋太祖性仁慈。其取江南也。戒曹秦王潘鄭王曰。江南本無罪。但朕欲大一統。容他不得。卿等切勿妄殺人。後城久不下。潘奏曰。兵久無功。不殺無以立威。太祖批還曰。朕寧不得江南。不可妄殺也。詔至城已破。計城破日。乃批狀時。天人相感如此。

川纂二集

廣慈十五

宋真宗時。嘗有兵士作過。於法合死。特矜命。決脊杖二十。改配。其軍士聲高叫喚乞劔。不伏。決杖。從人把捉不得。遂奏取進止。傳宣云。須決杖二十。後別取進止。處斬。尋決訖。取旨意。真宗云。此只是怕喫杖。旣已決了。便送配所。更莫與問。其寬恤如此。

徵之內典。鷲頭作嶺。鷄足名山。孔雀為經。鸚鵡
語偈。字中疑鸚。珠裏認鷲。一切禽鳥。皆具佛
性。故放生說法。洞徹佛性。真如惜福。清修屬
第二義。

隋末荒亂。狂賊朱粲起於襄鄧間。歲饑。米斛萬
錢。亦無得處。人民相食。粲乃取嬰兒蒸而噉
之。因令軍士曰。食之美者。寧過於人肉乎。但
令他國有人。我何所慮。即勒所部。有掠得婦

日纂二集

廣慈十六

人小兒。皆蒸之。分給軍士。乃稅諸城堡。取小
弱男女。以益兵糧。後遣使請降。高祖令段確
迎勞之。確因醉侮粲曰。聞卿噉人。作何滋味。
粲曰。若噉嗜酒之人。正似糟藏猪肉。確怒。慢
罵曰。狂賊入朝後。一頭奴耳。更得噉人乎。

咸通初。有渤海僧。能通鳥獸之言。一日秋暑。方
炎。與朝客數人。將納涼於城西別墅。路逢牝
豕。引諸豚而行。咯咯有聲。一朝士戲云。此猪

有語否。僧曰。巨。疑。顧諸雛。云。行。行。向。前。樹。陰
下。吃。妳。料。其。不。遠。當。遇。官。槐。而。止。且。飼。羣。子
矣。偵之果然。

德宗在梁州。地熱。未給將士春衣。夾服。視朝。左
右請御衫。上曰。從戎者。冬服未易。我豈可獨
衣衫乎。將士聞之。莫不流涕。

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童子。衣錦而侍於君
前。田子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此其

日纂二集

廣慈十七

父死於戰。此其幼孤也。寡人收之。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大悅。厚賞
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
曰。民知君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
而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
相補矣。簡子曰。善。

廣桑子行至一處。乞食。或見官府伍伯。縛一貧
者。而鞭之甚楚。索錢不得。伍伯愈怒。貧者聲

泪俱下一豪家子鮮衣怒馬從者如雲陵棘市人市人屏息屠兒持利刃宰牛割羊豕呼聲極哀諸魚鱉蜃蛤鰕鱧填積如丘山腥穢聞數十里或婦與姑反唇者或子與父評語者狡童婦飾而誨姪妖娼當門而挑客作過種種廣桑子愍之乃呼集市人廣為說法闡菩提之果論人天之福枯三生之緣指善惡之報其言愷切聽者悚然多有因而悔改者

一集二集 廣慈十八

衛君重裘累茵而坐見路有負薪而哭者問之曰雪下衣薄也衛君曰為君而不知民孰以我為君於是開府金出倉粟以賑貧窮彼之殺也既受屠割復入鼎鑊種種痛苦徹入骨髓已之養也珍膏羅列食過即空蔬食菜羹儘可充腹何必戕彼之生損已之福秦符堅欲放赦與王猛符融密議甘露堂悉屏左右下帷草詔有大蒼蠅入集筆端聽而復

出俄而長安街巷相傳大赦堅謂禁中事何從得洩勅窮之咸曰有小人衣青衣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嘆曰其向蒼蠅也唐末南康民黎景逸被誣繫獄有鵠止獄樓向逸歡噪似傳語之狀其日市人傳有赦且到官司詰其來云路逢玄衣素衿人所說三日而赦果至乃知玄衣素衿者鵠之所傳嗟夫好生之事即蟲禽皆欣為傳布人可藏一殺機哉

即集二集 廣慈十九

宋靖康之變斗米數十千猶不可得民互相食人肉價賤犬豕壯者一枚不過十五千軀暴以為腊老嫗男子婦女更謂之饒把火婦人少艾者名之下羹羊小兒呼為和骨爛又通目為兩脚羊嗚呼痛哉杜少陵謂喪亂死多門信矣造物好生恐令斯人至此王丞相欲擬辛幼安為帥周益公堅不肯王云

彼帥材何不用之。公荅云。幼安嗜殺。凡所殺人。命在吾輩。執筆者當之。王悟不復言。

宋孝宗詔婺州市牛筋五千斤。時侍郎李椿奏曰。一牛筋才四兩。今必求此。是欲屠二萬牛也。上悟為收前詔。

趙簡子有兩白驃。愛之。胥渠為廣門官。請曰。某有疾。醫謂得白驃肝可愈。不得則死。董安于溫曰。嘻。胥渠也。期吾君驃。請即刑焉。簡子曰。

日纂二集 廣慈二十

殺人活畜。不亦忍乎。殺畜活人。不亦仁乎。乃殺白驃。取肝與胥渠。無幾。趙兵攻翟。廣門官率左右先登。而獲甲首。

食君數粒。粟充君羹。中肉一羹。斷數命。下筋猶未足。口腹須臾間。禍福相倚伏。願君戒勿殺。生死如轉轂。

晉開連二年。契丹南掠。千里之內。焚剽殆盡。契丹見大桑。輒罵曰。吾知紫披襖。出汝身。吾豈

容汝活耶。取薪於木。而焚之。噫。殃及林木。非犬羊不至此。

蘇子瞻云。予小時書室前。有竹栢雜花。眾鳥巢其上。武陽君惡殺生。婢妾不得捕取。數年間。鳥有巢於低枝。其驚可俯而窺。此不伎之誠信於異類。

余忝生昇平之日。為士大夫。耳不聞金鼓之聲。目不見殺戮之事。桐帽葛衫。粗糲為奉。環堵

日纂二集 廣慈二十一

晏然。妻孥相保。暇時閒覽史傳。春秋七雄。秦漢魏晉。六朝李唐五代。宋之末季。其間君明臣良。四方寧謐。無幾何時。主昏政亂。姦雄煽禍。盜賊蜂起。豪傑乘之。王侯屠宰。后妃播辱。縉紳芟夷。黔首斬絕。白骨成丘。流血千里。余每披閱至此。未嘗不掩卷傷嗟。生民亦何不幸。而橫罹其時艱哉。

宋太宗嘗冬月命徹獸炭。左右或啓曰。今日苦

寒上日。天下民困。是寒者衆矣。朕何獨溫愉哉。

楊崇義妻有姿色。與鄰兒李弁私通情密。謀殺義埋枯井中。無覺者。唯有鸚鵡一隻。在堂前架上。殺義後。其妻詐令僮僕四覓其夫。遂經府陳詞。言其夫不歸。竊慮爲人所害。官吏日夜捕賊。疑而受拷者百數。年餘。縣官詣其家勘驗。架上鸚鵡忽聲。屈曰。殺家主者。劉氏。李弁也。官縛兩人。一訊卽服。奏聞。明皇嘆訝久之。封鸚鵡爲綠衣使者。付後宮。饜養。張說作綠衣使者傳。物類之具人性若此。

日纂二集

廣德二十二

昨非菴日纂二集口德卷之十二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與人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人之言。樂於鐘鼓琴瑟。

管幼安見公孫度時。語唯經典。不及世事。乃因山爲廬。鑿塚爲室。越海避難者皆就之。講詩書。陳俎豆。非理道不出口。非典則不措辭。從

日纂二集

口德一

學者咸化其德。

漢賈緯。文筆未能過人。而議論剛強。儕類不平之。目之爲賈鐵嘴。受詔修高祖實錄。誣桑維翰身沒之日。有白金八千錠。又以所撰日曆。示監修王峻。皆媒孽實貞固蘇禹珪之短。歷詆朝士之先達者。峻惡之。謂同列曰。賈給事家有子。亦要門閥。無玷。今滿朝並遭非毀。故上何以進身。乃於太祖前言之。出爲平盧。

行軍司馬

傳曰鳥之美羽勾喙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魚畏之人之利口瞻辭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

宋明帝頗好言理以周彥倫有辭義引為宿直時帝所為慘毒周不敢顯諫輒誦經中因緣罪福語帝時為易轍

日集二集

入口德二

宋萬歸宋宋瑒公斬之曰始吾愛子今子魯囚也吾不受于矣萬病之遂弒宋公晉孝武帝耽於酒色張貴人有寵年及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吾已屬諸妹少矣貴人潛怒帝醉臥令其婢蒙之以被暴崩嗚呼幸臣如萬女寵如張而其主俱以一戲言取殺身之禍故曰惟口出好與戎

陳忠肅公言不苟發一日常與家人語家人戲

問是實否公退自責者累日豈吾嘗有欺於人邪何為有此問也噫若忠肅公者其真無戲言者矣

唐方千瘦而唇缺好侮人嘗與李主簿同酌李目有翳千建一令曰措大喫酒點鹽軍將喫酒點醬只見門外著籬未見眼中安障李即應聲曰措大喫酒點鹽下人喫酒點鮮只見手臂着欄未見口唇開袴陳亞善滑稽蔡君

日集二集

入口德三

謨以其名戲之曰陳亞有心絕是惡陳即復曰蔡襄無口便成衰時人絕倒侮人者定為人侮可為輕躁之戒

李林甫每與同僚議及公直之事則如癡如醉未嘗問答及語及阿徇之事則響應如流張曲江常曰林甫議事如醉漢惱語不可與言虛承空文鑄聲雕句珠露非綴冠之飾里言卑訛數真效實山蟲成補袞之文

石曼卿爲集賢校理。微行娼館。爲不逞者所窘。曼卿醉與之校。爲街司所錄。曼卿詭怪不羈。謂主者曰。乞祇就本廂科決。欲詰旦歸館供職。廂師不喻其詭。曰。此必三館僕人也。杖而遣之。謾言取辱。誰實招之乎。

吉人勿論作用安詳。卽夢寐神魂無非和氣。凶人勿論行事狠戾。卽聲音笑語渾是殺機。聞之猶龍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

日纂二集

口德四

者也。博辨聞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韓魏公說到小人忘恩背義詞氣和平如道尋常事。見文字有攻人隱惡。必手自封記。不令人見。深足法也。

劉表作文示稱衡。衡滅而投地曰。作此筆者曾食飯。不。李台假譏韓昭曰。韓公事藝如僧。剃髮無有寸長。韓熙載爲宋齊丘寫碑。以紙塞鼻。曰。文臭而穢。孫晟輕馮延巳作相。謂人曰。

金碗玉盃而盛狗屎。褚彥回墜河出水。衣服霑霖。謝超宗詆之曰。天所不容。地所不載。投昇河伯。河伯不受。孫奉寡學。嘗服棘刺。九李諾謂之曰。卿腹中自足。何假外求。庾信輕北方文士。只取溫子昇。韓陵山寺碑。語人曰。北方唯有韓山片石堪共語。餘俱驢鳴狗吠。噫。嘻。彼皆快一時機鋒耳。乃攻人之短。刺人之隱。犯造物之忌。深同類之釁。或招罪於自身。

日纂二集

口德五

或詒孽於孫子。口舌之禍。可不畏哉。韓持國凝嚴方重。每兄弟聚話。議論風生。持國未嘗有一言。

林寔爲兵曹。與趙不羣同僚。時有監司欲逞私憾而囑趙。趙謀於寔。寔曰。吾人初委質。豈可

以一生名節徇他人。及趙知建州。謂寔曰。某終身不墮小人之域者。賴公南陽之一言。劉貢父與王介甫。最爲故舊。介甫嘗戲折貢父。

名曰劉放不直分文謂其名也。貢父遂拆介甫名曰失女便成宥無一真是如下交亂真如上頸誤當宁介甫大慙而心啣之。

局外而訾人長短吹毛索垢不留些些餘地試易已當其局未必效彼人萬一行訐而快已香鋒鏤影雕形務令事事逼真試易人肆其誣未必能安意順承設身代處人我絮視即欲易其言不可得矣。

自纂二集 卷六

舌劍鋒也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所以見殺於齊要皆酒使也寧鳩子有言醉極勿多言取以為輕言者戒酒狂藥也因杯酒以罵座人漢灌夫所以陷胸于武安要皆言失也管夷吾有言酒入舌出取以為強酒者戒。

劉放劉恕同在館中放一日問恕曰前聞君猛雨中往州西何邪恕曰我訪丁君閒冷無人過從冒雨往見也放戲曰子得非有所請求

邪怒勃然大怒至於詬罵放曰偶戲耳何忿之深也然終不解同列亦莫測其日方知是日恕實有求於丁放初不知誤中共諱耳喜傳語者不可與語好議事者不可圖事主之不祥莫大於行僮僕之譖言奴之不祥莫大於傳主人之謗語。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事于敬寒温而已既出或問謝公三子孰愈

自纂二集 卷七

公曰小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公曰吉人之辭寡

北齊盧元明嘲王昕曰有言則詆近犬便狂加頭足為馬施角尾成羊王隨答曰卿姓在亡為虐在丘為虐生男則為虜配馬則成驢舌鋒之可畏如此

魏陳羣前後數上封事輒削其草雖子弟莫知也或譏其居位拱默及正始中詔撰名臣奏

議朝士乃見羣封事皆嘆息焉。今人直詆其君之非而以揚於外曰不避忌諱且局欲壞而借好題目以退焉。視陳羣愧死矣。

稠人廣衆之中不可極口議論非惟惹妒抑亦傷人。豈無有過者在其中邪。議論到彼則彼不言而心憾矣。如對官言清則不清者怒對友言直則不直者憎。彼謂我有意而爲之耳。惟有簡言語和顏色隨問卽答者庶幾可乎。

日集二集

口德八

李林甫妒賢嫉能每奏對多陷人衆目爲肉腰刀嘗以甘言誘人過諧於上前衆謂林甫甘言如蜜朝中相語曰李公面多笑容而肚中鑄劍怨者百口同音噫無此等人拔舌地獄不幾虛設乎。

嘉靖間講官顧鼎臣講咸丘蒙章至放勳殂落語侍臣皆驚顧徐云堯是時已百有二十歲矣衆心始安。

辛稼軒帥淮時陳同甫與時落落家甚貧訪稼軒於治所相與談天下事酒酣稼軒言南北

之利害南之可以并北者如此北之可以并南者如此且言錢塘非帝王之居據牛頭之山天下無援兵決西湖之水滿城皆魚鱉飲罷宿同甫於齋中同甫夜思稼軒沉重謹言醒必思其誤將殺我以滅口遂盜駿馬而逃月餘同甫修書於稼軒假十萬緡以濟食稼軒沉思不得不如數與之言固易發難追受制於人者也。

日集二集

口德九

楊士奇入奏事仁宗望見笑謂寒義夏原吉曰學士來奏事必有理試共聽之士奇奏言恩詔甫下而傳旨賦北京山東棗八十萬觔以供香炭其數太多民何以堪上喜曰吾固知言之成理卽令減四十萬石建爲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延

諫如不能言者人主以是親之

到溉之祖彥之曾以擔糞自給及溉掌吏部尚書何敬容參選事有請溉輒不允敬容語人曰到溉尚有餘臭今遂學作貴人溉聞而深銜之又溉弟洽一日問劉孝綽吾甚欲買東隣地以蓋宅而其主難之奈何綽曰但多糞糞於其傍以苦之彼遂遷矣洽怒竟因事害之吁訐人所諱禍且及身一時之口其可以

取快乎

諸葛誕殺樂綝有典農都尉數譏誕於是收而斬之罵曰卿坐舌死先令人以竹攙其舌然後殺之

國初郊祀文有予我字上怒將罪作者桂彥良進曰湯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將戎饗儒生泥古不通煩上譴責衆得釋即能巧中猶嫌鸚鵡之能言苟覺為煩何如挑

李之自下管子曰吾畏事不敢事吾畏言不敢言故行年六十如老乞耳拈出託以自開詩用方言豈是采風之字談隣俳語恐貽拂塵之羞

吳僧贊寧頗讀儒書博覽強記而辭辯縱橫人莫能屈時有安鴻漸者文辭雋敏尤好嘲詠嘗街行遇贊寧與數僧相隨鴻漸指而嘲曰鄭都官不愛之徒時時作隊贊寧應聲荅曰

秦始皇未坑之輩往往成羣時皆善其捷對

鴻漸所道乃鄭谷詩云愛僧不愛紫衣僧也劉殷不忤旨取直然因事進規補益甚多漢主聰每與羣臣議政事殷訥然無所是非羣臣出殷獨留為聰敷暢條理商確事宜聰未嘗不從之殷常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况萬乘乎

修承樂大典時諸儒羣集一日有及凡例未當

者。王儼孟揚言。譬之欲構層樓華屋。乃計工於。箍桶都料。得不有誤邪。景泰中。徐有貞以左僉治河無成功。于少保笑謂同列曰。徐先生。五墨匠耳。奈何令脫上槓也。二公之戲言一也。王幸而無卻。于迄以此受禍。然則戲言可易發哉。是以君子有起羞之傲。有與戎之戒。有寡尤之慎。有塞兌之思。

陳壽性介特。不矯訐。在諫垣。指陳時政得失無

川集二集

口德十三

隱。惟不喜彈劾人。嘗言曰。吾父戒我勿作刑官。刑官在。人言官尤易。在人吾不敢妄言者。遵父訓也。歷官四十年。大半在散地。而廉名最著。

冤冤相結不盡。孽根報報相尋。孰爲禍始。自非讐在不共。奈何恨致難忘。蓋甲兵多伏於半言。而雌雄必爭於累世。口舌纒息。冤孽遂銷。錢塘娼有女美而啞。教以琵琶箏篴。靡不精審。

既辨貌益揚。藝益工。有賈見大喜。倍價聘之。或嗤其愚。賈笑曰。婦類以長舌敗人家。內讒寢而後家可長耳。遂挾以歸。賈有姬十餘人。皆掩口胡盧之。未幾娼寵顯門。賈一飯非啞娼不甘。啞娼亦心自語不聲。啞不家。娼侈然自隆重。非尊古不居。非珠珍不御。諸姬雖忌之。然咸德其不能言。皂白於主。又心幸之。嗚呼。啞娼以不言全寵。所謂其默足容者乎。

日集二集

口德十三

章子厚在政府。一日李邦直欲復唐巾裏。子厚曰。未消爭競。只煩令嗣帶來畧看。蘇子由語張文潛曰。廟堂之上。謔語肆行。在下者安得不風靡。

令狐綯曾以舊事訪於溫庭筠。庭筠答曰。事出南華經。非僻書也。冀相公變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甚怒。奏庭筠有才無行。不許登第。遂坎珂終身。斥人之短。逢人之忌。可不慎乎。

明帝問張重曰。日南郡人應向北看日。重曰。臣聞鴈門郡不見壘。鴈為門。金城郡不見積金。為城。雲中郡不見中天。而居東海。郡不見宮室。在於水中。臣雖居日南。未嘗向北看日。

晉公嘗云。居帝王左右。奏覆公事。慎不可觸機。所貴行事歸功。恩於主上耳。嘗有一臣僚呈一官員犯贓罪案。宋真宗方讀案。遲回間。欲寬貸。未有聖語。其判院輒便奏云。此是魏振

日集二集

口德十四

男。真宗便嚇怒云。是魏振男。便得為不法。拂下。其案云。依法正行。遂處死。後來有一知院。因觀前車覆轍。每奏事。兢懼取進止。忽復有詞臣犯贓進案。真宗問云。如何。遂奏云。此人悉以當辜。聞說涕泣云。玷陛下科名。孤陛下。任使更無面得見陛下。唯候一死而已。真宗聞之云。特與貸罪。安置一言。而關人。生死。居君側者。其可苟諸。

繆仲仁辯才無碍。大似維摩詰。猶惜其舌端。太縱橫。多知為敗。多言數窮。此兩言者。夫夫頂門鍼也。

大抵忿怒之際。最不可指人隱諱之事。而暴其父祖之惡。吾一時怒氣所激。必欲指其切實而言之。不知彼之怨恨。深入骨髓。古人謂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是也。俗亦謂打。人莫打。膝道人。莫道實。

日集十集

口德十五

謝朓出為吳興郡守。與弟淪送別。朓指淪口曰。此中唯宜飲酒。

隋令盧思道聘陳。陳主用觀世音語。嘲思道曰。是何商人。賫持重寶。思道即以觀世音語報曰。忽遇惡風。漂墮羅刹鬼國。陳主大慙。

報恩經有云。人生世間。禍福從口生。當護口甚。於猛火。猛火能燒一世惡。口能燒無數世。猛火燒世間財。惡口燒七聖財。口舌皆鑿身。

斧也。

議論先輩。畢竟沒學問之人。獎借後生。定然關世道之寄。

言非關世。賈誼數千言。胡以濟焉。語苟切時。郇模三十字。亦足重矣。

馮當世。孫和叔。呂晦叔。薛師正。同在樞密。三人屢於上前爭論。晦叔獨默不言。上顧問之。晦叔方為開折。可否語簡。而當上常納之。三人

即纂上集

口德十六

亦不能違也。出則未嘗語人。當時譏晦叔循默不副眾望。晦叔亦不辯。同僚或為辯之。

高宗曰。臺諫論事。雖許風聞。要須審實。如排擊人才。豈無好惡。若務大體。不摘纖瑕。細務強

置人於過。豈惟陰德不淺。亦可以銷刻薄之風。成忠厚之俗。趙鼎曰。聖訓廣大如此。言事

官宜奉以周旋也。

郇原居遼東。好以清議格物。公孫度以下。心不

安之。管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為德。言非其時。取禍之道也。密勸令西還。

盧世榮理鈔法。自謂生財有道。賦增而民不擾。董文用謂曰。此錢取自承家耶。抑取之民也。

牧羊者。歲兩剪其毛以獻。主者悅其得毛之多。然羊無以避寒熱。既死且盡。毛又可得乎。

右丞恐有日剪其毛之患矣。吁。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即纂上集

口德十七

客次與坐席。固不能遍識。常宜自處卑下。最不可妄談事。及呼人姓名。恐對人子弟。道其父

兄名。及所短者。或其親戚。必貽怒。招禍。俗謂之口快。乃是大病。

今之操不律者。指擊古人。吹毛索垢。無所不至。而弘獎今人。動多溢美。大臣則人人臯夔。臺

省則人人龍比。守令則人人龔黃。將帥則人人劉岳。布衣則人人巢許。文士則人人班揚。

詩客則人人李杜。縑流則人人能秀黃冠。則人人葛許。投贈之篇。黃金為政。譽慕之作。白骨含羞。昔人謂魏收穢史。余謂今人穢文也。妄語之戒。此為口德之玷者不少。士大夫痛加懺悔。而焚其筆研可乎。

保州兵亂。招而降者二千人。分隸諸州。富弼恐後生變。屏人謀之。歐陽修欲使諸州同日誅之。修從容論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既非朝命。

口德十八

州郡有一不從。為變不細。弼悟乃止。是時弼大閱河北之兵。多所升黜。譖者謂弼擅作威福。弼歸至國門。不得入。遂罷知鄆州。向若擅殺二千人。禍何可測邪。然則修一言不特活二千人。亦免弼於大禍也。吉人之辭。培植固不遠哉。

范仲淹在鄧。鄧人賈黯以狀元及第歸鄉。謁仲淹。願受教。仲淹曰。惟勿欺二字。可終身行之。

黯不忘其言。每語人曰。吾得范文正一言。平生用之不盡。

劉子翼峭直有行。常面折僚友之短。退無餘訾。李百藥嘗語人曰。劉四雖復罵人人。多不憾。法秀師嘗語黃魯直曰。公作詩歌小詞。可罷之。魯直曰。空中語耳。非殺非偷。不至墮惡道。師曰。君以邪言蕩搖人心。使逾禮越禁。其罪豈止墮惡道而已。魯直由此不作詞曲。

口德十九

士君子聚談間。若直依傍道理。而藉以和氣。平心自有深趣。自有淡冷。戲謔詼諧。恐其始乎陽卒乎陰矣。酒中言語尤易支離。所宜相戒。

昨非庵日纂二集內省卷之十三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朱文公告陳同父云。真正英雄。却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粗豪。却一點使不着也。此論於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針矣。

尚書楊鼎端居攻苦。嘗語人曰。吾生平無可取者。但識廉耻二字耳。為民部右卿。恐不勝任。

日纂二集

內省一

書十思於座隅。以自省。曰。量思寬。犯思忍。勞思先。功思讓。坐思下。行思後。名思晦。位思卑。守思終。退思早。

繆彤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弟遂求分異。又數有鬪爭之言。彤掩戶自撻。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柰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為敦睦之行。

范文正公為校理。忤章獻太后。貶倅河中。僚友餞於都門。曰。此行極光。後為司諫。諫廢郭后。貶睦州。僚友又餞之。曰。此行愈光。後為天章閣知開封。撰百官圖。以進。忤呂夷簡。落職。貶饒州。僚友又餞於郊。曰。此行尤光。任布拜樞密副使。歸休洛中。作五知堂。曰。知恩。知道。知命。知足。知幸。噫。三光之心。不可有。五知之念。不可無。有三光之心。則近名。無五知之念。則貪祿。

日纂二集

內省二

勝國許衡。少時。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眾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人問其故。衡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謂世亂無主。衡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

李納性急。酷嗜奕棋。每下于安詳。極於寬緩。有時躁怒。家人輩密以棋具陳於前。納觀便欣然。改容取子。布筭。都忘其志。孫何酷好古文。

為轉運使政苛急州縣患之乃求古碑文字磨滅者數本釘於館中孫至讀其碑辨識文字以爪搔髮垢嗅之往往至暮不復省錄文案大凡人心有所癖則下人得以其癖中之小至廢事大足亡國夫差之館娃漢武之神仙皆中以其癖者故有甬東巫蠱之禍可不省察

天下無難處之事只要兩箇如之何天下無難處之人只要三箇必自灰

日纂一集 內省三

孫鼎督學南畿每閱卷雖盛暑或燈下必衣冠焚香朗誦而去取之曰士子一生功名發軔於此此時豈無神靈在上與各家祖宗森列左右敢不敬乎故事士子赴舉必插花掛紅鼓樂導送時北狩之報方至鼎語諸生曰天子蒙塵正臣下泣血膏膽之時予不敢陷諸生於非禮花紅鼓樂悉去不用只親送至院

門而還

國朝金貴亨應大猷以道義相友善金謝事家居應復起官詣金言別金曰君此出他日回來要將一照樣應容菴還我

未晦菴云病中信手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全不自覺真是在讀了古人書

宋臨安御街士大夫必游之地術士聚焉皆有

日纂一集 內省四

厚獲數十年後向之行術者多不驗而後進每奇中有老於談命者訝而詢焉後進曰向貴人命得祿貴生旺足矣今必多帶刑殺衝擊方是貴人汝不見今日在位者誰不日以殺人為事汝術所以不驗也老者嘆服而去噫有位者可以深長思矣

郭林宗謂仇季知曰子嘗有過否季知曰吾嘗飯牛牛不食一搏牛耳

王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依已。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吝惜財物。而持身不穢。謂之三反。李嶠性好榮遷。憎人升進。性好文章。憎人文筆。性好貪濁。憎人取受。謂之三辰。嗟夫。世之爲守易尉。爲尉陵守。好人所惡。惡人所好者多矣。寧獨二子爲反戾哉。仲尼曰。史鮪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於人。若鮪者可謂善用其反者矣。

日纂二集

內省五

太宗謂梁公曰。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朕嘗寶此三鏡。用防已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

見美女時。做虎狼。看見黃金時。做糞土。看這箇中間。享了多少清福。讓他說話。我只閉口。讓他指出。我只袖手。這箇中間。省了多少閒氣。明都御史高明。領勅討賊。力疾行事。已卽疏乞。

休曰。吾無才。一宜退。有病。二宜退。親老無兄弟。三宜退。以治盜徵。宜再起。賊平疾作。宜再退。自稱五宜居士。築蚤閒亭。逍遙其中。有四壁。蕭然寸心。虛湛之句。及病革。書一偶語曰。平生無一事。欺天今日送。百骸歸地。擲筆而逝。

冢宰耿公裕嘗曰。吾爲禮書時。暮自部歸。必經過王三原之門。過必見其老蒼頭。持秤買油。

日纂二集

內省六

於門首。因自念。人官至今。初不知買油點也。故每過。輒面城牆而行。蓋不勝自愧云。

閒暇出於精勤。寬悅出於祇懼。無思出於能慮。大膽出於小心。

口裏聖賢。心中盜跖。勸人而不自勸。名爲掛榜。修行獨漸。衾影幽畏。鬼神知人。而復知天。纔是有根學問。

崔浩能料敵人成敗於數千里之外。而不知國。

書之禍。近在眉睫。京房測未來吉凶。毫髮不爽。而不知恭顯之難。乃在其頸。見遠而反迷於近也。蔡中郎柯亭辨笛。聞琴知殺。可謂妙識通玄。而不知董卓之為漢賊。張茂先博綜海鳧。精於龍鮓。可謂沉機朗拔。而不知周旋篡逆之為禍。見微而反昏於顯也。梁武芟除英雄。不啻薙草摧枯。而晚年困於一侯。景唐文掃蕩六合。在反掌指顧間。而末路以天下

集一集 內省七

全。力。喪。師。遼。左。能。難。而。不。能。其。易。也。申公巫臣。為其君策夏姬事。明智絕倫。而卒乃竊夏姬。以逃家亡。宗覆為天下笑。袁紹廢長立少。譚尚日尋干戈。劉表上書陳說禍福。可謂袁公忠臣。表自廢嫡立庶。亡其家。國。隋楊廣討陳叔寶之罪。明如皎日。及自為君。昏虐又過之。至為叔寶之鬼所笑。明人而不明於已也。噫。泥沙金屑。障目則同。提醒回光。聰明人可

草草哉

老成之人。言有迂濶。而更事為多。後生雖天資聰明。而見識終有不及。後生例以老成為迂濶。及歷事多。而情理現。方悟老成之言。可以佩服。然已在險阻備嘗之後矣。

仁厚刻薄。是修短關。謙抑盈滿。是禍福關。勤儉奢惰。是貧富關。保養縱欲。是人鬼關。

衣垢不前。器缺不補。對人猶有慚色。行垢不前。

集一集 內省八

德缺不補。對天豈無愧心。

倪郎中有書室帖子云。德業觀前面人。名位觀後面人。客問之。應曰。觀前面人。嘗見我不如人。思齊之念。自勵。觀後面人。嘗見人不如我。踏踏之憂。自消。

遠瑗不以昏行變節。顏回不以夜浴改容。句踐拘於石室。君臣之禮不替。冀缺耕於垆野。夫頰之敬不虧。斯皆慎乎隱微。枕善而居。

魯君以伐齊問柳下惠。惠歸而有憂色。曰：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齊有女造晏子之門。晏子曰：嬰其有淫色乎？何為見奔？是故苞苴及門，必有好貨之念，便佞在側，必有奸諛之端。是以君子省躬欲嚴，克己欲密。夷人買秦吉了還國，吉了曰：我漢禽也，不願入蠻，因不食而死。大曆中有猴數百，集朽林中。里人欲伐木殺之，一老猴忽躍去，鄰近家縱火燔屋，里人爭救火，羣猴得脫去，吁！學吉了之忠，可以報國，效老猴之智，可以全身。宋壽皇在宮中，常攜一漆拄杖，宦官宮妾莫敢睨視。嘗遊後苑，偶忘攜焉，特命小黃門取之。二人竭力昇，以來蓋精鐵也。上方有意中原，故陰自習勞苦如此。

一帙問曰：中丞此是何書？公拱手正色，答曰：是尚書。妾逡巡而退。獬豸見不直者觸之，窮奇見不直者煦之。故君子以獬豸為冠，小人以窮奇為名。乃若冠獬豸而煦不直，則窮奇更羞與之為伍矣。有位思此痛宜猛省。貞觀中京畿旱蝗，太宗撥蝗引咎曰：過在予耳。人以穀為命，寧可食予肺腸，遂吞之。是歲蝗不為災。畏人非不畏鬼，責修好之術易窮，畏清議不畏偶評，隄防之見自定。人爭求榮乎？就其求之之時已極，人間之賤爭恃寵乎？就其恃之之時已極，人間之賤唐蔡充體貌尊嚴，莫敢嫌慢於其前者。高平劉整有雋才，而車服奢麗，謂人曰：紗縠人常服，卑遇蔡子尼，在坐終日不自安。

日纂二集

內省九

日纂二集

內省十

張子韶曰：如看歷朝事，則若身預其中。人主情性如何，在朝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其處事孰當孰否，皆令胸次曉然，可以口稱，指畫則幾會圓熟。臨事必過人矣。凡前古可喜可愕之事，皆當蓄之於心，以此發之筆下，則文章不為空言。

宋王嘉叟與王龜齡別語。龜齡曰：吾輩會合不可常，但令常留面目，異日可以相見。龜齡每

日集二集 內省十一

嘆服之。元劉敏中嘗與同儕言志曰：自幼至老相見而無愧色，乃吾志也。

胡澹菴十年貶海外，北歸日飲於湘潭胡氏園。

題詩云：君恩許歸此，一醉傍有梨。頰生微渦，謂侍妓黎倩也。厥後朱文公見之，題絕句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梨渦却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因題以自警。

唐子方謫官渡淮舟中遇風舟欲覆乃釀酒作

詩曰：宋聖非狂楚，清淮異汜羅。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舟楫顛危甚，龍鬣出沒多。斜陽幸無事，沽酒聽漁歌。

董仲舒云：以仁治人，以義治我。原甫云：仁字從人，義字從我。豈造文之意邪？

王凝清修重德，冠絕當時。每就寢息，必叉手而臥。慮夢寐或見先靈。

威儀一失，卽有奇才異能，難引人以欽崇之路。

日集二集 內省十二

君子所以先養重也。操守一失，卽有英謀石畫，難消人以疑貳之心。君子所以先論守也。

罪莫大於淫禍，莫大於貪咎，莫大於僭。此三者禍之車也。小則亡身，大則殘家。

揚雄之文為新莽頌功德，班固之文為梁冀勒燕然，潘岳之文為賈后廢太子，袁宏之文為桓温撰九錫，何貴於能文？

廉希憲有疾，帝遣醫診視，醫言須用砂糖作飲。

北上糖最艱得家人求於外阿合馬與之二斤且致密意希憲却之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奸人所與求活也

試思吾二六時中存心制行與佛理相應乎與天道相應乎與人道相應乎與旁生相應乎與鬼趣相應乎則我將來之果地可知矣故省身者學之實知非者道之進

宋衡陽王鈞細書五經置巾箱中以備遺忘賀

日纂二集 內省十三

玠曰殿下家富墳索何復須此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於簡閱既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巾箱五經自此起

鄧瑄曰笑罵從汝好官我為安惇曰直道還君富貴輸我如此輩者豈復知人間羞耻事天下可愛的人都是可憐人天下可惡的人都是可惜人

唐杜景儉為鳳閣侍郎文章器識並高時號鶴

鳴鷄樹王及善為內史才行庸猥時號鳩集鳳池夫景儉一文士爾處非其地人猶以鶴鳴惜之乃高賢阨於下位不謂之鸞棲枳棘乎及善僅庸猥爾人已以鳩集羞之乃媚嫉處廟堂不謂之梟集梧桐乎用人與見用於人者可發深省矣

張霸為會稽太守人海捕賊遭疾風晦冥波水湧起士卒驚白霸曰無得恐太守奉法追賊

日纂十一集 內省十四

自顧無些微徇枉風必不為害須臾風靜浪止

廣庭或疎勿作隱隱於暗室浮議可忽罔招陰譴於神明去惡如新衣之避油膩雖點滴而亦污為善如貧子之積資糧卽顆粒而不棄余貽李維貞書自敘治怒心力良苦數年之後始就調和乃今庶能忍辱矣然猶覺稍費照管御下之時照管一或不到便微發煙火急

撲之即滅。有撲有滅。是知根猶未芟也。

王平甫該洽善議論。與其兄介甫論新政。多援據。介甫不能聽。姪雋病亟。介甫命道士作醮。大陳楮錢。平甫曰。兄在相位。須要令天下後世人取法。雋雖疾。丘之禱久矣。為此奚益。且兄嘗以君法繩吏奸。今以楮錢邀福。安知三清門下。獨不行君法邪。

趙簡子獵於晉山之陽。撫而嘆。董安于曰。敢問

以蔡一集 內省十五

何嘆。簡子曰。吾有食穀之馬數千。多力之士數百。欲以獵獸也。吾恐鄰國養賢以獵吾也。善果了生緣。不為冥司有未結之案。清修適素性。不為仙都有可換之班。

人生一日。或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行一善事。此日方不虛生。

唐次無故貶斥蠻荒。孤心抑鬱。乃采自古忠賢遭放。雖至殺身。而君猶不悟。著書三篇。謂之

辨謗略。上之。德宗怒。謂左右曰。唐次乃方吾古之昏主。至憲宗閱書禁中。得次所上三篇善之。謂學士沈傳師曰。唐次所上辨謗書。人君宜時時觀覽。以省厥躬。朕疑編錄未盡。命傳師廣為十卷。號元和辨謗略。其序曰。聖德先辨謗。何由興。

宋建炎三年。鼎州巨石。隨大水流下。有字曰。無為深隱。天知人情。無為冥窈。神見人形。心言

以蔡一集 內省十六

意語。鬼聞人聲。犯禁滿盈。地收人魂。

月支有及牛。今日割肉三四斤。明日其肉已復。創即愈。莊浪有鬻羊。土人歲取其脂。不久輒復滿腹。蓋地接四偏。氣使然爾。彼小人之類。去而復滋。夜氣之良。特而復息。亦若此也。簡點可不嚴密。

承暉生而貴富。居家類寒素。常置司馬。光蘇。軾像於書室。曰。吾師司馬而友蘇公。

今之士風薄矣。淺帶緹衣。口潤膏隸。中如掃落葉。旋去旋有。至使大夫之公庭。鶴不得鳴。而雀不得羅焉。則吾黨之羞也。男兒生不成名。亦宜斐然自完。何至腥穢烟霞。點垢泉石。袁叔德候李僧伽。先滅僕從。然後入門。曰見此賢令。吾羞對軒冕。

向蟲蟻而歌舞。蟲蟻不聞對犬豕而揖讓。犬豕不答。譚忠義於操莽。溫懿譚孝弟於商臣。宋劭譚恬退於曹爽。何鄧譚好生於劉石符姚。譚清淨於叔寶楊廣。譚柔和於蚩尤項籍。譚施捨於石崇王戎。亦何以異此。

家眾拂意。莫生煩惱。障否安食身健。莫生淫慾。障否丘園清淡。莫生營殖。念否道侶離索。莫生昏惰。念否懷居。意重。莫生田舍。念否炎涼。相迫。莫生烟火。念否朝市。事聞。莫生光榮。念否聲力。加造。莫生構撼。念否捉衿肘見。莫生。

遮蓋念否有一於此。皆足以損性靈而壞堅貞。不可不察也。此可為學人對病之藥。魏文侯見箕季。牆壞不治。問其故。曰不時。又進瓠羹。文侯曰。牆壞不築。教我無奪民農功。胎我瓠羹。教我無多飲百姓。紫玉道通禪師。于頔相公問如何是黑風吹船。漂墮羅刹鬼國。師曰。于頔村漢。問恁麼事。于公失色。師乃指曰。這箇便是漂墮羅刹鬼國。

才性學術。偏枯雖復。好人其禍。天下與不善人等。若人子事父母。如今之屬吏。奉監司。便可稱申生。伯奇。故自轉想。柱笏西山人。夫厦屋萬間。容膝不過斗室。山田千頃。埋骨止須一丘。錦綺盈箱。身弗勝服。肥甘滿厨。腹弗勝飽。人所藉於世界。幾何而孽孽。汲汲。過累於丘山。罪深於溟渤。而曾不省覺也。清虛恬。

淡。柔和善良。鄉黨贊之。鬼神敬之。竹素書之。何故不為此而為彼。而以其身蒙不廷之咎。種無窮之禍也。

則天法峻。唐獻可希旨為忠。頭觸玉階。請殺狄仁傑。裴行本。裴卽獻可堂舅也。既損額。以綠帛裹於巾。下常令露出。冀則天以為忠。時人比之李子慎。子慎則天朝。誣告母舅。加遊擊將軍。母見其著緋衫。以面覆牀。涕淚不勝。曰。

日纂二集 內省十九

此是汝舅血染者邪。

耽溺昏迷。侵精耗氣。愚人以苦為樂。戕殺暴殄。損人利己。凡人以罪為福。魚之在水也。人以為水。而魚以為樂。窩蛆之在糞也。人以為糞。而蛆以為甘旨。至人視凡人也。亦然。登彼岸。返樂土。一悟迷間耳。

今人甫操筆。伊吾氣盈趾。高秉鉞。登壇。目無先哲。偶嬰鱗逢。怒得譴。沾沾自滿。龍比人物。以。

為丈夫事止此耳。頭頂綸巾。手揮玉塵。慷慨自許。不日隆中臥龍。則曰。東山安石。或出而萃百人。旌干之下。亂矣。談孔說老。倒峽其辭。懷仁負義。成仙證佛。欄柄在手。而或失聲破釜。見色。豆羹。反念自觀。能無深惡。釋道欽。與劉晏譚禪。稱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晏曰。此三尺童子皆知之。欽曰。三尺童子皆知之。百歲老人行不得。

日纂二集 內省二十

人心如劣馬狂象。易逸難調。無論不知降心者。卽降伏之久。一毫未馴。撥之仍動。人扼孫登於水。屢溺屢起。起輒笑。了不恚怒。心如山岳。不可動矣。必如此。乃可言道。

明識紅樓。為無塚之丘。隴迷來認。作捨身岩。直知舞衣為暗動之兵。戈快去。暫同試劔石。張乖崖問李叟。百姓果信我否。對以公威惠及民。民無不信。公曰。前一任未也。此一任應藉。

稍耳秀才只此一箇信。五年方得成程明道。令晉城縣三年。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常日有愧於此。

黃洽爲人質直端重。嘗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

夏原吉嘗與同列飲於他所。夜歸值雪。過禁門。有欲不下馬者。曰。雪大天寒甚。吉曰。君子不

日纂二集

內省二十一

以冥冥情行。且天威咫尺。敢弗敬乎。

劉安世年既老。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賢。令人啖以大用。因勸爲子孫計。安世笑曰。吾爲子孫不至是矣。廢斥三十年。未嘗有一點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爲元祐完人。見司馬光於地下。不可破戒也。還其書不答。

宋亡時。潭州夜破。進士尹穀爲二子行冠禮。人

詰其迂。穀曰。正欲令見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耳。禮畢。令人盡殺其家。先是理宗時。元太子破成都。入文州。守臣劉銳集其家人。盡飲藥以死。有幼子纔六歲。飲藥時。猶下拜受之。如平日梨栗止啼之態。左右感動泣下。

邵哀然。奏僞學顯行。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僞學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不是僞學四字。推官柴

日纂二集

內省二十二

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爲僞學。如以爲僞。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魏明帝時。劉放孫資制斷時政。大臣爭交好。辛毗不與往來。毗于敏諫曰。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小降意。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不爲三公。大丈夫欲爲公。而昧其本心邪。

桃符仰視艾人而罵曰汝何等草芥輒居我上
艾人俯而應曰汝已半截入土猶爭高下乎
桃符怒往復紛然不已門神解之曰吾輩不
肯方傍人門戶何暇爭閒氣邪雖戲言可發
深省

崔羣知貢舉歸其妻勸令求田羣曰予有美莊
三十所放榜三十人是也妻曰君非陸贄門
人乎君主文柄約其子不得就試贄如以君

日纂二集 內省二十三

為良田則陸氏一莊荒矣

魯宗道為執政營一小室畫山水朝退獨坐靜
思行事當否日退思巖妻亦不許入

劉庠不肯屈事王安石安石欲見之或以為言
庠曰安石自執政未嘗一事合人情往將違
心以語邪卒不往而上疏極言新法之弊

宋李公明論事切直仁宗嘉納歐公以簡稱而
賀之公明喜曰歐公平日書疏往來未嘗呼

我字也此簡遂以字呼我人之作好事可不
勉哉

宋主順皇禪位於齊王蕭道成司空褚淵等奉
璽綬勸進隨以淵為司徒賀者滿座從弟炤
嘆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彼猖至此使彥回
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為一名士邪名德不昌
乃復有期願之壽

日纂二集 內省二十四

蕭大器簡文長子遭侯景之亂在賊中未嘗屈
意嘗曰賊若見害雖一日百拜無益於死何
能以無益之愁橫憂必死之命故雖在憂迫
而神理怡然

商紂為傾宮宮而曰傾心已傾矣欲國無傾得
乎卒有牧野之戈隋煬為迷樓樓而曰迷心
先迷矣欲國無迷得乎卒有江都之禍故曰
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不善必先知不可不發
深省也

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
曰天其忘子歟安不忘危故克有終而霸功
成

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禍不自滿者受益
不自是者博聞吉凶悔吝何關於天

富人子不自乳而使人棄其子乳之貧人棄子
不乳而又乳他人之子富人懶行而使人肩
輿貧人不得不行而又肩輿人是皆習以爲

日纂二集 內省二十五

常而不察者也天下事習以爲常而不察者
推此亦多矣而人不以爲異可發深省

宋太宗嘗幸龍圖閣閱書指西北架一漆函上
親自署鑰者謂學士陳堯咨曰此田錫章疏
也巳而愴然久之

戚綸待制龍圖閣天書初降羣臣表賀詞皆溢
美綸獨言曰曠古未有此事不可恃之爲祥
當戒慎修省以答天意真宗覽而嘉之

宋吏部侍郎孔溫業白執政求外任丞相白敏
中曰我輩亦須自點簡孔吏部不肯居朝矣
至理之世丞相畏人也如此

張方平平生未嘗不衣冠而食嘗暑月與其壻
王鞏同飯命鞏褫帶公衫帽自如鞏顧見不
敢公曰吾自布衣諸生遭遇至此一飯皆君
賜也享君之賜敢不敬乎子自食某之食雖
衲衣無害也

日纂二集 內省二十六

蚓無筋骨爪牙之利而意之所到盤旋曲折每
有安居蟹六跪二螯無託身之所而寄頓於
蛇蟻之穴蚓有一心蟹有躁心也故曰目不
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

右補闕陳正巳四十四致仕預製棺題曰永息
菴置諸寢室人勸移之僻地曰吾欲見之常
運死想滅除貪愛耳

晁文元曰非理外至當如逢虎即時而避勿恃

格虎之勇非理內起當如探湯即時而止勿
縱染指之欲

上大夫當為子孫造福不當為子孫求福謹家
規崇儉朴訓耕讀積陰德此造福也廣田宅
結姻援爭什一鬻功名此求福也造福者澹
而長求福者濃而短士大夫當為此生惜名
不當為此生市名敦詩書尚氣節慎取與謹
威儀此惜名也競標榜邀津貴驚矯激習模

集二集

內省二十七

稜此市名也惜名者靜而休市名者躁而拙
士大夫當為一家用財不當為一家傷財濟
宗黨廣東脩救荒儉助義舉此用財也靡宮
苑教歌舞奢讌會聚寶玩此傷財也用財者
損而盈傷財者滿而誑士大夫當為天下養
身不當為天下惜身省嗜欲減思慮戒忿怒
節飲食此養身也規利害避勞怨管窠宅守
妻子此惜身也養身者嗇而大惜身者剋而

細

楊文公在翰苑日有新幸近臣欲扳公入其黨
因問語公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公正
色蒼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
毋執去來之勢而為權毋固得喪之位而為寵
毋逐聚散之緣而為親毋認離合之形而為
我

集二集

內省二十八

鄒志完遇允劇事處之常優游因論易曰常雜
而不厭若雜而厭非所以為常
蕭德言篤志於學晝夜無倦每開五經必束帶
盥濯危坐對之妻子候問請曰終日如是無
乃勞乎德言曰敬先聖之道豈憚如此
讀書貴於能用讀書不能用的是讀書不識字郭
登咏蠹魚詩曰瑣瑣如何也賊形雖無鱗甲
有魚名元來全不知文意枉向書中過一空

昨非菴日纂二集守雌卷之

十四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三利必有二患子知之

乎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

歸之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

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

患丈人曰善哉言乎

仕宦以孤寒為安身讀書以饑餓為進道居家

以無事為平安

朋友以相見疎為久要理到

之言也

宣和中蔡居安夏日會館職於道山食瓜居安

令坐客徵瓜事各疏所憶每一條食一片坐

客不敢盡言居安所徵為優飲畢校書郎董

彥遠連徵瓜事皆所未聞悉有據依坐客咸

歎服之識者謂彥遠必不能安後數日果補

外嗟夫矜才招忌負望身危黃絹幼婦楊脩

所以見殺使君與孤玄德所以見疑唯才而

不露望而不居斯居身之珍乎

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

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從內藏我

知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莫我害江海雖左

長於百川以其卑也

長沙有朝士意氣滿盈賓至則鼓吹喧闐有人

誦孫鳳洲贈歐陽圭齋一詩曰圭齋還是舊

圭齋不帶些兒官樣回若使他人居二品門

前簫鼓鬧如雷朝士聞詩忸怩

范淳夫嘗語李方叔云李文正有言士人當使

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此最名言蓋寧使王

公訝其不來無使王公厭其不去

耶律德光嘗問馮道曰爾是何等老子道荅曰

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大喜即以道為太

才者財也。人有財，盜必劫之。故以才得禍者，十常七節者，岳也。高也。氣高則折，身高則危。行高則蹶。故以節得禍者，十常九于房。當烹狗，藏弓之世，時隱時見。託赤松以自保，方朔事殺人如蕪之主，玩弄見戲。若在掌股，叔度居亂世，君公顛厨，皆其師友，而黨禁不及。嗣宗縱酒汗朝，口無臧否。梁公身事女主，與姪奴為伍。縱博褫裘，恬不自異。使諸君子有一毫

日纂二集 守雌三

客氣未除，惡能與世委蛇。潛用轉旋，若此越王念復，吳怨目臥，則攻之以蓼足寒，則漬之以水。冬則抱冰，夏則握火。

有作用者，器宇定是不凡。有受用者，才情決然不露。

國朝姚湘攻舉子業不售，納粟為衛，經歷學院。李點名呼王黃為王賁，秀才不應。姚稟云：黃音焚，廼劉黃下第之黃。依音呼之，隨應。李曰：

好箇經歷能識黃字，竟以此去其官識字，乃誤人矣。

漢留侯從遊赤松，唐郭侯學道衡山。或曰：圯上仙風，鑠于道骨，無怪其然。若尉遲敬德，一粗猛武夫，奉殿道宗，幾血太宗之刃。乃晚年閒居杜門，謝客術學，長生當中外二聖之時，得優游以終其天年，非英雄收歛，即神仙乎。可稱于房長源之亞，千載而下，令人擊節。

日纂二集 守雌四

遇矜才者，無以才相矜，但以愚敵其才，便可壓倒。遇炫奇者，無以奇相炫，但以常敵其奇，便可破除。

范忠宣公每仕京師，早晚二膳，自己至僕妾，鐫削簡儉，有不能飽者，補外則加料幾倍，無不厭飫。或問故，曰：人進退雖在已，然亦未有不累於妻子者。吾欲使居中則勞且不足，在外則逸而有餘，則處吾左右者，必以外為樂而

無顧戀京師之意於吾亦一佐也。

紹興駕幸循王第過午循王趨巨璫輩乞蚤蚤歸內皆莫測所以他日有詢之者荅曰豈不願萬歲欵留私第爲榮但幸秦太師府時未晡也卽登輦聞者嘆服識慮高遠。

鵲性俊勇翅羽未成輒躍出巢穴往往墜崖而死山雞自愛其色終日映水目眩則溺死學未成而躁進羽鵲之躍也矜一長而自眩山

日纂二集

守雖五

雞之愛也其不至於墮且溺者幾希

韋政素不讀書好大言偶記書言故事數行往往對客談之談畢寂然無聲蓋已罄矣一日其從父戲謂曰若所談乃芝麻通鑑耳蓋吳人以芝麻點茶膏者必以紙裹之有一膏家藏舊書數卷旋摘爲用市人有得所授積至數葉視之乃通鑑也遂取以熟讀每爲人談或扣其蘊則曰芝麻紙上僅此而已餘非所

知也嗚呼世之少有一得而輒矜詡不置其不爲芝麻通鑑者幾希

錢惟演出守河橋詰王沂公爲別公酌酒餞之謂曰相公才能閎闊豈曾所敢望然曾忝冠政府相公尚寄藩屏者蓋以縉紳之士畏公而不畏曾也公誠能去其可畏登庸調化必有日矣

容齋一筆云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楊誠齋

日纂二集

守雖六

云人皆以饑寒爲患不知大患正在不饑不寒秦不并六國二世未亡隋不一天下煬帝不喪晉武帝不平孫皓則無羊車之恣唐憲宗不平淮蔡則無金丹之禍此畏無難之說也乞食於野人重耳所以霸燎衣破籠而啜豆粥光武所以興此不患饑寒之說也故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劉穆之旣爲宋武帝委任心懷警惕嘗語所親

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今日思為丹陽布衣不可得也

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陸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名之共附也郭泰載盈車之刺世之無交也禰衡懷漫滅之名

日纂二集

名病太高才忌太露自古為然於今更甚

唐楊慎矜慎餘慎名皆偉儀形風韻高朗籍甚於時慎名嘗覽鏡見其鬚面神彩有過於人覆鏡歎惋曰吾兄弟三人盡長六尺餘有如此貌如此才而見容當代以期全難矣何不惜我少體弱耶竟如其言

蔡王智積高祖弟整子也以父素與高祖不睦常懷危懼每自貶損或勸治產業智積曰昔

平原露朽財帛苦其多也吾幸無可露何更營乎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不令交通賓客或問故荅曰卿非知我者其意恐兒子有才能以致禍也帝時疎薄骨肉智積每不自安及遇恙不呼醫臨終謂所親曰吾今日始得保首領沒於地下矣

日纂二集

蠹有蝨者一身兩口爭相齧也遂相食因自殺同官爭權而亡其國同氣爭財而喪其家皆蠹類也汝唯不伐誰與爭功至哉言乎

鮑照文辭瞻逸世祖時為中書舍人世祖好為文章自謂物莫能及照悟其旨故為文多累句當時咸謂照才盡豈知有深意煬帝為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獨不下帝帝每銜之胄竟坐此見害每誦其警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噫胄以炫才自殺照以欽采自全文士其知所自處哉

唐大司徒杜公位望已極常慮禍至致政後跨一小駟着一粗布襦衫入市看盤鈴傀儡諫官上疏言三公不合入市公曰吾計中矣向者實自汚也

趙襄子伐狄勝之食而有憂色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趙氏德無所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君子曰趙氏其昌乎憂者所以爲昌也喜者所

由纂十集 守雖九

以爲亡也勝非其難持之者難也

陳搏曰優游之所勿久戀得志之地勿再往聞者以爲至言康節嘗三復誦之故詩云珍重至人嘗有語落便宜處得便宜打諢隨時之妙法休嫌終日昏昏精明當事之禍機却恨一生了了

李揆爲和戎至番番長問唐家有一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曰非也他那箇李揆爭肯到此

恐其拘留以此誣之也揆門戶第一文章第一官職第一致仕東都大司徒杜公見之言及頭頭第一之說揆曰若道門戶門戶有所自承餘裕也官職遭遇爾今形骸凋悴看卽下世一切爲空何第一之有

張邵爲江夏長史坐贓當罪謝述上表言邵先朝舊勳宜蒙優貸帝手詔酬納免邵官削爵土述謂其子綜曰主上矜邵夙誠特加曲恕

日纂二集 守雖十

吾所言謬會故特見酬納耳若此述宣布則爲侵奪主恩不可之大者也使綜對詔焚之晉阮瞻嘗羣行冒熱渴甚逆旅有井衆競趨惟恐不及瞻逡巡在後俟飲者皆畢各束手以觀然後進而飲之

朝詠受知於王化基王知杭州詠擢第知仁和縣公屬吏也將之官先以書及詩文寄王欣其得託宇下王不荅及至任畧不加禮課其

職事甚急。詠大失望。於是不復冀其相知而專修吏幹矣。其後王首以詠薦。乃語人曰。以詠之才。不患不奮。所憂者氣俊而驕。我故抑之以成其德耳。

趙清獻座右銘云。依本分。莫妄求。知足勝持齋。無求勝妄想。爭先徑路。機關惡。近後語言。滋味長。爽口味。多須作疾。快心事。過必為殃。得便宜處。莫再去。怕人知事。莫萌心。盛喜中。勿

日纂二集

守雅十一

許人物盛怒中。勿荅人簡說。得一尺行得一

寸。但行好事。莫問前程。

任他極有見識。着得假認。不得真隨。你極有聰明。賣得巧。藏不得拙。

有持狄梁公畫像及告身詣狄青獻之。以為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其人而遣之。

行。高人自重。不必其貌之高。才高人自服。不必

其言之高。

才子肯安心草舍者。斯足登玉堂。佳人肯帖意蓬門者。才堪貯金屋。

司馬溫公請告歸洛。嘗以詩言懷云。三十餘年西復東。勞生薄宦等飛蓬。所存舊業唯清白。不負明君有樸忠。早避喧煩真得策。未逢危辱早收功。太平觸處農桑滿。贏得閭閻鶴髮翁。公當熙寧間。神宗春禮日。隆然猶以避煩

日纂二集

守雅十二

畏辱為言。吾輩可以知所自處矣。

富兒因求宦。傾貲汙吏。以贖貨失職。初皆起於憐其所無。而卒至於喪其所有也。各泯其貪心。而安分守節。則何奪祿敗家之有。

宋柳元景。顏師伯嘗詣沈慶之。會其遊。曰。元景等。鳴笳列卒。滿道慶之。獨與左右一人在。田見之。悄然改容曰。吾與諸公。並出貧賤。因時際會。榮貴至此。唯當共思挹損之事。老子八

十之年。目見成敗。已多。諸君炫此車服。欲何爲乎。

惟天生人。隨賦以祿。蠶方。蠅而。桑先。萌兒。脫胞。而乳。已生。如形聲影響之符。孰主張。是彼皇。皇求利。如恐不及者。豈不謬用其心耶。

名根之所以害人者。求名則勞。矜名則傲。爭名則忌。萬惡之源。從此而起。造物之所以惡名。至人之所以埋照。

日纂二集

守卷十三

納穢物。浮腐屍水。至濁也。而其清如鏡。載糞溷。受踐踏。地至卑也。而其尊配天。故自清者濁。自高者卑。

東坡倅杭州。不勝杯酌。部使者知公頗有才望。朝夕聚首。疲於應接。乃號杭倅爲酒食地獄。其後袁轂倅杭。適郡將不協。諸司緣此亦相疎。袁語所親曰。酒食地獄。我正值獄空。傳以爲笑。

天竺僧復見心。從笑隱師。洪武初。以高僧徵入京師。笑隱止之曰。上苑亦無頻婆果。且留殘命。喫酸梨。不聽。後竟坐法論死。臨刑而悔不用師言。

狄青平儂智高。簡賊屍。有衣金龍衣者。又得金龍。循於其傍。衆言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非詐。寧失智高。敢欺朝廷耶。

指揮郭德成。入禁內。上以黃金二錠置其袖。

日纂二集

守卷十四

日第歸。勿宣德成敬諾。比出宮門。納鞋中。倅醉脫鞋。露金闌人以聞。上曰。我賜也。或尤之。德成曰。吾妹侍宮闈。吾出入無聞。安知上不以此相試耶。衆乃服。

子路爲蒲令。修溝瀆。以備水。念民煩苦。予以簞食壺漿。孔子使子貢止之。子路不悅。曰。夫子以仁教。而禁由行仁。由也不受。子曰。爾何不告於君。發倉廩給之。而以汝私饋之。是汝不

明君惠而自見其德也。速已則可，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語未畢，季氏讓子路者果至。李邦寧在宋為小黃門，初從瀛國公入見世祖，留給事內庭。至是帝欲以為江浙平章，辭曰：臣以闒腐餘生，前朝赦而用之，使承乏中涓。今陛下復欲置臣宰輔，夫宰輔者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奈何辱以寺人？陛下縱不臣惜，如天下後世何？帝大悅。

集二集 守雌十五

文彥博入覲，英宗曰：朕之立，卿之功也。彥博悚然曰：陛下繼大統，乃先帝意，皇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功之有？且其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預焉。因避謝不敢當。帝後作詩送行，有報在不言功之句。史天澤謙恭不伐，折節讀書，議多出人意表。拜相日，門庭悄然，或勸以權自張。天澤舉唐韋澳告周鼎之語曰：願相公無權，爵祿刑賞天

子之柄，何以權為？言者慚服。馮道根為豫州刺史，謹厚木訥，諸將爭功，道根獨默然為政清簡，吏民懷之。上嘗嘆曰：道根所在，令朝廷不復憶有一州。

朱新仲嘗云：人生姑以七十為率，十歲為童兒，父母膝下，視寒暖調乳哺，以須成立，名曰生計。二十為丈夫，骨強志健，問津名利之場，秣馬厲兵，以取我勝，名曰身計。三十至四十日

集二集 守雌十六

夜注思，位欲高，財欲厚，門欲大，子息欲盛，名曰家計。五十之年，心急力疲，俯仰世間，西山之日漸逼，過隙之駒不留，當隨緣任運，息念而藏，如蠶作繭，名曰老計。六十以往，甲子一周，夕陽銜山，倏爾就木，內觀一心，要使絲毫無慊，名曰死計。朱公每語人，以身計則喜，以家計則大喜，以老計則不答，以死計則大笑。且曰：子之計拙也，嗚呼！能拙者幾人哉。

光祿王守和與人無爭。嘗於案几間。大書忍字。至韓愷之屬。畫繡爲之。明皇知其姓字。問曰。卿名守和。已知不爭。好書忍字。尤見至德。對曰。臣聞剛則必折。萬事中。忍爲最上。帝善。賜以帛。

孔道輔自謂聖人之後。高自標置。急於進用。或有勸其少通者。荅曰。吾豈姓張姓李者耶。聞者大笑。後以事黜鄆州。然非其罪。躁憤且甚。

一夕暴卒。

賈思伯輕身禮士。接託恂恂。客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

隰斯彌與田成子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隰子家樹蔽之。成子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遽止之。人問故。隰子曰。諺云。知淵中魚不祥。夫田子事未形。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

大矣。

馬援謂梁松賓固曰。凡人爲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

皇甫湜與人書曰。近風偷薄。進士尤甚。讀詩未看。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矣。書字未識。偏傍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宋唐肅與濟陽丁相同舉進士。爲三益友。後官

各顯居宅相對。一日朝廷召濟陽入。議有彌諸之命。唐遂遷州北。避之。改諮其由。唐曰。丁入卽大拜。數與往還。事涉依附。或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期歲。濟陽因妖誣事黜降。嶺表。改復謁唐公。公曰。果有是日。丁之才術。乃唐李贊皇之流。蓋動多而靜少。任智而鮮仁。若得太祖朝。趙中令。呂丞相居其上。則丁之用不私位不危也。至哉言乎。

虎豹無事行步若不勝其軀鷹在衆鳥之間若
睡寐然蓋積怒而後全剛生焉越人所以滅
吳之道也

羊祜嘗與從弟琇書既定邊事當角巾歸故里
為容棺之墟以白衣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
滿受責乎疏廣是吾師也

名者古今美器造物所深忌名盛則責望備稍
不副則訾咎深甚且無疾而早衰非罪而得

射哉
勸角與齒缺骨竭翠銷孰非名為的而招之

李光顏以大勳位崇愛女未聘幕僚謂其必選
門閥風流之壻顏謝曰某一健兒遭遇多事
偶立微功豈可妄求名族乃召客司小將指
之曰此即某女匹也超三五階軍職厚與金
帛可耳從事許當曰太師建定難之勳懷弓
藏之慮武寧保境止務圖存而欲結援名家

非其志也與夫侯景求壻王謝何其遠哉

宋謝瞻為中書侍郎其弟晦為右衛將軍時晦

權遇已重賓客盈門瞻驚謂曰吾家素以恬

退為業不願干預時事汝勢傾朝野若此豈

門戶之福耶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

未幾晦果以廢立見誅

王秀之為晉平期年求還或問故曰此郡沃壤

珍阜日至財生而禍從矣吾山資已足豈可

久留時人以爲王晉平恐富求歸

齊景公分慶氏邑與晏子弗受子尾曰富人所

欲君何獨異晏子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

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邸殿乃足欲足欲亡無

日矣

葛思遠統朝事廖元儉過宗德豔欲與共詣思

遠德豔曰吾輩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

死耳何求於年少而屑屑造門耶辭不往

丈彌遠當國選人皆出其門。伶人作孔門弟子。一曰吾宰子也。子曰於子與改。一曰吾顏回也。子曰回也不改。回謂子曰吾居四科首不改。汝何獨改。子曰吾鑽遂改。回曰吾并不鑽。而鑽彌堅。爾子曰汝不改宜也。何不鑽。彌遠乎。近有嘲仕途速化者言。逢摩問大士曰吾面壁九年。澹然無欲。乃不得昇。彼洞賓者三醉岳陽。則犯酒戒。私度仙姑。則犯色戒。劍斬黃龍。則犯氣戒。點石爲金。則犯財戒。乃反得昇何也。大士笑曰。彼朝滄海。暮崑崙。一日走了許多路。方才得昇。子終日面壁。曾不一動。何故得昇。噫。今世不有宰子之鑽。而有洞賓之走。難以在上位矣。雖然。所鑽者。敗則鑽者。與俱敗。所走者。去則走者。與俱去。不如不鑽。不走者之故。吾自在也。故曰。百巧不如一拙。田單與師十萬。將攻翟。往見魯仲連。仲連曰。

集上集 守雌二十一

軍必不下。翟田曰。單以十里城。五里郭。復齊何爲。攻狄不下。仲連曰。將軍昔在卽墨。坐則織簣。立則杖錘。爲士卒倡曰。宗廟亡矣。魂魄喪矣。歸何黨矣。故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今東有夜邑。西有淄上。黃金橫帶。馳騁乎淄澠之間。將樂生而惡死也。單明日結髮徑立。矢石引。枹而鼓之。翟人遂下。能於熱地思冷。則一世不受淒涼。能於淡處求濃。則終身不落枯槁。朱泚漫學屠龍。于支離益。殫千金之產。三年伎成。而無所用。其巧伯樂相馬。教所憎者。相千里馬。教所愛者。相駑馬。以千里馬不常有。其利小。駑馬多。其利多也。是以學期適用。不期絕德。教貴有常。不貴立異。唐明宗與馮道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常記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

日集二集 守雌二十二

險。臣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逸。俄至顛隕。凡為天下。亦猶是也。上深以為然。

象以牙成齒。蚌以珠見剖。翠以羽招網。龜以殼致亡。雉以尾受罽。鸚以舌取困。麝以膻被獲。犀以角就烹。金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煎。故勇士死於鋒鏑。智士敗於壅蔽。好水者溺於水。馳馬者墮於馬。君子慎勿以炫露而招

丁集二集 守輝二十三

損

為善易。避為善之名難。不犯人。易。人犯而不校。難。

憂患疾痛。皆養生善知識。放逐閒廢。皆仕宦善知識。不有憂安。知樂可為知言。

孔若思嘗謂人仕至中郎足矣。及遷庫部郎。乃置一石止水於左右。示止足之意。

屈已者能處衆。好勝者必遇敵。欲常勝者不爭。

欲常樂者自足。有限之器。投之滿盈。則溢。太虛之室。物物自容。靜躁寬狹。視量之如何耳。言寡者可以杜忌。行寡者可以藏拙。智寡者可以習靜。能寡者可以節勞。齒以堅毀。故至人貴柔。刃以銳摧。故至人貴渾。神龍以難見稱瑞。故至人貴濳。滄海以汪洋難量。故至人貴深。

丁集二集 守輝二十四

昨非菴日纂二集解紛卷之十五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太宗罷朝怒曰會殺此田舍翁文德后問故帝曰魏徵每事廷辱我后、退而朝服立於庭帝驚曰何為若是對曰妾聞主聖臣忠今陛下聖明故魏徵得直言妾幸備數後宮安敢不賀帝喜而釋

張奐為中郎將烏桓叛燒軍門奐坐帷中與弟

日纂二集二八解紛一

子講論安若無事孔融為北海相袁譚攻之流矢兩集但隱几讀書言笑自若此法用以觀兵可以英風坐鎮卽用以處世可以弭戩息爭

唐昭宗時財用窘乏李茂貞令權油以助軍需有司言官油不行多為松明攙奪乞行禁止張廷範曰更有一利便可并月明禁之茂貞大笑松明之禁遂止

事有機語有會卽息爭宥罪亦自有時隱語似

規冷語似諷有心而佯為無心可解而若為不解使聆者不疑悟者自釋蓋人雖暴順其暴而居之則慈生情雖急因其急以促之則念轉余故咲洛陽年少之不解事也流涕痛哭致貶長沙成何尺寸事善乎太史公之言曰談言微中可以解紛

宋文帝遣劉彥之經畧河南大敗悉棄兵甲

日纂二集二八解紛二

武庫為空有荒外降人在列帝問庫部郎顧琛庫仗有幾許琛跪對曰有十萬舊庫仗秘不言多少帝既失問得琛此對甚喜

若山上傳有美酒得飲者不死漢武帝齋七日遣男女數十人至君山求得之將飲東方朔曰臣識此酒請觀之因一飲至盡帝怒欲殺朔朔曰殺臣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驗帝笑赦之

劉伶嘗因大醉與俗人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
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

成化初邢宥為蘇郡守以民多隱田立丈量之
法有投邢守詩曰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留滄
海與青天如今郡有閒洲渚寄語沙鷗莫浪
眠邢為廢法

南俗尚鬼狄青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
南道旁有廟眾素欽其靈武襄駐節禱之因

荆溪集

解紛三

取百錢祝曰此行果大捷投此期盡錢面左
右諫止儻不如意恐沮師青不聽萬眾方聳
視揮手一擲百錢盡紅於是舉軍歡呼聲震
林野青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隨錢踈密
布地釘之加青紗籠覆手自封焉曰伺凱旋
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平邕管
師還取錢與幕府共視之乃兩字錢也

張旻馭兵法太峻軍中思變帝召二府議之王

且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眾急捕謀
者則震驚都邑不若擢旻樞密使解兵柄反
側者自安矣後果然

成都王穎殺東安王繇兄子瑯琊王睿恐及禍
將逃歸穎先敕關津無得出貴人睿至河陽
為津吏所止從者宋典自後來以鞭拂睿而
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耶吏乃聽過
沈道虔居五康山中以摺拾自資同摺者或爭

荆溪集

解紛四

穉道虔諫之不止悉以所得與之爭者愧謝
後每事輒云勿令居士知

宋嘉祐中將修東華門太史言太歲在東不可
犯仁宗批其奏曰東家之西乃西家之東西
家之東乃東家之西太歲果何在共興工無
惑

曹瑋知渭州號令明肅西人懾懾自是邊境無
虞一日方召諸將飲會有叛卒數千亡奔賊

境候騎報至。諸將相眎失色。公言笑如平時。徐謂騎曰。吾命也。汝勿顯言。西人聞以為襲已。皆殺之。

則天時。有人於洛水中。獲白石數點。赤詣闕。輒進。諸宰相詰之。對云。此石赤心。所以來進。諸相莫能拆之。獨李昭德叱曰。此石赤心。洛水中。餘石豈能盡反耶。左右皆笑。

米元章少時作邑。會歲大旱。遣吏捕蝗甚急。有

印纂二集

解紛五

鄰邑宰。忽移文責之。謂吏驅蝗入境。元章取公牒。作一絕。大書其背而遣之。云。蝗蟲本是天災。不由人力。擠排若是。敝邑遣去。却煩貴縣發來。見者大笑。

陳惠公因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孔子聞之。與俱登臺而觀焉。曰。美哉臺也。賢哉王也。自古聖王之為城臺焉。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陳侯陰遣

人赦所執吏。

洪武時。上嘗怒宋濂。使人即其家誅之。馬太后是日茹素。上問故。后曰。聞今日誅宋先生。委不能救。聊為持齋以資冥福耳。上悟。即馳驛使人赦之。

河間王政。傲不奉法。帝以沈景相之。景至。王方野服箕踞殿上。景時不為禮。佯問曰。王何在。虎賁指曰。是非王耶。景曰。王不御服。與常人

日纂二集

解紛六

同。相誤謂平等輩耳。王慙為更服。

叢蘭巡撫淮安。務汰冗費。未免已甚。一滑稽生進言曰。尚有禁葦未盡者。叢忻然請教曰。袴以蔽形。今兩股是。虎費也。去一存一。所省多矣。叢良久曰。將不便於行。生曰。公但禁之。誰敢言不便者。叢知刺已。乃弛厲禁。

則天朝。羅織事起。佐史江琛。取刺史裴光判書。割字合成文理。詐為反書。以告。差使推光。款

書是光書款語非光語。前後三使不能決。敕令張楚金覆勘。楚金向西窗日看之。字似補作。平看仍隱。乃喚州官齊集。索一甕水。令琛投書於水中。字一一解散。琛叩頭伏罪。

洪武間有人畫僧頂一冠。道士頂十冠。鬚鬆其髮。一斷橋。甲士與民各左右立以待渡。揭於城隍牆上。朝廷見之。敕教坊司。參究其事。以奏。明日奏云。僧頂冠有冠。無髮。道士十冠。官

日纂二集 不解紛七

多。法亂軍民立橋邊。過不得。自是法網稍寬。尹見心為縣令。縣近河。河心有一大樹。屢壞人舟。見心曰。何不去之。民曰。根在水中。不得去。見心曰。易易耳。乃遣能分水者一人。往量其長短。若干。得至水面。作一杉木桶。視木稍長。空其兩頭。從樹稍穿下。打入水中。因以巨瓢盡澗其水。入而鋸之。木遂斷。宇文泰與侯景戰。馬逸墜地。李穆以策鞭泰之。

背曰。隴東軍士汝曹。主何在。而尚留此。追者不疑其為貴人。與之馬。與俱歸。

潁川有姚尚書墓。其神道碑穹隆高厚。四面均焉。國初有顯宦欲割三分之一。以刻墓表。告之州守。守曰。何不割三分之二。使後人割者猶得中分耳。顯宦慚而止。

國初有孝子王漸。作孝經義成五十卷。事亦該備。而漸性鄙朴。凡鄉里有鬪訟。漸即詣門。高聲誦義。一卷訟者俱為慚謝。

日纂二集 不解紛八

文潞公知成都。雪夜會客。達旦。侍卒忿起。拆其井亭。共燒以禦寒。公聞之曰。今夜誠寒。更有。一亭可拆。以付餘卒。衆心稍欣。翌日徐問。先拆亭者何人。杖脊配之。

張萇年為汝南太守。郡人劉崇之兄弟分析家貧。惟一牛。爭不能決。訟於郡庭。萇年論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必不爭。乃

以已牛一以賜之。於是境中各相誠約。咸敦敬讓。

賈復部將殺人於潁川。寇恂捕殺人。復忿欲手劍恂。恂知其謀。乃敕屬縣盛供具酒。執金吾軍人界一人皆兼兩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帝聞之。乃徵恂。恂至。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於

日纂二集

八 釋紛九

是。並坐極歡。遂共車結交而去。

張舉爲句章令。有妻殺夫。因放火烧舍。乃詐稱火燒夫死。夫之親疑之。詣官告妻。妻拒而不承。聚訟莫決。舉乃取猪二口。一殺一活。積薪燒之。殺者口中無灰。因驗夫口中無灰。妻果伏罪。

景帝時防年因繼母陳殺其父。遂殺陳。廷尉以大逆讞。帝躊躇莫決。武帝年十二侍側對曰。

繼母如母。緣父之故。今繼母殺其父。下手之時。母道絕矣。是父仇也。不宜以大逆論。帝悟而從之。

高謙之爲河陰令。有人囊盛瓦礫作錢物。詐市人馬。因逃去。詔令追捕。謙之乃僞枷一囚立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密遣心腹察市中。有二人相見。忻然曰。無憂矣。執送按問。悉獲其黨。

日纂二集

八 釋紛十

齊景公遊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告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死。顏蠲進曰。君樂治海。不樂治國。設若有治國者。君得獨樂此海乎。公始悟。歸。中道聞國人將謀不納之。

宋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不及。軍士紛紛欲動。杜黃裳白主者曰。朝廷豈忘東川耶。殆詔書稽留耳。卽開州帑給錢。如西川衆乃定。

李南公知長沙縣。有鬪者。甲強乙弱。各有青赤痕。南公以指捏之。曰。乙真。甲偽。訊之果然。蓋南方有擗柳以葉塗肌。則青赤如毆傷者。剝其皮橫置膚上。以火熨之。則如棒傷。水洗不下。但毆傷者。血聚則硬。偽者不硬耳。

畢再遇與敵對壘。敵兵日加。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慮敵來追。乃留旗幟於營。多縛生羊。置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敵覺其空。營相

日纂二集 解紛十一
持竟日。及覺欲追。則已遠矣。

歐陽曄治鄂州。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一日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獨留一人。曰。殺人者汝也。彼食者皆右持七。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其右肋。汝殺何疑。囚即服承。曰。我辜也。不敢累他人。

令狐文公守兗州。境內方旱。召屬吏至。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問訖。屈指自語。曰。舊價若

千四倉各出米若干。以若干定價糶。則可賑救矣。左右聽之。流語達郡中。富人競發所蓄物。價頓平。

五代安重榮。雖武夫。而曉吏事。有夫婦訟其子不孝。重榮拔劍授其父。使殺之。其父泣不忍。其婦從傍詬罵。奪其劍而逐之。問之。乃繼母也。重榮叱其母出。從後射殺之。

日纂二集 解紛十二
段秀實為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期以五更發。秀實聞之。陽召掌漏者。怒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輒延數刻。遂四更而寤。童之不果發。馮瓚知梓州。偽軍校上官進。嘯聚士卒。夜攻州城。瓚曰。烏合之眾。乘夜而至。宜持重鎮之。待旦自潰矣。眾巡城。密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悉遁去。

顧憲之令建康。有盜牛者。與本主爭牛。憲之令解牛。任所往。牛竟還本宅。盜者服罪。人稱神

宰都下得旨酒。輒呼爲顧建康。言其清且美也。

胡汝仲在寧海。有羣嫗聚菴誦經。一嫗失衣。羣哄不承。汝仲命以牟麥各實掌中。令合掌繞佛誦經如故。汝仲閉目端坐。久曰。吾令神督之。盜衣者麥當芽中。一嫗屢視其掌。遂命縛之。還所竊衣。

宋劉嗣明嘗撰皇子剃胎髮文。用克長克君之

日纂二集

解紛十三

語。吏持以請。嗣明曰。此言堪爲長。堪爲君。真善頌也。吏拱手曰。內中讀文。善不如是。最以忌語爲嫌。旣剋長。又剋君。殆不可用也。嗣明悚然自悔。亟贊其練達而易之。

烈祖輔吳。四方多壘。雖一騎一卒。必加姑息。然羣校多從禽。聚飲近野。或騷擾民庶。上欲糾之以法。而方藉其材力。思得酌中之計。問於嚴求。求曰。無煩繩之。易絕耳。請敕泰興海鹽。

諸縣罷採鷹鷄。可不令而止。烈祖從其計。其月之間。禁校無復游墟落者。

曹操攻呂布。軍敗。布騎得操而不識。問曰。曹操何在。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操而追黃馬者。操突出引還。

楊璇遷零陵太守。時蒼梧桂陽猾賊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載弓弩。剋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征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梟其渠帥。郡境以清。

日纂二集

解紛十四

昨非菴日纂二集悔過卷之十六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令左右烹師經經曰堯舜為君惟恐言而人不違桀紂為君惟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過也縣琴於城門以為寡人符不補旒以為寡人戒

日纂二集

悔過一

徐源慷慨直言呂岱薦為御史岱有得失輒諫諍又公論之或以告岱岱嘆曰是我所以責德淵者也及源死哭之甚哀曰德淵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所聞過乎

人不改過多是因循退縮須奮然振作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如毒蛇嚙指速與斬除無絲毫凝滯此風雷之所以為益也

皇甫謐少不好學游蕩無度母任氏嘆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豚以存敬豈我居不擇鄰教有所缺何汝魯鈍之甚也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耽玩典墳忘寢與食居貧帶經而耒以著述為務自號玄晏先生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

日纂二集

悔過二

趙簡子有臣曰周舍使立門下抱筆執牘從之書過無幾舍死後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酒酣泣曰千羊之皮不如狐之一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今舍死吾亡無日矣尹少稷博學工文杜門讀書不汲汲於仕進後乃附麗湯思退力排張魏公以是除諫議公論始薄之後貶嶺南累年蒙恩北歸周益公素與之善便道來訪謂益公曰某三十年閉戶讀書養得少名思之不審所得於彼者幾

何而破壞掃地。雖悔何及。悵然者久之。益公每舉以為士大夫之戒。

王藍田性至狷急。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為用。謝奕嘗忿藍田。極言罵之。藍田回面著壁。初不應之。半日奕去。始復坐。

南唐元宗嗣位之初。留心內寵。宴私擊鞠。略無虛日。嘗乘醉命樂工楊花飛。奏水調詞。進酒花飛唯歌南朝天子好風流一句。如是者數

日纂二集

梅過三

四上悟。覆杯大懌。厚賜金帛。以旌敢言。上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固不當有銜璧之辱。翌日罷諸歡宴。留心庶事。圖闔弔楚。幾致治平。

曾子固與王荆公友善。後神宗以問子固云。卿與王安石相知最早。安石果何如。子固曰。安石文章行誼。不減楊雄。以吝故不及。神宗遽曰。安石輕富貴。似不吝也。子固曰。臣所謂吝

者。以安石勇於有為。而吝於改過耳。神宗頷之。

迷者易悟。悟而迷者難悟。此是賢智人頂門一針。

諸葛亮為相。集眾思。廣忠益。布所失於天下。謂僚屬曰。諸君能攻亮之過。則事可立也。

南唐缺軍儲。關稅甚繁。農商苦之。時旱禱無應。唐主一日謂羣臣曰。近京處皆報雨足。獨京

日纂二集

梅過四

城不雨何也。申漸高進曰。雨懼抽稅不敢入。城唐主悔悟。即日下詔。停一切額外稅。信宿之間。膏雨告足。夫一言而妖星退。一詔而霖雨隨。悔過格天。其速如此。

鄒南皋赴京。奉母以行。至彭澤。母船在前。驛夫不至。南皋懼母舟泊野次。乃持尺牘呼縣尉。厲詞詰之。須臾夫集舟行。家童喜謂得厲詞之力。南皋後深自悔。呼尉以好語勞之。遺詳

刑要覽一冊。因自訟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彭澤吾桑梓地，奈何以一尉遂忘恭敬心乎？生平以理性為主，茲詞暴氣粗，恐不可令知者見，且不過謂尉可欺耳。萬一尉有陶彭澤其人者，束帶以去，遂為世僂人，可輕視哉？或曰：聖賢處此何居？曰：聖賢寧從容以俟，不忍以一事戾中和，因記之以昭過，謂不如是與家童所喜者何異？

自集二集 入 悔過五

唐邵謁少為縣吏，見辱於令，因悔悟，握刀截其髻，着縣門，矢之曰：苟學不成，有如髻。遂築書堂肄業，博通經史，舉入京師，時名大振。

英公嘗言：我年十二三為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為難當賊，有所不快者無不殺之，十七八為好賊，上陣乃殺人，年二十便為天下大將，用兵以救人死。

魏甄琛舉秀才入都，好奕棋，每令蒼頭執燭，或

睡頓則加箠杖，奴曰：郎君辭父母求仕宦，若讀書執燭，所不敢辭，今如此，日夜不息，是豈向京之意哉？琛悵然慚，遂假書於許赤彪，聞見日富。

呂文懿公初辭相位，歸故里，海內仰之，如泰山北斗，有一鄉人醉而詈之，呂公不動，語其僕曰：醉者勿與較也，閉門謝之，逾年其人犯死刑入獄，呂始悔之，曰：使當時稍與計較，送公

自集二集 入 悔過六

家責治，可以小懲而大誡，吾當時只欲存心於厚，不謂養成其惡，陷人於有過之地，吾輩身為凡流，過惡蝟積，而回思往事，常若不見其有過者，心粗而眼翳也。

晉文侯使李離為大理，過聽殺人，自拘於廷，請死，君曰：下吏有罪，非子之咎也，李離對曰：臣居官為長，不與下吏讓位，受爵為多，不與下吏分利，今過聽殺人，而下吏蒙其死，非所聞

也不受命。君曰：子必自以爲罪，則寡人亦有罪矣。李離曰：君以臣爲能聽微決疑，故使臣爲理。今過聽殺無罪，臣罪當死。君何與焉？君曰：棄位委官，伏法亡國，非所望也。趣出，無憂寡人之心。李離對曰：政亂國危，君之憂也。軍敗卒亂，將之憂也。夫無能以事君，闇行以臨官，是無功以食祿也。臣不能以虛自誣，遂伏劔而死。君子聞之曰：李離可謂善悔過者矣。

日纂二集

每卷七

梁蕭恪爲雍州刺史，委政羣下，賄賂公行。客有江仲舉、蔡遠、王臺卿、庾作容，皆有蓄積。人間歌曰：江千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武帝續之曰：主人憤憤不如客，帝以示恪。恪大慙，乃折節學問，所歷以善政稱。人有過失，非其父兄，孰肯誨責？非其契愛，孰肯諫論？泛然相識，不過背後竊議之耳。君子惟恐有過，密訪人之有言，求謝而思改，小人聞

人之有言，則好爲強辯，至絕往來，或起爭訟者有矣。

庾亮字升菴，或有斬其父墓柏者，莫知其誰，乃召隣人於墓，自責叩頭涕泣，謝祖禰，自後人莫之犯。

沈休文自負高才，昧於榮利，乘時藉勢，頗累清淡，及居端揆，稍知止足，每進一官，輒殷勤請退。

日纂二集

每卷八

士大夫不聞盛衰倚伏之理，寃親平等之法，瞋如烈火，怨結崇丘，道民從旁冷眼覷之，因慨嘆迷入，爲無明纏縛，無從脫離，大可愍念。世人作業轉深，而我道心轉切，今則獮獠布袋，老鼠牛角，計無復之，惟有此一條大路。二六時中，澡身汰志，日有翹勤，省過思警，更增恐怖。五鼓睡醒，想昨日所行事，簡點稍有不愜，便生大惶懼，汗流浹席，卽簡點都無不愜，而

惶懼流汗亦時有之。蓋自居官時而已然。一日視事。皇皇汲汲。務施俸錢若干。濟窘急若干。活人命若干。雪冤枉若干。有之亦懼。無之則大懼。小作過則懼。有時作善亦懼。又何暇想陞美官。營家產。

鄭人游鄉校以論執政。然明勸子產毀鄉校。子產曰。夫人朝夕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其毀之也。

日纂二集

悔過九

有獻魚於楚王曰。今獲魚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獻之。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困粟有餘者。國有餓民。後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夫。皆失君人之道。故庖廚有肥魚。廐有肥馬。民有饑色。寡人聞之久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其以此論寡人。且今行之矣。故漁者一獻餘魚。而楚國賴之。

簡文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左右答是稻。簡文愧悔。三日不出。云寧有噉其末而不識其本者。

李臯鎮襄陽。有張東之林園。在州西。公府多假之游宴。臯欲買之。馬彘歛衽言曰。漢陽有中興功。遺業當百世共保。奈何令其子孫自鬻。臯謝曰。主吏失詞。以為君羞。非君安得聞此言。

日纂二集

悔過十

肅宗時。李輔國與張后。同謀遷上皇於西內山。人李唐見帝。帝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弗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帝泫然泣下。乃往朝上皇。唐彭伉登第。其妻與郡吏湛賁之妻。兄弟也。妻族賀伉。坐上皆名士。獨飯賁於後閣。賁自是悔悟。發憤攻苦。擢上第。伉方過其所居之橋。聞之。失聲墜驢。因名其橋為湛郎橋。

鄭公之薨。唐太宗自製其碑文。并自書。後爲人所聞。詔令仆之。及征高麗。不如意。深悔爲是行。乃嘆曰。若魏徵在不。使我有此舉也。既渡遼水。令馳驛祀以少牢。復立碑焉。

唐高宗時。裴匪舒爲上造鏡殿。上與劉仁軌觀之。仁軌驚趣下殿。上問其故。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適見四壁有數天子。不祥孰甚焉。上悔而服其言。卽日令剔去。

日纂二集

悔過十一

太宗謂鄂公曰。人言卿反。何如。荅曰。臣反是實。臣從陛下討逆伐叛。雖憑威靈。幸而不死。然所存皆鋒刃也。今大業已定。而反疑臣。乃悉解衣投於地。見所傷之處。帝對之流涕。曰。卿衣矣。朕以不疑卿。故此相告。何返以爲恨。魏明帝以其母甄氏廢。未立爲嗣。文帝與俱備。見子母鹿。文帝射其母。應弦而倒。復令帝射其子。帝置弓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何忍復

殺其子。文帝悟而悔。曰。此語一何痛哉。遂定爲嗣。

張橫渠在閣中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橫渠徹虎皮。曰。吾平日爲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

王處仲嘗荒恣於色。體之爲敝。左右諫之。處仲曰。吾乃不覺耳。遂閉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

日纂二集

悔過十二

出路任其所之。

柳宗元貶柳州。劉禹錫貶播州。柳以禹錫侍親。播州最惡。請以柳州換。上不許。曰。但要與惡郡。豈繫母在。裴晉公徐進曰。陛下。方侍太后。不合發此言。上有愧色。既而語左右曰。裴度終愛我切。禹錫改授連州。

齊高帝有故吏竺景秀。嘗以過繫作部。高帝語荀伯玉。卿比看景秀。荅曰。數往候之。備加

責誦景秀言若許某自新則吞刀刮腸飲灰洗胃帝善其言乃釋之

蕭思詰十許歲時未知書好騎屋棟打細腰鼓侵鄰曲莫不患之自後知非痛自刻勵折節下人數年中遂有令譽

曇師曰一念精進業化為因一念退歎緣化為業火坑蓮臺倏忽一轉念時故彌陀恒與六道眾生有地位而無階級

日集二集

悔過十三

寇萊公少時不修小節頗愛飛鷹走馬太夫人性嚴每不勝怒舉秤槌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每捫其瘡痕輒哭

唐戴至德直言匡諫及薨高宗嘆曰自吾喪至德無復聞讜言在時有不是者未嘗放我因索其前後所陳章奏盈篋閱而流涕

毛仲權知曹州日有書生投書於仲權辭涉謗訕僚屬皆不能堪仲權延之上坐謝曰使願

常聞斯言庶乎寡過士論多之

唐太宗嘗謂執政朕常恐因喜怒恣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惡人違已苟自不受諫焉能諫君

薛收上書諫秦王田獵王荅曰覽所陳知成我者卿也明珠兼乘未若一言

王旦疾上親調藥臨終謂子曰我別無過獨不諫天書一事命諸子削髮披緇以殮

日集二集

悔過十四

昨非菴日纂二集方便卷之十七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唐宣宗坐朝次對官趨至必待氣息平均然後問事有遠郡謝表必躬覽之左右曰此不足煩聖慮上曰遠郡無非時章奏只有此謝表安知其不有情懇乎吾不敢忽也

十奇章公帥維揚杜牧之在幕中夜多微服逸遊公聞之以街子數輩潛隨牧之以防不虞

廿集二集

方便一

後牧之以拾遺召臨別公以縱逸為戒牧之始猶諱之公命取一篋來皆街子報帖云杜書記平善乃大感服

朱博守左馮翊大姓尚方禁盜人妻見斫府功曹受賄寢其事調禁守尉博聞知以他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辟左右問禁禁自知情服罪博笑曰丈夫固時有是卿欲酒耻能自效否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報博赦禁毋得泄

昨非庵日纂 二集卷一七

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為耳目禁晨夜偵

發盜賊及他伏奸博摧禁連守縣令久之召

功曹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記功曹惶怖

具自疏奸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恕其

罪使自改隨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

俱感而畏之後不敢蹉跌博各成就其職

宋明帝宮中大集羸婦人為歡明恭后獨以扇

障面帝曰外舍家寒乞何獨不視后曰為樂

廿集二集

方便二

之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羸婦人形體以為樂哉后兄王景文曰后在家甚僻弱耳今遂能剛正如此

温公為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怪而問之

公曰儻衣食不足安肯為朝廷而輕去就耶

凡與人相處當方便提撕開其迷惑警猶長夜

大夢而令之一覺警猶久陷煩惱而披之清

涼為惠最普

四〇九

蕭何為民請上林苑中空地。高帝怒謂受買人財物。下廷尉繫之。王衛尉曰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相國守關中。不以為利。乃利買人之金乎。即日救出周勃免相。人上書告勃欲反。捕勃治之。薄太后謂文帝曰。絳侯統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帝即赦勃。噫。二臣之所值亦危矣。而衛尉與太后以一言立釋其禍。所謂

集二集

方便三

扶危昭枉者非邪。

唐每歲上巳。許宮女於興慶宮大同殿前。與骨肉相見。縱其問訊。家眷更相贈遺。一日之內。人有千萬。有初到親戚。便相見者。有及暮而呼喚。姓第不至者。涕泣而去。歲歲如此。河間王次子晦。私第有樓。下臨酒肆。其人嘗候晦言。曰。微賤之人。雖禮所不及。然家有長幼。不欲外人窺之。家迫明公之樓。出入非便。晦

即日毀其樓。

光逸為博昌小吏。縣令使送客歸途。冒雨雪。衆體凍溼。還值令不在。逸解衣而烘。徑入令被中臥。令還大怒。逸曰。家貧衣溼。無可代者。若不暫溫。勢必凍死。奈何惜一被而殺一人乎。令奇而釋之。

景公問晏子曰。子近市。識貴賤乎。是時公繫於刑。有鬻踊者。晏子乘機對曰。臣實識之。遇者

集二集

方便四

踊貴而屨賤。公愀然改容。於是省刑。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為吳郡。單身奔亡。民吏皆去。唯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遂際覆之。時峻賞募覓冰處所在。搜簡甚急。卒捨船市渚。因飲酒醉。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送過浙江。寄山陰魏家得免。

國朝尚書李慶言於上曰。今歲蓄馬頗蕃。除操用外。尚餘數千。散民間。恐重敵民。今朝覲官皆集。當各給一馬。令牧其孳。生准民間例。聽太僕考較。上從之。楊士奇力陳不可。曰。朝廷禮賢。柰何役之。畜馬以蘇民。上曰。慶幾誤朕。當卽罷此令。既內批兩日不出。越日召士奇曰。內批未嘗忘之。初聞汝言。卽遣人覘李慶輩交口。忿爾。朕念爾孤立。故不欲因。

日纂二集

方便五

汝言而罷此令。今有名矣。出示一疏。乃廉使陳智言按察所以肅察貞度。今太僕得臨之。歲徵駒與下民等。憲網掃地矣。上曰。爾就據此草勅。士奇叩頭曰。陛下知臣臣不孤矣。噫。聖主之曲體人情至此。開元中。頒賜邊軍。纈衣製於宮中。有兵士於短袍中得詩曰。沙場征戍客。寒若若爲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意多添線。含情更著。

縞。今生已過也。重結後身緣。兵士以詩白於帥。帥進之。玄宗命以詩遍示六宮。曰。有作者。勿隱吾不罪。汝有一官人自言萬死。玄宗深憫之。遂以嫁得詩人。仍謂之曰。我與汝結今身緣。邊人皆感泣。

鐵哥從英宗獵。獵者射兔。誤中名駝。帝怒命誅之。鐵哥曰。殺人償畜。刑太重。帝曰。誤耶。史官必書。亟釋之。庾人有盜菰。罪應死。鐵哥曰。臣

日纂二集

方便六

鞫之。其人母病。盜以養母耳。請貸其死。上從之。張華爲太守。善易卦。明於政刑。罪人畏不敢犯。或當死者。悉放歸。辭父母。時有一人犯盜。欲誅放歸。辭別。限滿赴州就刑。在路號哭。經趙朔家。朔問故。荅曰。某犯法當死。蒙太守給假。辭父母。限滿就刑。所以悲泣。朔曰。何不逃去。荅曰。使君明於易筮。前後逃者皆獲。是以不

敢違朔日吾能免汝汝到行渡河可取竹筒盛水三尺安於腹上乃臥黃沙中經三日然後可還始終擒汝不得也其人一依朔言法可怪久違限乃以名聞華乃觀易六卦成斷曰何故腹上水深三尺背臥黃沙此人必投水死更不必尋也此人得免

元祐初年熙寧小人斥逐殆盡言者猶攻之不已范純仁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呂公著曰

日集二集

方便七

治道去其太甚人材實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二公真長者之言

難當窘逼呼天不應呼地不應呼父母亦不應忽有人焉於其中死力護持遠負之而趨近匿之而避濟天地父母之不逮而後知烈俠之道尊語到喧囂說仙無靈說佛無靈說聖道亦無靈忽有人焉於其中鎮靜主持小言之不驚大言之不怪導仙佛聖道之難通而

後知沈嘿之體重

王元澤有心疾與妻未嘗接荆公憐而嫁之同特有兵部員外郎侯叔獻再娶而悍後叔獻卒朝廷慮其虐前妻之子有旨出之不得為侯氏妻京師為之語曰王太祝生前嫁婦侯兵部死後休妻

宋皇城使劉承規在太祖朝為皇門小底時氣性不同已有心力宮中呼為劉七每令與諸

日集二集

方便八

小底數真珠內夫人潛於看窗覘之未嘗偷竊一顆餘皆竊置於衣帶中洎太宗即位後有一宮人潛逾垣而出捕獲太宗遲疑問似不欲殺承規輒承意而奏曰此人不可容官家若放却官人總忝臣乞監去處置須是活取心肝進呈太宗會其意許之六官皆拜而泣告承規再三奏不可留於是就太宗前領去送一尼寺中潛遠嫁之却殺猪取心肝一

具猶熱以合子貯來進呈六宮皆圍合子而哭良久略揭視之便令承規將去仍傳宣賜承規壓驚銀五錠由是宮掖之間肅然畏法乾道間單尚書夔生母本媵也又往耿氏生侍郎延年及死尚書侍郎爭葬其母事達朝廷孝宗曰二子爭母朕爲葬之衣冠之家以爲美談

踪多歷亂定有必不得已之私言到支離纔是

日纂二集 方便九

無可奈何之處吾輩須於此放寬一路

當厄之施甘於時雨傷心之語毒於陰兵

元廉訪使僧家奴言自古求忠臣於孝子之門

今官僚十年不省覲者有之非無思親之心

也由朝廷無給假省親之制而有擅離官次

之禁古律諸職官父母在三百里外三年聽

一給定省假二十日親亡聽一給拜墓假十

日以此推之父母在三百里以至萬里宜計

道里遠近定立假期

范仲淹奏言懷才抱藝之人一落散地終身不齒獸窮則攫人窮則詐古人所慎也況今邊事未寧尤宜使過

夏竦恨石介甚誣稱介往登萊結凶惡數萬人欲作亂請詔監司發棺驗視呂夷簡曰令破冢發棺而介實死將奈何且喪葬非一家所能辨也若人人召問之苟無異說亦可應詔

日纂二集 方便十

矣中使曰善還奏上意果釋

國朝顧佐爲御史流下嚴明吏有遭撻者摘佐

小過謂受皂隸賂放歸悉具姓名以奏上

密問楊士奇對曰此事誠有益朝臣月俸只

一石薪炭馬芻咸資於皂遺半使歸耕官皂

兩便京師臣僚皆然臣亦然耳上嘆曰朝

臣之艱如此因怒訴者使下法司士奇曰未

事不足干聖怒但付佐自治恩法並行矣

上從之。佐召吏示以狀曰。上命我治汝。我念汝小人無知。姑容汝。自後宜改行爲善。

上聞而喜曰。佐得大體矣。

錢武肅時。西湖漁者日納魚數觔。謂之使宅魚。

有不及數者。必市以供。頗爲民害。羅隱侍坐。

壁間有磻溪垂釣圖。武肅令隱咏。隱應聲曰。

呂望當年展廟謨。直鈞釣國更誰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武肅王大笑。遂

獨其例。

日纂二集 方便十一

獨其例。

子思在齊。尹文子生子不類。怒而殺之。告子思。

曰。此非吾子也。吾妻殆不婦。吾將黜之。子思

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妃復可疑也。尹文子

曰。先生願無言。文留妻矣。

吳祐遷膠東相。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

其父。父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趣歸伏罪。

性慚懼。詣閣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

具談父言。祐曰。操以親故。受穢汚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唐太宗平王世充於圖籍。有交關連結文書數

百事。命杜如晦掌之。曰。付諸曹吏。俄聞於外。

有大臣將自盡者。上乃復取文書。背裝一物。

疑石重上。親聚百重。命中使沉滹沱中。更不

復省。

于頔鎮襄陽。有客盛稱戎昱使君席上有善歌

日纂二集 方便十二

者。于頔遽命召焉。及至。令歌。乃戎使君送妓

之什也。詩云。寶鈿香娥翡翠裙。粧成掩泣欲

行雲。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陽臺夢使君。公

曰。丈夫不能豎功業。爲異代所稱。豈可奪人

愛。姬爲已嬉娛。遂多以繒帛贖行。使其圓聚。

謝眺好獎人才。會稽孔閻未爲時。知孔珪嘗令

草讓表以示眺。眺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

謂珪曰。是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

餘論

有士大夫平時多以官勢殘虐隣里。一日爲警人刃其家。火其屋宅。隣里更相戒曰。若救火。火熄之後。非惟無功。彼更訟我。以爲盜取他家財物。則獄訟未了。期若不救。火不過杖一百而已。隣里甘受杖。而坐視其大厦爲煨燼。生生之具無遺。此其平時暴虐之效也。

唐太宗宴玄武門。更名破陳樂。曰七德舞。蕭瑀

以爲形容未盡。請并寫劉武周。薛仁果。竇建德。王世充。擒獲之狀。上曰。彼皆一時英雄。朝臣或嘗北面事之。觀其故主屈辱之狀。能不傷乎。瑀謝不及。

陳邦佐以妻不協於母。欲議出謀於唐一菴。荅曰。人情喜怒無常。豈以一失母心。便當爲棄婦。他日母追悔時。汝悔何及。此時只宜委曲調停耳。未幾婦姑果相協。邦佐早世。其妻寡

目集二十集

方便十三

而貧堅守其節

國朝大學士高拱上言。國家用人。不得官於本土。惟有民社之責。然耳。若夫學舍。驛遞等官。官卑家貧。一授遠官。或棄官而不能赴。或去任而不能歸。零丁萬狀。情實可憐。近例教官。得授本省地方。乞視此爲例。從之。

建元中都下舛雜。且多姦盜。上欲立符伍。家家以相簡括。王仲寶曰。京師翼翼。四方是湊。必

也。持符於事。既煩反成。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爲京師。

國朝顧愚逸。東橋先生父也。除夜見偷兒伏竈下。呼出。分以魚肉。贈錢五百文。勸以改行。遣之。一年後偷兒夜過其門。見有縊死者。潛移他曠處。

文潞公出四玉杯勸客。官奴不謹。碎其一。潞公將治之。司馬溫公請筆書牘尾云。玉爵弗揮。

目集二集

方便十四

典禮雖聞於往記。彩雲易散。過差可恕。於斯人。潞公笑釋之。

王稷家有二奴。告稷換父遺表。隱沒進奉物。留其奴於仗內。遣中使往東都。簡稷之家財。裴度奏曰。王諤身沒之後。其家進奉已多。今以其奴告簡責其家事。臣恐天下將帥聞之。必有以家為計者。憲宗即日遣中使還。二奴付京兆府決殺。

百善二集

方便十五

余嘗薦某於當路。曰。惜其人形貌短小。余曰。公非市羊豕。何論斤兩。令晏嬰裴度遇公。曾不得縣尉。

有數貴人。遇休沐。携歌舞。燕僧舍者。酒酣誦前人詩。因過竹寺。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僧聞而笑曰。尊官得半日閒。老僧却忙了。三日。謂一日供帳。一日燕集。一日掃除也。

劉玄佐鎮汴。嘗以讒怒欲殺翟行恭。無敢辨者。

處士鄭沙見玄佐曰。聞行恭抵刑。付屍一觀。玄佐怪之。對曰。臣聞枉死人。而有異。一生未識。故借觀耳。玄佐悟。乃免。

宋英宗立為皇子。後稍稍傳言有異議者。指蔡襄一人。及即位。意便忿然。襄以此疑懼。請出。既有除命。歐陽脩進曰。聞蔡襄文字尚在禁中。上曾視之。否。帝曰。文字即不曾見。然不可知其必無脩曰。若無文字。事安可知。就使陛下

百善二集

方便十六

下曾見。猶須更辨真偽。往時夏竦必欲陷富弼。先令婢子學石介書。法學成。偽作介與弼謀廢立事。書未及上。為言者廉知而發之。賴仁宗聖明。弼得免禍。至於臣丁母憂。還朝。有嫉臣者。亦偽撰臣一劄。言乞汰內豎。欲以此激怒羣阉。是時家家有本。中外喧傳。亦賴仁宗保全。得至今日出。是而言陛下曾見。猶須辨真偽。况止傳聞之語乎。帝念寢釋。

唐玄宗時。都督裴仙先下獄。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刑不上大夫。爲其近君。且以養廉耻也。蓋士可殺不可辱。臣向巡邊。聞姜皎杖於朝。皎官三品。亦有微功。奈何以皂隸待之。今豈宜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貞不悅。退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爲之。若大臣皆可答辱。行及於吾輩矣。此言非爲仙先爲天下士君子也。

日集二集

方便十七

武惠妃生日。唐主與諸公主。按舞於萬歲樓下。主乘步輦。從復道窺見衛士食畢。以餅餌棄水竇中。上大怒。命高力士杖殺之。上方震怒。左右莫敢言者。寧王從容謂上曰。從復道窺見。獲衛士之過而殺之。恐人臣不能自安。又失大體。陛下志在勤儉愛物。惡棄於地。奈何性命至重。輕於踐殺者乎。上蹶然大悟。遽然赦之。

宋大觀中。有葛繁者。嘗爲鎮江守。有士人問其所行。繁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嗣後或二或三。或數四。或十。今四十餘年。未嘗少廢。又問何爲利人事。繁指坐間。踏于曰。此物置之不正。則感人。足于爲正之。若人渴。予與盃水。皆利人事也。但隨事而利之。上自卿相。下至乞兒。皆可行。唯在常久而已。

日集二集

方便十八

顧和謂王導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采聽風聞。以察察爲政耶。

王克敬嘗爲兩浙鹽運使。温州逮鹽犯。以一婦人至。克敬大怒曰。豈有逮婦人行千里外。與吏卒雜處者。汗教甚矣。自今毋逮。建議著爲令。

韓魏公在魏府。僚屬路拯者。就案呈有司事。而狀尾忘書名。公卽以袖覆之。仰首與語。稍稍潛卷語。定從容以授之。路君退而自見。且媿

且嘆曰真天下盛德也

孫策功曹魏騰以忤意見譴將殺之太夫人吳氏乃倚大井而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叛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策大驚遽出騰

漢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

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

張文懿公士遜在相位陳堯佐罷參知政事有挾怨上言堯佐欲反復有誣諫官陰附宗室者遜置一奏上前且言儉言動搖朝廷若一開姦萌則臣亦不能自保矣上悟置告者於法誣諫官事亦寢

昨非菴日纂二集徑地卷之十八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凡人欲為父母子孫計永遠者當以公心處世方便行事一念合理百神歸向擇地論穴特其次也德不修而責効於先人之遺骨朝移夕改愈更愈謬適足以取譴於造物顧何益哉

漢陽羨長袁玘忠厚正直常言死當為神一夕

日纂二集

徑地一

痛飲卒風雨失其柩夜聞荆山有數千人噉聲鄉民往視之則棺已成塚俗呼為銅棺山仁人孝子既得真穴其在舊坟切勿毀之憑福恃勢徙人之親而葬其親伐人之塚而為己塚恐心害理已不為天所祐地何能福之哉明典記載 孝陵之前有孫權墓帝王忠厚開國即萬世後將食其報也

郭璞生平不取信於其子凡郭公要向西其子

必向東。故郭公看金山風水。謂其子曰。我卒可葬於金山脚下。意葬於脚。彼必葬於巔也。郭公卒後。其子悔向所作之非。必遵父言。爲是。竟葬於金山脚下。遂爲凶地。故當時有父作子。子作父。咲若要。不咲須是龍。叫之。嘲噫。以璞之術。尚不能自爲身謀乎。

國朝莆中有甲科嚴姓者。與殿元柯潛同榜。生平歷仕。吸民膏脂。勢焰彌天。曾任江右廉憲。

二集

地理二

聞顧陵崗名師。厚幣聘之。爲母覓地。顧入閩。關卽夢二鬼。以物罩其眼。及抵莆。與扞葬畢。將復度關。仍夢二鬼。持去原罩。顧公方悟向所扞者爲凶壤。返而勸嚴改之。嚴疑謂禮薄。故誑也。重謝辭之。顧亦付之。無可奈何之天。後果零落。顧又與嚴扞一陽基。嚴禱九里湖。但夢是地種瓜。嚴以爲瓜瓞之兆。及構成。滿室畫瓜以符之。詎知莆之鄉語。瓜云柯也。夢

是地多瓜。係柯地。後此室竟歸柯狀元。溫大雅將改葬其祖父。筮者曰。若葬此地。當害兄而福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我當含笑入地矣。

地理玄關云。風水關人最大。中實有默宰之者。厚德格天。天將啓以昌運。故陰假權於明師。而默使賓主和同。苟刻薄狙詐。上千天和。將艱其遭遇。故使明師與之風馬牛。盲師與之

二集

地理三

同心腹。吉地過而弗問。凶壤且重價以圖之。多謀以竄之。甚而殺人。與訟。破家。輕貲以求之者。噫。使中無主宰是者。而一憑財勢爲有無。古之李林甫。蔡京。秦檜輩。厥後維昌不墜耶。

洪仕良。徙居金山鄉之岩。扞一穴爲風吹羅帶。常畫圖於家。以硃筆在左臂巽上。畫一條記。曰。他日吾子孫。遠征不回。當於此掘斷。取田

水到穴前則歸。後子孫皓官吏部尚書使大金。金主設大樂宴。皓聞不樂。辭表有云。義不共天。難下窮廬之拜。禮當枕塊。忍聞夷樂之音。羈留十八年。家人依畫圖掘斷。取水灌入。次年奉國母還朝。三子俱顯。世稱三洪。兄弟聯名。父子繼居台鼎。雖地理之應。要亦公忠貞之行所致也。

世人有泥公位之說。兄弟議多。至有終身不殯。

自纂二集

徑地四

其親者。噫。為父母者。皆以子多為幸。今若此。則是增一子。祇增一暴露之日。反不若子少者。得早歸泉壤矣。夫子孫各有福緣。且各有行。誼冥冥中。所以償之者。毫釐不爽。豈可揆私見。而久暴其親。况葬後。砂水變易。陵谷易位。造物於人。豈可一端盡哉。

蔡元定通術數。游朱晦翁門。胡閔疏彈晦翁。并及蔡。謂之妖人。坐謫道州。以死。蔡善地理學。

每與鄉人卜葬。改定其間。吉凶不能皆驗。及貶。有贈詩者曰。掘盡人家好丘隴。冤魂欲訴更無由。先生若有堯夫問。何不先言去道州。廬州刺史蔡儔。發楊行密父祖墓。行密遣李神福將兵討儔。又自將詣廬州克之。斬蔡儔。左右請發儔父母冢。行密曰。儔以毀墓獲誅。吾何為效此不道。

吳文正公云。凡人得吉地而後反凶者。其病有

自纂二集

徑地五

二。一因固執已見。移穴易向。地師惟務承順。不復據經。一為既獲吉地。而子孫輕信人言。無故遷改。他姓得之。因而獲福。要其原皆冥冥中有使之然者耳。德不積而求地。譬猶不耕而求穫也。存耕錄云。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牛眠鶴舉。獲奇。邈只存方寸地中求。宋謙父云。世人盡知穴在山。豈知穴在方寸間。好山好水。世不知。苟非其人。尋不

是我見富貴人家。坎往往葬時。皆貧賤。迨其富貴。力可求人。事極時。天理變。吁。仁人孝子。可以知所自處矣。

漢夏侯嬰以功封滕王。及死。將葬。未及墓。引車馬踏地不前。使人掘之。得一石室。室中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改卜焉。生何養死何歸。前定久矣。

袁了凡好談地理。曾訪至光福。問一村農曰。頗

日纂二集

徑地六

聞此地有佳穴。否對曰。小人生長於斯三十年矣。但見帶紗帽者來尋地。不見帶紗帽者來上墳。袁恍然而去。

刻縣陳務妻少與二子寡居。宅中有古塚。每飲茶。輒先祀之。二子曰。古塚何知。徒以勞意。將欲掘去。母苦禁而止。夜夢一人云。吾止此三百餘年。沒者以依土為安。若見毀。冥恨不淺。今賴卿相保護。植德厚矣。又享吾佳茗。雖潛

壤朽骨。豈忘翳桑之報。及曉於庭中。獲錢十萬。似久埋者。但貫新耳。噫。孰謂荒壤可侵暴乎。

神廟時。玉山夏子陽為太常卿。其祖以布德為念。家務本。自不裕耐。守青氈。然布施之。念常堅。每採貧而孕者。與夫貧而病者。必周以薪米。給以藥餌。生平以忠孝作主。心地坦夷。奸狙不設。及祖妣病。見一老叟。臨臥所。囑之曰。

日纂二集

徑地七

汝來日必死。宜葬於牌樓山上。某人居母柩之所。其母某日移葬別山。汝須謹記。予郭璞也。嗣後其祖遂依所囑。以扞之。果吉穴。產太常公子。亦相繼登第。

蕭吉經華陰。見楊素冢。上白氣屬天。密言於煬帝。曰。素家當有兵禍。滅門之象。改葬庶可免。帝後從容謂玄感。宜改葬。玄感以為吉祥。託言遼東。未滅不遑。私事未幾。以謀反誅。噫。使

乳賊如素。而子孫得昌。則天道與地理俱謬矣。其使之不改。而滅族者。冥冥中實有為政者耳。

宋神宗命吳景鸞覓地葬太上皇。會有太監薦邢中和。鄒廷詠者同事。吳公以中幹獻。邢鄒以牛頭山獻。太監內批用牛頭山。景鸞諫表有山不高於旺相。水不敗於鬼鄉。坤風直射。厄當主母離宮。未水傾流。禍當至尊下殿。已

目錄二集

徑地八

方殺見午地劫衝財輪北闕。位失南朝之語。朝廷將三人拘禁。如禍來殺彼二人。償吳公也。且吳公問邢葬深幾尺。邢曰六尺。吳公即以六年禍應對。及六年不應。寧知九尺深。吳公故遭去舌之慘。每月朔使畫卯衢州。望使畫卯饒州。使其奔走不停。禁使不與人扞地。及九年數到。其禍果應。至欲改扞牛頭山。已為金人據之矣。此無他。天厭宋祚。中幹福地。

天留以待我。熙仁二祖。故惡景鸞之輕洩。而禪之。遭斥耳。人力能勝天耶。

國朝唐恒。幼喪父。哀毀骨立。奉母周氏甚孝。適大雨裂龍山麓。水衝父塚。恒負土填壅。不克。又貧不能遷。無何喪母。母屬續謂曰。塚陸沉。奈何。恒痛母言。即以鐵鎖繫項。仰天誓曰。恒不徙墓。不去此鎖。懷憤六年。病革。親友爭為脫之。恒捫鎖淚下曰。吾解此無以見吾母於

目錄二集

徑地九

地下。竟抱鎖死。是後山水頓殺。趨流別道。墓得不傾。巡按御史東郊祭其墓。

李八公葬其子於鷄籠尖。初葬時。謂其孫曰。葬後週年。將不利。孫對曰。親安九泉。所願足矣。子有損何惜也。葬後。孫不甚傷。而後來綿延。盛發。出進士四十餘人。至今蕃盛。

國朝顧孝直云。成化間。先高祖贈尚書公誠。為始祖處士公海。卜地樊家山。穴既定。葬且有

期矣。夜夢朱衣象簡者曰：我故宅也。能相讓五尺乎？已。贈公穿穴。下丈許。堪輿家執之不聽。葬後復夢前人謝曰：毋壞我宅甚善。無以報德。當託生爾家。以亢爾宗。我有宋曾子固筆也。越一年而尚書公伯祖璘生。

余友沈君典嘗爲余言：先君捐千金求善地葬吾祖。而久不得。至晚年悵戚不樂。余念此技亦可精。奈何邑邑爲大人憂。發憤繙閱青鳥

日纂二集

徑地十

諸書。日千萬卷。挾一奴與術士。日走山谷二百里。遂精其說。以八百金得一地。而余今者幸取狀頭。青鳥之力也。嗟乎。君典未幾下世矣。君典以地利取狀頭。若持左券。則胡不取富貴壽考。而取天狀頭邪。

莆田林氏先世有老母好善。常作粉團施人。來取者卽與之。無倦色。一仙來試其誠否。化一道人。每日索食六七團。母日日與之。終三年。

如一日。因謂之曰：吾食汝三年粉團。何以報汝。府後有一地。葬之。子孫官爵至一升麻子之數。其子依所點葬之。初世卽生子九人。登第。今傳福建無林不開榜是也。

近世士大夫酷信風水。余嘗候一故人。堪輿家滿座。余曰：近來玉皇上帝忙甚。故人遠問何謂也。余曰：人間貧富壽夭。僕僕然逐地師脚跟轉。上帝那得不忙。

日纂二集

徑地十一

蕭鏗鎮姑熟。有發塚多得金寶者。鬱林以賜鏗。鏗曰：今取往物後。取今物如此。循環可不熟念命。修復之。

襄陽隱者躬耕數畝。因古塚爲亭。亭柱間書一絕云：塚上爲亭鬼莫噴。塚頭人卽塚中人。恐人告我謀風水。願到冥司作證鄰。

昨非菴日纂二集輯頌卷之十九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前輯

老萊子耕於蒙山之陽。楚王駕至其門。曰：守國之孤，願見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以鞭撻，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鐵鉞。今先生食人酒肉，受人官祿，為人所制，能免患乎？妾不能為人所制，投其畚萊而去。老萊子曰：子還。吾為子更慮，遂行不顧。

日纂二集

輯頌

唐韋表微授監察御史，不樂，曰：爵祿譬如滋味，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剪白，冒遊少年，悶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為松菊主人，不愧淵明。

真宗東封，得隱者楊璞。帝問：卿行有人作詩否？曰：臣妾一首云：且休落魄耽杯酒，更莫猖狂愛作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帝咲，乃賜束帛，放歸山中。

卜延之為上虞令，會稽太守孟觀以令長裁之，積不能容，脫憤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祇為此憤耳。卿乃以世勳傲天下國士乎！拂衣而去。

郁詵數月山行，喜聞樵語，牧唱，曰：洗盡五年塵土，腸胃欣然，倚驂臨水，久之乃去。

秦時松封大夫李誠之，詠云：半依岫倚雲端，獨上亭亭耐歲寒。一事頗為清節累，秦時曾

日纂二集

輯頌

作大夫官。陳朝石封三品王介甫詠云：草沒苔侵棄道周，誤恩三品竟何酬。國亡今日頑無耻，似為當年不與謀。夫松石無知之物，一為二朝名寵所點，猶不免萬世之彈劾，士大夫進退辭受之際，可苟乎？

萬綠陰中，小亭避暑。八閩河開，几簟皆綠。雨過蟬聲，風來花氣，令人自醉。

明月可人，清風披座。班荆問水，天涯韻士高人。

丁。筋。佐。觴。品。外。澗。毛。溪。菽。主。之。榮。也。高。軒。塞。戶。肥。馬。嘶。門。命。酒。呼。茶。聲。勢。驚。神。震。鬼。登。筵。索。几。珍。奇。罄。地。窮。天。客。之。辱。也。

四時調歌摘句。春云小門深鎖巧安排沒有塵埃却有莓苔東風昨夜送春來纔是梅開又見桃開夏云日高三丈我猶眠不是神仙誰是神仙綠陰深裏晝鳴蟬捲起珠簾放出爐烟秋云一庭松竹間芭蕉風不瀟瀟雨便瀟瀟

日纂二集

八 雜類三

瀟木揮香裏臥吹簫且度今朝莫問來朝冬云歸來幽興逼人清雪可中庭月可中庭眼前何物遣吾情不看棋經便看茶經

陳搏居華山宋太祖召之謝表曰九重仙詔休教丹鳳銜來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留住

楚王遣使聘陸通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老違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於是夫負釜甌妻戴衽器遊諸名山食桂櫨實黃菁子隱

蜀峨嵋山

只愁名字有人知澗邊幽草若問清盟誰可託沙上閒鷗

山深幽境真趣頗多當殘春初夏之時步入林巒松竹交映遐觀遠眺曲徑通幽野花隱隱生香而臭味恬淡非檀麝之香濃山禽關關弄舌而清韻閑雅非笙簧之巧聲此皆造化機誠娛目悅心靜賞無厭時抱焦柯向松陰

日纂二集

八 雜類四

石上搵一二雅調蕭然景會幻身卽是畫中人物遠聽山村茅屋傍午鷄鳴伐木丁下樵歌相答經立尋壑更出世外幾層此景無競無爭足力所到何地非我傳舍哉

歐陽公言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爲六一遂號六一居士自爲傳刻石

顏仲瑛晚年閱佛書有悟遂祝髮稱金粟道人

自題其像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說向時豪俠處。五陵衣馬洛陽街。顧況志尚疎逸。有時宰招致。將以好官命之。況以詩答曰。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何用喚狂生。此身還似籠中鶴。東望滄州叫一聲。

錢文僖留守西京。時幕下有謝絳。尹洙。歐陽修。皆一時名士。每同游宴。凡園圃之勝。無處不到。有郭延卿隱居水南。葺幽亭莠花。足跡不

日纂二集 卷五

及城市。時年八十餘。一日文僖率僚屬往遊。去其居一里外。卽屏騎從。徒步訪之。延卿欣然。延接道服對談。笑曰。陋居罕有過從。所接之人亦無若數君者。老夫甚愜。願少留。對花小酌。遂進陶尊果。文僖愛其野逸。為引滿不辭。既而吏報申牌。府史牙兵列庭中。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也。尹洙指而告曰。留守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圖相國肯顧野

人相與大笑。又曰。尚能飲否。文僖欣然從之。又數杯酒。數杯盤無少。加於前而談笑自若。日入辭去。延卿送之門。顧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文僖登車茫然自失。翊日語僚屬曰。此真隱者。彼視富貴為何物耶。

釋冠革服。逍遙田間。光彩雖不到吾頭上。侈辱亦無由加諸吾躬。今世視此。簪冠一似貨平天冠。於大市皆笑而却走。人棄我取。以入清

日纂二集 卷六

賦。歛繁矣。不稅吟詩論道。征求急也。幸蠲海月山雲。是以藉州班荆。安穩林泉之叟。披裘拾穗。逍遙州澤之癯。秦少游自彬州再編管橫州。道過桂州。赤城舖有一舉子。下第歸里。見少游南行事。題一詩於壁曰。我為無名抵死求。有名為累子還憂。南來處處佳山水。隨分歸休得自由。少游讀

之淚涕雨集

淵明嘗聞田水聲倚杖久聽嘆曰秫稻已秀翠
色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荆棘此水過吾師丈
人矣

夫貴勢高張榮華漆漉人之所易溺也白首班
行龍鍾蹙猶戀此物不肯舍一旦去之攢
眉向人業問車馬而遲行出國門而回首既
返田舍不屑屑焉藝種菘理麻豆而日夜問

日纂二集

類類七

長安之耗或遺書當路故人焉胸中數往數
來直至屬纊乃已有大拜命下之日即其屬
纊之辰有目瞑數時而朝使後至者大可笑
也

任轂有經學居懷谷望徵命而蒲輪不至自入
京中訪問有朝士戲贈詩云雲林應訝鶴書
遲自入京中探事宜從此見山須合眼被山
相賺已多時噫列壑爭譏攢峰聳誦北山移

文所為作也掩雲關截來轅山靈其肯為仕
宦開徑乎

溟滓子罷蘭省出都門友人送之曰于此行不
樂乎曰黑風黃沙驢溺馬屎行行漸遠清溪
碧石絳桃垂柳行行漸近何不樂之有

范蜀公居許下堂名長嘯前有茶蔭架高廣可
容數十客每春花繁盛時燕客其下約曰有
飛花墮酒中者為余嚼一大白或語笑喧譁

日纂二集

類類八

之際微風過之則滿坐無遺者當時號為飛
英會

推窗即見花柳出檻盡是山溪童子志澆灌之
煩聞人無啓閉之擾真游衍以自適洵塵氛
之不侵

與衲子坐松林石上談因果說公案久之松際
月來振衣而起踏樹影而歸此日便非虛度
宗敬微嘗嘆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

為美談。余竊有感。誠不能潛感地金。冥致江
鯉。但當明天道。分地利。孰能食人厚祿。憂人
重事乎。

新莽迎龔勝為太子祭酒。勝以老病辭。使者以
印綬加勝身。勝曰。吾受漢恩。忍以一身事二
姓。遂不復飲食。積四十日死。時有父老入弔。
哭甚哀。已而撫其棺曰。膏以明。自煎薰以香。
自燒。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不告姓名而
去。

日纂二集

新穎九

韋世康為吏部尚書。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
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因懇乞骸骨。

杜舍人弱冠成名。名振京邑。嘗與同輩城南遊
覽。至一寺。有禪僧擁褐獨坐。與之語。玄言妙
旨。咸出意外。表問杜姓字。又問修何業。傍人以
累捷誇之。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歎訝。因題
詩曰。家在城南杜曲傍。兩枝仙桂一時芳。禪

師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

魏野當真宗朝。帝初遣使召野。野題友人屋壁
詩云。達人輕祿位。居處傍林泉。洗硯魚吞墨。
烹茶鶴避烟。閒惟歌聖代。老不恨流年。靜思
閒來者。還應我最偏。遂遁去。使還以詩奏。帝
曰。野不來矣。先是帝嘗圖神放所居。野居有
幽致。又令圖之。

趙子固嘗放棹山隈。以酒晞髮。箕踞歌離騷。指

日纂二集

新穎十

林麓。叢幽處。瞪目絕叫曰。此是洪谷子。董北
苑得意筆也。

山舍肆優游。傲新封。藐故侯。階除馴雀來相就。
東隣殺牛。西隣賣酒。忘貧忘富。忘機。穀每回
頭。應人呼馬。還復應呼牛。

山舍肆優游。拈高僧。訪舊遊。無干世事不開口。
箬笠在頭。枯藤在手。陰崖絕壑。經行透步。夷
猶石門。斜日猶自到松丘。

山舍肆優游。到隆冬。趣更幽。爐煨楮瓶煨酒。
山童飯牛。山妻製裘。耽閒正值閒時候。棹孤
舟歸來興盡。立雪釣溪頭。

山舍肆優游。接山泉。日夜流。乾柴燥炭尋常有。
賓來不憂賓行。不留世間俗態。消磨久趣悠
悠。無牽無絆。平地即丹丘。

山舍肆優游。餉遼陽。苦建酋。時危祇合潛初九。
山多可憂。田多可憂。盧仝破屋。渾如舊。免征

日纂二集

卷十一

求只愁浪大無處可眠鷗。

開元時高大素隱商山。起六道。遙館晴夏晚雲。
中秋午月。冬日方出。春雪未融。暑簟清風。夜
階急雨。各製一銘。

蘇養直隱京口。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養直不
起。師川造朝時。便道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
平日對奕。徐高於蘇。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
師川曰。今日還須讓老夫。下此一着。師川有

慙色。

落紅點苔。可當錦褥。草香花媚。可當嬌姬。莫逆
則山鹿。溪鷗鼓吹。則水聲鳥嘯。毛褐為統綺。
山雲作主賓。和根野菜。不讓侯鯖。帶葉柴門。
奚輸甲第。

湖山之佳。無如清曉。春時常乘月至館。景生殘
夜。水映岑樓。而翠黛臨塔。吹流水袂。鶯聲鳥
韻。催起闐然。披衣步林中。則曙光薄。戶明霞

日纂二集

卷十二

射几輕風微散。海旭乍來。見浴堤春草。霏霏
明媚如織。遠岫朗潤出沐。長江浩潢無涯。嵐
光晴氣舒卷。不一大是奇絕。

歐陽文忠公在蔡。屢乞致仕。門生蔡禧因問言。
朝方倚重。且未及引年。豈容遽去。歐陽曰。修
平生名節。為後生描畫。殆盡。惟有早退。以全
晚節。豈可更俟驅逐。

是以道與陳叔易俱隱嵩山。叔易被召出山。以

道作詩云處士何人爲作牙盡携猿鶴到京
華故山巖壑應惆悵六六峰前只一家胡元
仲除正字朱文公寄詩云先生去上芸香閣
閣老新裁豸角冠留取幽人臥空谷一川風
月要人看

郊中野坐固可班荆徑裏閒談最宜拂石侵雲
烟而獨冷移開清嘯胡床藉草木以成幽撤
去莊嚴蓮座况乃枕琴夜奏逸韻更揚置局

日集二集

箱額十三

午敲清聲甚遠洵幽棲之勝事野客之虛位
也

東坡云賀下不賀上此天下通語士人歷官一
任得外無官謫中無愧心釋肩而去如大熱
遠行雖未到家得清涼館舍一解衣漱濯已
足樂矣况於致仕而歸脫冠珮訪林泉顧平
生一無可恨者其樂可勝言哉余出入文忠
門最久見其欲釋位歸田至欲以得罪病而

去君子欲退其難如此可爲躁進者之戒

正德初關中盛傳朝議欲起三原王端毅公有
上詩者曰八十耆年一品官歸來清節雪霜
寒雖然海內歸心在可奈君前下拜難鷗鷺
恐疑威鳳起風雲長護老龍蟠三公事業三

槐傳留取完名久遠看王公得詩大悅

一出都門與長安隔世夜臥絕不作華清馬蹄

夢家有采芝堂堂後有樓三間雜植小竹樹

日集二集

箱額十四

臥房厨竈都在竹間枕上常聽啼鳥聲宅西

古桂二章秋來花發香滿庭中隙地鑿小池

栽紅白蓮傍池桃樹數株三月紅錦映水如

阿房迷樓萬美人盡臨粧鏡又有芙蓉蓼花

令秋意瑟瑟更喜貧甚道民景態清冷都無

吳越間士大夫家華艷氣

眉公曰予泊舟空艸灘上野服登岸由曲徑度

石梁見峭壁攢峰如屏中有石潭水色幽絕

可鑑鬚眉。潭上有石笋駢立。勢欲墮。有泉出石竇。若噴雪花。潺潺落潭中。傍有磐石如席。予忻然會心。少憩石上。以觀泉流。俄有一翁曳杖而來。癯然山澤之姿。似有道者。予揖而與之坐。款語移時。因問翁居閒處。獨亦觀書乎。翁曰。壯年服膺九字經。今耄矣。又曰。人生分定。機關計較。都不濟事。已而蒼然暮色。自四山而至。予遂與翁別。

日纂二集

八 箱類十五

余嘗謂棋能避世。睡能忘世。然棋類耦耕之沮。溺去一不可。睡同御風之列子。獨往獨來。善哉希夷。深得其解。

盧度隱居廬陵。所居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來取食。食已即去。

淳化中。詔起种明逸。其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果為人知。而不得安處。身既隱矣。何用文爲。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稱疾不起。母

遂焚去筆研。與放轉居窮僻。人跡罕至。

山齋逼古刹。梵音飄落林端。溪閣遙遊。船歌聲浮來水面。

春雨初霽。園林如洗。開扉間望。見綠疇麥浪層層。與湖頭烟水相映。帶一派蒼翠之色。或從樹杪流來。或自溪邊吐出。扶筇散步。覺數年塵土。肺腸俱爲洗淨。

日纂二集

八 箱類十六

桓帝嘗徵姜肱。不至。乃下彭城。使畫工圖肱形狀。肱臥幽闇。以被韜面。言感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

寇萊公南遷。道過襄州。留一絕句於驛亭曰。沙堤築處。迎丞相。驛吏催時送逐臣。到了輪他林下客。無榮無辱自由身。

幽居雖非絕世。而一切使令。供具交游。晤對之事。似出世外。花爲婢僕。鳥當笑談。溪荻澗流。代酒肴。烹烹書史。作師保。竹石資友朋。雨聲

雲影松風蘿月爲一時豪興之歌舞。情境固濃。然亦清華。

凡山具設經籍。機杆以善俗。訓兒備藥餌。方書以辟邪。衛疾儲佳筆。名蘭以點繪。賦詩留清醪。雜蔬以供賓。獨酌補破衲。舊笠以犯雪。當風畜綺石。奇墨古玉異。書以排閒永。日製柳絮枕。蘆花被以連。牀夜話狎黃面。老叟白髮漁父以遺。老忘機。

日纂二集 編類十七

李日知爲刑部尚書。屢乞骸骨。許之。將請不謀於家。歸乃治行。妻驚曰。產利空空。何辭之遽。日知曰。仕至此。已過吾分人。亦何厭之有。既罷。不治田園。惟飾臺池。引賓客娛樂。王摩詰與弟縉俱有俊才。博學多藝。閨門友悌。兄弟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口。輞水周於舍下。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在

京師。日飯數十名僧。以玄談爲樂。齋中無所有。唯茶鑪酒。日經案繩牀而已。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爲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絕塵累。

齊王冏辟張翰爲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采南

日纂二集 編類十八

山蕨飲三江水耳。

何胤以會稽山多靈異。往游焉。居若耶雲門寺。後遷秦望山。山有飛泉。乃起學舍。卽林成樓。因巖爲堵。別爲小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啓閉。僮僕無得至者。

子行役關西。由陰漢子午谷山行。崖壁叢業。林木蒼鬱。見水澁。二叟策杖行歌。意似逍遙者。揖而問之曰。叟何許人。對曰。山中學究也。又

問何能自適如此。一叟對曰：力田收穀，可供
饘粥。釀秫爲酒，可留親友。臨野水，看閒雲，世
事百不聞。一叟對曰：濬池養魚，灌園藝蔬，不
識催租吏，不見縣大夫。予作而謝曰：真太古
之民哉。

唐人有詩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
人。蓋嘆世人希進躡，榮而莫知止也。羅念菴
先生有詩曰：獨坐空庭一事無，秋風春雨自
日集二集 一八 箱頭十九
團蒲而今始解閑，非偶到得能閑幾。丈夫王
守溪先生詩云：橫林特地起高樓，樓上書多
擬郭侯。日與聖賢相對語，身於天地復何求。
三峰有意當窗見，一水無聲繞檻流。試問生
人何所樂，本來無樂亦無憂。

昨非菴日纂二集冥果卷之二十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昔有友人談陰司數十事，大都非病人昏亂之
語，則附會之說，似未足信。獨見閩君殿春聯
云：是是非非地，明明白白天。此十字，非常人
思慮所能及。

唐江陽李珣，販糶爲業，授人升斗，任自量一斗
第求息兩文。衣食轉足，其父曰：他人率出輕

日集二集 一八 冥果一
入重以規利，吾出入但一升斗，自謂無偏汝
今更任人自量，而衣食豐給，神明之助也。後
宰相李珣出鎮淮南，下車夢入一洞府，石壁
金字列人姓名，有李珣字長尺餘，珣視之大
喜，有仙童出曰：此乃江陽部民，非相公也。珣
覺異而訪得之，召至密室，問平生何修。珣言
愚民不知所修，只舉販糶以封珣，咨嘆良久。
丹陰功不可及也。以夢告之，珣後百歲餘，尸

等而卒。

武帝召一高僧入宮。僧至而帝與大臣奕。帝忽云殺却。左右誤謂殺此僧。遂牽出臨刑。問僧曰。師道德既高。何為至是。僧曰。帝之前身為蚶。老僧鉏地。誤斫其頭。今日所以報也。以誤殺。還以誤報。嗚呼。嚴哉。

河內崔守貪而刻。常於寺中取佛金。僧畏威不敢言。未幾崔卒。寺牛產一犢。頂上有白毛。成

集二集 真果二

崔某字子聞。易以他牛。屢剪復出。長興有刁民。武斷鄉曲。設計圖人產業。成券僅半債。放債始則分外剋扣。既還復匿契重索。人避狼莫敢爭。飲恨而已。亡何暴死。隣產一牛。忽作人言。歷敘生平。欺隱處。且召其子。一一勒還。遂踏地死。噫。觀崔守而牧民漁獵者何為乎。觀王某而居鄉吞噬者何為乎。或乃近據目前。見某氏無恙。曰。天無眼睛也。某氏昌熾。曰。

為惡得福也。夫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餘之為言。豈朝出夕償之謂哉。

常熟徐鳳竹。杖其父素富。遇荒先捐租為倡。又分穀濟貧。鳳竹生時。夜聞鬼唱於門。曰。千不誑。萬不誑。徐家秀才。做了舉人郎。呼聲相續不絕。鳳竹果鄉薦。其父愈積德。與利濟眾。又聞鬼唱於門。曰。千不誑。萬不誑。徐家舉人。直做到都堂。後鳳竹官兩浙巡撫。

日纂二集 真果三

宋咸淳夏月。有稍人泊舟西湖斷橋下。時暑熱。臥於舟尾。中夜不寐。見三人長不盈尺。集於沙際。一日張公至。奈何。一日賈平章。非仁者。決不相恕。一日我則已矣。公等及見敗也。相與哭入水中。次日漁者張公於橋下獲一鱉。徑二尺餘。納之賈府。不三四年。賈敗。蓋數定。莫逃物能前知如此。

國朝林松溪與張大交情莫逆。張疾危。臨終請

林至床前出妾拜之曰此婦我所鍾愛自誓守節君念交情卹之垂淚懇求者再林曰決不負心張喜曰吾目瞑矣及張死林與妾姦通謀娶之對人曰此張遺命也一日妾對鏡見前夫數其罪而罵之隨扼其喉七竅流血而死半月後林對鏡見張與妾同來曰已告爾於閻王同去對理林撲鏡於地述其語於家人亦七竅流血而死心不可負如此

日纂二集

冥果四

漢書丙吉病宣帝憂其不起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瘳魏武子有嬖妾武子有疾命于穎曰必嫁是疾革則曰必以殉及卒穎嫁之曰疾革則亂我從其始也後與秦戰於輔氏穎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躡而顛穎遂獲杜回夜夢人曰子爾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治命子

是以報也

宋虜人南侵朝廷遣校將四出探壘有何兼資者領兵至六合縣四見一隊軍馬旗幟自北來不類虜人兼資隱蘆荻避之俄有呼者曰蘆荻中爲誰旁對曰中國生人與吾無涉兼資聞知爲鬼兵也再拜詢之中一人冠服如天神曰有奉天符助汝管取必勝資請列位神號荅曰吾唐張巡也彼許遠也彼雷萬春

日纂二集

冥果五

也資逡巡請曰某少讀唐史言大王城守食三萬餘人然否曰有之而實不然也所食乃已死之人耳資又曰史言大王殺愛妾許大王殺愛奴以享士然否曰非殺也妾見孤城莫保學虞姬綠珠效死吾前耳許大王奴亦以憂悸暴死遂烹以享士蓋用術以堅士卒之死耳資見雷萬春面上只有一疤因曰史言將軍面着六箭而一疤何也萬春曰當時

六箭五着兜鍪。虜人相傳謂吾而着六箭不
動。吾亦當之以揚聲威。虜耳問答之間。報天
漸曉。命人引兼資出至荻林。回顧已無睹矣。
未半月有造角林之捷。未幾虜主有龜山之
禍。果如其必勝之言。冥助之得力如此。

隋末諸葛昂。高瓚。豪侈殘忍。互相賭勝。二人設
宴。百計窮奢。相尚未已。瓚一日宴昂。烹一雙
子。十餘歲。呈其頭顱手足。座客皆喉而吐之。

自纂二集

冥果六

昂後宴瓚。先令愛妾行酒。妾無故咲。昂叱下。
須臾蒸此妾。坐銀盤。仍飾以脂粉。衣以錦繡。
遂擘骸肉以啖瓚。諸人皆掩目。昂於奶房間。
撮肥肉食之。盡飽而止。昂瓚後遭離亂。狂賊
來求金寶。無可給。縛於椽上。寸寸炙。以行酒。
顧全武於越中。廣搜梗柵。酷役丁夫。建宅甚宏。
壯畢工之際。梁棟皆出水。戶牖漬濕。竟不得
入。斯辱而死。人謂之宅泣。

倍出倍入。出爾反爾。陰陽不爽之衡也。羿之篡
太康。以淫於原獸。浞之殺羿。亦以蔽於從禽。
寒浞蒸羿妻。純狐浞之子。羿亦通丘嫂。女岐。
始皇焚書坑儒。以愚黔首。黔首未愚。而其子
胡亥不辨鹿馬。曹操舉不仁不孝。有兵政術
者。以變風俗。風俗未變。而其子丕肆行淫虐。
舍人須驗商鞅法也。鞅之出走。竟以無驗。被
執。納糞熾炭。周興計也。興之見訊。遂請公入。

自纂二集

冥果七

蹇陸抗之誅步闡。百口俱盡。機雲之族於孫
秀也。亦齟齬不留。曹操之盜漢鼎。能欺孤兒
司馬懿之奪曹氏也。亦給取寡婦。石勒病遣
二王。俾之國。虎留之。而給以遺。及虎之病。留
二王。使輔政。妻逐之。而給以留。甄后之死。郭
后。據室其口。及郭后之戮。亦以據室其口。朱
溫令蔣暉弒昭宗。昭宗環柱而走。劍之擊柱
者三。及友珪使馮廷諤弒溫。溫亦走繞柱。

之擊柱者亦三宋太祖之得天下於周也以
母老子幼其失之也亦以母老子幼丁謂之
貶寇準也以雷州戶而謂之貶也亦以崖州
戶古今之事報之速也若桴鼓而其符也若
滴溜天道昭昭如此可畏哉

座客聚談惡因或曰見巨蜈蚣雷擊頂有王翦
二字或曰見烏蛇溺水中腹有秦檜二字謂
天之報惡人轉爲毒類以遷其罪如經所云

丁集二集
一八 冥果八

入畜生道也余曰不然凡天下鬱結未舒之
氣然後結爲精魂托爲異物依草附木顯設
變移至於禍惡不於其身則於其子孫或托
一切不祥之物流毒相償以討不德耳若復
轉爲蜈蚣轉爲烏蛇是仍恣之惡以流害也
夫以翦之殺降卒十八萬檜之謀武穆而夷
二帝生平陰慘之氣發洩已盡有何未暢而
更爲惡物以毒人誠如是則天非以此報惡

反治惡於無窮矣豈惡因乎

宋張彥明善醫凡貧者不受錢或反以錢米與
之富者以錢求藥不問多寡必多與藥期於
必愈病危篤知不可救亦多與好藥以慰其
心終不肯受錢一日城中火災周迴焚盡烟
焰中獨存其居子孫俱貴顯

成化初毘陵錢長者貲甲郡中行善乏嗣里有
喻老爲勢家假官威索逋械繫連歲妻女凍

日集二集
一八 冥果九

餒求假於翁翁不計券如數給與得解老挈
妻女踵謝翁婦見女有殊色欲爲翁娶爲生
子計老與妻女皆喜翁曰本意作善乃復雜
愛慾其間耶不可是夕婦夢神語曰汝夫陰
陽隆重當錫貴子踰年果生子年十八鄉會

聯捷

洛州都督竇軌大穆皇后三從兄性好殺爲益
州行臺僕射每日吏士多被鞭撻流血滿庭

初入蜀將其甥以為心腹嘗夜出呼之不以時至怒而斬之嘗遣奴就官厨取漿而悔之謂奴曰我誠使汝然當斬汝頭以明法耳遣其部將收奴斬之其奴稱冤監刑者猶豫未決執怒俱斬之又害行臺尚書韋雲起貞觀二年在洛病甚忽言有人餉我瓜來左右報云冬月無瓜執曰一盤好瓜何謂無耶既而驚視曰非瓜並是人頭執曰從我償命又曰

日纂一集

冥果十

扶我起見韋尚書言畢而死

通公道人者不知其姓氏居處無常所語狂謫然必有應驗飲酒食肉遊行民間侯景甚信之景後因宴召僧僧取肉捏鹽以進於景問曰好否景曰大鹹僧通曰不鹹則爛及景死數日眾以鹽五石置腹中送尸於建康市百姓爭屠膾羹食之皆盡

周世宗毀銅佛像曰佛教以頭目髓腦有利於

眾生尚無所惜寧復以銅像為愛乎鎮州大悲銅像其有靈應擊毀之以斧鉞自胸鏡破其後世宗北征疽發洞胸冥報信不爽云士大夫才高一代智籠萬夫駢六合於毫端弄羣愚於掌上圖謀王伯施展經略成敗所關或不難內負本心外犯名義山河入手富貴薰天玉食錦衣貂冠魚袋金珠滿屋粉黛盈房談佛老則斥為渺茫說因果則目為虛幻

日纂一集

冥果十一

轉盼之間盛過衰現運去悲來疾病呻吟妻孥哭泣生直營乎萬禩死不能延乎須臾平日抱歉在中心靈難昧業力乘衰而至冤對現前如申生得請夷吾告殂灌魏為厲田蚡乞命凌達作祟司馬據牀而祈哀簡文靈見桓温下車而搏頰莊襄周武受罪於陰司陳軫范雎求救於高禰斯皆振世豪傑絕代才名也無常一到壯氣何存骨肉離我罪業隨

身。此。時。雖。欲。投。誠。諸。佛。皈。依。三。清。入。靜。室。而。勤。修。向。蒲。團。而。作。課。一。懺。一。悔。一。禮。一。拜。其。可。得。乎。

桑汲力能扛鼎。殘惡少恩。六月盛暑。重裘累茵。使十餘人扇之。忽不清涼。便斬扇者。後爲并州大姓田蘭。斬於平原。士女慶賀而歌曰。奴爲將軍何可羞。六月重茵披狐裘。不識寒暑斷人頭。雄兒田蘭爲報讐。中夜斬首謝并州。

日纂二集

冥果十二

人作業今生受報來世。且顧現在何關未來。曰。前頭的亦是雨。

宋茅山有村兒牧牛。洗所著汗衫。曝於艸上。牛食艸之際。併食其衫。疑隣兒竊之。其父怒曰。生兒爲盜。將安用之。卽將兒投於水中。降見稱冤。呼天。纔出水。父復投之。俄大雷雨震死。其牛汗衫自牛口中出。

邯鄲張翁家甚貧。未有子。置一空罈。積錢十年。

而罈滿有隣人生三子。犯徒擬賣其妻。翁懼妻去。而子不能全活也。遂謀諸夫人。舉所積錢代完贖銀。不足。夫人復拔一釵。湊之。是夕。夢上帝抱一佳兒送之。遂生弘軒先生。今子孫且相繼登科第矣。

楊帝開汴渠。以麻叔謀爲開河都護。役丁夫三百六十萬人。延途掘人墳墓。毀人室廬。叔謀既至寧陵縣。患風坐起不得。醫者謂須用嫩

日纂二集

冥果十三

羊肥者。蒸熟糝藥。自是日取羊羔數枚。同杏酪五味蒸之。謂曰合酥。鄉村獻羊羔者數千人。皆厚酬其直。下馬村有陶柳兒者。富而兇。祖塋傍河。恐其發掘。乃盜他人孩兒。年三四歲者殺之。去頭足。蒸熟以獻。叔謀咀嚼香美。迥異羊羔。愛慕不已。乃令役夫置一河曲。以護其塋。柳兒兄弟自後每盜獻以邀賞。貧民競效竊人家子。以獻求賜。郡失孩兒數百。

哀聲旦夕不停時同事令狐達知之令人潛收兒骨數日盈車於是民有孩兒者家置木櫃鐵裹其縫夜置於中鎖之全家乘燭邏守至明開櫃見子即長幼皆賀後叔謀事敗帝數其四罪曰食人之子受人之金造賊盜竄擅易河道救來護兒驅於河之北岸斬為三段柳兒兄弟五人并時殛死呼王法止此耳若冥冥之中即億萬劫尚消除不盡惜無見

之以語人者

日纂二集 卷十四

宋時有裴氏妾夏沉香澣衣井旁裴之嫡子誤墮井死其妻訴於州謂沉香擠之州吏易三椽皆斷沉香杖一百釋放獨陳睦加以死罪其後睦還京師轉授叩一異人邢生問休咎邢拒弗答而語所親曰其如沉香何睦聞之悚汗糜食累日而卒釋氏所云冤對非邪賈耽為滑州節度酸棗縣有里嬪事姑不敬姑

年甚老無雙目嬪以食果納犬糞授姑姑食之問子何物其子仰天大哭有頃雷電發若有人截嬪首以犬續之耽命牽行於境內以告不孝者時人謂之狗頭新嬪

昌化章氏兄弟俱未有子其兄抱育族人一子未幾自舉一子弟曰兄既有子盍以所抱與我嫂猶在蓐乃曰未得子而抱之甫得子而棄之不可且新生那可保也弟請不已嫂曰

日纂二集 卷十五

寧以吾新生與之弟不敢當嫂竟與之二子皆成立且生孫相繼登科

余歷觀亂臣賊子作難邦家割剝黎庶稔毒宣淫雨疾風駛不過須臾轉盼之間盡就誅滅懸首於街暴尸於市截舌燃臍擢筋磔肉百口同殃九族俱赤無一得免者回視飄忽閃爍時真魚遊釜中為活幾何夫使亂賊而有得一得免者猶將庶幾僥倖於萬一竟無一得

免而歷代相承迄不知鑒貪半晌之得意爲萬世之元兇取慘禍於目前受業報於永劫良可哀矣。

國初林鎬爲工科給事。太祖降旨開陝岱以通運載鎬具罷行役以蘇民生一疏辭理懇至。上聞乃止。後在江西暴卒。瞑目間見二鬼使粹至一殿。紫袍者厲聲云。着林鎬善惡評報。鬼引鎬至一所。相曰。善惡公境。案前一

日集二集

冥果十六

天平架。侍吏持善惡二札置兩傍。善則甚輕。俄一叟空中擲一黃卷於善傍而去。善倏重墮地。吏跪云。太上老君以林鎬嘗罷行役。蘇萬民。此諫草也。遂聞殿上傳呼云。着林鎬還魂。鬼使亟引出。鎬問紫袍爲誰。曰。此宋參知政事范仲淹也。一捶而寤。流汗如洗。

徽宗時。營西內。梁柱窗檻槩用灰布。竭洛陽猪牛羊骨不充用。宋昇爲都轉運使。其屬李實

韓溶最用事。溶議掘漏澤人骨以代。昇欣然從之。一日實暴死而蘇云。冥官問灰骨事。有數百人泣於庭。查係韓溶所議。遂釋實還。但見吏抱文卷風動其紙尾有滅門二字耳。後三日溶有二幼子連死。溶妻哭之哀亦死。已而溶亦死。昇時已入爲殿中監。未幾下血數石。經旬亦斃。

嚴武私一隣女竊以逃。女父訴縣捕急。武乃以

日集二集

冥果十七

酒醉女。夜解琵琶絃。縊沉於河。後武爲劍南節度使。病甚。有道士謁武曰。冤家在側。何不自咎。問狀若何。曰。有少女項上一條樂器。武懼。叩道士求拯。道士曰。吾有法。公當自求之。乃含水噴柳枝掃地。瞑目叩齒良久。有吁嗟聲。女子披髮至前。數武曰。某從公。是某夫行於公實。無所負。公懼棄之。可矣。何忍見殺。今訴於上帝。期在明晚。不可寬矣。次日黃昏果

卒。

妖人諸葛殷為高駢嬖吏。兇邪誕辯。駢以神靈遇之。殷足患風疽。每一搔捫。指爪間膿血沾。漆駢性好潔。獨不避。此曰神仙。多以此試人。也。有一犬聞腥穢輒來。駢怪其馴狎。殷曰。昔在大羅宮見之。別數百年。猶復相識。其虛誕如此。殷性躁刻。羅織陷人。僞朝授中丞。官吏數百人。無完膚者。人諷以謙損。殷咲曰。男子

日纂二集 卷八十八

得志。當惟意所為耳。人生寧有兩遍死者。後城陷就縛。刑於下馬橋南。絞而未絕。會師鐸。母經過法所。眾扶起避之。復蘇於橋下。執朴者。尋以巨木踏之。駟殿已過。絞之如初。而斃。兩遍死之言果然。

張和思斷獄囚。無問善惡貴賤。必被枷鎖。械。附苦備極。囚徒見者。破膽喪魂。號生羅剎。其妻前後孕男女四人。臨產即悶絕求死。所生

男女皆著肉鑲。手脚並有肉紐束縛。連絆墮地。後為縣令。坐法杖死。

台州民王姓。祭廁神極勤。一日見着黃女子云。吾廁神也。感君敬我。今來相報。乃曰。君聞蟻言否。民謝云。自古不聞此說。女子遂懷中取小合子。以指點少膏。塗民右耳。戒之曰。君見蟻子側耳聆之。必有所得。良久而滅。民見柱礎下。羣蟻紛紜。乃聽之。果聞相語云。移穴

日纂二集 卷八十九

去暖處。其下有寶甚寒。住不安。民伺蟻出訖。尋之。獲白金十錠。此後不更聞矣。

丘傑年十四。遭母喪。以熟菜有味。不嘗於口。歲餘。忽夢母曰。汝噉生菜。遇蝦蟆毒。靈牀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甕中藥。服之。下科斗子數升。

吳堯卿為僞朝御史。託附權勢。不問貴賤。苟有致略。縱斷養輩。必頸衽以金玉餌之。微失勢。

雖素約爲死交。亦相對終日不與言。後爲仇人所殺。棄屍衢中。其妻以紙絮葦棺。斂之。未及就壙。好事者題其上云。信物一角。附至阿鼻地獄。請去。糾封送上。閻羅王時人以其爲咲端。

趙普病困。遣人詣上清宮。醮謝往咎道士爲公叩幽都乞神語。神曰。趙某開國忠臣。奈冤累不可避。隨以淡墨一巨牌示之。濃烟罩其上。

日集二集

冥果二十

但識牌末火字而已。道士以告公曰。必秦王廷美也。當時自是渠與盧多遜。遣堂吏趙白交通。事露。速禍咎豈在吾。嗚呼。一聞火字。卽知是秦王。心下事。其可打過。

晉王範有美妾桃英。與門下二人通姦。爲內督孫元弼所覺。二人懼弼先告。乃共謗桃英與弼有私。範不察。遂殺弼。時有陳超在座。贊成其罪。後超出行至赤亭山下。雷雨日暮。有人

曳超入荒澤中。雷火照見一青面鬼。眼無瞳子。曰。吾孫元弼也。候汝申理。又曰。王範旣爲事主。當先殺之。相持至天明。失鬼所在。超奔範所。範與妾已暴亡矣。超懼逃走。長干寺易姓名爲何規。後五年二月三日。臨水酒酣。自慰曰。今不復畏此鬼也。低頭便見鬼影。已在水中。以手搏超鼻。出血升許。數日而斃。

日集二集

冥果二十一

釋甯師者。暴終三日而蘇。云冥中游歷。入一門。見數殿。各有榜。一殿署云。李克用於牖間窺見一黑龍。眇一目。中立鐵柱。連鎖繫維之。次一殿署云。朱全忠乃青鞞白額虎。鎖繫如初。而前有食。噉人血狼籍之狀。次署曰。王建黃金牀上。臥一白兔焉。次署曰。李茂貞具冠冕如王者。左右數侍女焉。次署曰。楊行密窗牖早暗。不能細瞻。問侍者曰。此怪狀者何也。曰。將來王者也。記之。蘇後事聞於官。皆以爲妄。

其後一皆符合

我輩貧窮艱苦。有。大。好。消。息。所。缺。乏。者。劫。世。臭。穢。之。物。所。受。用。者。清。虛。不。壞。之。真。直。到。結。果。時。始。知。皇。天。所。以。物。物。裁。抑。我。事。事。折。磨。我。政。以。淘。鍊。習。氣。堅。我。道。心。而。成。就。大。事。因。緣。也。大。事。已。了。回。看。浮。世。所。缺。乏。臭。穢。何。止。一。毛。髮。微。塵。至。於。富。貴。貪。鄙。之。徒。身。被。文。繡。口。饜。醲。鮮。粉。黛。塞。房。僮。奴。列。屋。入。縱。姪。侈。出。嚇。

月集十一集

冥果二十二

街衢而猶然張機設穿。妒人害物。計彼軒眉。昂首。遠不過數十年。一朝眼光落地。驢胎馬腹。隨業識而牽去。不能自主。迷人往往如此。當其氣盈。意得。安望回頭。及其零落。衰殘。追悔晚矣。彼以石火。榮華。而墮萬劫。惡業。此以片餉。窮苦。而享無窮道。腴達者。當定不以彼易此。

楊素勸立煬帝以亡隋室。而其子玄感。竟為煬

帝所族。李勣勸立武后。以革唐命。而其孫敬業。終為武后所夷。諺云。君以此始。亦以此終。出爾反爾之報。固可誣哉。

武氏自徐敬業起兵。疑天下人圖已。盛開告密。有告密者。給馬供食。使詣行在所。農夫樵人。皆得召見。或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有魚保家者。請鑄銅為匱。以受天下密奏。其器一室四壁。上各有竅。可入

日集二集

冥果二十三

不可出。太后善之。未幾。其恣家投匱告保家。嘗為徐敬業作兵器。遂伏誅。

宋范質坐茶肆。執扇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句。有人貌怪陋。揖曰。酷吏。冤獄。何止如大暑。公它日當究此弊。因携扇去。公惘然。後至一廟。見一土木短鬼。貌如所見。扇亦在焉。

張九齡為宰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悉徙處五溪。不毛。然九齡自內職出。始安有瘴癘之

嘆罷政守荆州。有拘囚之思。身處遐陬。便不能堪。乃華人士族。必致醜地。哉議者以爲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伎心受陰譴。雖他美莫贖耶。

爽允爲司獄。有富商犯死刑。商僕以巨萬求免。允許許焉。假成輕罪。文卷夜囑獄卒斃之。召其僕曰。文卷已成。奈夜暴卒。何。僕曰。此命也。乞尸化歸。允謂名利兩得。後免官歸。娶妾生

冥果二十四

一子才八九歲。歷覽羣書。十六舉狀元。衣馬酒色恣其欲。賞財殆盡。十七隨死於家。父母慟絕數四。臨葬不忍。必欲開棺視訣。尸變爲四五十有髯者。乃富商貌也。允止哭曰。天示人。我敢隱具述前事。衆爲駭嘆。

徐啓玄道高術精。逆知前世事。時王御史只養一女。憐愛之甚。名曰金英。玄一日過王門。見有冤氣亘天。徑造見曰。適經貴宅。有重冤何

報大人知否。因請童僕男女遍觀。皆云非是。問更有何人。曰。只有愛女。玄曰。卽此是矣。言畢。卽聞其女扃門。嘆曰。我伺便報冤。乃無賴道士顯我。大夫驚懼。禮玄求拯。玄取水一盆。劍一口。隨大夫至閣內。令開門。女曰。是我宿冤。干爾何事。玄曰。道門以拯拔爲功。曷不速變。乃步罡訣。以水噴之。叱曰。速變本形。開門進視。已化爲白骨。欽致靈車。棄之野。大夫與

冥果二十五

夫人驚哭拜謝。

兒孫心上影。天道暗中燈。

曹操臨終時。囑銅雀臺諸伎。每日奏樂上食。有幼子倉舒卒。欲與邴原天女求爲合葬。原力以嫁殤。非禮爲辭。後竟合甄氏女葬焉。自謀與爲子謀。卽泉下猶惓惓。伉儷若此。乃國君結髮正后。不容他到白頭。每讀史至華歆破壁取后。揪髮跣足。呼上求拯。上曰。我命不知。

盡在何時。慘動天地。未嘗不髮。上指冠。後生曹丕。毒死母弟。遍烝官嬪。猶似未足償其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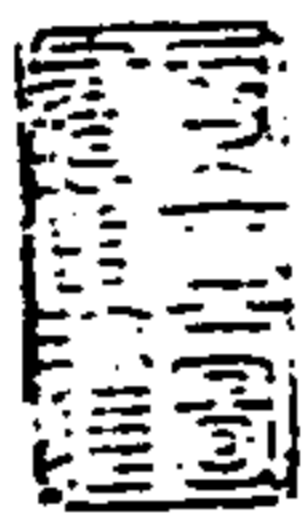
一。冥冥不知幾百劫。才得銷鎔也。

晉明帝殺力士金玄。玄謂持刀者曰。我頸多筋。

斫之必令卽斷。吾將報汝。持刀者不能留意。

遂斫數瘡。然後始絕。尋見玄絳冠朱服。赤弓。

彤矢射之。持刀者呼曰。金玄。緩我。少時而死。



丁亥二集 二 冥果二十六

昨非菴日纂三集

官中聚書抄古為韻

率五著古不少視見

案簿產鞅筆彩墨

光埋沒幾盡公得休暇

狎鶴理琴可已適

持世銀公習學問

清合則爰美迪

吉鈔里潛移日取古
苦聽行勞三接折
悚系可積尺累編輯
免彈梨琴爰捕如
二
積皇換之道宣道人
之釋善云救世道人
心素已執事也則向觀
若去可我

公祖鴻達公時如蒼日
纂公初為公著馬至初
步自司度時耕稼目
滿積警事技生次步
三
自守携書時煙雨射
梅雪露澄抵而三在
則乎五城之系錯若
也越移公集一泰甚風

似為滿公至嚴禁溺	女調婢與婦女之	倡優演戲四噫既所	氏用浣滌以承麻泣	四	歲延奇荒公信然於	凡通糶牙糶算戶莫	以給粟糜備慈業挽	骸埋權以及捕蝗
----------	---------	----------	----------	---	----------	----------	----------	---------

勅多蠶繅麥粟種秫	去取販肉因金生粟死	懲誠毒毒而賜稍慈	輒毒屠步禱昕夕	五	靡字而甚香告天之	隙退公低寤之解蒐	村不廢招徠為親善	與道人之心抹去刻
----------	-----------	----------	---------	---	----------	----------	----------	----------

不批手而為越反為之禮
 救多方以歸集之成若
 自謂生心之直讀也乎
 以為與東鄰保譽之
 禮南國教者之極是
 傳不朽者多治處佳文
 而卒讀是用敬讀之
 簡文之之禮也讀公上

著量或撥諸况苑
 林柳公著也猶能特
 此而已也

治通家弟神彪信

於公持換



昨非菴日纂三集宦澤卷之一

閩中昨非居

張詠治蜀以蜀地素狹游手者衆

必艱食時米斛直錢三十

如其價歲收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

口給券俾輸元佑糴之十戶為保一家犯罪

一保皆坐不得糴濟困因以禁奸奏為永制

後雖時有災饉民無餓色

倪若水為汴州刺史玄宗嘗遣中官往淮南採

捕鳩鵲及諸水禽若水諫曰方今九禁時禁

三農並作田夫擁耒蠶婦持桑而以此時採

捕奇禽異鳥供園池之翫遠自江嶺達於京

師力倦擔負食以魚肉間以稻糧道路觀者

莫不言陛下賤人而貴鳥也陛下昔龍潛藩

邸備歷艱危今氛稜廓清高居九五子女克

於後庭珍奇盈於內府此外又何求哉帝手

詔答之

真德秀為江東轉運副使江東旱蝗廣德太平

為甚德秀遂與畱守憲司分所部九郡大講

荒政而自領廣德太平以便宜發廩百姓數

千人送至郊外指道傍叢冢泣曰此皆往歲

饑死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

魯永清守成都決訟如流門外架屋數椽鍋竈

皆備訟者至寓居之一見即決飯未嘗再炊

日纂三集

宦澤上

有魯不解擔之謠

陶承學守徽州民負氣好訟承學察其樸直不

詭飾者稍婉誘教之庭質時面諭曰聞子鄉

尚氣夫理直而不求自白隱然勝矣今蒲伏

於庭僥倖毫釐之伸即伸其贏與有幾及今

中已猶可得半則息者十五又曰此纖微耳

何煩公府姑歸與父老議之不平更來則退

者十九訟殺人必先與約曰此非汝父即汝

兄弟不亦皆手足戚。非有沉寃而戮其腐。即當與殺者同律。令其服辭。乃爲驗之。不得實。卽重坐。蓋法一二人。迄公在。無敢誣殺人者。敏於決斷。無宿案。下邑民就讞者。止春半。升。糧。因。號。曰。半。升。太。守。月。再。受。狀。初。至。日。數。百。人。二。年。後。則。不。過。數。人。有。時。或。竟。無。一。人。郡。前。食。肆。俱。罷。衢。市。寂。如。士。夫。無。敢。以。私。請。幣。物。不。至。門。或。說。曰。太。峻。承。學。曰。彼。自。無。求。

日集三集

宦學三

安用拒自無餽。安用辭人不信。以詢之。徽人則曰。果也。夫必不聽。奚囑也。必不受。奚餽也。當三殿。苗。採。木。使。者。來。以。徽。多。木。商。將。以。巨。木。若。干。額。賦。之。承。學。聞。則。治。席。郊。迎。盛。慰。勞。用。悅。其。意。而。令。父。老。訴。之。徐。曰。商。者。販。木。於。外。耳。郡。非。產。木。也。今。若。責。郡。出。木。則。無。從。出。若。令。商。自。所。在。供。之。第。卽。數。木。以。賦。胡。問。徽。也。今。願。輸。千。金。直。如。何。部。使。大。悅。承。學。卽。以。

庶羨具直。烏夷擾東南。兼之山寇。上江諸郡。數有大徭。承學以僱役意行之。如巨木直役。竟而民不知。或之。傍郡見其疲於兵甲。乃驚。曰。吾郡何無此。歸更相質問。乃知之。因相語。泣下。

梁彥光爲相州刺史。有滏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爲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孔子廟中。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衰。

日集三集

宦學四

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悲愧若無容者。彥光訓喻而遣之。後改過爲善士。

許逵爲樂陵令。賊劉七等。殿起圻甸。逵使民各起墻屋。高過其簷。仍開墻竇。如圭才可容人。家令一壯者。執刀伺於竇內。其餘人皆入隊。伍。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賊至。旗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城。

王詔知定州定畿內地雜戎夷詔開誠釐弊政
化大行有蜀生道過定遺橐百金來言詔曰
第往有為守者至則有守者一人生問何不
攜去守者曰人有棄子者我守公不忍為流
涕語之我忍攜金去使公流轉於我公之境
哉梁御史按部猝入獄惟二繫囚焉

寇瑊權知開封府戚里有毆妻更赦事發者太
后怒曰夫妻以義合奈何毆以致死耶瑊對

日纂三集

官澤五

日傷居限外事在赦前既付有司不敢亂天
下法卒免死

蔣瑤守揚州武宗南巡淮守薛贊拆去沿河民
房以便挽夫挽繩皆索民間絹帛為之兩淮
大擾過揚州蔣瑤獨不拆房曰沿河非聖駕
臨幸之地且自有河舻可行何必毀壞民居
有罪守自當之江彬傳旨要揚州報大戶蔣
曰止有四個大戶共一是兩淮鹽運司其二

是揚州府其三是揚州鈔關其四是江都縣
揚州百姓窮別無大戶江又傳旨曰朝廷要
選綉女蔣曰揚州止有三個綉女江問在何
處蔣曰民間並無知府止有親女三人朝廷
必欲選時可以備數江語塞其事遂寢揚州
安堵如故

孫伯純知海州朝廷調發軍器有弩椿箭箠之
類海州素無此物民請以鯨膠克拆孫曰弩

日纂三集

官澤六

椿箭箠共知非海州所產蓋一時所須耳若
以土產代之恐歲歲被科無已時知者以為
至言

程垓知沛縣會久雨平原水出穀既不登晚種
不入民無卒歲具垓謂俟可耕而種時已過
矣乃募富民得豆數千石以貸民使布水中
水未盡涸而甲已露矣是年遂不艱食
劉重威為韶州守愛民如子適山寇竊發備兵

僉事王部海兵船駐英德河下海兵稔地利夜於空僻處踰墻入縣殺守卒劫帑金斬邑南門以出守城兵追獲賊兵衆反以帑金坐民兵僉事莫自全隨海兵所坐坐之重威聞而泣曰下覲脫罪上莫完名使我殺人以媚人可乎遂力為昭雪次日解綬歸適直指按詔亟留之於是按海兵罪而脫五十七人之死僉事落職歸

日集三集

宣譯七

許元知丹陽縣縣有練湖決水一寸為溝渠一尺故法盜決湖者罪比殺人會歲大旱元請借湖水溉田不待報決之州守遣吏按問元曰便民罪令可也溉民田萬餘頃歲乃大豐楊文仲通判台州故事守貳尚華修正月望取燈民間吏以白文仲曰為吾燃一燈足矣勸農東郊因欲泛湖文仲即先馳歸通判揚州牙契舊額歲為錢四萬緡累改增至十六萬

開告許以求羨文仲曰希賞以擾民吾不為也嘗言與民之惠有限不擾之惠無窮及元兵渡江畿甸震動朝士多棄去者侍從班唯文仲一人而已

唐夔授新昌令性資明敏折獄曲盡隱衷落事二三月庭無留牘吏胥皆令業屨門不設禁有事徑入莫敢犯者訟有理屈惟畧加扑戒不附罪立案曰倘有未值俾可他理又省事

日集三集

宣譯八

節費奸弊肅清吏胥困饑多辭去

楊崇為廣西桂林郡丞清戎至陽朔顧縣治厥江垣墻卑甚遂使人輦江中石大者高其垣小者積垣下石取而江深未幾蠻寇至莫渡間有以筏薄垣者兵民以所積石擊之扶傷而去

李允則再守長沙湖湘之地下田藝稻穀高田水力不及一委秦莽允則一日出令曰將來

并納粟米稈草湖湘之農夫且未知粟米稈草爲何物也或曰惟襄州有之可以購致湖民皆往襄州每一斗一束至湘中爲錢一千自爾誓以田藝粟至今湖南無荒田粟米妙天下焉

許仲宣三爲隨軍轉運使心計精敏無絲髮遺征江南軍中之須曹武惠公倉卒有索皆隨應王師將夜攻城仲宣陰計之曰永久運動

日箕三集

八 臣 畢 九

寧不食耶既膳無器可乎預科陶器數十萬夜半爨成兵將就食果索其器如數給之他率類此征交州士死於瘴者十七八大將孫全興失律仲宣奏乞罷兵不待報以兵屯湖南諸州開帑賞給縱其醫餌謂人曰吾奪瘴嶺客魂數萬生還中國已恨後時若更俟報將積屍於曠野矣誅一族活萬夫吾何恨哉飛檄論交人以禍福交人果送款脩貢仲宣

上表待罪太宗褒詔大嘉之

潘好禮舉明經高第雅負風節開元初爲邠王府司馬王農月出獵好禮乃臥馬下諫曰禾稼盈野王安得非時暴民田請先踐殺司馬王慚而退

元呂思誠嘗行田至劉智社民李愬其弟匿羊思誠叱之退有王青者兄弟友愛思誠造其家取酒勸酬歡如骨肉李之兄弟各悔過折

日箕三集

八 臣 畢 十

居二十年復還同爨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由生之樂也故可以死懼之而天下治矣刑罰過則民不畏死不畏死由生之苦也故不可以死懼之而天下亂矣

唐代宗時劉晏造轉運船每船破錢一千貫或言所用不及半虛費太多晏曰大國不可以小道理凡所布置須謀經久船塲旣興執事

者非一須有餘剩造力養活衆人私用不寒則官物牢固乃于楊子縣置十船塲差專知官十人不數年間皆致富贖凡五十餘年船塲既無破敗餽運亦不闕絕至咸通末有杜侍御者止給合用實數無復寬剩專知官十家即時凍餒而船塲遂破餽運不繼不久遂有黃巢之亂以此知天下之大計未嘗不成于大度之君子而敗于寒陋之小人

日纂三集

八 宦澤十一

陳臨守蒼梧民有遺腹子爲其父報怨捕繫獄臨傷其無子令其妻入獄遂產一男人歌之曰蒼梧陳君恩廣大令死罪囚有後代簡屍與凌遲不異上于天和破家蕩產又是第二件事吾輩不可不思

陳堯叟爲廣南西路轉運使嶺南風俗病者必禱神不服藥堯叟有集驗方百本刻石貴州驛舍地方賴之又以地氣蒸暑爲植柳鑿井

每三二十里必置亭舍什器人免渴死

晉江道爲令深山中有亾命數百家恃險爲阻前後守宰莫能平道到官召其魁帥厚加撫諭旬月之間襁負而至道嘗曰恃逆之民可以恩結無知之衆可以理論况百姓好治而懼亂喜安而惡危苟免饑寒疇思兵刃乃朝廷既煩其賦賑郡邑復益其徵求不得已而劫奪以謀生是求活也非求亂也當事者欲

日纂三集

八 宦澤十二

盡舉而殺之匪特有傷仁愛彼又誰甘斂手以就斃哉

事無大小悉當留心丙吉邊吏姓名陶穀江南圖會尹鐸銅柱棘垣士行竹頭木屑李迪之方寸小冊楚材之遺書大黃曹瑋識元昊於馬市允則寄望樓於浮屠錢塘可灌點虜可用拔粟縣中量綠江上先人之智任事之忠皆從服豫中養其一旦之用悠悠而任憤憤

以決君子恥之矣

清是居官本等。却不可矜清傲濁。慎是做官細心。却不可慎大忽小。勤是從政實地。却不可勤始怠終。

張居正請獨積通疏曰。所謂帶徵者。將累年拖欠。搭配分數。與見年錢糧。一併催徵也。夫百姓一年所入。僅足供當年之數。不幸遇荒。父母凍餓。妻子流離。見年錢糧。尚不能辦。豈復

日纂三集

宦澤十三

有餘力。完累歲之積逋哉。有司規避罪責。往往將見年所徵。那作帶徵之數。名為完舊欠。實則減新收也。今歲之所減。又是將來之帶徵。况頭緒繁多。年分混雜。徵票四出。呼役沓至。愚民竭脂膏。以供輸。未知結新舊之課。里胥指交納。以欺購。適足增黠壑之欲。甚至不才官吏。因而獵取侵漁者。往往有之。夫與其敲扑窮民。以資奸貪之橐。孰若施贖蕩之恩。

獨與小民。而使其戴上之仁哉。

真臘國有石塔二座。民人爭訟不決。即令各坐一塔中。理屈者頭痛身熱。不耐而出。其理直者安處如故。佛樓沙國有青玉佛鉢。受三斗。貧人以沙花投中。即滿。富人以多花。正復百千萬斛。終不滿我中國。無此二種物。所恃宰官心胸靈妙。公溥恃為。矧曲直之情。平貧富之施耳。而士大夫持心。往往不然。將此世界

日纂三集

宦澤十四

何所持也

石星與宋纁待漏同坐。欣然語曰。今日查出某省羨金若干。纁曰。不然。朝廷錢穀寧可蓄而不用。不可搜索無餘。且使主上知各處羨盈。或生侈心。星默然。一日有言及太倉陳腐。若干明年漕糧可改折者。纁曰。太倉之穀寧可紅腐。不可不足。一旦脫有不給。從何措置。言者亦阻。

都御史高明會黃河南徙。民耕於地。祇收稅數。解議者欲履畝坐稅。明不可。曰：河徙無嘗。稅額不改。平陸忽復巨浸。嘗稅猶按舊籍。民何以堪。

黃紱巡撫延綏行道。望見川中飲馬婦。片布遮下體。大慚。俯首歎息曰：我為巡撫。令健兒家貧至此。何面目坐臨其上。亟令預出餉三月。邊徼兒素貧苦。又素忠樸。聞公慚歎。人人感泣。願出死力。

王曠為刑部侍郎。時有土豪王冠者。家貲巨萬。善交權貴。里人毋敢忤視。嘗與方士赤肚子者游。其術取初生嬰兒烹噉之。或剝骨成粉。以為延年劑。家畜妾十餘人。孕將媿。輒以藥墮。而如法餌之。他所陰購而餌者。不知幾何人矣。事發。權貴人爭為交關。求解免。而公一切距勿聽。卒據法引律。凌遲處死。畿民大快。

李師道請以私財贖魏徵故第。白居易上言。事關激勸。宜出朝廷。師道何人。敢掠斯美。請勅有司。以官錢贖還。賜其後嗣。

張潮當嘉靖初。南郊創造園丘。都御史汪鉉請槩遷禁垣外塚墓。上不忍盡遷。限一里內而止。潮亟上疏曰：此卽文王澤及枯骨之仁也。今垣南一里之內。墳塚不下千萬餘區。倘瞻對無妨。悉容仍舊。其恩尤溥。疏下。執政者

議謂：藜稜園丘匪宜。潮曰：在園丘似藜然。天無不覆。卽遠遷何所。逃諂者語塞。得旨罷遷。至道元年。太宗以上元御樓觀燈。見京師繁盛。自謂太平。宰相呂蒙正避席對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城都外不數里。饑寒死者甚衆。願陛下觀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

詹體仁知靜江。嘗曰：居官之法。盡心平心。而

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世服其確論。

陳麟知閩縣。有勢家欲徙人墓。部使者屬麟不從。使者怒。後索翠羽。他邑惟命。獨閩無有也。使者愈怒。問汝何恃敢爾。曰。惟潔已自守耳。時與黃琮翁谷稱閩中三循吏。

國初楊士奇。每朝罷歸。邸或正襟危坐。長吁不已。或獨倚闌立。或月下閒行。通夕不寐。夫人問其故。不荅。一日蚤朝回。欣然喜動顏色。夫

日纂三集

卷十一

人問曰。每朝回多憂。今獨喜何也。曰。王少國疑擔荷重任。懼不克勝。故多憂。今蚤見上聰明。已能覽章奏。決事。重任可釋矣。

徐盈為嘉興守。時嘗熟滸白茅港。當事者檄發郡丁數萬。盈曰。白茅水患於吾郡。差緩驅吾民遠役。何忍耶。移文助費。不就徵發。巡鹽御史行郡。鞭撻亭憲。勒報鹽丁里胥。乘機虐民。民大擾。盈爭之。御史曰。此有例。盈曰。例自公

作亦自公止。豈國憲耶。獲止。

唐嶺南節度使缺。憲宗問裴度曰。嘗論罷蚶菜者。誰歟。度以孔戣對。卽拜戣。甫下車。奏免歲逋十萬緡。米十萬斛。悉裁屬吏之剝民者。歷十五載。召還。垂囊如故。

蘇軾知杭州。歲值饑疫。力請減價糶。嘗平倉。奏給度僧牒。易米助賑。日遣吏督醫。四出治病。全活以萬計。民有逋稅不償者。軾呼至詢之。

日纂三集

卷十八

云。家以製扇為業。遇天寒。所製不售。非故負之也。軾曰。姑取扇來。遂據作艸書。及枯木竹石。須臾就二十餘柄。其人纔出府門。好事者爭以千錢取一扇。因得盡償所逋。一郡稱嗟。至有泣下者。

宋張子韶對策。至脯未畢。貂璫促之。子韶曰。未也。方談及公等。故其策有闍寺聞名。國之不祥。豎刁聞齊而齊亂。伊戾聞宋而宋危之語。

味談及公等一語舉止何等光明

程文簡公爲三司使時議者患民稅多目支等爲姦欲除其名而合爲一公以爲合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戶部尚書聶昌以國用不足諷諸路進羨餘密州郭奉世進萬緡昌薦請朝公劾奉世曰一路財用有餘不足相補設使密有餘財當具數聞部使者通融計

三集三集

官譯十九

會資兵吏之費安可不卹大計不顧他州進通用之財微非道之寵不罰奉世無以懲姦而主計近臣首開聚斂之端長不可長士論避之

宋杜衍知乾州未葺安撫使察其治行以公權鳳翔府二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日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日今我公也汝何有焉

許應達爲東平守甚有循政而爲同事所中得

論調去吏民走送哭泣不絕許君晚至逆旅謂其僕曰爲吏無所有只落得百姓幾眼淚耳僕歎曰阿爺囊中不著一錢好將眼淚包去作人事送親友許爲一拊掌

魏文侯時李克爲中山相苦陘之吏上計而入多其前克曰苦陘上無山源林麓之饒下無谿壑牛馬之息而入多于前是苦吾百姓也遂執而免之

日纂三集

官譯二十

秦李冰爲蜀守鑿山導江以去水患其神怒化爲牛出沒波上君操刀入水殺之因刻石以爲五犀立之水旁與江誓曰後世淺無至足深無至肩謂之誓水碑

呂中丞獻可病温公日問疾公所言皆天下國家事憂憤不能忘未嘗一語及其私也一日手書託温公以墓銘温公亟省之已瞑目矣温公呼之曰更有以見屬乎公復張目曰天

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溫公病中與呂申公
簡曰。晦叔自結髮志學。仕而行之。端方忠厚。
天下仰服。垂老乃得秉國政。比日以來。物論
頗譏。晦叔慎默太過。若此際。復不廷諍。則入
彼朋矣。光自病以來。悉以身付醫。家事付康。
惟國事未有所付。今日屬於晦叔矣。兩公謀
國。真死而後已者乎。

王文正公或歸私第。不去冠帶。入靜室中。默坐。

日纂三集

八 宦釋二十一

家人惶恐。莫敢見者。而不知其意。後公弟以
問趙公安仁。趙公曰。見議事公不欲行而未
決。此必憂朝廷矣。溫公初官時。年尚少。家人
每見其臥齋中。忽蹶起。著公服。執手板危坐。
久之。率以為嘗。竟莫識其意。范公從容問之。
荅曰。吾時忽念天下安危事。
李昉為相。每見客。必問三事。民間有何疾苦。為
政有何術業。時政有何闕失。知民疾苦。則必

惻然有拯援之心。知為政術業。則曉然明其
人之賢否。知時政闕失。則時時有所更廢。而
民命國政。人才皆自一問荅之間。得之。真宰
相之度。

歐陽文忠語張芸叟云。吾昔官夷陵。彼非人境
也。方壯年。未厭學。欲求漢史一觀。公私無有。
無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
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夷陵荒遠。編小尚

日纂三集

八 宦釋二十二

如此。天下固可知矣。當時仰天誓心。自爾遇
事。不敢忽也。迨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忝歷
三事。以此自將。以人望我。必為翰墨致身。以
我自觀。亮。當時一言之報耳。

王梅溪守臬。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
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
端為庶民斟。邑宰皆感動。真西山帥長沙。宴
十二邑宰於湘江亭。作詩曰。從來官吏與斯

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膏脂供爾祿須知痛癢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更煩散作十分春

陳堯佐知開封府嘗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強盡察以防姦譬如激水而欲其澄也故公所至一以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公召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為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忍為惡耶因盡縱之

日纂三集

宦澤二十三

凡五夜無一犯法者

蜀張雲立朝嘗諤自比朱雲宣徽使景潤澄曰昔朱雲請斬馬劍以斬張禹今上方只有殺雞刀卿欲用乎雲曰雞刀雖小亦可斬群狗紹興間李誼言漢循吏傳六人而五人出於宣帝酷吏傳十二人而八人出於武帝唐循吏傳十五人而出于武德正觀之時者半酷吏傳十二人而出于武后之時者亦半吏治視

上之趨嚮如此

長泰縣學舊取陂塘錢穀以廩士一塘無慮三千緡其所入雖微而並綠科擾何啻十倍方禾日陂塘灌溉之所不可秤民戶之錢學校道之地不可納無名之賦白於文公以廢寺租入畧相當代其輸人甚德之

王濟補龍溪主簿時調福建輸鶴翎為箭羽鶴非常有之物有司督責之急一羽至直數百

日纂三集

宦澤二十四

錢濟諭民取鷺翎代輸仍驛奏其事詔可其請仍令旁郡悉加濟所陳縣有陂塘數百頃先為里豪輸課而專其利濟悉取之引水以溉民田自是無亢旱之患

汪待舉守處州日部民有飲客者客醉臥空室中夜酒渴索漿不得乃取其花瓶水飲之次蚤啓戶客死矣其家訟於官待舉究舍中所存物惟瓶浸旱蓮而已試以飲死囚立死訟

乃白

齊之鸞為陝西僉事。經潼關。目擊晚禾無遺。民載道。偶見居民刈獲。喜而問之。荅曰。蓬也。有綿刺二種子。可為麵。饑民仰此而活者五年矣。見有以麵食者。取啖之。螿口涎腹。嘔逆移日。遂將小民困苦情狀。并取蓬子封題齋獻焉。

李秉總督邊備。時北敵以剽掠男婦易糧米。朝日纂三集 官澤二十五

議大口米一石。小口米五斗。敵不從。秉曰。是重物而輕人也。每口與米一石。總兵官以為礙例。秉曰。何忍使吾民赤子為敵人耶。專擅之咎。吾自任之。

閔世翔為安福令。邑人御史劉臺嘗糾江陵削籍。江陵啣之。授意巡按文致他事。謫戍繫道。賊臺赤貧不能輸。公至。歎曰。殺直臣。媚時相。可乎。力護持之。召臺怨家以贓反坐。一日與

同官他令各言治狀。公言一務寬和他令。曰。如此可謂豈弟君子。民之父母矣。若吾邑民俗刁頑。有一人撻落其指。不肯招實。安得不嚴治。公曰。如此不亦為樂。只君子民之父母乎。他令溫訕已。陰揭郡守不為動。

林之奇補校書郎。會朝廷策士。欲參用王安石三經之奇。力言安石三經率為新法地。晉人以王衍清談罪深桀紂。安石實似之。安可復

用其言耶。

曹彥約知甯德。陛辭言下情未通。橫斂未革。帝曰。其病安在。對曰。言官不及時政。下情安得通。京國苞苴。公行則州郡橫斂。無可疑者。帝深然之。後以循良課第一。

王罕知潭。聽訟務得人情。不加威罰。有狂婦數訴事。出言無章。前守每叱逐之。罕獨委曲徐問。乃妻某無子。夫死。妾有一子。遂逐婦而據

一家貲。屢訴不得直。因憤恚發狂。罕爲治妾而反其貲。婦卽愈。郡稱神明。

劉忠肅公自青社罷職。知黃州。又分司徒蘄州。語諸子曰。上用章丞相。吾勢當得罪。若章君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第恐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奈天下何。憂形於色。初無一言及遷謫也。

劉林州棲楚爲京兆。號令嚴明。人不敢犯。先是日纂三集 八 宦澤二十七

京城惡少屠沽商販多繫名諸軍。不遵府縣法。劉公皆窮治之。甚至有匿軍人名目。自稱百姓者。當時人人似頭上各有劉尹。不敢爲非。然公與屬吏言。未嘗傷氣。不比責一官。嘗謂府縣寮曰。諸公各自了本分公事。晴天美景。任意遊賞。勿致拘束。其又豁達如此。樂安城西廢井有毒蛇。氣所中。輒殺人。忽或時出道上。邀犬豕食之。市里驚奔。以爲神。蕭信

公至郡。蛇不敢出。公滿秩去。三日復出。爲患民。追公不可返。得其衣履。爲位設而拜之。蛇復不敢出。衆乃持弓矛往塞其井。覆以大石。就其旁立公祠祀之。

陳鋼爲黔陽令。縣南山間有三里厓。路狹甚。石堅不可鑿。辰沅諸路軍往戍靖州。夜每墮崖下。死鋼督郵兵積薪烈之。淬以醪。醎拓廣其路。丈許。外繚以索。行者不害。嘗行道過他縣。

日纂三集 八 宦澤二十八

境道有小兒黏雀爲婚。問知鋼名。兒相顧曰。公必惡我輩。戕物命。悉縱雀去。

李君奭爲醴泉令。爲政得人和。上按獵城西。漸入渭水。見父老數十人於村佛祠設齋。上問之。父老曰。醴泉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秩已滿。百姓借留。詣府乞未替。兼此祈佛力也。上默然還宮。於御展上大書君奭名。中書兩擬醴泉令。上皆抹去之。踰歲以懷

州刺史闕請用人。御筆曰：醴泉縣令李君直，可。中外莫測。後始聞其事。

段直為澤州長官。澤民多避兵未還者。直命籍其田廬於親戚隣人之戶。約曰：俟業主至。當歸之。逃民間而還者甚多。歸其田廬。使得安業。素無產者。則出粟賑之。為他郡所俘掠者。出財購之。暴露者收瘞之。未幾。澤為樂土。

許荆為桂陽太守。行春到耒陽縣。有蔣均者。兄

日纂三集 卷二十九

弟爭財互訟。荆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時彬人謝弘等不養父母。兄弟分析。因此皆還。供養者千餘人。

王志為宣城內史。清謹有恩惠。郡民張倪吳慶爭田。終年不決。志到官。父老相謂曰：王府君德政。吾曹乃有此爭。倪慶因相攜請罪。所訟地遂為閒田。後為東陽太守。獄有重囚十餘

人。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還。惟一人失期。獄司以為言。志曰：此自太守事明。且果自詣。獄辭以婦孕。吏民歎服之。

張詠守成都。時城中屯兵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訪鹽價素高。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鹽。未逾月。得米數十萬斛。軍中喜。曰：前所給米皆雜糠土。不可食。今一一精好。此翁真善幹國事者。詠聞而喜曰：吾今可行

日纂三集 卷三十

矣。民有訴主帥帳下卒恃勢嚇取民財者。其人絕城夜遁。詠差衙較往捕之。戒曰：爾生擒得則渾衣撲入井中。作逃走投井申來。是時群黨訕訕。聞自投井。故不復言。

吳悌初令宣城。門無私謁。一日以縣歲額輸于郡庫。官敲兌多索羨餘。郡守知弗禁。悌曰：已有郡守脫視。日尚無悌。日職立正視。故有公立邪視。故無郡守默然。召為御史。夏公當國

諸御史入私宅見之。夏公服宮錦。諸御史皆贊之。有褰裳而觀者。悌獨無言。夏公問吳子心何在。悌曰：候公衣事畢。當以政務請。衆默然。

陶魯丞新會方弱冠。廣右徭賊流劫。盡雷廉高肇以東之境。魯召父老於庭。誓曰：賊氣將吞吾城。若能率子弟從我。以死守城邑。保家族。乎。皆曰諾。乃築塞堡。與民守之。中立以捍東。

日纂三集

官譯三十一

西寇賊之衝。築輔城以衛厥城。浚外溝以衛厥輔城。布鐵蒺藜。植刺竹。以衛厥溝。人守其上。分殊死戰。別寨分兵相援。一邑之勢如腹心。相聯絡。賊至不得犯。父老咸曰：吾等保妻子。長子孫。皆陶丞之功也。

石曜爲黎陽守。刺史斛律武都退郡。令左右誣徵帛。曜手持一絹。謂武都曰：此老石機杼。聊以奉贈。此外須出吏人吏人之物。一毫不敢。

犯武都笑不責。

榮昆剛鯁。有局量。楊素薦爲華州刺史。素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昆繩以法。無所寬貸。昆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昆荅曰：奉法一心者。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言戲耳。

朱光霽初授重慶府通判。自奉清約。遇事有執持。一日監司發銀買簪。時方視篆。遂持銀入。

日纂三集

官譯三十二

白曰：通判自幼。但知讀書。未學造簪。監司怒且慙。而寢知綿州州多勢家。私役州民。光霽悉禁之。一日有稱尚書府家人。徵州夫栽田者。霽問曰：公田乎。私田乎。其人曰：雖私田。舊規也。乃揭律令示之。其人不悟。而索愈固。於是呼吏出罪囚。使領曰：此數百指。可爲栽田。用其人。日恐不可口。吾亦以爲不可聞者。哄然。

范純仁尹洛謝克莊自河陽來至中路秣馬歇
店中欲行以馬未盡芻少待見老翁負犴墻
下有人告曰黃犴為人所竊矣翁坐不向問
須臾再以失犴告翁容色自若徐曰爾亟求
必隣家戲藏爾謝以為有道者異而就問曰
爾家失犴再告而不顧何也翁笑曰范公居
此孰肯為盜已而犴果還謝歎息而去

唐侃守武定以鎮靜撫綏疲瘠時清軍伍一州
日纂三集 八 宣澤三十三

當解者三千餘人并婦告解長且萬二千人
矣侃曰武定戶纔三萬人若是空半州矣事
得寢 章帝梓宮葬承天道山東德州上官
哀課民間以供猶恐不給侃曰以半往足矣
至則昇一空棺內旁舍中諸闈牌校奴鞭撻
州縣宣言供帳不辦者死欲以恐嚇取錢同
事者並逃去侃獨不去急乃謂之曰吾與若
詣錢所受錢乃引之旁舍中指棺示之曰吾

已辦死來矣錢不可得也諸闈相視莫能難
而事辦諸逃者皆被罪而侃乃受旌所居官
率空橐以歸

滕元發知鄆州歲饑乞淮南米二十萬石為備
時淮南京東皆大饑元發召城中富民與約
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併及汝矣
吾得城外廢營地欲為席屋以待之民日諾
為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

日纂三集 八 宣澤三十四

地井竈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
樵婦女汲老者休民至如歸 上遣工部郎
中王右按視廬舍道巷引繩碁布肅然如營
陳右大驚圖上其事有詔褒美蓋活五萬人
云
當官處事務合人情忠恕遠道不遠未有捨此
二字而能有濟者前輩當官處事嘗思有恩
以及人而以方便為上如差科之行既不能

免則就其罰求所以便民省力者不使駭
重爲民害其益多矣

兖州府單縣田作者其婦餉之食畢而死翁姑
曰婦意也陳于官不勝篋楚婦遂誣服自是
久不雨許襄毅公進時宦山東曰獄其有冤
乎乃親歷其地出獄囚徧審之至餉婦乃曰
夫婦相守人之至願酖毒殺人計之最密者
也焉有自餉于田而投酖者哉遂詢其所饋

百集三集 八 宦歸三十五

飲食所繇道路婦曰魚湯米飯度自荆林無
他異也公乃買魚作飯投荆花於中試諸狗
疑無不立死者婦冤遂白即日大雨如注

王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時教士卒習戰
人皆可用契丹遣人來覘或請捕之德用曰
吾軍整而和彼得其實以告是服人之兵以
不戰也明日大閱於郊下令具糗糧聽吾鼓
視吾旗所向覘者歸告虜中謂漢兵將大至

和議益決

楊璇爲零陵太守時蒼梧桂陽賊相聚攻郡
賊衆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製馬車
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于車上繫布索于馬
尾又爲兵車箭弩剋期會戰乃令馬車
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然
馬驚奔突賊陣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群
盜駭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

百集三集

八 宦歸三十五

徐有功爲政不忍杖罰人民更相約曰犯徐叅
軍杖者衆必共斥之武后朝周興來俊臣輩
輒以周內窮詆受責朝野莫敢正言獨有功
數犯顏諫諍守正持平歷剖冤獄保全多人
薛季昶劾有功黨逆罪當棄市是日有功方
視事令史涕泣走告有功笑曰豈獨吾死而
諸人嘗不歿耶安步去后詰而責之曰公比
斷獄多失出何耶有功對曰失出人臣小過

好生陛下大德后默然悅凡三坐大辟終不
挫折將死晏然至市臨刑得免

李文節燕居錄云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莊

子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天下以無

事安靜為福曹參遵何約束慎毋擾獄市絳

灌諸公每事輒曰毋動為大耳呂蒙正言今

上封事議制置者每多惟在清靜以鎮之李

沆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中外條陳利害

日纂三集 官譯三十七

一切報罷以此報國此真老成之見

裴晉公為相大臣中有與公貧交約他日顯達

彼此引重者怪公不以輔相許公聞之笑曰

靈芝珊瑚皆希世之寶用於廣廈須杞梓樟

楠廬山瀑布狀如天漢若以溉良田激礮磴

功不若河之水某公德行文文章器度標準為

大臣儀表然長厚有餘心無機術傷於畏法

割割多疑前十八民質樸征賦未分地不過

數千里官不過數百員內無權倖外絕釘詐
畫地為獄人不敢入以諸染衣人不敢犯雖

云列郡建國侯伯分理當時國之大者不及

今之一縣易為匡濟今天下設官一萬人千

列郡三百五十四十六連帥八十萬甲兵禮

樂文物軒裳士流盛於前古才非王佐安敢

許人此真通達世故之言

夫嘗求其生猶失之死而況求其死也乃吏以

日纂三集 官譯三十八

察察博名吹毫求疵深文巧詆令必不得反

而一等脩潔之士又明見其無辜多遠嫌自

避以小民身家性命全我好脩之名即按臣

察大奸獨苟無則已非必欲克罪罟也乃羅

織僞備文致曖昧令元兇賄脫而愚民受誣

雖破產捐軀莫能自白彼平原自無者何人

乎

河北自五代末即算田鑄呂夷簡歎曰王道本

於農此何名哉。因表除之。朝廷推其法。它路自是農器無征。

情有可通。莫於舊有者。過裁抑。以生寡恩之怨。事在得已。莫於舊無者。妄增設。以開多事之門。

做上官的。只是要尊重。迎送欲遠。稱呼欲尊。拜跪欲恭。供具欲麗。酒席欲豐。騶從欲都。伺候欲謹。行部所至。萬人負累。千家愁苦。即使於

日纂三集 八 宦澤三十九

地方大有裨益。蒼生所損已多。及問其職業。舉是虛文。濫套。縱虎狼之吏胥。騷擾傳郵。重瑣尾之文移。督繩郡縣。括奇異之貨幣。交結要津。習圓軟之容詞。網羅聲譽。至民生疾苦。若聾瞽然。此之謂妖孽。豈不驟貴驟遷。然而顯負君恩。陰觸天怒。是生民之苦果。而子孫之禍因也。吾黨戒之。

我輩聽訟。凡覺有一毫怒意。切不可用刑。即稍

停片時。待心和氣平。從頭再問。未能治人之頑。先當平已之忿。嘗見世人。因怒其人。遂嚴刑以求洩已之忿。嗟嗟。傷彼父母之遺體。而泄吾一時之忿恨。欲子孫之昌盛得乎。

宋兩宮遠狩。洪皓奉使大金。黏罕迫與副使官偽齊。皓詞嚴不屈。流遞遞冷山。距虜二千餘里。苦寒。四月艸始生。八月而雪。土廬不滿百。皆陳王悟室聚落。悟室使誨其二子。或二年

日纂三集 八 宦澤四十

不給衣食。盛夏猶衣獬布。採薪他山。嘗久雪薪盡。至乞馬矢煨麵而食。所著詩文。皆憂國語也。悟室嘗得獻取蜀策。持以問公。公歷陳古事。梗之。悟室銳欲吞中國。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爾。公正詞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古豈有四十年用兵不止者。悟室怒曰。汝作和事官。却口硬。謂我不能殺汝耶。公曰。自今當死。顧大國無受殺。

行人之名此去蓮花梁三十里使之乘舟一人蕩諸水以墜淵為言可也悟室義而止後十五年始南還

元城論名相得大臣體者惟李沆李每謂人曰沆在政府無以補報國家但諸處有人上利害一切不行耳此大似失言然有深意且祖宗時經變多矣故所立法度極是穩便正如老醫看病極多故用藥不至孟浪殺人且其

日纂三集 八 官澤四十一

法度不無小害但其利多矣後人不知遂欲輕改此其害所以紛紛也

居官者職業是當然的每日做他不盡莫要認作假權勢是偶然的有日還他主者莫要認作真

寇準知歸州巴東縣每期會賦役不出符移唯其鄉里姓名揭縣門民莫敢後者嘗賦詩存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句時以為若得

用必濟大川手植雙栢於縣庭至今民以此甘棠謂之萊公栢

王曾謂后戚錢惟演曰漢之呂后唐之武氏皆非據大位其後子孫誅戮不得保首領公后之肺腑何不入白后萬一宮車不諱太子即位太后輔政豈不為劉氏之福乎若欲稱制以取疑於天下非惟為劉氏之禍恐亦延及公矣惟演大懼入白之其議遂止

日纂三集 八 官澤四十二

真宗既即位垂簾引見群臣呂端於殿下平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呼萬歲

英宗既自外來又方寢疾不豫人情向在太后韓琦慮宮中有不測者一日因對深以言動太后曰臣等又在外不得見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焯管太后亦未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公

卽曰太后焄管則衆人自焄管同列爲縮頸流汗旣而吳奎曰語不太過否公曰不得不如此

曹后初未還政韓魏公力引古以動之云前世母后更聰明者多莫不以固吝權位敗名德太后若脫然復辟則是千古所未有請閱書史一一可見太后曰自家何敢望賢人公察其意回矣卽連贊成之後數日批出云某日

日纂三集

八 宦澤四十三

更不御殿公亟令捲簾撤坐乃往白上上曰莫未否公曰已得親詔矣上遂釋然韓魏公曰琦平生仗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卽以死自處幸而不死皆偶成實天扶持非琦所能也

韓忠獻之守安陽人將鬪訟輒自止曰吾非畏汝愧見侍中耳郡幾無事

宋杜莘老嘗歎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

所畏姑言其次是欺其心不敬其君者也及任言責極言無隱取衆所指目者悉擊去之

曾公亮知鄭州郡多寇攘公至悉竄他境路不拾遺民外戶不閉至號公爲會開門嘗有使客亾橐中物移文求盜公諭以境內無盜必從者也索之果然

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留之爲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程明道察

日纂三集

八 宦澤四十四

其繇蓋旣畱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移具則困於餓已數日矣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程明道作縣於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嘗有愧於此龜山云觀其用心應是不倒錯決捷了人

治平四年程明道令晉城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保伍使患難相恤而奸偽無所容凡孤寡殘疾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旅出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為正其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為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數百人

日纂三集 六 官澤四十五

矣邑幾萬室三年間無強盜及鬪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其故曰吾嘗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

薦賢于朝與自己用人又自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故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器使若以賢薦于朝則評品一定便如白黑其間舍短

錄長之意若非明言誰復知之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砒硫芒硝皆有攻毒破壅之功但混于參苓薯木之間而進之養生之人萬一用之不精鮮有不悞者矣

世上沒箇好做的官雖抱關之吏也須夜行早起方為稱職纔說做官好便不是做好官的人

日纂三集 六 官澤四十六

昨非庵日纂三集水操卷之二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前

唐李白為虞城令官宅舊井水清而味苦下車

嘗之。莞爾笑曰我苦且清足符吾志遂汲不

改變為甘泉宋林孝澤居官所至以廉平稱

臨清漳一夕視事竟有持燭送至闌內者孝

澤曰此官燭也何可用之私室亟命持去

孫新擢元祐中第選教授不赴質性清介與黃

三集三集

水操

葆為太學舊遊後黃以御史出處州薪不肯

詣郡謁黃約以勸農日會於洞溪至期薪以

扁舟來會時有里胥欲賄黃將因薪納之先

俾家僮導意薪曰謹勿語使吾聞是入耳賊

趙彥彬貴溪令廉以律已嚴以御史而寬以恤

民嘗書座右曰俸薄儉常足官卑清自尊

趙達秦州人紹興中對策當宁擢第一忤秦檜

意外補帝問達安在除校書郎達單車赴闕

關吏迎合檜意搜達橐中僅書籍耳比檜卒

遷起居郎帝曰卿知之乎始終皆朕自擢檜

一語不及卿以此信卿不附權貴真天子門

生也

董士毅為蜀州守官十數年許僅一青布袍一

革靴赴任時諸子請曰大人志節兒輩能諒

一切生事不敢少覲第念大人年高蜀中多

美材後事可為計也公曰唯唯既致政歸諸

三集三集

水操

子迎之水次問以後事問公公曰吾聞之人

云杉不如栢也子曰大人今所具者栢耶公

莞爾曰吾茲載有栢子在種之可也

楊繼宗守嘉興有張氏父子號四凶為民患庭

戒不悛仍劫桐鄉庫緝收捕論死斯當路求

脫當路以無原告為解繼宗應聲曰請以朝

廷為失主楊某為原告當路語塞竟論死孔

御史行郡輒筆楚殺人宗面數之不從因揭

示通衢曰。孔御史杖殺人。役赴府報名。孔以齒之直入郡舍視臥。內蕭然。旅次孔慚謝。朝覲至京中。貴汪直欲一見。竟謝之。司禮張敏者。浙鎮守慶之兄。繼宗常窘束慶。敏為慶訴。上曰。此非不要錢。楊繼宗乎。敏皇懼頓首。時人比之包拯云。

于謙持身嚴介。位至公卿。先世室廬。盡畀其弟。惟市屋數間。以居。正室董氏卒。謙年未五十。

日纂三集

水標三

不再娶。居止朝房。畱一養子。自侍。嘗緣疾在告。與安舒良奉旨更番來視。見謙自奉簡樸。歎息以聞。特為計所費用。一切上方製之。至輟尚膳醢醬蔬菜之屬。為賜。駕幸萬歲山。伐竹為瀝。以和藥。尤言官嘗言。樞用過重。興安言。只說日夜與國家分憂。不要錢。不受官爵。不問家計。朝廷正要用人。似此樣的。可一個來換于某。眾官默而退。

侍郎楊時喬。李廷機。副都詹沂。皆以清節著。時除夕。上謂左右曰。此時廷臣受外覲。官書帕。開宴打鬧。惟楊李詹清寂可念。

庶吉士鄒智清。脩絕倫。因建言下詔獄。寫懷詩有曰。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真。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送紫宸。謫廣東吏目。辭朝詩有曰。盡批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孤忠萬死更何悲。

日纂三集

水標四

徐廷忠為烏程縣丞。一塵不染。出入敝衣。敝蓋。偶一日。室人徧請。輒笑曰。詰朝當有餉餽。至庭。若輩徐待之。屆期則歸安一尉。以墨雁法。上臺。知公廉明。特檄推鞠。蒲伏階下也。相傳為美談。

海忠介為南總憲。風猷肅然。與李敏肅公掌察事。秉公持正。權貴不少徇。一日因送表向三山門內。一孝廉家借坐。孝廉家屋極壯麗。輝

公清嚴聞其來盡撤廳事所陳什物索舊
荷數張待之人謂有楊綰令人減騶撤樂之
風初來蒞任止攜二竹筴舟泊上河人猶
不知常病延醫入視室中所御衾幃皆白布
蕭然不啻如寒生焉

李重為江右臬副去任日誓不將一物歸夫人
有耳環一雙任中置也公知之取投諸水歸
里歲餘偶見其僕臥內有朱油牀一具問是

日纂三集

水滸五

官下物大怒力命僕載返原任乃已家徒四
壁溧陽史氏延先生教其子歲學俸八十金
史念先生貧私以其俸為置子錢比歲暮進
之先生僅受八十金餘揮不入囊苗時返饋
公可耻美矣

邵清為鹽使者忤劉瑾被杖繫瑾誅起官至廣
西臬僉請告歸家貧無屋依外氏敝廬以居
督學使者林有孚慕公廉常造之坐談良久

竟不能具茗椀林歎息而去

馬遠公云李文節公廷機以清直為神宗特

簡家君屬門下士余赴試入燕家君寄余松

江布二疋羊毛筆二帖候之先生不受布止

受筆一帖明日反惠余卷資二兩次日拜謝

先生曰此乃俸金愧余素餐故分之贈公耳

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明

道先生一見呂微仲便曰宰相呂微仲須做

日纂三集

水滸六

只是這漢俗謝上蔡云為他有貴底相態便
是俗處王介甫在政事堂只喫魚羹飯因薦
兩人不行下殿便乞去云世間何處無魚羹
飯為他緣累輕便去住自在

後漢范丹嘗省姊病設食丹出門留錢而去姊

追送之里中芻蕘僮更相怒曰言汝清高豈

范史雲輩而云不盜我菜乎丹歎曰吾之微

志乃在僮豎之口不可不勉遂棄錢而去

忠宣在河工事竣餘費二千金。頌行藩臬舉為公。賤公令籍之府。及劉瑾矯制逮公獄。經汴二司擬以前金遺瑾。公曰：此寧能餓彼意第舉殘骸昇之耳。同難者謀行賄紆禍。公曰：寧操一身耳。如此免死累一生。且累子孫。後得免死。成肅州一叅將致餽。勅其使不受。曰：吾老惟一僕。日食不過數錢。若受此僕竊而逃。不將隻身陷此耶。尋同成鍾尚書橐貲果為

日纂三集

水滸七

僕竊去。噫。公處險難。其庶幾於坎之有孚。維心亨也哉。

羅一峰家居。偶留客飯。不知絕糧也。夫人乞隣得濕粟數升。旋炒旋脫。日已西矣。一峰曠然不以為意。

錢鶴灘請告。門生有守維揚者。遣使迎公。越期不赴。後始一至。諸大賈爭先迎謁。公曰：病夫來看廣陵濤。差有起色。并一問瓊花消息耳。

無心跨鶴也。遂潛歸。太守追之不得。

章拯楓山之任。官至司空。清操淳朴。與楓山等致政歸。有俸餘四五百金。楓山知之。大不樂。曰：汝此行做一場買賣。回大有生息。拯有慚色。

呂光洵按吳。有給事欲為富人居間。適陸粲在座。不果言。而別語所親曰：昨日陸公諄諄言地方利病。又勸其奏請蠲租。彼為公激昂吐

日纂三集

水滸八

辭。我乃懷私。噤不敢言。思之愧。遂却富人金。曰：吾為陸公所化矣。

蔣司空瑤守揚州。會武廟南巡。諸省騷動。凡乘輿供御及宦寺賂遺。莫可背算。公曰：備亦罪。不備亦罪。備則患及於民。不備則患止於身。乃僅鳩供應之具。不為妍悅。白衣青布袍束黃金帶。奔走周旋。江彬輩橫加折辱。不為動。一日。上捕得大鯉。謀所驚者。左右正欲中

公曰莫如揚知府宜上呼而屬之公歸括
女衣并首飾數事蒲伏進曰魚有值矣他無
所取惟妻女衣裝在焉臣死罪上熟視之
曰真酸子耶吾無須此亟持以歸
濫受信施釋法必膺冥報虛糜廩祿官箴寧貫
天刑是以古人風清萊國却夜餽之黃金浪
靜吳江載家來之白粲倘可守長鄭四壁莫
攜歸劉寵一錢

日集三集

米糶九

蘇瓊守清河六載不通餽餉有先達趙穎獻園
瓜瓊勉畱置梁上竟不剖食人聞受穎瓜競
獻新果至門知穎瓜猶在梁上相顧而去
孔奐守晉陵清白自勵妻子不入衙齋得俸卽
分贍孤寡富人殷綺見其儉素饋以糴孔奐
謝曰百姓未周豈容獨享溫飽
戴璘洪武間令新昌公廉平恕民有訟不決者
或騎驢或乘小肩輿親至其處與之斷分袖

懷數餅食以克饑持小瓢酌溪流飲之民獻
茶湯不受退暇召生徒講理學吏讀律令令
役夫開圃種菜一日兩食菜粥而已在任九
年去之日行李蕭然百姓哀戀擁道

褚瑤爲烏傷令罷去單船而歸故人太子中庶
子羊道乞土宜瑤乃抽船上竹一竿與之日
東南之美惟竹箭最直而有節幸堪歲寒羊
道密令人視之舟中惟竹笠一枚蓆席數領

日集三集

米糶十

遂啓用瑤爲昭信中郎

張莊簡悅在憲孝兩朝聲望甚重孝廟
深知之爲吏部侍郎時嘗缺尚書孝廟意
欲用之中官揣知上意卽差人來言爺爺
要你做天官我知張侍郎是清官與人沒往
來然手帕亦須送我們一對在爺爺面前
好說話莊簡不往中官又差人來言張侍郎
既無人事帖子亦送我們一箇竟不往

曹時中公入城必令二人操小舟身自持舵其
或祭祀則親操蘋藻久之舟壞公嘗徒步往
來太守吳公鉞送以舟署曰采蘋恐公不納
乃令士大夫題詠成帙而後致之公重守雅
意惟採拾事宗廟則駕否則寧閣也

濠上父老嘗言里有汪姓家固貧落而邑奸胥
賦以大繇張謝兩尚書憫焉曰無令吾里中
有貧而繇者官聞而罷之汪感兩尚書德甚

日纂三集

水滸十一

厚操豚蹄菓酒為謝私謀於家人曰一豚蹄
酒菓耳而謝兩尚書令先一受者則次難更
辦矣南張尚書悅介絕交際蓋先以往遂往
莊簡公公辭焉曰吾第謂吾里不當有貧而
繇者奈何言報也色甚峻已往謝莊懿公參
公曰為邑賦從不平公言之耳不當爾謝
然而餽我既辦矣夫田家豈堪虛此供具哉
吾當受出金一兩酬之至今里中謂兩尚書

一潔而有守一和而善郵人也

葉宗行令錢塘按察使周新風采嚴重尤重之
嘗候宗行出潛至其舍視室中無長物惟笠
澤銀魚乾一裹新歎息攜少許而去明日召
以食曰此君家物也飲之至醉出三品儀仗
導之歸宗行辭不許曰此位可至奚辭焉時
呼錢塘一葉清

日纂三集

水滸十二

程顯知扶溝縣內侍王中正按閱保甲權焰震
灼鄰邑競侈供帳悅之主吏來請顯曰吾邑
貧獨有令故青帳可用耳中正亦知顯廉正
數往來境上竟不入

孟宗嘗為光祿與朝士會有強之酒者飲一杯
便吐半是麥飯上聞歎息曰清德如此耶
李勉嶺南節度使以廉謹率屬門杜私交赴召
入舟盡搜家人所畜投之江中曰毋令吳隱
之笑我

嚴宗爲上高簿受代。漕使以試官缺，畱宗校文。寓蕭寺，有富家子，因寺僧致懇，許以五十萬。宗笑曰：「請其人面議之。」翌蚤來謁，叱之曰：「三歲大比，公卿繇此而出。汝輩不潛心力學，乃欲以賄進乎？」其人慙退。宗卽日辭漕使行。范宣丹之後，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爲改室。宣固辭。韓豫章遺絹百匹，不受，減至一匹，亦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授范。

一集三集

水滸十三

云人可使婦無穉耶。范笑而受之。

劉元公當宣和間，梁師成貴震一時，因吏吳可自京書抵公，欲鈎致大用。可至三日，方敢出書。且道所以來意，大槩以諸孫未仕爲言。動公公謝曰：「若爲子孫計，則不至是矣。吾廢斥幾三十年，未嘗一點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爲元祐全人，不可破戒。還書不答。」

真西山論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

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余謂百姓有此色，正緣士夫不知此味。若自一命至公卿，皆得咬菜根之人，則必知職分所在，百姓何愁菜色。

隆慶中，嘉善令許鑑廉介剛直，來任止攜一子一僕。冬月其子畏寒，乞公從外索炭。公命庫中取一木棍與之，曰：「踏此旋轉，足自溫矣。」歲除，子從外索火炮。公曰：「振竹於門，亦自響也。」入覲，旣渡河，度囊中貲不任乘輿，竟騎一驢而去。

日纂三集

水滸十四

海瑞以南京都御史卒於官，僉都王用汲入視葛幃，故簾有寒士所不堪者，歎息泣下。啓其篋，僅十餘金。士大夫醵金爲殮具，士民哭之。罷市者數日，喪出江上，簞食壺漿之，祭數百里不絕。蘇人朱良作詩弔之，曰：「批鱗直奪比干心，苦節還同孤竹清。龍隱海天雲萬里，鶴歸華表月三更。蕭條棺外無餘物，冷落靈前

有菜羹說與傍人渾不信山人親見淚如
先是京師解一水妖神來就公訊曰神在御
園為祟上歷舉諸大臣名皆不懼惟云送
南京海瑞處則無聲

楊繼宗知嘉郡有園卒饋熟彘首夫人受之繼
宗歸而食之問所自夫人以告繼宗大悔聲
鼓集寮吏告曰繼宗不能律家使妻納賄陷
其身不義因吞阜莢丸出之即日遣妻子歸

日纂三集

水滸十五

鎮守太監至告曰此地民貧不能供公之一
日地方無事有則知府當之不以累公也
兩廣流賊亂廣東副使毛吉殺賊戰歿初吉出
軍時給官銀千兩克軍餉委官徐文司之已
費及半文憫吉歿無歸以所餘銀密授其僕
俾為喪具是夜僕婦忽出中堂據正席坐舉
止如吉狀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舉家驚惶
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吉受國恩不幸歿

於賊固無餘憾但徐文所遺官銀已付我家
我負汗辱于地下矣願亟還官毋汗我言畢
忽仆地少頃婦甦

陳選督學山東清介絕俗會倖闖汪直巡郡國
都御史以下咸匍匐拜謁選獨長揖直怒曰
爾何官敢爾選曰提學直愈怒曰即提學寧
尊於都御史耶選曰提學固非御史比但宗
主斯文為世表率不可屈節直見選詞氣抗

日纂三集

水滸十六

厲而諸生群集署外不可犯遂改容曰先生
無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選徐步而去
顧憲副耐菴公訥風裁整峻不肯假借人居東
門外茅屋三楹一楹以居子舍一楹作臥室
中一楹則以延賓客而已郡邑有司廉而賢
者來則耐承冠迎之坐談不倦其居官無稱
者來謁則據牀擁被坐聽其自至臥室但曰
老夫抱病不得送迎謁者慙而去

沈東老爲閩中海道一鎮守中官得危疾分餘
貲遺三司公獨不受巡臺簡公移文凡有通
番船每隻應索稅百兩公曰得無攫金於海
耶吾司風紀何以訓也簡銜之劾公有守而
無才改黔臬半挑行李就道中有錫壺一把
公於途見之曰此閩物也卽令投諸水

張太守約齋公絃陸文裕公師也後文裕一科
第進士厭邑中浮靡去邑北數里居焉多種

日暮三集

水滸十七

木綿花躬自鋤收初任建昌守建昌人來迎
公適在田間守居何所公指示之潛歸從後
門入冠帶出見其人觀新太守貌卽田中叟
也

有直指具書幣遣一生謁周北野莫覓其居遍
訪始得北城濠畔矮屋數椽疎籬艸樹應門
寂然謁者揚聲叩戶遙見籬落間一老人角
巾拱立摘笠徐整衣而出謁之卽北野先生

也

嘉靖中華亭徐君爲大宗伯其同邑孫公承恩
亦以大宗伯掌詹二公對巷而居徐公賓客
甚盛延接不暇孫公生平寡交退食閉門深
臥而已一日著一布袍負暄讀書其僕竊語
曰同爲尚書他家車馬盈門相公第中鬼亦
不至我曹何望孫公聞之呼其僕曰任爾等
他往畱我一人在此教鬼負去其廉靜如此

日暮三集

水滸十八

名韁未斷羸得牛馬走憊形利鈞拋開免爲豚
犬兒益過

康齋先生隆冬夜寒腹以凍疼取夏布幘加於
其上無一怨心一峰先生著新衣遇道上矧
人脫以掩之古人用心大率如此

阮長之宋文帝時爲武昌太守後遷臨海太守
在官嘗攤敗絮時郡田祿以芒種爲斷此前
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長之去武昌

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前一日辭印綬初發親故或以器物贈別得便緘錄後歸悉以還之

任昉為義興太守歲荒產子者不舉昉嚴其制罪同殺人孕者供其貲費濟者千室及被代登舟止有絹七疋米五石至都無衣鎮軍將軍沈約遺裙衫迎之後為新安太守不事邊幅卒然曳杖徒行邑郭通詞訟者就路決焉

日纂三集 水滸廿九

為政清省卒于官無以為殮遺言不許以新安一物還都雜木為棺完衣為殮闔境痛惜李文節燕居錄云縉紳不苟求猶人不為丐耳不足為高不苟取猶人不為盜耳不足為廉不求多鄉人猶人不為暴耳不足為德

海忠介公由鄉科歷主政敷陳切直廷杖幾死穆廟登極擢巡撫江南戎衣練兵不用八昇四掖且多乘馬尋嘗讀牒州紙可書不

計過幅也民寃赴愬沿途可鳴不立崖岸也家僅麤布短袖能藝業者工作不能者種粒不坐食也自奉止蔬菽經旬畧用魚腥公服外無綺縠節侈用嚴郵驛革餽遺送迎轉大中丞主僕二人到任冠服不備躬詣肆中市買人無識者至蒞任衆始知之

世人只為體面二字百事勉強身心為之罷勞名行為之墮裂試問供張應付費從何來饒

日纂三集 水滸二十

者既置贏餘乏者遂虧產業若作官則竊帑藏股閭閻居鄉事居間恣瀆微護惜小體面傷大體面而不顧豈不大錯

李文節致政歸卒之日所遺官棗僅四十四金語林夫人曰以二十金治木以二十四金治喪夫人唯唯惟謹時泉州守蔡公公所舉士也覓上次二副杉枋以備夫人選用林夫人致謝曰治未治喪太師原有成命侯豈不知

太師生平平往復再四夫人終執前議蔡公
曰昔門人欲厚莖顏淵夫子不能禁豈某麾
守茲土而敢以儉薄待吾師乎夫人鑒其意
肥篤因俞其次者夫人生於永春之名族乃
翁生而奇之嘗走郡城訪知友許東溪爲覓
快婿東溪卽以文節對時文節公年十四東
溪遂爲訂盟翁素喜蓄書琴古玩東溪戲
云吾今以活寶授汝越日而前輩黃徐山先

日纂三集

水滸二十一

生急欲以女壻公聞已聘林乃大惋惜不意
極品夫人乃在桃源山中與文節公砥礪清
苦窮達始終若一可以觀刑于之風矣公在
政府時武林爲八閩孔道從未見有李閣下
一行李童僕戒途者公之清能行於妻奴如
此豈非千古一人哉
取不義之財以供不肖妻兒妄費取不義之財
以克權賢苞苴取不義之財以齎設徽福皆

謬用其心者也

張詠寢室中無侍婢服玩之物間如也李旼嘗
侍坐庶下因謂公寢禪室不如公晒曰吾不
爲輕肥爲官以至此吾往年及第後以詩寄
傅霖逸人云前來失脚下漁磯苦戀明時未
得歸寄與巢由莫相笑此心不是愛輕肥
今日之言也

周茂叔宰南昌嘗得疾更一晝夜始甦友人潘
日纂三集

水滸二十二

興嗣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數
百
呂汲公以百緡遺伊川伊川辭之時族兄子公
孫在旁謂伊川曰勿爲已甚姑受之伊川曰
公之所以遺願者以願貧也公爲宰相能進
天下之賢隨材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也何
獨願貧也天下貧者亦衆矣公卽固多恐公
不能周也

昨非菴日纂三集種德卷之三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

趙康靖公厚德長者。未嘗言人短。與歐陽文

忠公同知制誥。後亦同秉政。及文忠公被謗。

康靖密申辨。理至欲納平生誥勅。而保之。而

文忠不知也。

林積循州判官。嘗覆大獄。多平反。忤部使者意。

使者初欲薦積。因是已之積。笑曰。失一薦劄。

而活五十餘人。吾復何憾。

錢蔚章初貶江州。李宗閔楊汝士令蔚章以段

文昌李紳私書進呈。上必開悟。蔚章曰。苟無

愧心得喪一致。修身慎行。安可以私書相証

耶。即令子弟焚去。

趙隣幾舍人子來之。有文名。以職事死。塞下家

極貧。三女皆幼。無田以養。無宅以居。僕趙延

嗣者。竭力營衣食。以給之。十餘年。三女皆長。

延嗣未嘗見其面。一日至京師。訪舍人之舊。

謀嫁三女。見李翰林白。楊侍郎微之。發聲大

哭。具道所以。二公驚謝曰。吾徒被儒衣冠。具

與舍人友。而不能卹舍人之孤。不逮汝遠矣。

即迎三女。京師求良士嫁之。延嗣乃去。

周仁築築一室。纔落成。友人楊公道與疾。至門

曰。願假君新宅。以死。先生讓正。寢居之。妻子

有難色。先生弗顧。未幾楊死。箱財二十有八。

莫適主者。楊之弟請求分財。先生曰。若兄寄

死于我。意固在是。喪事之費。悉自己出。終不

利其一毫。對衆封籍。自平陽呼其子來。悉付

與之。

嚴鎮潛心醫術。多起人危疾。不受謝。好義樂施。

人求療者。即捨藥與之。如遇貧人。加銀五分。

施之。以為粥餌之費。

屠應峻存心仁厚。鄰人負其子孟玄銀。以屋基

及小瑩立契償之子長者不肯受告鄰人曰
汝欲賣房墳吾當另酬直前銀送汝也鄰人
感其高誼以實訴云吾房實只值若干前因
推債故多寫耳孟玄益高其誼復曰汝不讀
書尚知理義不欲虛受吾直况吾讀書識字
肯見利忘義減汝之直乎固與之鄰人感激
及竣歸鄰人訴其子之厚德且叙感激之衷
竣驚曰爾房已賣今何居曰移某所竣呼其

三集三集 八種德三

子取前契還之且為築其墳墓戒家人曰世
世毋相犯也今其墳尚在居傍無恙

汪少宰閒齋語曰人家富貴如牡丹花今春開
盛要當培植為來春膏液恐為凋謝之漸

明董朴叅江藩時子士毅為舉人家食遣僕候
公宦邸公召至榻前問舉人居何為僕對
云里中比年大侵餓殍塞途舉人日募工瘞
群醫幾千計矣公惻然又問曰舉人故實甚

募工費何能辦日每一殍計工費穀若干計
皆貸於族叔某也公曰是義當為者因還書
勉之云凡義所當為者闢然默而行之更勿
以章示人若微有取名意則淺陋甚矣

永樂中有孫鄰者業商舟泊襄江見楹間繫一
囊解之得金釵二鄰因留坐待之薄暮一女
奴號哭而至鄰驗實償之女詰其姓氏不對
女曰願失身以報君鄰亟馳去及抵南陽獲

三集三集 八種德四

利數倍而歸偕數客舟復過其處女適澣衣
江澣識鄰貌語言款洽而去餘舟先行者遇
颶風悉覆鄰獨得不死

宋樂京為布衣時鄉里稱其行義事母至孝妻
張氏家絕挾女弟自隨京未嘗見其面妻死
京寢食於外為擇婿嫁之

貧富無定勢產業無定主凡人賣產非得已者
為富不仁之人邀其急而陽拒陰鈎之以扼

其價既成契姑還直之半延引累日或以物高價補償而賣主所得零微隨即耗散向之准擬以了此事者今不復辨矣而又往來跋涉費居其半富家方自喜以為善謀不知天道好還近則及身而獲報遠亦不宥其子孫矣

劉翊舞陰人張季禮遠赴師喪遇寒冰車毀委頓道路翊即以車與之不告姓氏季禮意其為子相也後造謝還所借車翊杜門不納自陳留守罷歸見一士人病亡途次翊以馬易棺脫衣治斂又逢故人困乏遂殺所駕牛以濟其急從者止之翊曰視難不救非志士也竟徙步枵腹而歸

孝豐吳珏南山君之父也一日自外過其別墅望見栗園中有人正在樹偷栗亟勒馬轉迂路三四里抵家語其故且曰設我過而彼見

之必倉皇墜地非死則重傷矣恣其所取我能幾何耶

傅堯俞知徐州前守侵軍餉堯俞代償之未足罷去堯俞竟亦不辯司馬光謂邵雍曰清直勇人所難兼吾於欽之見矣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以難耳

人有患難不能濟困苦不能訴貧乏不能存而其人朴訥懷愧不能自言於人者吾雖無餘亦當隨力周助若其人本非窮乏而以下謁為業挾揮啞佞之術遍投富貴之門于謁州縣有所得則為己能無所得則為讐怨當以不恤不顧待之不必割吾之不敢用以資彼之浪用耳

子胥奔吳得江上丈人渡解劍酬之不受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爵執珪金千鎰吾尚不取何用劍為員命其勿露遂覆舟而死員至吳

151182 冊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每食輒祭日名可得聞而不可得見者江上丈人乎。

羅惟德任寧國時一日謁劉寅喜動顏色曰今日一大愉快事寅問何事曰近貧宗有十數人以饑荒遠來乞周比積俸餘施散殆盡家大人以下及諸眷屬無一阻撓我者爲是粲然耳。

范忠宣公知太原府河東士狹民衆惜地不葬

日纂三集 八種德七

其先公遣屬僚收無主燼骨別男女異穴以葬又檄一路諸郡皆倣此葬以萬數計刻石以記歲月。

鎮江靳翁踰五十無子訓蒙於金壇其夫人驚釵梳買隣女爲侍妾翁以冬至歸家夫人置酒於房以隣女侍告翁曰吾老不能生育此女頗良買爲妾或可延靳門之嗣翁頰赤俛首夫人謂已在而翁報也遂出而反扃其戶

乃翁繼起戶已閉遂踰窓而出告夫人曰汝用心良厚不特我感汝我祖考亦感汝矣。此女幼時吾嘗提抱之恒願其嫁而得所。吾老又病多不可以辱遂謁隣而還其女踰年夫人自受姪生貴十七歲發解明年登第爲賢宰相。

張連倡亂書生汪一清被執中一婦人乃清友人妻也因給賊曰此吾妹也勿污之以待贖。

日纂三集 八種德八

否則吾與妹俱碎首於此賊信之金置一室相對月餘讀詩終不亂。

山陰金輅號仰軒精保嬰術以濟世終其身不計財利不避寒暑不先富後貧凡求治者卽急赴之越俗醫家多出入肩輿輅年八十猶步行曰吾欲使貧家子稍受此半鏹惠耳遇有危症貧不能服參者竟自備密投劑中且終不使知之所活者無計一日入市見有鬻

妻以償官錢者卽如數代償之令完好如初
後輅享年八十有七夢金童玉女迎之逝異
香滿室後代簪纓隆起

周必大字洪道廬陵人紹興中監安府和劑局
局門內失火延燒民家逮吏論死未報必大
問寺吏曰假設火自官致當得何罪吏曰當
除籍爲民必大遂自誣伏坐失官吏得免死
必大歸刻苦讀書中博學宏詞科歷官至宰

日纂三集 八種德九

相封益國公

家富不施仁義豈非空入寶山才高惟習綺靡
大是暴殄天物

顧方竹冬夜起庭中見樹上棲一人呵問之其
人懼而墜地乃鄰家子也慰撫之曰爾雖貧
奈何爲此質明來當有以濟爾胡日密與其
人錢粟終不爲人言後病易箒時呼子侄戒
之曰人不勤苦自立一旦饑寒迫身斯爲所

不可爲者有矣如吾所遇鄰家子是也
其事微其姓名不答曰爾輩第識爲戒何用
知若人

馮猶龍有言天下無窮不肖事皆從捨不得錢
而起天下無窮好事皆從捨得錢而做自古
無捨不得錢之好人也吳之魯肅唐之于頤
宋之范仲淹都是肯大開手者

李疑居南京通濟門外貧甚然獨好周人急
目纂三集 十種德十

子廉械逮至京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納妻
卧草中以號疑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
以室廬自隨哉儻爲風雨所感將母子俱死
吾寧舍而受禍何忍死其子母俾婦邀以歸
產一男子疑命婦事之惟謹踰月辭去不取
其報

豫章大稔新建縣一民鄉居窘甚家止存一水
桶售銀三分計無復之乃以二分銀買米

分銀買信將與妻孥共一飽食而死炊方熟會里長至門索丁銀里長遠來而饑欲一飯而去辭以無入厨見飯責其欺民搖手曰此非君所食流涕而告以故里長亟傾其飯而埋之曰若何遽至此吾家尚有五斗穀隨我去負歸可延數日民感其意而隨之得穀以歸出之則有五十金在焉民駭曰此必里長所積償官者誤置其中渠救我死我安忍殺

日纂三集

種德十一

之遠持銀至里長所還之里長曰吾貧人安得此銀此殆天以賜若者其人固不肯持去久之乃各分其半兩家皆得饒裕

劉千戶蒼務行長厚僚佐有支軍糧誤浮本數當抵法公適不與乃自補署文案事白人異其故公曰某素謹且吾兒方稱奉法吏人信爲誤若諸君何以自白又嘗得遺牒於途乃遠方人入糧戶部所給者公往候其處三月

一人號頓至且曰某家坐此死獄者五六人矣復失奈何公驗實還之其人出金帛謝不受子麟官尚書

韓魏公合族百口衣食均等無所異嫁孤女十餘人養育諸侄比如已子所得恩例先及旁族及終子有褐衣未命者故舊之子孫寒窶無所托而依以爲生者常十數家

邵伯溫曰富鄭公使虜功甚偉而每不自以爲

日纂三集

種德十二

功至知青州活饑民五十餘萬則每自言之曰過於作中書二十四考矣

范文正公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士大夫莫敢往別王待制質獨扶病餞於國門大臣責之曰君長者何自陷朋黨王曰范公天下賢者質何敢望之若得爲其黨人公之賜厚矣聞者爲之縮舌

王晉公祐以知制誥使魏州太祖許以還與王

溥相職魏州節度使符彥卿有飛語聞於上公往別太宗於晉邸太宗却左右欲與之語公徑趨出公至魏得彥卿家僮一人挾勢恣橫以便宜決詔而已及還朝太宗問曰汝敢保符彥卿無異意乎祐曰臣與符彥卿家各百口願以臣之家保符彥卿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致享國不長願陛下以為戒帝怒其語直貶華州安置赴時親賓送都

日纂三集

八種德十三

門外謂公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公笑曰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也公素知其必貴手指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

有徽商過九江見江干有舟被劫商泊而救焉內有孝廉七人各給以衣食且贈路資以去初不問七人為誰明歲癸未登第六人其一為蒲田方萬策久之萬策分巡嘉湖屠憲副

冲陽讎之其時商以資盡自鬻于屠為奴矣方公見其侍讎駭之呼至几前細審來歷因曰爾曾記八年前活數人否商云某已忘之良久乃云曾在九江救失盜者方公出席長跪曰我恩兒也七人之中我與焉即告屠贖至公解款月餘贈數百金又東同難者贈之商某大富仍歸於徽

日纂三集

八種德十四

聞人倣安易之曾孫也家資百萬名園甲第有半州之號輕財好施周人艱厄間行閭里具知貧乏者輒實金交鈔于索遇夜戶隙投入其家得之以為天賜及知而詣謝則佯為不知中年未有子有相者謂倣領後有黑子十一必當得子後果得子如黑子之數

御史柳彥輝貸陸坦銀五十兩不立券獨柳子仲益知之後彥輝卒仲益戍遼陽數年赦還貧甚絲積粒聚得銀五十兩拜坦墓納還金

坦子以無券辭仲益曰若雖不知吾實知之
吾翁與若翁知之吾弗償異日何面目見兩
翁于地下也

吳文定在吏部以喪歸過西偏一曲諸媼姬奔
避公語騶從曰彼亦貧迫不得已耳吾既不
能濟而革之安可沮其糊口計耶回車迂行
戒勿行此

蜀劉翁業屨夜有盜入翁曰有米十餘升君可

日纂三集

種德十五

取去肯留一升旦日餉二子幸矣後盜遇翁
問曰公曾被盜乎曰無也曰取公米公曰留
一升有之乎曰無也曰盜即我也公盛德若
此忍取公米乎悉還之翁曰實無是事敢受
君米卒却之

麻城劉莊襄贈翁仲倫家貧初婚之夕有偷兒
入室起視乃素識者公曰乃汝耶即檢夫人
首飾數件與之命速去許以不言垂老夫人

問為誰公曰業已許不言奈何問及

吳廷舉平生篤友誼遊太學時南城羅玘年四
十以資貢公與之交會玘病痢從者亦死公
為煮粥餉之負之登厠一晝夜十數返不為
勞玘語人曰玘四十年前生我者父母四十
年後生我者吳公也

凡人施恩於不報之地便是積陰德以遺子孫
使人敢怨而不敢言便是損陰德處隨事皆

日纂三集

種德十六

然當官尤甚

富弼被謗出知青州河朔大水饑民流東京擇
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萬斛益以
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
處其人以便薪水其官吏皆書其勞約為奏
請使他日得受賞於朝率五日以酒肉勞之
流民死者為大塚葬之謂之叢塚有勸弼非
所以處疑弼謗禍恐不測弼曰吾豈以一身

一易此六七十萬人之命哉卒行之愈力

孫泰有古賢之風泰妻即姨之女也先是姨老

以二女為託曰其長幼損一目汝可娶其女

弟姨卒泰娶其姊或詰之泰曰其人有廢疾

非泰何適嘗于都市遇鐵燈臺買之既磨洗

銀也泰往還之中和中將家于義興置一別

墅用錢二百緡既半授之矣泰遊吳興郡居

兩月回復以餘資授之俾其人他徙於時觀

日纂三集 八種德十七

一老嫗長慟數聲泰驚詰之嫗曰老婦嘗逮

事吾姑於此子孫不肖今為他人有故悲耳

泰憮然久之因給曰吾適得京書已別除官

固不可駐此也所居見命爾子掌之言訖而

去不復返矣

孔融與王修友修聞融有難夜往奔融融初謂

左右曰能冒難來惟王修耳言訖而修果至

王修游學南陽止張奉舍奉舉家得疾病至

一戚無相視者修親隱恤之直俟其病愈乃去

楊榮從 文皇北征與胡廣金純金幼孜迷失

道入窮谷中幼孜墮馬胡金二公不顧而去

公下馬為整鞍轡不數步幼孜復墮馬鞍盡

裂公即以所乘馬讓之自乘驛馬從夜至旦

不勝其疲翼日謁上幼孜備奏 上嘉公之

義公謝曰僚友之分誼所宜然 上曰廣純

獨非友也乃不顧而去也

日纂三集 八種德十六

包孝肅公尹京時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寄我

者死矣予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

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

讓久之呂榮公聞之曰世人喜言無好人三

字者可謂自賊者矣

羅道琮貞觀末徙嶺南同徙一友人死荆襄間

臨歿泣曰人生有死我獨委骨異壤乎道琮

曰我若得還不使若獨留瘞路左去歲餘遇

救歸方霖。涼失殞處。道琮慟。諸野沸。忽起。道中道琮曰。屍在可再沸。水復沸。乃得屍還。中路宿旅店。彷彿見友。謝曰。君德生。死不易。名位將不止此也。尋擢明經。知名當世。

吳粲仕吳。爲曲阿長。同呂範拒魏。將於河口。值大風。諸船纒絕。軍多溺水。攀粲舟請援。左右謂舟重必敗。粲曰。敗則俱死耳。奈何棄之。所活甚衆。

日纂三集

種德十九

陳重舉孝廉。有同舍郎負子母錢數十萬。債主日逼。重密爲償之。郎後覺。造謝重曰。非我也。或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

范文正公知越州時。有屬官孫居中卒於官。子幼家貧。助以俸錢百緡。且具舟遣牙較送之。歸仍作詩曰。十口相依泛巨川。來時煖熱去淒然。關津不用詢名氏。此是孤兒寡婦船。陸那出知嘗德。以才調武昌。尋徙岳州。先有巨

木飄入郡界。前守不知爲皇木。送侍郎方銳起坊。督木使者誤論。邛邛不辯。人或諷之。奏白邛曰。三公皆賢者。奏則彼將得罪。吾負罪以歸可也。久之得白。以一默而全三賢。陸公之盛德至矣。

高智周舉進士。累補費縣。念丞尉俸薄。以已所入均分之。政化大行。

石臯守定州唐縣。兇惡謀爲亂。書其縣人姓名

日纂三集

種德二十

於籍。無慮數千人。其黨持籍詣州發之。臯主鞠治。是時冬月。臯抱籍上廳事。佯爲頓仆。覆其籍。爐火中盡焚之。不可復得其姓名。止坐爲首者。餘皆盡釋。

劉葵所至多善政。其知處州也。會江西饑。歉民多棄子於道上。葵揭榜通衢。召人收養。日給廣惠倉米二升。每日一次抱至官看視。又推行之縣鎮。細民利二升之給。皆爲字養。故一

境間子無天闕者

王致遠知慈谿縣嘉熙庚子浙東大饑死於
丘致遠請邑賢士大夫分僧寺置局為粥以
食饑者始日食千人既而隣民全至日至八
千人已俸不足復詣臺借助勸巨室出米以
續之迨麥熟始罷尋置居養院給薪米以處
老弱之無歸者置慈幼院厚乳哺以活嬰孩
之委棄者病與醫藥死為殮埋山谷窮民感

日纂三集

種德二十一

思流涕稱為玉佛

蔣給事性中第進士告歸有司舉故事為立表
於門時罌竇湖病涉久公曰榮吾家曷若以
利吾鄉乎即移所費為石梁於湖上往來便
之

友山居士張璞字廷采自京南還有同舟者兄
弟二人兄病亟且無所給衆欲置之斫居士
諍曰置於斫即死遂給其費而調之將分途

其弟慟哭分必歿居士復與僦舟又探白金
佐之行但曰溫州人竟不告名姓而去

趙軌原州司馬嘗夜行從騎逸入田中暴人禾
乃駐馬待旦訪禾主酬直而去

魏陳元方東郡賣小宅家人將就直矣元方曰
此宅甚好但無出水處買者固辭不買北齊
皇甫亮所居宅洿下標榜賣之買者問故亮
答宅中水淹不泄雨即流入牀下宅終不售

日纂三集

種德二十二

司馬光令老兵賣所乘馬云此馬夏來有肺
疾若售者先語之老兵笑其拙遂蕭韓家奴
始仕家有一牛不任驅策其奴得善價鬻之
韓家奴曰利已誤人非吾所欲乃歸直取牛
趙清獻公嫁兄弟之女以十數皆如已女在官
為人嫁孤女二十餘人居鄉葬暴骨及貧無
以殮且葬者施棺給薪不知其數

蔡文忠公通判維州民有告某刻偽稅印為奸

稅已逾十年。連蔓至數百人。公歎曰。盡利於民。使無所逃。是上之過也。爲緩其獄。得減死者十餘人。餘皆釋不問。

吉水羅雙泉循。上計春官。以其囊中屬褐。同舍生內不自安。物色其竊去者。給循訪之。比入坐。故探其囊。出屬褐示循曰。是不類君物耶。循趨而出。慰其人曰。物偶相類。生醉語耳。歸語生日。我失褐。初無所損。彼得惡聲。尚能爲

日纂三集

種德二十三

士人耶。生始謝不能及。後生子羅念菴。大魁天下。

密雲有富翁。一子數歲。失去。求之勿得。翁念殊切。值天暑。數人歇涼於其門。坐久。竟去。翁見門後一黃袋。盛銀數錠。翁俟其還。少頃一人號泣曰。我津衛解邊餉者。適與同伴。借此歇涼。解袋置後門。快行忘取。倘長者收得。願與均分。翁驗還之。其人拜謝。且懇所以報德。翁

俛首久之。曰。老拙久失一子。此行但覓清秀孩童一二。賜我足矣。其人銘刻而去。事畢。回至途。見人攜小兒。請鬻。其人計翁恩厚。遂買聯騎。送到翁門下。馬兒遂竟入室。中舉家號泣。始知鬻兒。卽翁子也。翁大喜。復厚贈其人。善爲至寶。一生用之不盡。心作良田。百世耕之。有餘。

日纂三集

種德二十四

沈惟馨博學。老而奇窮。數至錢鶴灘家。隨所須。給之。無倦色。一日。鶴灘北上。將戒行。憐其貧。謂之曰。君第居此三日。內有相贖者。皆君物也。惟馨居三日。會天連雨。贖者罕至。止一鄉親。餽布二端。鶴灘以授惟馨。而歎曰。君之窮命也。吾無如君何。願君安之而已。

孫文簡所居之左。爲太清道院。當路欲舉其地。界公公曰。此童時所息遊也。其羽流亦舊所交。與吾既不能營。葺忍奪之乎。又一葬地與

公第密邇。公榮歸。其人欲徙去。公不許。乃築墻以障之。

王繕為沂錄事參軍。時魯簡肅公方為司戶參軍。家貧食衆。俸祿不給。每貸於王。猶不足。則又懇王預貸俸錢。魯御下嚴。庫吏深怨之。訴魯私貸緡錢州并劾王。王諭魯曰。但歸罪某君無承也。魯曰。過實自某。公何辜焉。王曰。某碌碌經生。仕無他志。苟仰俸入以養妻子。得

日纂三集

八種德二十五

罪無害。矧以官物貸人。過不及遣。君年少有志節。明爽方正。實公輔器。無以輕過。輒累遠業。併得罪何益。卒明魯不知。而獨得私貸之罪。魯深愧謝。不自容。王處之裕如。無嫌恨也。繇是沉困銓曹二十餘年。

晏元獻公殊。以言者斥其非相才。罷樞政。守洛。有一舉人行囊中物不稅。為僕夫所告。殊曰。舉人應舉。孰無所貨之物。未可深罪。若奴告

主此風不可長也。僚屬曰。犯人乃言官。于意欲激之。殊不荅。但送稅院。仍治其奴罪而遣之。

士尹施為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面之。墻擊於其前。而不直。西家潦注於庭下。而不止。問其故。子罕曰。南家輓工也。吾徙之。其父曰。吾恃輓而食三葉矣。今徙求輓者。不知吾處。吾將不食。故不徙也。西家高。吾宮卑。潦注吾

日纂王集

八種德二十六

宮禁之。水道無所出。故不禁也。荆適舉兵攻宋。尹施歸諫而止。孔子聞之曰。夫脩之廟堂之上。折衝千里之外。其司城子罕之謂乎。

黃葵陽學士庄僕失火。庄舍燼焉。願輸家產以償所失。猶虧三百金。與參中丞時為諸生。讀書蕭寺。聞之。特歸為之。求免。曰。出於不意。貲燬而家籍實可憫也。幸姑賜免。異日折產願減。應受一如其虧數。學士赦之。鄉人靡不戴

中丞之恤災而頌學士之從善者明歲中丞
聯第

高齊庫狄于子士文性清苦不受公料子啖官
厨餌枷之獄累日杖二百步送還京發摘姦
諂尺布斗粟之贓無所寬貸至奏配千人嶺
南皆瘴癘死親屬唯哭士文捕擗捶楚盈前
而哭者彌甚上聞曰士文暴過獨默矣坐免
昔聞長者言上官貪百姓尚有生路清而刻

日纂三集

種德二十七

卽生路絕矣古今清吏子孫或多不振正坐
刻耳

德生社收棄兒疏云旱踵水災窮餓與流莩相
望疫因饑發夫妻偕父子俱離所最慘者道
上嬰孩氣奄奄而猶泣路旁仁德心惻惻以
徒嗟甚至死婦抱生雛豈是盧家之鬼子乃
有餓夫拋餒豎寧同郭氏之埋兒有口不能
言真稱無告有足不能舉洵是窮民雖上天

不能齊物之情在仁人豈忍立視其死茲於

袁酒巷民房特開收棄厥公所量招老媪廣
集群兒施薦席於兩傍作粥糜於數椀病需
方藥診療屬之良醫幼必啼號撫鞠責之衆
嫗思近日寇氛劫掠何曾爲守虜留財攷古
來善事吉祥端不外德門流慶仰乞軫念溝
中羸瘠曲爲恤其疾苦或能特省厨下盤飧
施之此種流離將見多男應兆祚必行於益

日纂三集

種德二十八

斯盛德世昌門定高於駟馬矣

姚三非本姓卞博學善詩文館于懷氏有女嘗
行窺伺卞岍然不顧一日晒履于庭女作書
納于鞋中卞得之卽托以他事辭歸怡杏翁
知之作詩詠其事有一點真心堅匪石春風
莫相猜之句卞不受詩且答書辨其無
此事怡杏翁緘其書而題云德至厚矣生子
誰及曾孫錫皆登進士至今青衿尚濟濟也

富貴之家嘗有窮親戚往來便是忠厚

江夏賀對揚先生。禠躬端方。與人誠信。為廣文

時體惜。兩明經寅友。備至。諸生問字者。毫不

計。修脯而於兩齋。則惓惓諭以從厚。語人云。

余致敬同寅有故。一與家嚴同庚。一與家慈

同庚。儼然父母。式臨其上。耳噫。即先生處同

官一事。其居家孝友。真無慚余影矣。晉秩宗

伯。寓所僕從僅三人。皆諸生時所服役者。其

日纂三集

種德二十九

標封字皆細楷。柳公權云。心正則筆正。伊川

云。寫字亦有正心誠意之學。先生有焉。

赤城施棺引云。慨夫天厲流災。老稚或填溝壑。

兼之世風不古。狗馬孰被蓋帷。豈骨不媚之

虞翻。蠅為吊客。抑鮮克終之小白。蟲豸諸孤。

既非盜刺。白屠漫哭。誰人收視。未嘗鄙鄙盈

貫。何當經月陳尸。况敗肉穢腥風。忍見一方

驚閉戶。使孤魂啼夜月。蚤敷十里斷行人。斯

寧道水旱仍被多哀。原隰如果。其里仁為美。

曷解痲痺。予猶憶乙卯甫上公車。正值兩東

劇遭孳餓。時尚罄途資以拯垂斃。且徧市餅

餅以療啼饑。豈彼初心轉昧。今日願茲伊始。

發念施棺。額雖儉于三百之錢。意少追乎七

寸之制。所及者。繇市城以迨附郭。來報者必

排里以暨地方。因念問舍求田。徒自苦兒孫。

襟裾。即令飯僧。佞佛。更何若胞與慈悲。果其

日纂三集

種德三十

四顧酸傷。何不減厨中之廩。馬倘或一班。爨

理。寧僅贈館人。以脫騷于方快。好施者之用

得其方。又不特無歸者之死安其所。因摭惻

念。再告同小。

費千金為一瞬之樂。孰若散而活凍餓。幾千百

人。處渺軀以廣廈。何如庇寒士以一席之地

乎。

烏程沈空菴。敦積陰德。一日招窮親之婦來家。

做絲婦忽匿數縷公適遇見即急却步私語曰不該去不該去其夫人訊以故公復曰不該去夫人促語甚力公曰我頃至做絲所見此婦陰匿我絲我雖不道破渠必捏抗我又

不便安慰彼因此悔我若不去亦不相值也

夫人曰我以若為不可解之事此直易易耳

唯俟渠交絲時取看贊其絲好倍子之錢彼婦便以為不見前事矣公喜甚一一如其所

言其隱德多如此後子孫科第不絕

郭宦維蕃家素豐積穀幾千石遇儉歲穀價騰踊郭君止以平價糶之富歲則積之以濟貧

者遇窮親友告賑不難舉十餘石遺之其堂弟富與郭宦等一日宴會其弟因穀價驟踊

大怒司庖僕者云向頗積多穀為此奴以三

錢五分糶去若留至今不倍取息手郭宦曰

我願兄弟嘗有穀糶三錢五分足矣

倪鴻寶一命浮圖疏中云固有窮谷荒村他鄉別井卧儒游旅廢丐庾囚居遠仁者之隣名逸饑民之籍鳩鵲在望殍殪漸繁誰不有懷所患無術今則曲求巧便別啓因緣不假多施但占一命計自春暮以及秋中為期百有四旬量米日纔五合不過七斗已閱三時今以萬錢廣施萬衆萬腹仍枵苟只一橋專渡一蟻一緡即足為此功德勝于浮圖

嚴養齋有子起一書房於花園中已落成矣接

養齋公一看公登樓望之即命工人拆去此

樓不知其故人問之曰且拆了我說及拆後

問之曰隣家有張姓者亦青衿也正在此側

我以其不利於彼故命拆之耳

張湯一酷吏而史稱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陳

平一賢相而史述其多陰謀後世即廢皆遷

圖議大體關世教處此理正宜三思

一點慈愛不但是積德種子亦是積福根苗試
看那有不慈愛的聖賢一念容忍不但是無
量德器亦是無量福田試看那有不容忍的
君子

痊瑾文有云父精母血非不愛此皮囊决疣潰
癢無計藏茲委脫數里地拋千萬骨一家人
哭兩三般田廬散盡難歸夜雨之魂婦子偕
亾誰入春閨之夢為盪臂為鼠肝四大原非

日纂三集

種德三十三

我有飽鳥鳶飽蠅蚋髮膚孰與歸全甚至膾
肝益師君之膳強弱相煎忍心分羊子之羹
兔狐不恤豈夙殃之招感致業報之如斯維
是百年同盡一性無虧普觀一切一切悉有
我身徧逮十方十方皆同佛性所賴弘慈長
者碩德植那破盡慳嗇心空諸苦惱障此露
額邊好是前生曾骨肉痛連肌內漫從死後
結因緣脫館人之駮較隣氏之杵各懷匄匄

之遺五百斛范麥四十萬郭錢共効扶持之
誼自今歛魄潛形莫露此兒窮骨相從此天
空野曠漸消昔日苦肝腸行見白楊衰草幾
番夢熟黃梁更期脫體換胎再世生逢樂歲
莆田有朱上舍家巨富每糶穀時或有人糶數
十石者或有人糶數石及升斗者上舍每于
糶升斗者雖時極冗忙亦必撥冗先與之人
問其故朱曰糶幾十石與幾石者有餘之家

日纂三集

種德三十四

也非轉販求贏即家可宿飽若升斗必係窶
人立需糶糶者我若遲延家必受餓故爾獨
先耳人服其德今子孫蕃盛科名不絕
凡事存一念天理心雖不必責報于後子孫賴
之每日說幾句陰騭話縱未能盡施於人鬼
神鑒之
田野小民斗粟尺布入市營求一家性命所係
我却要在他身上去討便宜能有幾何顧今

八常面嗟咨。背後談議。孰爲多寡。入市買辦者。務使人爭售之。勿使人望而避匿也。

桓玄欲以謝太傅宅爲營。謝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玄慚而止。

日纂三集

種德三十五

昨非菴日纂三集敦本卷之四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顏伯子孝弟醒語云。但念得身從何來。父母從何往。新枝既起。舊本爲枯。菽水承歡。何能報答。則孝心自然。疼痛但念得茫茫大造。出世幾時。渺渺人寰。同胞幾個。幼相濡沫。老共護持。則友弟自然。肫懇。

趙衛公融微時。竭力奉母。貧不能給。對婦泣計。

日纂三集

敦本一

無所出。一日掃舍。獲銀一錠。重二十餘兩。遂以克甘。彘其後。大拜賜帑銀百錠。受之而缺其一。是夕夢左藏庫神曰。某年月日。相公借用銀一錠。覺而徵之。與獲銀日正同。

李諱有至性。父克捷。出其母。日夜號泣。飲食不入口。父憐之。而還其母。舉進士。真宗見其名。曰。是能安其親者。擢第二。除大理寺評事。累官至戶部侍郎。

姚襄戰馬中流矢弟長下馬授襄曰天下可無我不可無兄裴安祖年八歲就師讀詩至鹿鳴篇語兄曰鹿得食相呼況人乎自此未嘗獨食

唐許法謹甫三歲已有知時母病不飲乳慘慘有憂色或以珍餌詭悅之輒不食還以進母後親喪廬于塾有甘露嘉禾靈芝連理木白兔之祥天寶中表異其間

三集

教本二

張京兆公黼少貧嘗躬耕以養父母及登第為應天府丞時有兄弟相嫉因弟酌酒忤母兄乃唆母訟其不孝入獄公知之呼母為囚理髮母執梳便潸然淚下遂悔悟求息乃薄懲而遣之母子如初

唐王中書勸孝篇云世有不孝子浮生空碌碌不念父母恩何殊生枯木百骸未成人十月居母腹渴飲母之血饑食母之肉兒身將欲

生母身如殺戮父為母悲辛妻對夫啼哭惟恐生產時身為鬼眷屬一旦見兒面一命喜再續自是慈母心日夜勤撫鞠母臥濕簟席兒眠乾襦褥兒睡正安穩母不敢伸縮潛身在臭穢不暇思沐浴橫簪與倒冠形容不顧阻動步憂坑井舉足畏顛覆乳哺經三年汗血計幾斛辛苦萬千端年至十五六性氣漸剛強行止難拘束朋友外追遊酒色恣所欲

三集

教本三

日暮不歸家倚門至昏旭兒行千里程母心千里逐一娶得好妻魚水情和睦看母面如土觀妻顏似玉母若責一言含嗔怒雙目妻或罵百般陪笑不為辱母披舊裙衫妻著新羅縠不避人憎嫌不解人羞耻父母或鰥寡長夜守孤獨健或與一飯病則與一粥棄置在空房猶如客寄宿將為泉下鬼命若風中燭快快至無常孤魂殞山谷魂靈在幽壤誰

念。纏。在。心。纔。得。父。母。兄。弟。分。財。祿。不。識。二。親。恩。惟。言。我。之。福。咸。謂。此。等。人。不。如。禽。與。畜。慈。烏。尚。反。哺。羔。羊。尤。跪。足。勸。汝。爲。人。子。經。書。勤。覽。讀。黃。香。夏。扇。枕。冬。預。溫。衾。褥。王。祥。臥。寒。冰。孟。宗。泣。枯。竹。郭。巨。尚。埋。兒。丁。蘭。曾。刻。木。如。何。今。時。人。不。學。古。風。俗。勿。以。不。孝。頭。枉。戴。人。間。屋。勿。以。不。孝。身。枉。著。人。衣。服。勿。以。不。孝。口。枉。食。人。五。穀。天。地。雖。廣。大。不。容。忤。逆。族。蚤。蚤。

日纂三集

八教本四

悔前非莫待天誅戮

韓宗伯云。讓自美德。忍微大受。况吾宗族中。諸父昆弟。豈伊異人。卽一言之忤。一事之豎。試追念數世前原。是一身自然。冰消霧釋。若不能平心迴慮。一涉臆。腫。操戈同室。無論勝負。皆爲他人笑端。所損多矣。

包蒙泉性至孝。因劾中官廖彬。成。湟中。其母夫人年八十餘。在堂。每問及公。家人輒胡盧以

若官對也。公在成。每得家報。不閉止。問太夫人安否。報曰安。則取火焚之。曰。幸老親無恙。勿以他事亂吾意也。

畢構性至孝。初丁繼親憂。其蕭氏盧氏兩妹。皆在襁褓。親乳之。乳爲之。出及。其。也。二妹皆慟哭絕者久之。言曰。雖兄弟無三年之禮。吾荷鞠育。豈同常人。遂三年服。朝野之人。莫不涕泗。

日纂三集

八教本五

景駿爲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嘗自痛。爾幸有親而忘孝耶。因嗚咽流涕。授孝經。使習大義。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相慈孝。

李克兄弟六人。同爨。妻竊謂克曰。貧居如此。豈能久安。妾有私財。幸圖分箸。克僞許之。曰。當治酒會族。共議其事。婦遂欣然布席。克於坐中。跪白母曰。此婦無狀。教克離間骨肉。罪合

遣婦街涕而去

趙詒少孤有孝行盜常夜劫詒恐母驚迎盜謝曰母老且病乞置衣糧妻子物一無所吝盜慙而去詒追與之不及

劉璉字子璣劉歙弟歙嘗隔壁夜呼之璉下牀者衣立然後應兄怪其久曰頃東鄰未竟其立操如此

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

日集三集 教本六

坐而共食之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為之不食

王哀字偉元修之孫父儀以直言忤司馬胎見殺哀終身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晉也廬墓悲號流涕著樹樹為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則三復嗚咽門人輒廢蓼莪篇母存日畏雷歿後每雷震即造墓曰哀在此嘗有門生為本縣所役求哀屬令哀曰卿學不

足以庇身吾德不足以庇卿屬之何益乃步擔送生至縣令以哀請已出迎哀具言門生為縣役故來送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還此生

海虞令何子平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哭踊頓絕方蕪屬大明末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嘗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夏不就清涼一日以米數合為粥不進塩

日集三集 教本七

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為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為會稽守甚加矜賞為營塚塋

繆彤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爭鬪之言彤深懷忿歎乃掩戶自掘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

婦聞之。悉叩頭謝罪。更為敦睦之行。

杖何。不痛。思伯俞之語。土偶當亦摧肝。綿定奇。

溫。釋百年之悲。石人允堪墮淚。

室聯華萼。慎勿視如路人。野急哀鳴。何況與為。

警敵。聆煮豆燃箕之詠。良可痛心。懷作粥焚。

鬚之風。固當起敬。

歸。鉞蚤喪母。父更娶。而鉞失愛。家貧食不贍。每。

竈突烟舉。繼母數鉞不休。父怒逐之。鉞困頓。

道中。比歸。復訴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

又杖之。父卒。繼母獨與其子居。鉞擯不見。因。

寓塩市中。時私從其弟。問母飲食狀。致甘鮮。

焉。後大饑。母弟不能自活。鉞涕泣奉迎。母慙。

感。鉞每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饑色。

王世名父。為族任俊。歐死。孝子恐殘父屍。不忍。

就理。乃佯聽其輸田。議和。凡田所入。輒易價。

封識。私繪父象。自象帶劍。侍立懸密室。朝夕。

泣拜。購一刀。銘報警字。母妻不知也。服闋。遊。

邑庠。手書忠孝格言一篇佩之。既而生子。甫。

數月。謂母妻曰。吾已有後。可以死矣。一日。俊。

醉歸。孝子揮刀碎其首。以號於眾。歸白其母。

遂出向所封識。租價餽值。首狀赴邑。請死。邑。

令驗實曰。此孝子也。上其事當道。當道委金。

華。汪令往訊。孝子曰。復何言。吾事畢矣。只俟。

一死。汪曰。簡若父屍有傷。子未應得死。孝子。

曰。吾忍痛六年。不忍殘父屍也。以吾命抵雙。

命。奚簡為。遂乞歸故里。拜父辭母。撫子囑妻。

絕吭而死。

夏暘嚴冬。侍父寢。溫溺器。懷中俟用。既死。奉主。

如生存。大小事。啓而後行。母久病。親侍湯藥。

不入妻室者三年。雪夜。母忽思荔。趨城叩市。

憚寒。無應者。賜哭。請乃得。賜子為弟。恣。至。

斃。恐傷母心。含淚不言。

孫惟忠父葬結廬其側苦塊曠野中深夜月冷
哭聲依依隨悲風遠聞人為泣下日啜泔糜
二盂晨起掬雪盪面已輒詣墓前拜久之手
足皸瘃形容憔悴或勸其返哭不對事聞縣
令夜半攜二蒼頭往廉之見孝子蕭然鬼處
風雪中歎息而去

選地青鳥不若蚤安窀穸飯誠白業何如實孝
椿萱朝出暮還倚閭近殷佇望客至歸遲嗚

日纂三集 敦本十

指遙傳心痛逼榆親荷在堂折柳枝無絕裾

柳玘曰崔山南昆弟子孫之盛鄉族罕比山南
曾祖王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
事姑孝每旦櫛縱笄拜於塔下即升堂乳其
姑長孫夫人不粒食數年而康寧一日疾病
長幼咸萃宣言無以報新婦恩願新婦有子
有孫皆得新婦孝敬則崔氏之門安得不昌
大乎

世人之貧難者無論已亦有富而貴者常羅樽
俎會集人客雖日費萬錢略不掛意至於同
胞兄弟分門拆戶視若路人或因寸土尺地
斗粟尺布計較不已此輩狗彘所不食也

沈之章幼繼從叔思賢倭夷躡焚掠思賢為倭
所得之章奔救同行止之曰父子俱死無益
也之章慟哭曰寧同死耳遂挺身抵倭壘見
父方縛擬刃抱頭哀哭願身代父死倭為解

日纂三集 敦本十一

縛使挾登舫得歸後思賢有子章歸宗不受
繼父寸土本宗復無分惟甘貧以死

樂願鄧人少日父亾郢中即號泣徒步而往負
歸塋葬嘗得疾忍而不言嚙被至碎恐母聞
之也吏部郎虔果之造訪願設具惟菜粥而
已果之不能食母出其膳果之曰卿過於節
季偉願我非郭林宗

臨川民吳姓者事母至孝一夕夢神告之曰汝

一明午刻當為雷擊死。吳以母在乞救護神曰：此天命不可免也。吳恐驚其母，清晨具饌以進。白云將誓詣妹家，母不許。俄黑雲四集，雷聲闐闐然。吳益慮驚母，乃閉戶自出田中，以待其罪。頃之雲氣開朗，吳竟免禍。夜復夢神告曰：汝至孝感天，已有宿惡，宜加敬重也。遂得終身孝養焉。

趙善應。漢王元佐之孫，性純孝，嘗刺血和藥愈

母。母畏雷，雷輒走護之。寒夜歸，恐擊門，驚母露坐達旦。官江西兵馬都監，每四方水旱警報，輒不食。同官燕會，輒蹙蹙曰：此豈為樂時耶？戚敬母病，醫藥弗効，剖股肉以進，母不能食而死。敬痛絕再三，既葬，結菴墓旁，伏匿其中。墓產白芝五本，又欲象母事之，工莫能也。敬伏墓號哭不已。母忽見夢于工，明日工肖而像焉，敬奉之如生。士誠陷吳，將逼秀水里，人皆

遜敬曰：吾忍舍父母墳墓耶？乃散財集子弟保鄉里。寇至多所焚掠，敬所居白苧鄉獨完。有司論其功，謝曰：敬為墓墳計，敢希賞乎？人生不從孝弟起根，如脆墻秋葉，不耐風雨，非落則圯矣。他復何問？

宋大本圓焰禪師，人有飯僧者，必告之曰：汝先養父母，次辦官租，如欲供僧有餘及之，徒眾在此，豈無望檀那之施，須先為其大者。

日錄三集 敬本十三

王良，冬日至親所，親有急務，盥涼水，乃痛哭曰：良為人子，令親天寒，盥涼水而不知，尚得為人乎？遂出代親役，入奉養，惟謹。

洪浩，熙寧中游太學，十年不歸，其父作詩寄浩曰：太學何蕃，且一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蕪子印，篋中幸有老萊衣。歸時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浩得詩，即歸養，錢塘吳懿，洪

武間官四川其父敬夫思之作詩云。劔閣凌雲鳥道邊。路難聞說上青天。山川萬里身如寄。鴻鴈三秋信不傳。落葉打窗風似雨。孤燈背壁夜如年。老懷一掬鍾情淚。幾度沾衣獨泫然。敬夫卒而始以丁憂還家。嗟呼世之宦游者多矣。斷命千里。親老不獲從。甚則倚廬。步肥。目窮心折。終不敢少露於賓客笑語。及郵筒筆楮之間。而子或浮沉宦轍。垂五載。

日纂三集 教本十四

十載出而裾絕入而室虛者。豈少哉。則前詩可念也。

宋司馬光兄伯康年將入十。奉如嚴父。保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

宋李虛已母喪。明已。日日舐睛不懈。二年。母目復明。李行簡父患癰。極痛。行簡吮其敗瘡。不墜於地。疾尋平。

范文正公嘗語諸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以吾祖宗親之。則均是子孫。安得不恤其饑寒哉。且自祖宗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亦何顏以入家廟乎。

晉王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蓆冬則身溫。被延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

父歿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歿而梧捲不能飲。皆日纂三集 教本十五

人子不容已之情也。乃少雍少為祖父紹先所愛。紹先性嗜羊肝。嘗呼少雍共食。及紹先卒。少雍終身不食肝。鮮于文宗七歲喪父。以種芋時。明年芋時對之。嗚咽如此。終身薛元超祖道衡為內史。時省中有磐石。嘗踞而舛制。及元起為中書舍人。每見此石。未嘗不流涕。張根父病。蠱戒。搯根為食。淡母方病。至雞鳴則少燕。後不忍聞雞聲。趙善應父終。肺

疾每磨不忍以猪肺為饑母生歲卯善謂卯
鬼神終身不食兔徐積以艾諱石平生不用
石器遇石則避而不踐或問天下用石多矣
必避之然後為孝歟他日山行奈何徐曰吾
豈固避之哉吾遇之休然傷吾心乃思吾親
不忍加足其上耳

李奉先天性至孝父卒既葬竊自歎曰奉先兒
時父嘗戒家人曰兒幼勿令獨入林野慮其
驚恐今親歿一旦棄於林野吾心安所忍乎

乃結菴于墓側晝夜臨哭其中植樹數百株
時呼為孝子林

楊貞復論讀孝經曰每日清晨默坐閉目存想
從自身現今年歲回想孩提愛親時光景如
何又逆想下胎一聲啼叫時光景如何又逆
想在母腹中母呼亦呼母吸亦吸時光景何
如到此情識俱忘只有緝緝一氣忽然自生

歡喜然後將身想作個行孝的曾子侍立在
孔子之側無限恭敬無限愛樂

載君寔有兄夭死獨身與父母居弱冠不娶曰
奈何舍二親與兒女子處乎父歿華痛哭垂
絕者數四已仰見母髮垂白勉自抑或獨身
之野外痛哭歸而以歡顏對母又十餘年母
病君寔哭甚哀聲達於巷是日忽聞然無聲
戶竟日不啓隣父排闥入視其母已死華伏

母傍面覆着牀上候其息似將絕者急灌以
湯得甦隣父責以大義曰毀不滅性若即死
鬼其餒乎不得已勉進米既免喪隣父老力
勸其娶妻存祀相與里中得女曰是可以配
孝子君寔遂有室是時貧甚炊烟屢斷啖麤
糲不能飽而歲時伏臘几筵必極豐潔上食
時又痛哭嘔血如初喪路人聞之無不揮淚
唐陸肅金元感子也開元初少相盧崇道

使嶺南逃還偽稱弔客突入金舍金匿之事
覺詔御史捕案金當坐法弟趙璧自言匿崇
道者我也請死金固言弟自誣不情御史恠
之璧曰母未葬妹未歸兄能辦之我生無益
不如死御史上狀玄宗並宥之

溫公家居日嘗處於賜書閣下東畔小閣侍史
惟一老僕一更二點即令老僕先睡看書至
夜分乃自爇火滅燭而睡至五更初即自起

日纂三集

教本十八

發燭點燈著述夜夜如此天明即入宅起居

其兄且或坐於牀前問勞話畢仍回閣下

不孝所以習成者有四一日驕寵父母憐憫過

甚嘗順他性驟拂之則不堪嘗讓他便宜任

他佚豫令之執勞則不習出言稍有過失父

不忍唐突子也子乃敢唐突其父文行藝能

父譽子惟恐不在我上也子必欲父之出我

下積此驕妬他人處展不出手獨父母處展

得出手遂真謂老成人無聞知矣二日習慣

語言麤率慣便敢衝突動作簡易慣便敢放

恣父母分甘絕少慣遂不復憶其甘旨父母

扶病任苦慣遂不復問其痛癢三日樂縱見

同輩不勝意氣對雙老而味薄入私室千般

趣態映高堂而機室甚且明以父子兄弟為

俗物者矣四日忘恩記怨夫恩習愈忘怨習

愈積人情然也故一飯見德習久則饜噉起

日纂三集

教本十九

一施感恩嘗濟則多寡生一迎面見親累日

則猜嫌重况父母兄弟生而習之以親愛為

固嘗且有憂我而獲拂者矣有譽我而被厭

者矣有強預吾事而怒駭者矣眼前大恩恬

然罔識况能推及胎養之勞襁哺之苦弱質

驚覓之痛者哉故人情有至顛倒而不自覺

者子之於父母是也此數者皆近人情且其

人未嘗無真性也積久不知其悞耳是宜急

急喚醒。蚤蚤克治。時思中下。時念原本。時時入親肺腑中。其不為大孝者鮮矣。

唐沈季詮少孤。事母孝。未嘗與人爭。皆以為怯。

季詮云。吾怯乎。為人子者。可遺憂于親乎。貞

觀中侍母渡江。遇暴風。母溺死。季詮號呼投

江中。少頃。持母臂浮出水上。都督謝叔方異

其孝感。具祭禮而葬之。

宋南鄉縣民楊豐。與息女香于田獲粟。為虎所

日纂三集

教本二十一

噬。香年甫十四。手無寸刃。乃搯虎頸。豐因獲

免。香以孝感。猛獸為逸。巡太守賜帛。穀旌其

門。

馮孝子行可。當父上疏論諸貴人。詔下獄。問死

時。孝子年十四。隨祖母吳太孺人至京。太孺

人擊登聞鼓。願代兒。上弗聽。孝子刺臂血

上書曰。臣父戇罪萬死。念臣祖母已八十餘

臣父死。臣祖母亦死。臣寧得不死。惟願陛下

置臣於辟。而赦臣父。陛下戮臣。不傷臣心。臣

死不傷天下法。上手其奏。繞殿者三。命中

使廉視其臂血。乃下法。曹議未成。戍雷陽。

趙簡子伐楚。與津吏期。吏醉不能渡。簡子欲殺

之。其女娟請以身代。曰。妾父尚醉。恐不知非

而體不知痛也。簡子釋其父。

楊威少失父。事母至孝。常與母入山採藥。為虎

所逼。自計不能禦。於是抱母且號。且行。虎見

日纂三集

教本二十一

其情。遂弭耳而去。

鄭從易母兄俱亡。嶺外歲餘。訃聞。請行服。神宗

曰。父母在遠。當朝夕為念。經時無安否之問。

以至年餘。不知存亡。耶。特除名。

殷近仁家貧。與弟原善。友愛無間。洪武初。近仁

舉孝弟。知平遙縣。尋擢廣西叅政。與妻皆卒。

官所遺三男一女。咸幼。原善遂不娶。撫諸孤

如已。出親友諷之娶。原善泣曰。使我娶而不

賢則諸孤將安託哉且娶者以為後也諸孤當有為吾後者娶復何益

孝友如飲食衣服一日不足便有性命之憂其
他如錦綺珠玉有之足備觀美無之亦不甚
害今人事事要好却于父子兄弟間都不加
意譬如樹木根本已枯雖剪綵為花能有幾
日好看

宋徐積母以疾終積號慟嘔血絕而復甦水漿

日纂三集

教本二十三

不入口七日廬墓三年臥苦枕塊緣經不去
身至雪夜哀號伏墓呼太夫人問寒否如平
生顛委僵仆手足皆裂不顧也所居茅舍不
蔽風雨而農夫樵父瞻仰如神有爭訟者必
造之積以義裁決皆悅服而去不復造有司
太守迎積入學積居州學舍尚設考妣几筵
晨昏起居執爨滌器饋食如生冬以火温余
夏揮扇去蚊蚋思母平時所甘旨以供祀木

嘗一日不奉酒也

何倫天性至孝居父憂哀毀踰禮忌日咨嗟涕
泣如初喪夜盜入室竊器物倫覺其人而不
呼將取釜始曰盍留此備吾母晨炊盜赧然
盡還其器物大聲曰盜孝子者不祥自是其
人不復為盜

丘鐸葬母於鳴鳳山之原哭曰鐸生也咫尺不
離吾母膝下今逝矣可委體魄於無人之墟

日纂三集

教本二十三

手乃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當寒夜月
黑悲風蕭颯鐸恐母岑寂也輒巡墓號曰鐸
在斯其地多虎聞哭聲即避去

五代王凝妻李氏凝家青齊之間為號州司戶
參軍以疾卒於官凝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攜
其子負遺骸以歸東過開封過旅舍主人不
與其宿牽其臂而出之李氏慟曰我為婦人
不能守節此手為人執耶不可以此手并辱

吾身遂引斧斷其臂。開封府聞之，厚卹李氏而答主人。

蘇老泉序蘇氏譜有云：吾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勢無如之何也。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無至於忽忘焉，可也。系之以詩曰：吾父之子，今爲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爲戚。日纂三集 八 敦本二十四

欣兄弟之情如足與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後漢姜肱與弟仲海、季江各娶，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作一布被，寢則共之。兄弟以孝友著。南史衛敬瑜妻年十六而夫亡，父母姑舅欲嫁之，截耳爲誓不許。尸有燕巢，嘗兩飛，後忽至。女感其偏棲，乃以纒繫足爲記。明年燕復來，猶帶前纒。女爲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又。

歸故人恩意重，不忍更雙飛。當時朝廷聞之，旌爲燕門節婦。

晉咸寧中大疫，庾袞二兄俱亡。次兄毘復危殆，厲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於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目扶持。晝夜不眠，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返。毘病得差，袞亦無恙。歸繡字華伯與弟紋、緯，友愛無間。緯以不法坐。

日纂三集 八 敦本二十五
繫華伯力爲營救，緯又不自簡，犯者數四。華伯轉賣營救，終始無愠。容華伯妻朱氏與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日二叔無室，豈可使郎君獨被完潔耶？叔之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已出。

徐積事母謹嚴，非有大故未嘗去其側。日具太夫人所嗜，或不獲，卽奔走闔市，人或慕其純孝，損直以售之。太夫人飲食時，事家人在左。

右為見戲。或譴歌以說之。故太夫人雖在窮巷而奉養與富貴家等。無須臾不快也。應舉貢禮部。不忍一日去其親。遂徒步載母西入京師。

賈直言妻董氏。直言坐事貶嶺南。以妻年少。訣曰。死生不可期。吾死可別嫁。董不答。引繩束髮。封以帛。使直言。署曰。非君手不解。直言貶三十年。乃還。署帛宛然。及以湯沐。髮墮無餘。

日纂三集

八 敦本二十七

杜衍幼時。祖父脫帽使執之。會山水暴至。家人散走。其姑投一竿與之。使挾以泛。衍一手執帽。漂流久之。救得免。而帽不濡。

宋黃文節公庭堅嘗與從弟書曰。十二伯母嶺後。幽居今何如。五哥稍完葺廬舍否。五哥才力不在人後。但因困頓。遂潦倒如此。兄弟間稍從容者。便當助其甘旨。吾儕所以衣冠而仕宦者。豈已力哉。皆自高。曾以來。積累偶然。

冲和之氣在此一枝耳。其實相去不遠。每過馬鞍墳前思之。未嘗不愧汗也。

日纂三集

八 敦本二十七

昨非庵日纂三集詒謀卷之五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

朱晦翁云廣積不如教子蓋父兄督教子弟惟在慎擇所與廣延端方博聞者與之遊處化赤鄰丹為黔邇墨名師勝友相與薰習不覺久而俱化矣

朱溫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號朱五經為節度使其母王氏猶傭食蕭縣劉崇家始迎以歸

日纂三集

詒謀一

溫舉觴為壽啓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為節度使無忝于先人矣母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也賢哉此媪淡哉此言其于朱五經之學必嘗有聞矣

何元朗云士夫積財無非為子孫計耳然古人有云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又黃山谷言男女緣渠儂墮地自有衣食

分齊其不應凍餓溝壑者天不能殺也此皆萬金良藥士大夫不可不知

包蒙泉侍御持節按滇墨吏望風解綬按楚為中貴誣謫戍凡十年其弟孝字子敬為南道御史有風力後以乞養母歸松人所謂兩路風霜一天雨露者也然兄弟奉母至孝母訓二子絕嚴一日問二郎席間坐何人家人答曰某甲又問談何事曰適其所有一女子謂

日纂三集

詒謀二

可買為姬也夫人大怒呼二子數之曰某甲者以巧舌誑人者也不親賢人君子而親此輩不諱文史道德而言買姬媵耶吾不忍坐視若敗而家經月不與其子語次于朝夕匍匐跪床頭其兄亦為涕泣求解必絕其不與通而後已故松人云一賢母宜乳兩各御史也

父子彥章已丑第後時方開館公貽書戒

之有云於家則虞滿盈於國則妨英俊母趨
捷徑母暱權門乃吾子也澹泊靜退此吾四
字家傳箴兒謹佩之足也書至同榜盈坐發
視之皆歎服不置

張侗初云吾家卻金堂舊有四箴先太史本其
意而潤飾之箴曰士大夫當為子孫造福不
當為子孫求福謹家規崇儉朴訓耕讀積陰
德此造福也廣田宅結姻援爭什一鬻功名

日集三集

八 論謀三

此求福也造福者澹而長求福者濃而短士
大夫當為此生惜名不當為此生市名敦詩
書尚氣節慎取與謹威儀此惜名也競標榜
邀津貴驚矯激習模稜此市名也惜名者靜
而休市名者躁而拙士大夫當為一家用財
不當為一家傷財濟宗黨廣東修救荒儉助
義舉此用財也靡官苑教歌舞奢譙會聚寶
玩此傷財也用財者損而盈傷財者滿而訕

士大夫當為天下養身不當為天下惜身省
嗜欲減思慮戒忿怒節飲食此養身也規利
害避勞怨管窟宅守妻子此惜身也養身者
嗇而大惜身者癯而細

嘗讀張東海送子弘宜會試詩真可謂忠孝訓
其子矣其詩日出守南安便道歸治裝送爾
赴春闈舟車到處須防險爵祿隨天每慎微
直道遜詞真要訣權門利路是危機傳家數

日集三集

八 論謀四

世惟清儉富貴休忘着布衣爾祖當年愛爾
淡爾將成就祖消沉我今白髮空垂淚爾正
青年要盡心辛苦一兄支世業參差諸弟向
儒林立身事主無多說忠厚清修是好音
尹焯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焯不對而
出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
祿養也伊川聞之曰賢哉母矣
叔姬羊舌子之妻叔向叔魚之母也羊舌子好

直不容於晉去而之三室之邑邑人攘羊而遺之羊舌子不受姬曰不如受而埋之羊舌子曰何不餉盼與鮒姬曰不可南方有鳥曰吉乾食其子不擇肉子多不義今盼與鮒童子也隨大人而化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乃盛以甕埋墟陰後攘羊事敗吏至發而視之舌尚存吏曰君子哉羊舌子不與攘羊矣叔向名盼叔魚名鮒

日纂三集

詒謀五

龐德公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劉表候之。龐公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龐公曰。世人皆遺以危。余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嘆息而去。天下有好茶爲凡手。焙壞有好山水爲俗子粧。點壞有好子弟爲庸師教壞。真無可奈何耳。膠東喬夫孫性素孝。一日私賦民錢。市衣以歸。

進其父。父怒曰。爲吏而剝民以奉我。我寧寒死不願衣。若衣也。促歸伏罪。後性卒。以廉誦稱。可謂賢父矣。田子相楚。得金百鎰。奉其母。母曰。子安得此。對曰。祿也。母曰。爲相三年。不食乎。治官如此。非吾欲也。子其去之。田子愧。造朝還金。後爲賢相。可謂賢母矣。

日纂三集

詒謀六

陳文龍知興化。元兵至。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與其家人至軍。元人欲降之。不屈。左右凌挫之。文龍指其腹曰。此中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尋命左右引就館。元帥唆都往來諭意。且以母老子幼感動之。文龍曰。宋無失德。三官北狩。二郎溪入瘴烟。何必窮兵至此。我家世受國恩。萬萬無降理。母老且死。先皇三子。岐分南北。我子何足關念。情詞慷慨。唆

都惻然改容乃械繫送杭州文龍去興化節
不食至杭餓死其母繫送尼寺中病甚無醫
藥左右視之泣下母曰吾與吾兒全死又何
恨哉亦死衆歎曰有斯母宜有是兒為收瘞
之

桂學士戒子詩云戒汝休貪酒與花纔貪花酒
便忘家多因酒醉花心動自是花迷酒性斜
酒後看花情不厭花前酌酒興無涯酒殘花

日纂三集

八 論謀七

謝黃金盡花不留人酒不賒

警世文云讀書知禮之人不可慢他年高有德
之人不可輕他忠言逆耳之人不可惱他無
父無君之人不可近他乍富欺貧之人不可
作他不識高低之人不可採他輕諾寡信之
人不可聽他對面兩語之人不可托他時運
未來之人不可欺他談量人家之人不可惹
他飲酒不正之人不可請他恃力放潑之人

不可理他來歷不明之人不可留他貧窮生
急之人不可告他凡有落難之人須可扶他
求田問舍士大夫所恥也然就尋常日用間亦
有兩戒價不足數銀不足色厄漏于僮僕蠹
釀于子孫不可不察也

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
家業興於不足敗於太足故須管教有些不足
處若十分像意便有不恰好事出來

日纂三集

八 論謀八

賀相國致鄉親戚友書中一段云據今日耳目
觀聽豈不謂逢聖閣員矣乃逢聖固自有根
本不可忘者高曾以上事不及知先大父大
母前嘉靖乙巳度荒年三日僅黃豆一升歲
除一母鷄易米二升五合先中憲所刊祠堂
對聯當年鷄豆休念此日兒孫勿妄思者
逢聖今日不念是自絕其祖父母之澤也先
中憲赤貧諸生授館四十年每歲正月朔六

日并十二月廿四日止一領青布直衣坐處
方方一塊藍色先恭人讓居于媻周旋數尺
陋室中下濕上漏炊爨即在牀前烟薰眼淚
逢聖哽咽不能書今日不念是自絕其父母
之澤也即逢聖戊戌館於鍾祥己酉館於嘉
善寺或禦冬以絺或六月薦草癸卯曉揭則
先日絕糧丙辰報至則淡夜丐酒今日不念
忽作兩截人是自絕其子孫之緒也念之若

日纂三集

八 詒謀九

何亦曰罔敢作業而已不作業若何亦曰救
得一物是一物救得一事是一事而已救之
若何亦曰服膺先中憲之訓餓死事小家中
沒飯喫寧用米磨羹度命切不可錯動了念
頭而已不錯動念頭若何亦曰公門無一事
之于本宅無生事之僕錢糧無分毫升合之
通欠馬遞水驛不往索一駱一舟山場湖池
不討管一尺一寸大江上下無營運裝載之

一船其或非意相加則亦誠子孫閉門謝過
而已此極猥瑣事逢聖何臚列乃爾先正有
言孝子一步不忘親積之成大孝忠臣一事
不顧私積之成純忠庶官一銖不苟拾積之
成清曰烈女一笑不聞音積之成貞節天下
事皆起于微成于慎微微之不慎星火燎原
蟻穴潰堤吾畏其卒故怖其始也

日纂三集

八 詒謀十

張村居先生東海父也居鄉治家卓然不苟所
立家規頗多其略曰為吾後人者生子雖多
不可無教生女雖多不可不舉娶婦必德門
不必富貴嫁女儘可給衣衾不必過豐疾必
迎醫勿事禱禳喪祭必依禮勿用僧道故舊
不可忽遺勢要不可趨附其鄉人多傳誦之
房景伯為清河太守有民母訟子不孝景伯母
崔曰民未知禮何足淡責召其母與之對榻
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拱食未旬日

悔過求還。崔曰：此雖面慚，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旬餘，其子叩頭出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

劉仁瞻在壽州，圍久不解，憤鬱得疾。少子崇諫，夜泛小舟渡淮，謀紓家禍。為軍校所報，仁瞻命腰斬之。監軍使周廷構哭於中門，又求救於仁瞻妻薛氏。薛氏曰：幼子固所不忍，然貸其死，則劉氏為不忠之門，促命斬之，然後成喪。觀者皆為涕。

日纂三集

論謀十一

徐曙菴訓銓部公有云：數千里違親，赴選非素。富貴者逸樂之比，臨書停筆一思，覺三十年險阻艱難光景，近在目前，不禁黯然涕流也。得意之日，嘗想不遇時之苦，自然有退一步法。時凜冰兢，以留福澤子孫，勿隨波逐流也。人謂子孫愚懦者，覆宗不知覆宗，偏在巧而復者，人謂祖父厚積者，貽謀不知貽謀，偏在薄。

於取者

王珪之母李氏，謂人曰：吾兒必貴，未知所與遊者何如人。異日房玄齡杜如晦到其家，李驚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宋蘇易簡之母，召入禁中，太宗問曰：何以教子，遂成令器？對曰：幼則束於禮讓，長則教以詩書。上顧左右曰：今之孟母也。賜金千兩。

日纂三集

論謀十二

鄭夫人歐陽修之母也。少寡，修甫四歲，嘗雪夜撥寒灰畫字以教。嘗泣告修曰：而父廉而好施，與吾不及事舅姑，然知而父之能養也。吾不能必而之有成，然知而父之當有後也。吾歸而父，而父免喪踰年，每祭必泣。遇酒，簡嘗泣下，蓋以不及養為恨也。始猶以為新免喪耳，延之終身，莫不然。以此知而父之能養也。而父居官視刑書，每歎曰：吾求其生而不得，是可哀耳。吾抱汝立于旁，指而言曰：吾命蚤。

天恐不及見兒之立也當以吾言告之以此
知而父當有後也修乃感泣奮學舉進士以
直諫貶夫人笑曰貧賤素也汝其安之後修
卒以忠正爲賢相封母越國太夫人

李太宰邦彥家起於銀工既貴其母嘗語昔事
諸孫以爲耻母曰宰相家出銀工則可羞銀
工家出宰相正爲嘉事何耻焉

宋王安石與程明道商政其子雱囚首携婦人

日纂三集

論謀三

冠出問何事安石曰新法不行故議之程君
雱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于市則法行矣
凡安石亂政雱多助成之嘗私與其黨攻呂
惠卿爲惠卿所訟上問及安石不知謝無有
歸詰得實安石咎不置雱憤恚疽發背死遂
絕嗣

朱子語錄中載東坡子過范淳夫子溫皆出入
梁師成門下以父事梁梁妻死欲以母禮爲

服忌其人而衰經以往文公語門人惜其名
人之子有此我朝兵部尚書茹嘗衡州衡
山人也太宗靖難首先勸進卽位遂封忠
誠伯後死召其子鏞襲爵鏞以父在功罪之
間不受又宋晟以父開國功襲都督亦通謀
于燕邸其子瑄乃以力戰死于靈壁蘇范可
謂見辱乃尊茹宋可謂有愧乃子不知平日
家庭之教何如也

日纂三集

論謀古

子弟負美質教以不務實進取獵浮名鎖管逞
妙術凌歷加文弱排擠在同室鬼躁及神幽
福筭滅陰騭

家人卦初九曰閑有家悔亡九三曰家人嗃嗃
厲吉上九曰有孚威如吉大率治家過嚴雖
非中而吉

吳仲圭將歿命置短碣塚上曰梅花和尚之啓
人或惟之曰此有意久當自驗未幾楊髡毀

掘江南諸墳卽林和靖孤山之骨不免發露而仲圭以碣所署疑爲釋流竟免

嚴震鎮山南有一人乞錢三百千去就過活震召子公弼等問之公弼曰此患風耳大人不足應之震怒曰爾必落吾門只可勸吾力行善事奈何勸吾松惜金帛且此人不辨向吾乞三百千的非凡也命左右准數與之于是三川之士歸心恐後

一集三集 八 語謀十五

洪九霞先生示兒家居十二簡卯辰飲酒未晚脫巾近午梳櫛向三光及西北方溲溺信口穢罵喜聞僕輩傳說人家陰事及衙門新聞箕踞橫股倚跛而坐當食發噎見客不長揖聚談淫褻及食紫舞劇詆毀人文行以佐談鋒妄想不可爲不可行之事

趙逢龍官侍講致仕丞相葉夢鼎出其門嘗謂師宅卑陋欲市其隣不之逢龍曰鄰里初安

一旦驚擾非吾所願或問何以裕後笑曰吾憂于孫行不進不患其饑寒也

正家之道宜痛絕閑雜女流不可容其出入蓋此流多陰智能揣婦人意且巧爲詞說又能鼓動人妻孥無識未有不墮其術中故骨肉之離間鄰里之忿爭皆此流構之也抑或甚焉或爲賊之導或爲姦之媒其害有不可勝言者

一集三集 八 語謀十六

朱文公家範一曰妻妾無妬則家和二曰嫡庶無偏則家興三曰奴僕無縱則家尊四曰嫁娶無奢則家足五曰農桑無休則家溫六曰賓祭無惰則家良

奉天之圍將軍高重捷與朱泚將李日月力戰城下兩人皆死重捷之死也賊斬其首棄其身去德宗撫其身哭結蒲爲首葬之朱泚見其首哭結蒲爲身葬之忠義之士不惟哀動

人主卽寇敵亦感焉。日月之死也。朱泚歸其屍於長安厚葬之。其母不哭也。罵曰。奚奴國家何負於汝而反死已晚矣。恃逆之臣不惟上干天誅卽父母亦惡焉。

羅栗齋訓子富貴非一家物須要看得破。童子讀書先令蒙師逐字粗解不惟理明易熟大凡從幼識得便終身不忘大來究解行文亦自省力。

論謀七

唐穆宗大漸內臣議請郭太后臨朝太后曰向者武后妖惑高宗擅親庶政及中宗踐位遽行遷逮幾於革命每聞其說未嘗不疾首痛心奈何今日驟興此議今皇太子聰睿卿等各宜慎擇耆舊遠屏邪佞宰相任名賢內官勿干時政吾所願也遂取制裂之時太后兄劉任太常卿聞其議密進疏於太后曰果狗此請當率子弟納官爵歸田園太后覽疏泣

曰我祖盡忠於國餘慶鍾於我兄。陳壽巡撫延綏與虜戰三勝或諷壽注子弟姓名戰籍中當有功賞壽曰吾子弟皆不諳弓馬竟不許。

唐僕固懷恩反母曰我戒汝勿反國家耐汝不淺提刀逐之曰吾爲國殺此賊取其心以謝軍中李懷光初蓄異志其子璿從帝啓曰臣父必負陛下願蚤爲之備及懷光敗而璿死

論謀六

君子謂懷恩有母懷光有子。白樂天悲哉行沉沉朱門宅中有乳臭兒狀貌如婦女光明膏梁肌手不把書卷身不攬戎衣二十襲封爵門承勳戚資春來日日出服御何輕肥朝從博徒飲暮有娼樓期平封還酒債堆金選蛾眉聲色徇馬外其如無一知山前與澗松地勢隨高卑古來無奈何非獨君傷悲。

張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為中郎將將

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

光問千秋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

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

曰皆有文書光嘆曰霍氏世衰張氏興也

鄧高密首翊漢光郭汾陽再恢唐祚勲名富貴

相當也顧高密子十三人各執一藝以自食

其力汾陽子二十有四皆驕縱侈肆而不知

日纂三集 詒謀九

檢其末也追高密之美奕世顯榮悼汾陽之

哀古槐疎冷何大相懸哉

包孝肅公家訓云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賊濫者

不得放歸本家亡沒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

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其下押字仰珙刻石

於堂屋東壁以詔後世

文伯之母老而猶績文伯日以馱之家而主猶

績乎其母嘆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

之聞也居吾語汝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

則淫淫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才淫也瘠土

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是故王后親織玄統公

侯之夫人加以紘緹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

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

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

則有辟古之制也吾異而朝夕修日必無廢

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予懼

日纂三集 詒謀二十

穆伯之絕嗣也

方峻於所居東北鑿一井既成着公服焚香而

禱之曰願子孫居官清白有如此水

文文山死宋烈矣其嗣子陞仕元為仁宗集賢

學士或挽之云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間讀史

各君臣史載文山子俱亡治命以陞為後而

陞者其弟璧叔子也璧附元當時有詩云可

惜梅花各心專南枝向暖北枝寒則陞之仕

元有自矣文山不幸以為嗣耳

劉溫叟之生也其父岳曰吾老矣他無所欲但冀世治民和與此兒皆為溫浴之叟耕釣烟月酣詠太平之化足矣溫叟憶父語遂為名臣

羅狀元倫及第初嘗與叔父書曰所謂好子弟者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誇耀閭里爾也謂有好名節與日月爭光與山嶽爭重

日纂三集

詒謀二十一

與天壤爭久云

義熙中何叔度官太常致政子尚之以吏部歸省叔度問曰聞汝行日傾朝相送可有幾人對曰數百叔度笑曰此送吏部爾非為何德彥也昔殷浩作豫章郊餞者甚眾及渡泊江亭積日乃故舊無復相窺者世謂尚之立身簡約實本叔度之教云

蘇叔黨過嘗讀南史東坡卧聽之因語叔黨曰

王僧虔居建業中馬糞巷子孫賢實謙和時人稱馬糞諸王為長者東漢贊論李固云觀胡廣趙戒如糞土糞之穢也一經僧虔便為佳號而此胡趙則糞有時而不幸汝可不知乎

宋左丞蒲宗孟其家多書建清風樓以貯之嘗作訓戒子弟曰寒可無衣饑可無食書不可一日失

日纂三集

詒謀二十二

宋藝祖初修汴京趙普奏圖取四面方直上覽而不悅取筆塗之命以一紙作大圈紆曲縱斜旁註云依此修築人咸罔測及奸臣蔡京擅權撒而方之如矩雖甚藻飾無復曩時之堅樸矣靖康胡馬南牧粘罕幹離不揚鞭城下有得色口是易攻下令植砲四隅隨方而擊之城既引直一砲所望一壁皆不可立竟以此失守藝祖沉幾遠觀至是始驗

陳咸萬年子抗直數言事譏刺近臣萬年嘗病
召咸床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怒
曰乃公教汝睡不聽何也咸跪謝曰具曉所
言大要教咸諂耳官至御史中丞

徐曙菴封君訓銓部公摘略云最妙是一個逆
字易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以往與順有盡
而來與逆無窮也今人處順境冒厚榮華現
成受享有何意味唯逆則艱難險阻中陶練

日纂三集 論謀二十三

得幾許不朽事業是以豪傑一遇逆境便看
作天心仁愛喜不自勝打起精神不肯當面
錯過逆來順受四字隨處當書之以粘于座
右庶觸目警心隨在當有自得處吾祖宗千
百年血脉長發汝身勿效福淺之輩一得志
便逐紛華血食之軀受用有數而將來無窮
之福已暗暗消鍊于此中矣天與汝以富貴
汝答天以愉情鬼神能無不平乎

釋氏云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吾謂昨日以
前而父而祖皆前世也釋氏曰要知後世因
今世作者是吾謂今日以後而子而孫皆後
世也是所當發深省者

李文節燕居錄云每見士大夫一捐館舍其子
弟往往向人稱外侮人亦為之傷世態之炎
涼嘆人情之薄惡予以為不然君子生則人
敬歿則人思彼寂寞于生前而榮華于身後

日纂三集 論謀二十四

為人尸視俎豆者何人哉人必自侮而後人
侮之向使恃位挾勢欺凌奪人無奈何直
待其子孫方與覆筭此所謂恃出悻入出爾
反爾而稱外侮非矣

李文節燕居錄云余弟自秀才至出貢廷試余
未嘗出一力就教時有友在餘司幕過余問
弟不置意甚厚余辭以有數存焉幸無留意
及選得邵陽余教以官方弟得士心監司擬

薦而直指惡余削之。既而陞翁源。余爲索文。憑于少宰。少宰訝余何不相聞。可以善地處也。余嘗謂兄弟三人。二人有官。余復居此地。天下大官小官俱吾家做了。子叔疑爲政不用。使子弟爲卿。季孫異之。况爲政而用者乎。余蓋欲以公倡百僚。而弟恬然不言。不得善地。不愠。家庭間語不及利。出京之任。皆自僦夫馬。辛苦淡薄。至于沒身。賢如吾弟者。亦少。

集三集

論謀二十五

方巾鮮衣以見。公詢家事。及寒溫慰勞後。訝其中服。因詰以所自。曰游泮乎。納粟乎。抑九載乎。弟皆曰否。否。公曰。既不出此。則誰不知。李九我弟爲布衣。而顧易冠服乎。詰以原帽。何在。曰尚在袖中。公曰。仍冠此。無徇俗也。弟奉命惟謹。夫以元老之弟。卽屬布衣。何嫌儒服。而公繩以本等巾服。其弟了無難色。公弟之醇謹。正兩相成哉。

聲也。漸也。與其聞此。不若聆犬聲於夜靜。鷄聲於晨鳴。令人有清曠之思。

人每臨終時。憂子孫異日貧苦。不思子孫貧苦。從何而來。乃從祖父積惡中來。平日專事苛刻。計便宜。凡損人利己之事。靡所不爲。是日殺子孫也。平時殺子孫。至臨終則憂子孫自我殺之。復自我憂之。不惑之甚哉。

李文節有仲弟。布衣也。大拜後。其弟自家候公。其

集三集

論謀二十六

象山先生嘗謂人家要有三聲。讀書聲。孩兒聲。紡織聲。蓋聞讀書聲。覺聖賢在他口中。在我耳中。不覺神融。聞孩兒聲。或笑或泣。俱自然。賴動天鳴。覺後來哀樂情致。較此殊遠。聞紡織聲。則勤儉生涯。一室兒女。覺有幽風七月。景象最可厭者。婦人評罵聲也。惡也。飲酒喧。奴聲也。狂也。街巷談說聲也。謔也。妖冶歌也。

萬士和士亨舉進士其父古齋公每遺書云願若輩為好人不但願若輩為好官

武康駱乾沙宗伯官於京巡鹽田直指其門人也一日以院胥缺一名為兩公子壽公子以未有父命辭直指笑慰之曰此聊為兩世兄蔬果資曾區區者而亦聞之老師乎兩公子終不受而分之戚黨不敢重違直指意也噫今之偽作父書以干澤比比而是如駱公子

日纂三集

詒謀二十七

豈非濁世之翩翩者哉然亦可想見其傳家之詩禮矣

昔有某初拜官將行其兄戒之曰人言官品定於生初我謂人品定於官初故做官全在立脚之始起處不失脚便終身不錯趾

賈文元公戒子孫文云古人重厚朴直乃能立功立事享悠久之福士人所貴節行為大軒冕失之有時而復來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

矣縉紳以為名言

吾友某某諸子皆美質高才可芥拾一第而或終于矜或以他塗自致則多錢為之崇也自少而長官室衣服飲食妻妾之奉擬於王侯豈復能苦心力學與寒士爭一日之短長疏廣有言賢而多財則損其志信夫

日纂三集

詒謀二十八

余宗韓夫人御史中丞雲谷公少宰念齋公之母性嚴毅課子誦讀不中程輒被撻中丞公未冠嘗擁爐坐夫人見之譙讓加以撻楚後中丞歸老于家聞其子婦撻兒輒泣然曰吾不聞此聲久矣後其孫路叔亦登第家人有嚴君則子孫必循禮法唐劉敦儒事親孝親心緒不寧輒鞭之見血則一日悅暢敦儒斂衣受杖曾不變容李道樞母盧氏性嚴道樞聲名已聞又在班列賓客至門往往值其受杖如此家風亦何可易得

唐五經嘗言不肖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為蠅
謂鬻庄而食也第二變為蠹魚謂鬻書而食
也第三變為夫蟲謂鬻奴婢而食也今人言
敗家子始為蝨蚓食土鬻田地者是繼為白
蟻食木鬻屋宅者是繼為鯉魚食鯁鮒鬻子
女者是後遂為虎狼為梟獍無所不至何但
三變而已

孟恭武宗從李肅學母為作厚褥大被人問之
曰恭三集一
詩謀二十九

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與為廣被
庶可氣類相接後宗遂為大儒今人有別業
園亭斬不與人讀書恐毀傷其薪木令子弟
且與氣類相隔是其智不若婦人無惑乎書
種之終歸斷絕也

士大夫子弟類欲起精舍讀書不知科第中人
十九是借人屋讀書者正如僧家開却許多
僧寮不肯住却欲造靜室修行真修行人豈

須靜室深公有言未聞巢絲買山而隱

陳堯佐父秦國公省華三子長曰堯叟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季曰堯咨為節度使皆舉進士
第一及第三子已貴秦公尚無恙每賓客至
其家公及伯季侍立左右坐客蹙蹙不安求
去秦公笑曰此兒子輩爾故天下皆以秦公
教子為法而以陳氏為禁

實儀為人性嚴重家法整肅每對客坐即二侍
郎三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侍立焉

劉贄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日士當以器識
為先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

宋陳襄將終妻子環泣求所以語後者公索紙
筆書先聖先師四字付其子而絕

陳堯咨精於弧矢自號小繇基為知制誥出守
荆南回其母馮氏問之曰汝典名藩有何異
政堯咨曰州當孔道過客以堯咨善射無不

歎服母曰汝父訓汝以忠孝輔國家今不務
仁政善化而專卒伍一夫之技豈汝先人之
意耶以杖擊之金魚墜地

不肖子不肯作家無論已至如肯作家者十分
精緊一絲不漏亦不是好消息其家必有奇
禍須是從寬一分留有餘不盡之意祚方綿
遠

宦家子弟凡居屋器用僕從輿馬之類俱貴雅

日纂三集

論議三十一

淡不宜使俗氣撲人

一家之中安頓得許多人口無失所無間言便

是大經濟然非細心體察不能

治家者當先治守家之人不汲汲于此而孜孜
于彼者非計也

昨非菴日纂三集坦游卷之六

附中昨非居士鄒瑄漢奉甫輯

司馬溫公家居時春夏多在洛秋冬在縣每日
與從學者講書用竹筒貯簽上書學生姓名
講後一日即抽簽令講講不通亦微數語
公每五日作一煖講一杯一飯一麵肉菜各
一而已公先壙在鳴條山墳所有餘慶寺公
一日省墳至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謁云欲

日纂三集

卷一

獻薄禮乃瓦盆盛粟米飯瓦罐盛菜羹也公

享之如太牢既畢復前啓曰某等聞端明在

縣日為諸生講書村人不及往聽今幸畧說

公即取紙筆書孝經庶人章講之既已復前

白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四句此獨無

有何也公默然少頃謝曰某生平慮不及此

當思其所以奉答村父笑而去每見人曰我

講書會難倒司馬端明公聞之畧不介意

金陵史忠人呼為史癡女笄當嫁婿貧不能具禮史詭攜觀燈同妻送至婿家取笑而別

夏原吉治水江南至崑山寓于境寺中公所居

不陳儀從坐一室觀書如嘗人有鄉民數人

來寺遊觀雜坐其旁既而問僧尚書何在僧

曰觀書者是也民惶懼奔走公殊不為意

蔡若謨美鬚髯一日屬清閒之燕上顧問曰

卿髯甚美長夜覆之於衾下乎將寘之於外

日纂三集 坦游二

乎君謨無以對歸舍暮就寢思聖語以髯寘

之內外悉不安一夕不能寢蓋無心與有心

異也

凡人燕會交接之間人品不齊或行檢有玷或

相貌不全或今雖尊顯而出身本微或先世

昌隆而後裔流落以類推之忌諱甚多須用

心檢點一番切勿犯人所忌令人愧憤亦君

子長者之厚道也

俞允文家貧不治生產其配絳緝泲助之猶不

給也允文獨夷然曰不能三食乎則姑二食

乃至不二食乎則又曰姑一食

處世要牛馬恁呼處心却鳥魚自適不能鳥魚

自適必不能牛馬恁呼此却與眾浮沉者迥

別

余幾番見某事以為必如此然矣而卒不然幾

番料某事以為必出若人矣而卒非其人乃

日纂三集 坦游三

知事不可私計人不可過疑

飽諸世故一任覆雨翻雲總慵開眼會盡人情

隨教叫牛喚馬只是點頭

大著眼睛看縮著嘴頭說硬著脊梁擔放著肚

皮納立著脚跟做

冤家恩愛心嘗作平等之觀上帝悲田眼不見

可惜之物性鮮貪嗔六時畏作惡業趣能領

畧四季都是良辰昔人不云乎此老終當以

樂死

商君載甲操戟。李嵩一夕九徙。每出劔戟自隨。李林甫重關複壁。仍一夕十徙。出入金吾清道。其視韓魏公之揭帷示刺客。郭令公赴魚朝恩宴。止家僮數十人。度量廣狹。何如哉。王鞏字定國。坐藉軾黨。貶賓州。軾臨北歸。別鞏出侍兒柔奴進酒。軾問柔奴嶺南應是不好。柔奴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軾因作定風波。

日纂三集

坦游可

一詞以贈

程伊川父响。尉廬隣。屏中多恠。一日家人忽告。郡君有鬼執扇者。郡君曰。天焚故爾。又一日。報曰。鬼鳴鼓。郡君曰。予之桴自是。家人不敢復言。恠亦絕。

歷代縉紳之禍。多肇於言語文字之激。是故誹謗激坑焚之禍。清談激黨錮之禍。臺諫激新法之禍。清流激白馬之禍。禍生於激。何代不

然其始也。一人倡之。群起而和之。不求是非之歸。乃譴焉。狂焉。牢不可破。其卒也。不可收拾。則所傷多矣。

邵康節會有四不。不赴謂官府公會。不相識會。大衆廣會。勸酒醉會。又有四不出。謂大寒大暑。大風大雨。有五樂。謂樂生中國。樂為男子。樂為士人。樂見太平。樂聞道義。有五喜。謂喜見善人。喜見好事。喜見美物。喜見嘉景。喜見大

日纂三集

坦游五

禮有四幸。謂幸長年為壽域。幸豐年為樂國。幸清閒為福德。幸安康為福力。有三惑。謂年老不歇為一惑。安而不樂為二惑。閒而不清為三惑。

寇平仲丁謂同列。嘗會食中書。平仲羹汗鬚。謂徐起拂之。平仲笑之曰。參政國之大臣。為長官。拂鬚耶。謂大慚恨。遂成嫌隙。愚謂此過在平仲也。拂鬚之事。雖媚寔敬。儉人如謂知敬。

事公寔難從而斥之。設多行無禮將若之何。異日到海之行。怨恨於此。豈獨孤注者為哉。有味哉。不惡而嚴也。

山濤晚與尚書和適交。又與鍾會裴秀等并申款昵。以二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中。各得其所。而俱無恨焉。白樂天與楊震卿為姻家。而不累於震卿。與元禎牛僧孺相厚善。而不黨於元禎。僧孺為裴晉公所雅重。而不因晉公。

日纂三集

八 坦游六

以進為李文饒。素不樂而不為文饒所深害。處世如二公亦足矣。

張洪陽曰。我無是心而人疑之。於我何與。我無是事而人誣之。於我何慙。縱火燒空。何處著熱風。波洶湧。虛舟自開。

郭文河內軹人。隱大滌山中。嘗有猛獸。張口向文。文視其中有橫骨。乃以手探去之。明日獸置一鹿以報。王導聞其名。迎至朝士觀者如

堵。文頽然箕踞。旁若無人。一日忽求去。結廬臨安窮谷間。及蕞峻反。破餘杭。而臨安獨全。人以為先見。

魯宗道真宗時為諭德。嘗遣使召之。宗道方與鄉人飲酒。肆使者曰。上訝來遲。何辭以對。宗道曰。第以實告。飲酒乃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使者如其言。上加忠實拜。參知政事。舉朝憚之。目為魚頭參政。

日纂三集

八 坦游七

天者付之天。不與我事。人者付之人。不與我事。子孫者付之子孫。不與我事。我者付之天。付之人。付之子孫。亦不與我事。方謂之息機。方謂之省事。漢方謂之了心人。

有心應物。不若無心。甘心履危。未必逢禍。縱意處安。未必全福。

蔡元定從朱熹遊。韓侂胄秉政。逐朱熹。偽學之禁。元定曰。吾其不免乎。及聞貶。怡然就道。熹

從遊者百餘人。餞別蕭寺。多歎歔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數日。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貽書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自懈弛也。

東坡在惠。與參寥書云。貶所便過一生也。得人懼瘴癘。病人北方。何嘗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獨瘴氣若苦無醫藥。京師國醫手裡死。漢

日纂三集

八世游入

尤多若坡公者。可謂善處憂患矣。

太祖既廟祀。歷代帝王。自伏羲以下。皆塑像。至元世祖。其面屢汚淚痕。塑工頻修飾。越宿如故。上聞之。幸廟對之曰。癡韃子。爾以胡人入主中國。傳祚幾百。可謂幸矣。今日曆數在予。汝之子孫。曾不加害。但驅還漠北。我之待勝國。可謂恩而有禮矣。汝復何恨。宜自寬釋。毋再啼哭為也。明日視之。淚痕遂滅。

胡邦衡謫新州。李彌遜書十事以贈。一曰。有天命。有君命。不擇地而安之。二曰。惟君子困而不失其所亨。三日。名節之士。猶未及道。更宜進步。四曰。境界違順。當以初心對治。五曰。子厚居柳。築愚溪。東坡居惠。築鶴觀。若終身焉。六曰。無我方。能作為大事。七日。天將任之。必大有摧抑。八曰。建立功名。非知道者不能。九曰。太剛恐易折。須養以渾厚。十日。學必明心。

日纂三集

八世游七

記問辨說皆餘事也。

山堂禪師曰。蛇虎非鷓鴣之讐。鷓鴣從而號之。以其有異心。故牛豕非鷓鴣之取。鷓鴣集而樂之。以其無異心。故是故疑於人者。人亦疑之。忘於物者。物亦忘之。古人與蛇虎為伍者。善達此理也。

杜靜臺先生曰。惱怒只害得自己。何嘗害得人。其能害人者。必自惱怒生出枝節也。先生書

齋對聯無求勝在三公上知足嘗如萬斛餘
道人居塵涉世須心坎中自作一活計事到隨
宜應之既罷得片席便據以為安大都與出
作入息為緣是安樂法

黃山澗中生斑魚如蝦蟇而無足善含水登木
隱樹杪叢葉中仰口水汪汪然渴鳥過而飲
之輒指翕曳而入水恣其嚙嚼小蟲設機陷
物隱慘乃爾可畏哉

日纂三集 坦游十一

人生墮地各位分數已定非他人能提挈亦非
他人能摧敗把柄在我進退有命小人在用
算計君子無勞準備

程明道終日端坐如木人焉操行甚嚴毅及接
賓客令人如在春風中未嘗稍以意氣加人
故黨人之禍獨不及焉

溫公有一僕二十年只稱君實秀才蘇子瞻學
士來謁因聞而教之明日改稱大叅公相公

驚問以實告公曰好一僕被東坡壞了

韓持國知穎州時查彥以狀元及第判州事每
稱狀元持國怒曰狀元無官耶自是改呼僉
判彥終身啣之馬涓亦以狀元及第判秦州
亦呼狀元秦帥呂晉伯曰狀元者及第未除
也既為判官則勿稱之矣涓愧謝之二事絕
類而一啣一謝固自其品不同然持國厲聲
而啗之故其人多怨晉伯平心以道之故其
人多悅程子曰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
忿則招拂此之謂也

日纂三集 坦游十一

蛇虎非噬人人先藏殺意逢人料必死先發求
生地若與共志機怨毒無報施虺蝎變吉祥
和氣消陰鷲

心不負人面無慙色志不驕人面無德色氣能
自勝面無懼色量能容人面無怒色所務在
內面無慙色故曰君子不失色於人

或問姤嫉字皆從女何居曰女子陰性多姤嫉故字旁從女明其非鬚眉丈夫事也以丈夫而同女子之行豈不可恥

唐開元間黃門監魏知古本起小吏因姚崇引薦以至同為相崇意輕之請知古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事知古叩之崇二子分司東都恃其父有德於知古頗招權請託知古歸悉以聞它日明皇從容問崇卿子才性如何今

日纂三集

八 坦游十二

何官也崇揣知上意對曰臣有三子兩在東都為人多欲不謹是必以事于魏知古臣未及聞耳明皇始以崇必為子隱及聞崇奏喜問卿安從知對曰知古微時臣卵而翼之臣子愚以為知古必德臣容其為非故敢于耳明皇於是以崇為無私而薄知古負崇欲斥之崇故請曰臣子無狀撓陛下法陛下赦其罪已幸矣苟因臣逐知古天下必以陛下為

私於臣累聖政矣明皇久乃許之知古罷為工部尚書

師蟻馬之智慮切莫忽略下人觀龍蛇之蟄伸何得欺他貪士

人人賦性寧容一例苛求事事憑天未許預先打弄

為天羅網何勞姤彼高才徧地貨泉奚事忌他富室分付都錄造物相形切莫煩心

日纂三集

八 坦游十三

聞儔人行一善事睡夢代渠喜歡見同類作一非為寢食替他憂惱

或問生死曰晝夜或問今生來生日今日來日或問佛土曰清淨慈悲或問地獄曰貪濁忿

怒或問快樂曰知足或問尊榮曰無求或問報應曰形影或問長久曰如嘗或問享福曰無禍或問壽考曰不朽衡山石頭希遷大師

有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縛汝又問如何

是淨土師曰誰垢汝又問如何是涅槃師曰誰將生死與汝予愛禪家此語亦設一問如何得心地清涼當答曰誰令汝熱惱又問如何得心地安淨當答曰誰令汝煩動直道不之心知評鳳評鴉儘聽橫日槩多肉眼呼牛呼馬俱安

人有偏才相得交濟昔寇至人竄獨遺瞽者盲者待死耳然瞽者指盲者盲者負而走兩人

日纂三集

坦游十四

皆免乃知兩相為用則無偏廢之才

編繆太多轉是道誼之薄檢點愈密益深變詐之憂

丁弘之會稽上虞人性好釣每垂綸時人問漁師得魚賣否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故舊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

吳兢祥符人嘗與劉子玄撰武后實錄敘張昌

宗誘張說誣執魏元忠事及說為相問兢曰劉生書魏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曰子玄已亾不可受冤地下競實書之聞者嘆其直世局棋新不著最為高手人心兵險無求安有敵頭

我于人一切寬解成就諒合如此不足為恩人于我一切橫逆誹詆實無所傷未足為怨非思而望報祇息我之先施非怨而報人復生

日纂三集

坦游十五

彼之攻擊

裴度東都畱守因闖豎擅威力請罷治第集賢里日與白居易劉禹錫文酒相歡不問戶外事每使臣自洛來上必問度安否臨卒謂門人曰吾死無所繫但午橋莊松雲嶺未成軟碧池繡魚尾未長漢書未終篇可為恨耳人處斯世終日在戈矛中若一披甲擁楯以不肖之心待人未有不中其傷者一味清潔休

原守以靜而待以誠。渾渾焉無所露。庶可免于患乎。

范涑為南昌太守。先是府官自前撫。踞見之後。庭請拜。俱遠在蓬外。風雨不問。涑欲復舊制。乃於新撫初上任時。各官俱聚門。將見涑。且進。且顧曰。諸君今日隨我行禮。進至堂下。竟入蓬內行禮。各官俱隨而前。舊制遂復。涑退至門外。與衆官作禮。為別。更不言及前事而散。

日纂三集

六 遊游十六

李孝基所治郡邑。雖甚劇。至午即却掃。隱几庭無人跡。有問其術者曰。吾治無他。省事而已。曹公時。中年入十時。作壽藏於親墓側。每日餐罷。往坐片時。曰。此中無朝。無暮。無春。無秋。恍似天地未判之初。我復於初。且得侍先人。無不適矣。

揀好事。做遇不。稱心事。便困。蹟揀好人。接遇不。

如意人。便煩惱。只此已在事物鑄鑄中。如何能鑄錯事物。故曰。大冶不擇金。良工不擇玉。人苟平心。便覺有思。無怨。徒知有我。便覺思假。怨真。

張莊簡公悅。與莊懿公參。一時皆以尚書同居。東南城河外。中隔數十武。兩公元旦入城。祝釐。則借出而往。未待詔。家拜節。待詔者。吾松櫛上之稱也。兩公與為老。降肅章服。拜之。櫛。

日纂三集

六 遊游十七

老則戴老人頭巾。接兩尚書。具茶脩賓主。而出。當時風俗之厚如此。

沈愷為寧波守。有惠政。高曠明爽。詩文妙天下。其堂中有春帖云。身入兒童鬧。艸社心如太古。結繩時。鳳老和易坦蕩。真有蘓長公眼中。未嘗見一不好人之意。遇兒童走卒。亦煦煦然。仁愛之。每蚤起。即作詩寫字。稍暇。則黏碎石為盆池。小景令人悠然。有林壑之思。凡燕。

席中有戲劇卽按拍節歌有不叶則隨句正之終日無一俗事在心終歲無一俗人到門壽登八十嘗如小兒蓋近代異人也

陸平泉九旬之外每遇佳風日卽乘兜子縱觀街市子孫扶掖家僮簇擁飄飄乎仙也隨觀者百千人一日坐門首有老者熟視請問老翁何道致此上壽公第云日食龍眼當有効老者曰貧人何能得此公親以一掬畀之

日纂三集

坦游十八

蔡公龍陽縣浙轄遷蜀時江陵嚴禁驛遞公微服率蒼頭持行李附蜀商歸舟舟中與商人送爲賓主了無城府及抵省守道官吏來迎者千人商驚怕叩頭請罪公曰今不用驛遞欲獨買一舟則太費說明又不便相與所以不言何必介意

邵康節先生云聞人之謗未嘗怒聞人之譽未嘗喜聞人言人之惡未嘗和聞人言人之善

則就而和之又從而喜之故其詩曰樂見善人樂聞善事樂道善言樂行善意聞人之惡如負芒刺聞人之善如佩蘭蕙

王見峰云跛者羨行徒者羨乘不跛不徒復有所羨人心何嘗有足時會做受人急事化緩事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以電光泡影視幻身以浮雲秋水視世態盈虛消息坎止流行隨其所止坦然自得

日纂三集

坦游十九

知足歌云人生儘受福人自不知足思量事累苦閒著便是福思量饑寒苦飽煖就是福思量病時苦健著便是福思量危難苦平安便是福思量監禁苦放著便是福思量死來苦活著便是福也不必高官厚祿也不必堆金積玉看來一日之間許多自然之福只因看不破譬喻一譬喻五行以分定知機便是福終日竟戚戚惟是不知足本是無事人討得

惱心曲本是温飽人。弄得飲食服本是強健人。縱得病拘束。本是平安人。幹得危險辱。本是無罪人。惹得入牢獄。本是長壽人。作得死催促。世間能幾人。會享自然福。我勸世間人。不要不知足。富貴非力求。迷途空碌碌。

警世語云。風波境界立身難。處世規模要放寬。萬事盡從忙裏錯。此心須向靜時閒。路當平處行。便穩人有長情耐久。看真到始終無悔。

日纂三集 坦游二十

吝總生枝葉便多端。吾生落落果何為。世事紛紜沒了期。少算人皆嘲我拙。多求我却笑人痴。庭花密密疎葉溪柳長。長短短枝萬事欲齊齊。不得天機正在不齊時。

屏之張也直。則不可立。必也回而曲之。輪之轉也方。則不可行。必也揉而圓之。處世亦然。雖然屏必有幅輪。必有軸。屏雖欲曲。不可不齊。輪雖欲圓。不可不正。君子自處也亦然。

當樂境而不能享。畢竟薄福之人。當苦境而反覺甘。方是大受之器。

事勢已成。敗局就該撤。下留在胸中。越添鬱悶。事機未有頭緒。當聽自然。強去營為。多遺悔恨。

聽不平事。徒惱胸臆。接不平人。徒減殮眠。此沒身涉世。不了之苦海也。吾安能以一身當之哉。不聽不接。自登彼岸。

日纂三集 坦游二十一

柳離子曰。石激水。山激風。法激姦。吏激民。言激戎。直激暴。天下之紛紛生於激。是故小人之作亂也。繇其操之急。抑之甚。而使之東西南北。無所容也。

友誼之薄。緣訂盟之濫。而責報之奢。夫濫于訂盟。既視之太輕。奢于責報。又視之太重。兩情水炭。并用之一人。即父子兄弟。不能強其遂願。况泛泛者乎。

事有急之不自者寬之或自明母躁急以速其
忿人有操之不從者縱之或自化母操切以
益其頑

能與善人居不能與惡人處畢竟是學力未到
夫惡人如蛇蝎猛獸戾氣所鍾造物猶不能
絕第當善待之使不能爲害而或介介疾視
若旦夕不可容多見其不廣也

文清曰或謂人有慢已者何以處之曰使已有
一集三集 坦游二十三

可慢之事則彼得矣已無可慢之事則彼失
矣失得在彼已何與焉

傷心之怨莫如攘利沒世之恨無如發隱發人
隱私人誰容我奪人利益人誰甘我出爾反
爾戒之哉

普濟人利物之澤以積陰功養優閒澹漠之業
以緩末路

兔死狗烹鳥盡弓藏越王漢祖之事後世往往

有之謀臣猛將以此終悔者多矣東魏邴山
之戰彭樂以數千騎入魏軍魏軍既敗高歡
使樂追宇文泰泰窘謂樂曰癡男子今日無
我明日豈有汝耶樂從言遂歸渴水之戰慕
容紹宗以騎五千夾擊侯景景衆大潰以數
騎自硤石濟淮使人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
復何用紹宗乃縱之樂紹宗之不終臣事罪
則有在抑繇後世君臣之間有不足相信者

一集三集 坦游二十三

遂致如此樂紹宗豈獨欲養寇自資而留患
自救之心不能無也高歡臨死謂世子澄曰
彭樂心腹難得宜防護之堪敵侯景者唯慕
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歡之疑樂蓋
自其追黑獺時已深噤齟知紹宗之才而故
不之貴使澄私其恩而爲澄用然竟何益高
氏父子若積誠御物物以誠應彭樂自可腹
吾赤心紹宗亦何必庸此形跡預使激誘吾

有機心于此苟非頑然者亦豈不知而肯一
一墮吾計中歡之所言徒斃樂耳紹宗非陳
元康素安其意其肯為澄用耶

隨緣方便念念寬和事事利濟俯而從人曰循
易而可親曰良莫錯會了密如秋茶察見淵
魚非所以養平和之福

人世無一刻不是緣無一處不是緣無一人不
是緣為世間人只好隨緣度日何必強生分

日纂三集 八 坦游二十四

別抹破緣因

海和平之福只在隨緣一生牽惹之勞止因
好事

八有未可遽格者與以入之事有未可易處者
靜以制之效有未可驟致者安以待之

余每言人觸事有三等太上如張網任風東西
吹聽其直過都不兜惹次如火炮焯着即發
發過即休最下如氣球盛却一肚皮氣緊拴

却口不至爆裂終不消也噫亦苦矣

唐玄宗于端午日賜丞相鍾乳宋璟命付醫人
合鍊子弟曰上所賜當珍付其家必遭竊匿

璟曰持誠示信尚懼見猜以猜示人其可得
乎爾勿以此待人真長者之論

應事接物須是以靜待動以閑處忙如水流而
境自靜雲急而月自遲纔有無限光景

人之性行雖有所短必有所長與人交游若常

日纂三集 八 坦游二十五

見其短而不見其長則時刻不可同處若常
念其長不顧其短雖終身與之游可也

人要有轉念轉念蚤則愁煩中可覓瀟散境界
不然恐俗障杳來祇徒憂而無益人要有餘

地餘地留則馳驟中可存從容趣味不然恐
快心事過或涉險而難收

溫公嘗言劉器之平生只是一個誠字更摸不
破居嘗杜門屏跡不妄交游人罕見其面然

田夫野叟市井細民謂若過南京不見劉侍制如過泗州不見大聖及公歿士庶女婦持薰劑誦佛經而哭者日數千人後二年虜人驅墳戶發棺見公顏如生驚曰必異人也蓋棺而去公嘗自謂曰安世除諫官三日有大除拜安世便入文字及得罪章惇必欲見殺人言春循梅新與死為隣高竇雷化說着也怕八州要地安世遍歷七州然未嘗一日病

日纂三集

坦游二十六

年幾八十堅悍不衰何以至此曰誠而已

視天下事皆如飄瓦虛舟順逆偶然葛藤盡掃

便令來去無心視天下人皆為前因宿果寬

親平等墨碍都捐得了多少自在

人生世上那管得許多那好得許多那能使人

人說好那能使人不說吾不是只要做事十

分不差心上無愧便了

遇事只一味鎮定從容縱紛若亂絲終當就緒

待人無半毫矯偽欺隱雖徒如山鬼亦自獻誠

盧多遜與昉相善昉待之不疑多遜知政多毀昉人以告昉昉不信之後太宗語及多遜事昉頗為解釋太宗曰多遜毀卿一錢不直昉始信之太宗繇是目昉為善人

昔聞一長老云人情有何難知但從不好一邊求之即得矣此衰世之言也

日纂三集

坦游二十七

心無機事案有好書飽食晏眠時清體健此是上界真人

庶所以懲貪我果不貪何必標一庶名以來貪夫之側目讓所以息爭我果不爭又何必立讓的以致暴客之學乎

或薦梅詢可用真宗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時沆沒二十餘年矣歐陽文忠嘗問蕪子容云宰相沒二十年能使人主追信其言以何道

子容言獨以無心耳

黃魯直云。人生歲亦十疋。日飯兩盂。而終歲蕭然疲役。此何理也。男女婚嫁。緣渠儂墮地。自有衣食分齊。所謂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其不應凍餓溝壑者。天不能殺也。今蹙眉終日。正為百草憂春雨耳。青山白雲。江湖之湛然。可復有不足之歎邪。

日纂三集

坦游二十八

以為夷狄而鄙薄之甚善。

吾輩治家。于凡五穀菓茹之類。皆須自為料理。至于下人偷竊。自不能免。但不至太甚則可矣。慈湖先生曰。先君常步至蔬圃。謂圃丁曰。吾輩每為人盜取。何計防之。圃丁曰。須拚一分與盜者。乃可。先君因欣然。顧某曰。此圃丁吾師也。作家者宜知此意。

韓魏公晚與永叔相知。而相親最深。永叔滌服。

公之德量。嘗曰。累百歐陽修。何敢望韓公。公曰。永叔相知無他。琦以誠而已。公知永叔不以繁辭為孔子書。又多不以文中子為可取。中書相會。累年未嘗與之言及也。

瓦礫在道。過者皆弗見也。裹之以紙。人必拾之矣。十襲而積之。人必盜之矣。故藏之人。思亡之。掩之人。思檢之。圍之人。思窺之。障之人。思望之。惟光明者。不令人疑。故君子置其身于。

日纂三集

坦游二十九

光天化日之下。

奇峰峻嶺。止可偶一登之。國都皆寬平廣大者。天下之亂。庸庸者釀成之。皎皎者激成之。兩項大率相半。嗟乎。庸庸者何足責。皎皎者又托于君子。而不可責。可若何。

一切順逆得喪。毀譽愛憎。要知宇宙古今聖賢。凡民都有的。不必輒自驚異。

吾人身家之累。思前慮後。有許多未了。幻當此。

須以不了了之。隨身有無。隨家豐儉。隨緣順應。一毫不起。非妄之想。分外之求。則身家之事。一時俱了。若只在身家。事上討求。完全稱意。日出事生。終身更無了期。

處天下事。前面嘗長出一分。此之謂豫。後面嘗餘出一分。此之謂裕。如此則事無不濟。而心有餘樂。若扣殺分數。做去必有後悔。處人亦然。施在我有餘之恩。則可以廣德。畱在大不

知纂三集

八坦游三十一

盡之情。則可以全好。

待君子易。待小人難。待有才之小人。則又難待。有功之小人。則益難。

求治不可太速。疾惡不可太嚴。革弊不可太盡。用人不可太驟。聽言不可太輕。處己不可太峻。

雲間陸學士謂凡處人已之間。事之可否。以理裁之。則可以氣加之。則不可。如魏沈介以舟

行遇風絕糧。從姚彪貸百斛鹽。以易粟。姚命覆鹽于江中。曰。明吾不惜。惜所與耳。晉王修齡貧乏。陶範以一船米遺之。却曰。王修齡雖饑。當就謝仁祖索食。何須陶胡奴。此皆以氣加之者也。

治小人寬平自在。從容以處之事。已則絕口不言。則小人無所聞。以發其怒。

知纂三集

八坦游三十一

昨非菴日纂三集願真卷之七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人身視聽吸鼻言動思想俱屬陽火內中精髓
血脉則陰精也陽一動便能燥陰專恃陰精
克溢足供其揮運耳素問曰陰精所奉其人
壽陽精所降其人夭降者降伏之降陰不足
而受陽之制立見枯竭矣

水中所生之火冲融醞釀真陽也真陽生陰離

一集三集

願真一

水獨制之火燒灼焦熬驕陽也驕陽耗陰人

見美麗及淫衰事熾然舉一念不獨陽道與
舉而四體盡覺焚如稍久即火逼金銘關元
已滲泄矣若原無一念而腎中真氣自生薰
然遍體暢不可言以意煉之即丹母也

電轉雷驚自歎浮生四十年試思量往事虛無
似夢悲歡萬狀合散如烟苦海無邊愛河無
底流浪看成五漏船何人解向無嘗火裡錢

打身堅須臾便是華顛好收拾形骸歸自然
又何須著意求田問舍生須宦達死欲名傳
壽夭窮通是非榮辱此事絲來都在天從今
去任東南西北作個飛仙

葉石林住吳興山水幽絕處終日聽泉弄石讀
書談道晚而有得慨然曰自無知求有知易
自有知入無知難其見解卓矣

白石生辟穀嘿坐人問之不答固問之乃曰世

二集三集

願真二

間無一可食亦無一可言采雲膏霞液精神
自往來而已余以為精神自往來即雲膏霞
液也熟讀黃庭乃見此理

道書極貴口中津液謂之金醴玉漿無事靜坐
漱而自嚙不徒灌溉五藏亦能止滅心火不
使飛焰乃既濟之理也然非淡素自茹絨嘿
自攝則焦吻塞喉正恐無唾可嚙耳

種荷萬柄蔭蕉半畝日夕起居其間能令覓夢

馨香肌膚翠綠每六月思逸暑不得歎兀兀
坐作此觀

心中須嘗令有一種恬適處絕橋不憂山崩不
愕此是自身大受用却勉強不得亦對人說
不得

嗜欲之來薰心動魄如不可忍及所之既倦便
似嚼蠟故久官思田困酒思眠也惟學道者
澹然相求久而不厭

日纂三集 八 願真三

陽明曰今之訓養者多是厚食濃味劇酣謹浪
或竟日偃臥如此是撓氣昏神長情而召疾
也豈攝養精神之謂哉務須絕飲酒薄滋味
則氣自清寡思慮屏嗜欲則精自明定心志
少眠睡則神自澄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謂之
致力於學問者

壁拈又曰心從收處放身向靜中忙故養性存
心惟有戒慎恐懼朝乾夕惕乃能閒適逍遙

慈湖有言人生不可被一區宅子幾畝田園貯
却自己此于學人分上直是淺淺事鮮能克
究能不為宅子田園所貯者方能不為宇宙
牢籠世情羈絆無古無今浩然天地

予以不貪之故獲舍利者三不涉畏途不履危
機一也量入自足身閒氣和資養生之道二
也習靜悟空深知理性之法三也萬事肯得
中日過午則晏月過盈則虧物過盛則衰器

日纂三集 八 願真四

過滿則溢必然之理也世人昇高位積羨財
不務得中貪極致禍者多矣宜自戒之也
吾居靜境可比華胥之境吾為逸民可比葛天
之民吾聞和聲可比鈞天之聲飲食節約無
求滋味寢興順適何須外飾不改其樂永錫
難老動與言會其如予何

百骸導引貴乎動久久必和柔此道家之妙用
也一心檢攝貴乎靜久久必凝引此釋家之

妙用也。非二妙用。吾何所歸。

心去腎八寸四分。天去地八萬四千里。人自子至巳。則腎生氣。自午至亥。則心生血。陽生子而地氣上升。至巳而亢。陰生午而天氣下降。至亥而極。人身肖天地也。

白香山自言。久宦蘄州。不置太湖一片石。人曰。如此累心事。香山不做。余深服此言。天下事累心者多矣。都丟下不做。可使心不受累。

日纂三集 八 願真五

陳搏唐僖宗封為清虛處士。賜宮女三人。先生作詩曰。雪為肌體玉為腮。深謝君王送到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雲雨下陽臺。高僧巍戒行嚴潔。嘗有一女寄宿。自稱天女。以上人有德。天遣我來勸勉。魏曰。吾心若死。灰無以革。囊見試。

下令鳳林寺。唐時禪師圓脩居此。棲息松上。白樂天守杭嘗往參之。曰。太師居甚險。師曰。太

守險樂天曰。弟子居處高堂。何險之有。師曰。心火相構。識浪不停。得非險乎。樂天服之。邵康節先生詩曰。閒居慎勿說無妨。纔說無妨便有妨。爽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為殃。爭先徑路機關惡。近後語言滋味長。揣其病後能服藥。不若病前能自防。

楊升菴書云。年來萬慮灰冷。惟文字結習未忘。頗以此自累。而招罪不當。與而與。當與而不

日纂三集 八 願真六

與皆罪也。不工則不可出。工則疲精敵神。皆累也。用是勇念書壁云。老景病魔難親筆。硯神前發願。不作詩文。自今以始。朝粥一碗。夕燈一盞。作在家僧行。選惟持麗。公空諸所有。四字庶餘年耄齒得活。一日是吾一日。不然授授應酬。何異於塵勞仕路哉。縱使藝文志書家傳人誦盡為我製。何補貞我哉。

人主壽者。漢武帝七十餘。梁武帝。宋高宗。八十

餘漢武嘗言服藥節食可少病梁武勅賀琛
曰朕不與女人同室寢亦三十餘年此致壽
之道不繫好仙佛也高宗之壽亦繇稟厚而
寡欲爾

立夏日兒童遠隣乞米拔籬筍寸斷之雜煮作
百家飯老幼分啖云食之可一夏無疾村民
亦競采艸木嫩莢揉粉製餅餌相饋遺時梅
已如彈朱櫻的皦可愛陰森中忽一風來作

日纂三集 願真七

百和香不辨何樹戴勝黃鸝遠近伊啞不衫
不履徒倚林塘幽絕處亦歲時最佳候也若
營營碌碌者竟成錯過而已

凌恒達不樂舉業入計籌山學老莊道既通玉
守誠呂仲實博士張翁危素數從問衛生之
要術應曰形骸者氣血也金丹者艸木金石
也血氣有時衰耗艸木金石其能延駐之耶
又曰虛靜恬淡寂寞無為天地清寧萬物化

育是之謂大藥上丹衛生之要也

東坡在惠時佛印致書云子瞻中大科登金門
上玉堂遠放寂寞之濱權臣忌子瞻為宰相
耳人生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二三十年功名
富貴轉盼成空何不一筆勾斷尋取自家本
來面目萬劫嘗住永無墮落縱未得到如來
地亦可以駢駕鸞鶴翱翔三島為不死人何
乃膠柱守株待人惡趣昔有問師佛法在其

日纂三集 願真八

麼處師云在行住坐臥處著衣喫飯處屙屎
撒溺處沒理沒會處死活不得處子瞻胸中
有萬卷書下筆無一點塵到這地位不知性
命所在一生聰明要做甚麼

貴人文高獲第隱士心薄功名貴人歌朱雀隱
士盟白鷗貴人擁天祿著書隱士據虎皮談
易貴人侍玉皇香案隱士禮繡佛高齋貴人
五色宮袍隱士四時養衲貴人高車隱士高

伏貴人千鐘五鼎隱士鷄黍肥豚較對雌雄
未易優劣也

已往事勿追思未來事勿迎想見在事勿畱念
隨覺而止習以為嘗久久彌堅不煩多學

道士吳涵虛好睡終日人號之吳禿其言曰人
如要閒必先學懶若不懶定不得閒也

臥坐空霜根老樹偃仰空漏月疎林寢室曲倚
巖阿書案平張松下階除步步芳艸軒檻處

日集三集 八 願真九

處名花語鳥一籠半睡半醒中著耳文魚鱗

沿無情無緒感欄掌快理籤必須雪子賡

吟共釣悉是烟流怒則打劍揮空日丈夫適

志須富貴何時喜則短琴橫膝口高山流水

定有知音但持僧偈何必作酸餽領頭雖頂

儒冠定不下冷猪註脚盟諸心矣寧費口詞

俗事有空急了者有宜姑置者了之所以安心

也置之亦所以安心也不了又不置終日縈

懷擾擾苦矣究竟於事亦無益

每旦日將出時向明端坐兩手交握兩肘腕緊

縮尾間令腎氣絲夾脊上升至泥丸中下貫

兩目旋轉數四想目有金光微啓皆見日中

金光注射兩光內外相合仍入兩目從上齧

降下腹中至氣穴而住仍稍用意存之如此

不拘遍數久之覺有紅日一規嘗在胸懷間

此不死之道也鸞珪云人所以生者得陽精

日集三集 八 願真十

耳目為陽宗常存之安得死

內經曰膀胱者決瀆之官化物出焉其言肺又

曰通調水道下輸膀胱蓋人身所化之物唯

溺為多以其為濕蒸之氣醞釀而成若大腸

所出則物之渣滓耳非所化者若腎之精肝

之淚肺之涕心之汗則又各乘感而生非脈

化所出者是以化物獨屬之膀胱之溺余嘗

深察之膀胱一職不獨化和氣為物而溺也

之亦化病氣爲物而溺出之凡病氣重則小便必澀病氣蘊則小便漸通人之身能洩病氣無如膀胱者膀胱之水洩則脾土實脾土實則肺金清而心火降百骸自理矣是故養生則以實脾爲樞治病則以疏膀胱爲樞食服嘗溫一體皆春心氣嘗順百病自遜

東坡居嶺外問長生訣於吳復古復古告之曰安日和安則寧一而精神不擾和則優柔而

日纂主集

八願真十一

情思不躁卽老氏致虛守靜之旨也

佳木有蔭淺水有紋坐涼風臨清流而意不在吏道之惡也

語云道在屎溺余察之道真在屎溺也東坡云要長生小便清要長活小便潔要延年清小便麻衣和尚之師乃山中一老僧每十日半月一解大便其矢圓潔如彈丸落地碌碌然如磚石此經真火久煉若土之經審燒造爲

磚坯耳其人年三百餘歲不疾而化麻衣尚爲童子時也

春去春來朱顏容易改花落花開白頭空自哀世事等浮埃光陰如過客休慕雲臺功名安在哉休訪蓬萊神仙安在哉清閒兩字錢難買何苦深拘礙只恁過百年便是超三界此外別無閒計策

日纂三集

八願真十二

之言曰金銀可點化以濟世少女可採藥以長生既快嗜欲又得超勝何憚而不爲耶予以理情揆之恐無此大便宜事不敢信也

予遊褒禪山石岸下見一僧以紙軸枕背跣足而臥予坐久之乃驚覺相向熟視予曰方聽萬壑松聲冷然而夢夢見歐陽公羽衣折角巾杖藜逍遙穎水之上予私揣曰此道人識歐陽公必不凡乃問曰師寄此山幾年矣道

具何在。伴侶為誰。僧笑曰：出家欲無累，公所言滾滾多事人也。曰：豈不置鉢耶？曰：食時寺有碗，曰：豈不畜經卷耶？曰：藏中自備足。曰：豈不備笠耶？曰：雨即吾不行。曰：鞋履亦不用耶？曰：昔有之，今弊棄之。跣足行，殊快人。子曰：然則手中紙軸復何用？曰：此吾度牒也，亦欲睡枕頭，予甚愛其風韻，恨不告我以名字。

坐多於行，默多於語，質多於文，恩多於威，讓多

日纂三集 八 願真十三

於爭介多於泛，閉門多於出戶，歡喜多於怒，嘆如此，嘗貪多獲福，自無量。

了塵吟云：半間屋六尺地，雖不莊嚴却也精製。蒲作團布作被，日間可坐，夜間可睡，燈一盞，香一炷，石磬數聲，木魚幾擊，龕嘗關，門嘗閉，好人放參，惡人迴避，髮不剃，肉不忌，道人心，腸儒家服制，上無師，下無弟，不傳衣鉢，不立文字，不參禪，不說偈，但無妄想，亦無妄意，不

貪榮不圖利，無呈礙無拘繫了，清淨緣作解脫，計開便來，忙便去，省閒非省閒，氣也非卷也，非寺在家，出家在世，出世即此上乘，即此三昧，日復日，歲復歲，過我這生，任我後裔，道人謂于子曰：爾能居室如寄，使僕如假，起處如在塗，飲食如受乞，即無病矣。

滿目經綸且寄，花開葉落當場，嘯傲那知鳥去雲來。

日纂三集 八 願真十四

墨子曰：非無安居也，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無足心也。世之人，衣不過被體，衣千金之裘，猶以為不足，不知鶉衣縵袍者，固自若，食不過滿腹，羅萬錢之珍，猶以為不足，不知簞食瓢飲者，固自樂，室不過蔽風雨，峻宇雕墻，猶以為不足，不知繩樞瓦牖者，固自安，器不過適一用，玉杯象筋，猶以為不足，不知污尊杯飲者，固自適，惟其不足，是以心之放僻，意之奔馳。

無所不至。以有限之年。濟無厭之欲。何時足耶。歲月易邁。狂迷不復。悲夫。

人倫要鑑云。人心不足蛇吞象。世事到頭螳捕蟬。無藥可延。卿相壽有錢難買。子孫賢家嘗守分。隨緣過。便是逍遙自在。

陶梅林云。色身強者多病。酒量大者多醉。有所恃也。語云。善游者溺。善騎者墮。

孫真人云。怒甚偏傷氣。思多太損神。神疲心易

日纂三集

願真十五

役氣弱病相榮。勿使悲歡極。當令酒食勻。再三防夜醉。第一戒晨喚。故養生之道。必寡思慮。以養神。寡嗜慾。以養精。寡言語。以養氣。

養生者。貴開發其生機。生機一發。則源源不窮。此謂濟于不涸之府。生機有二。使此心嘗自怡適。而不以憂鬱窒其生機。一也。助養脾土。以滋化源。則四藏都有生氣。二也。若不知此。機括雖日服補益良劑。所補曾幾何。

王聖俞會心言有云。伐天和以成就。世事辟猶割肉飾俎。刺血染裳。然究竟成就。亦歸虛幻。徒自伐其天和而已。語有之。寧可疎慵乖物。議莫將性命當人情。此二言可書座右。

坐水邊林下。塵世可忘。步芳徑。閒庭情懷自逸。鳥啼花落。且開病裏幽襟。酒冽茶香。共享閒中清福。

深山窮谷之人。多高年者。嗜欲少故也。

日纂三集

願真十六

李諧字虔和。清豐人。風流文辯。歷中書侍郎。因憂而舉。願因跛而緩步。因寒而徐言。人稱其善用三短。

馬遠公云。天地偏以巖壑雲樹。娛天下之幽人。逸士非富貴人所可染。指散吏逐臣。猶可竊取一二。吾輩未宜為幽人。但一日游覽。亦一日清福。余當年雖在都下風塵中。日與西山一段秀異之氣。脉脉還往。無論清游香碧。前

山別有趣味。即燕市園林中。多有高樹。坐挹深綠。便覺不同。一日同澹真兄。坐一小園。下花燈燭。如雪。矧人酌小樓上。望西山翠尖欲滴。因謂澹真曰。金門亦有滄洲耶。

殷仲文勸宋武帝畜妓。帝曰。我不解聲。仲文曰。但畜自解。帝曰。畏解。故不畜。

士大夫于世法中。惟廉取薄享。可迂績壽之源。何從更慕長生。

一集三集 八 願真十七

軒轅集隱居羅浮山。年百餘歲。宣宗召問之。對曰。微聲色。薄滋味。哀樂不過。德刑無偏。堯舜禹湯皆登上壽者。用此道也。善飲酒。百升不醉。夜則垂髮盤中。酒漉漉而出。

人不極思。不知吾生之可哀。人不極思。不知吾生之可樂。知哀吾生者。可與破塵情矣。知樂吾生者。可與破聖諦矣。

常參大乘楞嚴十卷。可以留心。閒坐小窓。義易

也。

一編林教去手

攝心須攝目。陰符經曰。機在目。三字丹法之要也。

却病十法云。靜坐觀空。覺四大原從假合。一也。

煩惱現前。以死譬之二也。常將不如我者。強自寬解。三也。造物勞我。以生遇病。稍開反生。

慶幸。四也。宿業現逢。不可逃避。歡喜領受。五也。家室和睦。無交謫之言。六也。衆生各有病。

一集三集 八 願真十八

根常自觀察。克治七也。風露謹防。皆慾。惰泊八也。飲食寧節。毋多。起居務適。毋強。九也。見高明親友。講開懷。出世之談。十也。

讀書家。解得尋仲尼。顏子樂處。即無事。向長桑家。商衛生却疾之方。亦無事。向神仙家。問長生久視之訣。

心苟無事。則息自調。念苟無欲。則中自守。

清閑之人。不可情其四肢。又須以閒人做閑事。

也。

臨古入帖溫昔年書拂几微塵洗硯宿墨灌
園中花掃林中葉覺體少倦放身匡牀上暫
息半晌可也

饑乃加餐菜食美于珍味倦然後睡草薦勝似
重褥

斗室中萬慮都捐說甚畫棟飛雲珠簾捲雨三
杯後一真自得惟知素琴橫月短笛吟風

初學打坐法須厚鋪軟座寬衣解帶結跏趺坐
日纂三集 願真十九

或半跏趺坐令腰脊頭項骨節相拄耳與肩
對鼻與臍對舌抵上腭唇齒相著目須微開
不可全閉若全閉恐易昏睡身須平直狀類
浮圖坐要安舒任其自然息從鼻通不可能
不可促不可閉不可抑出入往來務要綿綿
不斷亦不可著意為之一切善惡都莫思量
念之即覺覺之即無久久忘緣自成一片出
定之時徐徐動身安詳而起若得此意自然

四大輕爽所謂安樂法也

何地非真境何物非真機芳園丰畝便是舊金
谷流水一灣便是小桃源林中野鳥鼓聲便
是一部清鼓吹溪上閒雲幾片便是一幅真
畫圖

閒中覓作書為上身外無求睡最安

從五更枕席上參勘心體氣未動情未萌纔見
本來面目向三時飲食中緝練世味濃不欣

淡不厭方為切實工夫

神農經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誠謂性命之理因
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先聲色
是耽目惑玄黃耳驚淫哇滋味煎其臟腑醴
醪煮其腸胃馨香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
思慮消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蕞爾之
軀攻之者非一途易竭之身而內外受敵身
非水石何能久乎

庭前幽花時發披覽既倦每啜茗對之香色撩人吟思忽起隨歌一古詩以適清興

胸中只擺脫一戀字便十分爽淨十分自在人生最苦處只是此心沾泥帶水明是知得不能割斷耳

晦菴先生曰中年以後為學且須愛惜精神恐忽有大事來無以應之陽明方討寧藩謂二司曰某向在長安馬上時目光不敢過馬首

日纂三集

願真二十一

今羽檄交馳不交睫者七晝夜矣而形神如舊幸有平日之養耳抽繹二公之言吾輩蕩心暴氣之事安得不猛自省改

人生太閒則別念竊生太忙則真性不見故士君子不可不抱虛生之憂亦不可不知有生之樂

金柱手摩日細石欄縷鋸痕深喜事多言好怒那知暗損精神

吾見嗜酒者晡而登席夜則號呼旦而病酒其言動如嘗者午未二晷耳以晝夜而僅二晷如人則壽至百年僅敵人二十也而舉世好之不已亦獨何哉

是非場裡出入逍遙順逆境中縱橫自在竹密何妨水過山高不碍雲飛

真西山跋蓮花經曰余少時讀普門品觀世音經雖未能深解其義然以意測之曰此佛氏

日纂三集

願真二十二

之寓言也昔唐李文公問藥山禪師曰如何是惡風吹船飄落鬼國師曰李翱小子問此何為文公勃然怒形于色師笑曰發此真恚心便是黑風吹船漂入鬼國也吁藥師可謂善啓發人矣以是推之則知利欲是火坑貪愛是苦海一念清淨烈焰成池一念警覺船到彼岸災患纏縛隨寓而安我無怖畏如械自脫惡人侵凌待以橫逆我無忿嫉如獸自

奔讀是經者作如是觀則知普陀大士真實
為人非浪言者

竈。屏。不。驚。肝。木。自。寧。動。靜。以。敬。心。火。自。定。飲。食。
有。節。脾。土。不。泄。調。息。寡。言。肺。金。自。全。恬。然。無。
欲。腎。水。自。足。毋。以。妄。想。戕。真。心。毋。以。客。氣。傷。
元。氣。

徐昌穀構別墅實邑之北邨前後塚累累或輦
感曰目中每見此輩定不樂徐笑曰不然目

日纂三集

願真二十三

中日見此輩乃使人不敢不樂

東坡云吾儕漸衰不可復作少年調度當速用
道書方士之言厚自養鍊謫居無事頗窺其
一二已借得本州大慶觀道堂三間冬至後
當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自非廢放安得就
此太虛他日一為仕宦所縻欲求四十九日
閑豈可復得耶

不忍禍從外至不遣病從內出

凡遇不得意事試取其變甚者譬之心坎自然
涼爽此降火最速之劑

人未交感精涵于血中未有形狀交感之後慾
火動極而周身流行之血至命門而變為精
以泄焉故以人所泄之精貯于器拌少鹽酒
露一宿則復為血矣左有腎屬水右有命門
屬火一水一火一龜一蛇互相索籥膀胱為
左腎之腑三焦有脂膜如掌大正與膀胱相

日纂三集

願真二十四

對有二白脉自中而出夾脊而上貫于腦上
焦在膻中內應心中焦在中浼內應脾下焦
在臍下即腎間動氣人身之血散于三焦晝
夜流行各有管度百骸之內一毛之小無弗
貫徹及慾事既作命門火動翕撮三焦一身
之血至命門化為精而輸將以去人之血盛
則周身流溢生子必肖其父血微則形骸有
不貫之處生子不能相肖血枯則不能育矣

主閉藏者腎也。司疎泄者肝也。二藏皆有相火。而其采上屬于心。心君火也。怒則傷肝而相火動。動則疎泄者用事。而閉藏不得其職。雖不合亦暗流而潛耗矣。是故欲保元精。當知息怒。寢臥不得多言笑。譬五藏如鍾磬。不懸則不可發聲。

老人之食大抵宜溫熱熟軟。忌粘硬生冷。其應

一集三集

八 願真二十五

進飲食不可頓飽。但頻頻與食。使脾胃易化。穀氣嘗存。若頓令飽食。則多傷胃。老人腸胃虛薄。不能消運。故易成疾。然尤大忌雜食。雜則五味相撓。更易生患。

夏月尤宜保輔。當居虛堂靜室。水次木陰。潔淨之處。自有清涼。不可當風納涼。飲食勿令太飽。尤戒生冷粗硬油膩。及勉強飲食。渴飲粟米湯。豈菹熱水為妙。冬月最宜密室溫淨。衾

服輕軟。仍要暖。畏肚腹。早眠晚起。以避霜威。朝宜少飲醇酒。然後進粥。臨臥服涼膈化痰之劑。其灸燻燥毒之物。尤切戒之。

白居易暮節惑浮屠。至經月斷葷。及致仕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士大夫晚年少參禪理。斷葷則腸胃清虛。亦可却病。與僧結社。則塵緣減息。并可避器。所謂心持半偈。萬緣空者。非耶。

日纂三集

八 願真二十六

答人以酒為醉。鄉以閨房為軟。溫鄉以任官為帝。鄉謂之鄉者。言處之易而去之難耳。然麩藥腐腸。粉黛伐性。孤憤而見被文。繡辭隱而取譏。北山其謂之何。唯如彭澤之賦。歸來未玉之賦。襄王康節之詠。微醺涉而不存。庶無害于情之正乎。

無牽纏者。即為解脫。除熱腦者。便獲清涼。雖木成靜定之功。而且得逍遙之趣。

病者所繇適于死之路也。欲者所繇適于病之路也。邇聲色者。所繇適于欲之路也。塞此三路。可以延生。

日纂三集

願真二十七

昨非菴日纂三集靜觀卷之八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堯夫詩云。纔更十次閩。已換一番人。把族絢統
舊。朱門車馬新。信哉是言。眼見三十年間。更
變幾番事。體去來幾番冠冕。噓寂幾番人事。
厚薄幾番風俗。今日眼前所見。全不足憑。人
顧橫生。豈羨鄙厭。豈得其真哉。

唐伯虎一世歌云。人生七十古來少。前除幼年
日纂三集 靜觀一

後除老。中間光景沒多時。又有炎霜與煩惱。
過了中秋月不明。過了清明花不好。花前月
下得高歌。急須滿把金樽倒。世上錢多賺不
盡。朝裏官多做不了。官大錢多心轉憂。落得
自家頭白蚤請君。細點眼前人。一年一起埋。
青艸艸裏高低多少墳。年年一半無人掃。
秦王欲以一至萬。新莽推三萬六千歲。曆紀宋
明帝給三百年期。其愚一也。漢世祖曰。日復

三日安敢遠期十歲乎真帝王之言哉
桑維翰謂交親曰居宰相職位有似著新鞋襪
外望雖好其中甚不快活

陳述為大將軍王敦掾甚見愛重及凶郭璞往
哭之呼曰嗣祖安知非福俄王敦作亂晉明
帝親征破之其黨錢鳳沈克等皆伏誅噫述
不蚤逝將與鳳克均被大戮矣

楊愿與秦檜善至飲食動作悉效之檜嘗食肉
噴嚏失笑愿亦陽噴飯而笑左右哂焉檜亦
厭之諷御史擊去願雍為人寡言動靜操持

孫權歎服之每飲宴恐酒失為雍所見權嘗
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丈夫處
世談笑言論嘗防議者在旁如顧自使人心
畏揚自使人心鄙至于取譏君子而反不見
容小人尤可憐也

人有所作之夢明日忽然聞見與所夢相應者

世俗謂之解夢吾因此似得二理一則表事
有所定一則表神有所通若澄心至清能知
未來之事其理不虛也

韓琦每誡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分定枉道以
求之徒喪所守謹勿為也余以孤忠自信未
嘗有夤緣憑藉而每遭人主為知己今忝三
公所恃者公道與神明而已

王文端公致政家居年踰八十每與夫人各乘

肩輿循觀阡陌子孫稱觴上壽一日觀澄江
洪漲諭子孫曰初東里先生不欲我同事內
閣時不能平然使我在內則天順初元當坐
首禍今日得與汝曹觀水為樂哉

高原陸地不生蓮花糞壤之中種植滋茂因知
苦惱之會正是練心之處

杜少陵詩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
孫頓銀注玉鶯八點共醉終同臥竹根蓋言

瓦盆盛酒與銀盞玉杯同一醉耳。繇是推之。寒鹽布疋與金鞍駿馬同一遊也。松林莞簟與繡帷玉枕同一夢也。紫閣黃扉與蓬門草戶同一寄也。貧富貴賤升沉顯晦可一視矣。人最不幸處是偶一失言而人不察。偶一失謀而事倖成。偶一恣行而獲小利。後乃視爲故嘗恬不爲意。則敗行喪檢莫大之患。

冤家多繇夙世亦多結自目前。欲知未來請看

日集三集

靜觀四

已往嘗見富貴之家大都寬仁每看貧賤之輩多繇慘刻見食憎厭是福薄相隨寓而安乃有道氣。

周擘營產原從車子而償逋韓相卜居乃爲木工而定碇凡事前定如斯世人計較可息。明道先生嘗憩一僧寺夜聞察察聲燭之乃鼠于佛臍中啣一書欲出取視乃丹書也先生如法煉月餘人見其夜屋有光以爲火往救

非火也因不復煉以將成之丹塗銀器所塗處卽成金或諷令服食先生曰吾腹中安可著此一道士擬傳之比至先生已易質矣。

正統中劉忠愍公球以直諫爲王振所誣死先。是球與同館鍾公復雅厚封事實約與偕疏。成爲妻所窺泣勸乃止明日球如其家復他。往妻大罵曰汝自幹事何累及他人乎球驚。歎曰鍾固謀妻孥耶遂獨舉未數日復病死。

日集三集

靜觀五

妻每號輒曰蚤知若是曷與劉侍講同死。

元胡石塘應聘入京世祖召見不覺戴笠傾側。及問所學對曰治國平天下之學上笑曰自家一笠尚不端正又能平天下耶竟不用。

僉憲龍西溪嘗語棟塘先生曰僕在京師時同年友某行人過邸謀曰近有湖廣差我將避註門籍幾日何如僕曰湖廣非險遠况尊君在堂便道一省觀豈不美行人曰吾聞吏部

將選科道若差此恐不得與選吾且避之其
次楊子山當行也僕不敢阻行人竟稱病註
籍纔二日吏部遽開選行人勢不可即出楊
因應選遂得吏科給事中行人徒撫膺恨恨
而已

淡中得趣彌真濃處回頭味短飽時即厭烹鮮
樂極翻嫌絲管

錦衣王佐卒陸炳代理衛篆勢倏張甚佐子不

日纂三集

靜觀六

肖有別墅三所欲盡得之乃陷以罪并捕其
母母膝行前道其子罪甚詳子號呼曰兒頃
刻死矣母忍助虐耶母指炳座而顛曰汝父
坐此非一日作此等事應亦非一生汝不肖
子天道也何多言炳面赤

王補雖為相然事微宗極褻官中使內人為市
舖為市今若東昏之戲一日上故責市令捷
之取樂舖窘故曰告堯舜免一次帝笑曰吾

非唐虞汝非稷契也一日又與踰垣微行黼
以肩承帝跡墻峻微有不相接處上曰聳上
來司馬光請應曰伸下來神宗皇帝絲此觀
之小人之事庸主也雖竊寵祿偷威福而貞
和賢奸之辨即昏懦何嘗不了了胸中耶

蔡京臨卒前一日作詞曰八十三年初謝三千
里外無家孤行骨肉各天涯遙望神京泣下

全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日設

日纂三集

靜觀七

榮華到此番成夢話

盧多遜貶朱崖李符知開封求見趙普言朱崖
雖海外而水土無他惡流竄者多獲全春州
在內地去者必死望追改前命外彰寬宥實
乃置之死地普領之月餘符坐事貶宣州
上怒未已令貶嶺外普具述其事即以符知
春州到郡而卒寇萊公貶雷州時丁謂與馮
拯在中書丁謂秉筆初欲擬崖州而丁忽自

疑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已
丁乃徐擬雷州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蘇軾
責雷州僦居民屋章惇下州追治及後惇責
雷州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破
我家今不可也商鞅治秦法嚴舉國怨之惠
王欲殺商君商君逃至函谷關關吏止之曰
商君之法無符驗者坐之商君歎曰為法自
斃一至于此

日纂三集 八 詩觀八

大臣赫赫甫丘墓便已就荒文士沾沾問姓名
多云不識名利至此使人心灰
美人傅粉塗香終淪于糞土猛士格虎刺象死
制于螻蟻古鏃繡刀舊日戰爭之地蝕釵灰
襖昔時歌舞之場英雄漠漠精靈秦晉茫茫
歲月
人生若行路前經險阻則後必通衢亦似園花
葩艷獨先則零落必蚤是以達人寧為蔗境

智士不羨華榮

唐裴晉公不信術數每語人曰雞猪魚蒜逢着
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隋韋世康為吏部
尚書嘗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
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則辭
東坡云余謫居惠州卓契順涉江渡嶺煎面醬
足以來得書竟還余問所求答曰契順惟無
求故來惠州若有求則在都下矣予問不已

日纂三集 九 詩觀九

乃曰昔蔡明遠鄱陽一枝耳顏魯公憐其意
遺以尺書天下至今知有明遠也今契順雖
無米與公然萬里之勤倘可援明遠例得數
字乎余欣然為書歸去來詞以貽之庶幾契
順託此以不朽也慶曆中諫官李兢言事謫
湖南物務內殿承制范亢時為都監念言事
坐謫者後多至顯官乃傾家與之辦行兢至
湖南尋卒昔人笑范亢百萬家財不如卓老

僧東坡半紙此只在無意有意之間
薄薄酒勝茶湯麤麤布勝無裳
認妻惡妾勝空房五更待漏靴滿霜
不如三伏日高睡足北窗涼
珠襦玉匣萬人祖送北歸邨
不如懸鶉百結獨坐負朝陽
生前富貴死後文章百年
瞬息萬世忙夷齊盜蹠俱
亡羊不如眼前一醉是非憂樂都兩忘

上文成公老尚乏嗣人以為憂公曰幾見千葉

日集三集

靜觀十

石榴結子者乎勘破造化

韓侂胄一日過南園山莊趙師異偕行迨至東
村別墅則桑麻掩映鷄犬相聞宛然一鄉井
也俄見林薄中一牧童騎犢且行且歌曰朝
出耕田暮飯牛林泉風月共悠悠九重雖竊
阿衡貴爭得功名到白頭師異呵曰平章在
此誰敢唐突牧童笑曰吾但識山中宰相安
知朝內平章胄曰汝宰相何人奈失識荆童

日公如欲見往駕艸廬欣然而行至則竹籬
茅舍石磴藤牀書畫琴棋甚整潔屏有二律
詩其一曰病國妨賢主勢孤生民無計樂樵
蕪偽名枉玷朱元晦謀逆空污趙汝愚羊質
虎皮千載恥民膏國脉一時枯若知不可同
安樂蚤買扁舟客五湖其二曰定策微勞總
是空一時狐假虎威風不知積下滔天罪尚
欲謀成蓋世功披露姦心思幼主彰聞惡德

三集

靜觀十一

先公玉津園內行天討怨血空流杜宇紅

韓琦五世孫後為史彌遠誅於玉津園
洪武間危素以勝國名卿事上年高矣上
重其文學然心頗鄙之一日燕坐屏後素不
知也曳履屏外甚為舒徐上隔屏問為誰
素對曰老臣危素語復雍緩上笑曰我道
是文天祥來也後復忤旨上曰素元臣
何不和州守余闕廟去遂謫居之以此見失

148 1103 十 6 23

節之婦無不見薄於夫失節之臣無不見輕於主漢祖首斬丁公而赦季布宋祖首罪王彥昇而贈韓通忠義何負于人哉

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天下美事安有兼得之理夏侯嘉正喜丹竈又欲爲知制誥嘗曰使我得水銀半兩知制誥三日平生足矣二願竟不遂而卒白樂天棄冠冕而歸鍛煉丹竈未成除書已到世事相妨每每如此蓋造

印集三集

靜觀十二

化之工不容兼取既欲爲官又欲爲仙安有是理耶錢惟演自樞密爲使相歎曰使我於紙盡處押一字足矣劉子儀三入黃堂望大用頗不懌稱疾不出朝士問疾劉云虛熱上攻石文定在坐云只消一服清涼散意謂兩府方得用涼繳也躁進如此獨不日得不得有命乎

衛青少服役平陽公主家後爲大將軍貴顯震

天下公主此離作配左右以爲無如大將軍

公主曰此我家馬前奴也不可已而遍擇群

臣貴顯無逾大將軍者迄歸大將軍丁晉公

起甲第鉅麗無比軍卒楊果宗躬負土之役

勞苦萬狀後果以外戚起身晉公得罪貶海

上朝廷以其第賜果宗居之三十年世事翻

覆如此古詩云君不見河陽花今如泥土昔

如霞又不見武昌柳春作青絲秋作帚人生

馬耳射東風柳色桃花豈長久

王鑑爲豫州刺史鎮姑熟時有發桓公女冢得

金巾箱織金袋又有金蠶銀繭等甚多條以

啓聞鬱林王卽勅賜之鑑辭曰今取往物後

取今物如此循環可不熟念

唐莊宗時禁族王慶乞敘功賞曰往從濟河日

臣係第一隊入汴臣屬前鋒乞遷補莊宗領

之後事李嗣源亦言勞明宗曰知慶有功但

每見慶則心憤然安得更有賜予之意因舉唐太宗詩曰待予心肯日是汝命通時

四明張鄖西先生曰如今做人要從苦中飽嘗一番方有受用故甘自苦來甘始可久福餘

德致福始可保故做大官幹大功業的人俱在貧困裏磨難出來如范文正公司馬溫公

之勳業皆從糞粥下惟中鍊成也

杭州朱朝宗博學有聲陸水村公延以訓子後

集三集 靜觀十四

朝宗中正德癸酉鄉試累弗利春官乞就學

職時陸公為冢宰唱名至朝宗訝曰子何就

是耶朝宗具告不獲已之故公歎息良久復

告左右二卿盛贊譽焉既出同選友咸謂朝

宗必得善地榜出乃北地僻陋縣也衆莫測

所以時金美之方館于陸公公問朝宗選何

所對以某縣公歎曰是余之過也我初欲語

郎中擇善地與之後竟忘我將更調之無何

陸公坐宸濠事謫戍朝宗竟卒于官

有兩人年月日時皆同而榮悴各異質之司命

者則曰生富貴者受用過分應得落實

在貧賤者不會享福應得榮壽此天道損益之嘗

理也

李淳風為太常令太宗得女武代王識問淳風

對曰此在宮中當四十年而王夷唐子孫幾

盡帝欲求殺之曰天之所命不可去也徒洛

集三集 靜觀十五

及無辜且四十年則老老則仁雖欲易姓而

終不能絕唐若殺之恐生壯者陛下子孫無

遺種矣已而果驗

操履與升沉自是兩途不可謂操履之正宜榮

貴操履不正宜困阨若以操履責效造物一

不驗則息而流為小人之歸矣世有愚而富

厚慧而貧寒者皆屬定分與其角者去其齒

傳之翼者兩其足天地生物必有欠缺處使

相制相避乃為妙理若一一全具其害尤甚
知此理而安之則求盈取足之心自灰矣

上元姚三老費甲閭右買別墅于勞勞亭之北
中有池有亭有假山飛閣曲房藥欄花徑透
迤斗折粧點如畫一日狂客王大癡來遊留
酌池上酒半酣曰樂哉茲墅翁費值幾何三
老曰費及千金大癡曰二十年前老夫首觴
咏於此主者告我費且萬金翁何得之易耶

日纂三集

靜觀十六

三老曰我謀久矣其子孫無可奈何只得賤
售大癡曰翁當效李德裕刻石平泉垂戒子
孫異時無可奈何不宜賤售三老聞言慨然
不悅既而躍然引觴謝之曰公真達者之言
老恃空與兒孫作馬牛矣

唐樊系為朱泚帥詔明日仰藥死宋唐恪為觀
文殿大學士金人逼立張邦昌恪書名仰藥
死國朝方正學不肯帥靖難詔而樓璉帥

之歸亦自經死嗚呼往古今來是何艸詔書
名者之皆死也或亦綱嘗名義默有相維者
心死而身輒死耶

善事本好做無心做不得你若做好事別人
不得忤逆不孝順天地容不得王法鎮乾坤
犯了休不得良田千萬頃死來官不得靈前
好供養起來喫不得錢財過壁堆臨行將不
得命運不相助却也強不得兒孫雖滿堂死

日纂三集

靜觀十七

來替不得
有僧多寶老僧借觀之畢拜謝曰未與何謝之
有老僧曰爾與我皆只得一觀我觀之爾藏
之何異又一小僧具齋飯約次日請師僧共
飯之師僧不許小僧曰此亦嘗事師僧曰安
知吾有明日否

昔二人同舟有所適一人性急晝夜計程稍阻
輒憤懣形為枯瘁一人性緩任之增食甘棗

顏色日澤既而抵其處二人同時登岸故語
日急行緩行前程只有許多路逆取順取命
中只有許多財

極品隨朝誰似倪官保萬貫纏腰誰似姚三老
富貴不堅牢達人須自曉蘭蕙蓬蒿到頭終
是艸鸞鳳鴟鴞到頭終是鳥北邙道兒人怎
逃及蚤草歡樂縱飲十萬觴大唱三千套無
嘗到來還是少

日纂三集 八 辭觀十八

昔有恨恨先生者見張子野子野曰先生何恨
曰吾生鱸魚之鄉不遇吳興膾手去陽羨虎
丘慧麓皆不踰三百里而得茶或乏水有水
茶適罄昔于東京王孫家攜歸古杪本琵琶
槽并鶉鶉撥傳以黃桑獨蠶絃偶觸手作餓
鷓叫而未傳供奉諸曲中年于嵩少間遇異
人密授容成秘術而內姤不令有潔婢二十
一史熟爛在山九塞三關百島十八溪抵掌

有成畫而未嘗一日膺議論之司如此恨恨
非一種子野曰先生休矣今方有人薦膾叱
以為無營醴飲精茶漱而吐之聽法部坐睡
日夜擁粉狐不免韓熙載伎倆身襲金紫受
文武重寄而出沒擠援恩怨中碌碌以老古
今成敗已陳之局意亦畧不相涉如此較先
生所恨孰多先生曰此恨具恨當不在彼

日纂三集 八 辭觀十九

王聖愈會心編有云天與人半不與人全予以
智慮足以趨利避害而又與以不可趨避與
以精英足以殫見洽聞而又與以不可見聞
嘉善治前都憲坊為陸蕢菴所建也舊為平政
坊縣委公之祖某分脩之工制堅固為費孔
多或問之公祖對曰省得又累後人蓋不再
傳竟自受用矣以此觀之積德脩善之事其
不用便宜者乃世間絕大便宜所歸君子固
不為有心之求造物每巧乎有心之報自作

自受三復斯言蓋為凜凜

天之將曉也。反暗此死中有生。聖賢所以大覺。燈之將滅也。反明此生中有死。衆庶所以終迷。易之理。變化生生不息。故君安慮危。處治思亂。善察易理者也。位高能謙。履盛不溢。善體易理者也。

人方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費。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

日纂三集

八 靜觀二十

稍稍蓄聚。入益衆而所求益以不給。不知罪已用之不節。而以為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貧。求愈多而財愈不供。盍反而思之。夫向者豈能寒而不衣。飢而不食乎。

萬安結萬貴妃兄弟以固寵。與李孜省深相結。

日講房中之術。憲宗崩。內豎于宮中得疏一

小篋。皆房中術也。悉署曰臣安進。上遣懷

恩袖至閣下。曰是大臣所為乎。安慚汗不能

出一語已而科道交章劾之。惶遽歸第。

韓子熙為國子祭酒。遷鄰之始。百司竝給兵刃。時以祭酒閒務。止給二人。或令陳請。子熙曰。朝廷自不與祭酒兵。何關韓子熙事。

工部侍郎王佑。媚事王振。貌美無鬚。振甚眷之。

一日問佑曰。王侍郎爾何無鬚。佑對翁父無鬚。兒子豈敢有鬚。問者聞之傳笑。

景泰中給事中徐正。密請名對。言今日臣民有

日纂三集

八 靜觀二十一

望皇上復位者。有望前太子嗣位者。不可不

慮。宜出沂王于沂州。又南城宮門之鎖。亦宜

灌鐵。上怒。黜為衛經歷。復奏請必行。乃滿

成鐵嶺衛。及天順復辟。械至京。引見。悸甚。便

溺。皆青人。謂其驚破膽也。遂削于市。又有某

御史滑縣人。亦言南城多樹。事叵測。遂盡伐

之。時盛夏。上皇嘗依樹涼息。見樹伐得其

故。懼甚。復位後。下御史部獄杖殺之。顏光衷

日本以市恩求寵登料明鏡燭奸

正統土木之變一戌卒脫歸語其家人曰亂藏中吾聞神人語曰爾非此中人豆腐間兒人也既而得脫然莫曉所謂未幾虜犯土城官軍接戰卒竟歿于豆腐間陣中

嘉靖中京師縫人某姓者擅名一時所制長短寬窄無不稱身嘗有御史令裁員領跪請入臺年資御史曰製衣何用知此曰相公輩初

集三集

靜觀二十二

任雄職意高氣盛其體微仰衣當後短前長在事將半意氣微平衣當前後如一及任久欲遷內存冲挹其容微俯衣當前短後長不知年資不能稱也

有人問某公何故富貴溟滓子曰是上帝償他宿過底然不空索子母息都盡可謂妙喻

兩脚直一品朝官做不得兩脚直萬貫家私顧不得兩脚直孝子賢孫替不得兩脚直嬌妻

艷妾戀不得兩脚直蓋世機謀使不得兩脚直滿腹珠璣誇不得兩脚直美味珍饈喫不得兩脚直高堂大厦住不得兩脚直錦綺盈箱著不得兩脚直寶玩滿筍攜不得兩脚直妙舞清歌享不得兩脚直綠水青山遊不得兩脚直造下罪業做不得兩脚直結下冤家解不得兩脚直間羅阿旁避不得兩脚直巧語花言推不得兩脚直人情關節用不得兩

集三集

靜觀二十三

脚直親戚勢要靠不得兩脚直刀輪火獄免不得兩脚直馬腹豔胎躲不得直直直不限時來不限日清晨不保午時辰日中不保申時刻任汝功業比姬公任你英雄比項籍任你錢財過石崇任你文章過李白任你蕪秦舌萬端任你陳平計六出任你離婁公輪巧任你管轄君平術任你君王勢滔天任你后妃色傾國喉嚨但有三寸氣肩頭苦費千般

加跨街昨日逞華顏。纏棺今夕眼枯骨。北邙
 多少高低墳。鴟鴞夜嘯青楓泣。千載與公蜂
 蟻場。百年成敗狐狸窟。丟開善念不尋思。失
 去人身難再覓。富貴因是夙生來。享盡亦須
 防。算。逼。摩。尼。百。八。手。中。提。彌。陀。一。句。心。頭。憶。
 此生不度何時度。脩行及蚤無嘗迫。兒女盡
 是冤家債。利名盡是刀頭蜜。殺生是啖烟親
 肉。淫邪是飲洋銅汁。上牀別却鞋和襪。明朝
 來。否。事。不。測。一。聲。去。也。只。索。隨。求。神。禮。佛。毫
 無益。至親父子及夫妻。改換重來情不識。船
 到瞿唐補漏遲。蹉過許多好時日。輪迴件件
 理分明。因果椿椿無爽忒。迷却多生說現生。
 癡人無數齊稱屈。頻呼苦勸不回心。除非等
 待兩脚直。
 何敬容吏部尚書。性好潔。衣冠必鮮麗。武帝朝
 嘗有侍臣袍服卷。因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

昨非庵日纂 三集卷八

何所薄。敬容希旨。每以膠清刷鬢。衣裳不整。
 伏牀。歷之。暑月背為之焦。
 科目之榮。至狀元而極。官爵之貴。至宰相而極。
 歷數古今。狀元宰相已覺。車載斗量。其民滅
 無聞者多矣。即有聲施來禩者。亦同歸于幻
 耳。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晉人之
 語。可為至言。
 人縱有千乘之貴。不能爭畧刻之生。縱有萬金
 之富。不能加五合之飯。只此兩事。造化把定
 了。稱拜任他。說富說貴。說貧說賤。說榮辱說
 順逆。千翻百倒。都是閒事。此之謂大平等。
 密網彌天。不見牽翻鳳鶴。數罟布海。何曾張著
 蛟龍。蓋惟神乃知幾。匪特聖無死地。
 食物之物。恒為人食。莫人之人。每遭天算。未識
 朱龍金翅。不見黃雀螳螂。
 貧儒苦博科名。族姓爛熳。輒憑肆惡。寒宗聚致

五七一

昌顯家門元氣定為受傷葉盛自然花稀鐘
鳴何疑漏盡

解襦剔目一亞仙迷翻無數乞兒喝雉呼盧一
奇奴化出無窮敗種高門蕭颯非但天道之
必好還厚積嘯呼亦是錢神之需轉運

夕陽曉月恒無久駐之光春雪秋花止有暫敷
之景今人隣鷄未唱出戶爭先街鼓遍聞歸
程恨蚤盈箱金玉病來者甚支當繞眼兒孫

一集三集 靜觀二十六
氣亟喚誰替代立刻收韉已晚臨期補漏應
遲

生來原自赤條條只此一句亦是嘗人俗話亦
是古德偈語看破此句覺道世間宮室之美
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我諸凡富貴利達心
腸都可付東流水去又覺道世間臣之死忠
子之死孝友之死義從來取義成仁勾當落
得做暢快英雄雖然赤條條來赤條條去聖

人途人古人今人無不同也抑知大同之中
有大不同者語不云乎莫殺將不去惟有將
隨身則夫赤條條來同無所攜而來至赤條
條去或獨有所帶而去來時灑落去時膠黏
譬之純練落入皂缸旃檀墮于糞圃體質無
改香色大非豈不為可憫哉子輿氏談我曰
無加日不損夫惟不損乃真無加兩義參觀
赤條條之義始盡爰拈四律首尾環吟背覺

一集三集 靜觀二十七

合塵急忙著眼生來原是赤條條蓋世功勳
畢竟消龍塞將軍馳半夜螭坳學士坐長宵
黃金懸肘榮何益白雪侵顛貴不饒開熱一
場蕭索後生來原是赤條條生來原是赤條
條破屋錢財畢竟消醉裏貧兒駒半夜寒燈
富主箕長宵關奢崇愷羶無益受用楊何報
不饒攢積一堆拋擲後生來原是赤條條生
來原是赤條條如海恩情畢竟消麗女有私

啼半夜。漢姬無寵。恨長宵。精華乾耗。仙難益。怨障纏連。鬼不饒。團聚一番分散後。生來原是赤條條。生來原是赤條條。揆漢才名。畢竟消。太白彩毫。揮半夜。子瞻蓮燭。耀長宵。神鋒切土。毫無益。綺口。齋天。只不饒。扯淡一篇。岑寂後。生來原是赤條條。

寒山詩曰。有酒相招飲。有肉相呼喫。黃泉前後人。少壯須努力。玉帶暫時華。金釵非久飾。張

三集

壽觀二十八

翁與鄭婆一去無消息

圯上書傳。黃石助子房。與漢沙中推讓。蒼天留胡亥。公秦。

郁山守溫州。政以身先。俗爲一變。時張文忠公得上寵。于郡大起治第。強市民居。山謂張曰。相公居朝。喜稱伊傅周召。而居家。顧不肯爲。蕭何李沆何耶。或謂張相國。旦暮被召。若勤苦半生。甫得一郡。而故與相抗。獨不爲門生。

計耶山笑謝曰。人生進退榮辱。皆有定分。卽如子言。吾便葛巾藜杖。浩然而歸。當何所損。子視郁子靜。豈驅赤子。隄浮榮者哉。

李奎爲鄧州刺史。嘗占星宿而坐。一夕三更。東南隅忽見異氣。明旦呼吏于郊市。如產男女。不以貧富。悉取至。過十餘輩。奎視之曰。皆凡骨也。重令于村落搜訪之。乃得牧羊胡婦一子。李君傑客曰。此假天子也。座客勸殺之。奎

三集

壽觀二十九

以爲不可。胡雛必爲國盜。若殺恐生真耳。胡雛卽安祿山也。

眼前花開落。可消人躁急之思。身同世古今。可易人競俗之氣。

耕牛無宿神。倉鼠有餘糧。此爲窮困人作一慰語。亦爲貪鄙人作一退語。君子落得爲君子。小人枉了爲小人。此爲現在作一安閒語。亦爲日後作一究竟語。

兩張尚書莊簡公悅莊懿公瑩宅在東門外龜蛇廟左孫文簡公承恩宅在東門外太清菴右顧文禧公清宅在西門外超果寺前當時與四公同榜同朝者其居在城市中皆以轉售他姓矣惟四公久存至此昔東滂張公世居神蕩既任官其家買宅於陶行橋公聞而甚悔之日子孫必敗于此公六子丑廢產獨一子三世傳而賢書不絕雖不盡如公料要

日纂三集 八 雜觀三十

知城市不如郊郭郊郭不如鄉村先輩之先見真不可及也

天地有春必有秋潮水有來必有去人身一氣有呼必有吸大英雄作事有放必有收此還是受造化爐鑄處秦皇大索博浪客十日後須有住時漢武求神仙伐匈奴亦尋自悔改伍子胥覆楚鞭屍而仍聽申包胥復楚若一味放而不收便是世間癡漢後來作何結局

陶柳林云積青蚨為敗子費乃是領批的解官賺黃金為怪鬼藏乃是管鑰的庫吏屠赤水云天上兩輪逐電晝夜不休人間二鼠嗜藤糾那欲斷有待而脩終日只圖安樂無嘗到也問君何以支吾來今往古逝者如斯貴賤賢愚誰能免此三尺紅羅過客來吊過客一堆黃土死人而哭死人與言及此哀哉立刻脩行晚矣

日纂三集 八 雜觀三十一

天但生一物必有出頭時候艸極脆嫩當出時即巨石亦壓他不住

快樂之家輒稱抑鬱抑鬱終及之富貴之子驕語貧賤貧賤終及之所謂動乎四體天之道也斧斤鳩毒每在衽席之間下石關弓不離笑語之際三寸舌說六國無非豪俠之才八千里望西川

第一〇三 丹黃參四庫全書 7 文之下

蓋是諸書之士。狐狸臥荒塚。可憐黃土蓋文章。妻妾守孤幃。無復長檠炷珠翠。

漢上官桀為未央廡令。武帝嘗體不安。及癒見馬多瘦。上大怒。令以我不復見馬耶。欲下史。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為忠。繇是親近。至于受遺詔。輔少主。義縱為右內史。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不治。

日纂三集

八 靜觀三十三

上怒曰。縱以我為不行此道乎。卿之遂坐。以他事棄市。二人者。其始獲罪一也。桀以一言之故。起用而縱及誅。可謂幸不幸矣。

佛言受即是空。謂受苦受樂。及一切受用也。如食列數味。放筋即空。出多騶從。既到即空。終日遊觀。既歸即空。又如為善事。既畢。其勤勞即空。而善業俱在。為惡事。既畢。其快意即空。而惡業俱在。予善得此理。故欲與人共之。

鄭禮臣初入內廷。矜誇不已。同席諸人咸歎有妓下等。指禮臣曰。學士一時有清貴。亦在人耳。至于李隙。劉承雍。亦嘗為之。又豈能增其聲價耶。禮臣因引滿自飲。更不復言。杜牧之名聞一時。累中科目。意氣揚揚。入一寺。有僧靜坐者。見之。不顧。旁人為言。此先輩近日甚有名譽。僧亦不荅。牧之茫然自失。

褚淵助蕭道成篡宋。為齊淵從弟。婦謂淵子賁。

日纂三集

八 靜觀三十三

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及淵為司徒。婦歎曰。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

賈太傅年二十而為大中大夫。楊太尉五十而應州郡辟。馮唐白首而袴穿。郎署董賢年未二十而為三公。馮元等平素取錢多。官愈進。盧懷慎貴為卿相。而終于處貧。脩短貧富窮達。其有定命若此。

蕪秦困不得志如趙逢其隣子易水上從貸布一疋約價千金隣子不與夫一布為千金之償利極厚矣而隣子不與隣子知千金非秦所有而不知秦能有之于異時也貧賤之士空言弗信于時如秦者可勝道哉衛青少時歸其父使牧牛民母之子奴畜之有一鉗徒相青官至封侯青答曰人奴得無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方貧賤時豈惟人不信已

日纂三集

八 靜觀三十四

亦不自信矣石勒始在田中每聞鞞鐸之聲歸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徵也母固不期其為祥徵也王敬則母為女巫嘗為人云敬則生得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汝子得為人吹角可矣母固期之笑之之人固不以為信也韓世忠少時為省倉負米之役家貧無生業嗜酒豪縱不拘繩檢人呼為發韓五有日者言其當作三公世忠以為

備已殿之日者誠識世忠矣然反以殿之不自信也已且不自信而何望于人然則世人布衣起家致位通顯回思前日受人恩不可忘也其有怨慎不可不忘也

朱全忠將受禪兄全昱顧謂曰朱三汝作得否與全忠飲博取骰子擊盆而擲之呼曰朱三汝芒屨一百姓遭逢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何負于汝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吾見汝

日纂三集

八 靜觀三十五

赤其族矣

蜀楊石齊廷和當國時弟為卿者一任方面者二諸子侄又數人皆通顯子慎復成進士第一賀者填委公獨舉慶不歡或問故公曰君知傀儡場乎方奏技時次第陳舉曲終而傀儡盡出人家氣數有限盡泄不宣吾恐今是曲終時也未幾以議大禮不合公罷相歸慎戍滇僉事恂以殺人抵大辟人始服公先見

司馬溫公薦劉元城克館職因謂城曰知所以
相薦否城曰獲從公遊舊矣溫公曰非也光
居閒足下時節問訊不絕光位政府足下獨
無書此光之所以相薦也

大勾欄暫裝套齣榮辱何必關心肉傀儡嘗演
家門線索無勞著眼東西南北浮生到處郵
亭朱李張于墮地權時名姓

巨富翁黃金滿窖愈惜分毫極品官白雪盈頭

日纂三集 八 靜觀三十六

彌管窟穴算子何時是了問天亦大難為
黑霧黃沙驢屎馬溺長安貴客偏以身嘗清溪
碧石綠柳排桃田野閒人何須錢買

劒戟林掉臂遊行或逢吉而贏為君子固溷場
低頭鑽穴或蹈凶而在作小人一祿一官薄

命子不能承也大忠大孝厚福人乃克為之
玉顯相薄曳金帶而卽夕告殂李嶠骨寒臥紫
紵而通霄無寐

急而擊之在我多費博浪之椎徐以觀之在彼
自有烏江之劍須施冷眼勿動嗔心

壯心難挽紅輪逞生前而何益香名不黏白骨
爭死後以徒然

李燮拜議郎廉方自守先是穎川甄邵詣附梁
冀為鄴令有同年生得罪于冀亡奔邵邵僞
納之而陰以告冀冀殺之未幾邵當遷郡守

會母亡邵埋屍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邵還
洛陽燮時為河南尹塗遇邵使卒投其車溝

日纂三集 八 靜觀三十七

中管捶亂下大署帛于其背曰誚貴賣交貪
官埋母遂表其狀邵竟廢錮終身

章申公為相日營園池所費不貲及罷相卽罹
遷謫未嘗得一日居放還寓居嚴州烏龍山

寺子弟皆遣歸幹置生事死之日無人在側
群妾爭分金帛停屍數日為鼠食其一指勝
遊清地必福亞神仙者享之彼貪戀權勢者

禮拜彌陀也難憑信他懼怕閻羅也難迴避他

世事任奔波回頭方是可口若懸河不如牢

閉著手憤揮戈不如牢袖著越不聰明越快

活省了些閒災禍家私那用多官職何須大

我笑別人人笑我

暮鼓晨鐘聒得咱耳聾春燕秋鴻看得咱眼朦

猶記做頑童俄然成老翁休逞姿容難逃青

鏡中休逞英雄都歸黃土中算來不如閒打

哄枉把機關弄跳出麵糊盆打破酸齏甕誰

是惺惺誰懵懂

王建曰余為諸生時歲考後適有叅政某行縣

諸生謁見問惟問案首名姓幫補進學人數

而止越數日僉事某繼至亦對諸生言及考

事惟問黜退停降人數而止諸生私相論曰

二公發問相反如此吾屬識之且觀其後

麻

惟何如乃後大叅官至戶部侍郎子相繼登

第僉事公陝西副使遇安化王作亂腰斬之

吁豈謂一言能致禍福耶已寫其存心之仁

厚與刻薄矣

漢武好儒至表章六經增置博士而擯董仲舒

不用其好文也枚馬吾丘之倫使備待從而

子長之詩蒞李之詩不見存錄其將將也窮

兵四征掃清朔漠而李廣不侯其慕儼也文

成五利之徒講却老之方而東方朔日在左

右不知其異毋乃葉公之龍耶天下自有真

目擊而不能喻有數存焉耳

嘉靖初苧村諸公僱布衣時借友人郎某出郊

見片紙于地戲共搜之坐亭中有老人至以

杖截紙苧村問之老人曰紅蛇也苧村異之

老人去一少年至拾而啓之則一荷囊也內

貯大錢四遂持以去苧村語郎曰此錢非吾

與老人所當得吾視之紙也老人視之紅紙也相與歎息而去

功名二字好了多人誤了多人其實得失不關

巧拙命運二字達了多人懈了多人此個委

順實判知愚

上場終有散場時漫道一朝權在手倚勢也有

失勢日且開兩眼看他行

命裏不該金紫貴漫誇朝裏有人時來風送勝

日纂三集 八 靜觀四十一

黃閣莫愁牖下終老

事有機緣不先不後剛剛巧命若踏踏走來

走去步步踏空

冶容之婦行必挾鏡噉名之士袖有綾紋不惟

眉目膚髮盡以供人而肝膽肺腸悉非已有

麟膏鳳髓開華宴向曉定有散場紫萼紅英鬪

異春到底須思結果

李文節燕居錄云關中故尚書楊為族子討奏

朝籍其家過矣然楊公致位大卿無清白之

聲而以賄聞即彼家關中而於京師拓畝益

宅以為別業今見都陌比屋黃封何不雅甚

也昔秦紘都御史亦嘗被籍止有一絹及故

衣反以籍得名故曰刺虎者惟恐其鎗之小

也及得之又愛其皮又恨其鎗之大也人苦

不富至籍沒苦不貧然覆轍相尋不知鑿也

利令智昏所繇來久矣利乃不潔之物故夢

日纂三集 八 靜觀四十一

汚者其占為得財

李文節燕居錄云甲午典試應天還京過闕里

時直指新顏廟前有陋巷坊丹飾金書煥如

也余因念顏子家無一坊之資至華出乎至

陋故曰窮只窮得一時富便富了萬世

常州宜興縣黃土村東坡北歸與單秀才步行

至其地地主餉酒曰紅友坡曰此人知有紅

友而不知有黃封大是快活余因是推之金

雜家類 誠不如黃帽青蓑朱轂繡鞍誠不如芒鞋藤杖醇醪養牛誠不如白酒黃雞玉戶金鋪誠不如松憲竹屋無他其天者全也

李文節燕居錄云范文正公捐宅基為姑蘇府岸至今人士教育其中向使公為私第不知今落在何氏故曰善建者不拔

孫北野絲郎署分司荆南女方十歲戲於庭有小桃樹寸許旦旦沃水母笑曰兒欲啖其實

集三集 八 靜觀四十二

耶未幾北野遷去女後適鍾西星西星成進士亦為是官攜家入署正值夏月桃陰滿庭其實累累夫人攀桃且喜且泣曰此吾手植也以前籠餉其親且告曰兒所沃桃今果獲其實矣

李文節燕居錄云人世禍福得失茫昧不可知故曰前程事暗如漆列子孺塞翁失馬莊子稱鄭姬始為晉所獲涕泣沾襟及與主同筮

林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人能達此則不以目前為悲喜矣

玄珠得之象同佳瑁得之東林塵世浮榮亦往往類此

擇官之人終受好官之累矜名之士多露敗名之根天道使然也

計了人事的便宜必受天道的虧貪了世味的滋益必招性分的損

集三集 八 靜觀四十三

丹徒丁角鎮壁間有無名子詩云積錢養子望身安子大錢多轉不閒又錢塘店中有貼詩云富饒須念貧窮日安樂當思病苦時不知誰作皆有理也

七貴五侯不過一番黃梁夢一本玉壺水金谷華林不過一滴艸頭露一瞬眼前花詩不云乎眼看春色如流水今日殘花昨日開履盈滿者思之

富貴之勝于貧賤皆無緊要事耳至大利害亦

與貧賤者一老也病也死也皆最要緊事不

可以富貴移易者且因富貴而加速焉

富貴無嘗忽則易失此如傳舍所閱多矣河陽

之花昔日如霞誰知今如泥土乎武昌之柳

秋來作筭亦知其春作青絲否

慾海無邊填七尺於羶淫何不舉頭看落日塵

心難掃耗五官於管算豈知過眼即浮雲

川集三集 八 靜觀四十四

應高年享富貴之人必少壯時嘗盡艱辛未有

自少享富貴安逸至老者蚤年登科必於中

年齟齬或仕宦無齟齬亦必其生事窘薄憂

饑寒慮婚嫁若蚤年宦達不歷艱辛及承父

祖生事之厚更無不如意者多不獲高壽造

物乘除之理類如此間亦有始終享富貴者

乃是大福之人亦千萬中一二而已今人往

往機心巧謀皆欲不受辛苦即享富貴以至

終身而又非理計較欲為其子孫計尤大蔽惑也

人生穿衣喫飯所費幾何此外盡為長物盡為

他人樂天云故舊歡娛童僕飽始知官爵為

他人豈惟官爵凡一應多積而此身無用者

盡為他人造業而自已招報也佛經云萬般

將不去只有業隨身旨哉斯言

王荆公過故人家小憩水亭顧水際沙間有饌

川集三集 八 靜觀四十五

器數件意吏卒所竊問之乃小兒聚此食棗

栗盡棄之而去謂俞秀老曰士人閱富貴如

群兒作息乃可

趙廷實曰予性好施乞丐每見其悲號未乞之

時嘗有傲睨自如之色或童僕阿之往往不

遜而去因歎天地間浩然之氣猶賴此輩存

得人生世上身家愈重則負累愈多忍氣忍

疼擺脫不下彼乞人者光光只一條性命前

無所希後無所顧要活便活要死便死看他
 十字街頭討半碗冷飯殘羹何媿蚍蜉壞螬李
 真箇上不怕天下不怕地天地為蓬廬陰陽
 為逆旅試想受萬鍾者昏夜乞哀吮痔疥痔
 的光景伸頭縮頭提心吊膽比那叫化子那
 個有浩然之氣及至閻羅王來請將當朝宰
 相百萬財主與那花子一牌拘去空拳赤手
 卽刻同行那花子笑欣欣無愧無作比活時
 不曾少帶了一件那富的貴的哭啼啼怕冤
 怕對比花子不曾多帶得一件好婦人不曾
 帶得一根髮他自要嫁別人好屋舍不曾帶
 得一片瓦不肖子還要賣與人所識窮乏好
 便來吊一陌紙不好的還要擺布你兒子追
 想當初好沒來絲曷不合王位而證菩提人
 便皈依吾家孔孟真真說盡沒有一人聽也
 不亦哀哉

集三集

靜觀四十六

人生打不破名利關不知名利關一座好園林
 也古詩云試將杖履西園看萬紫千紅一夜
 風人生撒不斷是情欲帳不知情欲帳一筵
 好酒席也古詩云大白浮杯入醅醪碧桃洞
 口日卸西
 任你極聰明伶俐賣得巧到底藏不得拙故伊
 川云凡人粧成十分好不如真色一分好
 不結良因與善緣苦貪名利日憂煎豈知住世
 金銀寶借汝閉着七十年凡財積雖多而用
 不到卽是看也馬援謂之守財虜貪而造業
 用又不到閒看七十年而為守錢虜真愚也
 哉
 鄭端簡公曉之父出貢往雲南言一日天暮
 雨驟宿路旁空屋夜半有神語曰子藏神為
 汝守此金錢久矣公曰果吾分內物乎今赴
 任恐犯懷璧之罪可仍煩守至歸時取否神

集三集

靜觀四十七

欣諾之公因記數而去抵任年餘知長公曉
發解公解任至原寓處藏神出前物付之公
視前數少四百餘金神曰公任中所得非卽
此中物乎此與唐太宗賜尉遲敬德銀一藏
內少二百借約相似可知財帛飲啄實實是
有數全不關乎智巧人徒壞心術以作損人
利己之事而蒼蒼之天旋有因少而奪其多
者諺云鷲鷄怵怵何曾餓死青鵠又云蚱蜢

日纂三集

八 靜觀四十八

乾跳折了腿。蜒游不動自然肥。都可拍醒睡
漢。

海中有女樹。天明生嬰兒。日出能行。食時成少
年。日中成壯年。日晚成老年。日沒而死。明日
復然。人生一世間。亦何以異是。

優人登場有爲。唐明皇者下場。便不肯與諸優
。衆皆笑之。世間公孤。卿貳時至。則爲之。
與逢場作戲。亦復何異。而盛脩邊幅。岸然於

親故之中。恐未免爲誦伶之所竊笑。昔沈慶
之爲三公歸里。鄉人見者。皆扶伏膝行。慶之
笑曰。故是昔時沈公。知是昔時沈公。彼聲折
之態。可啞。此倨傲之容。亦無味。

嘉靖間。錢塘陸姓爲郡吏。毛經歷愛之。陸有
女。經歷有子。納聘約爲婚。未幾。經歷提問落
魄歸時。欲娶女以行。而陸妻變計。覓他女代
之。經歷不知也。既歸。而其子學日進。取科第。

日纂三集

八 靜觀四十九

官至操江都院。移檄郡中。取陸。陸驚喜且懼。
及至。操都偶他出。先入見夫人。夫人曰。我父
切莫提前事。陸惶恐曰。何敢言。全賴夫人看
顧也。操院歸。禮意甚渥。贈三百金。送回。且曰。
後尚有所貽。歸而陸之親女至。陸對所饋金。
潛然淚下。曰。悲汝命薄耳。女亦悲。不自勝。鬱
鬱而亡。陸亦繼亡。後有復來贈金者。竟以無
人而返。夫興衰靡定。安可據眼前論人。方陸

易女時為避其衰孰知乃避其興乎

穎川姚尚書塚上碑石甚厚侍郎某筮墓請於官求解三之一官命解其二或問之曰吾欲使後人更剖其半耳此足警世癡腸

聲勢所轄其往復之機如翻車轉轂從閒處靜觀皎然易觀而一塵翳目便投足惜如非大有識人未易脫然其外也往往見如市之門遮擁不前求闕其闕而未得而其人偶敗則

日纂三集 八 靜觀五十一

爭指其先入者而誦厲之是以駑蹄而嘲捷足未嘗不始恨其遲而終幸其後也

人情多忘見在好緣未來未來之境愈上而愈有雖至卿貳而未來之境自在盈天地間止不足更無有餘也若使高官厚祿可以解之則今九棘三槐宜皆瀟灑快活而眉之不展心之多事憂讒畏譏彌縫顧慮者日以益甚士大夫聰明大者算計大算計大者心中勞

苦亦大既圖其身又憂子孫反不如三家村

裡痴人三餐一宿以外不曉圖度者翻為享福及至無嘗卒至落湯螬蟻投火風蛾手忙脚亂苦不可言其所處愈尊則戀人世也愈甚其拋四大也愈難一權相在時忽展轉以面壁乾笑曰一場扯淡又有一貴人年九十

歲而死曰我併不見前之八十九歲在何處故知但屬于死決未有自念身已貴年已高而自安者也

日纂三集 八 靜觀五十二

上虞陳五山侍郎治第宏壯上梁百餘人邪詐經日不能起其子在旁詫曰今上如此其難

異日拆時如何得下人傳笑之不知此達人之言也宋郭進造第實工人於上曰此造宅者坐于弟其下曰此賣宅者陳氏子之言即進意也 吳寧門人李丹仲之族有自武林歸者舟覆于

江幸水尚未入。生死在呼吸間。見一人方以所齋銀物繫腰間。旁一人起而攫之。救至。偶得不死。來言其事。又余族有傭者。病甚。主人懼其死于家。遷之廟社。氣息惛然。待盡而已。前有丐者。新斃。敝衣蔽體。尚匍匐往將取之。悲夫。世人于石火電光中。交征攘奪。作子孫牛馬。皆此兩人類也。

見富貴者。輒神溢形。茹不覺自失。固是其人識

三集

八 辭觀五十二

早亦緣其人福淺。古寒士狎萬乘。貧衲師帝王。視之直似僚友。儕輩初不覺其崇高。非徒挾吾道以藐之。蓋其人福德原在帝王之上也。南陽忠國師云。老僧在帝釋殿前。見粟散天子如麻。似菽。陸信州云。道人尚不貪釋梵。天王之位。何況人王。地位如是。眼界如是。區區軒冕之榮。曾足動其一眚否。

寒士一經遴擢。遂忘寒士之體。經銷削仍作

倨之容。夫假則俱假。真則俱真。不應寒士獨假。貴人獨真也。且一爭一奪。俱出朝廷。本無而予之。則有偶有而奪之。還無彼青華之選。原非可據之物。而一日為之。便終身認為已。有亦可笑矣。朱平涵言。趙文肅以詞林遷謫。後入南銓。不肯折節。豕卿彼學道人而猶若是。信習氣之難除也。

終年製火炮。止圖末後一聲响耳。終日築瓶花。

三集

八 辭觀五十三

止圖眼前一霎紅耳。季子六國印。末後之一响也。淮陰假齊王。眼前之一紅也。求以償刺股之勤。出胯之辱。能幾何哉。

秦氏之併六國。大似富翁欲基構之方圓。今日以計誘東隣。明日以利啖西舍。後日又以勢脅前後諸家。費却幾多心力。始成方幅。起屋造宅。將圖永遠傳之于孫。而死骨未寒。他人已掃除堂宇。安坐而有之。使驪山癡鬼有靈。

不啻然自笑其生平之為計拙也。

李士衡奉使高麗。武人余英為之副。凡高麗所得禮幣等一切委之英。英慮過海船漏。盡以士衡之物藉船底。以已物置其上。無何遇大風。船幾覆。舟人急請減所載。倉忙間拈出棄之中流。少頃風定。簡驗只所棄皆英物。士衡之物無一失者。

棲守道德者寂寞一時。依阿權勢者淒涼萬古。

丁集三集

八 靜觀五十四

世路中人或圖功名。或治生產。儘有正經。爭奈天地間好風月。好山水。好書籍。了不相涉。豈非枉却一生。

蕭道成為相王。鎮東府鬱林。已五歲。牀前戲。道成令人拔白髮。問之曰。兒言我誰耶。答曰。太翁。道成笑謂左右曰。豈有為人作曾祖而拔白髮者乎。卽擲鏡鑷。此時道成正經營禪代。而持天位授人者。其人已在其前。正如人家。

祖父方刻苦謀生。時敗于已。長可歎也。

向時越中絕無園亭。近始多有。然其間亦有人已之。辨菜徑。棘籬。林木蒼翳。內有清池。數畝。脩竹數竿。洞房素閣。具體而微。北牖延風。南榮賓日。身可休。老子孫可誦。讀親朋過從。亦可觴詠。為已者也。若夫雕欄綺榭。傑觀危樓。脩廊引帶。其間花選。實綠而入。標奇踞勝。帶峴。欲雲使夫望之者欲就。就之者欲迷。主人

丁集三集

八 靜觀五十五

有應接之煩。無燕處之適。此為人者也。吾意智者管之。自當舍此而就彼矣。

嗜利者酷如乳虎。詭若穿窬。誚同厮僕。至死耽耽不休。欲百世無替也。乃身不能享。子孫藉之。驕淫不踰時。而家業蕭然。偷兒丐子。殞命辱先者。皆其裔也。令人欲起九原視之。悲哉。強項者未必為窮之路。屈膝者未必為通之媒。故銅頭鐵面。君子落得做君子。奴顏婢膝。小

人在了做小人

賈儀為翰林學士時趙普專政帝患之欲聞其過一日召儀語及普所為多不法且譽儀蚤

負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國元勳公忠亮直

社稷之重帝不悅儀歸言于諸弟張酒引滿

語其故曰我必不能作宰相然亦不請朱崖

吾門可保矣既而召學士盧多遜多遜嘗有

憾于普又喜其進用遂攻普之短果罷相出

一集三集

八靜觀五十六

鎮河陽多遜遂叅知政事作相太平興國七

年普復入相多遜有崖州之行是其言之驗

也

王安石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宴內侍各以金

碟盛釣餌藥安石食之盡明日仁宗謂宰相

曰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即止矣

食之盡不情也嘗不樂之

寇準南行至雷陽吏以圖獻閱視之首載郡東

南門抵海岸凡十里準恍然悟曰吾少夢有到海祇十里過山應萬重之句乃今日意爾人生得喪豈偶然耶

仁宗問王素曰大僚中孰可命以相事者公曰

惟宦官官妾不知姓名者乃可克選帝憮然

有間曰惟富弼耳公下拜曰陛下得人矣既

告大廷相富公士大夫皆舉笏相賀或密以

聞帝益喜曰吾之舉賢于夢卜矣

一集三集

八靜觀五十七

九江有碑工刻字甚工黃魯直題其居曰琢玉

坊崇寧初詔郡國刊元祐黨籍姓名太守呼

使刻之工曰小人家舊貧止因開蘓內翰黃

學士詞翰遂至飽煖今日以奸人為名誠不

忍下手守義之曰賢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

遂餽之酒肉而從其請

佛典以人生現前產業為五家所共一日王二

曰水三日火四日盜賊五日不肖子凡人幸

苦作家自謂可以長守不知不覺嘗為此五
家負之而趨故曰共也夫尋嘗家業猶不免
共之者况得之橫求者乎

前人謂得便宜事莫得再做休說莫得再只先
一次已是裕了世間豈有得便宜底理汝既
多取了他人底便是欠下他底隨後却要還
他世間人都有合得的分限你如何多得他
的

詩觀五十八

人凡世事勿論巨細險夷成就遲速自有一定
之期一毫人力夾着不得制事者主張既定
又要得事外之意方不受累

世間之財人所共見聞者取之猶可享用何者
以其無廉名也人所不見不聞者取之必不
可享用且反有禍何者以其無貪名也既享
厚利又得顯名決無此理好名而未經敗露
者其後人必不昌

宋高宗在潛邸遇道人徐神翁甚禮敬之神翁
臨別獻詩曰牡蠣灘頭一艇橫夕陽西去待
潮生與君不負登臨約同上金鰲背上行當
時不解其意後高宗避金狄之難將遊於海
文章安鎮閣舟灘上以避晚潮問舟人曰此
何所曰牡蠣灘逢見樓閣巍然問居人曰此
何閣曰金鰲閣高宗登焉見大書神翁往年
所獻詩在壁上墨痕如新即此而觀人生行

詩觀五十九

止禍福自有定分非偶然者

嬰兒落地未笑先哭豈非大造苦我以生纔一
出世便入哭境乎嗣後笑事少哭事多笑時
少哭時多到鍾鳴漏盡畢竟大哭一場而散
非我哭人即人哭我往往來來交相哭也

張詠入試科場自謂當奪大魁有司以對偶題
失黜之詠乃毀裂儒服趣躡林谷師事陳希
夷希夷謂日子當為貴公卿一生辛苦此非

樓○憇○之○所○也○後○果○及○第○希○夷○遺○以○詩○曰○征○吳
入○蜀○是○尋○嘗○鼎○沸○笙○歌○救○火○忙○乞○得○江○南○佳
麗○地○却○應○多○謝○腦○邊○瘡○後○詠○兩○入○蜀○又○急○移
餘○杭○累○乞○閑○地○後○以○腦○邊○瘡○乞○歸○金○陵○方○許
之○

李○林○甫○以○便○佞○進○用○每○嫉○張○九○齡○裴○耀○卿○陰○害
之○三○相○入○朝○二○相○磬○折○趨○而○入○獨○林○甫○在○中
軒○傲○無○少○讓○喜○津○津○觀○者○竊○謂○一○鵬○挾○兩○兔

焉○少○選○傳○詔○出○九○齡○耀○卿○俱○罷○林○甫○嘻○而○笑
曰○尚○左○右○丞○相○耶○

郭○昱○狹○中○詭○僻○登○進○士○耻○赴○嘗○選○獻○書○于○宰○相
趙○普○自○比○巢○繇○朝○議○惡○其○矯○激○故○久○不○調○後
復○伺○普○望○塵○自○陳○普○笑○謂○人○曰○今○日○甚○榮○得
巢○繇○拜○于○馬○首○

大○凡○人○之○舉○動○異○嘗○每○為○不○祥○之○兆○余○一○鄰○家
仕○為○令○其○子○携○家○屬○歸○前○堂○梨○園○後○庭○絲○竹

略○無○虛○日○余○謂○友○人○曰○此○隣○不○久○其○有○哭○聲
乎○居○無○何○而○其○父○卒○于○官○蓋○歌○之○反○為○哭○未
有○極○而○不○反○者○

八○辨○觀○六○十○一

昨非菴日纂三集惜福卷之九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溫公真率之會。僕不過五子。瞻養福之箴。飾止用三。山谷五觀自節。敬軒隻雞留餒。魏文靖之一肉一菜不為儉。張莊簡之不擡飯不宰牲。以為耐。匪直存澹薄而可久。亦將矯奢靡而防貪。

英宗謂李賢曰。朕視朝退。則朝。母后畢復親

三集

惜福

政務既罷。進膳。飲食隨時。未嘗揀擇。去取衣服亦隨宜。雖著布衣。人不以為非天子也。

董朴成進士後。差過岳州。聞劉忠宣宅。憂在里。造謁焉。忠宣留之飯。飯麥糲。饌惟糟蝦一器。朴感省。終身持雅操。視昔胡紘。嗟朱晦翁。無隻雞斗酒之供。釀成偽學之禁。相去何如哉。凡主於富貴之家。子弟已享用太過。苟能抑畏節省。只守布衣菽粟之分。一意存心讀書與

貧苦書生。更加倍精進。即妻室亦不要聽他。搜求珠翠。衣被文錦。糜費金銀。亦如百姓家。婦女用力用勞。則後來還可增益。顯達如不知止足。徒于軀殼。口舌上爭華侈。甚至踰越法禮。毀亂性真。戕賊身命。僮僕隣里。先從旁竊笑之。況天地之高明。鬼神之正直。宗親之衆多。祖父之尊嚴。有不賤而惡之。災而禍之者。鮮矣。

三集

惜福

胡壽安初任信陽。調獲鹿。永樂中任新繁。在官未嘗肉食。其子自徽來省。居一月。烹二雞。胡怒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吾居官二十餘年。嘗以奢侈為戒。猶恐弗能令終。爾好大嚼。如此不為吾累乎。

唐有淨尼。出奇思。以盤釘簇成山水。每器占朝。一圓中一景。人人多愛玩。至腐臭不食。吳越戚里孫承祐者。豪侈炫俗。用龍腦煎酥。製小

樣驪山水竹。屈木橋道人。物纖悉具備。所謂刻冰鏤脂之技。以博人。俄頃嗟賞。愚矣。

荆州衣冠之藪。人言琵琶多於飯甑。措大多於

鯽魚。武林繁庶。人言日用千豬萬米。丈二研

捶。又自西湖為銷金渦。以其歌舞費。日消千

金也。

永樂甲戌二月。上退朝。坐右順門。所服裏衣

袖敝垢。納而復出。侍臣有贊聖德者。上歎

日集三集

八情編三

日。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每日自念。當

惜福。故每浣濯。更進昔。皇批躬補葺。故衣

皇考見而喜曰。皇后居富貴。如此勤儉。正

可為子孫法。故朕嘗守先訓。不敢忘。

飲酒達鳴雞。嬌艷芙蓉禱。日脯繫裙帶。歡樂恨

不足。供帳拂雕鞍。演妓流觴曲。晝夜恁茫茫。

錢齡尚嫌促。

古人太違時。今人太趨時。袖綉小綉大。巾綉短

倏高衣帶之潤。幾如領扇骨之長。幾如笏非

服妖。而何此風流子弟。市井惡少。所創為。而

縉紳學較。翕然宗之。無識甚矣。

余嘗入會稽。探禹穴。止一僧寺。其寺諸生。借寓

讀書者十餘人。余輩所見會食。俱用菜腐。旬

日或設醢魚。不知有肉味也。而江右士大夫

居顯官。亦不忘貧賤。呼蔬菜曰舊朋友。可羨

可羨

日集三集

八情編四

入百錢。費不百錢。守已樂同富足。進萬鎰。出逾

萬鎰。求人苦倍饑寒。

姚希得知靜江。官署舊以錦為幕。希得曰。吾起

家書生。安用此。命以布易之。日惟啖菜。一介

不妄通也。

貝恒為東河令。在官雖小物。必思及民。嘗繕有

餘棄廢鐵。敗皮朽索。故紙之類。悉存之。工匠

閒暇。令煮皮為膠。鑄鐵為杵。搗紙索為穰。貯

之庫會 車駕巡幸北京勅使督建席殿所
貯悉濟急用而民不費

魏中孚為永州判官清潔自好同官有與製器
用之物中孚未能無意每欲為之先令匠作
者計工用若干貲各具公私之數呈報判以
且休且休及解官簡一任所供且休且休錢
不知省幾千百緡

張載嘉祐初為雲巖縣令歲歉家人惡米不鑿
其三集 八 惜福五

將春之先生亟止之曰餓殍滿野雖蔬食且
自愧又安忍有擇乎甚或咨嗟對案不食者
數四

張宗伯天駿居東門外三里橋郡公訪之時已
及午矣公曰寒家離城遠親友至者必留午
飯然止肉腐而已老公祖下顧須宰一雞幸
勿訝其菲郡公忻然飽去世兩高之

蔡公龍陽歷宦三十餘年始一歸省食淡衣素

無異寒儒後晉南少司馬歸見市上有賣鱖
魚者偶向僕言之其子烹以進公大怒曰此
時魚價必高窮口腹若此非與吾共守家業
者也棄不食

勤儉箴云人生天地間富貴誰不欲已力不經
營日用安能足成立最艱難破蕩真迅速貧
窮因懶惰借貸遭取辱儉用勝求人奢麗莫
隨俗男若勤耕種饑不愁穀粟女若攻紡績

寒不慮衣服勿謂長少成光陰如轉軸男大
婚事迫女大嫁期促雙親有老病百費相繼
續臨期欲副用閒時須積蓄勉旃復勉旃慎
勿憚勞碌

每見巨室豪家賓朋宴集歌舞盈前堂帷隔於
一簾喧咲徹於內外匪第過侈深恐踰閑濫
觴滋蔓更不忍言

章文懿嘗言學者奉身不可好華侈苟好華侈

必致貪得他日居官決不能清白

朴和靖隱居孤山種梅三百六十株梅熟售價

一株作一封供一歲之用又有一禪僧種芋

三百六十科日用足以給食尤省而易辦夫

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便覺有餘

貧不貌富可以長貧牽裾肘見納履踵見不為

友愧殺雞飼母摘蔬飼客不為客愧夫惟不

愧乃見古人風格之妙近世士憑陵意氣塗

日纂三集

八借福七

飾耳目貧于家不貧于身貧于親不貧于賓

謂不露寒酸本色能自拔俗而其未難持恐

不能不別開徑竇

昔人請客東以具饌二十七味客至則惟煮韭

炒韭薑醋韭耳客曰適云二十七味何一菜

乎主曰三韭非二十七耶錢穆父嘗請東坡

食晶飯于瞻以為必精潔之物至則飯一盂

蘿蔔一碟白湯一盞坡笑曰此三白之為晶

耶相對闕然三韭三白可為絕對

范氏自文正公貴顯以清苦儉約稱于世子孫

皆守其家法忠宣正拜後嘗畱晷美叔同七

箸美叔退謂人曰丞相變家風矣或問之晷

答曰盪鼓棊子上有肉兩簇豈非變家風乎

聞者大笑

天寶中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玄宗命宦官姚

思藝為進食使水陸珍饈數千盤一盤費中

日纂三集

八借福八

人十家之產嗟夫漢文帝欲作露臺惜中人

十家之產而不為而玄宗以一盤之奉費之

末年失國出奔至咸陽日中猶未食楊國忠

市胡餅以獻民始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爭

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猶未能飽至相視而

泣前日進食使何在平天子不能無暴殄之

報而况於人乎

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文帝曰鸞旗在前屬車

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與道里費下詔曰朕不受獻其令四方毋復來獻也

見在之祿積自我祖宗受享不可過盡將來之福胎與爾子孫節約嘗使有餘

其夫好飲酒其妻必貧其子好臂鷹其家必困利養一僕日飯三既歲計千既率是則必告乏而聚怨病在于增不在于損

日纂三集

借福九

人生未老而享既老之福則終不得老未貴而享已貴之福則終不得貴

喃喃錄云先府君以入座家居一敝袴十年不易綻補幾無完處朱少傅衡嶽里居侍養官已三品客至或身自行酒近時貧士偶獵科名輒暴殄天物窮極滋味服飾起居無不華煥相衣褻服紅紫爛然至於梳頭裹脚亦使童奴代為不知閒却兩手何用如此舉止名

位安得尊崇壽命又安得長永一葉之舟載得幾許物事

今寒士一旦登第凡與馬僕從飲食衣服之數即欲與膏梁家爭為盛麗秋毫皆出債家謁選之官債主即隨之而至非盜竊帑藏股剝間間何以償之及其罷官歸休則恣橫於鄉黨居間請託估計估奪無所不至安得國有廉吏鄉有端人昔人言受恩多難以立朝吾

日纂三集

借福十

亦日舉債多難於立身

家本農桑雖宦達當記得先人櫛風沐雨世守耕讀縱富貴莫忘却平日淡飯黃羹

儉之一字泉妙之門無求於人寡欲於己可以養德淡泊明志清虛毓神可以養志刻苦自勵節用少求可以養廉忍不足于前甯有餘于後可以養福

天下生齒日繁即以吾族計之國初始祖僅一

人今男女且萬指相距未三百年已千倍於
曩時。然而山川土田如故。所產之毛。不增于
前也。而取以供千倍之衆物。焉得不盡人焉。
得不窮。况又益之以侈靡。以宮室。曩樸斲。今
雕鏤矣。以衣服。曩疎布。今錦綺矣。以飲食。曩
奉賓客。多不過六餽。今至加邊無算矣。共此
一物也。向一人享之。加樽縮焉。今千人共之。
加屑越焉。卽神運鬼輸。且不能給。此取求所
以日急。而盜賊所以日繁也。

日纂三集

惜福十一

貪得者無厭。總是一念好奢所致。若是恬淡。知
足。要世間財利何用。清風明月不用錢。竹籬
茅舍不費錢。讀書談道不求錢。潔已愛民不
要錢。濟人利物不餘錢。如是存省。則世味脫
然。貪心又何自而生乎。奢華損德。奢華折福。
奢華害人。戒之哉。

受些窟光景。每事節省儘。過得几臨事。着一步。

字便壞。自身享用。着一苟字便安。吾一生于
此得力。

佛典言。思惟此食。墾植耘除。收穫蹂台。舂磨淘
汰。炊煮乃成。用功甚重。計一鉢之飯。作夫流
汗。集合量之。食少汗多。

海瑞晉南家宰。以幣物賀者。俱不受。投名紙用
紅者。亦以爲侈。而惡之。鄒元標以青蚨三十
文入賀。出諸袖中。海見之。喜曰。如此方是受
之。過數日。置酒酬鄒。惟餚四五。市餅一盤。酒
數巡而已。

惜福十二

昨非菴日纂三集汪度卷之十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李翰林昉其父文正公秉政時避嫌遠勢出入

僕馬與寒士無辨一日中途逢文正公前騶

不知其為公子也遽呵辱之是後每見斯人

必自隱蔽恐其知而自愧也

方謹言為侍御史時丁謂貶遣謹言籍其家得

士大夫書多干請關通者悉焚之不以聞世

日纂三集

汪度

稱其長者

仁人心地寬舒便福集而慶長事事成個寬舒

氣象鄙夫念頭迫促便祿薄而澤短事事得

個逼促規模韓魏公自言其生平未嘗見一

不好人可想其浩蕩境界

倪元鎮既却張士信之請一日士信與諸文士

遊太湖聞小舟中有異香士信曰此必一勝

流急傍舟近之乃元鎮也士信大怒即欲手

亦之諸人力為營救然猶鞭元鎮元鎮竟不

吐一語後有人問之曰君被士信窘辱而一

語不發何也元鎮曰一語便俗

晉王藍田與謝無奕以事不相得謝性麤強自

往數藍田肆言極罵藍田正色面壁不敢動

半日謝去良久轉頭問小吏曰去未荅云已

去然後復坐

樊佃叛吳主權召問潘濬濬請五千兵足成擒

日纂三集

汪度

吳主曰卿何輕之曰佃昔嘗為州人設饌比

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一

節之驗也濬往果擒之

步騭避亂江東與廣陵衛旌相舍俱以種瓜自

給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騭與旌寄食其地

懼為所侵乃共脩刺奉瓜以獻征羌方內隊

駐之移時旌欲去騭止之曰本所以來畏其

疆也今去以為高祇取怨耳良久征羌開牖

見之隱几坐帳中設席坐騰旌于外旌愈恥之騰辭色自若征自享大案殺膳騰旌惟菜茹旌不能食騰極餐致飽乃辭出旌怒曰能忍此乎騰曰吾貧賤故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恥後騰爲相而旌卒以無聞蓋士之致遠者其器識必與凡庸迥異矣

陳恭公素不喜歐陽公知陳州時公自穎移南京過陳拒而不見後公還朝作學士陳爲首

日纂三集 汪度三

相公遂不造其門已而陳出知亳州罷使相公當艸制陳自謂必不得其美辭至云杜門却掃善避權勢以遠嫌處事執心不爲毀譽而更變陳大驚喜曰使與我相知深者不能道此乎錄一本寄其門下客李中師曰吾恨不蚤識此人

胡東洲提學兩浙時有士子不帥教懲以夏楚明手其人及第翰苑東洲以述職到京其人

設席款之以新得古哥窰盤盞行酒且曰器世所寶但俗眼不識耳應曰以老夫親之此器脆薄易破不若良金美玉之器可爲也其詞嚴而不迫聽者安得不慚

張思叔釋詁嘗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慚謝

佛言重以惡來者吾重以善往福德之氣嘗在此也白沙詩曰若無天度量爭得聖胎胎

日纂三集 汪度四

仁軌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路一段諺曰忍事敵灾星又曰戒酒後善言時與忍難忍事順不明人內典曰忍令身自苦嘿定千差尤隱括奧妙

陳鎬督學山東夜至濟陽公館庖人供膳忘置箸恐怒責請啓門外索公弗許庖人乃剖柳條爲箸公曰爾與食孰重竟不夜餐啖菜數枚

嘉靖初言官聯疏劾梁文康假宸濠護衛兵公
不辯惟曰余只致仕去已矣不論衛兵事緣
也久之始知主其事者楊石齋

李春芳廷試後同志集飲適某堂上遣官至延
入內與語而別人皆知來報臚傳之信賀之

李坦然曰謂拙卷亦與進呈之列耳神色不
動

程皓性周慎不談人短每於脩類中見人有所

三集

汪慶五

嘗未會應對候其言畢徐為辯曰此皆衆人
妄傳其實不爾更說其人美事曾於席坐被
人訕罵席上愕然皓徐避之曰彼人醉耳何
必與言

郭子儀據兵方鎮嘗奏除一官不報僚佐意不

能平子儀曰自兵興來方鎮武臣多跋扈凡
有求朝廷曲從之此無他疑之也今子儀所
奏事人主以不可從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

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

裴行儉初平度支遮旬獲環寶不貲蕃酋將士
願觀焉行儉因宴徧出示坐者有瑪瑙盤二
尺文彩燦然軍吏趨跌盤碎惶懼叩首流血
行儉笑曰爾非故也色不少怿

神宗一日御垂拱殿御衣有蟲自襟沿至巾帝
拂之至地亟曰此飛蟲也

劉莊襄公天和總制三邊時馳健卒取其孤孫

三集

汪慶六

暨一孤侄撫于任過華州僕夫偶篋門役役
者膚慙守怒弗為禮封扁其門卽薪米不為
供二孤至饑渴甚令從者竊踰垣乞食素所
知家微遞去守隨投牒公所備陳縱僕虐門
役狀二孤抵任則環公夫人泣訴為守苦夫
人甚心憐之未幾守以事謁公家衆跂足側
窺計必督過守公乃禮遇有加後復特薦其
賢能于朝

一士人嘗動氣責人王陽明儼之日學須反已
勿徒責人能反已方見已有許多未盡處何
暇責人舜能化象其機括只是不見象的不
是若要正他姦惡則文過掩惡乃惡人嘗態
反去激他惡性起來如何感化得他若能於
已用功則惡人自化何動氣之有

嘗觀山勢高峻直截生物必不暢茂其勢奔赴
溪谷合轉回環者艸木必蕃蓋高峻者氣散

日纂三集 汪度七

難聚故生物力薄回環者元氣蓄藏獨多故
生物力厚水亦然灘石峻則水急而魚鱉不
留淵潭深則魚鱉之屬聚焉以是驗人其剛
急淺露者必不能容物作事亦輕易寡成寬
緩深沉者於物無所不容作事則安重有力
善學者觀山水之間可以進德矣
唐皇甫湜恃才傲物為郎時乘酒使氣忤同列
及醒不自過求分務東洛值伊瀝歲歉恠

困悴且甚裴度時保釐洛宅辟為畱守府從
事度脩福先寺將致書白居易為碑湜在座
大怒曰近舍湜而遠就居易何也度婉辭謝
曰初不敢以仰煩長者慮為大手筆所拒今
既爾是所願也湜即請斗酒飲酬立就度贈
車馬繒綵甚厚湜叱使者曰自吾為顧况集
序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字值三緡侍中何
遇我薄耶度卒如數酬之湜嘗為蜂螫指購

日纂三集 汪度八

小兒斂蜂擣取其液一日命于錄詩一字誤
詬躍呼杖杖未至嚙臂血流其暴戾若此故
雖為文古雅而舉世薄之
觀世間極惡事則一肯一慝儘可優容念古來
極寃人則一毀一辱何須計較
釋迦蒙詆調達何况凡夫仲尼見毀叔孫寧論
中士太虛無物隨他把火燒空群小流言任
彼彎弓射影

羊侃南還至漣口。遇友張孺才。置酒舟中。孺才醉後失火。延燒侃十餘艘。燔金帛不可勝數。侃怡然不介意。孺才慙懼自遜。侃慰使還。待之如故。

處家制事。遭一番魔障。益長一番練達。御人接物。容一番橫逆。益增一番器度。此皆動心忍性。成身成德之境。不可輕易視過。

細觀理亂。絕知性躁者之害事。

子集三集 汪度九

自家好處。要掩藏幾分。這是涵蓄以養深。別人不好處。要掩藏幾分。這是渾厚以養大。

陸昭符郡刺史。一日坐廳事。雷雨暴至。電光如金蛇繞案。左右皆震仆。昭符自若。撫案叱之。雷電忽散。得鐵索重百斤許。徐命納庫中。人服其雅重。

當繁迫時。使聾聵人。值追逐時。馳瘦病馬。對昏殘燈。理爛亂絲。而能意念不焦。聲色不動。亦

不後事者。其才器真不可及。

張九齡以功名忠義奮振一時。可謂君子矣。然或者謂其處士大夫之有辜者。必致窮絕之地。以故一念不洪。遂至無嗣。人心不可蹊刻如此。

費禕當魏軍次興平。禕督師往禦。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別就求圍棋。于時羽檄交馳。嚴駕已趨。禕從容對奕。無厭倦意。敏曰。卿試解耳。

子集三集 汪度十

信自可人。必能辨賊。

鍾離牧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臨熟。縣民有識認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縣人。縣長聞之。召民繫獄。欲繩以法。牧為之請。長曰。君自行義事。僕當以法率下。何得竅公憲而從君耶。牧曰。此是郡界。緣君意願。故來暫住。今以少稻而殺此民。何必復留。遂出裝還山陰。長自往止之。為釋繫民。民

慚懼率妻子春所取稻得六十斛米送還牧
牧閉門不受民輸置道旁莫取者

吳良以清白守正稱為郡議曹掾正旦掾吏入
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曰齊郡遭罹盜賊
今明府視事五年家給人足良跪曰門下掾
佞諂明府勿受其觴盜賊未盡人庶困乏今
良為議曹掾尚無袴望曰議曹情窳自無袴
寧是為不家給人足耶太守以良言是賜良

雙魚百枚

張莊懿公瑩為南京參贊時有妄少年醉輒侮
罵人市之人不堪也會公出少年飲既醉衆
紿之曰而能奪取尚書藤不能不得謂而豪
少年踉蹌當前導掣公一藤去公不問明日
酒既醒視之則尚書藤也怖欲死乃自反接
長跪以藤置其首候公於途俄傳呼尚書來
則雙藤缺一矣公見跪者問故仍收其藤遣

之

蔣給事性中清貧刻厲家居嘗駕一小舟入城
止帶村僕二人遇潮落水逆船不得進遣二
僕上岸牽挽蔣自到舟尾梢船適一糞船過
偶觸之蔣本村樸鄉人不知大加窘辱二僕
厲聲言曰此是蔣老爹如何無禮蔣罵家人
曰奴哄人此處那得個蔣老爹促家人牽船
徑去

日集三集

汪度十二

宋南野琛為御史極有風裁還家家有牛蹊柳
氏田柳氏格殺牛而遣其子弟詬毀君勅家
人無出與競柳氏有狂子醉罵良久躍入水
中君使人援出之易以已衣迎至上坐謂曰
與而家世好奈何以小忿墮之呼牧牛兒鞭
之數十使人以肩輿送柳氏子歸且謝其父
老其父老大慚
忍辱撮要云忍是快活路世上少人行舌柔密

在口齒折只為剛。思量這忍字好箇快活方。片時不能忍。煩惱日月長。愚濁生瞋怒。皆因理不通。休添心上惱。只作耳邊風。長短家家有。炎涼處處同。是非無實相。究竟總成空。

臨江胡季山祖秘校與客圍棋有佃惡聲相加問之曰來算簿公曰少待未幾其人直前推局大罵客不堪怒公詰曰想爾不欠租款勾簿乎曰然公即取簿勾之仍與斗米遣焉還

日集三集

汪度十三

至半途遇其妻抱子號哭而來問何以不死即言其故入門氣絕蓋服毒來也不忍禍立見矣

沛公見秦宮室子女欲居之器亦小但肯從諫亟還終有天下英布一見踞牀即悔欲自殺及得供御如漢王便大喜過望易款易盈宜其及矣

劉元城於殺已者鍾聲不聞軒鼻熟睡薛敬軒

縛于西市神色自若韓琦問誰殺我持吾頭去三公顛沛時神閒意定如此卒亦未罹其害

遇事而能靜能忍其人必福壽何者靜忍則思慮宛曲而事必成酬應安閒而禍不作福壽不亦宜乎先正有言凡矜色忌人麓疎執拗及浮譽即作沾沾之態小不堪即呈忿忿之色者皆薄命之人也蓋為此等人事必不能

日集三集

汪度十四

意子

成禍必不能免夫人而無成事之門及免禍之道非命薄而何

凡有橫逆來侵思所以取之之故即思所以處之之法順而受之不可便動性氣故遭一番魔障長一番練達容一番橫逆增一番器度潘衙齋公一日乘肩輿出輿人偶觸一狂生狂生逐輿設罵抵舍入廳毀其椅而去明日學師聞之率在生來請罪先生曰昨趾未曾出

戶也安得有謾罵而毀器者謝學師送之出
在生羞而欲死。

曹公時中隣有悍生脩其先世怨以聖書公名
於牛後向其童而加撻因極口肆詈童歸以
告公徐曰人詈我而若述之是重詈我也速
往謝彼無勞君齒頰吾僕也不敢傳言生不
能難然必欲逞志乃已公每於日小遷則幅
巾倚杖獨立門屏生脩尺一若爲候者而中

日纂三集

汪度十五

則痛詆極毀伺公出時令人踞上之公不手
日候我童來既而從者至命取火燔之日知
若主於我無慰好言也老年人不能答聊自
解耳生媿而止。

張莊簡公悅元旦拜竈有家犬坐於竈上衆大
詫公具冠服拜竈如故未幾犬下竈遂死衆
又大詫公亦如故子孫問之曰見怪不怪其
怪自敗。

唐錢徽於穆宗時典貢舉四川節度使段文昌
以書屬所舍士於徽及榜出不預文昌私怨
之譖徽不公徽坐貶或謂徽當奏發其書徽
曰事苟無愧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

成祖一日得建文時群臣封事千通命解縉等
檢閱凡言兵食事宜畱覽其詞涉干犯者悉
焚不問因從容問縉及脩撰李貫等曰詞涉
干犯者爾等宜皆有之衆未對貫獨頓首曰

日纂三集

汪度十六

臣貫實未嘗有也 上曰爾以未有爲美耶
食其祿當任其事獨無一言可乎

光廟年十三歲講筵日每閣臣一人入直看講
講案前有銅雙鶴故事叩頭畢從銅鶴下轉
東西面立一閣臣讓出其上 光廟矚內侍
曰移銅雙鶴可近前些衆皆歎服

何武與戴勝不合勝毀武於朝武聞之終不揚
其惡而勝子賓客爲郡盜逮繫廬江勝自以

子必死武平心出之勝慚服 國朝指揮門
達構陷袁松及松出獄而達得罪當遣戍袁
送之如故交房景伯守清河郡民劉簡虎會
無禮於景伯聞其臨郡闔家逃之景伯督縣
屬追訪之而署其子為西曹掾士大夫立身
敦厚處心和平每事須出人意表無令小人
之心可以相測也斯善矣

呂東萊曰有孟孟之量有池沼之量有江海之
日纂三集 八 汪度十七

量有天地之量雨瀑而沼溢酒瀑而卮翻踰
其限而過其分雖欲不滿不可得矣我不為
沼何憂乎十日之霖我不為卮何憂乎千釀
之醴吾以是知自期之不可小也

丁仲衡為主事時御史張政過其門適遷者來
報聞公失疑今獲盜者需公認公曰吾家未
嘗失也辭不往政問故公曰時禁盜疑者死
寧以吾疑不忍其死也張歎曰公仁人也因

薦起為御史

宋古成之結廬羅浮力學不倦作詩多驚人語
登梁灝榜第二預聞之有張某嫉居其上名
成之飲密置啞藥酒中比黎明臚唱成之暗
不能應 上怒扶出或勸自明其事成之曰
司命有定非人所能與也眾服其量

蕪魏公為宰相因爭賈易復官事持未決御史
楊畏論蕪故稽詔令蕪即上馬乞退呂微仲

日纂三集 八 汪度十八

謂可見上辨之何遠去蕪曰宰相有一人言
便為不當物望豈可更辨曲直宣仁力畱不
從

有人問呂榮公曰為小人所詈辱何以處之公
曰上馬者知人與已本一何者為詈何者為
辱自然無忿心下馬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
人彼是何等人若是答他與他一等如此自
處忿心自消

元祐時西邊儒帥有以威敵斥境請於公者忠
宣公荅曰大輅與柴車較逐鸞鳳與鴟梟爭
食連城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鬪力不惟
不能勝兼亦不可勝不惟不可勝雖勝亦非
也儒帥大服

陳憲副伯獻稱林文安瀚曰賤者卽之不知公
貴卑者卽之不知公尊不肖者卽之不知公
賢且智非意相干者卽之始知公凜然不可

日纂三集

汪度十九

犯也

陳鑑王文同掌內臺凡入臺陳或後至王輒命
鳴鼓集諸道御史升揖一日陳先至堂吏請
擊鼓陳曰少需諸道咸不平王至知之曰吾
在陳公度中矣

王忠肅召爲冢宰舟次濟寧都水主事法以先
後序過關雖貴官不得越人惟之公曰彼立
法安忍壞之至卽卽調爲考功

張莊懿公鑿巡按東省初到臨清偶酒家酒標
掣落其紗帽左右失色且日州守縛此人待
罪公徐曰此是上司過往處今後酒標須高
掛逕遣出

嘉禾葉春嘗爲府椽後仕至叅議宣德中與太
理少卿熊槩巡撫東南一日同至嘉興公館
槩痛笞郡吏猶辱罵不已葉從容謂郡吏曰
諸兄當勉某昔在此喫了多少打罵槩大赧

日纂三集

汪度二十

蓋忘業之爲吏也

張鑿爲刑部尚書有獄事須急報夜坐秉燭趣
吏治文書遲蚤朝奏夜半書旣就吏袖拂燭
覆於書書不可奏吏叩頭請死公曰悞耳趣
再書之坐待怡然竟曙不寐

周叔夜元旦肩輿出市中亾賴少年指先生曰
夫夫名爲善者吾試衆辱之乃呼其名先生
歸而使人召之來好論之曰若幸遇我母爲

犯他冠蓋恐不汝宥也笑而遣之

吾松一老儒薛姓號河東貧而無賴謁無錫宮

室鄒氏自稱錢狀元師託以他往便履一

彼信禮之張筵相款未終適有報錢狀元至

此老起謂主曰吾當往其舟謁而借來主唯

唯任其往卽以真情告之公欣然應曰此何

妨遂同往主迎之公執禮甚謹側坐談笑至

盡醉而終畧無可疑之色

王集三集 王集三十一

羅洪先作鼎元時外舅會太僕趨告曰喜吾婿

幹此大事羅面發赤徐對曰丈夫事業更有

許大在此等三年一人奚足爲大事也是日

猶袖米借何黃二公聯榻蕭寺中講學

洪武選蒸爲諸生時家有徭役謁令君求免不

許曰此戶易辦其秋武選舉于鄉令君歌鹿

鳴以宴舉者次第行酒至武選武選逡巡避

席曰別戶易辦酒戶故難堪也令君媿形于

色同舉薄之後成進士竟卒於武選

凡脾位好處百物通喫得去見天下人可惡可

惱處多必其脾位有不受者也我無知無能

同于渾沌是謂真土第一補脾聖藥也

聖人見人皆聖人也賢人見人或賢或不肖不

肖人見人則皆不肖矣袁中郎言譬如人脾

氣強盛者蔬糲亦皆甘美否則美者惡甘者

苦至於敗壞之極雖珍滑之物亦不復能可

王集三集 王集三十二

於口矣真善喻也

宋栗菴繼爲吏部尚書至長安街有老婦著面

衣乘驢不下從者誤爲男子呵之老婦大訴

曰我住京師五十餘年見了千千萬萬希罕

你這蟻子官兒宋至部語同僚笑曰官亦不

蟻子矣此婦人眼孔大所謂見微滯閉事也

若深山窮巷人見一頂紗帽便戰慄失措

緣經常少眼界不寬故學者先開拓胸次

讓古人便是無志不讓今人便是無量

醫書言去病至七八分即須止餘俟正氣復聽

其自除若去病至盡即正氣受傷國家治惡

人革弊政正宜得此意從古以攻伐太甚致

傷元氣本以求治而反至擾亂者往往而是

士君子不得不執其咎也

宋胡肅端重淵涵客有造公者具公服鞞版而

忘記不易帽公與之對語盡禮而退終未嘗

日集三集

正度二十三

色動

魏公潞公俱嘗鎮北門魏公時朝城令決一守

把兵士方二下輒悖罵不已令以解府魏公

使前問云汝罵長官信否對曰當時乘忿實

有之公即於解狀判處斬從容平和畧不變

色潞公時復有解一卒猶前者潞公震怒同

之兵對如實公亦判處斬以此見二公之量

不同如魏公則彼自犯法吾何怒之有不惟

學術之妙亦天資之高爾

堯夫疾革程伊川又問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

先生舉兩手示之伊川曰何謂也先生曰面

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著身處況能使

人行也

趙普秉政江南後主以銀五萬兩遺普普白太

祖太祖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荅謝少賂其

來使可也既而後主遣弟從善入貢嘗賜外

日集三集

正度二十四

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江南君臣始震駭上

之偉度

呂端為相持重識大體以清靜簡易為務每奏

對同列多異議公罕所建明一日內出手札

戒曰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聞奏

公讓不敢當

王旦在中書寇公在密院中書偶倒用了印寇

公須勾吏人行遣他日樞密倒用了印中書

吏人呈覆亦欲行遣公問吏人汝等且道
院當初行遣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既是不
是不可學他不是

宋彭思永始就舉時貧無餘貲惟持金釧數隻
棲於旅舍同舉者過之眾請出釧為翫客有
墜其一於袖間者公視之不言眾莫知也皆
驚求之公曰數止此耳非有失也將去袖釧
者揖而舉手釧墜於地眾服公之量

日纂三集

注度二十五

胸中不平輒要鳴胸中有得輒要說只是無量
以容

于東漢君子無所容中方見一黃叔度于武后
用法湯沸火焚中方見一婁師德平時言德
字寬洪亦難以指名非有養者不能至此

處世不可太生揀擇麒麟鳳凰虎豹蛇蝎蕃然
一竝生只如一身清濁竝蘊若洗腸滌胃盡去
濁穢只留清虛便非生理

自己杜門嫌人出路自己絕滴怪人添杯自己
吃素惱人用葷只是胸中欠大

日纂三集

注度二十六

昨非菴日纂三集廣慈卷之十一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程伊川在經筵。聞哲宗在宮中盥漱。噴水避蟻。因畢講。請曰。有是乎。曰。然。恐傷之耳。願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

陸宣公曰。國之令典。先德後刑。所後者。法應舒遲。故決事不得馳。驛行下。所先者。體宜疾速。故赦書日以五百里為程。

川集三集

廣慈一

射鵰者。引弓入林。則一林之鳥皆鳴。屠狗者。帶索行市。則一市之狗皆嗥。彼物豈甘就死。人哉。而世之悍夫忍人。乃誣物為無知何也。隨所見物。發慈悲心。捐不堅財。行方便事。或恩周多命。則大積陰功。若惠及一蟲。亦何非善事。苟日增而月累。自行廣而福崇。慈濟人寰。名通天府。蕩空冤障。多祉萃於今生。培漬善根。餘慶及於他世。

習俗成風。宿根難拔。一片慈悲。若泥牛之入海。

久絕行踪。萬端貪戀。如飯鼠而落窩。終無出理。怪囊自惜。觀悲鳴。曾不掉頭。飲噉。方奢見。胎剝正為摩腹。始以忍而成慳。復以饕而毀。戒抑不思。欲海沉沉。猶波逐浪。業風忽忽。如影隨形。欲於無梯航處。設梯航。空在有功德中。為功德。

陶潛為彭澤令。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川集三集

廣慈二

一斷不可再續。霏胎形軀。片片是含悲。向盡既毀。豈能復完。肢分炮烙。物物都抱苦。就終夫五穀供人。尚且難消一粒。況群生自命。安得妄毀毫端。誠念死者。歷劫不能更生。吾食者。一刹那已化鳥。有方求生而不得。豈觀死而甘心。

白龜年因入仙洞得一軸素書能辨
九地獸言一日過潞州太守知其能延與坐
適將吏驅三十羊過庭下中一羊鞭不肯行
且悲鳴守曰羊有說乎龜年曰羊言腹有羔
將產俟產訖甘就死守乃留羊驗之果生二
羔周豫學士嘗煮鱔見有鞠身向上以尾首
就湯者剖之見腹中有子乃知鞠身避湯者
以愛子故也

日纂三集

廣慈三

以彼肥甘恣我口腹試思昨日之泳躍翱翔今
歸何地恍見生前之飛鳴飲啄已化既中則
入珍羅前盡屬呼號冤業五鼎在列皆為冤
轉遊竟自然心惻豈復下咽抑且臂縮不能
染指

桂古山自言近日收得淨軍三千入內亦是一
大事湛甘泉不以為然古山云吾固憐之甘
泉曰固是惻隱之心今年既收入三千明年

必有奄割三萬者則此三萬何辜可知一念
之愛不必憑須得全體兼烙無漏

蘇子瞻詩曰捲簾歸乳燕穴窻出癡蠅為鼠嘗
留飯憐蛾不點燈吾輩嘗作此觀何患民胞
物與之念不從此生傷人害物之心不從此
滅

吳越甘蛙齊人見之毛起幽燕嗜蝎越士覩而

寒心此豈嗜性故殊良繇習累所異誠思同

日纂三集

廣慈四

性不忍傷性有生豈以供生夙錮一開六根
頓淨欲網重重金剛初不揮自裂殺機種種
長生國不涉誕登

人生世間愚濁者多而况婢僕尤無奈何便不
一稱意且莫譴訶付之一笑心氣平和

國朝穆宗嘗食驢腸而甘左右請詔光祿曰若
然則光祿當日殺一驢以備宣索吾不忍也
元余闕守安慶號令嚴信與下同甘苦嘗戰矢

石交下士以盾蔽關必却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為故人爭用命

蕘東坡曰余少不喜殺生時未斷也自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餉蟹蛤者放之江中雖無活理庶幾萬一便不活愈於煎烹也已親患難不異雞鴨之在庖廚何忍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耶

日纂三集

廣慈五

洪武中太祖嘗召秦晉燕周四世子入侍一日令燕世子閱皇衛卒還奏遲問何後也對曰且寒甚衛士方食俟食既乃閱以故遲太祖喜曰善孺子知恤下人乎又令閱奏疏獨取言及民瘼者上白太祖喜曰兒生長深宮乃亦知民間有疾苦事乎

耕夫血成汗減價糶新穀忍寒與冬衣依限免敲扑正額假開銷羨餘飽鼠腹那怕饑鬼誦

紙錢多預蓄

蓮池大師云予作放生池疑者謂魚局於池無活潑趣不若放之湖中予謂池雖隘網罟不入湖雖寬晝夜採捕陋巷貧而樂金谷富而憂利害均也又疑無活潑之趣則有一喻坐關僧住室中循環經行隨意百千里而不窮徜徉自得安在其不活潑也今幸處平世城中之民以城門之啓閉為礙一旦寇兵壓境

日纂三集

廣慈六

有城者安乎無城者安乎漁喻寇池喻城人以城為衛何局也魚可知矣
毋饌烹羊羔未見長肌肉今朝血濺地明日仍枵腹彼命縱微賤痛苦不能哭殺我待如何將人試比畜

予初不舉罪福報應但請于執杖磨刀捕捉搏擊之時暫試回心一觀觀彼衆生逃竄飛透投真入隙恨天不賜梯地不借孔與人類怖

畏王法聞有擒追竟散魄震者有異無異觀
彼衆生黨類相憐棲塚相並如割一雞則衆
雞驚啼屠一猪則群猪不食與人類被執向
官閭門徬徨或當死別六親痛哭平日眷愛
難割難捨有異無異觀彼衆生臨縛被刀或
轉悲鳴莫或見救血漉命斷聲猶汶汶時或
動掣與人類疾病無措號禱念佛庶幾保護
神識告離送眼努唇手足牽引以冀或存荷

日纂三集

六 貴德七

異無異若謂有異是未嘗觀即今請觀若謂
無異惻忍安在即今請斷

淮徐山東饑 仁宗坐西角門召大學士楊士
奇令紳詔免稅糧之半及罷官買士奇對曰
可令戶部工部與聞 上曰教民窮當如救
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
決之議卿等姑勿言命中官具紙筆令士奇
等就西角樓書詔用璽遣使齋行 上顧士

奇曰汝可語戶工二部朕悉免之矣

仁宗為太子時至鳳陽謁陵畢過鄒縣見民男
女持筐路拾艸實者駐馬問所用民跪對曰
歲荒以為食太子惻然下馬入民舍視男女
皆衣百結灶釜傾仆歎曰民隱不上聞至此
乎顧中官賜之鈔而召鄉老問其疾苦撤所
食賜之時山東布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為
牧民而視民窮如此亦動念否執中言被災

日纂三集

六 廣德八

處皆已奏乞停今年秋稅太子曰民餓且死
尚及徵稅耶速發官粟賑之執中請人給三
斗且與六斗汝無懼擅發倉廩吾見上當
自奏也

或謂物類克塞恐無所容豈知現前被殺之衆
俱是前生好殺之儔輪迴之理言之痛心若
戒殺之人既多則可殺之物自寡是故虎雖
殘而知徒鯨雖暴而可驅若慮人不食獸獸

將逼人何不慮人不食人人將相碍乎

善生人類惡生物類托生均此靈光物多人殺

人多鬼殺畏死同茲怖念誇珍說味誰肯持

刀戕自已形軀戒殺禁饒免得轉世酬衆生

冤債

燕鶯巢產盡護惜弱息嬌雛蝶蟻穴居各棲止

安窩樂舍驚棲發蟄奚望門戶清寧覆卵傷

胎難冀胤嗣繁盛

廣德三集 八 廣德七

黃汝楫贖還千人方可稱給孤長者曹武穆不

傷百物此之謂天大將軍

人身有一疾呻吟徹眠夢買藥與呼醫告佛仍

設供諸佛雖不語愍汝顛倒重殺羊食其心

何不念他痛

保羽毛鱗介名曰五蟲天地生之均之爲子豈

其生各種之子供一種之子之食豈其憂一

種之子之素餐而死忍令各種之子之負痛

捐生今人不至殺人而食不過畏法不敢畏

因果不習設其不爾屠酤之肆且懸人肉如

林若黃泉置春磨秦宗權載鹽屍給軍楊

完者掠人爲糧通若山東大饑父子夫妻遞

相殺食便安然食人無少掣蹙將人亦天生

以供人食者耶今人過屍林義塚皆骸狼籍

無不穢嘔疾趨乃不悟食噉衆生日以臟腑

爲衆生屍林義塚形則人而臟腑化衆生久

矣一旦眼光墮地命命填償諸趣遍歷如遊

園觀鏤湯爐鐵雨劔風刀無有出期墮臍無

及矣豈不哀哉

擬寒山詩曰老翁死却兒晝夜捶胸哭痛心徹

骨髓叫云我孤獨何不返思量恣啖猪羊肉

羊豈不思兒猪亦有眷屬

孝宗朝詔婺州市牛筋五千觔時李侍郎榛爲

葵守奏一牛之筋纔四兩今必求此是屠二

萬牛也 上悟為收前詔

蔣給事性中在京燕客已卜日矣適隣家子喪公言彼方悲哭而吾何忍歡笑遂止之數日喪去乃召客也

正德己巳大水鄉民饑曹公時中貸米百石又力勸諸大夫行賑鄉民賴以全活者甚眾親黨招飲皆不赴日民絕粒而我輩乃列筵哉日食亦止蔬食候歲稔始如常

日纂三集

八 貴德十一

怒既累德亦復傷生欲令當境和平須在平時仁愛

鎮江軍士范某妻病勞瘵瀕死有醫者云用雀百頭制藥末飼之至三七日服其腦當痊然一雀莫滅也雀有死者旋買之以克數范依言籠雀妻聞之恚日以吾一命殘物百命寧死決不為此也奪籠放之未幾病自痊且懷妊生男男兩臂中各有黑痣如雀形一飛一

俛明毛分明不滅刻畫

民饑而我梁肉如茹荼毒民寒而我襦製如被荆棘民愁而我歌拍如聞啗咽民勞而我安閒如在病瘵故臨民者終日屹屹惟上念頭上之彼蒼下軫眼前之我赤

鄒幹為兵部郎中 英廟北狩京城戒嚴幹起遷本部右侍郎凡處繁應變多不待奏報而行一日鄉民萬餘欲避虜城中守者難之幹

日纂三集

八 貴德十一

日立城本以衛民耳急而拒民于外可乎立主納之全活者眾

梁武帝遣人放生于石頭城下洲置十戶在洲旁掌穀粟以飼魚禽名長命洲魏李恕來帝適放生問曰北主頗事此乎恕曰本國不放亦不取 雞造殺業故不免一刀而我不殺則固已省民之一刀耳是故佛氏見殺如割自身不獨

一第... 冊續修四庫全書第... 0 反...

為受殺者代其見時之痛。又為造殺者代其將來之痛。衆生未及知而慈父如眼數兩見之了了矣。

賓筵苦醉飽不堪。則何不携杯盃一二以施之。餓而欲死者。使足于半菽。可生也。何不以殘杯冷汁施之。于生平不知肉味者。使其知人間之有此味也。

日纂三集

廣慈十三

昨非庵日纂三集口德卷之十二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浦等利泰西云造物者製人兩其手兩其耳而一其舌。意使多聞多為而少言也。其舌又置之口中與淡而以齒如城唇如郭鬚如標三重圍之。誠欲甚警之。使詡于言矣。不爾曷此嚴乎。著警勸書。拔衆靈超業海。雖細善應生兜率。作綺艷語。導羣盲入愛坑。任高才定墮泥犁。

日纂三集

口德一

泔水之瀆。有富人溺死。得其屍者。索贖千金。其家患之。謀於鄧析。析曰。第安之。必無買此者。求贖者見其不動。亦謀於析。析曰。第安之。必無更賣此者。余見今世憐人。遇兩爭之家。而陰為主畫。必令相持不下。然後得恣其顛倒。眩亂之說。彼此線索。盡在握中。以收其利。此皆鄧析之教也。

南部考察刑部出一郎中。時劉公忠為太宰人。

問劉何以得其情而黜之。搗之曰：王顧左右而言他。時考功王韋驗封顧麟，皆為劉所信用。故云言恰合而語傷讒刻矣。

黃謙工部主事。會試時過書肆，有菊坡叢話四冊，持閱之。傍一人從公借閱，視其貌寢甚，調之曰：老鼠拖生薑，譏其無用也。其人微笑，私問公姓名，後與公同第。官刑部會公以夤緣事發，送法司。其人坐公受賄削籍，過司日。

日纂三集 八 口德二

大聲曰：老鼠拖生薑，公始悟結怨之緣。

紹興不朝士多饒州人。時人語曰：諸公皆不是。癡漢又有監司發薦京官狀，以關節欲與饒州人，或規其當先孤寒。監司者憤然曰：得饒人處且饒人。

聞君子議論如啜苦茗，森嚴之後，其芳溢頰。聞小人諂笑如嚼糖水，爽美之後，寒透凝腹。

宋民有祝期生者，復薄好彰人短，人有體相不

具者譏笑之，妍美者嫉毀之，愚者侮之，智者訾之，貧賤者鄙薄之，富貴者訕謗之。官僚則許陰邪，士友則發隱曲，其門閥才望無可擬議者，則必巧摘其短曰：乃祖微人也。乃父鄙人也。母家工商也。妻家駟儉也。弟不良也。子不肖也。有小過者必增飾以成其短，甚至以無為有，以十為百，以疑似為端的，以偶然為故犯，以不得已為優為，以錯誤為情實，度其

日纂三集 八 口德三

人可欺，即面折之，眾辱之，待他人如此，待親族亦如此。平生知識無不在取剝之中。甚者目父母為頑嚚，目兄弟為管蔡，教人與訟已復和之，教人詛罵已復証之。習之既久，不以為異。晚年病舌黃，每作必須促刺出血數升，乃已。既而復作，又須刺之一歲間作者五七，痛苦切至，竟至舌枯而卒。

夏閻老謹言行語云：人生宜守口，話言當自考。

多知多是非。少管少煩惱。布德反為讐。施恩成不好。相逢但寒溫。萬事皆默了。不必揚人惡。切莫誇己善。行人口似碑。好友悉皆見。祿厚恐禍生。言深慮交淺。何如藏舌鋒。彼此無欣怨。

吳庠妻謝氏。其子名賀。賀與賓客言及人之長短。夫人屏間竊聞之。怒笞賀一百。或解夫人曰。滅否士之嘗忍笞之。若是夫人曰。愛其女者必取三復。自圭之士。妻之。今獨產一子。使知義命。而出語忘親。豈可久之道哉。因涕泣不食。賀因繇是恐懼謹默。

士大夫處世。能絕四語。可與論道矣。一日耳語。一日目語。一日手語。一日足語。足語。足而告者。眊也。言堂滿堂。言室滿室。在朝言朝。在家言家。君子之言如是。

紙意之頰笑。成千古之憂。游口之春秋。中一生之毒。

金性雖質。處劍卽凶。水德雖平。經風卽險。人性雖善。惟口興戎。

劉貢父幙次與三衛相鄰。諸帥玩一水晶盃。問何物而瑩潔若此。貢父應聲曰。此多年老冰也。四字傷若干。和結若干。怨。

徐孟章有言曰。仕路乃毒蛇聚會之地。君平昔心腸條直。全不使乖。今却不宜如此。坐中非但不可談論人長短得失。雖論文談詩亦須慎之。不然。謗議交作矣。

韓朝侯與棠樾公語。而終夜獨寢。慮寐言之露于妻妾也。孔光不對溫室之樹。恐內言之泄于左右也。呂公著不答語。次嘉問之。問恐言論意指之窺測於門客子弟也。清慎如盧懷慎矣。而世有伴食之誚。忠勤如李

文靖矣而世有無口抱之譏恒人之言顧可
深據哉

凡一事而闕人終身總實見實聞不可着口凡
一語而傷我長厚雖聞談酒謹慎勿形言

清獻座右銘有曰盛怒中勿答人簡既形紙筆

溢語難收荀子謂傷人之言甚於矛戟况形
紙筆乎

夏學正病有傳方焚漆頭巾作灰酒服之煩燥

丁集三集 八 口德六

而卒太宰張潔志其墓曰少學於學官既官

于學官今也卒於學官嗚呼夏公黃偽之為

改數字少學于頭巾既官于頭巾今也卒於

頭巾嗚呼夏公太宰聞之嘆曰真油嘴也

聞人譚一善事述一善人必巧為無端不可解

之語逆奪之使滿座哄然而譚者色沮然後

為快既造口業亦增意業一生聰明用之此

處大可惜矣

唐憲宗嘗稱李泌云朕言當卿嘗有喜色不為

嘗有憂色雖時有逆耳之言而氣色和順無

妄傲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而屈服不

能不從吁彼以直顛為忠者難為君矣

水滸一編倡市井荏苒符之首會真諸記導閨房

桑濮之尤安得罄付祖龍永塞愚民禍本

對人無可說話慎勿強尋閒話來說不是承迎

世人求為歡悅便是自家無着落消遣不過

丁集三集 八 口德七

陳了翁曰言滿天下無口過非謂不言也但不

言人是非長短利害所以無口過

虛齋曰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

言有才謀者必不多言惟見夫細人在人佞

人乃多言耳明道曰德進則言自簡

寧鳩子曰喜極勿多言怒極勿多言醉極勿多

言晦翁曰覺言語多便簡默

人情厚密時不可盡以密私之事語之恐一旦

失歡則前言得憑爲口實至失歡之時亦不可盡以切實之語加之恐忿平復好則前言可愧大抵忿怒時最不可指人隱諱反暴其父祖之愆蓋一時怒氣所激惟恐語之不深事之不切而不知彼之怨恨已深入于骨髓古人謂傷人之言深于矛戟俗亦謂打人莫打膝道人莫道實是也

日纂三集 八 口德八
古人制口字虛其中曰止加一原不爭多

蟬之爲物吟風吸露最稱無求猶不免螳螂之患爲其噪也故君子不以清高而忘慎密不妄語不多語不道人隱事不摘人微過不言已無干涉事不言人有關係事論人無捨短而棄長論已無登枝而忘本交淺者無與深言認別者無與強言陰刻者無與言表情輕疎者無與言密事語財不及非分語色不及邪緣彈射官箴月旦人品不及愛憎不及風

聞譚經濟外寧談藝術可以給用談日用外寧談山水可以息機談心性外寧談因果可以作善

兀祐中黃廷堅與趙挺之俱在館閣黃以其魯人意嘗輕之每庖吏來問食次趙必曰來日喫蒸餅一曰聚飲行今先生云欲五字從首至尾各一字復合成一字趙沉吟久之曰禾女委鬼魏先生應聲曰來力勅正整協趙之

日纂三集 八 口德九

音合坐大笑趙又嘗曰鄉中最重潤筆每一誌文成則太平車中載以贈之先生曰想俱是蘿蔔與瓜壘耳趙銜之切骨其後擠排不遺餘力卒致宜州之貶
言語之當慎正在當快意時遇快意人說快意事

飛語毋憑必稽其實一人毋信尚審諸同行事可疑更度其時勢一節可指必考其生平君

子甚無輕議人也况是非臧否有一時不

而定于數十載之後有當世不明而明于數

百載之下者君子甚無輕議人也

面諛之辭有知者未必感背後之議衛之者嘗

至刻骨

一時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較之與人為善

雖有形迹然對証發藥時有奇效不可廢也

不面斥朋友之失而以他事動其機亦是成物

日纂三集

八 德十

之智處

鳳凰終日鳴即非祥瑞虎豹終日叫亦不驚人

言雖至當毋寧減之

論理要精詳論事要剴切論人須帶二三分渾

厚

昨非菴日纂三集內省卷之十三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

張子韶先生于書室中置孔顏及諸儒像晨夕

瞻敬心志肅然有一毫愧心其見諸人也如

市朝之捷

人不可無所期待無所期待則一味悠悠人又

不可有所期待有所期待則終日拮据會須

將宇宙事業看作一力擔當却不將宇宙事

日纂三集

人內省一

業看作一生佔盡

人生世上那管得許多那好得許多那能使人

人說好那能使人不說吾不是只要做事十

分不差心上無愧便了聖人也只說得一箇

寡悔耳此道明白心中便得寬平快活

祖逖字士雅慷慨有志節嘗與劉琨共臥聞雞

鳴蹴現曰此非惡聲也因共起舞元帝時為

豫州刺史渡江擊楫誓曰不清中原而復濟

者有如此江

人生真實受用無大於身無病苦心無愧作信
仰泰然夢寤恬穩此是神福眼明脚健食寢
甘適此是形福此外都不關吾事死生之事
昔人謂之火傳吾今譬之徙宅一友云不知
新居何如余曰舊宅做得人家新居自然無
恙不然如蕩敗子弟棄其金堂朱戶而儼一
破屋荒廬必有不可堪者矣

日纂三集

內省三

有以名利之說來者勿問大小悉宜應以淡心
有以是非之說來者勿問人我悉宜處以平
心有以學問之說來者勿問合否悉宜受以
虛心此大受用寶訣

大梅法嘗禪師住山馬祖聞之令僧問和尚得
箇甚麼便住此山師曰大師向我道即心是
佛我便向這裏住僧曰大師近日佛法又別
又道非心非佛師曰這老漢惑人未有了也

任他非心非佛我祇管即心即佛僧曰舉似
馬祖祖曰梅子熟也

恩警分明此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無好人三
字非有德者之言也後生成之

對好色于密室逢千金于廣野遇大敵于忽然
聞警人于垂危好一塊試金石

矜字從矛伐字從戈心中如何容得這箇物事
熱腸以救萬物危苦冷眼以觀世態炎涼

日纂三集

內省三

霍光出人禁闈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
為人沉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
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分寸

陳仲醇與諸友登塔絕頂謂友曰大抵做向上
人決要士君子鼓舞只如此塔甚高非與諸
君子乘輿覽眺必無獨登之理既上四五級
若有倦意又賴諸君子憇憇此去絕頂不遠
既到絕頂眼界大地位高又須賴諸君子提

斯警怪。跬步一差。易至傾跌。只此是做向上
一等人榜樣也。

德盛者心和平。見人皆可交。德薄者心刻。鄙見
人皆可訛。人靜夜自念。我所許可者多。則我
德日進矣。我所未滿者多。則我德日減矣。
乍交不為小人。所悅久習。不為君子。所鄙如是
乃可見品。

大凡應大變處。大事須是靜定凝重。如周公之

日纂三集

內省四

赤舄几几是也。漢武帝因不移步。識霍光因
不轉盼。識金日磾亦是。窺見他靜定凝重處。
故逆知可以託孤寄命。

公孫弘舉賢良。家貧不能行。國人鄒長倩解衣
衣之。脫冠履與之。又贈生芻一束。素絲一穗。
撲滿一枚。作書告之曰。芻之為物。縱則亂。束
則謹。人情無以異此。縱則窮。濫而富。驕。謹則
高。而不危。滿而不溢。十忽為絲。夫絲至微也。

十忽而後成。則物未有不積。微以至著者。而
况善乎。積善則名。斯成行。斯顯。加素馬。則為
玄。為黃。為朱。為紫。又待人而成也。撲滿者。以
土為器。而用畜錢也。有入穴。無出竅。夫土微
物也。錢重貨也。以微物蓄重貨。人而不散。則
有傾覆之敗。而况於人。知此三者。以之脩身。
以之應事。以之守富貴。無人非無物累。君宜
寶之。

日纂三集

內省五

偽道學。何從辦。功名到手。半化為泥塑。孔周假
氣魄。不難知。禍患臨頭。盡轉作堯。堅龍比節。
無巢許。遂令枯隱多。克才有蕭曹。因使猾胥
飾假。狐技寧能掩尾。羊質何事蒙皮。
見義勇為。纔蹉跎。此處明日陰晴。難定。當仁不讓。
稍退却。懼他年懊悔。靡追。博得浮于志。願酬
酣睡。已將醒矣。等待尚平。婚嫁了。名山能果
遊乎。

用聖典拭几糊窗。定陰刑。一生壽算。刻姪書。災梨賊聚。必遠遺。七祖火殃。故武安願天生好人。文昌勸世惜字紙。

罵座揮拳為歡之酒。為禍枯精竭髓。生人之色。殺人故愛惜精神。留此身擔當宇宙。昏蒙志氣。將何物報答君親。

姜車騎為漢討賊。直至破膽軍庭。始是漢亡之日。文丞相為宋存孤。直至落頭柴市。方為宋

日纂三集 內首六

滅之年。每想斯人。輒為流涕。

詆緇黃之背本宗。或襟帶壞聖賢名教。晉青紫之志。故舊或衡茅。傷骨肉天倫。請作平等之觀。勿輕責備之口。

屠緯真曰。凡夫迷倒。有極可笑可愍者。昏夜食猴羹。以為大肉也。則食之而美。及明而知其猴肉也。則嘔吐。夜飲觸醜之水。而清甘。明而見觸醜也。則大生厭惡。一彌于瑕也。當其愛

之。則見孝親。不見嬌駕。見愛已。不見餘桃。及其惡之。則見嬌駕。不見孝親。見餘桃。不見愛已。其人美也。則一過之處。有遺香。一見之後。有餘想。其人醜也。則經用之器。亦嫌坐臥之處。必避。男女之身。一也。髮則欲其黝然而黑。而皮肉則否。皮則欲其皙然而白。而毛髮則否。男人之中。幘與女子之冠。髻一也。當其高時。則見低者而笑。當其低時。則見高者而笑。

日纂三集 內首七

尊官臨卑。是官尊。非我尊也。而我策甲官奉尊。是官卑。非我卑也。而我取同一進賢冠也。在公卿之首。則冠美。在尉丞之首。則冠醜。鶴與鷺同形也。見鶴服。則作華想。見鷺服。則作不華想。蔬食菜羹。同味也。出富貴之庖。則作美想。出貧賤之廚。則作不美想。臭穢一也。遭之於路。則嫌其臭穢。或於男女。則不啻香潔。愛身也。則蚊蚋思其傷。燈火思其灼。迷於利

慾也則刀兵水火不願熬煎油鼎甘心子女一也子則視為骨肉女或視為路人兄弟與朋友孰親昵狎則朋友勝于兄弟爭產則兄弟化為仇讐以一念慈悲故則愛惜肖翹如同一體以一念殘忍故則戕殺子女不及肖翹愛則祝願惡則咒詛儼若我操造化之權阿所好則譽忌才美則毀豈謂人全無人倫之鑒苦而愁明知愁之無益而不能不愁喜

日纂三集

內省八

而樂明知樂之無度而不能不樂日出而作依然仗備而夜來謀慮萬端一息不來便無明日而刻下經營千歲迷惑種種聊指出以

問人

羅念菴先生每自言二十年苦功方磨去得狀元兩字此兩字去然後可以用世可以出世然以公天性之篤亦須二十年功夫始得則知駑吝在嘗人何可易言無也

爭財利而同市井徵色發聲固是鄙夫逞學問而向庸愚論古評今亦稱俗物

粒粟民汗寸帛民皮一錄民骨髓固知爵尊祿一厚不易承當圓蓋我父方與我母庶類我弟見只此耳聰目明儘難消受

讀書不曉世務名曰肉廚學道不辦誠心號為紙筏

夢裏指羊作駟四大分離日那有主張病中度

日纂三集

內省九

日如年三餐調適時可無警省

王陶徵時苦貧寓京師教小學其友姜愚氣豪樂施一日大雪念陶寒餒雪行二十里訪之

陶子母凍坐日高無炊烟愚為解錦裘市酒

脯薪炭與附火對食又損百千為之娶及陶

既尹洛愚時老而貧且失明自衛州新鄉往

謂之意陶必厚遇陶對之邈然但出尊酒而

已此等人讀韓王孫傳寧不愧死

太宗征遼東時房玄齡為留守或有上書譖其
謀反者玄齡問之曰我乃奏君不發封而付
之太宗接奏問所告何人曰房玄齡不啓書
而斬之

國家設官凡部銜皆以清吏二字其飭簞簞之
意稔重然清乃官箴之始基猶貞乃女德之
始基不足恃也居官者以廉之一節自滿而
種種戾氣批政伏焉則是婦人無淫行而遂

日纂三集

丙省十一

可謂翁姑歷夫子叫噪於妯娌間矣諺曰清
官無後夫刑官無後宜也清官而罹絕嗣之
報豈天道爽哉所以致此者可深思也

死忠死孝隸卒人奴盡屬山河正氣如鬼如蜮
王侯將相胥為坑廐陰魔

高閣置書封倉箱而枵腹瞞心擗產衣寶玉以
焚身

東郭公云古人惜陰云一刻千金一年之間有

許多金子既不賣人又不受用不知放在何
處只是花費無存可惜可惜

人人有一片潔白自受用地斷非他人所能分
享人人有一撇不下擔子斷不能僱倩與人
其他可攪可推任情起倒者皆世界中事非
我事也

至道之用音鄙細不可吉人之調寡深密不可
節俠之生輕鬪狠不可通達之財疎暴殄不

日纂三集

丙省十一

可才子氣高矜驕不可廉吏守嚴刻剝不可
市中國而詬甲曰爾無天理乙曰爾無天理甲
曰爾欺心乙曰爾欺心陽明先生聞之謂弟
子曰聽之夫夫諄諄講學也弟子曰詬也焉
學日汝不聞乎曰天理曰心非講學而何曰
既學矣焉詬曰夫夫也惟知責諸人不知反
諸己故也

君子不能勝小人小人嘗易勝君子故置膏蘭

於猶中不聞香氣雜織鉛於金內便減精光赤子初生光光只有此身更無美衣美室各項帶來及其既歿亦光光只有此身更無美衣美室各項帶去中間惟有此心此理全生全歸可以帶去者却又為美衣華屋各項弄壞豈不是大罪過

世人死歿者千萬而一死於宴安者天下皆是地之於車莫仁於羊腸而莫不仁於康衢水

子纂三集

內省十二

之於舟莫仁於瞿唐而莫不仁於溪澗端居之暇嘗試思之使吾志衰氣惰者誰歟使我功墜業廢者誰歟使吾縱欲忘返而流於惡者誰歟使吾弛備忘患而陷於禍者誰歟是宴安者衆惡之門以賢入者以愚出以明入者以昏出以剛入者以懦出以潔入者以汚出殺身滅國項背相望豈不甚可畏耶

魏于禁降關羽惟龐德不屈而死後孫權害羽

獲禁送還魏文帝先令詣鄴謁高陵預於陵呈書羽戰克龐德憤怒于禁降服狀禁見慚恚死唐克復兩京令百官受賊官爵者皆脫巾徒跣立於含光殿前惟首請罪甄濟布衣不受偽職詔起詣京師上命館於三司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以愧其心旌別若此當時列拜會無一人能為于禁之愧死者蓋其心死固已久矣

日纂王集

內省十三

元順帝閱宋徽宗書稱善夔夔進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事曰獨不能為君周正夫曰仁宗皇帝百事不會只會做官家

地上有門曰禍門而作惡者自投之孰驅而納之地下有門曰鬼門而好色者自趨之孰引而置之此二門者皆一入而不出者也

持家者持二字符曰勤曰儉夫孳孳乎種德布惠而後為勤淡淡乎聲利百好而後為儉今

之所謂勤儉貪取取

毋多受小人私恩受不可酬毋一犯士君子公怒犯不可救

人但知口中有劍不知枕裏藏刀牀褥間詭浪不根之語或乘醉飽過為鋪張一入婦人之耳彼即信為必然執為終身罣口橋柄或甚之生心啓釁余往往見之乃知閨闈中自有畏途禍門不第在外人齒頰也

印纂三集

內省十四

黃叔相嘗為吾言士君子當功名富貴得喪毀譽死生禍福之衝須是臨崖撒手慧劍斬魔方不牽纏葛藤墮落坑塹吾誦其言洞然有悟

父祖做的便是子孫楷式主人行的便是厮僕效法非禮之言切莫內談醉飽之語慎勿外洩

樂意相關須得一種收斂念頭煩鉅當前須有

一番寬和氣象

對天可說方開口與性無加勿動心

處富貴勿聽僕隸之言值貧賤莫信妻孥之計恐妻孥之計短而僕隸之言貪且險也

文清曰為官最要安重下所瞻仰一發言不當殊愧之又曰接下不可一語冗長又曰待吏卒公事外不可與交一言

天下事大都命制我者十之五我諉命者十之

印纂三集

內省十五

入故行先立志學惟自奮

尤西山曰毀譽皆切磋之資譽者指我以前途毀者告我以險阻

康節詩立身要為真男子臨事無為淺丈夫又施為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又在尋嘗時親執守當舍卒處看施為又不作風波於世上自無冰炭到胸中又生平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又誰將酷烈千般毒化

作恩光一派深。又既愛且憎。皆是病靈臺。何日得從容。又稍隣美譽。休多取纒近。清歡莫賸求。又果然得手。性情上更有埋頭利害間。又才高正被聰明使。身貴方為利害移。又大得却須防大失。多憂元只為多求。又欲為天下屠龍手。肯讀人間非聖書。又炤破萬古事。收歸一點真。又禍福眼前事。是非身後名。又無疾之安。無災之福。又多與招客。多取招損。

日纂三集

內省十六

言言皆可藥石

敬齋曰。無事時不教心空。有事時不教心亂。外護其身。如惜千霄茂樹。勿縱一斧之傷。內護其行。如惜渡海浮囊。勿容一鍼之漏。脩道之士。要知二護之法。

孝陵好微行。嘗夜出。暫止逆旅。枕石眠艸。藉上中夜有兩人共語。一日。今夜此翁又出矣。吾視玄象。當在民舍中。頭枕石。脚踣藉而臥。

上聞而異之。即以首足易位而寢。又一人曰。君誤矣。此翁頭枕藉。脚踣石耳。上不覺汗浹於背。即還宮。

江陰周鳳。犯罪。官司捕之。歲久少解。暮夜潛歸。妻設酒食盡歡。鳳欲就宿。妻曰。不可。君在外久矣。一宿後倘有身。何以自明。且人聞妾生子。將踪跡。君為累不小。世謂其智而有禮。世人有二顛倒。一少年當勤以圖身。反自放逸。

日纂三集

內省十七

古詩云。少年經歲月。不解蚤謀身。晚歲成無益。低眉向世人。一老當逸。以就安。反自勞。役古詩云。可憐七八十。齒落雙眸昏。朝露貪名利。夕陽憂子孫。惟此二事。知之不難。而知者尚少。何況深妙之理乎。

俗事以清心。所欲以寧神。便是扁鵲醫。不消請他。明裏不傷人。暗裏不虧心。便是閻羅王。不須怕他。有時不妄用。無時守得定。便是陶朱。

公不須求他葭草不妄拔雞犬不妄殺便是南無佛不消念他

東坡謫海南故人巢谷年逾七十自蜀往陪之徒步萬里訪二巖於瘴海之上死而不悔伊川編管涪州或諷其故人邢恕抹之恕曰便斬程願萬段恕亦不抹君子小人存心豈不遠哉

范丞相語云人作好事不堪再說者說者便不

于真三集
內省十八
中此語最到

無根本底氣節如酒漢段人醉時勇醒時索然無分毫氣力無學問底識見如庖人場竈面前明背後左右無一些矧顧而無知者賞其一時或其一偏每擊節歎服可難言也

欲止奢當念貪及欲止怒當念病及欲止忿當念禍及欲止邪當念謗及欲止惡當念死及經曰佛告沙門慎無視女人當如蓮華不爲泥

所汚老者以爲母長者以爲妯少者如妹者如女敬之以禮意殊當諦唯觀自頭至足彼身何有唯盛惡露諸不淨種以釋其意

申闕老百字銘云慾寡精神爽思多血氣衰少杯不亂性息氣免傷財貴是勤中得富從儉裏來溫柔終益已強暴必招災善處真君子刁峻是禍胎暗中休使箭乖裏放些呆養性須脩善欺心莫喫齋衙門休出入鄉黨要和

日纂三集
內省十九

諧安分身無辱閑非口莫開世人依此勸災退福重來

李太白勸世文云千般營運不如淺種深耕死後披麻不如在生孝順結義他人不如自家骨肉買命放生不如存心莫殺發願脩行不如還了宿債千般計較不如本分爲人語云計便宜處失便宜此處字極有意味蓋此念纔思計便宜便自壞心術自損陰陽大失

便宜卽在此處矣不必到失時見之也

張莊簡公悅督浙江學政始以翎名較士尋去

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請託訖不爲動而

士皆貼服任留都鎮定簡靜雖中官亦皆敬

禮守備陳某者嘗設席延公子弟問更召何

人曰他人豈可同此席爲時所重如此

陳祭酒詢忤王振謫安陸州同知同僚餞之或

倡爲酒令各用二字分合以韻相協以詩書

印纂三集 內省二十一

一句終之陳學士循云轟字三箇車余斗字

成斜車車車遠上寒山石徑斜高學士毅云

品字三箇口水酉字成酒口口勸君更盡

一杯酒至陳云轟字三箇直黑出字成黜直

直直馬往而不三黜蓋薑桂之性如此故廖

太史道南贊之曰秉德惟恒履險不傾

陸慧曉歷輔五政立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詣必

起送之或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

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終身未嘗

卿士大夫或問故慧曉曰貴者不可親而賤

者乃可親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

語言間儘可積德妻子輩亦是涉世不必渡蟻

好生不必出門多阻

上人大病只是自家不肯認差所以多鬱多怒

夫自責自脩有何不妙而必以容氣爭勝也

天下雄心客氣都是資稟中大病不會將學

印纂三集 內省二十一

問工夫磨鍊一番却原是自家受苦

處事不能得大體當觀古名相傳以老吾識行

事不能決大計當觀古名將傳以長吾勝議

爲主膽爲用事無難矣

昔人云腹不飽詩書甚于餒目不接前輩謂之

替身不遠聲利甚于穿骨不脫俗氣甚于癩

楊敬仲先生曰仕宦以孤寒爲安身讀書以饑

餓爲進道居家以無事爲平安朋友以相見

疎爲久要理到之言也

陽明云。人在功名路上。如馬行泥淖中。脚起脚落。須有超逸之足。始得絕塵而奔。得意場中。能長人意氣。亦能消滅人善根。

文成五彩。搦筆生花。辯溢四筵。開談瀉水。精工言語。於行事。不相干。烟管皮毛。與性靈。全無關涉。落得一場油滑。怎逃萬轉輪迴。

合下見慈心。任說沽名微福。生來無媚骨。豈關

日集三集

內省二十二

立異爲高

鐵杵磨殘。方就誦儒學業。墨池蘸涸。方成逸少

聲名。古人豈必生知。我輩正嫌力淺。

當官不接異色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媪。至工藝

之人。用之以時。不宜久留。與之神狎。皆能變

易聽聞。簸弄是非。儒士固當禮接。亦有本非

儒者。或假文辭。或假字畫。以媒進。一與款洽。

卽墮述中。房瑄爲相。因一琴工黃庭蘭。出入

門下。依倚爲非。遂爲相業之玷。若此之類。可不審察。疎遠。

讀萬卷。不如識一字。說千丈。不如行一尺。勤脩百億功果。不如濟一饑渴窮民。廣交天下英才。不如近一篤實先輩。

祝髮棄父母。浮生一彈指。乃其利慾心濃。於在朝市。機械反倍深。趨營死方已。言顏行躋儒孽案。差相似。

日集三集

內省二十三

賈人之海。而遇風。盡投寶而不怯。以身重於寶也。樵者爲毒蛇所噬。斷指而不惜。以全體重於一指也。人當倉卒權柄。緩急甚真。至平

居何顛倒而弗顧乎。

韓歆事光武。指天盡地。帝不能容。至于自殺。白

樂天諫憲宗。嘗曰。陛下錯矣。帝大怒。貶之。陳

執中罷相。薦吳育自代。召之赴闕。因侍宴。醉

而坐。睡忽驚。顧拊牀。呼其從者。仁宗愕然。遂

斥之不州曹利用在簾前每以手擊腰帶太
后不悅後亦貶死四臣皆一時名士也言動
之間偶失簡點遂致得罪君父身名俱損蓋
可以忽乎哉

寇萊公年十九舉進士太宗取人年少者往往
罷遣或教公增年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耶
萊公年三十餘受知太宗欲使為相嫌其年
少公乃服地黃與蘆朮以反之髭髮尋白夫

日暮三集

內省二十四

不冒年于十九之時而速化三十之後何十
年間而前後迥別耶甚哉不變塞之難也

吳越王鏐自少在軍中夜未嘗寢倦極則枕圓
木小枕或枕大鈴寐熟輒欹而寤名曰驚枕
置粉盤于臥內有所記則書盤中比老不倦
或寢方酣外有白事者令侍女振紙即寤時
彈銅丸于樓牆之外以警直更者嘗微行夜
扣北城門吏不肯啓關曰雖大王來亦不可

啓乃自他門入

俗之徒能言而不能行者曰鐵嘴豆腐脚謂退
縮而不敢前者曰鐵鎗頭嗚呼艸玄準易似
知道矣而劉棻之累遽窮蹙以投閣入角磨
盤似有守矣而丁謂之召遠倉皇以便液是
亦一鐵鎗頭而豆腐脚也

張乖崖帥蜀時給澣濯初縫二人乖崖悅一姬
中夜心動而起繞室行但云張詠小人小人

日暮三集

內省二十五

遂止將歸出帖子議親云某家室如房在五
百千以禮遣之蓋未嘗犯也 國朝曹鼎不
可不可堪敵張詠小人小人

葉顥初主南海簿攝尉二廣籍盜英克賦捕賞
頗重前尉有累捕獲轉至員外者或欲以所
獲盜授顥顥曰仕塗發軔如造屋建柱石柱
石不正屋隨以傾吾方入仕豈宜自欺聞者
歎服

一失脚爲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身。莫放過了。

親切底工夫。莫虛度了少壯底時日。

毋厚養生以累蟲蛆。毋恃積財以累盜賊。毋陰行險以累鬼神。毋巧取名以累造化。

彭執中云。住世一日。則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則行一日好事。

金人入洛。禁勿犯司馬光宅。張商英輩乃欲發其棺。虔盜謝達犯惠州。葺東坡白雪故居。致

日集三集

內省二十六

奠而去。而呂惠卿之徒。乃欲置之鼎鑊。

溫公退居于洛。十七年。荆公罷歸金陵。亦十餘

年。溫公不惟天下重望歸之。其心樂道。真得

退居之適。荆公不惟得罪公議。其心負愧。而

無一日之樂。觀二公出處。可以爲鑒。

趙清獻欲絕慾。掛父母畫像於臥牀中。以自監

趙康靖中歲嘗置黃黑豆於几案。以驗善惡。

歐陽文忠暮年有小疾。不服藥。只孤坐習忘。

以却之。文節構枯木菴。死心寮。以爲養病之

所。伊川於室中嘗置尖物。劉元城謫炎瘴。舉

念絕慾。東坡謫瘴鄉。惟盡絕慾念。爲萬全之良藥。古人克己工夫如此。

呂申公書古詩于屏風。曰好衣不近節士體。梁穀似怕腹中書。富鄭公年八十。猶書座屏曰

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又語有群居閉口。獨坐防心。二句最契緊。

日集三集

內省二十七

陳繼儒曰。讀未見書。如得良友。見已讀書。如逢故人。

項王有吞嶽瀆意氣。咸陽三月火。骸骨亂如麻。

哭聲慘怛天日。而眉容不改。是必鐵作心肝

者。然當垓下訣別之際。寶區血廟了不經意。

惟眷眷一婦人。悲歌悵飲。情不自禁。高帝非

天人。與能決意於太公呂后。而不能決於戚

夫人。杯羹可分。則笑媢自若。羽翼已成。則欲

獻不止乃知尤物移人雖大智大勇不能免
世上無如人欲險信哉

趙清猷好焚香尤喜熏衣所居既去輒數月香
不滅衣未嘗置于籠為一大焙方五六尺設
熏爐其下嘗不絕烟每解衣投其間謂人神
氣四體誠不可使不潔淨清正如公而猶不
免此甚哉一無嗜好之難也

先正有言權貴之門雖係通家知己也須見面
日集三集 內卷二十八

稀行踪少就好嘗愛唐詩有終日帝城裡不
識五侯門之句

上方慶遷左丞無他政事但不許令史驢入臺
門終日追逐時號驅驢宰相侯思正食籠餅
必令縮葱加肉時號縮葱侍郎趙需紹興間
為諫議大夫上言自來祈禱斷屠止禁猪羊
今後請并禁鵝鴨胡致堂時在西湖心之笑
謂鵝鴨諫議嚴昇期則天時為御史巡禁江

南嗜牛肉而多受金時號金牛御史嘉定察
院羅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
殺正言張次賢上言入盤嶺乃禁中來龍乞
禁人行太學諸生遂有羅擒虎張尋龍之對
吁身居政府而優游伴食寵推言路而蔓行
塞責毫無益于世道人心者對此可發深省
馮道作長樂老傳自敘其無恥蔡京作太清樓
侍宴保和殿延福宮典宴記自明其不臣元

日集三集 內卷二十七

顧作會真記鄭禱作春夢錄自表其失行牛
僧孺作周秦行記自陳其蕩志愚讀之不能
不為之抵案而作惡也

李密為祖母陳情解官而後以遷遲怨望獲罪
方望諫隗囂稱王而後立劉林以死李迥秀
為母出柩婦而晚為張阿城私夫劉殷孝子
而以二女奉劉聰至太保房玄齡妻為夫病
別日而後以妬聞太宗脅之以毒而不懼賊

質之守肝胎奚減耿恭孔覲之清節何愧羊
續袁覲之才氣亦不下其身蔡興宗而卒以
從亂誅人固不可以本末論也

家願語錄云薄於修人事而厚於責天報者舉
世皆是使造物何以厭其欲

陶栴林云居家為婦女們愛憐朋友必多怒色
做官為衙門歡喜百姓定有怨言

財利等物世間公共原非一已所得而有你看

集三集

內省三十

生前積聚死後何會帶得分毫且今生既無
利澤及人來生亦無福祿到已循環之理鑿
鑿不爽怪惜自苦者可發深思

許真君論言云心頭不善念經無益違法欺公
脩身無益不善取利佈施無益不明自性問
禪無益不惜元氣服藥無益心高氣傲廣學
無益時運不通枉求無益無心出世學道無
益生不孝親死祭無益不斷殺生戒葷無益

昇赤水云入道場而隨喜則脩行之念勃興登
丘墓而徘徊則名利之心頓盡故諸念不清
宜以佛理而淘洗六根未淨可取戒香而熏
蒸

天下事無一件不是人做然必寬綽細膩真實
寧耐一一從首至尾節次調停方克有濟

陶栴林云人有怕死一念生平極要做的事畢
竟做將不去人有醜窮一念生平極不要做

集三集

內省三十一

的事只顧做將出來

宋儒曰耐煩是學脉簿書錢穀煩莫甚焉見以
為煩未免生厭纔有厭心便生熱惱事滋紛
而煩乃滋甚矣須知事本無煩簡煩簡從心
生若心事寧耐隨事且為處分毫不犯手何
煩之有即此是學即此是改耐之一字吾輩
最宜服膺

誠實以啓人信我樂易以使人親我虛已以聽

入教我自反以息人罪我遜言以免人忌我
危行以消人鄙我勵操以止人污我量力以
濟人求我天下之事盡其在我

大段觀人寧取有瑕之玉不取無瑕之石周身
粧點不見破敗豈不見好識者望而視之莫
掩矣白沙先生曰多病為人未足羞遍身無
病是吾憂可自省也

看破人情時不可說破完得道境後方宜世境

日纂三集

內省三十二

涉世深無一可交之人乃無一不可交之人

鍊情久無一可已之事乃無一不可已之事

顧東江舉壬子解元北上京師寄同學一書紀

述所過風物感慨而寓策勵之意今讀其書

慷慨激烈洵交道所無也書末段有云東平

而上赤地彌目風景蕭然直抵恩縣望德州

若民始覺有生意而景獻河間上下乘風塵

以禦人於薄暮者尤多車行二十里頓感風

沙之外又有卒然不虞之想因思生長東南

習慣優逸此來忝預計借兼值和緩猶且不

堪若緣徭役轉輸或值患難無車馬以代步

無僮僕以給使令窮寒沍陰風霰交集其為

淒涼何可言也又見緣途人家子弟未出十

四五者往往驅逐驢騾奔走道路或拾不潔

屑目亦不甚惡間有教童子者所習雖百家

姓亦手寫而讀之如此雖有美質欲成就難

日纂三集

內省三十三

矣南方書籍汗牛充棟鮮衣美食淨几明窓

父兄師友優養期待視彼何如而前此皆悠

悠度日莫肯奮勵不因此行孰知一向之慚

愧耶昔太史公周遊海內覽觀山川形勝古

今遺跡而後文章益大肆僕此來乃併於人

事而有感焉敢悉以告我同志互相策勵以

無負天所以厚我之意而駸離契濶之私固

有不足言者

愚夫婦見搬戲聽說行古本到哀苦處淚霑霑
下這滴滴點點都是如意寶珠也今人見此
等人便笑以為歎正是日用而不知

氣清天朗悲者無限淒涼怪雨冽風樂者恣情
觴咏優游閒坐短日見長勞攘奔波脩景亦
促風光日景無有差殊影事妄情遂生分別
人且不能定情如何造命

人生高不論科名卑不論一命達不論軒冕窮
不論布衣但令居身無玷鄉里效慕窮賤亦
尊若使毀棄隄防寡廉喪恥通顯亦辱斯理
昭然而人不悟良可歎也然士人不能簡身
大都為衣食所累未遇則思溫飽既遇則戀
繁華竟不能寶其身為無瑕之玉所以呂正
獻公嘗引古人詩曰好衣不近節士體梁穀
似怕腹中書人能以衣食自累而讀書厚
自隄防則置身潔白而與聖賢同歸矣

月集三集

內省三十四

想自己身心到後日置之何處顧本來面目在
古時像箇甚人

一。生在君父恩中間何報稱百事有兒孫分上
勸且寬容

官守二字可味操守之守要清心守待之守要
耐心乙丑病中題壁自慰十數年來皆覺得
加

貧不足羞可羞是貧而無志賤不足惡可惡是
賤而無能老不足歎可歎是老而虛生死不
足惜可惜是死而無補

日集三集

內省三十五

自古聖賢做功夫豈止數行書著力從今宇宙
皆吾事莫將第一等讓人

榮枯倚伏寸田自開惠逆何須歷問塞翁脩短
參差四體自造彭殤似難專咎司命
子孫不肯還是祖父餘殃莫只嗔恨子孫主師
不錄總是時命未順莫便怨望主師

蒼蠅附驥捷則捷矣難辭處後之羞焉蘿附松
高則高矣未免仰攀之恥是以君子寧風霜
自挾毋為魚鳥親人

忙裡要偷閒須先向閒時討個橋柄鬧中要取
靜須先從靜處立箇主宰不然未有不因境
而遷隨事而靡者

老來疾病都是壯時招的衰後罪孽都是盛時
作的幼而好學日出之光須競競焉

日纂三集 內有三十六

閒中不放過忙處有受用靜中不落空動處有
受用暗中不欺隱明處有受用少時不怠惰
老來有受用

宋郊居政府上元夜在書院讀周易其弟學士
祁點華燈擁歌妓醉飲達旦翌日諭所親令
詩讓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譙窮
極奢侈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學
內喫葢煮飯時石學士笑曰却須寄語相公

不知某年同某處喫葢煮飯是為甚底愚謂
此一語視王曾一生不在溫飽張詠一生不
為輕肥何如亦郊所記上元喫葢煮飯亦是
何事此處最可猛省

害莫大于婢子造言而婦人悅婦人附會而丈
夫信男正乎外女正乎內禁此二害家政肅
矣

窮漢知所經營來路便量他不得名流趨有徑
日纂三集 內有二十七

寶後路便保他不得

李文節燕居錄云在公堂行一私枉一法購不
過吏胥在私宅行一法受一物購不過僮僕
夫惟可使吏胥見可令僮僕知則庶矣

李文節燕居錄云錢也是天下一件好東西廉
者辭之以為廉仁者施之以為惠余欲作錢
神論將此立意

今日居官受祿須思往日秀才時又須思後日

解官時思前則知足思後則知儉此通去心
未來心似不可無

士君子有超邁之才闔博之學必須與佳山水
好風月兩相映發盪我機神又須神交身親
古今聖賢豪傑爲磨礪洗發之藉又須從猛
風逆浪老雨窮途中簸練一番庶幾心性動
忍不學使于氣質不沒溺于庸陋若第悠悠
忽忽虛僑持氣未見安身立命確有處所何
日纂三集 內省三十八
所得參上流品格乎

李文節燕居錄云丁酉年余五十六歲因念人
生七十古來稀今去七十十餘年耳卽爲善
己苦來日無多何暇爲不善乎

功名浮物非駐足地先周望登第後寓書與余
謂向時迷陋視一科名以爲究竟正如海師
妄認魚背謂是洲岸吾輩須大開眼目提起
此身在公卿大夫之上勿令爲些小得意事

歷倒卽前頭有無窮進步地矣

魏文帝以火性酷烈無舍生之氣紅 一所傳火
浣布爲不然著之典論刊石太學廟門及齊
王芳時西域來獻此布詔大將軍太尉臨試
以示百僚遂刊滅此論天下笑之時人耳目
短淺所不經見輒以意斷其有無如後儒謂
無鬼神及天堂地獄之說皆典論類也此病
俗儒尤甚

日纂三集

內省三十九

世間極閒適事如臨汎游覽飲酒奕棋皆須覓
伴尋對惟讀書一事止須一人可以竟日可
以窮年環堵之中而覽觀四海千載之下而
覲面古人其精微者可以芥藻性靈其宏肆
者可以開拓見聞天下之樂無過於此而世
人不知殊可惜也

伊菴權禪師用功甚銳在衆未嘗與人交一言
至晚必流涕曰今日又只恁麼空過嗟呼余

輩大馬之齒已長空過從前多少日子都不覺知都不鞭策不知來日尚有幾何不知後來作何結果念之心悸

富貴之家其闊人面目已見可憎而主賓相對作勢利談亦覺無味故士君子於此可以無求便宜少往所謂寧令怪其不來無令厭其數至也

盛寅先生夜夢有寄椒其家者急欲椒遂私發

日纂三集 內省四十

用之寤而深自咎曰豈義心不明故至此耶迄不能寐此與某節婦夜夢有男子調之起自悔責至毀其容相似真所謂獨寢不愧衾者夜卜諸夢寐學者於此亦不得艸艸畧過富貴家兒蚤眠晏起朝不見辰曦晚不見夕魄人生幾何晝夜分半又以其有用日加強半付醉夢中以此為學學業荒以此治生生事蹙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尚勗之哉

諺云若要小兒安長帶三分饑與寒士君子亦須帶得幾分饑寒然後骨堅神緊內可以練性真外可以經世務若向肥甘軟滑中卷却悠悠忽忽便斷送一生矣

宋蓋巨源為縣令因買羅於公廳上手自拓量其侍婢從屏間見之惡日不意今日却事一羅絹牙郎因求去不可留

詩書乃聖人之供案妻妾乃屋漏之史官

日纂三集 內省四十一

武士無刀兵氣書生無寒酸氣女郎無脂粉氣山人無烟霞氣僧人無香火氣換出一番世界便為世上不可少之人

兒女情英雄氣並行不悖或柔腸或俠骨總是吾徒

坡公云黃沙枯髑髏本是桃李面而今不忍看當年恨不見色目者空為一反觀

面上掃開十層甲眉目纔無可憎胸中滌去數

斗塵語言方覺有味

肝膽煦若春風。雖囊乏一文。還憐竈獨。氣骨清。如秋水。縱家徒四壁。終傲王侯。

憂勤是美德。太苦則無以適性。怡情澹泊是高風。太苦則無以濟人利物。

誠世十著云：第一著忍些好，多忍耐，少煩惱，艱苦自家知，便益隨人討。放鬆肚皮，謹閉口，不怕撞著無理鳥。第二著寬些好，是個大容的。

日集王集

內省四十二

小肚腸空窄，撇較量多與少。一條大路儘人行。荆棘叢中要跌倒。第三著靜些好，是非場多鬧炒，無事蚤關門，有飯休儘飽，閒閒散散樂陶陶。何苦奔波滿街跑。第四著淡些好，淡滋味，無價寶，酒淡不醉人，菜淡少病惱。淡淡交情耐久長，富貴穠華難守保。第五著省些好，費用多來路少，精神休逞強，心機休弄巧。省些福分與兒孫，免得自身都使了。第六著

平些好，做蹊蹺成懊惱，路間有不平，剗削定。

是蚤，老佛指出平等心，免人墮落畜生道。第

七著讓些好，路徑窄，迴避蚤，驢馬望前擠。一

定擠個倒，憑人向上，我抽身，傀儡戲場先看

飽。第八著癡些好，會使乖，偏不巧，除夜賣癡

飲，收買如活寶，癡人從來有，癡福伶俐好欺

窮到老。第九著笑些好，鎖愁眉，容易老，鎮日

笑嬉嬉，睡到日出卯，花前月下離，色邊拍手

日集三集

內省四十三

打掌齊叫好。第十著窮些好，免經營，沒處討

無字入公門，有興眠芳艸，梁上君子不下顧

化緣僧道靜悄悄。

書是同人，每讀一篇，自覺寢食有味，佛為老友。

但窺半偈，轉思前境真空。

救已敗之事者，如馭臨崖之馬，休輕策一鞭，圖

垂成之功者，如挽上灘之舟，莫少停一棹。

聖人之言，須嘗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

士君子當使此衷如杲日當空寒潭徹底縱經千古下審來茲將成敗利害得失是非盡呈眉睫之間恣我酌取事來則為迎刃事過則為虛舟旋乾轉坤纖毫不動此乃是豪杰施為亦是聖賢實用天下之最討便宜者莫如做好人特人未之思耳

仁厚刻薄是脩短關謙抑盈滿是損益關勤儉

奢惰是貧富關保養縱恣是人鬼關

李文節燕居錄云翰林官能壞人衙門冷易苟體面好易傲無政事易懶無風波易放

李文節燕居錄云余生而貧寒故忍得貧纔不貧便足見人貧憐之余晚成故有耐性其在

館中讀書或急於散館予偏愛同年之聚樂課業之長益其在仕途儘稱順然未嘗有速

化意也予素病子因念子然一身耳所需幾

日纂三集

內省四十四

二百五十五

何廣積財帛欲以遺何人故有所不受不取為無用也凡此皆余缺陷處然皆余得力處居富貴嘗憐窮困受快樂嘗恐災禍見在嘗思知足未來嘗思戒懼冤結嘗求解脫衣食嘗思來處起念嘗教純正出語嘗思因果逆境嘗當願受動靜嘗付無心守此十嘗更無煩惱

士大夫損德處多錄立名心太急

日纂三集

內省四十五

二百五十六

武林張恭懿公名瀚釋褐觀政都察院其時臺長為儀封王公廷相一見即器重公廷坐語之日昨雨後出街衢一與人躡新履自仄履歷長安街皆擇地而蹈兢兢恐汗其履轉入貫城漸多泥濘偶一沾濡更不復顧惜居身之道亦猶是爾倘一失足無所不至矣公佩服其言終身弗忘

春至時和花尚鋪一段好色鳥且嘯幾句好音

士君子幸列頭角復遇温飽而不思立好言
行好事雖是在世百年恰似未生一日
一味不耐煩是我平生大病益日用應酬雖極
鄙瑣能從此處尋出一團精細光景纔是學
問工夫若徒避事避人自圖安靜真暴棄之
尤所宜痛改

事稍拂逆便思不如我的人心稍怠荒便思勝
似我的人則風斜雨急處自立得脚定花濃

日纂三集

內省四十六

柳艷處自著得眼高路危徑險處自回得頭
蚤

陰陽家有言曰千里來龍須看到頭一節士大
夫晚節末路比少年初任更須謹嚴

京中一大條云近日士大夫不要孔廟兩廡喫
得肉只要開羅殿前過得堂便是好漢此雖
憤世之談實警世之論

東坡謫海外以陶柳集爲友張子韶列諸聖賢

像於座上朝夕對之又有室中置楊伯起影
者又有置范文正公像每日拱向三次兩次
者古人攝心皆有道矣

欲遠小人且借他一頂君子帽欲爲君子須掘
斷萬種小人根

以宇宙第一流人品自期方僅免爲齷齪漢子
以宇宙第一等事業自砥方僅免爲温飽前
程固是取法乎上僅得乎中亦是立志非難

日纂三集

內省四十七

實踐爲難

張敬夫几席不正雖深夜必使人移之薛敬軒
見器物少有不正心便不安必移正之方外
利用之功要如此

待有餘而後濟人必無濟人之日待有暇而後
讀書必無讀書之時

嘗與友人閒談云我輩讀書博一第哀然居四
民之上自謂朝廷倚任生靈利賴而就知日

日行的是害人事件作行即是折福事時時
做的是違心事在在做的是背理事此雖某
下愚自省之危言然亦可為中人鍼砭

祖義云人生貴賤皆當勞苦只這一碗飯自勞
苦來若不勞苦何以消之此言有理也

終日端坐畧無勞事未饑而飯至未寒而得衣
飲酒食肉呼奴使婢居有室廬出有舟輿可
謂色色如意不於此為善更且使性氣縱喜

上集三集 丙省四十八

怒甚者造罪業豈不大可惜乎嘗與此念久
久自然寡過

大惡多從柔處伏哲士須防綿裏鍼深仇嘗自
愛中來達人宜遠刀頭蜜

當得意時須尋一條退路然後不死於安樂當
失意時須尋一條出路然後可生於憂患

蔡君謨嘗書小吳殿云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
部乃為終身之恨此清節可為世戒乖違鎮

蜀當遊時士女環左右終三年未嘗回顧此
重厚可為薄末之簡押

韓魏公為相作久旱喜雨詩斷句云須臾慰滿
三農望收斂神功寂似無人謂此真做出宰

相事業也在北門重陽有詩云不羞老圃秋
容淡且看寒花晚節香公居嘗謂保初節易

保晚節難故晚節事事尤著力又作喜雪詩
云危石蓋深鹽虎重老枝擎重玉龍寒人謂

日集三集 丙省四十九

公身雖在外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

心不可有一毫之偏向有則人必窺而知之余
嘗見一走卒稍敏捷使之稍勤下人即有趨

重之意以是知為官者當明白正大不可有
一毫偏向

宋陳瓘有斗餘酒量每飲不過五爵雖會親戚
間有歡適不過大白滿外恐以長飲廢事每

日有定課自雞鳴而起終日寫跡不離小齋

倦則就枕。既寤即興。不肯偃仰枕上。每夜必置行燈於牀側。自提就案。人或問公何不呼喚使令者。公曰。起止不時。若涉寒暑。則必動其念。此非可嘗之道。偶吾性安之。故不欲以勞人也。

二程隨侍太中知漢州。宿一僧寺。明道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伊川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會伊川。自謂此是某不及家。兄處蓋明

日纂三集 內省五十一

道和易人皆親近。伊川嚴重。人不敢近也。一近來學者。多是以自家合做底事。報與人知。如有飯不將來自喫。只要鋪攤在門前。要人知我家裏有飯。打疊得此意。盡方有進。或問人經患難。皆是不幸事。曰。患難亦是不經事。人良藥。有一服可以治其終身之疾者。士大夫往往有之。柳子厚服此藥稍遲耳。寧耐是思事第一法。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

是保身第二法。涵容是處人第一法。置富貴貧賤死生嘗變於度外。是養心第一法。靜定後看自家。是甚麼一箇人。

君子與小人。就形跡上觀。節義廉潔。文章政事之類。君子能之。小人亦或能之。常易相混。惟一點存心處。則善惡懸絕。若黑白之相反。凡多積陰德。諸福自至。這一般利。是取之于天。盡力農事。加倍收拾。這一般利。是取之于地。

日纂三集 內省五十一

善教子孫。後嗣昌盛。這一般利。是取之于人。諸如此利。俱不用文約。不廢貲本。不定分數。不用追討。不傷和氣。不取怨惡。不招詞訟。不致坑陷。不怕花費。却正大光明。傳得久遠。嗜慾萌生。遂後必悔。忍過必樂。忿怒亦然。世間事無巨細。都有古人語。下底法。程誦詩讀書時。便想此。可以為我某事之法。可以藥我某事之病。如此。則臨事時。觸之即應。不待

思索

或勞先生人事之繁先生曰凡事只得奈煩做
料去才起厥心便不得

怒時言語都忘體怒後思之自家鄙瑣肺腸全
被人覷破了

身爲士大夫則此身便爲射的矣故一言一動
不可不慎

宋太宗嘗謂宰相曰流俗有言人生如瘧于大

寒大熱中過歲寒暑迭變不覺漸成衰老苟

不競爲善事虛度流年良可惜乎

今人怕死至傷生之事却敢爲聖人於傷生事

不敢爲到臨死却不怕

端居丈室如擔百二十斤擔子從獨木橋上過

脚蹉手跌則和自家性命不可保况復與人

抽釘拔楔救濟他人也

人在世間日失一日如牽牛羊詣屠所每進一

步去死轉近得不猛省

四隣日日見有死者嘗于此做省自無歇手處
耳古教云我見他人死我心熱如火不是熱

他人看看又到我

十二時茫茫萬緒亦知閒世界何存百千念滾

滾六塵須識真主人自在

第一爲身口所累其次爲眷屬所累又次爲家

火所累這三種累累殺天下人忙了一世開

日纂三集

內省五十三

了一世苦了一世乾弄了一世空過了一世

何况又因這三種累累起了無量貪嗔癡造了

無量大小惡業

文中子曰北山黃公善醫先寢膳而後針藥

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爲卦說

昨非菴日纂三集守雌卷之十四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東方朔誠子曰。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哉游哉。與道相從。首陽為拙。柳惠為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是故才盡者身危。好名者得華。有羣者累生。孤貴者失和。遺餘者不匱。自盡者無多。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

三集三集

守雌一

漢田蚡為相。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武帝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蚡之得無誅幸爾。宋顏峻久執朝政。庾徽之奏其豫聞中旨。罔不宜露。罰則委上。善必歸己。尋於獄賜死。

唐岑文本既拜中書令。還家有憂色。母問故。文本曰。非動非舊。濫荷寵榮。位高責重。所以憂懼。親賓有來賀者。文本曰。今受弔不受賀也。

昨非庵日纂 三集卷一四

自古豪傑之士。立業建功。定變弭難。大抵以無所為而為之者為高。三代人物。固不待言。下此如范蠡。霸越而扁舟五湖。魯仲連。下聊城而辭千金之謝。却帝秦而逃上爵之封。張子房。顛羸蹶項而飄然從赤松子游。皆足以高。出秦漢人物之上。左太冲詩云。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廬。李太白詩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可想見其人。

三集三集

守雌二

天下惟如善者多。服善者少。故文士尤當韜晦。劉孝標與梁武帝策錦被事。多十餘事。帝失色。遂不復引見。後沈約與帝徵栗事。約少帝三事。出語人曰。此公護短。不讓即羞死。後帝聞之亦怒。唐孟詵以識藥金。左遷台州司馬。穴徐摛經史百家。答對如流。卒為朱异所忌。出為郡守。以此知韜晦二字。文士所當盡心。鮑昭多累句。王僧虔用秃筆。竟其無見。

六四七

好辯以招尤。不若詎默以怡性。廣交以延譽。不若索居以自全。厚費以多營。不若省事以守儉。逞能以誨婚。不若韜精以示拙。

韓非子問叔向曰。剛與軟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墮而舌尚存。

張子房蓋俠士之知義。策士之知幾者。故早年似荆軻。晚歲似魯仲連。得老氏不敢為天下先之術。不代大匠斲。故不傷手。善於打乖。荆

荆三集 守雌三

公詩云。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於此每從容。固陵始議韓彭地。復道方謀雍齒封。蓋因機乘時與之幹旋。未嘗自我發端。故消弭事變。全不費力。朱文公云。子房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如為韓報秦。攬掇高祖入關。及項羽殺韓王成。又使高祖平項羽。兩次報警。皆不自做。後來定太子事。他亦自處閑地。又只教四老人出來做。後來誅戮功臣時。更討他。

不着邵康節之學。亦與子房相似。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為之人。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為之。纔覺難。便抽身退。如擊集中以道觀道等語。是物各付物之意。蓋自家都不犯手。又凡事只到半中央便止。如看花。勿看離披是也。

懶殘唐天寶初。居衡嶽寺。為眾僧執役。食退即

荆三集 守雌四

收所餘。性懶而食殘。因名懶殘。李泌寓衡。嘗夜訪懶殘。方撥牛糞火煨芋。出半芋食之。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作相。後果然。

老子曰。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智主。藏於無形。行於無怠。不為福先。不為禍始。始於無欲。動於不得已。欲福先無禍。欲利先遠害。其文好者皮必剝。其角美者身必殺。甘泉必竭。直木必代。石有玉傷其山。黔首之患。

固在言前黎民之所以蒙禱者以妄議國家
典法故也故凡入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
圓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

務博之學不精好大之願不副過望之福不享
云何是第一等人曰本分人是云何是本分人
曰走江湖不如理田園鍊丹砂不如惜五穀
結權貴不如樂妻孥奉仙佛不如款祖考

世傳文昌帝君部從者爲天聳地啞蓋帝君所

日纂三集

守輝五

可定爲人間爵祿之籍以爲凡享爵祿者必
須笨鈍昏塞不然亦是狡黠裝聾做啞一輩
若炫聰明定遭黜落

西域人養羊供饌既肥澤輒繫狼時一怖之羊
得怖漫脂消盡肉益美北虜得良馬日聞小
馳驟之夜則繫前足使不能跳躑又繫其脚
勒令不能水艸如此旬月浮腫悉去脊背日
強雖日馳數百里饑渴不困吾輩處林泉

居飽食正須勞以登涉故以嘯咏漱以清泉
苦茗空寒之味以滌其昏鈍即文章翰墨未
嘗不貴多聞博涉亦必濟以苦思稿坐於虛
寂中索摸得些子方有自繇分不然則凡氣
不斷所謂漫脂浮腫未除故也

勢到七八分便止如張弓然過滿則折

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爲人不能爲之
事功聞事不喜不驚者可以當大事

日纂三集

守輝六

造化翁寂專一則發育萬物有力人心寧靜專
一則窮理作事有力

林退齋先生臨終子孫跪膝前請曰大人何以
訓兒輩先生曰無他言若等只要學吃虧從
古英雄只爲不能吃虧害了多少事

費鵝湖公初第時修謁彭文憲公彭曰清年妙
才高科皆天下第一事也殿上金階滑須漫
漫行倘放步失跌便急切爬不起來費公年

少有意氣。頗不平其語。後歷官宰輔。久於仕途。常舉此以告仕進者。曰：此前輩善誘人家法也。

好上而枯。歎壁蝸何無智識。任重以斃。笑蠅蚋直恁痴迷。

宰相歸山。覺德機之俱杜。儒童應試。每氣焰之橫飛。功名途本無涯。見慣渾如閒事。

先者衆惡之鋒。下者百祥之海。貪者殺身之刃。

日纂三集 守雌七

廉者保命之符。賤制成家。放利兒何會長世。睚眦修怨。健訟子無不傾宗。

明而晦用之。剛而柔用之。此經世妙策也。孫登謂嵇康曰：君性烈而才雋。其能免乎涉世持身。不可不深思此語。

吳王浮於江。登乎徂之山。衆徂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蓁。有一徂焉。委蛇攫拮。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矢。王命相者趨射之。徂執死。

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徂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放子。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

三百八十四爻。首標潛字。全易秘奧。都在個裏。恃才妄作。如救火披蓑。守拙全身。如操舟帶轆。高山峻嶺。以持躬。廣谷大川。以蓄物。澄潭止水。以養性。溪溪絕壑。以藏用。

孫登字公和。性無怒人。或投之水中。大笑而出。一集三集 守雌八

與之語不答。嵇康從游三年。將別曰：先生終不言乎。登曰：子知火乎。生而有光。不用其光。以全其光。若子才高寡識。難乎免於今之世。及康繫獄。自責云：昔慙下惠。今愧孫登。

立身當高一步。立方超邁。處世當退一步。處方安樂。

颯風驟雨。傾洞不能終朝。艷卉鮮葩。爛熳那堪卒日。就此已足矣。敢萌半點邪心。求為可繼。

也須積下十分善行

沈慶之以司空致仕。柳元景、顏師伯造訪。鳴笳列卒滿道。慶之在田間見之。曰：吾與公並起貧賤。一時顯貴至此。惟當共思損抑。車服之盛。何為乎？搦杖而耘。不顧方其未遇鄉里。輕之後。見皆膝行而前。慶之曰：故是昔時沈公安用如此。

嚴君平賣卜。成都市有富人羅沖。餽以車馬衣。三集 守雖九

食。卻之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時謂名言。

無以警隙而語盡。無以新交而歡盡。無以小人過悞而法盡。無以順風使帆而力盡。

汲長孺廷折天子。長揖大將軍。九卿列侯靡不抗諍。其為二千石。與周陽由同列。陽由驕暴。長孺與司馬安等。未嘗敢與均茵。非畏陽由也。能遜避橫逆。然後能完養節氣耳。異時游

東太守勝屠公與陽由。卒併就戮。玉石不俱焚哉。

苦樂無常境。得失無定形。秀才進學。喜不了。尚書不陞。惱不了。有常境耶。塞翁之失馬。宋人之產積。有定形耶。人處苦境時。望彼境以為至樂。及到彼境。則相習以為固然。久之。又成苦境矣。相遞而上。在在皆然。諺云：別人騎馬。我騎驢。仔細思量。我不如回頭。只一看。又有挑脚漢。人能常作如是觀。則無日而不自得矣。

寒風淅瀝。雨滴空階。雪霰敲窗。孤燈清寂。坐無煖氣。一衾蕭然。當此之際。想念行旅。修途孤舟。遠泊鷄聲。茅店人跡。板橋。又或百事冗集。萬無措辦。欲出門而打頭。連夜欲坐待而迴腸。竟夕無不驚魂。淒魄。截耳攢心。而今者。幸得無事。靜坐讀古人書。晤言多名理。誠有未

死之灰。床有可擁之絮。耳熱酒後。茶沸鼎間。卽此享造化之福多矣。而猶不自愛惜。更生嗟嘆。抑何不知足也。

袁閔安之後。父賀爲彭城相。徒步往省。至府門。累日。吏不爲通。偶老嫗出。見白夫人。乃呼入。比辭去。遣車送之。不肯乘。郡人無有知者。僻居力學。從父逢隗。金貴盛。餉閔一切不納。常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

日暮三集 守雌十一

爲奢縱。此卽晉之三郤矣。遂散髮絕世。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爲戶。自牖。納飲食而已。黃巾賊起。相戒不入其間。

李懌。京兆人。官學士。時張文寶知貢舉。所收士有覆落者。乃下學士院作詩賦。爲貢舉格。命懌爲之。笑曰。余少登科。蓋偶然爾。假令余就禮部試。未必不落。安能與英俊作式。不求甚富。乃所以善貧。不求甚貴。乃所以可賤。

不求極策。乃所以免辱。譬之賭者。刻意求贏。則輸隨之。不賭則無贏。而輸何自來。此谷那律所謂以瓦爲之。則不漏。而相國寺道人賣賭。不輸。方但止采頭者也。

才氣屬陽。本爲發舒。而人復縱之以馳驟。如驚八駿而奔瑤池。心神屬火。本爲炎上。而人又重之以躁想。如促灸膏而沃烈燄。有不行盡如馳而不亡待盡乎。誠於當下。按鞍回轡。撒

集三集 守雌十二

薪去膏。卽爲小安樂法。

學得一分痴。呆多一分快。活學得一分退。讓多一分便宜。

凡人不是處。只消一個容字。處已難過處。只消一個忍字。

晏子出。其御之妻從門間窺其夫。意氣揚揚。自得既而歸。妻請去。曰。晏子身相齊國。名顯諸侯。觀其志。常有以自下者。子爲人御。自以爲

足。妻是以求去也。御者乃重自抑。晏子怪之。問之。以實對。薦爲大夫。

夏侯詳遷湘州刺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爲百姓所稱。州城南臨水。有峻嶺。舊傳云。刺史登此。輒代。是山。歷政莫敢到。詳於其上。起臺榭。延僚屬。以表損挹之志。

日纂三集 守雌十三

何元朗先生云。士君子讀書出身。雖位至卿相。常得一分秀才氣。方是佳士。

少必老。盛必衰。富必貧。樂必哀。此天地必至之事也。如何能從中挽回。曰。只是留他常有餘。其實不曾增益一些。以其常餘。故享用獨久。古人以我造命。命不可造。而當徐徐斟酌也。徐文貞孫元春舉進士。戒之曰。無競之地。可以遠。忌無恩之身。可以遠。謗。

飲酒不盡。則有餘味。出言不盡。則有餘地。居官不盡。則有餘榮。受福不盡。則有餘蔭。

凡人須是有堅忍不拔之操。天下事方有幹濟。堅忍不拔。俗所謂耐。耐之義。爲耐饑耐寒。耐煩耐勞。耐辱耐窮。耐事耐官。職總之曰耐。久不耐。則脆薄輕佻。風雨燥濕。皆得侵蝕。未有能久者也。故識得此。上之爲聖賢。定靜之學。下亦不失作忍耐漢。

日纂三集 守雌十四

人生世間。自有知識以來。莫不有不如意事。小兒叫號。皆其意有不平。自幼至老。如意事常少。不如意事常多。雖大富貴之人。天下之所仰美。以爲神仙。而其不如意處。較貧人更甚。故謂之缺陷。世界人生。世間總無足心滿意者。達此理而順受之。可少安矣。

新昌有一士。少年負氣。筮仕得蠟邑。瀕行謁梁石門先生。請教。石門曰。清慎勤。居官三字符。

也。士人曰：天德王道之要，獨不可聞乎？石門
微笑曰：言忠信，行篤敬，天德也。不傷財，不害
民，王道也。士人退語人曰：石門議論平平耳。
越三年，士人以不簡歸，乃語人曰：我不敢再
見石門先生也。

不踏無人之室，不入有事之門，不處藏物之所，
非以避嫌，亦以遠禍。

淡得一分，乃能勝得濃艷一分；退得一步，方能

日纂三集 守雖十五

受得榮進一步

爭先的徑路窄，退後一步自寬平一步。濃艷的
滋味短，清淡一分自悠長一分。

岳飛平楊么，還在路細書疏草，及上殿讀札，則
謂高宗久缺胤嗣，請簡宗賢立之。高宗不悅。

飛下殿面如死灰去。夫霍光迎立宣帝，禍萌
於此。李德裕輔贊武宗，疊起捧冊，飛所處嫌

畏視二人益殊矣。乃其所請事利害，則又甚

焉。飛之死，雖秦檜為之高宗者，豈略無意也。
又張魏公之出督也，陛辭與高宗約曰：臣當
先驅清道，望陛下六龍夙駕，約至汴京，作上
元。飛聞知曰：相公得非睡語乎？於是魏公憾
之終身。此皆不自悔，任忠過而遠嫌，疎者也。
楊宗喬尹新鄉，質任峭直，與人議論不能下氣。
監臨者惡其不遜，同列又從而交構其間，勢
如騎虎，不可收拾。一日桂古山過之，宗喬告

日纂三集 守雖十六

以故古山曰：譬如對奕，且饒一着，譬如爭路

且退一步，便無事矣。宗喬惕然謝教。

李若拙奇偉，尚氣節，歷兩浙轉運使，自以浮沈
許久，作五知先生傳，謂知時知難，知命知退，
知足也。

與劉滅項之功，謀則首推留侯，戰則首推淮陰，
然其蘊藉處乃在圯下跨下忍之時，用大哉。

陳餘不欲受笞，而待躡於張耳，便不能忍，故

終無成功

貴人之前莫言窮彼將謂我求其薦富人之前
莫言貧彼將謂我求其福是以羣居之中淡
然漠然付之謹默可也窮也貧也皆命也非
告人而可脫也

文清曰應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
處則得其當事最不可輕忽雖至微至易者
皆當以慎重處之

日纂三集

守雌十七

談賓有云辯不如訥語不如默動不如靜忙不
如閑予愛之重之因作五言二句云不言成
吉慶無事是神仙

王昶家戒曰夫立功者有二難功就而身不退
一難也退而不靜務伐其功二難也樂毅帥
弱燕之衆東破強齊收七十餘城其功盛矣
知難而退保身全名張良杖劍建築光濟大
莫辭三萬戶封學養性之道棄人間之事卒

無咎悔何其綽綽有餘豫哉治家亦有患焉

積而不能散則有鄙吝之累積而好奢則罹
驕上之罪大者破家小者辱身此二患也

樊宏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
喜榮執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
戒也保身全已豈不樂哉

有與悍者隣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
也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

日纂三集

守雌十八

孫樵與賈秀才書曰物之精華天地所秘惜故
蒙金以砂錫玉以璞珊瑚之叢必茂重溟夜
光之珍必領驪龍扶而不知已積而不知止
不窮則禍天地變也

紂為長夜之飲七日七夜失亡曆數而不知甲
乙問於左右莫知使問箕子箕子謂其私人
曰為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危矣一國

不知而我知之我其危矣亦辭以醉

王漢之曰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宦常以不遇處之無事矣此言近於達者

晉杜預鎮襄陽數餉洛中權貴所親或諫之預

曰吾非以求益也欲免禍耳後唐郭崇韜至汴洛頗受藩鎮饋遺所親或諫之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藉外財但以偽梁之

日纂三集 守雌十九

季賄賂成風今河南藩鎮皆梁之舊臣主上之仇讐也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為國家藏之私室及將祀南郊崇韜首獻勞軍錢十萬緡

孫叔敖疾將死戒子封必無受利地而請寢丘曰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可長有也後封果十世不絕

象以牙而成擒蚌以珠而見剖翠以羽而招網

龜以殼而致亡雉以尾而受羈鸚以舌而取

困虜以脰而被獲犀以角而就烹金鋒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煎故勇士死於鋒鏑智士敗於壅蔽好水者溺於水馳馬者墮於馬君子慎勿以炫露而招損也

張安世柄國政以謹密自周每決大畫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問焉大臣不知其與議也常有所薦引其人來謝安世大

日纂三集 守雌二十

恨絕不與通有郎功高不調來自言安世曰此明主事臣何與知乎不許已而郎果遷又每匿人過失務從寬貸自以父子封侯太盛辭祿而身衣弋緹夫人自績紡以故富於人將軍而天子亦甚親信之

陶輔林六取人時饒得一分神明自憊說人時留得一句夢寐自安

或問黃魯直息謗魯直曰退一步行安樂法說

三箇好喜歡緣

王見峰云。鴻飛冲天。增繳得而加之。虎豹之猛。獵夫得而制之。世之偃蹇驕亢者。安知其免於世也。老子有三寶。曰儉。曰慈。曰不敢。為天下先。

曾野樵云。遇沉沉不語之士。切莫輸心。見悻悻自好之夫。應須防口。

孫叔敖為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後。來曰。身已貴而驕人者。民亡之位。已高而擅

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取。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西蜀黃慎軒先生齋中一聯云。有三開門以冷閒官。以拙閒心。以澹閒無諸苦。能忍不苦。能儉不苦。能譬不苦。

日纂三集 卷一 守雌二十一

天子宰相可生殺人。猶當酌三斗醪醋。况其他乎。故忍眾抄門也。

爭名利要審自己。分量不要。眼熱別人。更生妬忌之念。撐門戶要算自己。來路不要。步趨別人。妄生擱扯之計。

退一步前路愈寬。緊十分到頭難解。

行法到八九分。使知警戒。便罷。漫言滅門刺吏。破家縣令。使風到八九分。留此餘地。更穩莫。

日纂三集 卷一 守雌二十二

致臨崖失馬。船到江心。

周叔夜赴楚。臬請益於楊柳齋。答云。獨陽不生。獨陰不成。凡事不可太要好。

袁甫自言能為劇縣。荀景曰。唯欲宰縣不為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繪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為帕。穀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為藿。是以聖王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何能悉長。黃霸馳名於州郡。而息譽。

於京邑廷尉之林不為三公自昔然也最善其言除松滋令

趙德莊嘗宰餘干趙忠定是其邑子忠定初冠多士適德莊在朝忠定往謁謝德莊語之曰慎勿以一魁先置胸中時以為名言

休邑有智尼擁高資與貴室往還深垣密扇雖白晝莫能窺也有一雁暴客隣人集炬捍之既散尼割一書冊給衆令明旦相質取酬金

甘纂三集 守雌二十三

自是歲每一二發率割質如故一少尼廉其非盜實隣者偽張以取酬因欲相許尼曰不可吾歲捐所餘以奉若曹令遠近知盜終不勝捍猶樹兵意也許之是自撤備而樹怨吾不復安枕矣

韓魏公判淄川入直集賢院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為顯職公獨滯筦庫處之自若於職事未嘗苟且及為開府推官理事不倦暑月

汗流浹背府尹王博文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士無問為高官不為高官委吏乘田即一日之職務但求職務內生出精彩莫於官爵上先討便宜又稱曹操用兵如不欲戰故常以此取勝操非知老子之學但知用之法耳老子曰善為士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爭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稱之德是謂用人之力

甘纂三集 守雌二十四

劉麟解尚書歸里常衣白布袍首烏紗巾徒步過其友趙守家已而其叅政者突至與從赫奕不知其為劉公也頗易之公逡巡一揖而退主人送客入叅政問揖者為誰答曰南坦公也叅政大慚沮

元末吳有陸叟富甲江左沈萬三出其門為運籌典計一日叟歎曰老矣橫積必釀禍悉推以與萬三卜築陳湖之上為黃以老

王翺典選外孫賴某欲得給事中。所夫人言之。後選縣令。大不樂。夫人咎翺曰。身為冢宰。不能庇一外孫也。翺正色曰。婦人安知大計。賴生年少登第。為長令。于分過矣。如肯留心民事。吾位可到。何榮一給事乎。

文情曰。英氣甚害事。渾涵不露圭角。最好第一。要渾厚包含。從容廣大之氣象。只觀其氣象。便知涵養之深淺。

日纂三集

守雌二十五

葛可久。朱彥修皆名醫。葛脉一人曰。子三年疽。發背不救矣。朱教以日飲梨汁。不致大害。後果無恙。葛知其故。嘆曰。竟出朱公下。何醫為。悉取平生所論著焚之。曰。留之適以禍人。凡事宜從淡素食。并糖。先食淡頭。曰。漸到甘處。若一時便要足意。無論勢不能。此後亦無餘味矣。

鶯花馬首。便想清華。不念長安道上。尚有騎驢。

昨非庵日纂 三集卷一四

書生月露毫端。原非究竟。當知瀛海洲中。豈畜鬪鷄學士。

如今便可爾。何用畢婚嫁。韓昌黎達人至言。貧者士之常。登枝勿捐本。殷仲堪誨子名語。智者不與命鬪。不與法鬪。不與勢鬪。以患難心居安樂。以貧賤心居富貴。則無違而不泰矣。以淵谷視康莊。以疾病視強健。則無違而不安矣。

日纂三集

守雌二十六

求治不可太速。疾惡不可太嚴。華弊不可太盡。用人不可太驟。聽言不可太輕。處已不可太峻。

齒以堅毀。故至人貴柔。刃以銳摧。故至人貴澀。神龍以難見稱瑞。故至人貴潛。滄海以汪洋難量。故至人貴深。

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有文名。謂之四傑。裴行儉曰。士之志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

六五九

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也揚
子沉靜應得令長餘得令終為幸其後勃溺
南海照隣投頽水賓王被誅爛終盈川令皆
如行儉之言

李文節燕居錄云有炎然後有涼有繁華然後
有衰落誠當得意時做得冲冲淡淡清清冷
冷寂寂寞後亦不過冷淡寂寞止矣故
曰富貴貧賤處之如一

李文節燕居錄云人處富貴已是不好消息到
了倘能謙恭忠厚好行其德猶可少延乃有
乘勢乘時以欺人牟利彼以為操刀不割夫
利之期不知益速其禍敗耳故曰馬將駭又
驚之繩將絕重鎮之此之謂也

專氣致柔發光善下直把身做至愚至賤無知
無識甘于受白之垢受天下之不祥隨所遇
的都是聖人都要愛敬供奉他如此自然發

譽不營榮辱不爭自然與物同春仁禮之意
不被私我意氣滅却也

秦昭王患楚使多健辯謀之甘茂茂曰其健者
來使王弗聽其懦弱來使則王聽之斯懦
弱者用而健者不用矣此用拙以折其所使
也宋江南徐鉉有才名致貢中朝及歸廷臣
慮伴使乏才藝祖乃取殿侍中不識字者一
人趣令渡江鉉恃其詞令終日與語其人輒

不答此使短以破其所恃也二事皆老子餘
智亦應敵一奇彼爭妍恃才殆未諳制人之
術者

李文節燕居錄云凡生計祇專認一件便勾一
生受用若兼為并及管此圖彼必至兩失即
有所就筭來祇與認一件者一般益分定也
自士農工商以及他事皆然人但知此理自
無妄念矣

文成公與人書後生美質須令晦養深厚天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花之千葉者無實爲其英華太露耳余嘗與門人言人家釀得好酒須以泥封口莫令絲毫泄漏藏之數年則其味轉佳纔泄漏便不中用亦此意也

蓮之始開也暮則復合至不能合則落矣余語張林之曰人家富貴如蓮始開使嘗有收斂意尚可長久若一開不可復合吾懼離落之不遠也

日纂三集

八 守 卷 二十九

國有漏網之奸野有不簡之利皆盛世事人家富隆貴時田或不稅債或不償逮其子孫一簡察絲毫無復遺漏往往笑其祖父之拙而不知已自處於衰季之世矣

俗諺有淺水長流之說余深有味其言每見精神太用者無何而竭矣恩意太濃者無何而絕矣勢能太熏灼者無何而滅矣受用太豐

美者無何而歇矣進趨太捷疾者無何而踰矣唐人詩一團茅草亂蓬蓬地燒天驀地空爭似滿爐煨楮拙慢騰騰地煖烘烘亦正此意

自南池入雲門步過覆釜嶺憶龍谿先生語兀登高雖千仞眼所看止腳下一步地則形神相守而不勞遵而行之倏然過嶺如平地因悟平時上高山所以氣喘足酸數十武後便

日纂三集

八 守 卷 三十

欲踞地坐者祇緣心目馳驟策屣與以從之欲速之念爲之祟也楞嚴經云使汝流轉心目爲咎信然信然

世間事須留餘地有餘地卽動轉自如如飲食小節若過於醉飽使腹中無復餘地真氣不舒往往致病甚至悶絕而死者有之世人事事欲盡興愛使滿帆風一時豈不怏心第憂其難爲轉身路耳

能于熱地思冷則一世不受凄凉能于淡處求濃則終身不落枯槁

人在病中百念灰冷雖有富貴欲享不可反羨貧賤而健者是故人能于無事時常作病想一切名利之心自然掃去

學道人宜向冷淡中作活莫鑽入暖熱處去世間冷淡處悞人少暖熱處悞人多慈先訓云世間如夢人非不知但見暖熱又且去矣自

日纂三集

守雌三十一

古暖熱處誤却多少人

飽肥壯衣輕暖不知節者損福廣積聚驕富貴不知止者殺身

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是保身第一法涵容是處人第一法洒脫是養心第一法

文章窮而後工非窮之能工也窮則門庭冷落無車塵馬足之騁事務簡約無簿書酬應之煩親朋斷絕無徵逐遊燕之苦生計羨法無

求田問舍之勞終日閉門兀坐與書為伴欲其不工不可得已不獨此也貧文勝富賤文勝貴冷曹之文勝于要津失路之文勝于登第不過以本領省而心計閒耳

乾坤是缺陷世界休擇便求全長安是名利戰場莫衝鋒陷陣

但帶得一箇澹字來一生歇宿有餘但守得一箇簡字定一生受用不盡

日纂三集

守雌三十二

張文饒曰處心不可着着則偏作事不可盡盡則窮邵堯夫云夏去休言暑冬來始覺寒則心不着矣美酒飲交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則事不盡矣

交市人不如交山翁謁朱門不如謁白屋聽街談巷語不如聞樵歌牧詠談今人失德過舉不如述古人嘉言懿行

立身不高一步立如塵裏振衣泥中濯足如何

超邁處世不退一步處如飛蛾投燭羝羊觸藩如何安樂

世路風波翻覆莫測細思惟有讓入爲妙讓則爭者息忿者平怨者解天下莫大之禍俱消於讓之一字中矣此聖賢大學問常人得之亦可以免禍獲福

着手時先圖放手子房脫履虎之危機進步處便思退步長源免觸羊之禍矣

三集

守雌三十三

凡人有好爭訟者此不可曉小事閑氣往往爭告累年不以是非爲曲直惟以勝負爲強弱甚有牽累至死破產殆盡傷情害氣而不顧不恤者此愚人之極也昔有詩曰些少爭差莫若休不經府縣與經州費心吃打賠茶酒贏得猫兒失了牛最可念誦見事敏捷應答如流案無留牘亦似可喜然忙中十有九錯還須以精詳沉重爲先

呂本中當官箴云當官處事不與人爭利者嘗得利多退一步者嘗進一步取之廉者得之嘗過其初約於今者必有垂報於後不可不思也惟不能少自忍者必敗此實未知利害之分賢愚之別也

狄青爲韓范所知後位樞密或告以當推狄梁公爲祖公愧謝曰青出田家少爲兵安敢祖狄梁公哉或勸去髮間字則曰青雖貴不忘

三集

守雌三十四

本也每至韓公家必拜于廟庭之下入拜夫人甚恭以郎君之禮待其子弟其異於人如此

兩人相非不破家亡身不止只回頭認自家一句錯便是無邊受用兩人自是不及面稽唇不止只溫語稱人一句是便是無限歡忻世界原自缺陷能忍耐便補得一半自古成大事立大功者何人不從忍耐中得來語云登

山耐天路踏雪耐危橋。剛居耐俗漢則忍。不
之樂受福寧有量哉。蓋世界缺陷一忍耐便
能退步。甘清淡爭先的經路窄。退後一步自
寬平一步濃艷的滋味短。清淡一分自悠長
一分。

歌器一滿即傾常慮虧。從盈處伏謙卦六爻皆
吉。須知益自損中來。

陳堯佐居官不妄進取。為太嘗丞者十三年不

日集三集 守雌三十五

遷為起居郎者七年不遷。自議錢塘堤為丁
謂所紕後丁益用事專威福。故人子弟以公
久于外多勉以進取。公曰唯久然後見吾守
如是十五年後謂敗公乃見召用。

康節嘗誦希夷語曰。得便宜事不得再作。得便
宜處不可再去。又曰。落便宜是得便宜。故康
節詩云。珍重至人嘗有語。落便宜處得便宜。
蓋可終身行之也。

凡是名利之地。退步便安穩。只管向前便危險。
事勢定是如此。

好勝必愚。智者必不爭。好辯必暗。明者必不言。
好諛必貪。廉者必不苟。好怪必僻。通者必不
異。

王秀之為晉平。暮年求還。或問其故。曰。此郡沃
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
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時。

日集三集 守雌三十六

人以為王晉平。恐富求歸。

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
不邀人敬不受人慢。大抵情不可過。會不可數。
抑情以止慢。踈會以增敬。然後故舊可保。

醉以混俗。醒以行獨。醒易于醉。醉非深于易者。
不能。漢郭林宗。晉陶淵明。唐郭令公。宋邵康
節。善醉也夫。

清名清福。造物所吝。如何消受。惟橫逆毀謗。庶

可解之獨恐不來則當以歡喜心領

內典曰聞是非之交攻聽不如聾見傾奪之相

圖智不如愚

中黃先生云明不燭物此言極有味若洞然燭

他人之惡不隨他轉而已此外不宜發明太

盡

每作一官卽以一官為止庶無越思

古詩云此身不欲全強健全健多生人我心又

川集三集

守雖三十七

云僻居人事少多病道心生是知體中微苦

未可心情不足

昨非菴日纂三集解紛卷之十五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鄉有父子相訴者陽明先生聽之未終辭而感

哭俱去柴鳴治問何言而致感悔之速先生

曰我言舜是世間大不孝的子瞽瞍是世間

大慈的父嗚治愕然先生曰舜自以為不孝

所以能孝瞽瞍自以為慈所以不能慈

辛元龍尉京邑時万俟卨之孫與岳武穆家爭

日纂三集

解紛一

田歲久不決府委元龍裁斷積案如山元龍

竝不省視卽判云岳武穆一代忠臣万俟卨

助檜逆賊雖籍其家不足謝天下尚敢與岳

氏爭田乎田歸於岳卷身於火合邑稱快

西門豹沈巫於河不若宋均下令為妖祠娶婦

者皆娶巫家不沈巫而自息也孫子秀火水

仙太保之廬碎其像沈其人若程伯淳令

石佛放光明年當取其首以視不火廬而自

止也。凡姦詐害民者，害不及身，故以為利者，移其害於彼，彼將自求，不服而能害人，以自利乎？善治邪者，使邪自苦。

高宗好養鵠，躬自收放。有士人題曰：鵠鵠飛騰，遶帝都，朝收暮放，費工夫。何如養箇南來鴈，沙漠能傳二帝書。帝聞之，召補官。

唐德宗幸梁中書，齊映從駕。至清涼川，見旌旗蔽野。上心駭，乃梁帥嚴震具軍容迎謁。

纂三集

解紛二

上喜，令震登騎作朕主人。映叱震與至尊導馬。帝後責映以不請事，映曰：山南士庶，但知有震，不知有陛下。今使蜀地，知天子尊耳。

上敷賞

由禮門知秀水，值造冊躬自核實。民有議均里甲，槩及士夫者，公曰：仕民有等，爾子孫後豈無登仕者乎？優仕于今，政以詒恩于爾後，此不均之均也。及編審畢，民帖然稱平。

處難處之事，愈宜寬處；難處之人，愈宜厚處。至急之事，愈宜緩處。至大之事，愈宜平處。疑難之際，愈宜無意。

憬然錄曰：莫因事變之來，便倉皇失措。惟先定已之心，心定自有區處。

復所曰：凡人正當議論人時，一團盛氣，若遽阻他，反不投機。更伸其辨，是增人之過，亦已之過也。且自繇他待他，氣平方緩，與說更於無

纂三集

解紛三

人處私自化之，尚可使改。

王安國安石弟，以茂才入對。帝問卿兄秉政，若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耳。荆公與呂惠卿論新法，平甫吹笛于內，兄諭之曰：請學士放鄭聲。平甫即應曰：幸相公遠佞人。

何文淵守溫州，有兄弟感婦言而爭訟者，何判云：祇緣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鴈影分。兄弟悔服。

凡善抹人者必先解其怒而示以所樂聞然後其言不勸自行若人怒彼不是我却以為是何異燎之方盛又搗膏以熾之也漢田蚡繫灌夫罪至族寶英上書武帝言夫名冠三軍蚡因盛毀夫所為灌夫不免宣帝怒蓋寬饒怨謫鄭昌上書謂寬饒進能憂國退能死義特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帝怒不聽寬饒自刎北闕下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上

一集三集

八解紛四

書救之謂東坡為天下奇才令其子恕齋至登聞鼓院恕徘徊不敢投東坡出獄見其副本吐舌色動謂深得張恕力凡此皆不善抹人者也翟璜面折魏文侯非仁君以得中山不封弟而封子也文侯怒任座謂君仁則臣直以是知侯為仁君也文侯乃復召翟璜唐穆宗時崔發歐叟中人因下獄李勃張仲方倫等申抹皆不聽李逢吉獨從容言曰崔發

果大不恭然其母年八十因子下獄積憂成疾陛下以孝治天下所宜矜念上愍然曰諫官但言發寃從未有言其不恭并及其老母者如卿言朕何為不赦之凡此皆善抹人者也善哉吳曾之言曰止罵所以助罵助罵所以止罵又曰勸人不可指其過須先美其長人喜則語易入怒則執轉甚觀上數事具驗之矣

日纂三集

八解紛五

齊晏嬰短少使楚楚故為小門延嬰嬰不入曰使狗國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狗門入王曰齊無人耶何使子也對曰齊擇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嬰不肖故使王耳頃之王命縛一人來曰齊人坐盜王視嬰曰齊人善盜乎對曰嬰聞橘生于江南至江北為枳枳葉相似其實味甘不同水土異也今此人生於齊不解為盜入楚則為盜其實不同上

使之然也。王笑曰：寡人及取病焉。

盛景為縣令，有盜數百，夜劫庫，景潛登庭樹，賈

珠墨二芷，俟盜出入，濡筆洒其衣，明旦閉城

門，密命邏者衣有迹者，悉捕之，不失一人。

張萇年為汝南太守，劉崇之兄弟析家資，惟

一牛，爭不能決，訟于郡庭。萇年愴然見之，謂

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必不

爭，乃以已牛一頭賜之。於是境中各相戒約。

一集三集 八解紛六

咸敦敬讓

周舉為并州刺史，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

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輒

一月寒食，歲多死者，舉到作弔書，以置子推

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

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惑解而俗易。

馮道根守鍾離山，魏中山王英率眾攻城，梁命

韋叡救之，進頓邵陽洲，壘洲為城，道根能走

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比曉而營立，英大驚，曰：是何神也。圍遂解。

張毅判同州，出兵備邊，州徵箭十萬，以雕鴈

羽為之，價翔踊不可得，毅曰：矢去物也，何羽

不可節度，使曰：當須省報，毅曰：州距京師二

千里，如民急，何萬一有責，下官任其咎，一日

之間，價減數倍，尚書省竟如所請。

張愷知江陵，時大軍征交趾，所過州縣無不遭

一集三集 八解紛七

譴者，道江陵，愷以鵠肉餉軍，一軍咸喜，總帥

奇之，欲試愷倉卒，曰：晡取火爐及架數百，愷

命木工以方漆卓，鋸半脚，即其中坐鐵鍋，燃

火，又取火燎數千，愷遍收民家葦簾，應之又

取馬槽千餘，愷使針工并各婦人以綿布縫

成槽，綴槽口以繩，用木椿張其四角，飼馬良

便，卷收前路足用，總帥嘆曰：真用世奇才。

許將閩縣人，舉進士第一，歐陽脩讀其文，曰：王

沂公流也。章惇蔡卞罪元祐諸人，欲舉漢唐故事，大行誅殛。將諫曰：「本朝治道，遠過漢唐者，未嘗殺戮大臣也。」惇卞又欲發司馬光墓，將諫曰：「恐非盛德事。」哲宗嘉納之，所謂談言微中者也。

唐大將田希鑿附朱泚，泚敗，李晟以節度使巡涇州，希鑿郊迎，晟與之並轡而入，道舊甚歡，希鑿不復疑，晨伏甲兵而宴，宴畢，引諸將下

日纂王集

解紛八

堂曰：「我與汝曹久別，可各自言姓名，於是得為亂者三十餘人，數其罪殺之。顧希鑿曰：「田郎不得無過，并立斬。」

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筆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晉王廐之敗，沙門曇永匿其幼子華，使提衣囊自隨，津邏疑之，永訶曰：「奴子不速行，播之。」數十緜是得免。二事相類，若郭子儀殺羊而裴諤劾之，李愬進兵而

溫造彈之，亦此意也。

仁宗靈駕到永昭塋，且有日，忽傳皇堂棟損，有司憂駭，韓魏公至，諸使見公，鈞公旨，皆欲不問而掩之。公正色曰：「不可，果損當易之，違塋期，後所費此責猶可當，若苟且掩之，後有壞覆，臣下何以當責？」坐歎息，服其臨變處事不苟，既到，皇堂棟迺不損。

狄青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

日纂王集

解紛九

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青忽稱疾，暫如內，久之，使人喻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迺出，數使勸勞，坐客至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崑崙矣。」

揚繼宗知秀州，富民有患，將貧，告停婚者，繼宗責富民輸二百金，聽別擇，婚既語之曰：「我以

此付爾婿立家爾女得所矣令即日成婚

五代徐知誥兼中書令副都統徐知詢數與知

誥爭權知誥患之召知詢飲以金鍾酌酒賜

之曰願弟壽千歲知詢疑有毒引他器均之

跪獻曰願與兄各享五百歲知誥變色左右

莫知所為伶人申漸高徑前為詼語掠二酒

合飲之懷鍾趨出腦潰而死

錢元懿牧新定一日閭里輒數起火居民憂恐

日纂三集

解紛十

有巫楊媪因與妖言曰某所復當火適如其

言民競禱之元懿謂左右曰火如巫言巫為

火也宜殺之乃斬媪于市自此火息

李文祥有才能與萬安之孫弘壁為同年進士

安欲引為已附使弘壁延款於家屬題畫鳩

文祥即奮筆作詩末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

把天恩作已功

施佐與弟佑俱致仕歸家以田產積隙親友分

解不能同邑嚴鳳素以孝友著一日佑去後

爭產事鳳輒感曰吾兄苦儒令得如爾兄強

毅盡奪田吾復何憂因揮淚不已佑乃惻然

感悟遂拉鳳詣兄宅且拜且泣佐亦垂涕遂

各以田相讓友愛終身二姓至今蕃衍

安守忠知易州治尚簡靜嘗與佐宴飲有軍

校謀變閹者舍卒入白守忠言咲自如徐願

坐客曰此輩酒狂爾擒之可也人服其量

印纂三集

解紛十一

丙吉知陳留有富翁年九十無男娶鄰女一宿

而死後產一男至長其女曰吾父娶一宿身

亡此子非父之子爭財數年不決丙吉云嘗

聞老翁兒無影不耐寒其時秋暮取同歲兒

共解衣試之老翁兒獨呼寒月中果無影遂

直其事

韓延壽守左馮翊民有兄弟相訟者韓嘆曰風

化大傷咎在馮翊因移疾不視事閉閣思過

訟者深自悔謝郡中翕然化之

楊雲才多心計每有繕修畧以意指授之人不知所為及成始服其精妙為荊州同知日當郡城改拓時錢穀之額已有成命而臺使者檄下欲增二尺許監司謀詣守令欲稍益故額雲才進曰某有別畫不須費一錢也次日馳至陶所命取其模以獻怒曰不佳盡碎之而出已所製模付之日第如式為之詣工視

日纂三集

詳卷十一

其式無以異也然雲才實於中陰溢二分許積之得如所增數城成白其故監司乃大服汪應軫當武宗南巡抗疏直諫廷杖幾斃出守泗州泗州民情弗知農桑軫勸耕出帑金買桑教之藝募桑婦教之蠶郡卒馳報武宗駕且至他邑務程勾攝為具民至塞戶逃匿軫獨凝然弗動曰吾與民素相信即駕果至旦夕可集今駕來未有期而科派四

昨非庵日纂 三集卷一五

出縱吏胥為奸耳他邑用執炬夫役以千計伺候彌月有凍餓死者軫命縛炬檢柳間以一夫掌十炬比駕夜歷境炬伍整飭反過他所中使絡繹恣索無厭軫計中人陰懦可憚以威乃率壯士百人列舟次呼諾之聲震遠近中使錯愕不知所為軫麾從人速牽舟行頃刻百里遂出泗境武宗至南都令泗州進歌女數十人蓋中使啣軫而以是難之

日纂二集

詳卷十三

也軫奏泗州婦女荒陋且近多流亡無以應教旨臣向所募桑婦若干人倘蒙納之宮中俾受蠶事實於王化有裨詔且停止明鎬知并州奏擇習事者守堡砦軍行娼婦多從之鎬欲驅逐惡傷士卒心會有忿爭殺娼婦者吏執以白鎬曰彼來軍中何耶縱去不治娼聞皆走散

楊璉授舟徒知縣會中使如浙所至縛守令置

六七一

舟中得賂始釋將至丹徒。璉還善泗水者二人。令著耆老衣冠先馳以迎。中使怒曰。今安在。汝敢來謁我耶。令左右執之。二人即躍入江中。潛遁去。璉徐至。給曰。聞公驅二人溺死。江中方今聖明之世。法令森嚴。如人命何。中使懼禮謝而去。雖歷他所。亦不復放恣云。

梁毗為西寧州刺史。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為豪。遮相凌辱。每尋干戈。毗患之。

日纂三集

鮮分十四

後因諸酋長以金遺毗。置坐側對之。慟哭曰。此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今將來欲殺吾耶。一無所納。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文帝聞而善之。

呂陶調銅梁令。民龐氏姊妹三人。冒隱幼弟田。壯愬官不得直。貧至傭奴于人。陶一問三人。服罪。弟泣拜。願以田半作佛事。以報陶曉之。曰。三姊皆汝同氣。汝幼時適為汝主之耳。不

然亦為他人所欺。與其捐半供佛。曷若遣姊復為兄弟。顧不美乎。弟泣而聽命。

文聘守江夏。孫權將數萬眾卒至。時大雨。城柵崩壞。未及補治。聘聞權至。乃勅城中人。使不得見。自臥舍中不起。權果疑之。語其黨曰。北方以此人忠臣。委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動。不有密謀。必有外救。遂不攻而去。

日纂三集

鮮分十五

桓謙入寇荊州。刺史劉道規破斬之。初謙至枝江。江陵士民皆與書言。城中虛實。許為內應。至是簡得之道規。悉焚不視。眾乃大安。

虔城守華陽。後魏軍攻圍南鄭。時乏糧。人情懼。州有空倉數十。手自封題。指示將士云。此中粟支二年。但努力堅守。眾心以安。

李廣守上郡。匈奴大入。廣從百騎。匈奴有騎數千。陳山上。百騎欲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走則彼追射我。立盡。我留匈奴必以我為

大罪之誘不敢擊乃令諸騎前未到匈奴陳
二里止又令皆下馬解鞍騎曰虜多且近有
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解鞍以示不
走用堅其意胡騎各引去不敢擊

霍王元軌為定州刺史突厥入冠州人李嘉運
與虜通謀事洩高宗令元軌窮其黨與元軌
曰強寇在境人心不安若多所逮捕是驅使
叛也乃獨殺嘉運餘無所問因自劾違制上
覽表大悅謂使者曰朕已悔之向無王則失
定州矣

藉軾通判密郡有盜發而未獲安撫使遣三班
使臣領悍卒數十人入境捕之卒凶暴恣行
以禁物誣民強入其家眾畏罪驚散民訴于
軾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悍卒聞之頗
用自安軾徐使人招出戮之

杜紘知鄆州獄繫囚三百人紘至旬日處決

盡嘗有揭幟城隅著妖言其上期為變州民
皆震俄而草場白晝火蓋所揭一事也民益
恐或請大索城中紘笑曰奸計正在是冀因
吾膠擾而發奈何墮其術中彼無能為也居
無何獲盜乃奸民為妖遂誅之

劉琪知潭州湖北茶盜數千人入境琪曰此非
必處之寇緩之則散而求生急之則聚而致
死揭榜諭以自新聲言兵且至今屬州縣具
數千人食盜果散去存者無幾遣兵一戰敗
之誅其首惡餘隸軍籍

趙尚寬知河中府神勇卒苦大較貪虐刻匿名
書告變尚寬命焚之曰妄言耳眾乃安已而
奏黜大較分士卒隸他營

劉几知保州方春大集賓客飲至夜分忽告有
卒謀為變者几不問益令折花勸坐客盡載
益酒密令人分捕有頃皆擒至几遂劇飲達

且人皆服之。號戴花劉使。

南梁太守馮道根。戍阜陵。初到。修城隍。遠斤。猴。

如敵將至。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

謂也。城未畢。魏党法宗等衆二萬。奄至城下。

衆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銳。

二百人。出與魏兵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閉。

暇戰。又不利。遂引去。道根將百騎擊高祖珍。

破之。魏軍根運絕。引退。閒時忙做忙時閒做。

日纂三集

解紛十八

道根之謂乎。

周之屏在南粵時。江陵欲丈量。有司以徒。僮。田。

不可問。比入覲。藩臬郡邑。合言于朝。江陵厲。

聲曰。只管丈量。悟其意。揖而出。衆尚。噤。噤。江。

陵笑曰。去者解事人也。衆出問云。何曰。君相。

方欲以法度齊天下。肯明言田不可丈耶。伸。

縮當在吾輩。衆方豁然。

段秀實以白孝德薦為涇州刺史。時郭子儀為。

副元帥。居蒲。子晞以簡較尚書。領行營節度。

使屯邠州。邠人嗜惡者。竄名伍中。白晝頡頏。

於市。輒擊傷市人。椎釜鬲。瓮盜於道。甚至撞。

害孕婦。孝德不敢言。秀實曰。天子以生人付。

公公。見人被害。恬不為意。如大亂。何。孝德曰。

願奉教。秀實曰。公以某為都虞候。某能為公。

已之。孝德即檄署付軍。俄而晞士入市取酒。

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之。斷首置梨上。

日纂三集

解紛十九

植示門外。一管大諫。盡甲。秀實徐解佩刀。選。

老。蹙。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皆出。秀實笑。

而入。曰。殺一老兵。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

者愕然。秀實因曉之曰。尚書負若耶。副元帥。

負若耶。柰何。欲以亂敗郭氏。俄而晞出。秀實。

曰。副元帥功塞天地。今尚書恣卒為暴。亂。天。

邊罪及副元帥矣。今邠惡子弟。竄名籍中。殺。

害人人。皆曰尚書以副元帥故。不戢士。然則。

郭氏功名其與存者有幾。晞載拜曰：公幸教隨叱左右解甲。秀實曰：吾未哺食，請爲我設具。已食，又曰：吾疾作，願一宿門下。遂臥軍中。晞大駭，戒候卒擊拆衛之。明日晞與俱至，孝德所陳謝，邠賴以安。

呂公孺知永興軍，徙河陽洛口，兵千人以久役思歸，奮斧鉞排關不得入，西走河橋，觀聽洶洶，諸將請出兵掩擊。公孺曰：此皆亡命急，卽

日纂三集

詳紛二十

變生卽乘馬東去，遣牙兵數人迎諭之，曰：汝輩誠勞苦，然豈得擅還一渡橋，則罪不赦矣。太守在此，願自首者止道左，皆竚立以俟。公孺索倡首者，黥一人，餘復送得，所語其教曰：若復偃蹇者，斬而後報京帖息。

高定子知夾江縣時，鄰邑有爭田者，十餘年不決。部使者以屬定子，定子察知，僞爲質劄其人，不服。定子曰：嘉定改元，詔三月始至縣安。

得嘉定元年正月文書，耶兩造遂決。

溫造爲京兆尹時，戎羯亂華，詔下南梁起甲士五千人，令赴闕下。將起師，人作叛，逐其帥，因團集拒命。歲餘，憲宗深以爲患，造請以單騎往至其界。梁人見造，一儒生皆相賀，無患及至。但宣詔救安存，一無所問。然梁師負過出入者，皆不捨器仗。溫亦不誠之。他日毬塲中設樂三軍並赴，令於長廊下就食，坐筵前臨

日纂三集

詳紛二十一

堦南北兩行，設長索二條，令軍人各於面前索上掛其刀劍，而食酒至數巡，鼓噪一聲，兩頭齊力，稱舉其索，則刀劍去地三丈餘矣。軍人大亂，無以施其勇，然後闔戶斬之。南梁人自爾累世不敢復叛。

李亨爲鄞令，民有業圃者，茄初熟，鄰人竊而竊於市，民追奪之，兩訴于縣。亨命傾其茄於庭，笑謂鄰人曰：汝真盜矣。果爲汝茄肯於初熟

時併捕其小者即遂伏罪

王潛領并州刺史有婦人臨水浣衣有乘馬行人換其新靴去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潛召居城諸姬以靴示之曰有乘馬人于路被賊劫害遺此靴焉得無親屬乎一姬哭曰兒昨着此靴向妻家也捕而獲之時稱明察

薛簡肅公奎帥蜀民有得偽蜀時中書印者夜以錦囊掛西門門者以白蜀人隨之者萬計

口纂三集

鮮粉二十三

昔海海出異語且觀公所為奎顧王吏藏之畧不取視民乃止

張希崇守祁州郭氏有義子自孩提撫至成人因戾不受訓遣之郭氏夫婦相次俱死有嫡子已長時郭氏諸親與義子相約云是親子欲分其財助而訟之前後不能定獄希崇覽其訴狀斷云父在已離母死不至假稱義子辜二十年撫養之恩儻曰親兒犯三千條悖

逆之罪生涯并付親子訟黨依律定刑聞者服其明斷

張鷟在河陽有客失驢因捕急盜乃夜放驢而藏其鞍鷟令客勿秣驢夜縱之驢尋向所饒處遂捕其家得鞍人服其智

太后時嘗賜太平公主寶物兩盒值金百鎰尋為盜所得天后大怒長史曰三日不得盜罪死長史懼謂王盜官曰兩日不得賊死尉謂

口纂三集

鮮粉二十三

吏卒曰一日不擒獲先死吏卒計無所出遇湖州別駕蕪無名相與請之至縣卒白尉曰得盜物者來矣尉怒曰何誣辱別駕無名笑曰吾歷官擒姦摘伏有名此輩請為解厄耳尉白長史無名請見后對王階乃言曰若委臣取賊無拘日月且寬府縣令不追求仍以兩縣擒盜吏卒盡以付臣為陛下取之亦不出數日耳天后許之無名戒吏卒緩至月餘

值寒食無名盡召吏卒約日十人五人為侶
 於東北門伺之見有胡人與黨十餘衣縑經
 出赴北却者可踵之而報吏卒伺之果得馳
 白無名往視之問伺者諸胡何若伺者曰胡
 至一新塚設奠而哭不哀既徹奠即巡行塚
 旁相視而笑無名喜曰得之矣因使吏卒盡
 執諸胡而發其塚剖棺視之棺中盡寶物也
 天后問無名卿何術而知此盜對曰臣非有
 他計但識盜耳當臣到都之日即此賊出墓
 之時臣見即知是偷但不知其葬物處今寒
 食節拜掃計必出城尋其所之足知其墓賊
 即設奠而哭不哀明所葬非也奠而哭畢巡
 塚相視而笑喜墓無損傷也向若陛下迫促
 府縣擒賊計急必取之而逃今者更不追求
 自然意緩故未將出天后悅賜金帛加秩二
 等

昨非庵日纂 三集卷一五

盜偽通買物者十餘人乞追證意欲乘時規
 利皓伴為無能者判曰並要正身違限重斷
 及期如數勾至皆衣服鮮潔豪子也皓命屏
 鞠獄吏別以他吏引賊至庭下認之皆無識
 者皓曰爾能通姓名而有不識者乎賊愕然
 實告命盡釋之吏置重法一境欽畏不敢欺
 皓謂諸吏曰我河北村秀才深知民間利病
 爾宜屏縮以候來者
 嘉靖間倭寇大作張經巡方至嘉禾賊目武塘
 將逼城公出酒百餘甕米五十包毒之封包
 如故載以二小舟投數健兒賣冠服文牒若
 犒兵者賊見逐之健兒浮水遁賊入舟見冠
 服文牒信為犒兵也呼類歡飲俱醉復作飯
 食之一時流血暴死者七八百餘賊知中計
 遂相戒勿食民間遺物會雨驟至又無所得

六七七

食淋漓饑困斃者益眾遂去

唐宣宗懲闈宦之橫令狐綯密奏云但有罪莫捨有闕莫填自然無遺類矣此法可行之爲僧道者尤可行之於汰兵

聞人頴立初薄江都既擢知崇德縣時事孔殷過軍譁然微功必欲挾邑宰代申希賞事出倉卒乃于各人券曆中批云破賊有勞乞行推賞以縣印倒用之洎考功行下詰問則申

以乞驗印文正用者是廟堂奇之

南唐烈祖殂孫晟草遺詔以宋后監國學士李夷鄴曰此必奸人所爲大行嘗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作禍階且嗣君明德聞於天下汝曹何遽爲亡國之計若遂宣行吾對百僚裂之事遂寢

宋神宗以北虜將入寇亟取民車爲戰具民大驚擾存中入侍神宗頤曰卿知籍車事乎曰

未知車將何用神宗曰北虜以多馬取勝惟

車可以當之曰敵之來民父子不保何暇恤車姑籍其數而未取何傷神宗曰卿言有理存中曰車戰之利古人所謂輕車者兵車也

五御折旋利於輕速今之民車輻車重大推櫟以牛挽之日不能行三十里少蒙雨雪則跬步難進故俗謂之太平車恐兵間不可用耳神宗益喜曰無人如此語遂免籍民車執

政問存中曰君何術而立談罷此事存中曰聖主可以理奪不可以言爭若車可用其敢以爲非耶

人主官闈中少有偏聽臣子不可過爲排擊如漢高祖欲易太子張子房惟安太子已耳不能使帝必去戚天人也袁盎惟止慎夫人不與后並坐已耳不能使帝必去慎夫人也蓋內闈燕私人臣自有不敢訟言者使果能令

二帝去二夫人亦豈人臣之福乎

陳忠肅公智明慮遠事無大小必原始要終驗

如符契方赴召命至闕聞有旨令三省繼進

前後臣僚章疏之降出者公謂宰屬謝聖藻

曰此必有奸人圖蓋已愆而為此謀者若盡

進入則異時是非變亂省官何以自明因舉

蔡京上疏請滅劉勢等家族及妄言携劍入

內欲斬王珪等數事謝驚悚即白副時宰錄

蔡三集 解紛二十八

本于省中其後京黨欺巫蓋抹之說不能盡

行錄有此迹不可泯也

王文正公與人寡言笑語雖簡而能以理服人

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郡臣異

同公徐一言以定韓魏公與歐管同事兩府

歐性素褊曾則齟齬每議事至厲聲相攻公

一切不問俟其氣定徐以一言可否之二公

皆服

真宗不豫李文定以宰相宿內祈禳時太子尚

幼八大王元巖者頗有威名問疾禁中累日

不出執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熱水過

問之王所需也文定取案墨筆攪水中盡黑

王見之大駭意其為毒即上馬去

金兀朮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

問計宗澤對客圍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

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

日審三集 解紛二十九

伏其歸路金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金

果敗

統制鄭瓊率諸軍縛廬州節制呂社歸劉豫張

魏公浚方宴僚佐報至公色不變徐曰此有

說樂飲至夜分適為蠟丸遣死士持遺璽言

事可成成之不可速全軍以歸虜得書疑璽

分隸其眾困苦之邊賴以安

元豐間劉舜卿知雄州虜寇夜竊其關鎖去史

密以聞舜卿置不問但使易其門鍵大之後
數日虜牒送牒者并以鎖至舜卿曰吾未嘗
亾鎖命加於門則大數寸併盜還之虜大慚
沮盜者亦得罪

趙從善尹臨安宦寺欲窘之一日索朱紅桌三
百隻限即日從善于市中取茶桌一様三百
隻糊以清江紙用朱漆塗之咄嗟而成兩宮
幸聚景園回索火炬三千枝限以時刻從善

日纂三集

解紛三十

命於娼家取竹簾束之頃刻而辦

苗劉之亂張魏公浚在秀州議勤王之師一夕
獨坐忽一人持刃立燭後公知為刺客徐問
曰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
曰若是則取吾首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肯
為賊用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
耳公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
畱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畱也問

其姓名不答攝衣躍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
明去如飛明日公命取死囚斬之日夜來獲
奸細

陝右錢舊以鐵有議更銅者會所鑄子不踰母
謂亾利遂止伊川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
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
民不敢盜鑄則錢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
又有議增解鹽直者伊川曰價平則鹽易洩

日纂三集

解紛三十一

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增價則
反是已而果然

余友徐伯鷹仕宦三十年家業不逾中人宗中
兩紳爭尺寸地至治兵相攻伯鷹出橐中貲
人與百五十金爭乃罷此與古人毀璧止鬪
何異但難為受者耳罷官歸詩酒自娛嘗夢
中得句曰風清鳥定泉鳴枕夜靜僧歸月滿
殊境甚幽始有所自也

見人與人忿爭不休者語之曰天下事未有是全在我不是全在別人之理但念自己一個不是即吾之氣平但說自己一個不是即人之氣亦平矣

唐時孝子王漸作孝經義五十卷凡鄉里有鬪訟漸詣門高聲誦一卷多為慚謝

秦王以連環送君王后求解君王后對使擊碎之云已解竟齊神武令文宣治亂絲文宣抽

日纂三集

解紛三十二

佩刀斷之曰亂者當斬如此膽識不特可以刺繁劇當艱鉅之投無所疑懼用以學道必能懸崖撒手作自繇自在人不然瞻顧前後終放捨身命不得也

點破無稽不根之論只須冷語半言看透陰陽顛倒之行惟此冷眼一隻

趙普為相於廳事坐屏後置二大甕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中滿即焚於通衢

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王旦旦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上大喜德明得詔慙且拜曰朝廷有人

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上問王旦旦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以此探朝廷之意耳上曰何以荅之公曰只當以微物而輕之也

乃於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

日纂三集

解紛三十三

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次年復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帛六萬事屬微未仰依嘗數與之今後永不為例

曹瑋善行兵當在邊蕃部有過惡者皆平定之每以餞將官為名出郊而兵馬次序以食品為節若曰下某食即某隊發比至水飯則捷報至矣

李順黨中有殺耕牛避罪逃匿者張詠許其首

身拘母十日不出釋之後拘其妻一宿而來
公斷云禁母十夜留妻一宵倚門之望何疎
結髮之情何厚舊為惡黨今又逃亾許令首
身猶尚願望就市斬之於是首身者繼至並
遣歸業民悉安居

真宗至澶州賊猶未退寇準曰六軍心膽在陛
下身上今若登城必擒賊矣上因御澶之
北門將士望見黃屋皆呼萬歲聲震原野勇

日纂三集

八 解紛三十四

氣百倍

宋明肅太后欲以袞冕謁太廟諫疏交上俱不
辭奎關右人語氣明直不文其談獨於簾
外口奏曰陛下大謁之日還作漢兒拜耶女
兒拜耶明肅無答是夕報罷

韓億知洋州有大較李申財豪鄉里誣兄子為
他姓賂里嫗之貌類者使認為已子又醉其
嫂而嫁之盡奪其奩索嫂侄誘于州申行賂

嫂侄反自誣服受杖而去積十餘年公至又
出訴公察其寃因取前後案牘視之皆未嘗
引乳醫為證一日盡名其黨立庭下出乳醫
示之眾皆伏罪子母復歸如初

狄青之征智高也自過桂林即以辨色特先鋒
行先鋒既行青乃出帳受衙罷命諸將坐飲
酒一卮小餐然後中軍行率以為嘗及頓軍
崑崙關下翌日將度關晨起諸將立甚久而

日纂三集

八 解紛三十五

青尚未坐治至日高親吏疑之遽入周視則
不知青所在諸將方驚愕俄有軍候至曰宣
徽傳語諸官請過關喫食方知青已微服同
先鋒度關矣

宋寶塔災得舊瘞舍利迎入內廷傳言有光怪
將復建塔余靖言彼一塔不能自衛何福可
及於民凡腐艸皆有光水精及珠之圓者夜
亦有光烏足異也 上從之

英宗遇貂璫少恩左右不悅。多道禁中隱密。雖大臣亦惑之。韓琦獨屹然不動。昌言於衆曰。豈有前殿不差了一語。而一入宮門。得許多錯來。簾前亦屢以此爲對。人情知公不搖。妄傳者遂息。慈壽一日送密札與公。有爲孀婦作主之語。仍勅中貴俟報公。但曰領旨。

韓魏公潛察英廟已安。而曹后未有還政意。乃先建議英廟曰。可一出祈雨。使天下識官家。

日纂三集

解紛三十六

上然之。咨太后。太后怒曰。何不先稟孩兒。未安。恐未能出。公曰。可以出矣。后曰。人主出。不可不備禮儀。方處喪。素仗未具。公曰。此小事。朝廷願旨。卽辦不數日。素仗成。上遂幸相國寺。京師之疑已解。太后不久卽還政。治平中。夏國汎使至。將以十事聞朝廷。未知何事。時太嘗少卿祝諮館伴。旣受命。先見樞府。已而見丞相韓琦。曰。樞密何語。曰。樞府云。若

使人議及十事。第云授命館伴。不敢輒及邊事。公笑曰。豈有止主飲食。而不及他語耶。公乃徐料十事。以授祝。曰。彼及某事。則以某辭對。辯某事。則以某辭折。及宴果及十事。凡人事。正中公所料。夏人竦服。

知永興軍起居舍人毋湜上言。乞廢陝西鐵錢。朝廷雖未從。其鄉人知之。爭以鐵錢買物。賣者不肯受。長安閉肆。僚屬請禁之。彥博曰。是

日纂三集

解紛三十六

愈使惑擾也。乃召絲絹行人。出其家縑帛數百疋。使買之。曰。納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衆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入內都知任守忠者。姦邪反覆。間諜兩宮。時司馬溫公。呂諫議。凡十餘章。請誅之。英宗未施行。宰相韓琦。一日出空頭勅一道。參政歐公。已僉書矣。參政趙槩難之。問歐公曰。何知。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公坐政事堂。以頭于

勾任守忠立廷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責蘄州團練副使蘄州安置取空頭勅填之差使臣即日押行意以為少緩則中變矣

劉厥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道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都河公曰自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中京何不道彼蓋虜人故迂其路以地險遠誇使者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驚顧羞愧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

日纂三集

解紛三十八

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問公曰此駃也言其形狀聲音虜人益歎服

金人新和徽宗命衛膚敏為生辰使公言虜生辰後天寧節五日金虜未遣使而吾反先之萬一不至為朝廷羞請至燕山候之脫不來則以幣置諸境上上然之金人果不來公置幣而返

鄆縣有稅官以賄播聞然怙力文身自號能殺

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程明道至其人不安輒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為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為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嘿不能言後私償其所盜卒以善去

日纂三集

解紛三十九

馬軍副都指揮使張旻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謀欲為變上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旻則自今帥府何以御衆急捕謀者則震驚都邑陛下數欲任旻以樞密若擢而用之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上曰王旦善處大事真宰相也

田叔為魯相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財物訟王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二十餘各搏二十怒曰王非汝主耶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慚發中府錢使叔償之叔曰王自使

人償之不爾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於是王乃盡償之

李崇都督江西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先後見在同縣趙奉伯家二家各言已子竝有鄰証郡縣不能決崇令二父與兒各禁別處經數旬乃告之曰君兒昨不幸遇疾暴死矣苟泰聞之悲號不自勝奉伯但咨嗟而已崇遂以兒還泰奉伯乃款引

日纂三集

解紛四十

昨非菴日纂三集悔過卷之十六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徐庶少時任俠擊劔幾死人手折節學問遂與臥龍齊名胡安國少時桀驁不可制其父鎖之空室先有小木數百段盡取刻爲人形父乃置書萬卷其中三月覽盡爲世大儒張仲舉少好蹴踘走馬作音樂父兄以爲憂一旦翻然易業卒以詩文名海內故知學問文章

日纂三集

悔過一

俱當善變氣質如此

蔡虛齋曰禍莫大於縱已之慾惡莫大於言人之非道經云守口如瓶過道即相言又云若真修行人不見世間過與吾言之旨甚合宋仁宗時一夜三更有中使於慈聖殿傳宣慈聖起著背子不開門但於門縫中問云傳宣有甚事中使云皇帝起飲酒盡問皇后殿有酒否慈聖云此中便有酒亦不敢將去夜已

深奏知官家且歇息去更不開門納中使仁宗嘉而憐之元順帝后弘吉刺氏嘗從帝時巡上京次中道帝遣內官傳旨欲臨幸后辭曰暮夜非至尊往來之時內官往復再三竟拒不納帝益賢之噫若兩君者可謂抑情以就善者矣

洪武初朝臣上疏有萬餘言者太祖厭其迂衍欲罪之群臣有阿意者指疏曰此不敬此

丁集三集 每題二

詆謫罪當誅宋濂對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為朝廷耳太祖乃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濂言幾不誤罪言者

浮休居士張芸叟久經遷責既還怏怏不平嘗內集分題賦詩其女得蠟燭有云莫訝淚頻滴都緣心未灰浮休有慚色自是無復躁進意

果老禪師與張天覺論元祚人材因問溫公如何張曰大賢也果曰然則相公在臺諫時如何論他張曰公任不會只是後生時死急要做官故如此

庚爽父在嘗戒以酒後每醉輒自責曰余廢先人之戒何以訓人乃於墓前自責三十陶士行侃每飲酒量有餘而限已竭或問故曰少

丁集三集 每題三

有懷二人人之齊聖飲酒溫克

寇萊公六梅銘曰官行私曲失時悔富不檢用貧時悔藝不少學長時悔見事不學用時悔醉發誑言醒時悔亦不將息病時悔

江州朱原虛為學究有詩名二弟尚幼而父母死焉原虛匿父所遺綾錦十餘篋又逐二弟居外流離不振一日降人降紫姑仙原虛適在坐仙姑降筆曰何處西風夜捲霜鴈行

斷各悲涼。吳綾越錦。成私篋。不及姜家布被。
香原虛得詩惶恐。乃召二弟還家。與之完娶。
教之業儒。後二弟俱登科。典州郡。事原虛如
事父焉。

破鑛良金。懼夾雜鉛錫。減色藏山。美玉慮裹包。
珉石埋光。得逢烈火。精鋒方信。賢師益友。
追思往事。自謂無失。者過不改。而善不進也。
慙不除。似蛾撲燈。焚身乃止。貪無了。如猩猩酒。

鞭血方休

節使李端愿。參達觀禪師。問曰。天堂地獄。畢竟
是有是無。師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華。
大尉就有中尋。無手撈水月。堪笑眼前見地。
獄。不避心外。聞天堂。欲生殊不知。忻怖在心。
善惡成境。大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

宋景濂安置茂州。道遇高僧。與語曰。吾聞內典。
善惡必報。吾平生所為。自謂無愧。何至是哉。

僧曰。先生於勝國嘗為官乎。曰。編脩僧。默然。
濂是夜自經死。

許真君少時好畋獵。一日射中一鹿。鹿母為舐。
瘡痕良久不活。鹿母亦死。真君剖其腹視之。
腸寸寸斷。真君大恨。悔過拆弓矢入山修道。
後証仙品。

三國徐原慷慨有才志。呂岱知其賢。薦為侍御。
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靜

又公論之人前。或以告岱。岱歎曰。是我所以
貴德淵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呂岱
之益友。今不幸岱復何繇聞過。

李德裕貴盛時。賓客不敢忤。惟杜顛數諫正之。
及被謫。李歎曰。門下愛我。皆如杜。我豈有今日。

陶柘林云。卒然逢人怒罵之時。一生病痛。有父
兄所不及。誠師友所不及。規者。都被和盤托。

出此際正須返觀速改不可艸艸聽過

吳懷野先生萬曆庚辰捷禮闈不待廷試而歸

聞太尊月川公來訪云公既進一步須不改

舊時光景方好懷野謹受命次日答拜舊規

戴忠靖冠服錦繡閣一見曰此何衣出何典

懷野隨易儒衣儒冠問公責善吳公服善俱

有古人風

王洪軌為晉陽太守多昧贓賄為州所按大懼

日纂三集 八 悔過六

棄郡奔建業後為青冀二州刺史悔前所為

更勵清節州人呼為虜父使君言之咸落淚

季本為建寧府推官遇事敏決庭無留獄嘗斷

重獄事已麗辟爰書俱就後覺其誤大悔之

比擢去悉為記達諸司今後斷者得據記以

解其訟過之勇如此

宋申頤自謂不可一日不見侯無可或問其故

曰無可能攻人過一日不見則不聞過矣俱

貧僅有一衣相更而服

崔瞻與趙郡李槩為莫逆之交槩東還瞻遺之

書曰仗氣使酒我之嘗弊詆訶指切在卿尤

甚足下告歸吾於何聞過也

人之處世能嘗悔往事之非前言之失往歲之

未有知識則其德之進所謂長日加益而不

自知也

宋呂文穆公微時極貧故有渴睡漢之謂比貴

日纂三集 八 悔過七

盛喜食雞舌湯每朝必用一夕遊花園遙見

墻角一高阜以為山也問左右誰為之對曰

此相公所殺雞毛耳公訝曰吾食雞幾何乃

有此對曰雞一舌耳相公一湯用幾舌食湯

凡幾時公默然省悔遂不復用

宋蔡齊喜酒通判濟州日飲醉耐往往至醉時

太夫人已年高頗憂之賈存道為詩示公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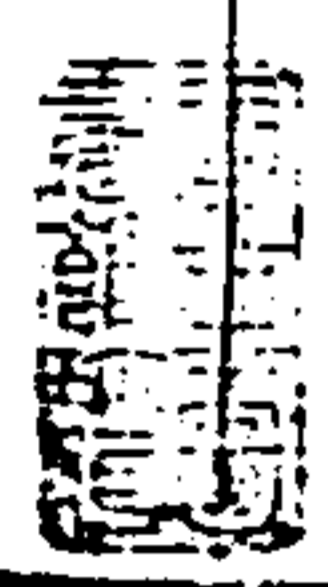
聖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

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公矍然起謝之。自是非親客。不對酒。終身未嘗至醉。

呂祖謙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閒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為變化氣質法。伯恭舊時性極褊。後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有省。遂如此好。

日集三集 悔過八

人到諸事沉溺時。能迴光一照。此一照是起死。迴生之靈丹。千生萬劫。不致墮落者。全靠此。



昨非庵日纂三集方便卷之

閩中昨非居

君子不迫人于險。當人危急之時。操縱在我。寬

一分。則彼受一分之惠。若挽之不已。鳥窮則

攫獸窮則搏。反蝨之禍。將不可揀。

趙葵嘗避暑水亭。作詩云。水亭四面珠欄遶。簇

簇遊魚戲萍藻。六龍畏熱不敢行。海水煎徹

蓬萊島。身眠七尺白蝦鬚。頭枕一枚紅瑪瑙。

日集三集 方便一

六句已成。葵遂睡去。有侍婢續云。公子猶嫌

扇力微。行人正在紅塵道。

開元間。安西都護趙含章。肩于貨賄。多金帛。以

賂朝士。九品以上。悉皆有名。後節度范陽事

覺。有司以聞。玄宗加黜責。宋璟一無所受。乃

進救焉。玄宗納之。遂御花萼樓。一切釋放。舉

朝皆謝。公衣冠儼然。獨立翌日。玄宗謂公曰。

古人以清白遺子孫。今卿一人而已。公曰。含

章賄。偶不及。臣非不受也。玄宗深嘉之。

諱觀。已之情。理有順。而不順。而欲人之情理。皆

順者。非也。又觀人之體。侯有和。有不和。而欲

已之體。侯嘗和者。亦非也。反炤對治。是方便

法。

景雲元年。許文貞公蘇環薨。制起復其子頌。為

工部侍郎。頌固辭。睿宗使李日知諭旨。日知

終坐不言。而還奏曰。臣見其哀。毀不忍發言。

日纂生集 方便二

恐其隕絕。睿宗乃聽其終制。

胡文恭公知湖州。前守滕公。大興學校。費錢數

千萬。未訖。滕公罷去。羣小謗滕公用錢不明。

自通判以下。不肯書其簿。公於坐折之曰。君

佐滕侯。幾時矣。假侯有不減奚。不蚤告。陰拱

以觀。俟其去。乃非之。豈古人分謗之意。一坐

人慚。為公書。長樂陳希頴。為果州戶曹。有稅

官弗廉。同僚雖切齒。而不言。獨戶曹數以大

義責之。與其或後已。而有他隙。後稅官秩滿。

將行。廳吏持貪墨狀于郡曰。行篋各有字號。

某號篋皆金也。郡將以其事付戶曹。俾於關

門之外。羅致其所狀字篋。驗治之。戶曹受命。

不樂曰。夫當人居官之時。不能懲艾。而使遂

其姦。今去也。反以巧吏之言。害其長。豈理也

哉。因遣人密曉稅官曰。事無當。印不則蚤

為之所。稅官迺易置行李。亂其先後之序。既

日纂三集 方便三

行。戶曹與吏候于關外。俾指示其有金者。拘

送之官。他悉縱遣。及造郡庭。啓示。則皆衣衾

也。郡將釋然。稅官得以無事去。郡人翕然稱

戶曹為長者。然而戶曹未嘗有德色也。

周宣帝昏暴。京兆丞樂運。輿視詣朝堂。諫帝大

怒。將戮之。元巖請見帝曰。樂運知必死。欲取

後世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落其術內。不

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因獲免。

出。以。使。人。要。筭。人。受。得。着。意。凌。人。要。筭。人。經。得。
林。靈。素。永。嘉。人。以。方。術。得。幸。徽。宗。賜。號。金。門。羽。
客。一。日。待。宴。太。清。樓。下。見。元。祐。黨。碑。素。稽。首。
上。恠。問。之。對。曰。碑。上。姓。名。皆。天。上。列。宿。臣。敢。
不。稽。首。

羅。近。谿。每。見。人。有。過。輒。提。起。恠。不。得。三。字。在。口。

謂。吾。儕。日。居。善。地。日。親。善。友。猶。不。免。于。有。過。
而。此。輩。或。所。遇。不。得。其。所。或。所。交。不。得。其。人。

日纂三集

方便四

或。未。聞。善。言。或。未。見。善。行。其。有。過。也。如。何。恠。
得。他。

郭。林。宗。好。獎。借。士。類。有。茅。容。避。雨。危。坐。勸。令。就。

學。孟。敏。破。甑。不。顧。泰。以。為。有。分。決。亦。勸。令。學。

俱。成。名。儒。拔。申。蟠。于。漆。工。識。庾。乘。于。門。卒。屠。

沽。士。伍。因。泰。獎。進。而。成。名。者。甚。衆。故。卒。免。黨。

誅。號。曰。有。道。

謝。奕。為。桓。溫。司。馬。溫。尚。南。康。公。主。經。年。不。入。其。

官考泰信注
或真

室。奕。嘗。以。酒。逼。溫。溫。逃。入。主。所。奕。遂。升。廳。事。
引。一。直。兵。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何。恠。
也。主。謂。溫。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緣。得。見。

五。代。葛。從。簡。為。忠。武。節。度。使。聞。許。州。富。人。有。玉。
帶。取。不。可。得。遣。三。卒。夜。入。其。家。將。殺。取。之。夜。
卒。踰。垣。隱。木。間。見。夫。婦。相。待。如。賓。歎。曰。吾。公。
欲。貪。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告。之。
使。速。以。帶。獻。遂。踰。垣。去。

日纂三集

方便五

鍾。離。意。堂。邑。令。邑。人。房。廣。為。父。報。仇。繫。獄。其。母。
死。廣。痛。泣。不。食。意。憐。之。乃。聽。廣。歸。殯。丞。掾。皆。
爭。不。可。意。曰。罪。自。我。歸。廣。歛。母。畢。果。還。獄。意。
密。以。狀。聞。廣。得。減。死。

李。師。中。知。洛。川。民。負。茶。稅。追。繫。者。甚。衆。師。中。寬。
之。令。鄉。置。一。櫃。籍。其。名。許。日。輸。一。錢。歲。終。逋。
者。盡。足。

許。崇。久。困。名。場。馬。戴。佐。大。同。軍。幕。崇。往。謁。之。一。

見如舊識留連數月。但詩酒而已。未嘗問所
欲。忽一旦大會賓友。命使者以崇家書授之。
崇驚愕。莫知其來。啓緘。乃戴潛遣一价。卹其
家矣。

祖宗時。荆湖南北。江東西。漕米至真揚下邳。卽
載鹽歸。交納有剩數。官以時值售之。舟人皆
私附而行。陰取厚利。故以船爲家。一有罅漏。
則隨補葺之。爲經遠計。太宗嘗謂侍臣曰。俸

日纂三集

方便六

門如鼠穴。不可塞。篙工。柁師。有少販鬻。公不
必究。問非洞見民隱。何以及此。

韓魏公判大名。有吏請假娶妻。繼有人訟其不
法。將引斷。乃令封起公案。半年後。取前案。行
遣。二倅曰。此人自封案後。頗謹厚。乞恕前罪。
如何。琦乃問。二倅曰。知其封案意乎。此人新
娶。當時若便斷遣。此人與父母必咎其妻。所
以封起案卷耳。二倅起揖。公曰。公恕至此。天

不獨厚公。後世亦貴顯無極矣。

杜衍爲都轉運使。歷知天雄軍。自言歷官所至。
未嘗壞一官員。其間不職者。卽委以事。使不
暇惰。不慎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有文章政
事。殊行絕德者。雖不識面。未嘗不力薦於朝。
有一善可稱。一長可錄者。未嘗不隨所能而
薦之。悉得其用。

日纂三集

方便七

何承天爲劉毅參軍。毅嘗出行。而縣吏陳滿射

鳥。箭誤中直師。雖不傷。法應棄市。承天曰。獄
貴情斷。疑則從輕。昔有驚漢文帝乘輿馬者。
張釋之劾以犯蹕。罪止罰金。明其無心於驚
馬也。夫且不以乘輿之重。加人以異制。今滿
意在射鳥。初非存心中人。律過誤傷人。猶三
減刑。况不傷乎。應薄罰。毅可其議。
蔣恭靖公瑤性寬厚。未嘗一忤物。守揚時。出市
有兒放紙鳶。因落公帽。左右欲執之。瑤曰。兒

幼弗懼也。有婦瀉水樓窓，誤濺公衣，縛其夫至。瑤叱左右去之。或訐公太褻，瑤曰：吾非好名，并此婦亦誤耳。况其夫何辜？

程琳知開封府時，禁中失火，根治諸絳人，已誣服。送府具獄，琳命工圖火所經處，言後官人多而居隘，其煙竈近板壁，久燥而焚，此殆天災，不可罪人。上為寬其獄，無死者。

羅研為郡功曹，事刺史蕭藻，頗有才辨。嘗詣闕，纂三集 方便八

訟蕭藻及藻再為刺史，州人為之懼。研舉止自若，藻曰：非我無以容卿，非卿無以事我。齊荀兒之役，臨汝侯嘲之曰：卿蜀人，樂禍貪亂。一至於此，對曰：蜀中積弊，實非一朝。百家為村，不過數家有食，窮迫之人，什存八九。束縛之使，旬有二三。貪亂樂禍，無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雞，一母之豕，牀上有百錢布被，籠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於前，韓白操劍

於後，不能使一夫為盜，况貪亂乎？

高豐為鄮縣獄吏，刺史虞孟行部以鄮縣僻，勅鄮長將囚徒就所在錄見。豐得文書，閉獄下，鑰不肯送。徒請曰：使君乘法馬，駢駢御，理寬不遺遠，邇此古聽斷，阡陌流愛，甘棠者也。今遙召囚徒，欲省更繁，毋論疎脫，尤哀瘦損，且普天王土，率土王臣，鄮獄非漢地乎？囚徒終不出縣。特望朱軒迴輪，孟遂到鄮。纂三集 方便九

王丞相為揚州，遣八部從事之職，顧和時為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奏二千石官長得失，至和獨無言。王曰：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羅漏吞舟，何緣采聽風聞，以為察察之政。丞相咨嗟稱佳，諸從事自視缺然也。

唐王珪入燕，見有美人侍帝側，帝指曰：廬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王珪避席曰：陛下下以廬江納之，是耶非耶？帝曰：殺人取其妻。

何問朕是非也。對曰：今陛下知廬江之亡，而其姬尚在何也？帝賞其言，遂出之。

商瞿字子木，同門有梁鱣者，年三十未舉子，欲出其妻。瞿曰：子未也。吾齒三十八，無子，吾母為吾更娶。父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果然。吾恐子自晚生，且未必妻過也。居二年而梁有子。

趙忠簡死，殊崖將葬常山縣，郡將張傑希檜旨。日纂主集 方便十

陽微常山尉翁蒙之護其喪，陰令搜平日往來書疏，欲敗趙以媚檜蒙之度。傑意不可解，或更屬他吏，則事有不可。為即密告趙氏，夜取諸文書悉燒之，無片紙。翼日乃佯為捕搜者，而以無所得告。傑怒，乃誣蒙之他罪，徙其官。趙氏竟得無他。

蘇頌知杭州，出遇百餘人遮道泣訴曰：某等以轉運使責所通市易緡錢，晝繫公庭，夜禁廂。

院雖死無可償者。公曰：吾今釋汝，使汝得營生事衣食之餘，悉以償官，可乎？皆曰：不敢負。於是縱之。轉運使大怒，欲奏頌而民償債者乃先期而至，遂不復言。

強至為開封府倉曹參軍，時禁中露積，油幕夕火，主守者法應死。至預聽讞，疑火所起，召幕工訊之。工言製幕必雜他藥，相困既久，得濕則燔。至為上聞，仁宗悟曰：真宗山陵火起，油

日纂主集 方便十一 丞中其事正爾。主守者遂傳輕典。

范純仁尹洛，多惠政。後為執政，其子自許展省。河南少憇村店有翁從家出，注視其子曰：明公容類丞相，非其家子乎？曰：然。翁不語，入具冠帶出拜，謂其子曰：昔丞相尹洛，某年四十二，平生粗知守分，偶意外爭鬪事至，官得杖罪。吏引某褰裳行刑，丞相召某前，問曰：吾察爾非惡人，膚體無傷，何為至此？某以情告，丞

相曰爾當自新免罰放出非特其得爲完人此鄉化之至今無鬪爭者

張酺爲河南尹數以法正諸竇及竇氏敗酺上疏曰方憲等寵貴羣臣阿附惟恐不及言憲受顧命之托懷伊呂之忠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顧其前後臣伏見夏陽侯瓌每存忠善檢勅賓客未嘗犯法王政存三宥之義宜貸宥以崇厚德帝感其言瓌獨得全

日纂三集

方便十一

王曾繼陳堯咨知大名府署畿圯者卽舊葺之無所改作什器損失者完補之如數政有不便委曲彌縫悉掩其非及移守洛帥陳復爲代覩而歎曰王公宜爲相我弗及也

王佐守平江長于聽訟小民告捕進士鄭安國酒守問之對曰非不知冒刑憲老母飲藥必酒之無灰者守憐其孝放去復問酒藏牀脚笈中告者指言之何也豈而家奴婢有出入

者乎以幼婢對追至前得其與民姦狀告以酒處者婢也皆杖脊遣之聞者一快

楊翼少居里有郡佐峻行敲朴公貸其榷榷曰家有悍奴請治之與民分痛

林一鶚知鎮江府舉偏救弊凡前政之廢弛者次第舉之未嘗一言暴前人之非惟曰必如是乃是

韓滉久在兩浙所辟羣佐各隨其長無不得人

日纂三集

方便十三

嘗有故人子謂之滉考其能一無所長然與之宴竟席未嘗左右視因使監庫門其人終日危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

陳忠肅公性謙和與物無競與人議論率多取人之長雖見其短未嘗面折惟微示意以警之人多愧服尤好獎進後輩一言一行苟有可取卽譽美傳揚謂已不能

張無垢云快意事就不喜爲往往事過不能無

悔者於他人有甚不快存焉。君子所以隱忍
詳復不敢輕易者。欲彼此兩得也。

李文節燕居錄云。富鄭公欲誅晁仲約。范文正
公密告富公曰。祖宗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
德事。吾與公在此。同心者有幾。雖上意未知
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他日手滑。吾輩
亦未敢保。時富公不謂然。後富公自河北還
及國門不得入。未測朝廷意。比夜榜徨遶牀

日纂三集

方便四

嘆曰。范六丈聖人也。余見近日有請誅大
臣者。蓋未觀范公傳耳。

凡居人上有勢分之臨。惟以恕存心。可以容下。
故行動必先聲咳。步遠則有前導。燕坐則無
簾窺壁聽。君子不發人陰私。不掩人之所不
及也。

見人學好多方贊成。見人差錯多方提醒。見人
豐顯則談其致福之繇。見人苦難則原其所

處之不幸。斯長者之道也。若忌成樂敗。何與
人事。徒自壞心術耳。

秘書監姜皎得罪。張嘉貞附會權倖。請加詔杖。
俄皎死。廣州都督裴仙先下獄。帝問法當如
何。嘉貞復援皎例。張說進曰。臣聞刑不上大
夫。以其近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向者姜
皎官三品。亦有微功。若其有犯。應殺即殺。應
流即流。不宜廷辱。以卒伍待。况律有八議。勛

日纂三集

方便五

貴在焉。皎事既不。進仙先豈容復濫。上然
其言。嘉貞退謂說曰。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宰
相者。時來即為。豈能長據。若貴臣盡皆可杖。
但恐吾等行將及之。此言非為仙先。乃為天
下士君子也。嘉貞有慙色。

出妻令其可嫁。絕友令其可交。長存此心。怨尤
自寡。

江右萬拙菴。謹厚好行德。一生怕見官府。嘗語

人曰我輩一日須行十件方便事事不在大當路一磚一石碍人行去之可也村人失牛家牛相似村人誤牽去之僕奪以歸公知爲已牛伴曰我牛汝不蚤收失在山中何妄牽人牛也還之尋縣捕獲牛惶恐不敢詣公縱之歸曰我向說失在山中今下來矣竟不言故子衣成進士授刑部主政公布衣小帽不改其常逮 覃恩受封冠帶謝 恩拜祖先

日纂三集

方便十六

畢卽珍藏之仍舊衣帽鄉人訝曰今受榮封巾服何妨曰此我鏡中面自我安我山農之分勿復相苦世俗子爲官稱其父爲老老爹每呼之不應曰我自萬拙菴不敢當老爹故不應比部奉 命恤刑湖南乘便歸省有衡陽囚欲脫罪家屬携重貲乘起行投轎中視之千金也繫其人發黃梅縣金貯庫中公駭相謂曰其人本爲減罪今權此不滋重耶盡

釋之比部唯唯釋其人還金而去

士君子貧不能濟物者遇人痲迷處出一言提醒之遇人急難處出一言解救之亦是無量功德

凡作事第一念爲己思量第二念便須替人籌算若彼此兩利或於己利於人無損皆可爲之若利己十九損人十一卽須躊躇若人已利害正半便宜較足况利全在己害全在人

日纂三集

方便十七

者乎至於損己利人尤上上人事願同志共圖之

唐一菴與衆友夜話將寢問曰此時還有事須料理否衆曰無一菴曰夜寒吾輩飲酒甚樂從者尚未有寢宿處焉得不與料理昔官人夜飲溫室語人曰今冬溫暖若是時令不正也從者於門外頰足曰外間時令却甚正處富貴而能念人饑寒勞苦者都益鮮一菴先生

真可法也

太平興國中朝士祖吉典郡奸賊事覺下獄時
郊禮將近太宗怒其貪墨諭百執政俾郊赦
不宥趙普曰敗官抵罪宜正刑辟然國家卜
郊肆類所以對越天地告休神明吉何人足
改陛下赦令故上善其對而止

萊公因生日為會有所過當轉運使以聞上怒
以示王旦旦覽狀笑曰準許多年紀尚駿耶

日纂三集

方便十八

因請錄付準使自知過準惶恐待罪

韓琦知鄆州京東多盜捕盜之法以百日為三
限限不獲者抵罪盜未必得而被刑者衆公
請獲他盜者聽押除捕者有免刑之路故盜
多獲朝廷著為令至今用之

事係幽隱要思回護他着不得一點攻訐的念
頭人屬寒微要思矜禮他着不得一毫傲脫
的氣象

臨事肯替別人想是第一等學問

日纂

方便十九

昨非菴日纂三集徑地卷之十八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葬者藏也。人子於其親之歸藏。乃假為身家謀。為後嗣計。一求風水。再求年月。各執房分。而阻於卦例。星辰之吉凶。各持年命。而撓於支干。龜筮之生尅。生者禍福未可知。死者暴露。堪置念乎。

王安禮宋仁宗時知開封府。帝數失皇太子。太

日纂三集 徑地

史言民墓多迫京城。故不利國嗣。詔悉改。卜無慮數十萬計。泉洶懼。安禮諫曰。文王卜世三十。其政先於掩骼埋胔。未聞遷人之塚。以种其嗣者。帝憫然而罷。

葬有五慮。不得不謹。須使他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舍五者之外。若斤斤然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以奉親為後圖。而以利後為急着。

孝子之用心

語云。擇地不如擇心。又云。可遇而不可求。地之吉凶。皆繇人之造作。倘吾心有主。則天意已在。在百千年造化。從茲定矣。

何喬新初為南京禮部主事。歸葬父。卜地不得。吉。有欲粥其墓地者。眾謂此吉壤。新曰。暴人父而葬吾父。吾不忍為。

朱文公知崇安日。有小民貪大姓之吉地。預埋

日纂三集 徑地

石碑于其墳前。數年之後。突以強佔為訟。二家爭執于庭。不決。文公親至其地觀之。見其山明水秀。鳳舞龍飛。意大姓侵奪之情真也。及去其浮泥。驗其故土。則有碑記。所書皆小民之祖先名字。文公遂一意斷還之。後隱居武夷山。有事經過其地。閑步往觀。問其居民。則備言其埋石誰告。罔上事。文公懊悔無及。乃曰。此地不發。是無地理。此地若發。是無天。

理祝罷而去。是夜大雨如傾。雷電交作。霹靂一聲。瓦屋皆響。次日視之。其墳已毀。成一潭。連尸棺多不見矣。

葬親者。溺信風水。至侵占他山。伐人塚。棄人祖。父母骸骨。怨連訟結。抵死求勝。至於傾家敗業。而地終不可得。福應尚遠。禍應至近。何其愚一至此。

偽唐有師郭璞術者。卜地寶蓋下。或竊之以葬。

日纂三集

徑地三

其人在家。忽耳聞金鼓聲。驚曰。此必盜吾地。往視之。已無及。後葬者。歲發疫癘。忽大雷雨。見黑龍繇墓中湧水而出。遂成溪。

劉文定公曰。地惟繇於人之術。則通其術者得吉。惜其術者得凶。是地何足為后祇。而能母萬類耶。天惟聽於地之所役。則葬吉者不復因其惡而降殃。葬凶者不復因其善而降祥。是天何足為上帝。而能父羣倫耶。余嘗曰。惟

天之理。可括乎地。地之利。不可逆諸天。故諺有曰。未看山頭土。先觀屋下人。天生善人。必得吉地。人壞而求諸地理。所無也。故諺又曰。主者福壽。良師輻輳。主者當衰。育師投懷。何莫非天也。

宋王欽若嘗代真宗郊祀回。上問卿家何積累。乃有今日。對曰。術者言臣祖墳佳。上令圖以進。訣曰。通濟橋下水朝流。世代出公侯。陸宦橋下水來衝。分土作三公。上乃舉筆引水出墳前。水何不從此去。明年水決。遂罷相。地繇乎人。何嘗有一定也。

日纂三集

徑地四

楊誠齋素不信風水之說。嘗言郭璞精于風水。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子孫。然璞身不免於形戮。而子孫卒以衰絕。則是其說已不驗於其身矣。而後世方且誦其遺書。而遵信之。不亦惑乎。今之術者。言墳墓若有席帽。

山子孫必爲侍從官。蓋以侍從重戴故也。然唐時席帽乃舉子所戴。故有席帽何時得離身之句。至宋朝都大梁。地勢平曠。每風起則塵沙撲面。故侍從跨馬許重戴以障塵。夫自有宇宙則有此山。何賤於唐而貴於今耶。

孫鍾富春人也。幼失父。事母至孝。遭歲歉。以種瓜爲業。瓜熟嘗以款行者。家事福德神甚虔。瓜熟未獻神。不以設也。忽有三少年詣鍾乞

日纂三集

徑地五

瓜。鍾曰：吾未獻神。子姑坐。卽起入獻神。引少年入。設瓜及飯。飯訖。三人謂曰：我蒙君厚恩。今示子墓地。葬之子孫。世貴不可言。遂令鍾下山百步許。勿返顧。見我去。卽墓地也。鍾去不六十餘步。便返顧。見三人益爲白鶴飛去。鍾記之。遂於此葬母。其地在縣城東塚上。嘗有五色雲氣屬天。鍾後生堅。母孕堅。夢腸山繞吳閭門。以告鄰母曰：安知非吉祥。堅後

生。權權生亮。亮生休。休生和。和生皓。皆王於吳。固以其能賑濟窮乏。亦以其能敬事神明。故卒成霸王之業如此。

趙端肅公自姚徙居郡城。亦頗經營風水。一日語人曰：吾昨念之。富貴之家能致地師千里之外。有佳山水處。又能出重資以購之。其人不可。又能以勢力強之。得善地已。又將富貴得富貴已。又將得善地如環之無端。千百世不絕。皆人與地爲政。於是。以手指天曰：此老將安所事事耶。於是。一笑而罷。

日纂三集

徑地六

吾不敢謂風水必無徵也。就令禍福之報。如影隨形。而基福之地。祖宗多以無心得之。及已富貴。於是不惜千金之費。以買一穴。或爭訟累年。始獲營葬。而既葬之後。子孫往往漸歸淪替。則風水之可遇而不可求。亦已明矣。然則子何不循天理。以需地理之自應。宅心地

以俟陰地之自來而營營焉勞苦其心力為也

鄧文潔公一生隱德至行事事非人所幾其太夫人喪買山下塋輜車已發矣賣主復小有言公曰吾將以安親魄今人情未調即親靈未妥遂扶柩復歸於寢至其悔謝然後營兆焉

世人立宅營墓交易婚嫁以至動一椽一瓦出

日纂主集

徑地七

行數百里間無不占方向擇日辰汲汲以趨吉避凶為事不知自巳一個元吉主人却不料理慈湖先訓云心吉則百事俱吉古人於為善者命曰吉人是此人通體是吉世間亦辰惡煞何處干犯得他

雲門湛師喜言風水余謂之曰師言風水謂得之可福蔭子孫耶吾所以求風水異是但繕治此心使生生必常享富貴之福有好風水

與印往生其家現成受用何似世人營營費心力以為後世不知何人地耶師為一笑

范平仲云山川英靈之蘊冲和之粹必有神物為之護持乃宰物者秘之以待善人也豈人力之所能為哉故吉土之遇每在夫貧賤之初凶土之藏輒卜於富貴之後若使神功果可奪天命果可改則古今宇宙在一家而造化之機息矣

日纂主集

徑地八

人家新卜得葬地將安厝忽掘見棺木骨骸者宜即與掩埋之而權奉新柩為草舍或即此稍遠另卜穴或通去此處另卜地無不可蓋論已塋與未塋則我尚可圖論存主與無主則彼為可憫故寧須我費事無遽攘泉下之人使一旦流離失所也安知不更得真穴不更有佳地龔穴以塋母乃不吉乎若營域左近原有墳塚者但不逼近亦自無妨蓋生有

鄰人○墓○有○鄰○鬼○其○理○一○耳○

日纂三集

徑地九

昨非菴日纂三集翰題卷之十九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梁陶弘景隱居華陽絕意仕宦高祖往見問之
曰山中何所有弘景答曰山中何所有嶺上
多白雲但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後武帝屢
聘不出

高叔嗣答袁永之云僕高枕丘中逃名世外耕

稼以輸王稅采樵以奉親顏于時新穀既升

日纂三集

翰題

田家大洽肥野烹以享神枯魚燔而召友策
笠在戶桔槔空懸濁酒相命擊缶長歌茲鄙
人之自快而故人之所與也

沈鳳峰曰夜來月色清絕一碧無翳小園諸品

影落清溪掩映如畫諸弟對影圍坐談諧雜

俗醒後相笑樂劇飲無笑命童子以吳音調

鶴南飛聲入雲杪因念二十年誤落塵網奔

走折腰豈知有四時之景今幸得歸蒼松白

鶴猶笑主人歸來之晚

風翻貝葉絕勝北關除書水滴蓮花何似華清

宮漏一室經行賢于九衢奔走六時禮佛清

于五夜朝天鳴琴流水疑魴鮪之來聽散帙

當軒喜竹籐之交翳暝目跣趺落花飄而滿

几真心入定鼯鼠出而行堦娟娟月露下簷

荀而生香嫋嫋山風入松篁而成韻掃有掃

無卽掃字而亦掃忘形忘物并忘字而亦忘

日纂三集

翰韻二

斯能所之雙冥會靈心于絕代

鄧旦博極群書絕意進取日以詩酒自適士夫

競迎致之不屑往卜築東郭之石巖扁一小

齋曰尚友郡檄下同儕趣行且曰勿復敗吾

佳思

崔唐臣閩人與蕪子容呂晉叔善二君登第唐

臣遂罷舉一日艤棹河次二君偶見之間以

別後事曰初簡橐中有錢百千以其半買此

舟以其半居貨往來江湖南貿易自給愈于

應舉覓官時也次早二君自署中還見崔留

刺函訪之則莫可踪跡矣視其刺末一絕云

集賢仙客問生涯買得魚舟玩歲華案有黃

庭樽有酒少風波處便爲家

余一日無山水友朋便覺靈心不淨每當悶坐

間井俗務糾纏便憤欲死抑鬱之久一泛輕

舟望見遠山新翠便躍躍欲舞見一快友把

日纂三集

翰韻三

酒論文便忘身世天地大矣何處不可容余

一人嘯傲山水友朋之間以自適志哉

富貴之士不能放意于江山松竹之樂而山川

怪奇烟雲竹石詩酒風月惟遺逸未遇之人

始得兼而有之故天地間雄偉不凡之處天

所以資賢人而舒其憂鬱之思也

南安翁南安人陳元忠嘗赴省試過南安日暮

宿野人家主翁麻衣草履而舉止譚笑頗類

陵守崔鉉問曰君隱者之漁耶對曰姜子牙
 嚴子陵世皆以為隱者殊不知釣其名耳
 汜騰甘州人屬天下兵亂解官歸郡守造之杜
 門不見嘗曰生逢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
 悉散家貲贍其族灌園讀書澹泊自適刺史
 張闕徵為府司馬謝曰門一杜其可開乎
 陶峴岷山人雅好游覽治三舟一自載一置賓
 客一貯飲饌日與孟雲卿輩幽探山水必窮
 日纂三集 翰韻六
 其勝諸貴人慕而招之不屑往也白號麋鹿
 野人
 杜預刻石為碑自記勲績一沉漢水之中一置
 萬山之上曰後世不有高峰為谷深谷為陵
 之事乎白居易哀集所為詩稿寄之佛藏一
 在廬山東林寺一在東都聖善寺一在蘇州
 南禪院各有記以二公勲業文章何患無名
 猶自標榜若此寧其甚矣

後魏賈景興栖遲不仕每捫膝曰吾不負汝不
 以拜榮顯故也
 程頤嘗遊成都見治篋箝笥者挾冊就視之則
 易也篋者問曰若嘗了此乎因論未濟頤則
 弟爽然後謂袁滋曰易學在蜀滋入成都見
 賣醬薛翁者與語大有得蓋篋叟醬翁皆隱
 君子也
 呂希哲退居宿州真揚間十餘年靜坐一室日
 日纂三集 翰韻七
 讀易一爻家事一切置之不問不以毫髮事
 托州縣其詩曰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字
 擾公私李光隱居陽山以詩酒自娛日惟憑
 一几焚香玩易所居扁曰學易處其于死生
 禍福之說尤為洞達嘗有詩云一室焚香几
 獨憑蕭然興味似野僧不緣嬾出忘巾櫛免
 得時人有愛憎
 一花一竹一爐一几詩編經卷以送殘日交遊

止于田父。談話止于烟霞。生涯止于蒔菘。朝市升沉事絕不到門。卽到門輒有松風吹之使去。

面面溪山繚繞。村村烟樹朦朧。身在淵明記裡。家居摩詰圖中。

無以樂饑。深山之薇。孰禁我採。無以禦寒。南簷之日。孰禁我曝。夜行無燭。遙空之月。孰禁我美。晝寢無簾。幽林之磴。孰禁我眠。炎蒸無罽。

日纂三集

翰韻八

虛谷之風。孰禁我乘。饕餮無魚。長江之釣。孰禁我下。喬松修竹。撫瑤琴也。懸壁飛泉。下玉漏也。小桃間柳。列錦屏也。嫩草護苔。設重茵也。淡雲遠樹。開畫圖也。鳴鶴翔鸞。呈歌舞也。落花流水。煥文章也。怪石吾玩器也。古洞吾離宮也。澗毛吾珍羞也。鹿豕吾童僕也。好鳥相呼。吾朋友也。烟巒拱揖。吾賓主也。宋朱希真居嘉禾。陸放翁嘗與朋儕詣之。聞笛

聲自烟波間起。問行者曰。此先生吹笛聲也。頃之棹小舟而至。則與俱歸其家。室中懸琴筑阮咸之類。皆希真平日所留意者。檐間育珍禽。皆目所未覩。室中盤盂貯果實脯醢。客至挑取以奉客。詩曰。青羅包髻白行纏。不是凡人不是仙。家在洛陽城裏住。卧吹銅笛過伊川。可想其風致也。

日纂三集

翰韻九

一寸二寸之魚。三竿兩竿之竹。雲氣蔭于叢著。金精養于秋菊。棗酸梨酢。桃梳李萸。落葉半床。狂花滿屋。名爲野人之家。是謂愚公之谷。論聲之韻者。曰溪聲澗聲。竹聲松聲。山禽聲。幽壑聲。芭蕉雨聲。落花聲。落葉聲。皆天地之清籟。詩腸之鼓吹也。然銷魂之聽。當以賣花聲爲第一。一片秋山能療病。客半聲春鳥偏喚愁。人關地數畝。築室數楹。插棹作離。編茅爲亭。以一

畝陰竹樹一畝栽花果二畝種瓜菜四壁清
曠空諸所有畜山童灌園薙草置二三胡床
著亭下挾書硯以伴孤寂携琴奕以遲良友
凌晨杖策薄暮言旋此亦樂境

烏紗帽挾紅袖登山前人多風致

吳正子窮居一室門環流水跨木而渡渡畢即
抽之人問故笑曰士舟淺小恐不勝富貴人
來踏耳

日纂三集

翰韻十

何以消天上之清風朗月酒盞詩筒何以謝人

世之覆雨翻雲閉門高枕

竹徑松籬儘堪娛目何非一段清閒園亭池榭
僅可容身便是半生受用

皂囊白簡被人描盡半生黃帽青鞋任我逍遙

一世

茅屋三間木榻一枕燒清香啜茗讀數行書

懶倦便高卧松梧之下或科頭行吟日嘗以

苦茗代肉食以松石代珍奇以琴書代益友
以著述代功業此亦樂事

遇名勝地最不可當面錯過若待日後來遊便
不可必

紙帳梅花休驚他三春清夢筆床茶竈可了我
半日浮生

夜者晝之餘雨者日之餘冬者歲之餘當此三
餘人事稍與疎濶吾可一意學問何也良宵

日纂三集

翰韻十一

燕坐篝燈煮茗萬籟俱寂疎鐘時聞當此情

景對簡編而忘疲撤衾枕而不御一樂也至

如風雨蔽途掩關却掃絕人往還圖史滿前
隨興抽簡潺湲在耳簷花拂硯如此幽寂二

樂也又若空林歲晏微霰密雲枯條振風寒

禽號野一室擁爐茗香酒熟陳結諷誦宛對

良友顧此景象三樂也

因花索句勝他牘奏三千為雀謀糧贏却田耕

二項

入山採藥臨水羨魚綠樹陰中鳥道掃石彈琴
捲簾看鶴白雲深處人家

晚間紙窓上月光漸滿竹影半橫取蒲團靜坐
覺得又是境界

或夕陽籬落或明月簾櫳或雨夜聯榻或竹下
傳觴或青山當戶或白雲過庭于斯時也把
臂捉膝相知幾人諺語雄談快心千古

日纂三集

翰穎十二

袁中郎曰某近來始知損事之樂所謂損事者
非獨人事田宅子女皆是也小窮則小樂大
窮則大樂衣食僅充餘則施之是謂損事要
法蓋有一分餘則有一分興作圖度小餘則
造房治屋大餘則為子孫計無所不至宅則
欲析欲楠田則欲膏欲沃又或謀之不可知
之枯骨以幸其長且久此無他資有餘而心
為之驅使顛倒也宗少文云吾已知富不如

貧貴不如賤始以為矯談今乃信之但看長
安街夜半時古廟冷舖中乞兒丐僧齟齬如
雷吼而白髮老人擁綿下幃求一合眼而不
可得則宗少文之言驗矣

如今休去便休去若覓了時無了時人能行樂
卽今便好快活身上無病心上無事春鳥是
笙歌春花是粉黛閑得一刻卽為一刻之樂
何必情欲乃為樂事

日纂三集

翰穎十三

白香山所居有池五六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十
林臺榭舟車具體而微先生安焉性嗜酒耽
琴淫詩往往乘興肩輿適野尋水望山率情
便去抱琴引酌興盡而返因自吟詠懷詩云
抱琴榮啓樂縱酒劉伶達放眼瞰青山任頭
生白髮不知天地內更有幾時活從此到終
身盡為閒日月吟罷自哂揭甕發醅又飲數
杯兀然自醉自號醉吟先生云

宋向子志隱於衡之伊山。乃晉桓伊書堂故基。結茅為堂。置書其中。茂竹幽蘭。蔭鬱前後。春葩秋馥。以時自獻。猿啼近嶂。鷗馴曲沼。馬屎車喧。杳然雲水之外。胡寅韓璜。自天柱峰南。襍被枝筇。歲一再往焉。或商較文義。或把麈賦詩。逍遙徜徉。興盡而後別。

舊詩書。是吾家有緣物。新見解。是吾心最樂事。高朋來座。是吾破愁城之兵。綠竹橫窗。是吾入詩囊之料。以此永日。不知烏兔升沉。以此怡年。一任燕鴻來往。

日纂三集

翰穎十四

竹樓數間。負山臨水。疎松修竹。路屈委蛇。惟石落落。不拘位置。藏書萬卷。其中長几軟榻。一香一茗。同心良友。閑日過從。坐卧談笑。隨意所適。不營衣食。不問米鹽。不叙寒暄。不言朝市。丘壑涯分於斯極矣。

耕田鑿井。晚息長興。侯南山之朝雲。摩北堂之

明月。汎勝九穀之書。觀其節制。崔寔四時之令。奉以周旋。晨荷策笠。白屋黃冠之伍。夕談谷稼。霑體塗足之倫。濁酒盈樽。高歌滿席。恍兮惚兮。天地一指。此野人之樂也。

志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衽採藥。決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熱盥手。臨高縱目。逍遙徜徉。唯意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柅。耳目肺腸。悉為己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

日纂三集

翰穎十五

昨非菴日纂三集冥果卷之二十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

陰德須如耳鳴甫作時蚤有功曹記錄隱惡種

成心病臨報日自然宛對現形

身無病心無憂凡居順境皆從前世脩來衣有

布食有蔬蚤種善因莫向今生蹉過

張八公家富好施鄉人德之號張佛產分二子

每歲禾穀索銅錢六十文一把其歲歉鄉價

日纂三集

八十其子亦增之八公坐於門看糶者出問

其價日畧增些少公以錢還之自後其子價

不敢增至曾玄孫皆登第黃溪馮公為人本

分亦好施人以某稱之其子夢蘭登進士鄉

人謠曰張八佛子孫享其佛馮大呆子孫享

其呆

王真人曰儂血債貨必然有報豈止此事乃至

大小喜怒毀謗打罵是非見面相嫌皆是前

因所結舊冤現世要還須當歡喜承受不敢

辨誣承當忍耐便是還說但有爭競便同抵

債不還積累更深冤冤重結永無了期

福建延平杜氏兄弟三人輪膳一母三人出耕

三婦輒詬恃相勝致姑飯粥不給每欲自盡

忽一日白晝中轟雷一聲祇覺電光紅紫眩

目三婦皆人首而身則一牛一犬一豕觀者

如堵

日纂三集

前世殺害多今報天折苦方矜面如花已見身

歸土哭倒白頭親怨損朱唇婦因果鏡中形

毫髮無差悞

陳揀塘先生云市賈黃臻為人質直謹愿好善

濟人見惡人輒搖手縮頸避之僅一幼子攜

之以隨嘉靖戊子德清高塢石馬諸山水驟

溢余時臥病在家水出几榻上幾殆亟乘槎

登業師張先生樓得免須臾一人乘舟過樓

下呼曰黃臻父子俱溺死矣先生歎息余獨弗信曰斯人萬無父子俱死理先生曰迂哉子也顏天踴壽可信天道哉余曰壽理之嘗父子決存其一須臾又一報曰臻尚在其子死矣余曰是或有之須臾又一報曰臻死矣其子在余曰是或有之詰旦臻攜其子來自言抱竹漂三十里值一大樹根遂捫樹上其子騎一梁木出沒凶濤中逢舟人援之父子

日纂三集

真果三

得俱免誰謂天道人心相遠哉

金陵賈客歸自湘東有老翁附舟賈矚翁多金邀之同爨而翁亦寄心焉行至江中賈與家僮謀翁墮水取其金歸是年生子及長悖逆不孝蕩敗家業里中有降紫姑仙者賈客叩之仙降筆曰六月六日南風惡揚子江中一念錯老翁魚腹恨難消黃金不是君囊橐賈客悚然魄奪

嘉靖初有涪民陸氏奸而橫侵其隣鄭氏產盡撤鄭居以為己室惟存嘉木一本晚歲得子而暗一日遊于庭忽指樹言曰樹乎爾猶在耶家人大驚已而復暗百方誘之終不出聲及長流淫放蕩靡所不為家罄乃死人謂鄭氏後身云
秦者胡誰曉冤家即我後簡點天子那知漏網在眼前巧力總難勝天長久無逾積善

日纂三集

真果四

桶貸負心便結鞭犁種子姪邪起念已成毛角

胚胎

偶爾思傷人害物銅頭鐵額已自後隨翻然欲作善行慈芝炬蓮旛輒為前導

朱承逸居雲之城東門為本州孔目官樂善好施嘗五鼓趨郡過駱駝橋聞橋下哭甚哀使僕視之有男子攜妻及小兒在馬扣所以云負勢家錢三百千計息數倍督索無償將併

命於此。朱惻然遣僕護歸。且自往其家。正見債家悍僕群坐於門。朱因以好言諭之。曰。汝主以三千錢之故。將使四人死於水。於汝安乎。汝亟歸告若主。彼今既無所償。逼之何益。吾當爲代還本錢。可亟以元券來。債家惶懼聽命。卽如數取付之。其人感泣。願終身爲奴婢。不聽復以二百千資給之而去。是歲生孫名服。熙寧登榜第二人。次孫肱亦登第。遂爲吳興望族。

日纂三集

真果五

劉留臺少極貧。專事趨謁。不能自存。一日至漳泉市浴堂中。拾金一袋。浴畢託疾臥堂內。終夕不去。翌日有人號泣而來。自言爲商八年。只收得金八十五片。以一袋盛之。昨晚與同行携到此浴。浴罷乘月行三十里。始覺金不見。劉舉還焉。及歸。鄉人愈薄之。責以拾金不能管生。而復來相干。劉荅曰。吾平生賦分止。

合如此。若襲他人之物。以爲己有。必有禍矣。况商人辛勤所積。忍令一旦失去耶。一夕夢神人告之曰。汝生平安分。不貪將有大顯。并及汝後嗣。後果登第。官至西京留臺。子孫在仕途者二十三人。

崔公度赴宣州守江行。夜見一舟相隨而行。寂然無聲。晚船得港而泊。所見之舟亦止。近听公疑之。遣人視之。乃空舟也。舟中有血痕于

日纂三集

真果六

舟尾得皂絲一條。繫文字一紙。取觀之。乃催舟契也。因得其人姓名。及牙保之屬。至郡檄巡尉緝捕。盡獲其人。蓋舟主殺僱舟商。取其物而棄其舟。遂伏於法。

蔣給事性中。因公差泊舟江岸。有一官舡繼至。相竝。卽過船共奕。適有一女子。至江邊洗盥。桶官呼隸人縛之。此女甫到家。卽聞岸上哭聲。蔣謂是此女畏責而哭。不知已死矣。再三

勸解尋命釋之。俄而此女復甦。臨別語給事曰：「明日我先去，公且未可行。」次日侵晨，見一舟凌風而去，上有旗號曰「江湖劉節度」。公遂不敢解維。是日開船者皆覆溺，蓋公之素行通於神明，故此神來告之耳。

警世語云：堪嘆人心毒似蛇，誰知天眼轉如車。去年竊取東鄰物，今日還歸北舍家。不義錢財湯滾雪，強來田地水推沙。若將狡猾為生計，恰似朝開暮落花。

日纂三集 入 真果托

歷城尹氏家貧，賣糕為生。一日息柳陰，客有嚼糕者，會大暑，解鞍飲馬，脫衣而休。已乃馳馬去之，遺囊焉。尹氏舉之弗勝，知其金也，密徙而覆之，睡不見人。乃以餅餌裝金於土埋之。植柳為記，客故山西大駟也。行賈以萬計，乃以稍稍折閱收，其餘僅五百金，聞返其家，失之，不敢復見父母妻子，遂流丐於越。數年柳

且拱矣。客復過故處，尹氏亦仍賣糕。客據地而慟，尹氏詢之，客語以故。尹氏詢所遺金數，與前數合。謂客曰：「無慟，起柳而探之，得金焉。」客復慟，據地請曰：「柰何有是？」惟公取之，與我餘可耳。尹氏不叩中分之，亦不叩曰：「我誠貧也，豈其不全撥之而寡取之，而中分之乎？」客不能強，乃稽首申謝而去。尹氏夜夢神謂之曰：「汝之陰德厚矣，當貽汝以貴子，彌月而生。」

日纂三集 入 真果八

子吳舉進士，為吏部侍郎。

力心為善，何須努力看經。意欲損人，空誦如來一藏。

南京聚寶門軍人何姓者，有一富商為訐訟，欲移城北。念金多，恐有禦人于國者，因買蘆數萬束，束置銀兩錠，故募以行。其募人不知，念此蘆耳，與其負重以行，孰若乘而更置。何置得一束折之，則元寶藏焉。私念此必有故，將

一行人蘆盡置之。少頃見一商徘徊道路。鬱鬱如有所失。因詰其故。商語之。何曰。弗慮。我已盡得之矣。商喜出望外。願以半贈。何曰。若貧公賒。何為告公賒。自有命。貧乃人之常耳。商感激不已。因捐半脩剎。為何祈福。何後二子一孫。俱登第。冠蓋綿綿不絕。

南渡之後。有張居士者。父令賈錢鬻物。經行林莽。見有人自縊者。急扶而下。及甦。詰之。則為

日纂三集

真果九

官逋所迫耳。遂以所賈錢贈之。其人拜泣去。張少憇於磐石。俄有操瓢者。問云。將無渴否。卽傾瓢內漿使飲之。曰。不惟止渴。稍有益也。居士徒手而歸。覺異香遍體。精爽非常。自此絕粒。能賦詩。隱居麻姑山。獲仙焉。

蘇有賣油人。祝俸者。窶不知書。性仁孝。當食時。必待父食。然後食。如子歸晚。其父亦必待之。雖處貧境。而父子歡然。後值寇亂。挈家避之。

他舟皆行。惟祝舟膠不可動。倉皇殊甚。至明始獲去。昨之先行者。皆遇寇踐滅矣。

李公謙值歲荒。出穀千石。以貸鄉人。明年又荒。人無以償。公卽對衆焚券。曰。不須復償。及歲熟。人爭償之。一無所受。後復大荒。乃竭家資。煮粥活人。以萬計。死者復為瘞之。一日夢紫衣人告曰。上帝知汝陰功。報在汝後。言訖而去。後謙百歲而終。子孫位皆通顯。

日纂三集

真果十

王海日陽明先生父也。館一富翁家。翁婢妾衆而無子。一日遣妾就王借種。王峻詞却之。妾曰。此主人意。出片紙書云。欲借人間種。王卽援筆書其傍。曰。恐驚天上人。終不納。明日遂行。後主人修醮。一道士拜章伏地。久不起。主人訝之。對曰。適奏章至三天門下。遇天上迎狀元。久乃得達。問狀元為誰。道士曰。不敢言。但馬前有一聯云。欲借人間種。恐驚天上人。

主人怒王薄德故洩前言未幾王果狀元及第位至太宗伯後其子陽明先生封新建伯又受封如其爵

程彥賓為羅城使進攻遂寧之日左右以三處女獻皆有姿色公謂女子曰汝猶吾女安敢相犯因手自封鎖置于一室及旦訪父母還之皆泣謝曰願太守早建旌節彥賓曰旌節非敢望但得死而無負便好後官至觀察使

自纂王集

冥果十一

年九十七無疾而卒諸子皆仕

李之純為成都路轉運使專以掩骼埋胔為念吏人徐熙專為宣力計其所藏無慮萬計一日金華街王生死復甦云見冥官曰爾以誤追今當還人間陰司事雖禁泄露然為善之效亦欲人知李之純葬枯骨有勞與知成都府一任徐熙督役有勞與一子及第汝宜傳與世間後皆如其言

大通慧姓張棄家祝髮師令掌厠盥盆忽有市鮮者沃於盆文偶擊之仆地死文懼奔西華寺久之為長老忽曰三十年前一毘公案今日當了眾問故曰日午自知之一卒持弓至法堂瞠目視文將射之文笑曰老僧侯已久卒曰一見即欲相害不知何誓文告以故卒悟曰冤冤相報何時了劫劫相報豈偶然不若與師俱解釋如今立地往西天視之立逝

自纂王集

冥果十二

矣文即索筆書偈而化

四明陳極作通鑑續編書宋祖陳橋事曰匡胤自立而還方屬筆雷忽震其几子極色不變因厲聲曰老天若擊折極之臂亦不改矣後晝寢夢人召至一所門闕壯麗如王者居門者奔告云陳先生來矣殿上傳呼升階中坐者冕旒黃袍降坐迎曰朕何負卿乃比朕墓耶極知其宋祖也謝曰臣觸陛下罪應死然

史貴直筆。陛下雖殺我。不可易也。王者俛首。經下階。因驚覺。

袁盎報十世之讐。不知雖經萬劫。而必報。師子償殺命之債。不知雖通小債。而必償。萌芽各認根苗。點滴不差。簷溜。

佛前不但行穢。即放言亦自減算。僻地不但救人。即起念常有天知。

陸平泉初姓林。會試時。王華爲松守。夢城隍庭。

日纂三集

不 冥果十三

下皆保林善人。問之。名樹聲。明日召林外父。問曰。汝婿平日何爲。李曰。只是不苟。是科平泉會試第一。

嚴光之子恭。賈維揚舟次江滸市。龜五十放之。一日家婦見披黑衣者五十人。送緡錢五千。曰。君之子揚州所附。及恭回語之。實未嘗有。乃悟贖龜之故。遂捨宅爲寺。以田爲湖。衛仲達爲館職。病夢入冥府。立庭下。伺命有四。

人生其上。西向少年者。呼朱衣吏。諭急吏。捧

牙盤而上。中置紅黑牌。二紅者以金書善字。

黑者白書惡字。少年指黑。吏持以去。少焉數

人捧薄書出。盈庭。即有一秤橫前。兩首書

秤。吏舉簿置。束梓。重壓至地。地爲動。四人皆

失色。復謂吏曰。更與檢善看。指金字牌。忽西

北。偶微明。如落照狀。一朱衣道士。捧玉盤出。

四人皆起立。道士居中而坐。望玉盤中。文書

日纂三集

不 冥果十四

僅如箸。大吏持下。置西梓。梓亦壓地。而東。持

高舉。大風歛捲。無存焉。四人起相賀。衛拱手

曰。仲達年未四十。平生不敢爲惡。何由簿書

充塞如此。少年曰。舉念不正。此即書之。何必

與犯衛謝曰。敢問善狀何事。少年曰。朝廷興

工修三山石橋。君曾進諫。此乃奏稿也。衛曰。

雖曾上疏。朝廷不從。何濟於事。曰。事之在君

盡矣。遂遣導歸。

楊仲希新津人。微時客成都某氏主人。少婦出而調客。仲希正色拒之。其妻是夕夢一人告曰。汝夫獨處他鄉。不欺暗室。神明知之。當魁多士。次年果擢第一。

世人眼光短。見善惡急於得報。若一時未驗。便謂因果無徵。不知報之遲速。不出四五十年。此數十年。在無窮中。直一瞬耳。此老無急性。有記性。人但辦一片忍耐心。長遠心。打大竿。

日纂三集 卷之五

盤歸除到底。久久定不錯也。

王文肅錫爵。以子緱山衡病。祈夢于墳。夢中忠肅語之曰。公記。第一。卑名帖。失。活。二十七人之命。否。公惘然。蓋巡道執海商為盜。眾憐之。請一名帖。往解。而終不應。二十七皆拷掠死。嗟乎。矜名節。人恆恐。遂至於此。冥冥中。蓋有識之者矣。

莫百三本一贅者。一日見一道者。請一舖家乞

一文錢。舖家睚眦不與。百三嫉之。乃自探腰間一錢與之。是夕即夢道者與之去。贅及覺。願贅果落。

江陰張畏若。有聲藝林。甲午應南畿鄉試。寓寺中。揭榜無名。大罵試官。以為昧目。有道者從旁微哂曰。相公文必不佳。張大怒。叱言。汝烏知之。道者曰。作文貴心氣。和平聽公怒罵。心氣如此。安得工。張不覺屈服。就而請教。道

日纂三集 卷之六

者曰。中不中有命。然須自家做。箇轉變始得。張曰。命若不中。如何轉變。道者曰。造命者天。立命者我。力行善事。廣積陰德。而又加意謙讓。以承休命。何福不可求哉。張曰。我貧儒。安得錢來行善事。積陰德乎。道者曰。善事陰功。皆歸心造。管有此心。功德無量。且如謙虛。一節。並不費錢。你如何不自及。而罵試官乎。張繇此感悟。折節自持。舊處一館。有服役童子。

甚悍時加責詈。後三年在館。氣亦不呵其面。丁酉夢至一室。啓櫃得試錄一冊。中多闕行。傍人曰。科第三年一考較。內所闕皆原該中式。新有薄行而去之者也。指後一行云。汝三年來持身頗慎。或當補此。珍重自愛。是科果中壹百伍名。正傍人所指也。

馮琢吾侍郎之父。為邑庠生。隆冬蚤起赴學路。逢一人倒臥雪中。捫之半僵矣。遂解已綿裝。

日纂三集 卷一七

和之。且扶歸救。夢神人告之曰。汝救一人命。此即誠心。吾遣韓琦為汝子。及生琢吾。遂名琦。

幸臣司馬申好陷害正人。一日晝寢於尚書省。忽有一聚惡鳥飛集其身。啄其口脰。血流被席而死。

尚書姚思仁病患熱。五日不蘇。魂忽離體。遊于野。見城郭車馬人物。一如人世。惟陰翳無日。

昨非庵日纂 三集卷二〇

光至一官闕前。多罪人桎梏。忽聞階下大聲稱冤曰。昔為仁杖死者。來索命。仁曰。吾奉天代狩。所執者法。吾昔杖汝時。曾受賄。否曰。無之。曾受囑。否曰。無之。曾狗喜怒。否曰。無之。仁曰。三者皆無。則汝死于法。非死于我也。因至殿中。與冥王相對而立。曰。幽明一理。仁奉命執法。死于法者。今來索命。大王今日囚徒滿前。或砍或剝。慘于人間十倍。異日此輩亦當

日纂三集 卷一七

為大主索命。否。王命此輩去。即隨風滅。仁曰。試為我較勘善惡。王命持簿來。仁名下所註惡。即一念之動者。皆書。仁曰。此未嘗為何為。書。王曰。未為名為過。已為即為罪。不可解矣。及閱善簿。其大者如題山左之水災。救河南之開礮。奏疏一一具錄。至己亥歲。畿南大荒。仁上疏請米三十萬賑濟。列為大善。仁曰。仁僅具名。疏稿乃賀燦然之筆也。王曰。疏出君

七一九

名斷一得罪君當之歸君為是仁乃索賀籍
閱之王曰賀君無子今與一子足矣即別出
遂懸賀久艱得子至來歲果舉一子

蕭蘭玉山人家貧住縣前以書理生涯每逢人
做狀先為十分勸息不得已方為寫狀必叩
其情實方纔下筆嘗數日不舉火寧忍饑不
肯為人狂造一語後家貧無計發憤習武官
至都督總兵

日纂三案 異果十九

錢一為皂隸因秦檜酷刑責人嘗至死後雖少
悔只以流血為度隸乃巧藏猪血在板如是
九年忽一日立班中見其足離地而起檜呵
其為妖問之隸答以前情曰某今日應上昇
言未畢乘雲而去
商文教公輅之父初為嚴州府史嘗勸郡東奉
公守法不可舞文害人諸縣囚解府者公委
曲申救多所全活一夕太守避見吏舍有光

踪跡之非火也翌日間夜來有何事群吏對
云商某生一子太守異之曰此子必貴滿月
抱來一看及抱至堂太守驚其命張黃羅傘
送至公廨後舉三元入內閣

聶明賦性險惡好勇健訟以刀筆起家值歲凶
米價騰湧明有米數倉堅執不糶一日詣關
聖廟問筊某有米欲糶近日價方長如數日
內得長二兩外一石乞賜上上筊卓立於地

日纂三案 異果二十

明僂倭拾筊忽架上大刀若有人推狀倒下
正劈明背內裂骨碎而斃
暗箭射人者人不能防借刀殺人者已不費力
自謂巧矣而造物尤巧焉我善暗箭造物還
之以明箭而此不能防我善借刀造物還之
以伊刀而此不費力然則巧于射人殺人者
乃巧于自射自殺耳

凡人之為不善者造物未必即以所為不善

事報之。而或于別一事報之。別一事。又未嘗
大不善也。而得禍甚酷。天公總前後算來。未
嘗毫釐爽也。

崔浩不信佛法。嘗曰。何爲事此胡神。說魏主盡
誅天下沙門。一時長安沙門并塔廟。無復子
遺。浩妻郭氏。敬好釋典。時嘗誦讀。浩怒取而
焚之。捐灰廁中。及浩幽執。被置檻內。送于城
南。使衛士數千人。漫去上呼聲。磬聞于行。

日纂三集

冥果二十一

路。自來宰司之被戮。未有如浩者。始知爲
果報云。

臘月三十日到來。恩愛也使不着。勢力也使不
着。財寶也使不着。性氣也使不着。官職也使
不着。富貴也使不着。眼光落地時。惟有平昔
造善造惡。兩路境界。一一現前。